波斯帝国史

〔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 著
张鸿年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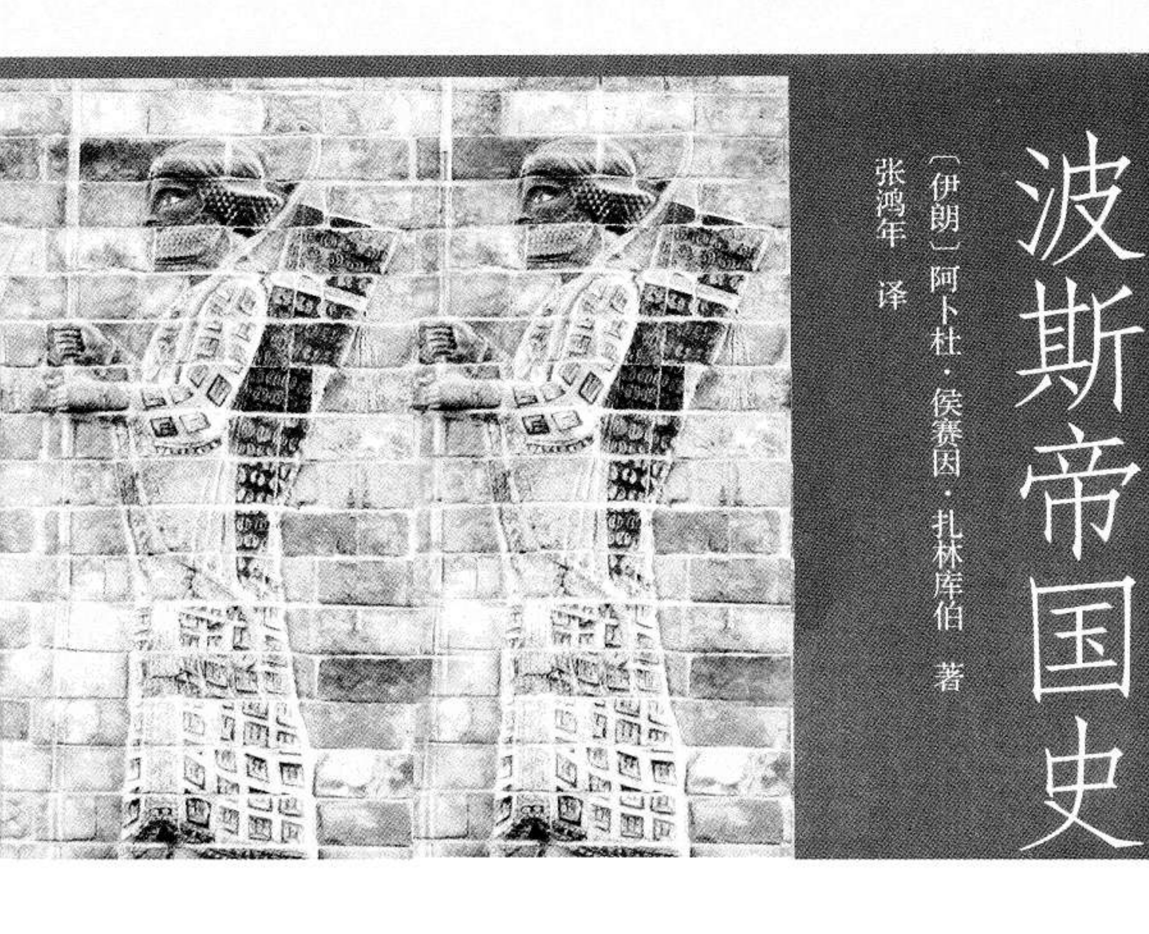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西方历史学家仍然以埃斯库罗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待伊朗人民的古代史。他们不自觉地继承了始自哈沙亚尔沙（薛西斯）和亚历山大时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伊朗人民怀有病态的恐惧。按照希腊人的观点，伊朗历史充满了东方专制制度的残酷和野蛮。毫无疑问，今天的科学观点对这种看法是持批判态度的。

——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


ISBN 978-7-309-08181-7
9 787309 081817 >
定价：48.00元



波斯帝国史

〔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 著

张鸿年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帝国史/〔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著;张鸿年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309-08181-7

Ⅰ.波… Ⅱ.①阿…②张… Ⅲ.波斯帝国-古代史 Ⅳ.K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6200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1-273 号

波斯帝国史
〔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 著 张鸿年 译
责任编辑/姜 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9 字数 422 千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181-7/K·329
定价:48.00 元

译者前言

《波斯帝国史》的内容是论述伊朗民族的起源和波斯帝国的兴衰。波斯文原著名为《伊朗民族史》。我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波斯帝国，因此汉译本改用现在的名字。

本书作者是伊朗著名历史学家德黑兰大学教授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殁于2005年)。

伊朗素有治史的传统。其古代史学蜚声世界。本书就其内容和价值可称为继承古代史学传统的力作。

作者在序言中说他的目标是写一部摆脱西方史学偏见的伊朗民族史。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书史料丰富充实，立论中肯恰当，行文流畅自然，而且带有文学色彩。作者除叙述朝代更迭和人事变迁外，更把笔触深入到文明领域，论述时代思潮的演变、宗教文化的冲突和各民族文明的交汇与融合。要讲述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点上的伊朗的历史，这点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的波斯帝国史著作对伊朗古代三大王朝中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叙述得比较详细，而对延续了近五百年的帕提亚王朝则往往语焉不详。其中固然有资料不足的原因，但也反映了作者们对这一承上启下的大王朝重视不够，没有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本书作者扎林库伯教授则不同，他利用希腊、罗马、阿拉伯，甚至中国的史料，在历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以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对帕提亚王朝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其中有关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精辟。他充分肯定了这一王朝在维护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上的功绩。古代中国和伊朗正是在帕提亚王朝时期开始交往的。本书中

有关帕提亚王朝的论述无疑是对伊朗史写作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中伊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交往。两国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建立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由于列强的殖民政策，近世两国间的联系远逊于古代。近几十年来，两国间的联系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未达到历史上的高度，彼此间的了解仍亟待加强。因此，全面介绍伊朗古代历史的著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书是作者送给译者的礼物。1986 至 1987 年间，译者在德黑兰大学访学，在此期间拜访过扎林库伯博士。这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温文尔雅，亲切热情，告辞时把此书送给译者。

多年来，译者凡遇到伊朗历史方面的问题，翻阅此书，总能得到相关答案和有益的启发，于是产生了译出这一力作的想法。相信此书不仅对非专业读者扩展知识有所裨益，就是对专业学者的研究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衷心感谢尊敬的扎林库伯夫人卡玛尔·阿里扬博士将此书的中译本的出版权授予译者。感谢我的伊朗朋友阿里·穆罕默德·萨贝基博士。他在译者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热情鼓励译者，这次他又从中联系授权事宜。此举反映了他促进中伊友谊和推动中伊文化交流的善良愿望。

张鸿年

北京大学中关园

2009 年 5 月

作 者 序 言

伊朗伊斯兰化以前的历史是伊朗人进入伊朗高原后与其生活环境内外各种敌对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从而创造和发展出丰富多彩的伊朗文明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结束则是伊斯兰时期的开端。其结果是伊朗文明在更大程度上的发展。这一事实表明，伊朗人的古代历史并不像目光短浅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毫无建树。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文明成果与伊斯兰时期的文明成果不可同日而语，那是因为伊斯兰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但这不会减弱前伊斯兰时期的文明成果的意义，因为它是伊斯兰时期文明成果的准备。不注意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评价伊斯兰时期的文明成果。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从铁匠卡维的神话到木鹿磨房主的故事，所反映的都是伊朗人反对残暴的统治者的暴政的斗争①。而从米底王朝胡赫什塔列国王到鲁斯塔姆·法拉赫·霍尔莫兹德的故事讲述的是伊朗人反对异族侵略的不懈斗争②。这些事实说明伊朗人民的历史是一部反对内外邪恶势力的斗争史。毫无疑问，一个个暴虐王朝的统治和一次次外族野蛮势力的入侵都极大地制约了伊朗人的创造力的发展。不了解伊朗人反对各种破坏势力的此起彼伏的斗争，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文明的发展变化的全部历程。

伊朗人的古代世界的图景一部分隐藏在民族神话之中，另一部分有限的史料存在于希腊罗马的传说之中。雅利安人当年与外族的斗争主要就是反对

---

① 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在阿拉伯人入侵时东逃到木鹿，被一磨房主杀死，这一事件标志着波斯帝国的灭亡。

② 鲁斯塔姆·法拉赫·霍尔莫兹德是七世纪上半叶的伊朗主将，曾率兵抵抗阿拉伯人入侵。

希腊罗马的斗争。现在的历史学家比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幸运得多。有关这一时期的基本史料都已经发掘出来并经过鉴别。这半个世纪所发现的新史料和文献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要不带偏见地阐述历史事件并不比过去容易。

一个历史学家要对历史作出不带偏见的科学解读,就必需摒除那些普遍认同的观点,这样他才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历史进行综合研判,在思考时把文明的各种因素与民族反抗各种干扰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把各个王朝的状况和不断受到侵扰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从而作出确切的判断,找出伊朗历史的真相。不采取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就难免得出偏激的结论。而对历史作出偏激的结论乃是真正史家的大忌。

本书是伊朗伊斯兰化之前的民族史。作者努力在史实的基础上,对人民的历史,对他们创造的物质文明及思想道德文明不带任何偏见地进行阐释。如果在我的叙述中出现了与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不能像他们那样,肯定罗马和拜占庭的侵略,把伊朗人民对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反抗视为历史的倒退和对专制制度的屈服。西方历史学家仍然以埃斯库罗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待伊朗人民的古代史。他们不自觉地继承了始自哈沙亚尔沙(薛西斯)和亚历山大时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伊朗人民怀有病态的恐惧。按照希腊人的观点,伊朗历史充满了东方专制制度的残暴和野蛮。毫无疑问,今天的科学观点对这种看法是持批判态度的。关于伊朗人民的这段历史的资料,除在本书结尾部分列出的那些之外,我在《天平上的历史》一书的某些章节中也有所交待,读者可以参考,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某些事件的细节,读者可以从玛什尔·杜勒·哈桑·皮尼亚尔的力作《古代伊朗史》中获取有益的材料①。

关于本书中的史地名称,有时作者有意避免使用既定名称(这些名称接近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发音),这些名称在本书出版之前早已流行。因为使用这些名称会使读者感到更多的不便,造成另外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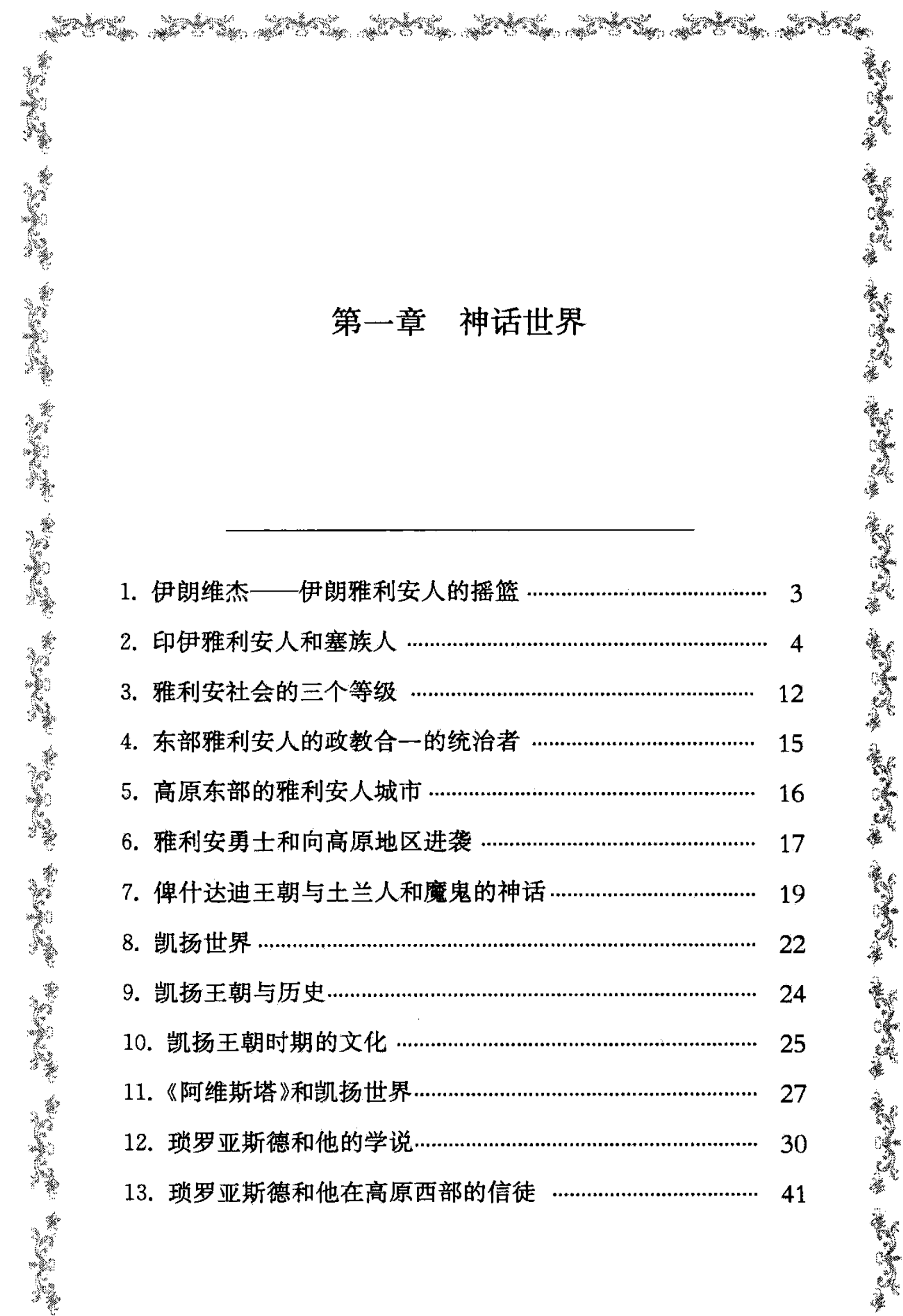
在本书结尾,开列参考书目时,除了欧美东方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也开列

① 玛什尔·杜勒·哈桑·皮尼亚尔(公元1873—1935年)是伊朗学者和政治家。

了一些伊朗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要了解伊朗民族的历史，不管是伊斯兰化以前还是以后的历史，不考虑伊朗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本书写成七年后，终于得以出版。我对其内容和前言未做任何改动。因为人的生命不过一瞬，其经历也是一段过程。有谁能把过去的生命重复一遍呢，谁能让过去的景象再现一次呢？将来乃是过去的延续。将来会把错误修正，会把折皱熨平。我们短暂的生命对历史来说既不是它的开始，也不是它的终结。伊朗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漫长的永不终结的大书。它记载了她的过去，也会展现她的未来。毫无疑问，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部大书将永远延续下去。

目　录



第一章　神话世界



1. 伊朗维杰——伊朗雅利安人的摇篮

古代伊朗人在伊朗高原留下了他们行进的足迹。用词准确的人称这一地区为伊朗高地。他们的足迹将永远留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伊朗高原东部，有一地区被称为雅利安人“逝去的天堂”。伊朗人在离开雅利安人共有的家园后，曾在那里驻留，接着又继续前行。在以后的年代，他们曾怀着兴奋和怀旧的心情多次忆起那一地区，即伊朗维杰。

西部古代伊朗人，即米底人和波斯人，在与亚述人和埃兰人并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肯定也像《阿维斯塔》中记述的伊朗东部各族人一样，曾走过广大的荒漠地区[①]。按照《万迪达德》的记述，这一美妙的天堂位于尼克戴亚蒂河流域，是神话传说中贾姆希德国王祖辈统治的地区[②]。在神话传说中，在这位“拥有众多牲畜的国王”所统治的地区，人们与神共处，依靠数目众多的牲畜，过着衣食无忧、欢乐自在的生活。世人数目几次成倍增长。这位“拥有众多牲畜的国王”把大地扩展了几次，以容纳更多的人[③]。

后来，一场威胁人们的生存的寒冷风暴袭来。在神话中，这是魔鬼作祟的前兆。“拥有众多牲畜的国王”依照霍尔莫兹德的旨意建造了一座宫殿，把人和其他动物尽可能地保护下来，使之不受魔鬼的迫害，也使雅利安人不致灭亡[④]。

在另一则传说中，经过一段时间，这位国王也陷入了魔鬼的诡计，失掉了保护他的灵光[⑤]。因他的保护免遭魔鬼迫害的人们不得不抛离魔鬼作祟的天

---

① 《阿维斯塔》参见本书第一章第 11 节。埃兰是伊朗南部古国。

② 《万迪达德》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的一部分。其内容主要是驱魔法规及教徒应遵循的道德原则。

③ 在神话中不是国王本人，而是他要求天神把大地扩展。

④ 霍尔莫兹德是伊朗萨珊王朝时期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别称。

⑤ 灵光在古代伊朗人心目中是一种天神佑助的象征，并不一定是光，有时也可以是一种动物，如羚羊。

堂，即尼克戴亚蒂河流域的伊朗维杰，去寻求更适宜的住地和更广阔的牧场。

《万迪达德》中所记述的这片土地已被人遗忘。有时历史学家把它想象成人们过着原始生活的神话般的环境。但是这片土地的名称和书中描绘的贾姆希德天堂的景象表明，如果排除它的神秘的面纱，它应该有现实的依据。伊朗人在进入这片非雅利安人世代居住的高原之前，总有作为他们行程的出发点的另一片土地，也就是说，从雅利安人共有的家乡开始集体迁徙。迁徙者沿途与土著人和野蛮民族进行斗争。他们最初的栖息地对他们来说特别亲切和值得怀念。因为在那片被遗忘的土地上，伊朗人只与自己部族的人一起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环境中，没有非雅利安人的侵扰。在那片广阔的地域，他们带着牲畜，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所记得的有关本民族最早时期的一切事情，也就是他们的雅利安始祖的事情，从原始第一人到自己民族的先知出世，都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

雅利安（意为高尚的）人这个名词是指伊朗民族的各支、吠陀时期的印度人，以及与他们同种族的人，如米坦尼人等[①]。雅利安这个词的词义就反映了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与外族或土著人相比，自己身体强健，形象优越，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仅东部伊朗人以自己是雅利安人自豪，西部波斯人和米底人也以此为荣。他们的栖息地，即从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麓到扎伯河岸和扎格罗斯山脚，从信德河和波斯湾到里海边，这片辽阔的土地统称为伊朗沙赫尔[②]。

2. 印伊雅利安人和塞族人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意识到他们同出于一族，即雅利安族。同族这一事实表明伊朗维杰的游牧部落与吠陀时期的印度人有密切关系。印度人是从信德

---

① 米坦尼人生活在伊朗高原北部，大体在现在的亚美尼亚境内。他们的国家于公元前 1500 至前 1360 年处于繁荣时期。他们与埃及有密切关系，后被亚述所灭。

② 伊朗沙赫尔这一波斯词语意为伊朗繁荣地区。

河和兴都库什山麓进入印度土地的。他们可能与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有密切关系。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差不多是在印度人南移的同时进入小亚细亚东部和两河流域以北地区的。他们与塞族人中的某些氏族同宗。

属于塞族的各氏族有时自称萨拉姆族(萨拉玛特或苏拉玛特)。在东伊朗的史诗神话中,他们被称为土兰人。东部伊朗人的史诗神话的基本内容就是伊朗人与这些土兰人的冲突斗争。虽然神话中的土兰人属于伊朗塞族,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塞族人都是伊朗人。他们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希罗多德说“西塞族人与东塞族人通过翻译交流”,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希罗多德、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及其他作者所论述的土兰人的风俗习惯表明他们属于不同种族,而不是属于同一个种族。在希腊人关于土兰人的某些叙述中提到,神话传说中的土兰人生性野蛮,嗜血成性。他们喝敌人的鲜血,用敌人的皮制衣或做手巾,以敌人的头骨制酒碗。土兰女人也骁勇善战,精于箭术。据此可以想象在凯扬王朝统治的地域内土兰人狂奔斗狠的情景。这使人联想到先知埃尔米亚在《旧约全书》里所记述的杀人恶魔埃什科纳兹人(埃什库扎人,塞卡人)的行迹[①]。

这时,生活在伊朗维杰的伊朗人已经在伊朗高原开始了他们的迁徙。土兰人就在他们近旁。或许土兰人已经开始感受到雅利安人迁徙的压力。但是,亚洲西部的雅利安人是在何时及以何种方式进入亚洲西部的,尚不得而知。

印度雅利安人于公元前 17 世纪创作了《吠陀》。加喜特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把印欧文化因素带到两河流域[②]。米坦尼人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与其相邻民族,特别是赫梯人,和平相处,但有时也发生战争。这一事实表明,他们与雅利安人主干分离当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或第三个千年结尾时。

许多迹象,包括语言对比,表明上述大多数民族在分离之前掌握了农业耕作技术,能驯养马匹,并开始接触金属。还应指出一点,这些雅利安民族(又称印欧民族)的一个共同特点乃是生活于氏族与家庭中,社会形式是父系社会。在他们的游牧农耕社会结构中有三组人群。在开始阶段,这三组人群无疑是

---

① 埃尔米亚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生活于犹太国王犹希亚(公元前 641—前 609 年在位)时期。

② 加喜特人是扎格罗斯山地区的一个民族,它在公元前两千年下半叶控制着伊朗高原西部。

平等相处的。在氏族内部，这三组人群的不同只体现在分工上，并不存在社会地位的差异。后来，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由于生产资料归属不同，生产技能存在差异，三组人群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又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同，有人定居乡村，有人定居城市。在迁徙游牧过程中，手工业者也应运而生，成为另一组人群，与上述三种人并列。当然，这种阶层的变化并不是在所有雅利安族群中以同一种方式发生的。在雅利安各族群分离以后，在许多个世纪中，在《阿维斯塔》中所描述的凯扬社会，每个家族的孩子都可能成为祭司（Zotar，Atharvan）、勇士（Nar，Rathastar），或牧人（Vastor，Fshuyant）。因此可以说，雅利安人的社会都是建立在这三种人群之上的。而他们的宗教观念，在大多数族群中，即在有血缘关系的古老的印欧族群中，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天和白日的光明具有神性。有时这种观念又与父亲相联系，如达瓦、宙斯和丘比特等①。

就观念、神话传说和语言来看，伊朗诸族和印度雅利安人关系密切，而且彼此影响。有迹象表明，伊朗维杰时的伊朗人和吠陀时期的印度人有一段时期是共居一处的。他们共同的仪礼风习在《阿维斯塔》最古老的章节中和在印度人的《吠陀》中都有所反映。饮胡摩汁、拜火和宰牲献祭等都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胡摩是一种植物，其浆汁有麻醉作用，被视为有神性之物，他们拿它作饮料。此物在《梨俱吠陀》中被称为苏摩，像在《阿维斯塔》中一样，是被崇拜的。印度人称火为阿格尼（Agni）。伊朗人称火为阿塔尔（Atar）或阿扎尔（Azar）。火也是他们共同崇拜的。火在《阿维斯塔》的《伽萨》中是正义的象征。在《吠陀》中，火又意为"无伪"，具有判断正与邪、是与非的功能。火的这种含义可以追溯到两族分离以前。《吠陀》中有提到宰牲献祭（特别是宰马）。从琐罗亚斯德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不赞成这一做法。《阿维斯塔》中也提到宰牛羊献祭。这说明在伊朗维杰时期，即琐罗亚斯德时期以前，这种做法是存在的。

有些材料显示，宰牲献祭的仪式和饮胡摩酒是有联系的。在现存的基本概念中，两族共同的概念是"勒塔"（Rta）或"阿尔塔"（Arta），意为世上万物总的自然规律。而印伊雅利安人的道德观念也始于这一对宇宙总的规律的感悟。伊朗人和米坦尼人的名字中都有"勒塔"或"阿尔塔"字样，这显示了雅利

---

① 达瓦即提婆（Deva），意为天，又称圣天。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名提婆。

安人古老的渊源和共同性。

在印伊两族共有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人物名亚玛(贾姆)。这个人物在两族神话中都是古老的形象。《梨俱吠陀》和琐罗亚斯德教神话都把他描绘为原始第一人。亚玛的形象源自印伊共同生活时期。后来这个形象成了印度的阴间国王。在伊朗神话里，他被描述为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的统治者。《阿维斯塔》里说，这个世界不冷不热，人们不老也不死①。在两族神话中，亚玛的形象出现了差异。与此类似，还有一个神话人物，即瓦尔萨尔冈内(Verethragna)。他是一个能杀死巨蟒的凶恶的神。一系列细节使两族神话的内容区别开来。两族神话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同时又显示出早期阶段的一致或相似。这表明，两族分开以后，他们各自的思想观念和神话传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也可以说，这种差异的出现影响了两族分离的进程。比如迪维，在印度雅利安人中，它是神的统称，后来在伊朗雅利安人中变成了魔鬼。阿苏拉在印度人心目中是某些魔鬼的凶恶和破坏性的体现，后来在伊朗人的观念中变成了阿胡拉，即善神。这也是两族分离后的变化。在密特拉、瓦隆纳和英迪拉这些形象身上，也明显反映出两族神话传说的差别。因此，毫不奇怪，"哥维"这个在印度意为诗人、智者、学者的词，在伊朗却意为宗教领袖，有时也意为崇拜魔鬼的人群的首领。

《吠陀》时期的印度人与《阿维斯塔》时期的伊朗人一样，也以自己属于雅利安族而自豪。他们都把自己的原栖息地称为"阿里亚瓦尔特"(Ariavarta)②。这表明他们虽已分离，但并不否认彼此的同宗关系。

印伊两族分离是由于观念和神话的差异。这可以从以后两族观念和神话的发展看出来。大英雄戈尔沙斯帕这位伊朗史诗中的赫拉克勒斯在喀布尔及其邻近地区的战斗也许可以反映这种差异③。

无论如何，两族间存在着共同的观念、风习和神话。这种宝贵的遗产证明，过去确实有过一段时光，印伊古代先人曾经同栖一地。历史学者应该记住

---

① 在伊朗神话中，天神让贾姆造一地下宫殿，把世人保护起来，避免暴雪袭击。这也和统治地下死人有某些相似之处。贾姆这一形象还传入了中国，即阎摩(阎王)。阎摩是亚玛的音译。

② "阿里亚瓦尔特"中的"阿里亚"的音与"雅利安"的音相近。这个词可能意为雅利安人住地。

③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天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自幼力大无穷，一生完成了许多英雄壮举。

伊朗维杰时期的神话中的亚玛，即贾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与雅利安族天堂时期的终结相关联。紧接着就是两族分离的开始。亚玛曾是这片已经消失的土地的统治者。其实，即使在伊朗雅利安人走出伊朗维杰以后，仍有可能有某些伊朗雅利安因素从今天的伊朗高原或从兴都库什山麓、赫拉特和锡斯坦进入印度。但是，伊朗人与印度人分离却是他们集体迁徙到伊朗高原之前的事。这是不争的事实。伊朗维杰时的亚玛时代是伊朗人的少年时代。虽然他们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多年之后，在伊朗人心目中，它仍然是一段无忧无虑、自在逍遥的欢乐时光，而且永远不会再现。

在神圣的戴亚蒂河沿岸，亚玛实施仁政，传播正义。他不仅统治世人，也统治妖魔鬼怪。从《阿维斯塔》的很多章节中，我们得知，在他统治时期，伊朗维杰的食物从不缺少，作物和植物永不枯萎。没有贫穷和饥饿。人们不衰老，也不死亡。这不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吗，这不就是伊朗雅利安人在其整个历史中所追求的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吗？由于在这一社会中人们无灾无病，人口持续增长。贾姆希德这位拥有优良牲畜的人把大地扩展了三次。也就是说，雅利安人的生活空间伊朗维杰因此而扩展了数倍。他还为百姓、牲畜和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建造了一座地下宫“瓦尔”。保护他们免遭狂风暴雪之灾。但是，贾姆希德的天堂时光也如同雅利安人的青春岁月一样不免消亡。贾姆希德这个“目光如同阳光”的人在晚年也看到了自己的统治和伊朗维杰的幸福时期的终结。灾难是他自身的错误引起的。他犯了什么错误呢？琐罗亚斯德只在《伽萨》中提到过一次，说他的错误是教人吃肉。但这只是他错误的一小部分。在《阿维斯塔》的其他章节里，屡次提到他说谎。由于说谎，这位伊朗维杰的统治者失势了。

创世主授予他的灵光也离他而去。他被敌人驱赶，到处逃亡，寻求避难所。就这样，这个雅利安人的天堂由于谎言和其他罪过而消亡了。《阿维斯塔》中提到威胁伊朗维杰的灾难是冬魔造成的，他使河水泛滥。历史学家们可以凭借想象力而不是确实的资料设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在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伪诈和谎言开始传播。百姓对构建防寒住所和疏浚河道关注不够。于是伊朗维杰逐渐凋敝，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饲料供给人和牲畜。百姓陷于饥饿，疫病肆虐，可能还受到袭击者的侵扰。因此，人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别的地

区寻找更好的栖息地。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自然是向更暖的南方迁徙。

如果我们想从《阿维斯塔》的叙述中,在亚玛之后,找类似他那样具有权威的人物,就应该承认,法里东和戈尔沙斯帕是雅利安人另外的首领。他们在迁徙过程中与敌对的土著人进行斗争。毫无疑问,他们的形象,像贾姆的形象一样,笼罩着一层古老神话的迷雾。

在伊朗维杰时期,人们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如人口增加、寒冷、灾荒及异族侵扰等,被迫离开咸海周围,在伊朗高原东部栖息。有些部族从伊朗高原或里海西岸迁至高原西部。在与吠陀时期的印度人分离后,伊朗人的信念里虽然增加了新的善恶二元斗争色彩,但其固有的信念仍然保留着。这时,琐罗亚斯德尚未出世。在这一时期,雅利安人的思想里还保留着前吠陀时期的多神信念,以及对亚玛时期生活的美好印象。在迁徙途中,他们把对伊朗维杰时期的记忆与对新开拓的地区的观感结合起来。在他们长期的历史性的迁徙过程中,祭司们和凯扬家族的首领们会讲述他们的神话故事,吟唱他们的古老歌曲。这表明他们仍然忠诚地守卫着自己的传统信仰并保有对古老的伊朗维杰的印象。

在琐罗亚斯德对传统信仰进行改革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有雅利安人(米底人、波斯人、帕提亚人)并未成为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仍然尊崇多神,忠于传统信念,相信原来的神话,执行原来的仪式。当然,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不同民族间不可避免的分离,这些原来的信念、神和仪式也有所变化。部分尊崇"原始神话"的人在琐罗亚斯德创立新的信仰后,逐渐接受了他的信仰,这发生在印伊雅利安人分离之后。新的信仰把阿胡拉(印度的阿修罗)与迪维(伊朗的迪弗)对立起来,将阿胡拉·马兹达尊为最高的神,主张是他创造了天地,同时也崇拜其他的神,如英迪拉、阿娜希塔和瓦尔萨尔冈内等都作为独立的大神被崇拜。宰牲血祭、吟唱颂歌和啜饮麻醉性的饮料这些仪式也都献给各位神明。原来的一些神(《吠陀》时代的神)则被认为是对人有敌意的神,具有恐怖和令人厌恶的特性。世上和人身上的恶及缺陷都被认为是源自他们对人的敌意。

在伊朗民族的观念中本来就有二元思想。这种思想把所有神明分为两类。琐罗亚斯德对这种观念进行了改革。他不否认伊朗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二

元论思想，但把雅利安人的泛神思想解释成一种一神思想，把阿胡拉·马兹达解释为“唯一最高的神”。其实，根据比斯通石刻文字，阿胡拉·马兹达只是一位与其他神并列的大神[1]。经过他的改革，其他的神都成了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的神了。但是，由于反对者的强势地位和“原始神话”的复兴及其影响力，传统的泛神论和依附于它的二元思想重又使琐罗亚斯德的一神论主张失去了影响力。甚至后来由米底祭司所传播的琐罗亚斯德演说也走了回头路。

建立在泛神论基础上的二元思想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以前，即伊朗维杰时代。迪维（《吠陀》中的达瓦）甚至在当时已经不大光彩了。我们注意到，阿契美尼德的统治者并不了解琐罗亚斯德的学说，但哈沙亚尔沙在自己的一段铭文中已经对迪维表示了厌恶[2]。这表明二元论，即承认有迪维和恶的观念，应该是迁徙以前年代的遗产。不了解这种由来已久的二元论思想就无法了解伊朗宗教所呈现出的矛盾。其实，伊朗的各个部族所尊崇的一些神早在他们与印度人共同的先人生活的许多个世代里就是受到膜拜的。因此，这些神在《吠陀》时期的印度人中也是崇拜的对象，只是他们的名字可能会有少许改变。长年的游牧生活使得雅利安人的始祖对这些神的崇拜成为惯例。由于崇拜者过的是游牧生活，所以，这些神并不像大城市的神庙里的神那样受到隆重的祭拜。他们所受到的祭拜像他们的膜拜者的生活那样朴素和无拘无束。他们的神威不受空间约束，不像城市庙里的神，威力局限于一区一市。他们的神威强大可怕，往往具有破坏力。

每位神的势力范围都是普天之下。这些神包括了巴格（施予者）、阿胡拉（伟大的，阿苏拉）、阿姆沙（不死的）和达瓦（光明）。更古老的神中比较重要的有密特拉、瓦伦那等。密特拉是契约之神，太阳神和正义秩序之神。由于具有这些神性，密特拉在游牧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瓦伦那是伊朗神名，其印度名字有所变化，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崇拜。在进入农耕定居生活的过程中，这个神的地位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印伊雅利安人共同的神英迪拉。英迪拉是战神，具有游牧时期的野性。到了农耕时期，伊朗人便不再崇拜这个神

---

① 比斯通是位于克尔曼沙和哈马丹之间的一处山崖，离克尔曼沙 38 公里。
② 哈沙亚尔沙是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一般译为薛西斯（公元前 486—前 466 年在位）。

了。于是,英迪拉和瓦伦那一起被归入魔鬼之列。上述三个神,即密特拉、瓦伦那和英迪拉的名字甚至出现在米坦尼的铭文中。这表明,由于有无尽的神力,他们也曾是世界秩序的维系者。英迪拉也是雷雨之神,他饮胡摩酒,性格暴烈,狂饮暴食,具有一切雅利安勇士的特征。伊朗人不崇拜他,而崇拜瓦尔萨尔冈内。瓦尔萨尔冈内威震妖魔,把胜利赐给武士。还有一个古代的神,其实是一对双神,名纳萨梯。这个神受到米坦尼人和印度人的崇拜。但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中,他成了魔鬼,与英迪拉一样遭到排斥。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里,与阿胡拉相比,密特拉丧失了他原来的威望和地位,但是还没有被列入魔鬼之列。

还有一些其他的神是属于游牧时期的,有些也可能是属于农耕时期的,伊朗人崇拜这些神可能是受了高原土著氏族的观念的影响,如雨神蒂尔(蒂尔塔什)、河神或水神阿娜希塔(娜希德)和永恒时空之神扎尔旺等。对这些神的崇拜明显是受了伊朗西部环境的影响。对风神瓦尤、土地神扎姆的崇拜则带有游牧生活的特色。瓦尤和密特拉对勇士阶层的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有的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夸大了他们的作用。在古代,神的数目众多。有历史学家甚至于说,神密集到连根稻草也落不到地上。在伊朗人心目中,与印度人分离之后,在形形色色的众神之中,唯独有一个神,人们不称他的名字,而是赋予他光辉的称谓:阿胡拉·马兹达,此神居于众神之上①。阿胡拉本是雅利安人的一组神的称谓,印度人称之为阿修罗;这组神包括英迪拉和伐罗那。一开始,阿胡拉·马兹达神的权威并不否定其他神的地位。甚至在琐罗亚斯德之后的一段时期,他作为唯一的神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在阿契美尼德的铭文中,他是一个大神,但与他并列的还有其他的神。有些反面的神在原来为印伊雅利安人所共同信仰时是中性的。印伊分离后,原受崇拜的神发生了变化。如迪维,在印伊分离后,在伊朗人中成了亚恶神和具有敌意的神②。还有一批雅利安族传统的共同的神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遭到废弃。结果是随着印伊两族分道扬镳,他们原先共有的神逐渐产生了变化。

---

① 阿胡拉·马兹达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天神。阿胡拉与梵文中的阿修罗相对应,在印度神话中是一组恶神的统称。但在伊朗早期神话中,他是天神和创世主。马兹达意为聪明智慧。阿胡拉·马兹达这一神名可以理解为拥有最高智慧的天神。

② 这里的迪维即上文中的达瓦。迪维是这个神的名字在波斯文中的发音。

3. 雅利安社会的三个等级

印伊两族不同的生活地域也使他们原本共有的神开始产生差异。此外，社会上的三个等级，即宗教人士、勇士和牧人，由于职司的需要不同，也分别与不同的神发生关系。很多雅利安族的神与自然现象有关，所以，不同的地域和气候情况也影响着他们对神的崇拜，如白天和黑夜、冷天和热天、春季和夏季等等。但两族人自共同生活的时代起，就有相近的历法和相近的节日及礼拜日。

阿契美尼德时期的铭文中的月份名称表明雅利安人的宗教活动与农业生产有关。宗教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有材料表明，东部伊朗人在进入农耕定居生活之后，他们的庆典节日、拜神仪式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

他们庆祝秋季节日是为了表达对于夏季阳光普照促使作物丰收、牲畜肥壮这一情况的喜悦之情。这与密特拉这位田野牲畜之神和太阳神有关。秋节名梅赫尔冈，也称为梅特拉冈内(Mithrakana)。春季庆祝严寒遁去，万物复苏，耕作播种开始，作物成长，牲畜出栅，进入牧场。这个时节对农耕者有重要的意义，是生活中新的一章的开始，其节日即"诺鲁兹节"(春节，元旦)。其他节日不仅与农耕和游牧生活有关，而且也与神话中的诸位神明及英雄有关。当时把一年分为六季，称为"亚勒拉托"(Yairaratavo)，或分为两季，即长冬和短夏。当然，怎么分要依迁徙中遇到的地域而定。他们迁徙的范围从伊朗维杰直到高原内部。

有关自然界的节日还有萨德节(萨达克)，这个节日与拜火有关。蒂尔冈节是崇拜雨神蒂什塔尔的。这种与各个神有关的礼拜仪式赋予雅利安人的历法一个特色，即每个月每一天都与一个雅利安人的神有关。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区域承袭了这一传统，从而赋予波斯帝国社会经济生活新的色彩。社会各个阶层都庆祝绝大部分节日，因为这些节日与当时的农耕和游牧活动有关。武士和宗教人士，特别是他们中的富有者的生活都与农牧业相关联。实

际上，在迁徙过程中，三组人群是并肩活动的。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深的隔阂。当时的生活是在统治者卡维扬（凯扬家族中人）的领导下，农业和畜牧业并举。三组人群的组合沿袭了原始游牧时期的格局。后来，手工业者逐渐出现。这表明氏族生活开始从纯游牧形态向农耕形态转化。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表现了雅利安文明的发展。在雅利安人懂得驯马和发明车具之后，这一变化的速度大大提高。接着就出现了乘车的武士。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十分神奇。甚至神话里的神往往也是乘车的。

进入高原的迁徙者有车有马，土著居民则没有这个优越条件。因此迁徙者才有可能加快速度大踏步前进。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专职武士入侵非雅利安人的土地，通过保障这些地区的安宁，取得该地区的统治权。

雅利安族三个等级的划分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的。各等级的成员之间是协调合作的关系，他们有着同一的思想观念。在迁徙时期，他们剥削土著人，把土著人作为俘虏；定居时期，在生产出多于生活所需的物质之前，在个人占有财产出现显著差距之前，三组人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

基于传统，一般是子承父业。社会分工并不十分固定。一个出身武士家庭的人也可能成为宗教人士，或从事畜牧业。牧人家庭并不比宗教人士或武士家庭地位低。琐罗亚斯德本人出身于宗教人士家庭，但与武士家庭也有联系。有一个名为凯的家族（卡维，库伊），这个家族中的人有宗教头衔，但实际上，他们是属于武士阶层的统治者。在迁徙过程中，要不断与敌人进行战斗，所以勇士阶层自然受人尊重。由于要应付各种不可预测之事，季节变化，要举行节日庆典和礼拜仪式，主持者宗教人士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述情况使勇士阶层不断扩大他们的军事组织。迁徙生活居无定所，宗教人士无法建庙。所以希罗多德说，古代伊朗人的特点是没有敬拜神明的庙宇。很自然，宗教人士即唱颂词的人和礼拜仪式的主持人，和武士有一样的社会地位。在进入农耕定居生活之前，他们与其他阶层的区别只在于他们了解庆典安排，熟悉拜神的颂歌。

伊朗雅利安人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农耕生活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到他们的观念和神话，而且也对他们的宗教仪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毫不奇怪，他们疏远了原始时期与田野有关的神，如主宰牧场和牲畜的神密特拉、水神阿帕姆·纳伯

特(这些神与印伊两族的迁徙和游牧生活有关),转而崇拜阿胡拉·马兹达这个主宰农业经济秩序的理智的神,从传统多神信仰过渡到一神信仰[1]。在经济上,他们逐渐从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和城市经济。这自然要对社会阶层内部构成和他们之间的协作方式产生影响。社会结构逐渐从家庭(Mano)、家族(Kavaeto)和氏族(Vis)向部族(Zantav)发展,甚至发展为村落(Dahyu)。上述每一个单位都受一个首领帕伊堤(Paiti)和法官(Ratw)领导,如家族首领(Numan Paiti)、氏族首领(Vispaiti)、部族首领(Zantu Paiti)、村落首领(Dahyu Paiti)等。个人权力逐渐发展和为王者的权力的集中使得这些首领渐渐统一于国王(Kheshaethya)的权力之下。

在个人集权形成之前很长时期,伊朗的各个部落的事务都是由家族元老、氏族首领和村长领导的。在他们的领导下,伊朗人经历了从游牧到农耕的发展过程。当与其他部族发生争斗或受到其他部族袭扰时,部族首领们便结成临时联盟,依亲缘关系联合起来。慢慢地,从这种联盟中产生出一个指挥中心,集中领导随之产生。

有一种神佑的象征叫作法尔,即灵光。灵光保佑国王(国王同时具有宗教权威),同时也保佑伊朗人不受异族侵害。灵光是神佑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体现,是神赐的。受到灵光保佑的统治者,即国王,可与天神沟通。在社会内部,它也有特殊意义,即防止国王的反对者,特别是武士阶层篡权。

除去灵光中含有的神佑护政教统治者的含义,还有一种信念:法尔乌什,即灵体信念。这种信念表明上层人士优于其他人群,换句话说就是赋予宗教人士和武士以某种优越地位。法尔乌什指人死后永不消逝的灵魂。这种灵魂保护死者的生活环境和亲属。因此,凯扬社会也像《吠陀》社会一样是拜祭死者的。这种信念使得统治者和勇士在彼世也能维护他们的子女和权益。

《伽萨》里没有提到法尔乌什。可能因为这一信念普遍流行,没有提它的必要,在米底人的名字中,有法尔乌尔提什字样,这表明,这一信念的流行在琐罗亚斯德以前,是伊朗人分别进入高原东西部以前的事。

---

① 阿帕姆·纳伯特是雅利安原始时期的水神,后其地位在伊朗被一地方水神阿娜希塔所取代。

4. 东部雅利安人的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毫无疑问,统治阶层利用灵体概念,与利用灵光概念一样,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这些政教合一的统治者在古代伊朗民族的神话和史诗中被称为凯(复数为凯扬),他们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和武士。他们拥有巨额财产和众多牲畜,指挥武装起来的牧人和为数众多的役工;在游牧和农耕时期,他们占有大片土地。他们利用已形成等级的宗教势力攫取物质财富特权。从米底和波斯穆护的特权看,他们的地位与东部首领大体相当。但是米底和波斯国王从未自称凯或凯扬。这是因为伊朗西部邻近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如乌拉尔图、亚述和埃兰,并经常与它们发生冲突,领导权掌握在雅利安武士手中。东部的游牧和农耕社会,虽然不断受到高原土著部族和塞族人的威胁,但具有宗教势力和战斗能力、被称为凯的王才可以左右和平与战争。甚至在琐罗亚斯德之前,邻近地区的塞族土兰人都在众王的领导下,谨守在伊朗人中流行的雅利安人的祈拜仪式和礼俗。

在东部,雅利安人的首领无需禁欲苦修,弃绝婚配。他们声言自己能与神沟通。这使他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神秘的力量。这些影响力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从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国王。

《阿维斯塔》中只提到八个具有凯称号的国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八个国王。从琐罗亚斯德在《伽萨》中的叙述可以看出有相当多的国王不赞同他的学说。有材料表明,虽然一些国王或者他们的家族有时拥有超越一切的权力,但是,除了某些短暂的时期,东方各地并不处于某个统一的王朝的控制之下。正因为如此,当波斯人袭来时,他们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些国王统治的地域大多位于伊朗高原东部。伊朗雅利安人被迫从伊朗维杰迁走后,首先来到这个地区。他们在这一地区建立自己的"欢乐家园",以图进一步发展。按《阿维斯塔》的叙述,这些"欢乐家园"较安适宁静的伊朗维杰逊色。《阿

维斯塔》上说，伊朗人离开他们失掉的天堂后，对这“欢乐家园”还是满意的。所谓被迫迁徙是由于原住地的大多数人感到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当然，他们的某些部族还享受到原住地的一些优越性，所以仍然居留在他们传统的天堂。

我们从这些天神赐予的伊朗高原上的“欢乐家园”的城市名称可以判断出迁徙者在高原上的行踪。根据这些城市相对于伊朗维杰的方位，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城市的位置。自然，这些城市并不是在一次人口迁徙中形成的。其中一些城市开初不过是一处临时栖息地。有一些就是高原土著居民的村落。可以想象，在伊朗维杰众多部落的迁徙过程中，其中一些在其路过的城乡的名字上留下了自己部落的痕迹。这些城市绝大多数位于高原东部和东北部，如粟特(Sughdha)、木鹿(Moru)、尼萨(Nisaya)、巴尔赫(Bakhdha)、拉赫哲(哈拉赫瓦提 Harahvaiti)、赫拉特(哈尔维乌 Haroyu)、古尔冈(维赫尔冈内 Vehrkana)、赫尔曼德(Haltumyant)、喀布尔(瓦耶卡尔塔 Veaekereta)①。当然，要找到其中一些城市的准确位置并不容易，如雷伊(Raga)、吉朗(瓦尔内 Varena)，甚至密沙(乌尔瓦 Urva)。我们可以大体确定它们的方位，它们都位于高原西部。这些城市或许就是《阿维斯塔》里提到的新创造的城市。但是，无论如何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能够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条雅利安人在高原一站一站迁徙和行进的路线。特别是高原西部城市，既没有考古发掘的资料也没有亚述和巴比伦古代文书遗存可资证明。

当我们说伊朗维杰时，指的是伊朗雅利安人迁徙的出发点。其实，在迁徙前，伊朗维杰这一称谓是指一个伊朗人游牧活动的地域。它是随时变动的。伊朗人在伊朗维杰栖息的最后时期，即是伊朗雅利安人与印度雅利安人分离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与塞族雅利安人分离的时期。他们离开那里，向高原南部进发。

5. 高原东部的雅利安人城市

伊朗众多部落向高原内部迁徙前最后的栖息地应该是高原北部，即粟特、

① 拉赫哲是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的古称。

木鹿、巴尔赫、尼萨和古尔冈等地。也有资料表明这最后的栖息地当在咸海和里海之间。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地区就是现在的花剌子模。在《阿维斯塔》中，花剌子模这个名字并未出现在粟特、木鹿这些马兹达赐予的城市之列。这可能是由于伊朗人开始迁徙时，这一地区并不属于花剌子模人。花剌子模人是后来迫于其他雅利安部落(也可能是塞族人)的侵扰和压力，从塔江河和赫里河沿岸转移到伊朗维杰的[1]。伊朗维杰这个美妙的天堂体现了雅利安人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自然也被认为是琐罗亚斯德的诞生地。这使琐罗亚斯德诞生地的位置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后来有学者说他生在阿塞拜疆，甚至有人说是锡斯坦。这些说法是基于对琐罗亚斯德出生地的一种误解。很可能是多少世纪以后，这两地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意欲把他们的先知的出生地说成是自己生活的地区。之所以存在这些扑朔迷离之处，主要是由于《阿维斯塔》中许多章节都没有说清楚，而其定稿本又成书太晚。要判断琐罗亚斯德和凯扬国王们统治的世界的状况，只有寄希望于考古者的镐头，而且还需要时间和历史学家的审慎。而这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我们的疑问。

不管怎么说，当我们考察现存的《阿维斯塔》时，面对其中互相矛盾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伊朗雅利安人的故乡及其发祥地应该是伊朗高原东部和东北部。伊朗人是在度过长时间安适共处的时光之后，被迫迁徙的。大规模迁徙的起因是食品短缺和邻近野蛮民族的侵扰，其基本目的在于寻求牧场和避难所。

6. 雅利安勇士和向高原地区进袭

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雅利安人前进的方式是极其狂暴凶狠和野蛮残酷的。可能强劲的体力、白皙的皮肤和匀称的身材保障了他们的胜利。

---

① 塔江河在伊朗北部马赞得朗，赫里河在今阿富汗境内。

从《阿维斯塔》中的某些颂歌可以看出他们的尚武精神和不甘寂寞的性格。比如，献予密特拉和瓦尔萨尔冈内(巴赫拉姆)的颂歌都与战争有关，表现了雅利安人的战斗豪情。畅饮胡摩酒、宰牲献祭和驯马御车等也体现出他们的战斗精神。这时的雅利安族勇士结成特殊的男人联盟。他们聚众豪饮，肆虐生事，玩弄女性，经常举行战斗演习，有自己的服饰和标志。虽然有些历史学者认为这些行为并无大碍，但总不能成为肯定他们的依据。这些行为现在只在某些诗歌中才能看到。勇士们是凭借超强的体力和高扬的战斗精神征服新开拓的土地上的土著民族的。但是，对于他们的豪放性格和战斗精神的细节，我们仅凭想象无法加以描述。

迁徙开始之后，一波一波的迁徙者涌入高原。土著居民逐渐融入迁徙者之中。迁徙者在这片土地上兴建城市，开垦农田。从《阿维斯塔》古老的章节中可以看出，迁徙者的宗教感情是相当深厚的。在他们身上，伴随着宗教感情，有一种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这些雅利安族的迁徙者不像某些古代民族那样，把生活视为令人遗憾和无奈的峡谷。他们把宰牲献祭、畅饮令人兴奋的胡摩汁、繁衍后代、增加牲畜数目视为幸福。节日庆典、狩猎、战争搏斗使他们日益成熟和强大。他们驯养牛马，开垦土地，从事耕作，利用陶土和金属制造器皿。他们懂得以灯火照明，用车运输，以弩机或弓箭克敌制胜。这时，他们的出发地伊朗维杰仍由因某些理由留驻的一些部落占据着。许多世纪之后，那里兴起了花剌子模文明，又重新振兴繁荣起来。

迁徙者何时从伊朗维杰出发，他们的舒适生活何时结束，这成了一个令历史学家头痛的问题。伊朗维杰的位置同样无从确定。当然，据《阿维斯塔》记载，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开始，一些伊朗人部落在阿拉斯河、乌鲁米耶湖和扎格罗斯山一带出现[①]。在《万迪达德》中，神话中的贾姆希德(他也是《吠陀》中的人物)被说成是伊朗维杰的统治者。综合看来，伊朗民族的青年时期当在《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西部(公元前 17 世纪左右)和米底波斯雅利安人进入伊朗西部(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之间。在这段时期，伊朗雅利安人在

---

① 阿拉斯河发源于土耳其，经伊朗与高加索接界地带，流入黑海。乌鲁米耶湖现名雷扎耶湖，在西阿塞拜疆。

几个世纪里共居一处，并从伊朗高原中心地带的里海东岸和西岸和厄尔布尔士山南麓向高原南部和西部集体行进。

迁徙到伊朗高原并在这里驻留的部族都把自己部族的名字赋予这片新的土地。他们除了些许差异之外，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和共同的风习仪礼。有一些雅利安部族在大批伊朗雅利安人迁徙之前已经动身。或许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在东方出现与这次迁徙有关。在迁徙的雅利安人中，出现在阿塞拜疆和扎格罗斯山脉附近的族群比进入高原东部的族群更早进入书写时代。高原东部的雅利安人虽然创造了农业定居文明，但他们进入开化历史的时间却晚于西部族群。因此，东部和东北部的历史脱离神话时代的时间远晚于西部历史。所以，研究东部的历史学家在考察东部隶属波斯国王统治之前的状况时，不免要面对大量神话传说。因为伊朗古代琐罗亚斯德教和萨珊王朝的史料总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即从俾什达迪王朝和凯扬王朝的神话传说开始。

7. 俾什达迪王朝与土兰人和魔鬼的神话

在俾什达迪王朝的人物传说中，有名的人物有胡山（Haoshyangha）和塔赫姆列斯（Taxma-urupa），他们是贾姆希德以前的人物，还有法里东（Thraetona）和玛努切赫尔（Manush-chithra），他们是贾姆希德以后的人物。胡山和塔赫姆列斯的神话可能是从塞族传入伊朗的。除了贾姆希德，胡山、塔赫姆列斯和凯龙玛尔斯都被描绘成最初的人和国王。特别是胡山，他有俾什达迪（Paradhata）的头衔。在伊朗神话里，他与瓦尔纳（吉朗?）的魔鬼作战。瓦尔纳的魔鬼是在贾姆希德之后，在雅利安人迁徙时，与伊朗人遭遇的。这表明，在伊朗各部族的首领们看来，不论是与高原以外的原始部落作战，还是与高原内的土著民族作战，都是与魔鬼作战。在多次战斗中，高原外部的魔鬼（主要是高原周边的野蛮民族）也与瓦尔纳的魔鬼相混淆。在《阿维斯塔》里，有一个形容塔赫姆列斯的词——泽纳万特（Zaenanghvant），意为“手执武器的”。神

话中说他把化身为马的阿赫里曼踩在脚下①。这表明马和武器已在雅利安人与敌人的战斗中得到应用。在寻求新的牧场的漫长的迁徙和奔袭过程中,伊朗维杰的各个部落除受到半开化的雅利安人,即塞族人的骚扰外,还遭到不愿让出土地的高原土著氏族的袭击。伊朗人一般把敌人中的塞族人称为土兰人,而把土著居民称为魔鬼,但有时又把二者相混。东部伊朗人的历史不外乎是他们与土兰人和魔鬼持续不断地战斗的历史。后来几个世纪的一些事情也融入到了反映这些战争的神话传说之中。东部雅利安人的生活状况可以从《伽萨》和《亚什特》的某些章节里找到说明。古代社会的演变肯定比琐罗亚斯德的时代及他以后的时代迟缓。雅利安人与高原土著人始终存在着差异,直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高原东西部的民族分布仍然维持着原有的格局。

伊朗人在东部站住脚以后,半开化的塞族人不断地袭击他们新建的城市。由于塞族人一般会逃跑到阿姆河和锡尔河以北,追击他们并不容易。

在与新入主的雅利安迁徙者的战斗中,高原土著人有的被杀,有的投降。他们的土地落入占领者手中。这一类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断重复。

在《阿维斯塔》的《亚什特》里,魔鬼被密特拉镇压。这位战神和拥有众多牲畜的神手执诸般兵器,乘着巨大、可怕的战车,向土著人发起攻击,把他们驱赶得四处奔逃(《亚什特》10:99—104)。这可能是对高原土著人被密特拉的信徒战败的场面的诗意的描绘,把土著人描绘成败在雅利安入侵者手下的四散奔逃的魔鬼。土著人很自然地逃到厄尔布尔士山以西的马赞得朗和吉朗地区藏身。他们凭借难以逾越的高山和峡谷,据险扼守,与闯入的侵略者对峙。这种形势在以后的年代中多次重复。阿拉伯人入侵初期,这一地区的一些居民在许多年里幸免于异族的压迫。

与魔鬼和与土兰野蛮部落的较量使东部伊朗人的生活远较西部伊朗人动荡不安。守住雅利安人占领的土地成为勇士们的艰巨任务。

贾姆希德之后,法里东在与佐哈克(阿日达哈克)的争夺中获得灵光。法里东是印伊神话中共有的人物。在伊朗神话中,他像贾姆希德一样,是一位理想的统治者,是雅利安人共同的始祖。伊拉治(法里东第三子,其后代领有伊

---

① 阿赫里曼是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的恶魔首领,与阿胡拉·马兹达对立。

朗土地）家族、萨勒姆（法里东长子，其后代领有罗马土地）家族和土尔（法里东次子，其后代领有土兰土地）家族都是法里东的后人。这表明法里东以后的时代是一个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在中心国（Xvanirath）建立军事政治联盟的时代，是一个互相邻近的部族在联盟的基础上联姻和结成亲密关系的时代[①]。但是，由于各部族都要满足其自身的需要，这种联盟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

联盟破裂自然导致连绵不绝的内战和兄弟残杀。为伊拉治报仇成了日后伊朗与土兰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导火索[②]。

法里东把佐哈克锁在厄尔布尔士山堡。这可能反映了伊朗雅利安人与西部土著人的冲突。但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威胁东部伊朗人，甚至威胁西部伊朗人的主要力量却是土兰人，也就是塞族人。他们在公元前一千年开始的时候也威胁到伊朗西部及其邻近地区。

有一则有意思的神话，说的是东部国王玛努切赫尔。他与伊朗西部也有关系。他的传说淹没在勇士神话时期的大量诗意朦胧的事件之中。有一则故事是关于神箭手阿拉什的。在一场与入侵的土兰人的恶战中，玛努切赫尔陷入了包围。射手阿拉什·施沃梯尔（Erekhsho Khshviu-Isheu）——在《阿维斯塔》里，他被称为"雅利安人中的雅利安人"——一箭射出，箭便飞速向前。他从伊里乌—赫什特（Iryo-Xsatha）山顶射出一箭，由于有神力相助，箭奇迹般地长途飞行，在哈努纳特山落地，从而确定了伊朗与土兰的边界。也就是说，箭从塔巴里斯坦和厄尔布尔士山飞到木鹿和阿姆河边的费尔干纳。这显然是一则带有史诗色彩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它反映了在叙述古代故事的人的记忆里，两族之间为夺取生活资料和牧场而爆发的冲突有时激烈到不得不依靠射箭来解决纠纷的地步。

《阿维斯塔》和其他材料表明，东部伊朗人进入农耕和乡村经济时，北方的雅利安人，即塞族人还没有从游牧阶段进入农耕阶段。因此，伊朗人的土地自然成了这些半开化族群觊觎的对象。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灵光即神的保佑对整个伊朗东方及其统治者（他们都具有凯的称号）是十分必要的。

---

① 古代伊朗人认为世界分为7部分，即7国，伊朗居中心。

② 法里东去世前把国土三分。长子萨勒姆领有罗马，次子土尔领有土兰，三子伊拉治领有伊朗。长子和次子认为分封不公，设计杀害了伊拉治。

8. 凯扬世界

关于具有凯称号的统治者的最早的材料都出自《阿维斯塔》，其中提到八个国王。第一个是凯哥巴德(卡维喀瓦德)。他被放在摇篮里置于河中的故事使他成为雅利安人的被从水中救出的摩西[①]。他的作为使他在人们眼中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勇士。他的孙子卡乌斯在当政之初也像贾姆希德一样，似乎是一位万世之王。在他身上有专制君主的一切缺点。他刚愎自用，异想天开。他在厄尔布尔士山建七座宫殿的故事可能反映了东部伊朗与米底和亚述的交往。他暴烈乖戾，曾在土兰和伊朗边界杀死一头神牛。这可能来自冈比西与埃及神牛的故事[②]。据传，成为天下之王以后，他幻想上天。为此他造了一架天车。这一情节颇似奈姆鲁德的故事[③]。这反映了伊朗神话与两河流域神话的关系。他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无谓的战争和无情的杀戮。他的统治表明他是一个愚昧无知、随心所欲的统治者。他无能对付土兰人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他的刚愎自用给这一时期的阿夫拉西亚伯的入侵以可乘之机[④]。这个土兰野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像惩罚贾姆希德的佐哈克一样，惩罚了这个暴虐无道的"贾姆希德"。

其实在哥巴德以前，阿夫拉西亚伯的入侵已经开始了。但卡乌斯的暴虐和无能更助长了他的气焰。卡乌斯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混乱，伊朗人有一次甚至请求阿夫拉西亚伯出兵帮助他们反抗一个名为扎恩吉亚伯(扎恩尼高 Zaineigao)的恶魔入侵。此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土伊之间的血战有时也可

---

① 据《圣经》，犹太人古代领袖摩西曾因埃及当时不准犹太人生男婴，被其母置于筐中，放入河水里，后被救。据伊朗的一本琐罗亚斯德教文献《班答赫什》记载，哥巴德有类似的经历。

② 传说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冈比西攻克埃及后，杀死了埃及人所崇拜的神牛阿庇斯。

③ 奈姆鲁德为古代巴比伦国王，曾因宗教见解不同把古代先知易卜拉欣投入火中。

④ 阿夫拉西亚伯是土兰国王，伊朗的主要敌人。他杀死了伊朗王子夏沃什。

能转化为“脆弱的友谊”——短暂的联盟。按照《阿维斯塔》的叙述，阿夫拉西亚伯曾数次从海上或陆上到伊朗夺取灵光。但均未成功。这一情节表明，他虽多次在交战中得胜，在伊朗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个暴虐的入侵者。在神话传说中，像贾姆希德因建地下宫殿一度辉煌一样，阿夫拉西亚伯也关心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但在伊朗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个给伊朗带来灾难的恶人。凯扬家族的统治者自始至终都在与他作战。这场战争的高潮发生在哥巴德的孙子凯霍斯鲁为王时。在《阿维斯塔》的《阿邦亚什特》中，霍斯鲁被称为勇敢的人(Arsan)和善于与人合作的人(Han-Kerema)。后来有人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与霍斯鲁相联系[①]。其实，《亚什特》中所反映的霍斯鲁所进行的战争是很自然的。在历史上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战争。霍斯鲁在这场战争中捕获了杀害他父亲夏沃什的阿夫拉西亚伯与其弟格西伍，并将他们处死。许多世纪之后，雅利安最后一个王朝已被推翻，阿拉伯人已进入伊朗，在布哈拉和阿姆河沿岸，“为夏沃什报仇”这一事件仍然是壁画和歌曲的题材。

霍斯鲁在奇斯特湖边(乌鲁米耶湖?)祈求神佑助他战胜阿夫拉西亚伯。胡姆在那一带活捉阿夫拉西亚伯这一情节在萨珊时期被录入《阿维斯塔》。这表明一个事实：在当时，阿夫拉西亚伯和他的军队已深入伊朗国土。霍斯鲁战胜阿夫拉西亚伯，这使他在伊朗人心目中成为受人爱戴的、不朽的人物，琐罗亚斯德的先行者。

在霍斯鲁的强势统治结束之后，伊朗东部重又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这种现象往往在一个强权统治之后出现。琐罗亚斯德出世时，伊朗东部已经不像卡乌斯和霍斯鲁时代那样存在一个众望所归的凯扬家族政权。这时，国王中较为出名的是古什塔斯帕。古什塔斯帕支持琐罗亚斯德，遭到许多凯扬家族中的首领和其他怀有敌意的人的反对。而且，他还与阿尔贾斯帕这个匈奴首领进行了一场战争[②]。

古什塔斯帕和琐罗亚斯德之后不久，高原东部城市已落入征服者居鲁士手中。凯扬世界已经成为被人遗忘的神话。居鲁士和后来的大流士都意识

---

① 即把神话中的凯扬王朝与历史上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相联系，认为霍斯鲁与居鲁士为一人。

② 阿尔贾斯帕是土兰国王，他并不是匈奴人。可能当时的伊朗人以为他是匈奴人，所以作者才这样表述。

到，要保证伊朗东部的安全，必须镇压入侵的塞族人。因此可以说，居鲁士和大流士多次进军东部主要是为了解除东部面临的威胁，即伊朗神话里所说的土兰人造成的威胁。这些土兰人绝对不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是突厥人或塔塔尔族的先人。他们是神话时期未开化和半开化的雅利安人。他们入侵伊朗东部劫掠财产。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信仰马兹达教①。居鲁士能极其迅速地征服东部各地，表明当时凯扬家族的统治在霍斯鲁以后已经土崩瓦解。凯古什塔斯帕之后统治东部的几位国王的名字似乎与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的名字有某种对应关系，如阿尔达希尔对应巴赫曼，大流士对应达拉。东部最后这几个国王的事迹使人感到颇似大流士三世的事迹的翻版。

9. 凯扬王朝与历史

凯扬王朝国王们的事迹虽多为神话，但也有历史成分。后者主要体现在有关从雅利安迁徙者定居伊朗东部到琐罗亚斯德出世这一段时间的叙述上。有些波斯国王的传说也进入了东部神话传说之中。这使得一些历史学家把东部的半神话传说与阿契美尼德国王们的事迹相比对。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人们在收集与编写凯扬王朝的事迹时，也把波斯的历史故事融合了进去。甚至有关阿什康尼（安息）王朝的事迹也通过勇士家族传说与凯扬王朝国王们的事迹联系了起来。凯扬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是王权政治在伊朗东部的初步尝试。凯扬王朝的统治者们把自己当政说成是神佑的结果，也就是灵光佑助的结果。但灵光的观念表明，灵光佑助是以他们站在真理一方为前提的。如蛇王佐哈克和阿夫拉西亚伯，由于与魔鬼联盟，他们得不到灵光的佑助。甚至伊朗维杰的统治者贾姆希德，由于向欺诈魔鬼屈服，也失掉了灵光。

灵光佑助与维护真理相联系，这一观念甚至在伊朗维杰时期就已开始流

① 马兹达教即琐罗亚斯德教。

行。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大流士在自己的一段铭文中也提及这一观念。他指出，霍尔莫兹德和其他神明佑助他，是由于他不反神明，不说谎言，不论强弱，他都不压迫欺凌，行事时心怀正义。他的宣言未必符合实际。但这段铭文仍然反映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能否得到神和灵光的佑助在于维护正义、遵循道德和良心的准则。这点表明伊朗古代统治者绝对不像某些希腊人所说的，是专断野蛮的人。凯扬王朝的国王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宣扬神赐灵光这一观念，同时也是对神的某种承诺。而违背对神的承诺，神就会剥夺他的统治权。

虽然凯扬王朝的社会形态处于从游牧走向农耕的过渡时期，凯扬王朝的国王们已经建立了系统的神权体制。他们体制中的一些成分在东西部统一以后自然也被米底人和波斯人所继承。

卡维之旗可能也是凯扬王朝的遗产之一。它在以后一直是波斯帝国强盛辉煌的象征。卡维之旗的故事源于佐哈克和法里东的时代[①]。当然，把卡维之旗的故事与凯扬家族的统治相联系并不意味着否定铁匠卡维的故事的意义。卡维的形象可能反映了一般民众，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农夫在选取统治者中的作用。在希罗多德讲述的米底国王迪亚库斯的事迹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卡维的铁匠身份说明当时伊朗社会已经懂得制铁。这表明他们相对于土著居民和游牧的土兰人的优越性。

在《阿维斯塔》里提到凯扬王朝有一面旗帜，叫作卡维之旗(《亚斯纳》10:14)。

10. 凯扬王朝时期的文化

有一则关于凯扬王朝的乌什纳尔(Aoshnara poru Jira)的传说表明，在当时

---

① 卡维之旗的故事大致如下：佐哈克的压迫致使伊朗百姓起来造反。领导人是一位铁匠，名卡维。他把自己的围裙挑起来作为旗帜领导起义。以后波斯帝国就以此旗作为国旗。

的制度中，大臣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乌什纳尔是卡乌斯的大臣，以正直博学闻名。但正是他的正直博学使卡乌斯不能容忍。卡乌斯受魔鬼的教唆，下令把乌什纳尔处死。这为后世开了国王杀能臣的先例。乌什纳尔虽然被害，但他正直博学的名声却不逊于卡乌斯的名声。他的明智的忠言像古什塔斯帕的大臣贾玛斯帕的忠言一样，直到许多世纪以后的萨珊王朝时才被搜集和整理出来，但是这两位智者的名声和大臣职务所应有的智慧和谋略却与凯扬王朝联系在一起。

据传，乌什纳尔懂得多种语言。他在少年时就能解答法拉杰耶的难题，显示出过人的智慧①。

在凯扬王朝时期的土兰也有一位智者，名尤什特·法里扬。在回答魔鬼的问题时，他表现出过人的才智和博学。他不仅机智地回答了魔鬼的 99 个问题(在后来的传说里，他回答了 33 个问题)，而且还问了魔鬼一个问题，把魔鬼难住了。巴列维语传说中也有尤什特·法里扬的故事。这类故事表现了在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中，在破解谜语般的问题时，特殊阶层人群的智慧和学问。

在凯扬世界，除了包含着神话成分的传说之外，还有极其珍贵的宗教和史诗的文字材料，其中有诗歌也有散文。这些材料后来就演变为史诗。此外，还应提到描述琐罗亚斯德光辉形象的作品。他的事迹和言论在教育东西部伊朗人和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的事迹和言论对闪族宗教和希腊文化也有相当的影响。

《阿维斯塔》的语言，至少少数传下来的部分所使用的语言，属于琐罗亚斯德和凯扬王朝时的语言。这种语言形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它的石刻材料还反映了过去重要年代的变迁。《阿维斯塔》是雅利安人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古老部分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与《吠陀》中的语言相去不远。琐罗亚斯德时期的语言已与贾姆希德时在伊朗人中流行的语言有了一定的距离。伊朗人的各个部落在从伊朗维杰向高原内部迁徙的过程中，肯定会把先人传下来的古代语言中的宗教颂歌带到伊朗东部和西部。在祭祀仪式上，他们肯定是在领唱者的引领下敬拜雅利安人先人的神明。

当然，在伊朗西部，由于接触到更先进的民族，他们的语言甚至观念也会发生

---

① 法拉杰耶是巴士剌的一位有名的智者。

一定的变化。进入高原东部的迁徙者在行进中未接触到更文明的种族。他们与西部居民不同。他们在行进中，有时不得不退到厄尔布尔士山以北。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的语言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毕竟还是比较纯洁的。

在西部，古老的阿维斯塔语由于与乌拉尔图、亚述、巴比伦和埃兰的语言成分相接触，逐渐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宗教人士，如米底的穆护，仍然坚持使用伊朗维杰时期的古老的颂歌，也就是伊朗维杰时期在祭祀仪式上职业领唱者祖塔尔所惯用的颂歌。

在凯扬世界，在巴赫塔尔、赫拉特、帕尔苏维和花剌子模，出现了一个领拜者，他作为雅利安人的先知，提倡改革民族信念。多年以后，他的新鲜而吸引人的颂歌传开了，西部伊朗人的穆护们听到这种颂歌，他们不但熟谙这种新流行的激动人心的曲调，懂得歌曲的语言，而且还逐渐把它作为自己的宗教颂歌宝库的组成部分，在歌颂阿胡拉·马兹达的时候使用。这位信仰阿胡拉的领拜者在伊朗东部进行持续不断的传教活动。他的学说和颂歌开始并不为凯扬王朝政教合一的国王们所接受。后来，凯扬王朝国王凯古什塔斯帕被琐罗亚斯德的《伽萨》的内容所吸引，支持他传教。于是，这位领拜者的学说得以在有限的地域内传播，并且在后来融入了东部领拜者和穆护们祭拜阿胡拉·马兹达的传统经典中。

11. 《阿维斯塔》和凯扬世界

《伽萨》以阿维斯塔语传播时，被认为是东部伊朗语。它与伊朗西部米底和波斯人日常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但是无疑，阿维斯塔语的整个结构又不全是在伊朗东部形成的。现存的《阿维斯塔》的某些章节是在以后的年代，即阿契美尼德王朝、赛琉古王朝，甚至是阿什康尼（安息）王朝时，由西部伊朗穆护编写的。可能有些《伽萨》以前的颂歌也在反复编纂中进入经书。其中的后出部分，特别是《亚什特》中的后出部分，除可以从它的历史叙述中判断出来外，也可以从这部分在叙述上的过于修饰和韵律上的疏忽中找到证据。

总之，现在的《阿维斯塔》是颂歌、祈祷词、咒语和宗教戒律的总汇。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神话故事的梗概。但现存部分并不是九世纪本的全部。甚至不足古本的四分之一。现存的《阿维斯塔》包括《亚斯纳》，这是普通民众对神的颂词。这部分包括《伽萨》，还有《维斯帕拉德》(Vispa Ratavo，意为所有首领和杰出人物)。另一部分是《万迪达德》，意为驱魔法规，其中包括洁净的教规。还有一部分名为《亚什特》，这是祈祷词和颂词，其中有些章节就其重要性来说相当于《伽萨》中的文字。还应提到《小阿维斯塔》，其中包括日常颂词和祈祷词，还有祈拜仪式开始时所应执行的礼仪的说明。

现有的《阿维斯塔》是萨珊时期基于祭司们记忆的内容搜集整理的。其中也可能包括阿什康尼王朝时搜集的部分，但是不包括原书的任何部分。

从现存的《阿维斯塔》的某些章节(不是全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珊王朝时的内容。从其章节中随处可见的语言差别、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人名地名等可以看出，到萨珊王朝搜集编定时，在几百年的时间内，由于人们一代一代仅凭记忆转述，《阿维斯塔》的内容被蓄意或无意识地加以改动。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阿什康尼王朝时，也可能发生在那之前。由于这类改动，《阿维斯塔》的文字更加难解。因此，我们就更加难以相信语言学家根据未经核定的版本的文字得出的结论。

那些注意到琐罗亚斯德教概念变化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其中不同章节内容的比较，可能认为现存的书中有几章能反映它的教义，即《伽萨》、《亚什特》和《维斯帕拉德》。实际上，《伽萨》的内容体现了琐罗亚斯德最初的学说的实质。经过对它的分析可以看到，琐罗亚斯德是想从一种基于一体世界的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过渡。多神信仰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有神性。而在其一神信仰中还保有印伊两族分离时作为首要观念的二元概念。但是，《亚斯纳》(在现代版本中，《伽萨》也包含在《亚斯纳》里)和《亚什特》(其中一部分章节的文字甚至可能早于《伽萨》)的内容又竭力恢复一体世界中的多神概念，恢复万物有灵概念。

《万迪达德》重在论述洁净的法规，但也提到迪维和德鲁杰[①]，说它们是万恶之源，体现出明显的二元论色彩。毫无疑问，这部分《阿维斯塔》是受了西部

① 德鲁杰是谎言和欺诈之魔。

伊朗非琐罗亚斯德教观念的影响。这是与西部民族接触的结果。

当然,《阿维斯塔》中最古老的部分是《伽萨》。富有激情和诗意的文字使它区别于其他部分。这种文字在《亚斯纳》中也时而出现,但就表现力之强和韵律变化之多来说,还是《伽萨》更胜一筹。

《亚斯纳》和《亚什特》中的某些章节也相当古老。从《伽萨》、《亚斯纳》和《亚什特》的描述中可以想见琐罗亚斯德的生活环境。他的名字是扎列突什塔列。他父亲的名字是普鲁沙斯帕,他岳父的名字是法拉什塔列。他的支持者为维什塔斯帕和贾玛斯帕[1]。在这些名字中,不是有骆驼的字样,就是有马的字样。这让人想到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按照他的叙述,当畜群进入牧场,公羊意欲交配之时,正是拜神的最理想的季节(见《亚斯纳》1:9, 2:9, 3:11, 6:8, 7:1)。由此可见,琐罗亚斯德及其伙伴对游牧生活多么欣赏。

《万迪达德》中提到牛尿(古秘兹)在举行洁净仪式上的作用,说这是阿胡拉·马兹达给琐罗亚斯德的提示。这种做法显然在琐罗亚斯德传教以前即已流行。据说牛尿对治疗麻风病有神奇的作用。传说牛尿曾被用于治疗贾姆希德被污染的手。这说明在琐罗亚斯德的时代及他以前的时代,伊朗人多么重视牛和牲畜业。在《亚斯纳》中提到要维护勤奋的农人(31:10),赞扬与牛同栖一地的人(5:1),责备折磨牛的人(5:2),说这些人不用牛耕作,而总是把牛折磨得怨声载道,向虐待耕作的牲畜和折磨从事农耕的人的行为表示抗议(31:15)。这类文字在《阿维斯塔》中随处可见。这说明,在当时伊朗人的生活环境中,游牧生活与农耕生活同时存在。

琐罗亚斯德本人有时祈求天神佑助他的从事耕作的信徒(《亚斯纳》45)。有时他又怨自己的牲畜数目少,为他从事农耕的人不多(《亚斯纳》46),也怨反对者不从事农业耕作(《亚斯纳》51)。

《伽萨》里古舒尔万悲惨的怨言不仅表明了在琐罗亚斯德的时代牛在游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表明贵族阶层宰牛献祭对贫困的社会下层(琐罗亚斯德也属于这个阶层)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2]。

在《伽萨》所描绘的社会环境中,交换方式是以物易物。不存在货币。给

---

① 维什塔斯帕即上文中支持琐罗亚斯德传教的古什塔斯帕。

② 古舒尔万是神话中牛的精灵。

医生和家族宗教仪式的主持者的报酬也是以实物形式支付。但是，在凯扬社会，在货币通行之前，为了解决社会需要，似乎已经出现了某种介于实物和货币之间的替代物。因为当时已有劫道谋杀和掳掠的事情发生(《亚斯纳》9)；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争吵斗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12. 琐罗亚斯德和他的学说

琐罗亚斯德学说所包含的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反映了雅利安人在游牧和定居生活中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表明他们不忽视任何改善生活的机遇。这种享受生活的主张反映在琐罗亚斯德的学说中。在后来的神话里他被描绘成唯一微笑着诞生的人。把生活视为享受的主张要求世人尽心尽力地喂养牲畜、辛勤耕作、繁殖后代。但琐罗亚斯德反对行为过分，如宰牲献祭、狂饮无度、大吃大喝、借口个人享乐而侵犯和折磨他人等等。因此他谴责不义的强盗、说谎者、不贞洁的女人，以及作奸犯科、破坏生活环境(家庭、乡村、城市和国家)的魔鬼。琐罗亚斯德的祈祷词和颂神歌曲表明他的学说是以对世人道德的要求为基础的。

琐罗亚斯德反对或至少是厌恶宰牲血祭、过度狂饮麻醉品，意在限制统治者和富有阶层的豪华宴会与炫耀排场。他以这种方式反对他们举行盛大宴会，抗议他们剥夺贫困阶层的权利。国王和他们的左右一直抵制他的抗议，对他进行迫害。他不得不辗转逃亡。

历史学家在论及琐罗亚斯德时，不必像哲学家那样，沉湎于远古的迷雾之中，提到琐罗亚斯德的言论时，就说琐罗亚斯德如何如何说，提到琐罗亚斯德的生平时，就说琐罗亚斯德如何如何做。

《伽萨》中有关琐罗亚斯德的文字简短而模糊，需要探讨和解读；但《阿维斯塔》的后出部分，以及巴列维语的宗教著作，特别是《丁·卡尔特》和《扎德斯帕拉姆文集》中所记述的传说，提供了有关琐罗亚斯德的更为详

细的材料[1]。

当然，这些材料并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是几种关于琐罗亚斯德生平的材料的综合，有东部的传统材料、穆护的传统材料和波斯人的传统材料。历史学家在鉴别考证这些传说的时候，如果能把神话传说与史实区别开来，还是能够大体设想当年他在信徒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的。无论如何，这种设想还是鲜明生动的，在千百年之后的现在仍能反映琐罗亚斯德的面貌。它足以完全排除琐罗亚斯德的研究者的疑虑。如果我们不把琐罗亚斯德视为一个历史人物，那么，《阿维斯塔》的有些文字就无法解释。《伽萨》中生气勃勃的论述和语言的成熟洗炼可以肯定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学说绝非一堆毫无根据的观点和看法的拼凑。这点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把琐罗亚斯德视为历史人物首先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他是什么时代的人？他是哪里人？

对这两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透过愚昧和偏见形成的迷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琐罗亚斯德的生活年代，有一种说法：柏拉图的弟子们说他早于柏拉图 6 000 年。这显然不足为据。因为推断如此古老的年代的事通常是不可能的。何况那时是史前时期。这个离奇夸大的年代显然是基于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从柏拉图上溯 6 000 年，已属人类历程中的蛮荒时代，超出了历史学家可考虑的范围。或许希腊神话传说才能提供柏拉图以前 6 000 年的琐罗亚斯德的生平的某些信息。有关琐罗亚斯德生平的诸多传统观点中，有一种说法提到他生活于亚历山大以前 258 年。这里说亚历山大当然是指他统治伊朗时，即公元前 330 年。说琐罗亚斯德早于此时 258 年，就是说那之后他已不在人世。如此说来，公元前 588 年就应该是琐罗亚斯德去世的年份。而他出生的年份则大致应该是公元前 660 年左右。除了这个确切的年代，其他说法都不过是推测。历史学家如果不相信这种说法，那就得到史前时期找答案。但是，我们很难接受他生活在史前时期的说法。伊朗人过去关于神话中的亚

---

① 《丁·卡尔特》是一部巴列维语的全面论述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著作，被誉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百科全书。《扎德斯帕拉姆文集》的内容是从创世纪到琐罗亚斯德生平。

历山大的知识是模糊和有限的，他们甚至把他说成是罗马人。所以，要我们接受以亚历山大的年代为准计算，是值得商榷的。而且258年这个确切的数字显然是以某一历史事件为准推断出来的。认为琐罗亚斯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660年这种说法也无法与柏拉图的弟子们的说法相谐调。说他生活于公元前660年左右，也就是说他生活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切什皮什（公元前675—前640年在位）统治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又怎么可能把他的生活年代说得那么久远，竟然早于自己的时代6 000多年？

在伊朗西部的史料中，不见有关琐罗亚斯德和他的教义的论述。这点表明，米底人和波斯人与东部各部落分离之后，他才出生。亚述铭文中，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已有关于米底人和波斯人的记载。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伊朗西部最早应该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初。这样算来，琐罗亚斯德最早应该在公元前1 000年或略早出生。《伽萨》的文字与印度《吠陀》的文字相近。据此，研究者可以肯定琐罗亚斯德不可能比《吠陀》时代晚。所以，传说中的琐罗亚斯德出生年代并不可信。

关于他的出生地的传统说法也让人难以接受。琐罗亚斯德的语言属于东部语言。但有些人认定它是西部语言。根据现有资料，不能作此判断。《伽萨》中的语言在伊朗东部氏族中长期没有什么变化。显然这就是琐罗亚斯德以前人们所使用的祈祷词和赞歌用语。西部的米底波斯人使用的语言虽然由于与邻近的非雅利安人接触而发生了某些变化，但他们在宗教人士主持的祈祷仪式上仍然使用他们原来的语言。西部宗教人士和颂神歌手听得懂东部产生的琐罗亚斯德教颂神歌曲并且接受和传唱它们。

整部《阿维斯塔》中只字未提米底波斯社会。到了萨珊巴列维语文献中，才说琐罗亚斯德是西部人。但却一会儿说他是雷伊人，一会儿说他是阿塞拜疆人[①]。这种互相矛盾的说法使两者都让人难以相信。

萨珊王朝时，琐罗亚斯德被说成是米底人，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伊朗东部与西部穆护们的统治机构没有密切联系[②]。所以雷伊、阿塞拜疆的穆护们要把

---

① 雷伊是伊朗古城，遗迹在德黑兰以南。

② 所谓西部穆护统治机构是指西部的政权。西部也是由政教合一的统治者，即穆护们所统治的。

他的身世和学说与自己的社会联系起来。

还有一种说法说琐罗亚斯德是锡斯坦人。这可能与隐遁先知苏什扬特将诞生于该地区有关[1]。锡斯坦地区的教徒怀有重振琐罗亚斯德教的愿望,很自然地产生了这种想法。

在半游牧半农耕的伊朗东部社会中,琐罗亚斯德作为一个颂神歌者而闻名。他在《伽萨》中自称是佐塔尔(Zotar),这表明他与米底波斯祭司们一样,属于宗教人士阶层。可能他也与祭司和歌者们一样,为了掌握职业技巧,受过专门训练。他的家族埃斯皮特曼家族(Spitaman)也属于这个阶层。他父亲名普鲁沙斯帕(Porusaspa,意为灰色的马),他母亲名杜格杜赫(Dughdova,意为奶酪制作者),与他本人的名字(赶骆驼的人)一样,他们的名字都带有游牧生活和牲畜业的色彩。他在这半牧半农社会中被称为学者维达姆纳(Vaedamna)、领拜人佐塔尔(Zaotar)和神职人员阿萨尔旺(Athravan)。

他在迷茫中苦苦思索了30年,一朝豁然开朗,沃胡曼(巴赫曼)把他引领到最高天神阿胡拉·马兹达面前[2]。琐罗亚斯德顿悟后,便尊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天神,开始传教。据传,这位年轻的先知和圣歌领唱人在他的故乡,在他熟悉的人中宣传他的新教义。十年过去了,除了他的一位表兄,他几乎没有别的支持者。最后,他狼狈不堪地问自己:我应该奔向何方?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出走外地。40岁时,他在凯古什塔斯帕的领地医治好了国王的良马的麻痹症,从而赢得了国王的好感。古什塔斯帕和他的妻子胡陶萨(Hutaosa)、王子埃斯潘塔(Spentadta)成了他的热情可靠的支持者。除他们之外,古什塔斯帕的大臣贾玛斯帕(Jamaspa)和他的兄弟法尔舒什特拉(Frashoashtra)也帮助琐罗亚斯德。贾玛斯帕兄弟出身胡克瓦(Hvogva)家族。他们从事牲畜业,因之获得了很大的权力。琐罗亚斯德把女儿普鲁切斯塔(Pourocista)嫁给贾玛斯帕。他自己则娶了法尔舒什特拉的女儿赫沃维(Hvovi)为妻。这是他的第三个妻子。

我所以提起这些名字,说到琐罗亚斯德在《伽萨》中谴责他的教义的反对

---

① 在琐罗亚斯德教的传说中,善恶斗争九千年后,琐罗亚斯德的第三个儿子苏什扬特将出生,这标志着善最终战胜了恶,人类进入到永恒光明、幸福的时代。

② 沃胡曼即巴赫曼,是琐罗亚斯德教中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六位助神之一。

者，是想证明他是一个历史人物。那种认为他只是一个神话人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琐罗亚斯德提到反对者，有时直呼其名。如《亚斯纳》中有一处(49:1—2)提到一个班都赫(Bendva)，此人处处与琐罗亚斯德作对。他直言不讳地谴责此人，说他是个撒谎者。从《伽萨》中看，每当琐罗亚斯德宣传教义时，他总是出来反对。琐罗亚斯德请求巴赫曼消灭此人。另一处提到一个名高塔玛(Gaotana)的人，琐罗亚斯德称他为骗子(《法尔瓦尔丁亚什特》19)。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佛祖乔达摩[1]。有些学者因此就认定这部分《阿维斯塔》成书于佛教在伊朗东部传播之时。但是，毫无疑义，佛祖既不与琐罗亚斯德同时，也从未生活在琐罗亚斯德活动的地区。

《伽萨》中所谴责的恶人，一个名为格尔赫玛(Grehma)，另一个名为乌泽克(usig)。他们与反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国王和伪善的支持者联合起来反对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严厉地谴责这些人。有时他用语含混，人们分不清他指的是具体的个人，还是一批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琐罗亚斯德的言论体现出的新的宣言和变革精神与这些人按既有信念所享有的特权相冲突，他们的信念受到琐罗亚斯德的攻击，这就是他们反对他的原因。

阿尔贾斯帕(Arjat-Aspa)和魔鬼的崇拜者对新观念不满[2]。琐罗亚斯德的支持者古什塔斯帕进行反对他们的斗争。他们对新观念和它的创造者持有强烈的敌意。在一系列战斗里，古什塔斯帕的弟弟扎里尔(Zairi，Vairi)和扎里尔的儿子巴斯塔瓦尔(Bastavairi)奋勇战斗。但真正的英雄是埃斯凡迪亚尔(埃斯潘迪亚特，埃斯潘突达特，《亚什特》13:103)。他的英雄事迹后来进入了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为史诗增添了有声有色的一页。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生存了下来，甚至在古什塔斯帕国土以外得到传播，这告诉我们，一定发生了一系列战争，而且这些战争是以琐罗亚斯德的追随者的胜利而告终的。传说琐罗亚斯德活了很长时间，到了老年，77 岁加 40 天时，死于一个土兰人之手。他被他的一个顽固的反对者置于死地，这说明他的

---

① 佛祖释迦牟尼名乔达摩·悉达多。

② 在伊朗神话传说中，阿尔贾斯帕是土兰国王。

教义深刻而且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的追随者把他视为神派天降的先知或全知全能的导师。这点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我们不能把以色列人和闪族人关于先知的概念与雅利安人琐罗亚斯德的生活环境中的概念混为一谈。琐罗亚斯德的威信和他身上的超自然的灵性更与亚洲原始民族和佛教信徒的观念相似，而与闪族和犹太人的先知观念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不能把琐罗亚斯德的生平和言论与佛教徒崇拜佛祖的传统观念混为一谈。有些学者坚持做这样的比较。这显然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

我们注意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至少是早期的国王们，并不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他们的观念或许是琐罗亚斯德以前在伊朗人中流行的观念。如果琐罗亚斯德所倡导的思想没有超越这种观念，那他就只是一个信仰上的首领，而不是一个宗教改革者，或一位天降的先知。如果在他的教义中没有某些新的东西，那么，从他的宣传中就不会产生新的信念，也不会招致凯扬王朝的国王们和伪善的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对了。所以，不能无视琐罗亚斯德在宗教思想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他的创新之一就是宣传崇拜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他认为阿胡拉·马兹达居于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的教义的基础。在古代伊朗人的建立在二元基础上的多神信仰的社会中，这是一个创新。那种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恶元(即万恶之源)的观念实际上在古代伊朗人心目中已经逐渐形成，并且日益强化。在与《吠陀》雅利安人分离之际，一个名为达瓦(提婆)的神已经被伊朗人抛弃，并把一切邪恶事物加到他的身上。很难说二元信仰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基础，或者说是对一神信仰的道德和哲学上的反驳。琐罗亚斯德没有否定在他以前已经存在的二元观念，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最高天神阿胡拉·马兹达不是恶元的创造者。在他的教义里，恶元，即阿赫里曼(安哥拉·迈纽)，像善元(斯潘德·迈纽)一样，也是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的。

认为善与恶的创造者是一体的，这主要是由于在印伊两族共居时期善神与恶神的体系基于同一个观念。按琐罗亚斯德所宣传的观念，阿胡拉·马兹达既是善(斯潘达·迈纽)的创造者，也是恶(安哥拉·迈纽)的创造者。

琐罗亚斯德善恶斗争的二元思想提出了意志选择的可能性，而且引出了末日审判的观念，以此促使世人向善。这些或许是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传播到

其他民族中的因素。

坚持善恶二元观念，说明琐罗亚斯德认为世界末日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看来他还认为这是不远的将来就要发生的事。这点表明琐罗亚斯德像许多思想家、哲学家一样，认为人们的忍耐促成了邪恶事物的发生。而人们忍耐的极限往往超出先知哲人们的想象。

琐罗亚斯德的二元论不仅与一神信仰和阿胡拉·马兹达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相悖，而且还传达出一种根本的道德观念，即个人意志自由。按照他的教义，人有选择善的自由。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发展善的势力，抵制恶的势力。琐罗亚斯德说：明智者走上善的道路，愚昧者走上恶的道路。善恶有报，选择恶的人死后受到惩罚。

琐罗亚斯德传教前伊朗人崇拜的诸神成为天神创造的助手。阿胡拉·马兹达把他们中的一组神称为阿姆沙斯潘丹（神圣的不死者，不死的神）。在他所创造的万神殿堂中，他们是他的助手和儿子。阿姆沙斯潘丹连同天神本身构成了一个体系，即：阿胡拉·马兹达（霍尔莫兹德）、沃胡曼（巴赫曼）、阿沙乌赫什特（奥尔迪贝赫什特）、赫什日维里耶（沙赫里瓦尔）、胡鲁塔特（霍尔达德）、阿尔玛耶提（莫尔达德）①。

这些助神就像从最初光源吸取光芒的一盏盏明灯。阿姆沙斯潘丹一方面代表最高天神的各种品性，一方面体现人性的升华，被人理解为一些抽象概念的代表。

琐罗亚斯德也提到其他的神，如密特拉和阿帕姆·纳帕特。他还提到索鲁什、阿喜、古什和乌隆。但他认为这些神无一不是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的②。

在琐罗亚斯德的教义中，阿胡拉·马兹达不仅是理智之神，而且是理智本身，是特殊的理智。正是由于理智，他与自己的创造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是

---

① 天神阿胡拉·马兹达有六位助神：沃胡曼，代表天神的智慧和善良；阿沙乌赫什特，代表天神的至诚和圣洁，火神；赫什日维里耶，代表天神的力量和威仪，金属神；胡鲁塔特，代表天神的完美健康，江河女神；阿尔玛耶提，代表天神的永恒和不朽，植物女神。作者少列了一个助神，即斯潘达尔玛特，代表天神的谦逊慈爱，土地女神。

② 索鲁什为遵命天使，阿喜为财富幸福女神，古什是牲畜神，乌隆不知为何神。

最高的具有灵性的主宰，不做任何具体的事情，所有的事都委托给阿姆沙斯潘丹，即他的儿子和助手们去完成。

琐罗亚斯德把阿胡拉·马兹达极端神圣化，把他置于超越一切神的地位。这可能是基于社会改革的愿望。从他提及牧民的口气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阶层，与统治者和魔鬼的崇拜者相较，是持同情和爱护的态度的。在当时存在的三组人群之间，虽然没有不可逾越的严格界限，但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琐罗亚斯德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对他来说是力所不及的。他拥戴一个不属于任何一组人群的共同的神，削弱分别属于三个阶层人群的诸神的作用，力图以此巩固万物创造者的地位，把他变为不仅佑护勇士和祭司，而且佑护农牧民的神，通过这种方式阻止三个阶层距离逐渐扩大的趋势。

但是雅利安人过去的神还是有影响力的，特别是武士和祭司，他们还会举行祭祀这些神的仪式。而且各个阶层都仍对他们怀有畏惧和希望。所以，即使琐罗亚斯德想要否定这些神的作用，他也无力做到。

在琐罗亚斯德的言论中还有另一种新意，就是他以一种质朴而简洁的语言与天神交谈。他的颂词所传达出的话语的表现力，使人们从中感受到类似佛教僧人祷告词一样的神秘色彩，但当然不能据此就把他视为佛僧一样的人物。

统治者和祭司们反对他的教义，这说明他们不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领拜者，他们在琐罗亚斯德的言论里发现了否定他们保留在记忆中并执行的一切的倾向。

琐罗亚斯德的创新是否包括反对麻醉性饮料胡摩汁和宰牛献祭呢？《阿维斯塔》里已有赞扬牛神的话，也提到宰牲献祭。这两件事在古代拜神社会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可以想象，嗜饮具有麻醉作用的胡摩汁和宰牲血祭在凯扬社会中已根深蒂固。虽然琐罗亚斯德在《伽萨》中对此表示厌恶，但它们的继续执行是势不可挡的。

举行盛大的仪式、宰杀耕牛和狂饮胡摩汁，这些对富裕阶层自然没有什么害处，但却使农牧民更加贫困，因此琐罗亚斯德才加以反对。饕餮狂饮在伊朗维杰时的伊朗人中已成风气。但这在琐罗亚斯德看来是不应提倡的。教民众饕餮狂饮在传说中甚至成为贾姆希德的一条罪状。贫困阶层因这种风气而丧

失了生产手段。

琐罗亚斯德对密特拉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和好感。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教义是反对胡摩汁和血祭的，而且，按照他的观点，任何神都不能与阿胡拉·马兹达相比。后来，在《阿维斯塔》里和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中重又赞扬密特拉，甚至重又赞扬饮胡摩汁和宰牲血祭，这表明他的革新又逐渐被凯扬社会的传统势力所战胜。

因此，琐罗亚斯德所说的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的古代的神在《亚什特》抑扬顿挫的颂词中重又作为大神被赞颂，有时甚至与阿胡拉·马兹达并列。琐罗亚斯德坚持独尊阿胡拉·马兹达。他把阿胡拉·马兹达置于统治者和魔鬼的崇拜者膜拜的诸魔之上，激怒了凯扬社会的全部特权阶层和凯扬家族的统治者及魔鬼的崇拜者。他们是当时半农半牧社会的宗教首领，同时也是有影响的土地占有者。他们认为琐罗亚斯德的言论是对当时社会传统的否定。琐罗亚斯德在具有广泛影响的激情澎湃的颂神曲中称他们为骗子。这种批判激起了他们对他和他的支持者古什塔斯帕的抗议。琐罗亚斯德对他们的统治地位提出质疑。虽然他也曾赞扬佑助凯扬家族统治者的灵光，但却认为在他的时代，凯扬家族的统治是非正义的。他认为应当谴责和反对压迫百姓的暴政。甚至对神话传说中的国王如贾姆希德和阿夫拉西亚伯，他也指出他们犯有错误或罪行，不配统治百姓。他的这些观点一方面引起强大的凯扬家族的不满和愤怒，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任何怀疑他不是历史人物的看法。

琐罗亚斯德教义中的创新在于他对阿胡拉·马兹达的激情澎湃的赞颂。他把阿胡拉·马兹达称颂为光明与黑暗和天与地的创造者；同时又没有完全否定二元思想，而是把它与世人的意志联系起来。

琐罗亚斯德把古代雅利安人的诸神从万能之神的宝座上拖下来，在新的诸神体系中，把他们置于阿胡拉·马兹达助手的地位。

他之所以限制原来的多神的权威而独尊一神，是否有这样的用意：即他想使当时各地较弱的统治势力重新达到统一，弥合凯卡乌斯和凯霍斯鲁时造成的各地统治者的分歧？

实际上琐罗亚斯德教义中这种从多神趋向一神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为居鲁士统一伊朗东西部奠定了基础。他独尊阿胡拉·马兹达为善的世界的伟大

的创世主，从而把凯扬社会的一切大小神明都称为阿姆沙斯潘丹，使他们匍匐于阿胡拉·马兹达的神威之下。那些未被吸纳的神则被归于魔鬼之列，称为安哥拉·迈纽。安哥拉·迈纽不能与阿胡拉·马兹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否则正义就变得毫无意义。与安哥拉·迈纽相对立，有善元斯潘达·迈纽。善元和恶元都是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这样就可以说明宇宙中存在着一神主宰下的道德上的二元，人在道德上就有选择善恶的自由。

末日审判的信念是确立正义的最终保障。琐罗亚斯德创立新说时并没有把雅利安传统的观念和神话因素完全抛弃。在他的教义中，有许多东西与米底波斯的信念相合。他的信徒和米底波斯古代信仰的信徒一样，都称为马兹达信徒。这说明他们都信仰阿胡拉·马兹达。这种信仰甚至在琐罗亚斯德以前已经存在。琐罗亚斯德的这一信念反映在《伽萨》和口头传说里，它在古什塔斯帕的治地巴赫塔尔（巴尔赫）受到欢迎。虽然有一些统治者，如阿尔贾斯帕，表示反对，但未能阻止它的传播。这至少证明这一信念不可能与雅利安族的传统习俗仪礼完全符合。因此，在琐罗亚斯德之后，当他的传教所引起的激情冷却之后，那些不再饮胡摩汁、不再大肆饕餮和举行血祭的信徒开始无视禁忌，逐渐复活了以前的仪礼和观念。他们虽然还自称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但却一点一点地把以前的观念和祭祀形式恢复起来。当琐罗亚斯德还在世的时候，统治者和魔鬼的崇拜者就力图维护传统风习，这时又按过去的形式拜祭起雅利安传统的诸神了。而这些神在古什塔斯帕的治地曾一度丧失独立的神性。

琐罗亚斯德的《伽萨》一度在高原西部，即雷伊和阿塞拜疆的祭司中流行传唱，这时又与以前的颂神歌曲一并在拜神仪式上被吟唱。几百年后，当米底波斯的祭司们搜集编纂拜神颂歌时，琐罗亚斯德以前的歌曲，即与《伽萨》思想相悖的歌曲与《伽萨》混在一起。这部分颂歌语言较新，与《伽萨》比较，被称为《阿维斯塔》的后出部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琐罗亚斯德以前的时代。《阿维斯塔》中出现这种教义上的反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伊朗东部已经处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之下。其结果是凯扬世界里互相支持的宗教与王权彼此分离。阿契美尼德的统治者们对琐罗亚斯德教徒传播新教义的激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汇编颂词和歌曲的集子里，雅利安族古代颂歌与琐罗亚斯德教的颂歌混在一起。祭司们仍然是各种仪式的主持者。通过他们的运作，伊

朗人的信仰出现了东西部融合的趋势。

当然，在琐罗亚斯德去世后，古代伊朗维杰时的神重又进入他的信徒的观念中，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适应《伽萨》精神的变化。比如密特拉，虽然又进入《阿维斯塔》，但已不像在伊朗维杰时期那样，是一位承受血祭的神。胡摩汁已不再是琐罗亚斯德所鄙视的麻醉物，而成为神圣的健体强身、有助孕育的饮料。

统治者和魔鬼崇拜者所肯定的仪礼和信念重又进入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百姓早已熟悉它们，要推行琐罗亚斯德所提倡的理念并不是容易的事。

这些重又恢复的礼仪和信念也被西部祭司们所接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在琐罗亚斯德去世后仍然保持在他信徒的记忆里，要阻止原来的观念和仪礼进入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琐罗亚斯德之后的《阿维斯塔》成了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与以前观念和仪礼的混合体。甚至一些已为西部祭司接受的土著民族和邻近民族的观念也进入到《阿维斯塔》之中。《阿维斯塔》经过许多世代口口相传，具有各种背景的内容交织混合到一起，其中互相抵触之处逐渐被祭司们磨合至不易察觉出来，最终成为琐罗亚斯德教与非琐罗亚斯德观念的混合体。

此外，由于伊朗东部落入波斯人之手，整个琐罗亚斯德世界都进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图。东部由国王和魔鬼崇拜者代代相传的分散的小朝廷悉数被推翻。在波斯人统一的帝国内，伊朗各部族的宗教仪礼和仪式，按照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雷伊和阿塞拜疆的惯例，统一由穆护主持。伊朗东西部接触促使琐罗亚斯德教观念与非琐罗亚斯德教观念结合。穆护逐渐成为琐罗亚斯德教信念的继承人。他们甚至把琐罗亚斯德本人与他们自己的部族联系到一起。

在琐罗亚斯德和古什塔斯帕以后的年代，伊朗东部与米底人统治的地域发生了联系，最终成为波斯人统治的地区。东部人认为他们的统治者得到上天佑助。他们把这种佑助称为灵光，也就是天赐的佑助凯扬王朝国王的灵光。但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既不把“凯”这个称号加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不认为阿胡拉·马兹达的佑助是他们获得统治权的保证。这表明“凯”这个称号是伊朗东部各地统治者，亦即宗教领袖们的专有称号。

13. 琐罗亚斯德和他在高原西部的信徒

其实，当波斯人征服东部时，凯扬王朝时期的传说故事和凯扬灵光神话就是在东部也已经没有原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了。所以，波斯族征服者已经无需通过恢复那些神话故事和利用被征服者的称号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会利用被征服者的称号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琐罗亚斯德和古什塔斯帕时代结束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伊朗东部，其间应该经过了许多世纪。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伊朗维杰的雅利安人从咸海沿岸和粟特费尔干纳逐渐进入高原，在巴赫塔尔（巴尔赫）、玛尔吉亚纳（木鹿）、哈里维（赫拉特）、达尔纳吉亚纳（疾陵、锡斯坦）夺取土著人的乡村和居民点。

在伊朗民族的传说中，古什塔斯帕以后，凯扬王朝诸王与阿契美尼德王朝诸王就被联系起来。传说中，达拉布相当于大流士二世。达拉相当于大流士三世[①]。这表明，只是到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很久以后，伊朗东西部神话才被人为地联结起来。而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人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了解只不过是知道几个国王的名字。

琐罗亚斯德开始传教后，虽然古什塔斯帕战胜了对手，使他的教义得以流传，但伊朗东部神话并未全部琐罗亚斯德化。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传播到整个凯扬天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阿契美尼德国王们对琐罗亚斯德教淡然处之的态度没有为其信徒传教的狂热提供客观上有利的条件，但也排除了传教的障碍。琐罗亚斯德教逐渐从赫拉特和巴赫塔尔传播到锡斯坦、古尔冈，甚至雷伊。历史学家并不了解这一渐进传播的细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直到阿

---

① 在伊朗东部神话中，达拉是被亚历山大击败的亡国之君，达拉布是达拉的父亲。达拉相当于历史上的大流士三世。

契美尼德王朝末期，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人数仍然不多，不足以把波斯人统治的地域和社会涂上一层琐罗亚斯德教的色彩。琐罗亚斯德教可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穆护们中间传播。

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一说在中期）采用了东方历法（阿维斯塔历），但这并不一定是琐罗亚斯德教影响的结果，可能更多地是由于这一历法含有琐罗亚斯德以前的神的名字。这种历法的流行只是一个国家的地区历法通行全国而已。这表明阿契美尼德的国王们为寻求波斯帝国的统一，在宗教上采取宽容的态度。

琐罗亚斯德传教之际，凯扬王朝还在与土兰人进行持续的斗争。东部各部族早于西部部族获得物质文明成果。他们更早建起城市和乡村，或从土著人手中夺取这些。可能由于雅利安人城市之间存在纷争，地方统治者之间存在矛盾，所以，在波斯人袭来时，他们丝毫无力抵御，只好俯首称臣。

大流士的铭文里把东部称为帝国重要的开明地区。这表明，东部在融入阿契美尼德版图之前已经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发展了相当程度的文明。大流士铭文中的东部城市的名称与《阿维斯塔》中的《万迪达德》里的名称大体相符。这表明，《万迪达德》中提到的东部城市，以及靠西部的一些城市，是逐渐进入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影响之下的。

如果说琐罗亚斯德是在公元前 1 000 年前后在伊朗东部半农半牧的社会环境中，在政教合一的凯扬王朝国王的统治区内生活的话，那么，他所处的社会中的人经过三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凯扬王朝末期，足以在高原内部站稳脚跟，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把乡村生活形态变为城市生活形态。被入侵者征服的土著人，如果没有被杀或被迫流亡，也都变成了征服者的奴隶，顺从地受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雅利安人剥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从现有的资料看，还不能确定地说这一时期伊朗存在着奴隶制。但是，从雅利安人进入和占领及高原存在着土著人奴隶这点来看，不难设想，在当时的伊朗社会中是有奴隶活动的。毫无疑问，琐罗亚斯德后三个世纪，即公元前 7 世纪初，若干东部雅利安城市已经发展起来了。

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 722—前 708 年在位）是雅利安人。按他的说法，远方的米底人在阿里比（阿里维、赫拉特）生活过。这表明，在这一时期，米底人在赫拉特拥有统治权。甚至在此前的几百年，已有青金石从巴赫塔尔的巴答赫尚运往伊朗西部以及叙利亚、埃及。这表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商业已经逐渐

繁荣起来。

许多材料表明，在伊朗西部出现政权之际，东部城市在农业和贸易上已经显示出其重要性。东部时常受到东北方向的土兰人的抢掠和破坏。这时这种活动已经蔓延到西部。塞族人曾进攻米底。但是这并未阻碍东部城市的发展。可能正是东部城市的发展招致塞族人入侵高原内部。

城市发展使物质生产超过了必需的数额，阶级差距逐渐拉大。这为富人奴隶主剥削牧民和雇工提供了可能性。在花剌子模、木鹿和布哈拉发现的古代地下灌溉沟渠表明这一地区农业发达，也表现了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牲畜业的发展。在阿姆河、泽拉夫尚河、莫尔卡博河和哈里鲁德河两岸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城市和商路密集的路段，直到波斯帝国时期，对伊朗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阿维斯塔》中的一段文字(《亚斯纳》12:13)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凯扬时代的社会道德理想。当然，这里指的是琐罗亚斯德时代的社会道德理想，但至少也应包括他以前的凯扬时期关于理想社会的总的要求。这种宣示强调尊重自由，包括行动自由和居住自由。这点是意味深长的。同时它还强调应与虚伪的人断绝关系，不要损害农田(《亚斯纳》12:2—5)。这些内容表达了当时的道德价值。新的信念在人们心目中激起一种向往，可能终有一天，人们会放下武器，停止战争(《亚斯纳》12:9)。这种向往反映了辛勤的农夫和牧人对和平的渴望。琐罗亚斯德教信徒顺应高原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他们热爱生活、向往和平的天性给生活添加了乐观色彩。

在琐罗亚斯德的言论中(《亚斯纳》8:6—8)所体现的对真的不倦的追求和对伪的弃绝与大流士铭文中所说的保护国家不陷于伪诈的要求极为相似。这表现了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与其他伊朗人的理想在道德修养上的某种联系。《阿维斯塔》(《亚斯纳》16, 17)中的祈祷词里说："我赞扬这些河流、这些土地、这些作物。我赞扬这些地方，这些乡村、牧场、家园，以及水源。赞扬这些乡村的主人，赞扬阿胡拉·马兹达。"这些与大流士的铭文中对阿胡拉·马兹达的赞扬如出一辙。大流士称阿胡拉·马兹达是天神，"神创造了大地，神创造了天空。神为民众创造了欢乐"。这两段不同语言的赞语表现了一种从东部到西部对人世生活的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欢乐情绪。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催生了米底波斯雅利安政权，使东方世界，即西亚各民族的关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二章　远方的地平线

1. 高原西部的雅利安人

伊朗维杰的迁徙者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叶在高原西部建立了伊朗雅利安帝国。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正是东方世界期望年轻的新生力量之时。

埃及、巴比伦、埃兰和亚述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充满痛苦、动乱的历史已经使东方世界精疲力尽,老朽不堪。这支新生力量进入这一地区时,赫梯早已完全衰落。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已经被希腊人摧毁。巴比伦和埃兰已风光不再。乌拉尔图被亚述人逼到绝境。亚述人随后也迅速陷入道德崩溃。东方和近东都期盼着新生力量出现。这支新生力量就是伊朗雅利安人——米底人和波斯人。

这一时期,两河流域文明、小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已经发展到城市繁荣可能达到的顶峰。从里海和咸海之间来到高原西部的伊朗维杰迁徙者还基本上过着原始游牧生活。在迁徙者前进的过程中,高原西部、小亚细亚、高加索和两河流域发达的文明,对他们了解城市生活而言,不啻是一座富有教益的学校。

雅利安人进入高原西部时,乌拉尔图在阿拉斯河谷地带和凡湖地区有相当大的势力。在两河流域和扎格罗斯山以西,亚述保有其传统的强大实力。高原南部是埃兰人的势力范围,埃兰人具有很高的文明程度。

上述这些民族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为一支新力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最终把雅利安族迁徙者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迁徙者的文明和文化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在他们与上述民族斗争冲突以及上述民族彼此冲突的过程中,展示了自己的力量。

这一时期,整个近东的历史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战争。

2. 亚述王国

亚述的国土并不富饶。扎格罗斯贫瘠的山地造就了这一骁勇善战的民族。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随着巴比伦的衰落，赫梯灭亡，亚述成了两河流域北部的强大政权。阿舒尔纳希尔帕尔二世(公元前884—前859年在位)统治下的亚述成为了一个世界性强国。在北方，亚述国土扩大到叙利亚和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向阿舒尔纳希尔帕尔交纳贡赋，使他不致影响和破坏他们的贸易活动。在东方，他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扎格罗斯山以东，控制了西亚商路。阿舒尔纳希尔帕尔之子沙拉姆纳希尔三世(公元前859—前824年在位)破坏了叙利亚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联盟。这个联盟是由于亚述力量急剧增强而形成的。破坏了这一联盟，亚述人得以在地中海擦洗自己的刀枪。

沙拉姆纳希尔三世的继承人沙姆斯阿达德五世(公元前824—前810年在位)虽也征讨过巴比伦和扎格罗斯山东坡，但他的出名更多地是由于他的皇后萨姆拉玛特(Sammur-amat)①。关于她有不少传说。她名声显赫，威震四方。希腊和小亚细亚居民把她当作神话中人崇拜，她头上笼罩着神圣的光环。

这一时期的亚述历史充满征伐和血战。提克兰特皮尔萨姆三世(公元前745—前727年在位)于公元前732年占领大马士革，巩固了亚述在地中海沿岸的立脚点。数年以后，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前705年在位)又极大地发展了亚述的国力。他把犹太人的精英从萨尔米耶迁徙到亚述，并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至伊朗高原，安排他们生活在米底城市。当时米底向亚述纳贡。萨尔贡的儿子萨纳哈里帕(公元前705—前681年在位)迫使埃及放弃干预叙利亚政务的念头，扫荡阴谋反对亚述的犹太王国和巴比伦。他把亚述都城尼尼微变为对西亚各国说一不二的宗主国之都。后来的先知纳胡姆称尼尼微为

---

① 萨姆拉玛特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后为摄政王。

“血腥的城市”，“充满谎言和盗贼”，“到处都是奔驰的座车”和“横冲直撞的战车”[①]。阿萨尔胡东(公元前681—前669年在位)甚至向下埃及进军。他的继承人阿舒尔巴尼帕尔(公元前669—前626年在位)通过两次进袭，占领了上埃及。亚述版图一边达到埃及、叙利亚，另一边达到里海和伊朗的盐沼地。

这时亚述的国力达到了它的顶峰，它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妄想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其内部，强者剥削弱者。在其征服的地域内，到处可见的是抢掠财富、大肆杀戮、严刑拷打、削鼻割耳、流放被征服民族的人、摧毁城市及其建筑。这一切都是这个政权得势后自然的结果。亚述国王们留下的描绘这些暴行的画板和铭文为后世提供了生动的记录。这些富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表明这些国王的作为乃是人性之恶的体现。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帕尔在攻克埃兰旧都苏撒后，竟在埃兰境内的沃土和大城遍洒硝石粉和带刺灌木。此人以极其骄傲的口吻对自己崇拜的神吹嘘说，他在所有被他征服的国土上消灭了一切人畜欢乐的声音。就是这个人，据一处铭文记载，当他在晚年被疾病和家事困扰时，痛苦而无奈地说：我对神和人，对生者和死者都一样行善。为什么疾病和呻吟、无奈与不幸总是伴随着我？我是一个在一生中对一切都无所畏惧的人，如今我好像无法平息国内的纷争和家庭中的争吵。

这是一个可悲的独夫的哀鸣。他在亚述境外杀戮抢掠，在国内残酷地迫害、折磨百姓，居然还妄想得到亚述神明的赞赏。尼尼微的命运和阿舒尔巴尼帕尔所依靠的亚述的神力并没有持续多久。他死后仅14年，米底国王胡赫什塔列起而反抗，在巴比伦国王纳布普尔萨尔的协助下，推翻了亚述残酷的统治(公元前612年)。

3. 埃兰和乌拉尔图

亚述灭亡前数年，埃兰在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帕尔的进攻和疯狂掠夺中

① 纳胡姆为犹太古代先知。

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在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扎格罗斯山区附近之际，埃兰正在与亚述进行拼死血战。埃兰的疆域从位于卡尔赫河上游的马达卡图城到巴赫提亚尔地区的伊扎治，从哈伊达鲁到拉梅赫尔马兹和布什尔①。

许多世纪以前埃兰人就通过楔形文字吸收了苏美尔文明。《旧约》里记载，它的一个古代国王卡杜尔拉欧玛尔甚至把国界扩展到了巴勒斯坦。后巴比伦人战胜埃兰，埃兰一度濒临灭亡。但在公元前 9—前 7 世纪，亚述崛起，埃兰又得到复兴的机会。这次它面对的对手是强大的亚述。亚述于公元前 636 年击败埃兰。埃兰首都苏撒落入雅利安迁徙者波斯人手中。

米底人和波斯人称埃兰人为胡泽人。埃兰人可能与亚洲或高加索地区的一些民族如古提人、卢卢比人和加喜特人有密切关系②。埃兰文明早在公元前 2 000 年以前就已有相当发展。可能人类第一架制陶机和第一辆带轮的车都是在埃兰制造的。度过漫长的古代岁月以后，埃兰复兴时期的全部历史都可以概括为与亚述斗争的历史。埃兰的复兴无疑也借助了米底人、波斯人进入这一地区给各民族带来的压力。埃兰与巴比伦地方统治者结盟对其复兴有所助益，因为巴比伦地方统治者同样受到亚述侵略者的压迫，特别是受到萨尔贡二世的挤压。萨纳哈里帕也像其父萨尔贡一样，在埃兰实行暴力统治。埃兰人杀死了不抵抗的国王凯杜尔纳宏迪(公元前 692 年)。在亚述国王阿萨尔胡东当政时，埃兰出击两河流域(公元前 674 年)，但随即与亚述人握手言和。在阿舒尔巴尼帕尔时，埃兰人利用他陷于埃及的机会又一次入侵两河流域。后埃兰皇家内讧又给阿舒尔巴尼帕尔提供了与埃兰开战的契机。战争甫一开始，埃兰国王便阵亡了。埃兰的失败在亚述人中引起欢乐的狂潮。很快，埃兰内讧和外国干预使得它濒于解体。阿舒尔巴尼帕尔又找到向埃兰进军的借口。这次他完全把埃兰荡平了。苏撒被抢。这样，在扎格罗斯山地区除了乌拉尔图已经没有令亚述人担心的敌对势力。

但是，此时在亚述人与乌拉尔图中间已有雅利安人的势力出现，如吉美尔

---

① 伊扎治位于法尔斯伊斯法罕和胡泽斯坦的中间地带。哈伊达鲁即今伊朗之霍拉姆阿巴德，拉梅赫尔马兹即今哈瓦士。

② 古提人是扎格罗斯山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卢卢比人也是一个古代民族，公元前三千年占据扎格罗斯山以北、哈马丹以西地区。

人和塞族人的势力，所以乌拉尔图已经不是亚述人的主要威胁[①]。乌拉尔图国王(公元前 645—前 620 年在位)向亚述示好。因为在乌拉尔图和亚述面前已经出现了新对手，即雅利安塞族人。

乌拉尔图政权(或称乌拉拉特政权)于公元前 1 000 年初出现在凡湖和亚美尼亚一带。实际上这里是亚述的一个地区，亚述人称之为纳赫里亚(Nahria)。那里曾经由许多国王统治，后终于统一。乌拉尔图政权是霍里(Hurrites)人的后代建立的。他们把自己的土地称为比亚尼里(Bianili)。他们操高加索地方方言，从事牲畜业、农业，特别是林业和丰富的矿藏是他们文明的支柱。

乌拉尔图文明反映在一些文书和建筑上。它与亚述文明有关，受亚述文明影响。但是他们的信仰和观念既不是亚述人的，也不是雅利安人的。他们崇拜多神，其大神名为哈列迪(Khaldi)。历史学家有时也以神名代其族名，说他们是哈列迪人。他们除了拜哈列迪，还拜另外两个神。这三个神构成以哈列迪为首的三元神。另外两个神是台切巴(Tescheba)，风暴雷雨之神。还有一个是阿尔迪尼(Ardini)，太阳神。此外，他们还拜一些神，如莫什塔神(马兹达?)，这位似乎是伊朗人的神，在马西萨尔建有其神庙[②]。萨尔贡进军时把该庙摧毁了。马西萨尔位于乌鲁米耶湖西北角。此城在乌拉尔图与亚述的战争中是边界重镇。此外还有图什帕(Tushpa)，是乌拉尔图的都城。此城在凡湖岸边。在此城成为首都前，乌拉尔图的都城是位于阿拉斯谷地的阿尔扎什昆(Arzashkun)。

乌拉尔图最初几位国王统治的时期正值亚述国王阿舒尔纳希尔帕尔二世当政时(公元前 884—前 859 年)。他们深受这位亚述国王的残暴和摧毁性的进攻之害。

沙拉姆纳希尔三世也几番进攻乌拉尔图。他在公元前 859、前 856 和前 844 年出兵进攻乌拉尔图，讨伐国王阿拉梅(Arame)，摧毁了位于阿拉斯河谷的乌拉尔图都城阿尔扎什昆。沙拉姆纳希尔以后的亚述国王们多次侵犯乌拉尔图。但是，他们的进攻不仅没有削弱乌拉尔图，反面促使它内部团结，实力

---

① 吉美尔是欧洲东南部的古称，即卡尔帕特山与顿河之间的地区，吉美尔人居于该地。公元前 750 至前 700 年，塞族人入侵，把吉美尔人赶出这一地区。后吉美尔人居于乌拉尔图和亚述之间。

② 马西萨尔是小亚细亚古城。

增强，一致对敌。乌拉尔图势力增强引起了亚述人的担忧。他们不想遭受乌拉尔图人的攻击。所以，亚述人进攻乌拉尔图的目的除了掠夺财产，还在于防止乌拉尔图人的进攻。

在阿舒尔纳希尔帕尔国王之后，亚述历届国王都被迫在边境四周布置重兵，防备乌拉尔图人进袭。在沙拉姆纳希尔四世时，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基台斯(Argiytes)的实力已经足以威胁亚述。他攻下乌鲁米耶湖西岸，进而夺取了湖东岸的玛纳族的部分土地。但是，在对付已经进入这一地区的英勇善战的米底人和波斯人方面，乌拉尔图人也像玛纳和亚述人一样无能为力。这种形势更助长了米底人和波斯人追求立国的倾向。

提克兰特皮尔萨姆三世在公元前744和前737年得到抑制乌拉尔图势力扩张的机会。他在玛纳人的领地与米底人发生冲突，一直把米底人追赶到里海和达玛温德山附近。在萨尔贡二世时，乌拉尔图国王乌尔萨征服了邻近地区的首领们，挑拨玛纳人和米底人反对亚述，给亚述制造了不少困难。米底人首领迪亚库(迪夫卡斯)参与了冲突。他与乌拉尔图结盟反对亚述，被亚述流放到叙利亚境内的赫玛特。乌拉尔图国王乌尔萨又与小亚细亚国王密塔(Mita)结盟，给亚述的萨尔贡造了许多麻烦。这个密塔似乎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密达斯(Midas)。他手触一物，此物即变为黄金。他的故事让人联想到卡隆①。

密塔把势力发展到小亚细亚东部。他与乌拉尔图和一切反对亚述的势力合作，与亚述为敌。他们的联合给萨尔贡带来了麻烦，但最终失败了。叙利亚的反对者对亚述俯首称臣(公元前717年)，密塔被迫后撤，乌尔萨被击溃(公元前714年)，失望自杀。

但亚述并未因此获益。乌拉尔图人和弗里基亚人的失败为吉美尔人和塞族人进入亚述打开了通道②。

与亚述为邻的雅利安部落的力量扩展到玛纳甚至埃兰边界。他们在密塔的国土上大肆抢掠(公元前696年)。不久之后，他们又把密塔的土地送给乌拉尔图。

---

① 卡隆是神话传说中的一个犹太人，极其富有和吝啬。

② 弗里基亚是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古国。

最终(公元前600年),这片土地连同乌拉尔图一并归入新出现的米底王朝。

公元前1 000年初,这里的动乱纷争一方面是乌拉尔图与亚述之争,另一方面是亚述与埃兰之争。伊朗高原西部是各种互相敌对的势力不断较量的舞台。其中有土著民族,也有迁徙者,有雅利安人,也有非雅利安人。各种势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历史上相互敌对的势力集团的削弱和衰落为新兴力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许多世纪,早至公元前3 000到前2 000年,在扎格罗斯山一带,对两河流域和埃兰文明构成威胁的民族有卢卢比人、古提人。还有一个国家名斯玛什(Simash),早在公元前3 000年就已经出现在现伊斯法罕和巴赫提亚尔地区。此外,加喜特人于公元前3 000到前2 000年之间在这一地区也具有相当的名声和力量。他们曾一度在两河流域作为外来政权进行统治,从而为伊朗高原西部文明涂上了一层两河流域文明、高加索文明和小亚细亚文明的色彩。对公元前1 000年从高加索和高原东部涌入的大批雅利安迁徙者的浪潮,扎格罗斯山地区的文明无力抗拒。甚至亚述和巴比伦也被这股迁徙者的浪潮所淹没,他们的实力被米底人和波斯人瓜分。

4. 雅利安人到来之际的高原文明

伊朗人进入高原西部之际,扎格罗斯山地区还散落着一些地方小朝廷。它们或独立或半独立。小朝廷的出现是互相敌对的大国如亚述和埃兰实力削弱的结果。在这动乱的年代,只有扫除这些小朝廷,才能为新来的雅利安政权创造统一的社会环境。这些地方政权包括阿里帕、赫尔赫尔和纳马里。还有扎格罗斯山区的高加索人与雅利安人的联盟,以及玛纳人各部的联盟。在与上述各种势力频繁战斗的过程中,米底和波斯的各部族在这一地区逐渐站稳了脚跟。

上述民族中,阿里帕人占据着克尔曼沙的马希达什特地区。他们约于公元前900年逐渐把势力伸延到哈马丹和内哈温德,在另一方向上,其力量扩张

到了埃兰。赫尔赫尔人很可能居于萨纳达治或马里旺地区。在沙拉姆纳希尔三世时，赫尔赫尔是亚述属国。到萨尔贡二世时，为平息其首领的叛乱，萨尔贡不得不出兵平叛，他把赫尔赫尔人的国家彻底摧毁。重建后，他们把此地命名为卡尔什鲁金。纳马里位于迪亚勒河谷地区，其地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祖尔城[①]。加喜特人、古提人和鲁鲁比人的遗族也在这一地区居住。

在亚述文献中还提到其国内的一个少数部族，即扎姆阿人（Zamua）。阿里帕与埃兰毗邻，控制阿里帕对亚述十分重要。所以，阿里帕与埃兰和巴比伦结盟颇使萨纳哈里帕国王担忧。从阿萨尔胡东到阿舒尔巴尼帕尔在庙宇的祈祷词中可以看出，他们十分重视亚述力量在该地区的发展壮大。阿里帕有一个国王名阿斯帕巴拉（Aspabara）。很明显，他是个伊朗人[②]。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雅利安人在阿里帕人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有可能是阿里帕首领与这一地区的伊朗人首领联姻，他们的母亲是伊朗人的后人，所以起了伊朗人的名字。这个阿斯帕巴拉与他父亲塔尔塔（Tarta）一样，对萨尔贡表示臣服。在他当政之初，他兄弟尼比（Nibe）造反反对他。尼比是受到埃兰的挑拨才起而反对阿斯帕巴拉的。尼比也得到亚述的支持。不久之后，阿斯帕巴拉在萨纳哈里帕时起兵反对亚述。亚述也出兵抵抗。

除去高原内已经衰落的土著居民政权的残余势力，在公元前 1 000 年左右，出现了一股迁徙民族和本地民族的混合力量，即高加索人和雅利安人的混合队伍。这就是位于乌鲁米耶湖（现名雷扎耶湖）附近的玛纳人政权。玛纳人的地盘从乌鲁米耶东南到里海以南，包括莫拉盖、布康和萨伯兹一带。玛纳人与乌拉尔图人和亚述人都结盟，一方面成为他们中间的平衡力量，另一方面又成为他们互相斗争的口实。

除去属于埃兰领地的高原西南部，其他地区很久以前也都具有发展农业和城市生活的条件。在这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灌溉渠道。这是雅利安人在此地生活过的证明。这里也保有雅利安人到来前的痕迹。不同的灌溉渠道是不同时期文明的体现，同时也展现了族群生活从乡村生活为主过渡到

---

① 迪亚勒河流经哈马丹至克尔曼沙之间，经两伊边界，流入底格里斯河。祖尔城在今伊拉克摩苏尔市东南。

② 阿斯帕巴拉明显是一个伊朗人的名字。波斯语阿斯帕意为马。

城市生活为主的历程。

在卡善附近的锡尔克山丘和内哈温德附近的基扬山丘都发现了比雅利安文明更古的文明的遗迹。在乌鲁米耶湖以东的古伊山丘的古墓中,发现了公元前 2 000 年末期的北方人的头骨。在乌鲁米耶湖以西萨尔杜兹的哈散鲁山上,发现了公元前 1 000 年初的玛纳人的碉堡的遗迹,也发现了亚述人与乌拉尔图人战斗的遗迹。此外,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一只金碗、三具武士的遗骸和一架烧毁的手风琴。这表明在这一地区曾发生过不同种族间的连绵不绝的战争。这应该是公元前 1 000 年初的事,或者是稍晚在公元前 810 至前 790 年间的事。在腊什特西北马尔利克山区发现了几座古墓,可能是雅利安人进入扎格罗斯山区时的墓葬,也可能略早于此时。在阿玛尔什(属吉朗省)和迪尔曼也有古迹遗存。这些古迹可能也与上述战争有关。虽然要判断这些古迹的主人尚有困难,但这种遗存表明,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当地已有文明存在。其特点是原始技艺和城市技艺的结合。这显示了原始文明的延续性。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些陶器和速写文字的细致精美程度堪与当代艺术家的名作媲美。

在雅利安人进入伊朗西部时,高原内部,在阿塞拜疆的古伊高地、喀兹文的霍尔温、达玛冈的赫萨尔高地和埃斯塔尔阿巴德的居民中已经表现出某种崇尚豪华和追求美的倾向。亚述和两河流域文明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地区的文明,特别是乌鲁米耶湖和里海之间与玛纳有关的文明,即以萨格兹和泽维耶宝库而闻名的文明遗迹,是高原内部文明和邻近地区文明相互融合的体现。玛纳境内的这种文明受到塞族人和吉美尔人的影响。

玛纳在乌鲁米耶湖东南方的国土在公元前 1 000 年初成为伊朗迁徙者进入高原西部的第一个据点。这是不是就是伊尔米亚在其书中提到的那个玛尼国呢[①]? 在那本书里,作者把玛尼国与乌拉尔图相提并论,认为它也是一支反亚述的力量。尽管现在还难于作出确定的回答,但除了发音相近之外,还有其他迹象使历史学家倾向于作出肯定的回答。

总之,玛纳是一个由若干民族和一些城市联合组成的政治体,位于乌鲁米耶湖和里海间,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被少数人统治。虽然其中各民族的文明

① 伊尔米亚是犹太国王犹什亚(公元前 659—前 641 年在位)时的先知哲人。

程度不同，但总的看来，它的文明既有当地因素，也受到邻近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哈散鲁丘陵发现的几副战士的遗骨还怀抱着金杯，从中可以看到某些伊朗色彩。这是玛纳综合文明的证据。在萨格兹附近的扎维发现的大量宝贵文物表明，这一政权的首领们财富丰盈，崇尚豪华。这一地区土地肥沃，牧场广阔，是饲养马匹和牲畜的理想场地。亚述国王们正是看中了这点，才对它怀有觊觎之心的。

除了米底人和波斯人，塞族人也来到此地。他们与埃兰人和闪族人汇聚到一起。埃兰人和闪族人是迫于亚述的压力才移居这一地区的。玛纳的一些氏族崇拜一位名叫巴格马什塔(巴格达?)的神。此外，有一个玛纳首领在战斗中被亚述人俘虏，萨尔贡把他活活烧死，这位首领名叫巴格达提[①]。在亚述文献中还有一些带有伊朗特色的玛纳首领的名字。这一切都表明，在玛纳的多民族混合体中，伊朗的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乌拉尔图的材料把玛纳称为一个完整的国家。那是指这一联盟势力强盛之时。亚述文献则把它称为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而不称为一个国家。

在乌拉尔图与亚述的斗争中，玛纳时而与亚述联合，时而倾向乌拉尔图。玛纳的历史与伊朗历史，特别是与米底历史的开端相联系。玛纳始终是乌拉尔图和亚述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他们不得不为争取和平和摆脱侵略者的势力而左右折冲，两面应对。

5. 米底人和波斯人与亚述和埃兰的冲突

从公元前 9 世纪亚述在扎格罗斯山区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雅利安人即伊朗人的作用逐渐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米底人和波斯人逐渐负担起维护这一地区城市和要塞的重任。他们随时为保卫它们而战斗。公元前 825 年，

---

① 巴格是波斯语词，意为真主和神。

一个亚述首领领兵进攻玛纳。迎战的是一位名为阿尔塔萨里(Artasari)的将军。这一伊朗或雅利安人的名字显示,伊朗迁徙者在扎格罗斯山和里海之间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亚述人与乌拉尔图人在这里的争斗引发了玛纳境内连绵不绝的战争。在亚述国王沙姆斯阿达德五世(公元前 824—前 810 年在位)统治末期,乌拉尔图国王蒙瓦率兵进袭。在乌鲁米耶湖以南的塔什丘陵发现了记录此役的文字材料。此后只要形势有利,亚述人就会进攻这一地区。他们在玛纳城市和要塞大肆杀烧抢掠。还有一位乌拉尔图国王萨尔杜利斯二世(公元前 760—前 730 年在位),自称"王中之王",也曾袭击玛纳北部。在萨尔贡二世(公元前 722—前 705 年在位)时,玛纳首领向亚述称臣。萨尔杜利斯二世挑拨玛纳人反对其国王。乌拉尔图支持玛纳的造反者。此举激怒了亚述。亚述大力镇压玛纳造反者。在这次事件中,被流放的造反者首领之一名迪亚库。这个名字表明伊朗人尤其是米底人在玛纳多民族混合体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亚述国王沙拉姆纳希尔三世(公元前 859—前 824 年在位)到阿舒尔巴尼帕尔(公元前 669—前 626 年在位)时的文献中有关于米底的记载。这些材料表明,米底是亚述人的心头大患。

在亚述文献中,提到米底时,称之为"远方的米底人"、"东方大国米底"、"在远方立国的米底人"、"在比坎尼(达玛万德)山麓的米底"和"盐沼边上的米底人"。从这些称谓可以看出,当时,米底人的居住地在高原内,从扎格罗斯山麓即亚述边境到达玛温德山,东至盐沼地。

在亚述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米底是在沙拉姆纳希尔三世时。而提克兰特皮尔萨姆一世约在公元前 1 100 年向上述地区进军。但他留下的资料里却没有提及米底人。这说明米底人出现在上述地区最早也应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亚述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帕尔萨瓦人(波斯人)是在公元前 844 年,第一次提到米达伊人(米底人)是在公元前 836 年。这或许说明,尚武的波斯人比米底人更早到达扎格罗斯山以北的乌鲁米耶湖附近,并南到埃兰。

比较沙拉姆纳希尔三世和萨尔贡二世时的铭文,以及萨纳哈里帕和阿舒尔巴尼帕尔时的文献,可以发现,波斯人在公元前 9 世纪中期到公元前 7 世纪初,从扎格罗斯山西北部到马希达什特平原(在克尔曼沙)和巴赫提亚尔山区

（从伊斯法罕设拉子到胡泽斯坦境内），后又慢慢进入舒什塔尔（在胡泽斯坦卡隆河岸）。

在长期的跋涉过程中，迁徙者与土著人进行斗争，经历了许多困难。但亚述人也面临种种问题。埃兰内部矛盾可能给这些雅利安人部落前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6. 米底人和波斯人

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高原内行进时，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内部的独立并没有影响极力追求扩张的首领的联系和他们的行进。

米底人与波斯人的共同点首先在于语言。其实，他们的语言只有少许发音不同。此外，他们的共同之处还表现在宗教信仰上。米底人内部有一组特别的人群，即穆护。在历史上，在米底人和波斯人中，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称为穆护。这一事实表明，这两支起自伊朗维杰的人群在根本上并无多大区别。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米底人分为 6 支，基本上以牲畜业和农业种植为生。全部米底人在进入伊朗高原之初都是善战的牧人。不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他们何以长途跋涉来到扎格罗斯山区，也不可能理解他们何以对该地区的土著居民有那么大的影响。

亚述石雕上的米底男子像有卷曲的胡须，穿羊皮衣裳，手执长矛。从形象上看，是一群朴素而勇猛的战士。

米底人进入高原西部后的几个世纪，一直向亚述国王纳贡，有时也作为战争中的雇佣兵与当地土著居民部落，或与亚述和乌拉尔图国王合作。

高山形成了一道自然屏障，敌人来时，使他们免遭损害。所以，亚述人的烧杀抢掠没能挫伤这些不驯服的半开化部族的壮志。这些部族散居于山脉河谷，生活朴素，武器简陋。但他们团结紧密，各部族统一服从一个首领，与敌人战斗到流光最后一滴血。这是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为挣脱亚述人加给他们

的桎梏而进行的战斗，所以他们有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米底人进入伊朗高原西部后，向南方和东方转移。他们从乌鲁米耶湖沿岸行进到雷伊、哈马丹和巴赫提亚尔[①]。此后，米底人就纵横驰骋在这片土地上。波斯人则据有邻近的丘陵和谷地。他们的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大多向亚述纳贡。

米底人的居住地分成若干小区。各小区首领之间有同盟关系。部族成员过着一种半原始生活。部族成员之间的隶属关系经常变化。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牲畜业，但他们对农业也不生疏。他们以养马闻名，这是生活兴旺发达的基础。亚述索要的贡品主要是马匹，因为战斗需要马。此外，养牛养羊也是他们保障生活的手段。他们还养狗，说明他们的牲畜业很发达。

米底人在山区的交通工具是车。车轮用树干制造，表现了他们原始而粗糙的生活形态。他们越来越依赖土地。

由于不断与土著人和入侵者进行战斗，勇士的地位突出。其他社会阶层，如牧人和农夫，像在其他民族中一样，各占一定地位，相互间有一定的区分。

全部米底人分为6大支，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分别为：布萨伊人（Bousai）、帕里塔克诺伊人（Paritakinoi）、斯特鲁哈塔斯人（Strawxates）、阿里赞托伊人（Arizantoi）、布迪威人（Boudioui）、玛古伊人（Magoi）。帕里塔克诺伊人可能栖息于伊斯法罕与法里丹之间。阿里赞托伊人可能居于米底国境东部，即雷伊附近。至于其他几支的居住地则不好推测。虽然在某些地区还遗留有上述这些名字的痕迹，但是很难设想经过3 000年漫长的历史时期，还能在米底人居住过的土地上找到与这些名字相关的事物。

希罗多德在论述米底人的时候，也提到穆护这个词。但有些历史学家提出疑问：大流士的铭文中说穆护属于与米底人和波斯人不同的另外一支。但这并不能说明穆护不属于伊朗人。这则铭文只能说明穆护既不属于波斯皇族，也不属于米底皇族。因此，在争夺王权时说高玛塔是穆护，这说明他们被看作是皇族之外的人。穆护不能夺权，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们是米底人，或者说伊朗人。

---

① 雷伊为伊朗古城，位置在德黑兰以南。巴赫提亚尔位于伊斯法罕、胡泽斯坦、卢里斯坦和法尔斯的中间地带。

他们在米底人和波斯人中主持宗教仪式。毫无疑问,这说明他们是伊朗人。

在米底人中间和他们的居住地附近,还住着一些土著人或雅利安人民族。他们虽没有独立支撑的实力,但却能保持自己的特色。这些人是吉拉耶人(Gilae),塔普里人(Tapuri),卡杜西(Cadusi)人,阿玛尔迪人(Amardi)。甚至邻近米底人的帕尔斯瓦人也竭力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独立[①]。这个族群是从乌鲁米耶湖到达高原西南部的。他们也像米底人一样,经常遭到亚述人和埃兰人的袭扰,夹在亚述人与埃兰人的纠纷中。与米底人一样,他们也靠牲畜业过活。但他们的居住地土地不平坦,缺乏水源,气候条件不良。他们也从事农业耕作。希腊历史学家和首领色诺芬发现他们分 12 支。希罗多德说有 10 支,而且他还列出了他们的名称,估计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这 10 支是:帕萨尔卡达伊人(Pasargadai)、玛拉菲乌伊人(Maraphioi)、玛斯皮欧伊人(Maspioi)、帕恩提阿罗伊人(Panthialoi)、迪罗斯斯亚欧伊人(Derousiaoi)、贾尔玛尼欧伊人(Germanioi),上述这些氏族都从事农业;还有达欧伊人(Daoi)、玛尔杜伊人(Mardoi)、德鲁波库伊人(Dropikoi)和萨卡尔提欧伊人(Sagartioi),这些氏族都过着游牧生活。

毫无疑问,他们在进入这一地区之初,由于不断迁徙,都过着原始或半原始游牧生活。后来,一些氏族比其他氏族更早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

在希罗多德所列举的氏族中,有些氏族在对埃兰和亚述的战争中,特别是在对米底人的战争中,帮助波斯人。但不应把他们全看作是伊朗波斯人。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帕萨尔卡达伊人、玛拉菲乌伊人和玛斯皮欧伊人比其他氏族优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当政者就是出自帕萨尔卡达伊人。

很可能波斯各氏族的首领阿契美尼德也参加了著名的哈鲁列(Halule)战役,站在埃兰和巴比伦一边。此战发生于公元前 692 年,萨纳哈里帕在迪亚列河左岸与一批反对他的氏族首领交战,眼睛受伤。与波斯人并肩战斗的可能还有一些土著人和塞族人的小部落。而根据亚述的材料,同时希罗多德也肯定,他们都是波斯人。

---

① 从下文看,这里的帕尔斯瓦人并不完全是波斯人。他们可能是生活于伊朗南方的波斯人和某些其他民族的混合体。

实际上，在米底人势力壮大之际，波斯人已经渐渐进入埃兰境内，并占据了法尔斯的一部分。他们的势力也在壮大，而且还迫使土著部族接受了这一事实。

对原始生活和传统的记忆使得波斯人热爱自由和独立。虽然米底各部族中已经出现了强有力的政权，米底人与波斯人之间又存在某种近亲关系，但波斯人追求独立的精神并未受到影响。直到米底政权倾覆，甚至在波斯首领向米底国王们交纳贡赋的时候，在米底王朝主政者眼里，波斯人都是原始朴素生活和追求自由的典范。

在米底国王迪亚库(迪夫卡斯)得势时，波斯著名首领阿契美尼德也已经登上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但是形势对米底首领们更为有利。迪亚库家族利用亚述日益衰落的有利形势，迅速团结米底各氏族组成"强大的米底"政府，与两河流域日渐式微的亚述和巴比伦对峙。

直到公元前7世纪，位于阿尔旺德山麓的米底人的传统要塞哈克玛塔内(阿克巴丹，哈马丹)成为米底人的首都。米底各氏族成立了一个与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各个政权相抗衡的政权，走在了波斯人的前面。这两族都在伊朗高原经历了动荡不安的历史。他们从外部奔袭而来，又与土著民族以各种和平形式互相影响。从公元前1 000年初，雅利安迁徙者从乌鲁米耶湖进展到扎格罗斯山，在此过程中，这两大部族几乎总是并肩前进。他们在这一地区内，在各民族中，在雅利安人、高加索人和闪族人中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两大部族间存在着一种雅利安人内在的联系。他们在民族语言和宗教上彼此有关联。两个部族都有良马和战车，都在与土著人或邻近民族的战斗中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在长年迁徙和彼此为邻的过程中，这两大部族保持着一种深刻的同宗关系。

一般说来，武士们都按照各自首领的命令进行战斗。他们的家族为保持本家族的独立和特色，不与其他家族通婚。但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家族之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婚联姻。这两个部族中的每一个家族都可以从对方的家族中找到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人。此外，还有一群人称作穆护(麻葛)，是主持两族宗教仪式的人。当然，颂神歌曲在迁徙前已通行于伊朗维杰各部族中。歌曲的语言当然是古老的语言。米底人和波斯人所使用的语言从根本上说与这种语言相差无几。希腊历史学家埃斯特拉普指出，米底

人和波斯人使用同一种语言[①]。伊朗东部人和西部人也使用这种语言。米底人和波斯人在扎格罗斯山区与土著人长期比邻而居，自然使他们的日常用语日渐与古代颂神歌曲的语言产生了距离。大体上，米底、波斯两族的语言除去某些发音不同，没有多大差别。后来到波斯帝国时，在原米底国境发现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铭文，比如克尔曼沙附近的比斯通的石刻文字，就是波斯文。这表明，米底人的语言与波斯人的语言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那么应该用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字，比如埃兰文、巴比伦文或玛达伊文，而不是用波斯文。

总之，米底首领早于波斯首领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在东方或者说近东成为替代亚述、乌拉尔图和吕底亚的力量。

居鲁士大帝以前的米底曾经辉煌一时，但其历史却淹没在神秘的迷雾之中。在没有发现关于那一历史时期的系统、确切的史料以前，特别是在没有发现米底人自己的史料之前，就无法廓清这重迷雾。事实上，接近当时的史料，除去亚述铭文之外，等于一片空白。而米底人自己的史料至今尚未发现。显然，只凭亚述的一些支离破碎的铭文，无法对米底确实的历史状况作出准确的描述。

7. 米底的迪亚库家族

综观亚述文献可以得知，在迪亚库家族之后的一段时间，米底人处在各氏族首领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全族统一的政权还没有建成。一些资料表明，米底人首领是在排除了塞族人的侵扰和攻克尼尼微之后，才得以与波斯人建立同盟，或制服波斯首领，建立统一、独立的政权的[②]。希腊人科特兹亚斯转述过一则传说，说米底是随着亚述灭亡而兴起的[③]。如果此说可靠，那么，说米底有 9 个国王，其统治时间近 300 年，就丝毫不足为信。希罗多德说迪亚库

---

① 埃斯特拉普(公元前 63—公元 25 年)是希腊历史学家。

② 米底人攻克尼尼微的时间是公元前 612 年。

③ 科特兹亚斯是希腊历史学家和医生，写过《伊朗史》和《印度史》，公元前 398 年去世。

斯是米底政权的奠基者。虽然亚述铭文中有关迪亚库斯的史料证实了这点，但说他建立的是独立政权，修建了首都，并扩大了它的范围，则与以后的亚述文献中所说的米底有许多首领在各地主政不符。希罗多德又提到法拉瓦尔提什和他儿子胡赫什塔列曾与袭击扎格罗斯山区的塞族人以及吉美尔人作战。经过 25 年，塞族人被击退。塞族人长时期在米底土地上逞凶，此时自然会形成权力真空，从而推迟米底人重新建立统一政权的时间。所有这些都与亚述文献相符。

米底王族在取得抗御塞族人的最后胜利并扫除他们的势力之后，才得以发展壮大，其王权也得以巩固。这些功绩都被说成是迪亚库斯(Deiokes)完成的①。上面对米底历史的叙述的不同之处在于把迪亚库家族掌权上溯至迪亚库斯掌权时(公元前 708—前 655 年)，把法拉瓦尔提什时期(公元前 655—前 633 年)也提前了。希罗多德所说的迪亚库斯和法拉瓦尔提什政权实际上是迪亚库家族在米底的一部分土地上的政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也像其他米底首领一样，向亚述纳贡。

按照“历史之父”的记述，迪亚库斯在一部分米底民族中，在一定的区域内，履行法官的职责，接受百姓投诉。一段时间之后，他感到分心费力，影响了个人事务，便不再做此事。

他退出后，该地区盗贼横行，秩序混乱。百姓重又请他回来主持司法事务。他暗中进行活动，所以这次百姓选择他作国王。就这样，法官职位成了他权力发展的阶梯。后来，他的继承者对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统治变成了最高的、永恒的神的意旨。

当然，希罗多德的描述在细节上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是，总的看来，他描绘了一个有限区域的首领成长为一个地区统治者的过程。

米底人像希罗多德所描述的那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尽管简单弱小，却像巴比伦一样，建起高耸的宫殿和坚固的要塞，这是亚述所不能容忍的。像希罗多德所说的，米底建起了首都阿克巴丹的城墙和其中的七重宫殿。这可能是希腊说书人的夸张之词，也可能是后来迪亚库斯编造的夸

---

① 按作者的看法，击败塞族人和统一全米底，建立巩固统一的政权，应该是胡赫什塔列以后的事。

张之语。

希罗多德说迪亚库斯利用法官身份取得王位。其实，米底其他首领利用类似手段取得王位的也不在少数。

米底各地方政权表示效忠亚述，交纳贡赋。只要他们不发动威胁亚述的战争，又能保一方平安，亚述国王还是认可他们的存在的。

他们在亚述国王许可的范围内内部独立，他们内部执行一种特殊的法律。这种法律基于雅利安人的正义标准和伊朗维杰时期的传统观念。这并不损害亚述人的政治实力，所以，在亚述人看来，可以容忍。

希罗多德根据某些米底材料判断，迪亚库斯执政 53 年。米底国王凯什特里特，也就是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位法拉瓦尔提什，是迪亚库斯的继承人。据亚述材料记载，公元前 674 年，亚述国王阿萨尔胡东曾对法拉瓦尔提什执政表示忧虑。那么，到公元前 674 年，迪亚库斯的统治应该已经结束了。据此，迪亚库斯开始执政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728 年(其时他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首领)。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公元前 715 年，他应该已经羽翼丰满，实力强大，足以与乌拉尔图联合反抗亚述，并被亚述国王流放到叙利亚一段时间。如此一来，他被流放这件事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当然，希罗多德没有说他被流放了多长时间。这本身就说明，他所依据的材料是米底史诗或故事。因为米底人有意对迪亚库家族当权者被流放一事避而不谈。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加意渲染他短期去职引起的社会混乱。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想。但在没有确切材料证明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一可能性。

希罗多德说法拉瓦尔提什是迪亚库斯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是，米底第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国王迪亚库斯把王位作为私产传给自己的儿子居然未遭到任何异议，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亚述铭文中提到了法拉瓦尔提什，但不能据此认定他就是迪亚库斯之子。因为铭文中提到他主管加喜特人的事务。但依希罗多德的叙述，他是迪亚库家族的人。

米底人选迪亚库斯为王，是因为他能排解纠纷。这说明，在当时，国王应该具有法官的能力。在伊朗民族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埃兰和亚述的惯例，国王要从武士中选出。

法拉瓦尔提什本人是武士。他也有可能像迪亚库斯一样，成为法官，同时

也成为战争的指挥者。这两重身份统一在国王的身上。正是这两重身份使他有可能联合亚述的反对者，在公元前 674 年威胁到阿萨尔胡东的统治。据希罗多德说，他的确将此事付诸行动了。假如法拉瓦尔提什像这位“历史之父”所说的那样，准备对亚述发动一场真正的进攻，在做这件大事之前，他应该对亚述表现得收敛恭顺，而且至少还应该与波斯各部首领联合。其实，他对亚述发动进攻只是希罗多德的说法。当然，也可能他为建立一支比较正规的军队做了些准备工作。即使这样，也不能说明米底已经组建了统一的政权。有一则亚述铭文说，阿萨尔胡东和一个米底首领拉玛提亚(Ramateia)达成一个协议。也就是说，到公元前 672 年，即法拉瓦尔提什执政之初，迪亚库家族还没有在米底建立统一的政权。

迪亚库家族利用亚述与埃兰的矛盾，在与法拉瓦尔提什联合的塞族人的帮助下，争取波斯族首领阿契美尼德之子切什皮什与其协同行动(约在公元前 670 年)。

米底还利用一些与塞族人联合的势力，把一些本属玛纳的城市从亚述的控制下分化出来，并挑拨一些扎格罗斯山区的玛纳人和塞族人反对亚述。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帕尔是在镇压了玛纳人的叛乱并处死一个名为阿赫沙利的叛乱首领之后才又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公元前 659 年)。

几年之后，阿舒尔巴尼帕尔与他弟弟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权斗争(公元前 652 年)。法拉瓦尔提什又找到了进攻亚述的机会。可是，他在一场攻击边境城市的战斗中阵亡了。可能现在在祖尔城北山上凿出的墓穴丛中还能找到他的墓的遗迹。

亚述虽然受到内部矛盾的困扰，日渐式微，但还是能够在最初的几次较量中击溃一个新出现的敌人。

亚述各省饱经战斗，又有边疆坚固的堡垒，打败米底半原始部落和塞族散漫的游击武装是十分自然的事。法拉瓦尔提什死后不久，塞族就完全控制了米底和玛纳的土地。法拉瓦尔提什的武装主力随着他的失败而溃散。这表明他与塞族人之间发生冲突可能是他的军队溃散的原因。随后塞族人被制服。希罗多德说，法拉瓦尔提什之子也曾进攻亚述，而且还动员了塞族人参加战斗。希罗多德的叙述矛盾之处甚多。就是按照他的说法，塞族人与米底发生

冲突也是在法拉瓦尔提什失败后不久的事。

这些塞族人(阿什克纳兹图拉特人)是随一批吉美尔人在阿萨尔胡东时期到达亚述国土附近的。他们是居住在帐篷中的尚武的雅利安人,专门从事抢掠,在高原东部和西部,在毫无抵抗力量的沃土上奔袭抢掠。

8. 塞族人对米底的进攻

阿萨尔胡东感受到塞族人与法拉瓦尔提什结盟给自己的国土带来的威胁,为了他们不至为害亚述,不得不把女儿许配给塞族王帕尔塔特瓦。因此,当法拉瓦尔提什再一次进攻亚述的时候,塞族人就应阿舒尔巴尼帕尔的请求,拥入米底土地,牵制米底进军亚述。这次塞族人进攻米底的领军人物名玛都斯(Maduyes)。阿萨尔胡东把女儿许配给了此人的父亲。这表明这次对米底的进攻是亚述人为自保而挑起的。由于此时法拉瓦尔提什已经阵亡,阿舒尔巴尼帕尔也有另外的麻烦,这次塞族对阿塞拜疆和扎格罗斯山区的进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在这次进攻中,塞族人横扫米底,肆无忌惮。他们的行动甚至令同盟者亚述人不悦。塞族人联合吉美尔人,甚至在亚述土地上直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杀戮抢劫。

最近在萨格兹附近的扎维耶宝库中发现的一些古物以及地名都说明塞族人曾长期统治过此地①。

现在对"卢里斯坦的青铜器"中的某些器物的归属虽然尚有不同意见,但仍然可以从其中的一些武器装备和装饰品看出这一凶残可怕的野蛮民族在伊朗西部活动的大致情况②。

---

① 萨格兹是一古代小城,位于乌鲁米耶湖以南。

② 卢里斯坦省在伊朗西北部,东西阿塞拜疆省以南。

塞族人消停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在米底大肆抢掠，捣毁米底城市要塞，征服玛纳人，以“屠杀百姓的屠夫”闻名四方，威震天下。据希罗多德说，有一个米底首领名叫胡赫什塔列，他是法拉瓦尔提什之子，他当政之初就遇到塞族制造的麻烦，但是他结束了这场灾难。

他的身份是米底各族的国王。他邀请塞族王玛德维斯和他的部下赴宴。他把他们灌醉，然后悉数杀掉。他的这个计谋被一位著名学者称为“典型的东方计谋”①。这种计谋后来在东方——也在西方——多次重演。但希罗多德所记述的这些，至少在西方人看来，是具有东方特色的。

9. 胡赫什塔列反抗塞族人的斗争

按希罗多德所说，胡赫什塔列在法拉瓦尔提什之后立即继位。由于败在塞族手下，强忍了 28 年。这点未经证实。因为他是在与吕底亚人休战后不久，伴随着一次日全蚀(公元前 585 年 5 月)逝世的。如果设想法拉瓦尔提什死时(公元前 652 年)，他应该 23 岁。因为假若他小于 23 岁，是不可能领导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么，他应该是公元前 675 年生人。如此一来，后来与吕底亚交战时，他就是一个 90 岁的老人了。不论是从道理上，还是从生理上讲，这都是不可能的。

希罗多德说胡赫什塔列执政 40 年，其中 28 年是在塞族人占领下度过的。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巴比伦的资料，他曾在巴比伦的帮助下，向亚述发动进攻(公元前 614 年)。在他执政末年(公元前 585 年)，他还在与吕底亚作战。这两场战争相距 29 年。他在塞族统治下执政 28 年。塞族进攻米底前，他还应有几年时间准备对亚述的进攻。总的算来，他执政的时间应该超过 57 年(28+29)。因此，希罗多德说他执政 40 年就站不住脚了。也有可能米底被塞族占领 28 年这一数字有所夸大。但是“历史之父”的 28 年这个数字又说得

---

① 作者未提供这位学者的原名和国籍，只注说他的名字是诺尔德凯。

十分确切。这表明他是在确实的基础上得出这一数字的，而不是凭空臆想。

要解决这个矛盾，可以设想，在父亲阵亡时，他只是个小孩子，到了 20 岁左右，他才着手准备解除塞族人的占领。正是由于法拉瓦尔提什死时，他是孩子，塞族人才有可能延长占领迪亚库家族国土的时间。我们可以设想胡赫什塔列的统治实际开始于塞族占领米底(公元前 652—前 624 年)之后。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他设宴诱杀了塞族人的多名首领，此事并没有激起其他塞族人的愤怒，他们反而对他表示服从。这不仅是因为塞族人的民族感情不强烈，谁雇用他们，他们就听谁指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由于他们长时间生活于米底人之中，已经熟悉了生活环境。他们同属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的共同习惯仪礼缩小了他们与伊朗人之间的鸿沟。

我们应该把胡赫什塔列视为古代伊朗王国的真正奠基人和开创者。他挣脱了塞族人的统治后，立志把军队建成正规军。他收编了塞族人的全部剩余力量，并借鉴他们的战法，特别是他们运用自如的运动战法。

制服塞族人为他大展宏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玛纳人在塞族人占领米底以前就和胡赫什塔列的父亲结好，在他消灭塞族势力后，更是对他表示绝对的服从。胡赫什塔列把米底人和玛纳人团结到一起。他毫不炫耀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立即在高原内部扩展地盘，整编军队，使军队正规化。他的统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声威。在他去世 60 年之后，米底和邻近地区的反对大流士一世的造反者，为了争取群众，还把自己的行动与他联系起来。

胡赫什塔列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扩展基地，把哈克玛塔内(哈马丹)建成足以与亚述国都尼尼微相抗衡的城市。据希罗多德叙述，米底都城的扩建工程完全以亚述都城为模板。希罗多德所说的七进宫殿应该就是指胡赫什塔列时的米底都城的建筑。有人说这些建筑是迪亚库斯时所建，那只不过是说书人的夸大之词。他们把哈克玛塔内的辉煌时代向前推了。

不管怎么说，在迪亚库斯之前，甚至在提克兰特皮尔萨姆一世(约公元前 1115—前 1102 年在位)时，哈克玛塔内已经建成[①]。迪亚库家族在那一地区受到拥戴，得以利用地方力量为其家族建起七进要塞。从要塞的每一重围墙

---

① 提克兰特皮尔萨姆一世是亚述国王。

都可以俯视外重围墙。最内层围墙里是国王的住所，从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所有情况。这层围墙的垛口是金色的。外围围墙的垛口的颜色每层都不一样，有银色、绛红色、天青色、红色、黑色和白色等。普利比乌斯也提到这座建筑。看来希罗多德的描述不完全是拉封丹式的臆想①。

米底的宫廷礼仪也像这座王宫建筑一样完全仿照亚述宫廷。这种礼仪可能形成于胡赫什塔列势力强盛时期，而不是形成于选举产生的迪亚库斯统治时期。礼仪规定百姓不能面见国王，有事要靠内侍传达。此外，还设立了一批警卫，保卫国王安全，执行国王旨意。设立这些人员和规定礼仪是为了让百姓尊重国王的权威，更好地贯彻他的符合正义的措施。

胡赫什塔列认识到，要与亚述抗衡而不重蹈他父亲的旧辙，必须建立一支类似亚述军队的军队，而不是依靠战时调集的各地首领的非正规武装。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他整军的第一步是把骑兵、弓箭手和执矛战士分编，建立新的军队建制。

他加强军备的另一个措施是迫使波斯各部首领效忠，建立反对亚述的联盟。波斯各部早在迪亚库斯领导米底人为摆脱亚述桎梏而战时，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了。亚述国王沙拉姆纳希尔三世(公元前 859—前 824 年在位)于公元前 838 年在波斯人领地，即乌鲁米耶湖东南岸一带，惩罚了 27 个波斯族首领。按照他的继承者沙姆斯阿达德五世(公元前 824—前 811 年在位)的夸张说法，他在米底及其相邻地区抢掠了 1 200 座城池(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显然，一些被抢掠的城是波斯人的居住地。

亚述沙拉姆纳希尔四世(公元前 782—前 772 年在位)时，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特斯向乌鲁米耶湖周围进军。波斯人也像米底人一样遭受了重大损失。波斯人加快向南，即向埃兰地区转移，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亚述和乌拉尔图的斗争、埃兰的逐渐衰落，以及提克兰特皮亚萨姆三世(公元前 745—前 727 年在位)把其他民族迁往远处的移民政策。

亚述萨尔贡二世(公元前 722—前 705 年在位)时，在邻近埃兰的阿里波，

---

① 普利比乌斯(公元前 200—前 125 年)是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通史》。拉封丹(公元 1621—1695 年)是法国寓言诗人。

有一个人名埃斯帕巴列，他母亲是伊朗人。他擅自称王。这说明这时波斯人已经进入当地。萨尔贡将这一地区命名为波斯省。这表明波斯人为了在埃兰地界内逐渐深入，不得不接受亚述的保护。在萨纳哈里帕（公元前705—前681年在位）时期，在一处名为阿尔瓦利亚的地方的血战中，埃兰同盟军制造了针对亚述的阴谋。波斯人也参加了这次反对亚述的战斗（公元前691年），但是文献上并没有提及波斯首领的参战。这肯定是由于在亚述人眼里，波斯人的作用没有埃兰及其同盟军的作用大。有材料表明，这次参战的波斯首领就是阿契美尼德。后来的历任波斯国王都自认是他的继承人。

10. 波斯人与胡赫什塔列和埃兰

这一时期，波斯部族在南下的过程中，在埃兰境内，苏撒以东，邻近埃兰城市安善的地方建了一座新城，定名为帕尔苏玛什。这是为了怀念遗弃在乌鲁米耶湖附近的故土——帕尔萨瓦。帕尔苏玛什城的遗址就在现在的马斯杰德苏来曼①。

阿契美尼德是帕萨尔卡德族的首领。他的族人在法尔斯地区建起了新城。作为波斯政权的奠基人，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学者认为，阿契美尼德是一个神话人物。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在波斯人的铭文里有对他的记载，他是历史人物这点是毫无疑义的。有传说说他是老鹰养大的。这只不过是后人为了突出他高于其他波斯首领的地位而编造的故事。

阿萨尔胡东曾进军波斯（公元前676年）。在他惩罚了一批波斯首领后，波斯地区一度平安无事。这反而给了波斯人向南发展的机会。埃兰利用波斯人对付它的敌人亚述，默许纵容波斯人南下。阿契美尼德家族的一个首领切什皮什，也许是他的儿子，趁埃兰势力衰弱，占领了苏撒附近的安善城。他公

① 马斯杰德苏来曼在哈瓦士与伊斯法罕之间。

然称王，即安善王（公元前 675—前 640 年在位）。

关于安善的确切位置，目前还存在意见分歧。看来它应该在卡拉赫河谷地，即苏撒以北。有些人说它位于达师特河谷地，即赛马列平原上[①]。有些人认为它就在帕尔苏玛什附近。但是，迄今在有关埃兰的材料中，找不到说明安善确切位置的文字。

切什皮什自称安善王而不是帕尔苏玛什王，可能是由于安善在埃兰更出名，更能显示他的权威。切什皮什看到，米底在法拉瓦尔提什时期逐渐强大，亚述和埃兰已经逐渐衰落，于是，在各族群互相联合与冲突之中，他对米底国王表示效忠。这样，他可以争取更多时间巩固波斯各氏族的团结。

埃兰国王曾介入亚述的内部纷争。埃兰国王支持阿舒尔巴尼帕尔的弟弟反对他。但切什皮什却对此采取中立态度。他的这个态度既使波斯免受埃兰侵扰，也赢得了阿舒尔巴尼帕尔的好感。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一态度，在埃兰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他得到进入法尔斯地区的机会，在那里树立了波斯人的威望。

在塞族人横扫米底时（公元前 652—前 624 年），切什皮什和他的两个儿子，即居鲁士一世（公元前 640—前 600 年在位）和阿里亚尔玛内（公元前 640—前 590 年在位），采取了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即向亚述示好。于是，波斯地区（阿里亚尔玛内为王）和安善及帕尔苏玛什地区（居鲁士一世为王）得以保存无虞，未遭受亚述和它的同盟者塞族人的侵扰。

亚述与埃兰的战争以埃兰解体告终（公元前 639 年）。安善王居鲁士一世向亚述送礼，祝贺胜利。他为了表示效忠，甚至把儿子阿鲁库（Arukku）送到阿舒尔巴尼帕尔殿前作质。

塞族人占领米底期间，阿契美尼德家族的首领得以摆脱米底迪亚库家族的控制，获得自由，而且，由于与亚述关系密切，波斯人的居住地得以免遭塞族人的骚扰。甚至他们还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合并了一些埃兰的土地。但在塞族人对这一地区的占领结束后，面对日益扩张的米底势力，居鲁士一世不得不表示臣服。

当然，居鲁士一世对米底国王胡赫什塔列表示臣服并不意味着波斯各部

---

① 卡拉赫河是流经胡泽斯坦省与卢里斯坦省边界的河。达师特河在伊斯法罕附近。赛马列平原在卢里斯坦省。

首领都听命于米底国王。后来,冈比西一世(公元前600—前559年在位)促成居鲁士一世之子与胡赫什塔列之女阿希塔克联姻。此举巩固了这两大家族的关系。居鲁士一世对胡赫什塔列表示臣服的政策使他可以从容调整内部,为对付亚述集聚力量。

11. 胡赫什塔列和亚述的解体

这时,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帕尔去世(公元前626年)。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执政,但都为时不长,而且都遭到强烈反对,要对付自立为王的人。亚述陷入了一场血腥的内乱。后来,亚述各邦,如巴勒斯坦和腓尼基,都脱离了亚述的控制。有一个巴比伦的地方首领名叫尼布普尔萨尔。他不满亚述统治巴比伦,认为亚述人的统治是对巴比伦神的亵渎。他从阿舒尔巴尼帕尔的儿子成为巴比伦行政长官之初就想造反。

阿舒尔巴尼帕尔的次子森沙尔施金接替他哥哥执政。这个人不乏才干。但是,面对亚述内部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刻矛盾,他无法应对迅速变化的形势。他虽然得到埃及和某些塞族勇士的帮助,但是,他所面对的是尼布普尔萨尔与米底的胡赫什塔列结盟。这使得森沙尔施金进退失措。胡赫什塔列挫败了塞族人的侵扰,并取得了阿契美尼德家族效忠的保证,从而开辟了扎格罗斯山口作为进攻亚述的通道。

胡赫什塔列认为此时是与亚述摊牌的良机,于是,他与巴比伦人尼布普尔萨尔结盟。而尼布普尔萨尔更把反对亚述视为自己的天职。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巴比伦出兵攻击亚述边境地带,但未获战果。接着,米底迅速出兵。亚述腹背受敌(公元前614年)。经过一系列血战,亚述军缴械投降。亚述都城尼尼微经过长时间围困,终于陷落(公元前612年)。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进攻的勇士,同时也是破坏者,可能使用了水淹和火攻的方法。当年,这座雄伟的都城一定呈现出一幅烧杀抢掠的恐怖景象。有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言说,陷入

恐慌之中的绝望的亚述国王竟然跳到烈火中自焚了。就这样，古老的帝国亚述在火与血中灭亡了。在许多世纪里，这个帝国带给世界的礼物，除了火与血，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假如说强力政治是保持稳定的可靠因素，那么，亚述的结局恰恰证明此说不确。亚述的文明和文化在其衰落时期反而获得明显发展。这件事说明，亚述的文化与文明并未从它的强盛局面中获得好处，文化与文明的发展。需要安稳和平的环境。

亚述时代随着尼尼微的陷落而结束。亚述的第二政治中心哈兰虽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但不足以打败同盟军和重振亚述①。

在米底和巴比伦帮助下挣脱沉重桎梏的各民族立即陷入另一重压迫之下。这个东方帝国的解体使人忆起先知纳胡姆的话。这位先知以犹太语说："谁听到有人提起你，都会为你鼓掌。因为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个不是注定永远在你的统治下生活的人呢?"纳胡姆所描绘的"奔驰的战车"和"漂亮的淫棍"的国度的废墟发人深省。它表现了一个以矛锋支持的城市强权的末日。一个充满血腥和谎言的大城终于陷入一片烈火和血泊之中。

在亚述的废墟上出现了两个新兴的征服者。一个是胡赫什塔列，巴比伦人称他为乌鲁曼达，另一个是巴比伦的尼布普尔萨尔，他自称巴比伦国王。这二人曾会面，并签订友好协定，当然也不免互相猜忌。他们商定，为了巩固合作，将胡赫什塔列家族的一个女儿阿米提丝许配给尼布普尔萨尔的儿子尼布卡德纳兹。尼尼微的财富一部分归米底，更多的由巴比伦继承。

在当年颠覆亚述的战斗中，胡赫什塔列和尼布普尔萨尔的作用不相上下。这点可以从两个胜利者对亚述国土的瓜分中看出来。其后不久的纳布尼德铭文中对此也有所说明②。

但是，这两个民族对尼尼微的陷落有不同的理解。巴比伦人竭力把胜利说成是他们的神马尔杜克对亚述的神的胜利。米底人则把它解释为永远摆脱了外族对伊朗领地的侵扰。毫不奇怪，在这两个民族的文献中都把这个两河

---

① 哈兰在乌鲁米耶湖以南35公里。

② 纳布尼德(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是巴比伦最后一位国王。

流域恐怖恶魔的灭亡看成是自己的功劳。当然，就军事实力来说，尼布普尔萨尔不能与胡赫什塔列相比，但他的财力略占上风。

尼布普尔萨尔要与米底的统治家族结盟。他要与过去的盟友维持良好的关系，保障巴比伦的安全。但同时，他也感到有必要在巴比伦和米底边界修建新的工事。从两河流域下游到巴勒斯坦之间的土地归巴比伦，从扎格罗斯山到凡湖的土地归米底，亚述本土归米底。原来尼布普尔萨尔畏惧亚述，现在则对米底人怀有戒心。

胡赫什塔列在扎格罗斯山与凡湖之间大踏步前进，这里原本是塞族人和吉美尔人横行霸道的地带。在厄尔布尔士山以南地区，米底人进入帕尔苏维（帕提亚），甚至推进到巴赫塔尔（现巴尔赫地区）。

有一批塞族人开始出于帮助亚述的承诺，从巴赫塔尔来到尼尼微，后又反对亚述，烧杀抢掠，最终归顺了胡赫什塔列。还有一批塞族人在本族首领被杀后转而为米底国王效力。这两批塞族人在尼尼微陷落后返回了故土。他们从帕提亚和巴赫塔尔回到高原东北部边界。也许胡赫什塔列是为了追击他们才来到这一地区的。他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军事扫荡。在大流士上台初期的动荡年代，帕提亚曾保护过一个篡权者。此人自称是米底皇族。这件事说明胡赫什塔列的东征应该是为了平定和安抚东方。

巴比伦对米底国王在高原内外的扩张是不满的。从犹太先知阿什埃亚和阿尔米亚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米底国王在高原内外的扩张已经达到小亚细亚东部的哈里斯河（即现土耳其境内的克泽尔河）。但在这一地区，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即吕底亚。这是西方的第一道屏障。

12. 米底与吕底亚之战

米底自视为亚述强大政权的替代者。这时，它与吕底亚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据希罗多德所述，冲突的起因是几个塞族首领在米底犯罪，逃到吕底

亚。吕底亚国王阿尔亚塔斯(Alyattes,阿里亚特)拒绝交出他们。吕底亚人乐观,热衷于享乐,精于商贸,性格粗犷。这点与希腊人相似。他们自视为赫梯人和弗里基亚人文化的继承者。

公元前7世纪中叶,吕底亚人借助雅利安人与小亚细亚土著人结合而产生的力量,逐渐壮大势力,一直推进至哈里斯河沿岸。吕底亚有一个有名的国王叫古凯斯(公元前685—前657年在位),他是凭借强力和残杀上台的。希腊历史记录了这个国王的事迹。他当政时,吕底亚深受吉美尔人和塞族人攻击之苦。他的继承人阿尔杜斯(Ardus)和萨迪阿特斯(Sadyates)则把军力消耗在与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毫无结果的恶斗之中。萨迪阿特斯的继承者是阿尔瓦塔斯(公元前611—前560年在位)。在他当政的49年中,吕底亚首都萨尔迪斯以黄金萨尔迪斯闻名于世。这个城市豪华壮观,充满金银财宝。胡赫什塔列对它的进攻虽未结束其国王的统治,但也给吕底亚造成了重创。阿尔瓦塔斯对这次进攻坚决回击。在这次战斗中,胡赫什塔列的兵员数量占绝对优势,但是阿尔瓦塔斯训练有素的骑兵却阻止了米底人的前进。

战争进行了5年或略长时间。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一次战斗恰逢日全蚀,双方都感到惊恐不已。据说,希腊哲学家塔列斯玛提(公元前624—前545年)已经预报了这次日全蚀。现在的研究表明,这次双方在战场上都看到了的日全蚀应该发生在公元前588年(5月28日)。这就是说,希罗多德的叙述是不正确的。他说米底和吕底亚之战发生在尼尼微陷落(公元前612年)之前,甚至在塞族人横扫并统治米底28年之前。还有一则事实能证明希罗多德所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巴比伦国王曾在日蚀后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停战,这只能发生在尼尼微陷落之后,因为在那以前巴比伦还没有独立的地位,因而也不可能有独立行动的国王。

日全蚀被理解为是神对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满,从而促使双方谈判,以求得合理解决纠纷。据说,巴比伦国王和吉里基亚国王从中调停,商定双方以哈里斯河为国界①。为保证双方不再开战,吕底亚国王的女儿阿里耶尼斯

---

① 吉里基亚是位于今土耳其南部的古国,其地处于地中海与托罗斯山之间。

(Aryenis)嫁给了胡赫什塔列的儿子阿斯提亚格。

正当米底与吕底亚和谈之际，或谈判即将结束时，胡赫什塔列年迈而终。他的儿子阿斯提亚格(公元前585—前550年在位)继位。

13. 沉溺于享乐的暴君阿斯提亚格

阿斯提亚格与其父不同，他一生都在优游享乐中度过。他对战争和军事胜利不感兴趣，热衷于玩耍和狩猎。为了消遣，他建了多处广阔而优越的猎场。这些猎场极其豪华排场，在他死后以“天堂之园”的名称闻名于世。他的王宫也是效仿亚述王宫而建的，富丽堂皇，珠光宝气。宫廷官员和侍从穿着红色或绛红色的衣裳，戴着金色项链，在国王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

这种奢靡无度的排场会使人变得无情而骄傲，在阿斯提亚格身上还引发出一种极端野蛮残暴的品性。据希罗多德所述，他的大臣哈尔帕古斯处理一件事情并未犯什么错误，但是他却丝毫不肯宽恕他。这位大臣只是没有依照他的命令杀死一个新生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国王的外孙，后来的居鲁士大帝)，阿斯提亚格便在一次可怕的宴会上，在哈尔帕古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可能希罗多德在叙述细节上不无夸大之处，但是后人认为阿斯提亚格的冷酷残暴确是实情。

阿斯提亚格企图独霸天下，这点与亚述国王们毫无二致。在与其外孙居鲁士的战争中，他的手下人完全抛弃了他，投奔到波斯一方。他的名字似乎与神话中的阿日达哈克(佐哈克)混在了一起[1]。在佐哈克的故事中，这个暴君为了喂肩头上长出的两条蛇而捕杀青年人。阿斯提亚格的事迹，即让父亲吃亲生儿子的肉，似乎有佐哈克故事的影子。

除去阿斯提亚格非人的残暴和骄横，再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原因可以解

---

[1] 阿日达哈克(佐哈克)是伊朗神话传说中的恶魔和暴君。

释何以他的大臣去投奔敌方。有人说哈尔帕古斯的故事是后人为支持居鲁士的行为而创造出来的。这并不能令人信服。

阿斯提亚格在巴比伦文献中被称为伊施图维古。在统治米底的漫长年代里，他享尽了一个强有力的暴君所能享受的人间欢乐。他发展米底帝国的梦想促使他发动战争。但是，他不仅在吕底亚未能得手，在巴比伦也无所作为。在五年战争后，吕底亚的阿尔瓦塔斯和他的儿子卡尔祖斯逐渐把都城建设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碉堡。而且，米底王后是吕底亚国王的女儿，她竭力阻止两个亲家开战。阿尔瓦塔斯和他的儿子卡尔祖斯（公元前 560—前 545 年在位）因为在小亚细亚与希腊经常发生冲突，自然不想在哈里斯河东岸再与米底人纠缠。

这时，巴比伦国王纳布普尔萨尔和他的儿子纳布卡德纳斯尔（公元前 604—前 562 年在位）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方向不断感受到来自埃及人和犹太人的压力。而且纳布卡德纳斯尔还是阿斯提亚格的女婿。阿斯提亚格又耽于酒色，从根本上已经无心去扩张帝国势力。

巴比伦国王纳布卡德纳斯尔当政数年，国内混乱不堪。在这种形势下，米底国王有一次利用机会对巴比伦动武，把巴比伦控制的埃兰并入米底国土①。除去这次行动，阿斯提亚格始终避免与巴比伦国王发生冲突。虽然巴比伦一直担心米底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甚至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公元前 555—前 539 年在位）占领了哈兰，与叙利亚断绝了关系，阿斯提亚格也没有触动巴比伦。他更感兴趣的是在本国国土上加强权力和积聚财富。他的独裁专断和不卷入战争的政策使得他的财富不断增长。虽然他追求的是集权统治，但仍有一部分权力和财产落入米底各地的部落首领之手。部落首领的财富急剧增长意味着下层民众的贫困化。农夫的劳动单调而沉重。牧人的劳动尤其繁重，而且报酬更低。城市宫苑的排场越富丽堂皇，贫民窟则越阴暗凄凉。阿斯提亚格的崇尚豪华、荒淫无度和残酷无情甚至让米底依靠他致富的当权的部落首领都感到难堪。他豪华糜烂的生活引起普通百姓的厌恶，这一点肯定不是编造的。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叙述中的某些内容也

---

① 埃兰为伊朗南方古国，其地位于胡泽斯坦、卢利斯坦和巴赫提亚尔山区之间。

为《圣经》的某些章节所证实。阿斯提亚格宫廷排场的情形就是亚述和巴比伦统治者的宫廷生活的再版。在犹太教经书和亚述、巴比伦的文献中，对他们的豪华排场有连篇累牍的描述。据阿特纳乌斯和狄翁的记述，在阿斯提亚格的宫廷有一个宫廷歌手，名叫安卡列斯，他唱了一首赞扬居鲁士的歌。如果这条记载可信，那么，他的宫廷里已经有阿谀奉承的歌人了。而他的宫廷就是阿谀奉承和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发源地。在后代人眼里，这里乃是最早的腐化堕落的温床。

14. 波斯居鲁士崛起和米底覆亡

居鲁士二世在安善继承他父亲冈比西一世的王位，成了波斯国王。居鲁士继位后竭力在邻近各部族中扩大波斯的影响力，争取与各部首领合作，使阿契美尼德家族脱离迪亚库家族的控制。一些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巴比伦文献得知，居鲁士还与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订有某种协防协定或互不侵犯协约。当米底国王闻讯召见他的外孙居鲁士时(居鲁士是他女儿曼达纳的儿子)，居鲁士拒绝前往外祖父的宫廷。此举实际上是宣布造反。

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在哈兰地区发动进攻，牵制阿斯提亚格，阻碍他对居鲁士动武。这种行动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给阿斯提亚格造成了麻烦，但最终未能阻止他迅速采取行动，讨伐居鲁士，扑灭叛乱。

据科特兹亚斯记述，双方有过三次交锋。最初阿斯提亚格获胜，但他最终遭到失败，后来被居鲁士捕获。希罗多德的记述似乎更加可信：阿斯提亚格派去镇压居鲁士的军队在对他怀恨已久的统帅哈尔帕古斯的教唆下归顺了居鲁士。连阿斯提亚格亲自率领的军队也投降了。有一则巴比伦铭文记载了这件事，可以作为“历史之父”的记载的佐证。这则铭文清楚地记载着，当阿斯提亚格带兵去征讨居鲁士时，米底军队造反，把他交给了居鲁士。就这样，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家族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米底的迪亚库家族。

阿斯提亚格的残暴专制无疑是迪亚库家族覆亡的根本原因。阿斯提亚格35年的统治已经把自迪亚库斯起树立的家族威望消磨殆尽。

米底王朝奠基人迪亚库斯行事公正,成了法官,进而为王。然而,米底末代国王竟然由于不满一个父亲而下令杀死他的儿子,还拿儿子的肉给父亲吃。他热衷享乐,完全不理会迪亚库斯的行事准则。他把新创造的财富和战利品据为己有。他对部族首领厚此薄彼,引起他们互相争斗,最终招致所有首领的不满。他们的挥霍浪费激起普通百姓的不满和愤恨。

迪亚库家族的统治一战解体。在居鲁士的军队面前,几乎无人为保卫它而甘冒风险。这是阿斯提亚格在米底的残暴行径导致的结果。存在了150年的迪亚库家族政权终于在公元前550年在阿契美尼德家族首领的打击下倾覆了。

其实,米底政权团结一致、独立行政的时间还不到150年的一半。从亚述的尼尼微陷落到米底的哈马丹失守,不足60年。哈马丹失守不能算是一个民族政权的倾覆,这只是王朝的更迭。阿斯提亚格的统治由他的外孙居鲁士继承。米底和波斯在扎格罗斯山地区创造的伊朗人的政权保留了下来,而且由于居鲁士的才干和努力取得了发展。米底变成了新兴帝国的一个行省。米底各族也像过去一样名闻天下。在后来的年代,特别是在希腊人心目中,米底人和波斯人是被作为一个统一的异族看待的。事实上,这两个出自不同的皇族的家族之间的区别并不比现在的库尔德人与卢利斯坦人的区别更大。

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居鲁士二世把米底王朝的领土(包括安善)以及亚述的基本领土合并到自己的版图中。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巴比伦和亚述其余的领土也都占领了。他战胜巴比伦标志着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波斯人开创的最大的帝国。

随着哈克玛塔内(哈马丹)陷落,米底迪亚库家族留给伊朗的最大一笔遗产就是这一家族的传人居鲁士二世,即居鲁士大帝。居鲁士不仅从他母亲纳达曼身上感受到米底宫廷文化,而且随着阿斯提亚格的国土被统辖于自己治下,他全盘接受了迪亚库政权的礼仪和传统。

15. 穆护——米底的遗产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米底的宗教人士穆护在波斯仍然是宗教仪式的主持人。这表明，米底人和波斯人虽与当初一起从伊朗维杰出发的其他同族人已经分开了若干世纪，但却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和仪礼。两族的根本观念和仪礼十分相像。波斯人的宗教仪式也由米底的宗教人士主持。

两族的宗教人士都是穆护。但并不是所有穆护都是宗教人士。比如，在居鲁士的儿子执政时，宫廷总管就是一个穆护。这个穆护并不具有宗教身份。

希罗多德明确指出，穆护是米底的六部族之一。大流士一世的铭文也说穆护是一个部族。据此不应得出结论说，穆护原本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鉴于他们在米底宫廷，后来又在波斯宫廷主持宗教仪式，有可能从他们中间逐渐产生出一个专门从事宗教事务的人群。穆护不参与埋葬死者，可与近亲通婚，参与消灭有害动物、昆虫的活动及其他活动。这说明他们的信念和习俗与东部伊朗人所遵循的原则十分相似。正是由于担当宗教主持人的角色，穆护们才保持着伊朗维杰时期的观念和仪礼，未受到扎格罗斯山土著民族的风习的干扰。由于这点，米底人和波斯人才比其他部族之间更加接近。

东方伊朗人，也就是凯扬时代的伊朗人，正是通过他们的颂歌才得以把琐罗亚斯德的教义传播到伊朗西部各部族中。这一切表明，在琐罗亚斯德以前，米底人的宗教观念和仪礼与伊朗东部各部族并没有什么差别，不应该在波斯人所遵循的宗教观念和仪礼之外再另外寻求米底人的宗教观念和仪礼。

此外，在阿契美尼德家族兴起初期，在推翻阿斯提亚格后不久，甚至还有人自称迪亚库家族的支持者起来造反的时候，大流士在比斯通山岩上阐述政治措施的铭文所使用的文字就是波斯文。这说明米底在当时使用的并不是另外的语言。其实，两族语言的区别仅在于一些语音上的微不足道的差异。所

以，大流士才没有在向造反者阐述政治措施时使用另外的语言。

在波斯人统治时，米底文明仍然继续发展。当然，除本民族的文明因素外，米底人也吸收了扎格罗斯山地区的文明因素和乌拉尔图、亚述及埃兰等民族的文明因素。这种文明交汇的情况可以从扎维耶宝库的遗存卢里斯坦的青铜器上看出。虽然从文物中还难于准确断定哪些特征属于米底人、塞族人、亚述人、埃兰人或乌拉尔图人，但是，经过研究还是能够看到米底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习情趣中混入了邻近民族的因素。据希罗多德说，波斯人连如何穿衣都模仿米底人。很可能巴比伦和吕底亚百姓把居鲁士大帝视为米底王朝的继承者。

第三章　波斯人的矛锋

1. 波斯帝国的奠基人

公元前539年的一天，在古代世界的国际性大城巴比伦，各族百姓驻足阅读居鲁士张贴在碉堡上的他的著名文告，这意味着伊朗雅利安人，更确切地说，波斯族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巴比伦的新征服者波斯人从伊朗雅利安人中脱颖而出。此后，居鲁士的后人都喜欢把自己标榜为雅利安人。虽然在居鲁士之前，这一家族中已经有人称王，但只是从居鲁士（公元前559年）起才称得上是为全球角斗场上的世界性大帝国奠基。

居鲁士的先人已经在埃兰的安善几世为王。他在这份文告中，明确指出这点。据此可以认为，希腊历史学家和医学家科特兹亚斯说居鲁士是牧人之子，这是不可信的。他不是利用了反居鲁士的材料，就是利用了民间传说，因为这类传说往往把大国开国之君说成是交逢好运的普通人。还有一则传说，说居鲁士的祖父是由鹰培养成人的。这使人联想到伊朗古代传说中给人幸运的神鸟胡玛①。

除了上述内容，希腊人关于居鲁士的记述并不详尽，而且大多属于神话之列。希罗多德的叙述有时互相矛盾。色诺芬的材料则很像扬特阿与阿布拉台斯的富有诗意的故事，简直像是一部小说的情节②。科特兹亚斯的记述与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相去甚远，不值一驳。此外还有一些说法，都属人物传记中的杜撰，应予排除。

---

① 伊朗古代传说中有神鸟的故事。史诗《列王纪》中有反映。英雄扎尔出世时满头白发。其父萨姆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把他抛弃。他后由神鸟抚养成人。

② 扬特阿与阿布拉台斯的故事是一则传说。其内容为：扬特阿是苏撒最美的女人，其夫阿布拉台斯在巴赫塔尔出差作使节。米底人在一次胜利后分发战利品，把扬特阿分给居鲁士。居鲁士得知其夫在外，未接受，只托一位朋友代为照料。扬特阿十分感动，把其夫唤回，为居鲁士服务。后其夫战死。扬特阿自责致夫君于死地，因而自杀。

但是，波斯和巴比伦铭文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的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历史学家给居鲁士描绘出一幅画像。这幅画像会比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居鲁士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影像”更接近实际。只要我们排除神话因素及值得怀疑的杜撰，审慎地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的合理清晰的背景，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居鲁士的先人是一位名为阿契美尼德的波斯人的后裔，在居鲁士之前几代，他们就在安善为王。在米底王朝如日初升时，他们对米底国王表示顺从。居鲁士的父亲（名冈比西）唯阿斯提亚格之命是从。根据大多数传说，居鲁士是阿斯提亚格的外孙。

2. 居鲁士和阿斯提亚格

居鲁士在安善继位为王时，阿斯提亚格的统治已经衰弱不堪，濒于崩溃，因此，他立志谋求独立。而宣布独立也就意味着反对阿斯提亚格，起而造反。米底内部各阶层普遍对执政者不满是这次造反的诱因。

一些对米底国王统治不满的其他民族很快与波斯人结成同盟。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也与居鲁士协同行动。他在居鲁士宣布造反之际，在两河流域的哈兰牵制了一部分米底兵力，让阿斯提亚格无法从容地镇压居鲁士（公元前555年）。

希罗多德有一则记述，这则记述与其他人的记述不同，但确有其可信之处。当居鲁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米底国王就命令大臣哈尔帕古斯杀死这个外孙。由于哈尔帕古斯没有执行他的命令，阿斯提亚格便令人杀死这位大臣之子，并以其肉做成食品，让其父吃下。哈尔帕古斯强忍下这口气，继续为国王效力，其实是为了寻机报复。多年之后，国王派哈尔帕古斯去镇压居鲁士，他认为时机已到，便毫不犹豫地率军投奔居鲁士。这则记述虽明显带有传奇色彩，但阿斯提亚格的残酷暴虐却实有其事。而且，类似的叛变也

不是不可能的。

居鲁士的势力日益壮大，他的造反必须予以镇压。于是，阿斯提亚格亲率军队出战。但军队在一个名为帕萨尔卡德的地方叛变，投降了居鲁士（公元前550年）。此举表明，在米底兵士眼里，居鲁士不仅不是外人，而且，他们还认为他有资格继承米底的王位。这正好说明他与米底王的血缘关系，也证明了希罗多德关于他母亲是曼达纳的记述的真实性。

阿斯提亚格失败后，随之而来的是占领哈马丹和抢掠米底库藏和财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年轻的战胜者对这位降顺的老者还是相当客气与尊重的。他对哈尔帕古斯也很亲切和关照，甚至在攻克萨尔德后，还派他指挥占领小亚细亚东岸的军队[①]。

居鲁士占有阿斯提亚格的国库财产。推翻米底皇族的统治并不等于米底族屈服投降，也不意味着米底贵族和大家族首领的权力受到限制。对居鲁士来说，哈马丹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首都，变化了的只是统治这里的皇族。米底人仍然与波斯人结成同盟。米底首领们由于更有行政和军事经验，在居鲁士的政权中仍然占有高位。穆护族并未因皇族更迭而受到损害。希腊人和其他民族也往往把波斯人和他们的国王当成是米底人。这表明这次政权更迭并不是民族与民族政权的变更。推翻阿斯提亚格的统治的后果就是居鲁士作为其家族的一员继承和占有了他的全部领土，甚至米底在阿斯提亚格的父亲的时代瓜分的亚述国土如今也归于居鲁士的治下。

对于居鲁士势力壮大这一点，不仅吕底亚国王感到不快（他的一个妹妹是米底被推翻的国王的妃子），巴比伦的纳布尼德也忧心忡忡，因为这个挑战者可能与他争夺亚述和米底在两河流域的剩余的土地和财产。阿斯提亚格被推翻意味着居鲁士和纳布尼德间瓜分米底领土的协议作废。原来在阿斯提亚格倒台前近东地区的各种力量间的平衡被打破。伊朗、吕底亚、巴比伦和埃及之间新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

① 萨尔德是吕底亚都城。

3. 居鲁士与吕底亚

在吕底亚，卡尔祖斯继其父阿里亚台斯之位为王。他企图与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结盟，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付新的威胁。在得知阿斯提亚格倒台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收复在长年战争中被米底掠走的两国边境的土地。他没等同盟的援军到达，就越过哈里斯河，占领了河东岸的卡帕杜基亚地区，但由于同盟军没有到达，又退至萨尔德。

这时，一个埃弗赛斯的政治避难者投奔居鲁士宫廷[①]。他透露了卡尔祖斯与埃及和巴比伦结盟的计划。出乎卡尔祖斯的意料，居鲁士迅速采取了行动。乘吕底亚的同盟国军队还未准备好出兵巴比伦打击他的军队，波斯王率军通过两河流域，利用吕底亚的同盟者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丧母（公元前 547 年 4 月）之际，从北路进攻，在阿尔巴拉渡过底格里斯河，占领哈兰和斯恩神庙（斯恩是纳布尼德所崇拜的神），后向吉里基亚前进，迫使卡帕杜基亚和亚美尼亚投降，并把这两地划归行省。居鲁士与卡尔祖斯在哈里斯河东岸的帕特里亚会面。这里原属于赫梯人。居鲁士提出将吕底亚划为波斯行省，保留其政权和保障卡尔祖斯的生命。卡尔祖斯断然拒绝，但作战他又无取胜的可能，于是趁夜撤军。在撤退途中吕底亚人把辎重付之一炬。退到都城萨尔德，卡尔祖斯仍然只指望同盟者的援军，而不是加强首都的防御工事。又误以为寒冬将至，居鲁士不会穷追，于是他把兵力遣散。但居鲁士不想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不惧日益迫近的冬季严寒，发急兵追至萨尔德。卡尔祖斯的军队在萨尔德附近的平原上一战败北。吕底亚国王被围困在首都。在被围困的两周内，卡尔祖斯始终都在盼望同盟军驰援，特别寄希望于巴比伦和斯巴达的增援。

---

① 埃弗赛斯是爱琴海沿岸的一座古城。

最终，萨尔德陷落，卡尔祖斯被居鲁士擒获（公元前 546 年），这位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的下场，在古代传说的迷雾的掩盖下模糊不清。考虑到居鲁士才干出众，慷慨仁义，很可能他保留了被战胜的国王的生命。而且，也有传说说他对卡尔祖斯仁慈宽厚，抚慰有加。希罗多德记述说，攻克萨尔德后，居鲁士下令把卡尔祖斯及 14 名吕底亚权贵投到火中，后听到卡尔祖斯提起苏伦的箴言，即人的命运不可捉摸，便饶恕了他，但火却并不熄灭，直到卡尔祖斯告饶，阿波罗首肯，火才熄灭[①]。这则记述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在普利克里斯时的一个精美的希腊容器上，有一幅生动的图画，表现的就是这一传说的内容[②]。但从根本上说，这一传说不过是虚构而已。因为一个国王率领视火为神物的兵士，不可能一怒之下把人投到火堆中去，让火受到污染；其次，此举与人们传说的战胜者居鲁士的行事特点完全不符；而且，阿波罗降雨，这是神对世事的干预，是希腊民间悲剧的特点，这种描绘并不高明，“戏不够，神仙凑”，反映出这则传说可能是出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悲剧的情节。

据多数希腊资料，居鲁士攻下吕底亚后没有杀死卡尔祖斯。但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也说卡尔祖斯被杀。此说与大多数资料及居鲁士的秉性和道德原则不符，所以不足为凭。纳布尼德的说法可能是基于对两河流域各国国王残忍性格和行事习惯的推测，也许是基于未经证实的传言。

根据大多数希腊资料，战后，居鲁士认为卡尔祖斯留在吕底亚已属多余，于是把他带回伊朗，在米底哈马丹附近一个名为巴尔内的地方，赐给他一处封地，而且还准予他组织皇家办事机构。

卡尔祖斯被推翻，吕底亚成为伊朗的一个行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古吉斯(Gyges)皇族以一枚戒指发迹。而希罗多德对这一家族取得王位、王冠的记述有如神话传说，模糊不清。事实是，随着古吉斯的后代卡尔祖斯被推翻，这个王朝向波斯臣服，完全灭亡。

卡尔祖斯及其先人在希腊有很高的声望。希腊人认为他可悲的下场是不可想象的巨大挫折。打败他的居鲁士令希腊人感到厌恶，至少是恐惧。古吉

---

① 苏伦（公元前 638—前 558 年）是雅典 7 执政官之一，立法者。

② 普利克里斯（公元前 495—前 429 年）是雅典政治家，他生活的时代是希腊文艺的辉煌时代。

斯的这位不幸的孙子的结局成了悲剧作家、画家和说书人的创作素材。

但是,居鲁士并不在意希腊人怎么评价他和怎么看待他取得那么大的战果。他把吕底亚的领土,即希腊人聚居的几座城市,并入帝国版图。他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消灭吕底亚后,波斯人就和希腊人直接面对面了。而且,直到两族命运的终结,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未间断。统治富有的城市是征服吕底亚后摆在居鲁士面前的一大课题。但是,这些城市和他们的希腊境内的同盟者对居鲁士的占领思想准备不足。卡尔祖斯倒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挣脱了一副旧镣铐。他们不想再戴上一副新镣铐。

卡尔祖斯和他的先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人也向他们学习铸币和贸易。在当时的地中海沿岸的贸易中,希腊人认可他们的领先地位。

4. 居鲁士与希腊人

在希腊人心目中,居鲁士和波斯人是闯进他们内部私密圈子里的外来汉。居鲁士当然不会忽视居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控制和稳定小亚细亚局势中的作用。在与卡尔祖斯决战前,他就派使者晓谕这些希腊人,促使他们与自己结盟,反对卡尔祖斯。这一提议当然遭到了希腊人的反对。只有密尔图斯城表示愿与他行动一致。萨尔德陷落后,此城派出使节向居鲁士表示服从,接受波斯的宗主国地位,也就是说,在原卡尔祖斯宗主国地位的范围内,在原条件下,保持与居鲁士的关系。居鲁士在这个条件下,接受了密尔图斯城的请求,而对其他希腊人的城市,则要求它们无条件投降。

这些居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不得不选择为独立而战,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抗,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条件。他们曾请求斯巴达援助。当然,斯巴达没有同意。

这时,一个斯巴达使者获得居鲁士的接见。这个使者冒失地警告波斯国王,如果他想决定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命运,要当心斯巴达人的反应。居鲁士早已获悉,在他攻占萨尔德之前,斯巴达也曾许诺帮助卡尔祖斯,但是他们并

未履行承诺。居鲁士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回答说，如果他的生命够长，他会让斯巴达人不是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处境担忧，而是为自己的下场哭泣。

斯巴达干预居鲁士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关系这件事并未成为现实。这件事证明希腊人对东方世界的事情多么无知，说明他们对居鲁士崛起和卡尔祖斯倒台的原因多么缺乏了解。按希罗多德的叙述，居鲁士接着回答这位使者说：我们对那些在城市广场集会、以誓言彼此欺骗的人们毫不畏惧。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这就表明波斯君主的行事原则与希腊的所谓政治自由有多么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居鲁士所控制的局面与希腊人心目中的政权有多么不同。

5. 居鲁士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

居鲁士把继续向小亚细亚进军的任务交给将领们去完成，他本人则回到伊朗，在此以后，在吕底亚爆发了几次反对伊朗人的暴乱。暴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有一个叛乱首领克塔瓦斯投奔了希腊。居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战前没有接受居鲁士结盟的提议，但是也没有出力帮助卡尔祖斯。他们也不准备无条件向居鲁士投降。如今，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城市里构筑工事。这在居鲁士的将军们看来，无异于宣布叛乱，只能遭到镇压。这些希腊人徒劳无益的反抗遭到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新崛起的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他们内部并不团结。阿契美尼德的将军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对付这些惯于航海的商人们，应该破坏他们的团结，以收买和贿赂手段分化他们，使他们丧失抵抗力量。

两个世纪以后，居鲁士的后人（在长臂王阿尔达希尔时期）在对付希腊人时，除了他们的神箭手，几乎不用什么铁制武器。他们仍然利用那两个政治手段，即分化和贿买对付希腊人。这种手段就像“通关口令”一样，叩开了所有希腊人紧闭的城门。

在居鲁士的众位将军中，有一个人在最终解决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这一难题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就是米底将军哈尔帕古斯。

在希腊人的城市中，只有密尔图斯由于及时归顺了居鲁士而幸免于难。其余城市不是索性投降，就是抵抗一阵，终而归顺。帕里内(Priene)的反抗特别强烈，几乎全城被夷为平地，城中百姓全部被俘。伏卡亚(Phocaea)和台欧斯(Teos)的居民不愿投降，出走逃亡。附近岛屿上的居民本可有效地进行抵抗，因为伊朗没有海军，或者有也很弱。可是鲁达斯岛和其他几个岛都不战而降，只有萨摩斯岛进行了抵抗。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逐渐明朗，虽然居鲁士设置了行省和驻军，但他的政府加给百姓的负担和限制并不比吕底亚时严重。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即希腊人对理想政府的要求与伊朗人截然不同。波斯人对小亚细亚希腊居民的统治完全没有阻止希腊文明文化的发展。城市的原主管成了希腊居民与伊朗保持联系的纽带，从而保护了这些城市的文明仪礼和民间风习不受触动。居鲁士和他的首领们对待希腊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粗暴。他执行的是怀柔政策。

希腊城市除开密尔图斯维持卡尔祖斯时期的地位不变，其他城市都处于波斯总督的监管之下。萨尔德城总督有权指导其他城市总督行政，故其地位高于其他城市总督。

波斯总督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在萨尔德城陷落和卡尔祖斯被推翻后，怎么对待希腊居民并保证他们驯服。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把希腊人变为雇佣军，利用他们的战斗精神和军事才能，同时又要利用贿赂和收买的手段分化他们的团结。

6. 居鲁士在伊朗东部

居鲁士从小亚细亚回程，应该是为了对付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但是，伊朗内部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更加迫切。当时，米底东部如古尔冈和帕尔苏维还不在波斯人的控制之下。阿姆河沿岸地区和阿姆河以北还是野蛮部落活动的地域，随时可能危及居鲁士领土的安全。因此，他有意把进攻巴比伦的时间推

迟，拿出五六年的时间（约为公元前 545—前 539 年）镇压帝国东部各族。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把大流士的父亲，他的叔伯兄弟维什塔斯帕（即他父亲的叔叔的孙子），任命为古尔冈和帕尔苏维总督。

他在东征的过程中都到过什么地方，目前还不清楚。看来他不止一次东征。科特兹亚斯说，他甚至在出征吕底亚前，就与塞族和巴赫塔尔（巴尔赫）的一些部落作战。

居鲁士从萨尔德回师，在着手征讨巴比伦之前，在这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也像征吕底亚之前一样，是为了巩固后方。因为，在他之前，米底国王在西征时就受到东方民族的打击。他不希望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他在与各族战斗的数年中显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大流士统治初期，伊朗东部各地的总督纷纷造反，反对大流士。也有一些东部总督的姓名出现在大流士的铭文中。所有这些总督所辖的领土应该就是居鲁士的战果。实际上，居鲁士占领古尔冈和帕尔苏维也就控制了木鹿、赫拉特、巴克特里亚和疾陵。他甚至把粟特和花剌子模（这里曾是他的先人的家园伊朗维杰）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两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在胡坎德，在锡尔河附近发现一个居鲁士城（kyropolis）①。大流士上台之初，东方还有一些居鲁士留下的行省。这一事实表明，从攻克萨尔德到占领巴比伦的 5 年内，他的军事行动相当快速，其战果也十分辉煌。

至于说到他在这段时间内还到过信德和印度，似乎不大可信。有希腊材料说他征印度失败。但是这样的说法未出现在亚历山大之前。这表明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后人的附会，目的是显示亚历山大的战果超过居鲁士。

总之，居鲁士在东征中扩展的领土大大超过了米底国王所统治的疆域。此外，他还获得巨额战利品。有资料说，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与塞族人握手言和，收兵回程。塞族人的财产并未归“金城萨尔德”的占领者。此说不过是某种传说而已。

居鲁士战罢归来，在哈马丹休息了一段时间。也可能他利用这段时间思考

① 胡坎德为中亚古城，遗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条锡尔河支流岸边。

如何治理这个大帝国，使它的政务井井有条。因为，从爱琴海岸直到锡尔河边都在他的版图之内了。以战争手段创造的大帝国，要维持和统治，同样需要发动战争。何况在哈马丹宫苑休息的居鲁士不会忘记，巴比伦这个亚洲真正的首府，还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为反对他而与卡尔祖斯结盟的纳布尼德还未遭到清算。

7. 巴　比　伦

巴比伦这个古代两河流域最富有的首府位于今伊拉克希拉市附近，当时正在经历着自己最后的独立时光。这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种文明的交汇。这个城市在若干个世纪中曾多次易手，但是它的古代遗产却在经历了多次屠杀和破坏之后得以保存，这是值得庆幸和骄傲的。这时，这座亚洲真正的首府正深陷于豪华的生活和享乐嬉戏以及不同阶层的内部矛盾之中。

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条河流给他们提供了从埃及到波斯湾地区航行通商的便利。这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使他们免于饥馑的威胁。正是饥馑和灾荒经常使邻近各国的形势动荡不安。

这里农业发达，商业繁荣，加上高利贷者的经营，使得社会上层和宗教人士沉溺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之中。长年对亚述、埃及和巴勒斯坦用兵使得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汇集到高利贷者手中。城市上层安逸享乐的生活和日益壮大的势力更加突出了奴隶和贫苦人生活的拮据。虽然贫富差距巨大，上层生活极为奢华糜烂，但是，科学和工商业发达却让这座亚洲第一城看起来就像是古代的纽约。它巍峨的城楼和巨大的城门构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但是，马尔杜克神教教义的影响和宗教人士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极大地限制了王权。巴比伦城，甚至整个王国，经常处于内乱的威胁之中。巴比伦城虽然面积很大，设施坚固(像希罗多德以他习惯的夸大口吻说的那样)，但是在当时，全部促成它灭亡的因素都汇集到了一起。它的财富激起侵略者的欲望，它的腐化涣散使得它无力反抗。

巴比伦的过去被掩蔽在苏美尔的神话中。苏美尔的历史在数千年后，经过纳布尼德时期的发掘，才多少显露出一些痕迹。但是，至少在汉谟拉比时期（公元前1792—前1750年），它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汉谟拉比时，巴比伦城是两河流域最发达的城市。后亚述在两河流域北部崛起，这座古城落入尼尼微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前705年在位）之手。但是，巴比伦城在亚述人手中时，它的民众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在萨纳哈里帕时（公元前705—前681年），由于反抗，城市被完全破坏，并发生大规模屠杀。但到萨纳哈里帕的继承者阿萨尔胡东时（公元前681—前668年），巴比伦城又被重建。巴比伦在亚述占领时期，经常随形势变化经历起伏不平的道路。有一个卡尔丹族首领纳布普拉萨尔，他在米底国王的支持下宣布巴比伦独立①。他把亚述占据的土地与米底一分为二（公元前606年）。在他以后，他儿子巴赫特纳斯尔二世（纳希卡德纳斯尔，公元前605—前565年在位）重振汉谟拉比时的国威，在巴比伦独立的新时期，启动了疏浚运河、修路、建庙等一系列工程，重现了巴比伦在遥远的古代的辉煌。这里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它是一座梯形建筑，在高高的望月台上，种满花木。据传这是巴赫特纳斯尔为他的皇后米底公主建造的，让她在高处欣赏美景，排遣乡愁。

巴赫特纳斯尔扩建灌溉系统，保证商路畅通，建筑神庙楼宇，使古老的巴比伦重新焕发青春。

他出兵攻击埃及和叙利亚，获得了胜利。在这次战争中，他还顺便严惩了桀骜不驯的耶路撒冷犹太人，摧毁了该城，把敢于反抗的人带回了巴比伦（公元前585年）。

巴赫特纳斯尔之后，内部矛盾又削弱了巴比伦，致使其国内形势又一次动荡不安。

纳布尼德依靠宗教人士的支持，随着一场反对前任国王拉巴什·马尔杜克（Labashi Marduk）的阴谋而登上王位（公元前555年）。虽然他母亲是巴赫特纳斯尔之女，但是，在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他缺乏使巴比伦摆脱内忧外

① 卡尔丹族是从阿拉伯半岛北部迁到两河流域的一个古代民族。古代巴比伦称之为卡尔迪。

患的才干。在那种危机四伏的年代，巴比伦需要的是巴赫特纳斯尔那样的才干。而他的这位外孙所热衷的却是恢复古代迷信，膜拜古代神灵，恪守古代礼仪。他的行动甚至招致他的同盟者马尔杜克宗教人士的不满。他不仅把巴比伦交给他不成器的、整日花天酒地的儿子别尔沙斯尔(Belshazzar)，而且自己还跑到阿拉伯半岛一处名为台玛(Tema)的地方去视察考古发掘或关注神庙的祈拜仪式(他父亲是该庙的主持)[①]。宗教人士对他的不满主要是由于他对外族的神或早已废弃的神感兴趣，而对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和狂热崇拜马尔杜克的宗教人士却漠不关心。

纳布尼德真正关心的是巴比伦的古代历史典仪。这对马尔杜克的崇拜者是不利的。所以庙宇中的宗教人士和大多数普通百姓都不拥护他。

大多数百姓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对国情感到不满，但是他们仍虔诚地崇拜马尔杜克神。宗教人士甚至能够依靠对马尔杜克神的崇拜削弱国王的权力，有时还能罢免国王。他们把国王的失败和被杀解释为神对国王不满。在亚述统治巴比伦时期，宗教人士居然能让国王在马尔杜克神庙按其宗教仪礼举行加冕典礼。了解了这个背景，就可以晓得纳布尼德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宗教人士不满他恢复古代仪礼和坚持推广对哈兰地区的月神斯恩的崇拜。纳布尼德在最后关头的确想与宗教人士讲和，但为时已晚。马尔杜克神通过信众和宗教人士进行了选择。不仅选择了波斯居鲁士来拯救宗教，而且还亲自——当然是通过宗教人士，把居鲁士领进巴比伦。

8. 居鲁士攻克巴比伦

此时的巴比伦一片混乱。纳布尼德沉溺于宗教幻想。别尔沙斯尔耽于逸乐。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在巴比伦的先知丹尼亚尔，在六七年的时间里都在

---

① 台玛在阿拉伯半岛麦加麦地那地区。

等待居鲁士到来。在别尔沙斯尔花天酒地宴饮之时，丹尼亚尔以其智慧的双眼仿佛看到国王的宫门上有这样的文字：波斯人来了，你的末日到了。实际上，丹尼亚尔书中的记述只是把当时文人的普遍心境以故事和寓言的形式描述出来罢了。

居鲁士不仅得到马尔杜克宗教人士的支持和引导，甚至得到旅居巴比伦的犹太人和其他社会下层民众的欢迎。巴比伦的犹太人甚至把他的到来视为把他们救出苦海的耶的稣降临。

这位犹太人心目中的耶稣，马尔杜克神选中的使者在出征巴比伦之前就对胜利抱有信心。

关于他是如何攻克巴比伦的，希罗多德和科特兹亚斯以及其他希腊材料都有所叙述。除去与巴比伦的材料相符的，或可以与之互相对照的，其他的都不能不加分析地接受。当然，居鲁士与马尔杜克宗教人士达成了谅解。巴比伦城居民和侨居于此的外族人普遍对纳布尼德的统治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巴比伦这座大城不可能长时间把居鲁士拒之门外。

居鲁士占领巴比伦许多城市后，长驱直入，直奔巴比伦城。似乎是出家人的纳布尼德所做的只是保护城中的神像不受损害。他千辛万苦地把神像移至巴比伦城外。他似乎仍沉溺在宗教幻想中。他认为他的职责只是保护神像的安全。至于城市和百姓，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吧。

要进军巴比伦，底格里斯河无疑是一道障碍。居鲁士为排除这个障碍，下令于枯水季节改变迪亚勒河流向（迪亚勒河发源于哈马丹，流入底格里斯河），继而改变行军路线，攻入乌培城（Upi），截断乌培与巴比伦的联系。居鲁士在绕道之后，很可能遇到了纳布尼德和他的儿子的抵抗，有过一战。资料上提到居鲁士遇到巴比伦城的抵抗，可能就是指这次战斗。但是，一个老国王和一个花天酒地的儿子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居鲁士的进军。居鲁士的一个埃兰将军乌克巴拉（Ugbara）在一处名为斯波帕尔的地方打败了纳布尼德的军队。此后，他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巴比伦城。

纳布尼德无法脱身，只好投降（公元前539年11月）。在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城之后，别尔沙斯尔还在老城区进行了抵抗，后来他死于乌克巴拉之手。这时，实际已经成为巴比伦王的居鲁士捕获了纳布尼德，并宣布为别尔沙斯尔致

哀。乌克巴拉被任命为巴比伦总督。波斯国王以巴比伦国王的身份祭拜马尔杜克神。他尽力恢复巴比伦城和马尔杜克神庙附近的安宁。他不仅以一个战胜者的权威宣布废弃纳布尼德强加给百姓的众神，而且在他著名的巴比伦文文告中宣称自己是马尔杜克神的崇拜者和该教的革新者。这是希罗多德的记述。这段记述源自巴比伦编年大事记，应该是可靠的，顶多有些细节不确或记述中夹杂了某些传说成分，比如上面讲到的居鲁士改变迪亚勒河河道，使它流向底格里斯河河道，在希罗多德的叙述中是改变幼发拉底河河道。希罗多德还详细描述了乌克巴拉攻克巴比伦的经过。当然这种描绘中不乏文学创作色彩。

居鲁士在巴比伦这个闪族大都会确立了新崛起的雅利安人的统治。他在马尔杜克神庙举行了巴比伦王加冕礼。全部巴比伦属地的居民，从阿拉伯游牧部落到阿卡德和巴勒斯坦城市里的民众，都把他视为巴比伦国王，向他致礼朝贺。

布鲁斯根据卡尔丹的材料说，居鲁士把纳布尼德遣送到了克尔曼[①]。他在那里维持一个办事机构，直到老死。

据确切资料，波斯征服者在巴比伦受到欢迎。居鲁士也对各阶层民众回报以罕见的君主的关怀。他竭力维护神庙，不使其受到损害。巴比伦城也没有遭抢。而抢掠城市财物对占领军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他对犹太人也关怀备至，后来竟被说成是居鲁士与犹太人有某种亲缘关系。他允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并建造他们本族的神庙。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愿意放弃巴比伦肥沃的土地上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波斯国王的这一温情善意却使他们把他视为耶稣一样的神。

攻克巴比伦以后，不仅两河流域尽入居鲁士囊中，就是所有巴比伦的原属地，如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也归入他的帝国版图。

如今，居鲁士可以从容地从侧后方给埃及法老一点必要的教训了。法老曾与吕底亚结盟反对过他。他所以要博得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好感，是因为这是他图谋攻占埃及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计划却是由他的儿子冈比西完成的。

---

① 布鲁斯是卡尔丹族学者，生卒年不详。

居鲁士进攻埃及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为数不多。他们连重修犹太教神庙都感到劳力不足，遑论去帮助居鲁士攻打埃及。

在原巴比伦属地中，除了加沙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其余地方几乎全部不战而降。腓尼基过去对入侵者是坚决抵抗的，这次也乖顺地投降了，而且，直到阿契美尼德王朝倾覆，一直效忠于居鲁士的后人。

居鲁士在巴比伦神庙中像一个普通信徒那样参加新年庆典。他把儿子冈比西委任为巴比伦国王，而加给自己的称号则是"大地之主"。他把巴比伦定为冬都，哈马丹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夏都。他成了拥有两个都城的古代世界疆域最为辽阔的大帝国的君主。他统治着从地中海到波斯湾，从锡尔河到爱琴海的广阔土地。

9. 居鲁士之死

可能在这些年中，居鲁士脑中已经在酝酿着攻击埃及的坚定的想法。但是，像过去历次远征一样，在付诸行动前，一定要保证遥远的东方各民族不致为患。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要找镇压和惩罚东方一些民族的借口。但是在这次远征中，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公元前 529 年）。他来不及在镇压了东方民族之后再去征埃及了。

关于居鲁士的结局，有若干互相矛盾的说法。可以说，无论现在怎么研究也很难予以澄清。希罗多德说他在与玛斯萨凯人的战斗中阵亡。该族的王后托米利斯（Tomyris）因其子之死以一种女人的凶残的手段进行报复。她命人割下了居鲁士的头。科特兹亚斯说居鲁士是在阿姆河上游或下游在与一支达尔比克人战斗的过程中被大象所伤，伤重而亡。达尔比克人似乎与印度人有联系，所以他们有大象。卡尔丹历史学家布鲁斯说居鲁士在与达赫人的战斗中在帕尔苏维被杀。上述三族人都属塞族，这说明居鲁士死前在与塞族人作战。

但是说他在与塞族人作战的过程中阵亡，特别说他死于与玛斯萨凯人的战斗中，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他死于此战，很难想象一支失去主帅的败军残部能够把他的无头尸体运到帕萨尔卡德去下葬[①]。色诺芬关于居鲁士死亡的说法是，他做了一个恶梦，然后就不吃不喝，自然死亡。这倒像一个故事。其情节颇似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死亡，而色诺芬与柏拉图一样，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居鲁士死亡的情节与《列王纪》中凯霍斯鲁的故事颇为相似。在霍斯鲁的故事中，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居鲁士的影子。从这一情况看，他有可能是自然死亡[②]。埃斯特拉普叙述了居鲁士与塞族作战的经过。他所叙述的如果是居鲁士一生最后的几场战斗，其中虽不乏人为的神话性情节，但至少表明居鲁士不是死于这些战斗中。

总之，关于居鲁士之死的任何一种说法都无法否定其他说法，成为定论。他葬于帕萨尔卡德（帕萨加迪）。直到亚历山大时，他的遗体仍然静卧在那里的金棺中。由于墓葬极其豪华，多次被盗。在他的墓碑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着这样一则简短但发人深省的文字，这也是他叱咤风云的一生的写照：我，居鲁士，阿契美尼德王朝之王。

10. 居鲁士的道德原则和宽容政策

居鲁士死后，他的江山作为父亲的遗产传给了儿子冈比西。居鲁士除了冈比西，还有一个儿子巴尔迪亚与三个女儿奥托萨（Atossa）、鲁哈纳（Roxane）和阿尔托斯塔内（Artystone）。比起这些后人，他的名声要显赫得多。

事实上，整个古代世界都把居鲁士视为无比杰出的伟人。他把波斯人从

---

① 帕萨尔卡德是伊朗法尔斯地区的古城。

② 《列王纪》是波斯史诗，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波斯国王霍斯鲁晚年让位，然后消失在深山风雪中。

默默无闻的状态推到荣誉的顶峰。像希罗多德所说的，人们称他为国父。他在小亚细亚沿岸让希腊人见识了他的军力。虽然希腊人总是对波斯人怀有一种厌恶之情，但我们从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波斯人》中看到他们把他视为理想的君主。他赋予犹太人自由，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拜神和建庙。犹太人把他视为耶稣。

历史学家在居鲁士身上看到杰出的军政才能与人性和同情心的结合。这在众多的东方君主之中，展现了一种崭新的品质。

居鲁士的作为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其他的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但是，拿他们与他相比并不合适。他虽与他们一样，长年驰骋在战场上，但是，与其他征服者不同，战争和血腥并没有使他忘乎所以。他打倒对手后，总是像一个慷慨大度的杰出骑手，伸出手去，把对手扶起来。比如对卡尔祖斯，居鲁士免他一死；对纳布尼德，还让他到克尔曼担任地方官员。对待这两个国王的态度体现了他的宽容大度，同时也体现出他的政策是基于人性和道德的。

他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措施肯定是他最热心执行的政策。由于执行这一政策，他在当时的世界上能够不借助严刑酷法统治一个世界性大帝国。在这个帝国内，新与旧并存，文明与野蛮彼此容忍，战争与扰乱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这种宽容政策和这位波斯征服者宽厚对待被征服者的名声使得波斯的敌对民族在斗争中不致绝望和拼死反抗，相反，在形势需要时，对他的宽厚具有信心，甚至投奔他的麾下。

的确，这种宽容政策有时是居鲁士的宣传手段。但是，强有力的征服者把宽厚仁慈作为自己执政的基本原则，以各民族和平共存作为他执行此项政策的背景，即使他以此作为巩固统治地位的手段，那这种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一种道德理念。居鲁士的这种宽容态度不仅体现在对待犹太人和马尔杜克信徒上。在占领了两河流域以后，他对这一地区的斯恩（月神）信徒也加以厚待。斯恩神的信徒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巴比伦陷落之初，他们的神庙也遭到破坏。可见，他的宽容态度至少是他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反映了他的道德准则。

当然，他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彻底破坏了这种宽容政策。因为执行宽容政策的目的乃是各民族的和谐相处。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有奴役和破坏，

而不是自由和繁荣。居鲁士一死,他的宽容政策也随之寿终正寝,除了在个别场合还有一点余音。但是战争却依然在进行。

11. 居鲁士的儿子们

统治居鲁士留下的大帝国的重任落到了冈比西的肩头。他并没有为创立大帝国作出什么贡献,只是在居鲁士晚年做了一些事情。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的确在此前作过 8 年巴比伦国王,而且在居鲁士远征之时,在仪礼上代行国王职责。但是,所有这些作业都是在居鲁士的照料之下完成的。居鲁士并未把年轻的王子训练成能游刃有余地治理新崛起的大帝国的人才。何况形势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特别是年轻的王子极端自负,而且性格暴躁。他把被征服的民族一概视为奴隶。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弟弟巴尔迪亚要亲切温和得多。

年轻的国王在执政的前几年一直忙于平息叛乱,在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去世后,对后继者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巴尔迪亚的存在甚至还时时与某些动乱有关,这点从冈比西执政之初就是一个难题。按大流士的比斯通铭文,巴尔迪亚与冈比西是"同母同父的兄弟"。居鲁士显然不愿让巴尔迪亚分享统治权,从而把新成立的帝国肢解,所以在遗嘱中规定,巴尔迪亚应该去东部一个省,作冈比西领导下的省督。

冈比西继承了他父王的遗志,一心想征埃及。也许他早就有此愿望。但他自然不会独自去埃及,而把弟弟留在伊朗。人们都传说巴尔迪亚更受人拥戴。反对者也会把他作为挑衅的借口。按希罗多德所说,冈比西把巴尔迪亚带去埃及了。而按大流士的比斯通铭文所述,冈比西在去埃及之前把他杀掉了。希罗多德还说,去埃及后,兄弟反目,冈比西又把弟弟派回了苏撒,后令人把他秘密处死。

综上所述,传言中关于巴尔迪亚的结局,说法是一致的。至于他的身世,

还是最早的大流士铭文更具权威性。总之，各种叙述之间只有细节上的差异。冈比西杀死巴尔迪亚，不再担心有人挑战王位，解除了心头大患。但是，他却把此事隐瞒了下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有人责备他阴谋杀死兄弟；另一方面，当他不在国内时，人们会认为国王的弟弟仍在伊朗主持政务，这样可以避免反对者的阴谋活动。大流士所述，只是事件的概貌。希罗多德的记述虽有时难免有夸大之嫌，但是他笔下所述的情形与事件进程和大流士的铭文并不矛盾，所以还是可信的。冈比西隐瞒了事情的真相，除了他左右的几个人，其他人并不知情。因为他感到他不在伊朗时，人们会认为国内没有居鲁士家族的人主持政务，在这种情况下，见机滋事的人(特别在米底)会借机挑起事端，甚至阴谋叛乱。为了避免波斯和米底大家族在确立摄政王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他选定一个穆护作为摄政者。因为穆护的宗教仪式主持者的身份两族人都易于接受，而且会尊重他的身份。

12. 冈比西征埃及

在此之后，他就要出发去征埃及了，要开战总要有借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当然是现成的借口。还有一件事，冈比西曾向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的女儿求婚，但是阿玛西斯却把前王的女儿送到伊朗。冈比西攻克埃及后执意破坏阿玛西斯的陵墓，侮辱他的遗体，这可能是直接原因。还有一种说法，即求婚者不是冈比西，而是居鲁士。这可能是埃及宗教人士有意歪曲，即把征服埃及的人说成是埃及法老的外孙。

不管其表面借口是什么，真正的动因则是埃及的虚弱衰落和法老的神话般的财富。

从古代起，尼罗河流域的财富就一直刺激着世界征服者们的胃口。冈比西发动进攻埃及的战争，除去想掠夺财产，还是在执行其父的遗志。居鲁士早就对阿玛西斯与卡尔祖斯结盟不满，想对他进行惩罚。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按希罗多德的记述，此前一直生活在伊朗的卡尔祖斯，在此次战争中，竟然是居鲁士之子冈比西的随行者之一。而这次战争就是针对他的昔日盟友阿玛西斯的。老阿玛西斯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都用在为对付冈比西的进攻做准备上了。他并未活到在战场上与昔日朋友和同盟者刀兵相见之日，就告别人寰，留下一个智勇远逊于他的不成器的儿子。他的去世使敌人的进攻变得轻而易举。

阿玛西斯预感到风暴即将袭来，他认为敌人可能从海上进袭，于是他便与希腊人的岛屿，特别是与萨姆斯岛首领帕卢克拉台斯联络，以加强海防。但是冈比西考虑到法老与巴比伦国王交战的前例，更有意从陆地经西奈半岛进攻。阿玛西斯把希望寄托在帕卢克拉台斯对他的承诺上。但是，当波斯军队进至亚洲西大门加沙港时，帕卢克拉台斯为自保而投向冈比西。不仅如此，他还把一个希腊雇佣军军官法内斯（他是哈列卡尔纳苏斯人）派到冈比西军中[①]。此人为帕卢克拉台斯效力，到冈比西军中后，帮助冈比西与阿拉伯纳巴堤首领结盟[②]。这些阿拉伯人这时才步入历史前台。他们承诺以自己的骆驼保障波斯军队的供水。

13. 埃及陷落

波斯军队在船队的保护下，沿海岸前进，他们饮用的是阿拉伯贝都因人供应的水。当他们进展到埃及东大门波卢兹姆时，与法老的军队形成对峙局面。

这时的埃及王是帕萨姆提克三世。其父阿玛西斯已死，这片众神的大地的统治权就由他继承。战斗在波卢兹姆近郊展开。两军激烈拼杀，可以说是殊死战斗。双方军中都有希腊雇佣军。埃及人怕战败会让他们被外族人统

---

① 哈列卡尔纳苏斯是小亚细亚西南部的一座古城。

② 纳巴堤人是阿拉伯人的一支，公元前 6 世纪左右从阿拉伯半岛进至叙利亚黎巴嫩一带建国。

治。伊朗人怕战败会让他们得不到粮秣供应，没有退路，全军覆灭。

战斗极其惨烈。战场上遍陈阵亡者的尸体，直到 80 年后，希罗多德还能在当年的战场上看到死者的头骨。埃及人的反抗是徒劳的。一方面，入侵军队数目占优，另一方面，埃及人士气不振。他们没有称职的统帅，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失败。最后法老军队惨败（公元前 525 年）。帕萨姆提克三世抵抗了一阵，延缓了敌军的推进速度和行程，后为了保命，夺路而逃。他一逃走，敌军长驱直入，一直到都城孟菲斯也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在波斯军队水陆夹攻下，孟菲斯稍作抵抗之后，俯首投降（公元前 524 年）。

帕萨姆提克战败后，埃及实际上变成了伊朗的一个行省。由于原来的阿玛西斯在政府里重视外族雇佣人员，特别是希腊人，而不信任埃及人，因此，政府中的埃及人对他都没有好感，而他又是废了上一任法老阿帕里斯，自行宣布上台的，此时波斯军队像 15 年前攻克巴比伦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救星。百姓并不愿看到波斯人真的保护法老家族。

被俘的帕萨姆提克仍然受到冈比西的优待。冈比西甚至打算按居鲁士的成例，安排他担任伊朗任命的省督，留在埃及。但是他却迫不及待地造反，反对伊朗国王，阴谋败露后，被冈比西下令处死。冈比西后派了一名波斯将军阿里扬戴斯担任埃及总督。

帕萨姆提克战败被处死后，埃及人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都把阿契美尼德王朝视为法老王朝。从此以后，利比亚人和拜尔盖及锡兰尼的希腊居民也都归顺了波斯征服者[①]。

关于冈比西在埃及的情况，我们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希罗多德的记述。记述的内容与这位“历史之父”的一贯风格一样，充满故事情节和不合逻辑的夸张。他的这些文字应该说更符合他的时代埃及人的叙事特点，与实际情况和当时普通百姓对波斯征服者的印象并不相符。因此，我们对希罗多德叙述中所表现出的愤怒和武断应持谨慎态度。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某些埃及史料与希罗多德所述的内容并不符合。

冈比西进入埃及之初，还是按照居鲁士的怀柔政策，尊重埃及的宗教和庙

---

① 拜尔盖和锡兰尼都在利比亚东部地区，与埃及接壤。

宇。他谦卑地敬拜埃及众神，不让兵士污染庙宇环境，不让他们把庙宇当作兵营，甚至像法老一样，跪拜神牛。一个同时代的埃及祭司阿米尔·巴哈尔·乌加古尔·拉斯纳特对此有一则记述。他是埃及陷落的目击者。他说冈比西学习埃及礼法，在神庙里完全像一个法老，履行埃及的宗教仪式。这位祭司的记述在梵蒂冈博物馆他的一尊塑像旁可以看到。

不管冈比西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这种行动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的。

14. 波斯人在埃及

冈比西怀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但在攻克埃及后不久，他在心理上就陷入一种伟业未竟的痛苦之中。其实，在所有占领法老土地的征服者之中，他是唯一一位占领全部尼罗河谷地的国王。如果说冈比西在埃及发疯了，无疑，他疯狂的最初表现就是在法老的土地上萌生了征服世界的野心，而这一目标尚未达到，这使他陷入了一种近似疯狂的烦躁状态。如果不是这样，统治一个幅员空前广阔的大帝国的自豪感不会使他这样发疯。他还有另一件不如意的事。在埃及的另一侧，他征服世界的野心受挫。他未能占领腓尼基。因为腓尼基人不想让波斯国王把自己的领土变为殖民地，进行反对他们和他们子孙的战争①。冈比西在阿姆绿洲方向也未能得手②。他派重兵前往，但是军队由于没有可靠的向导，被流沙埋葬了。这批人出发之后便杳无音信，一去不归。他亲自挂帅进攻埃塞俄比亚，也同样未获成功。波斯军队仅进至纳帕特(Napata)，到那里之后，便被迫紧急退兵③。虽然那里的国王纳斯塔森宁(Nastasenen)留下了一块埃塞俄比亚语的文告牌说，康巴祖丹(Kembasuden，即冈比西)战败。其实是波斯国王收到一则伊朗传给他的不愉快的消息，才紧急撤兵的。

① 腓尼基大体位于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② 阿姆绿洲即锡瓦绿洲，在埃及西北边界附近。

③ 纳帕特是苏丹北部地区。

由于长途跋涉，又路遇伏兵，所以损失了部分军力和辎重。纳斯塔森宁把这种不可避免的损失也算作了他的胜利。宣布这类鼓动性的战报是很自然的事。

冈比西没有料到独霸世界的野心受挫会导致他精神崩溃。希罗多德说他从青年时起就患有癫痫病。但这还有待证实。如果他确有此症，那么，炎热的阳光、长途跋涉和旅途辛劳会加重病情。

希罗多德时代的埃及祭司肯定对所谓冈比西犯下的罪行有所夸大。但是，对于他暴怒之下的暴行，也不能一概否认。根据资料，这个自负的失败者从埃塞俄比亚回程途中，已经没有了进入埃及时的无往不克的统治者的乐观、平和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当他再次来到孟菲斯这片尼罗河三角洲，看到城市居民庆祝宗教节日，狂欢作乐时，自然会以为这是对他出师不利的讥讽。有一种说法，说他在这时，一怒之下刺伤了埃及神牛[①]。当然，每一个饮了酒近似疯狂的失败者都可能作出这样的事。但是，历史学家还有疑问。因为根据埃及材料，神牛在他当政的第 6 年已死，当时他不在埃及，出发去征讨诺贝和埃塞俄比亚了[②]。下一个神牛在他上台的第 5 年已经出生。他死后，直到大流士上台第 4 年，这个神牛尚在。那么，冈比西所杀的是哪一个神牛呢？

据希罗多德叙述，冈比西从埃塞俄比亚回师，在孟菲斯城对埃及祭司发了一通脾气，甚至把他们祈拜神牛的仪式看作是对自己的嘲讽。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可信的。据阿尔凡廷城的犹太人的纸莎草纸记录，有一个资料，是冈比西以后一个世纪时的记录，说冈比西破坏了埃及全部神庙（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吗?），只有犹太人的神庙幸免[③]。这则记录有可能是犹太人为显示本民族的优越性而杜撰的。关于冈比西在埃及如何粗暴无礼地对待波斯人的传说倒有几分可信。有一幅画表现了这位骄傲的醉醺醺的暴君是如何粗暴地对待他手下人的。据说他处死了妹妹鲁哈纳（还怀着他的孩子），因为她对巴尔迪亚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痛心[④]。还有传言说他因为一件小事就把波斯 12 个贵族活埋

---

① 参见希罗多德《历史》（上）第 126 页：他们认为牡牛是属于埃帕波司神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

② 诺贝是苏丹北部地区。埃及神牛被崇拜的时间是 25 年。到第 25 年，由神职人员把牛牵入尼罗河溺死，制成木乃伊，仍然受到崇拜。这时应该已经找到另一头牛替代。

③ 阿尔凡廷城在尼罗河岸边，阿斯旺对面。

④ 按照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近亲可以结婚。

了，还说他用箭射一个贵族子弟的心脏，以及其他这一类事情。这些似乎都属于“子虚乌有的杜撰”。大流士说，有人不仅在米底和波斯，而且在其他省份的百姓中散布有关他的传言，说他是个半疯狂的军事上的失败者，只知寻衅滋事等。这只会使人们更加爱戴在米底冒充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的这个王位觊觎者。

毫无疑问，在米底与波斯出现王位觊觎者的消息传到了冈比西的耳朵里，这应该是他征埃及半途撤兵的原因。至于他对波斯贵族粗暴，包括他射一个波斯贵族儿子的心脏等等，可能是由于他怀疑他们参与了国内的阴谋，或者是，他们对反国王的阴谋采取玩忽轻慢的态度。后来，在《胡达伊纳梅》中描绘凯扬王朝国王卡乌斯的粗鲁暴虐行径的插图所反映的情状岂不就是冈比西、奈姆鲁德和巴赫特纳斯尔这些暴君的性格特征的综合表现么①?

15. 巴尔迪亚问题

冈比西于公元前 522 年，也就是离开波斯 3 年后，把埃及交给阿里扬戴斯统治，班师回国。因为从国内传来不祥的消息：波斯发生了严重的动乱，需要他亲自处理。动乱是由一个人引起的，这个人，百姓们认定他就是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王命传达人在叙利亚，离国王大营不远的地方，宣告新国王即位。而冈比西还没有来得及与这位新王会面，就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或哈玛赫（西部城市，一说在巴比伦）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公元前 522 年）。

按希罗多德和科特兹亚斯的说法（他们的说法的细节很难令人相信），冈比西之死是撞伤所致，而且还是他自己造成的。大流士在比斯通铭文中说他是“自己致死”。自杀的可能性应该排除，似乎也不像自然死亡。那只好接受

---

① 《胡达伊纳梅》即波斯萨珊王朝时编写的《帝国史》。巴赫特纳斯尔是巴比伦国王（公元前605—前 565 年在位）。

上述说法了。

冈比西之死使得被人称为居鲁士之子的那位巴尔迪亚的造反事件变得扑朔迷离。互相抵触的材料和神话般的情节被人们传播着。传播者搜集形形色色的材料，添油加醋，充实自己的材料袋，或故弄玄虚，增加神秘色彩，最后把事情的本来面目搞得神乎其神，以至这场阴谋造反的某些细节永远不可能为人所知。奇怪的是唯一同时代和正式论及这一事件的文件比斯通铭文并不能排除传播了若干世纪的神话般的情节的矛盾。它没有增加扑朔迷离的情节，但对情况模糊不清之处也没有发挥澄清作用。特别是比斯通铭文属官方文献。对现代的历史有所体验的历史学家对此抱着警惕的态度，担心虚假材料把人引入歧途。一些研究者认为，假巴尔迪亚的故事是大流士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夺取冈比西的王权，同时排除真正的巴尔迪亚的申辩权——也许他根本未被杀死。

虽然这一结论在某些方面有令人信服之处，但总的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怀疑。历史学家不能根据一则疑问就认为真正的巴尔迪亚被杀和伪巴尔迪亚造反都系伪造。大流士死后，希腊历史学家以毫不怀疑的语气记述了这件事，尽管他们的记述在某些细节上有差异。此外，大流士制造这个谎言，把它扩散出去，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假如说他制造这个谎言是要证明自己才应当取得王位，但他想要得到的这个王位自古以来不就是他的家族的吗[①]？如果他的家族无权取得王位，那他怎么可能强迫贵族们接受这个谎言呢？如果他们反对，又该怎么办？要知道他们也自认为是有资格取得王位的。

冈比西所以为王，就是因为居鲁士起而反对米底阿斯提亚格。大流士也是阿契美尼德家族中人。他要取得本属于自己家族的王权、王位（并不是王权旁落到非波斯族，而是从族中的一支传到另一支），有谁会提出异议呢？而且，大流士怎么可能从头至尾制造一个故事，使之在国内贵族中和冈比西的左右散布呢？要知道这些贵族比大流士更接近国王，也更受到国王的信任。此刻，他们中竟无人出来揭穿这场骗局。而且在大流士之后，贵族的后人中也并无一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而他们中有些人对大流士是持反对态度的。

---

① 原文此处逻辑似乎有些不通。他的家族有权取得王位并不意味着王位就应当归他，也可以是家族中其他人。他说谎排除其他竞争者也很自然。怎么能说他没有动机呢？

希罗多德关于此事的记述说造反者是一个穆护(不管他名字叫什么)。这与大流士的说法相合,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希腊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所获取的材料总不会比大流士更多。因此,也不能否定大流士的说法。

大流士强调力戒谎言。但据希罗多德记述,他曾在一次集会上明确地表示,为达到目的,谎言和实话都可利用。

大流士为王之初,还有人企图篡权。他们把自己装成另外的人。有人还说自己是冈比西的弟弟巴尔迪亚。这表明,在当时情况下,有一个穆护出来篡权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如果我们怀疑有个假巴尔迪亚企图篡权,那同时也就否认了有一批人觊觎王位。而对这些人篡权的事怎么能一笔勾销呢。事实上,在大流士以后的世代,从来没有人否定有一批人谋取王位。综观所有材料,其中有一致之处,也有互相抵触的地方。特别是关于那个企图篡位者巴尔迪亚是不是确有其人,意见尚不一致。其实,对于此事的核心部分应予肯定,只是与此同时要排除某些细节的伪造或夸大之处。

对比希腊的神话般的情节和大流士的记述,除了冈比西秘密处死巴尔迪亚引起动乱之外,还有一个百姓不满的因素。按大流士的材料,冈比西"出发去埃及,百姓背离了他"(比斯通铭文 1:10)。在冈比西不在国内的情况下,百姓们听命于这个篡权者,这种说法可能接近事实。此人是个穆护。大流士说他名为高玛塔。因为从起事之初,他就维护居鲁士家族中人为王的合法性。而他也自称是这个家族中人。此外,他还承诺免除三年赋税,所以得到百姓支持。

大流士还记述说,在冈比西不在时,波斯米底和其他省份那些在长期战争中丧失儿子的人对他表示不满。希罗多德说这个篡位者名叫萨姆尔迪斯。科特兹亚斯说他名埃斯潘迪亚特。他与真正的王子在相貌上极其相似,连宫廷内侍都难于分辨。这显然是希腊历史学家的文学夸张。大流士的材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点。篡位者应该谨慎从事,考虑到不要让仍然在世的奉冈比西之命杀死巴尔迪亚的人(据大流士材料,认识巴尔迪亚的人不在少数)把他揭露出来(比斯通铭文 1:13)。有一说提到,宫中妃子也会把他揭露出来,这可能是事实。因此,他得小心谨慎,为了保证自己的王位,把冈比西和真的巴尔迪亚(他本来有权继位的)身边的女人都控制起来。阴谋所以败露也许是由于一些认识巴尔迪亚的人,甚至像帕尔卡萨斯伯这样与杀害巴尔迪亚有直接关

系的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以赎罪①。

希罗多德添油加醋渲染的情节后来又传给了希腊其他历史学家。这些叙述究其实质,颇似一篇神话传说。大流士的材料中所以对此只字不提,可能是因为在官方文件中不应附加此类细节。总之,大流士的说法是穆护高玛塔"欺骗了百姓","篡夺了王位"(比斯通铭文 1:11)。

根据遗留下来的波斯文献,此人还到过巴比伦。在巴比伦期间,所到之处,他破坏神庙,掠夺百姓的牧场和牲畜。为了不致暴露本来面目,他从不见人,甚至像对待囚犯一样把宫内的妃子单独隔离。但只不过为王 8 个月,他的本来面目就暴露了。除了知情人作证外,冈比西的临终遗言对揭露真相应该也起了作用。

16. 大流士镇压叛乱

最后,波斯人为了不让王权再次落入米底人而且是一个觊觎王权的穆护手中,认为有必要采取断然行动。

与王位有关的七大波斯家族的若干首领,其中也包括维什塔斯帕的儿子大流士,达成共识:必须结束穆护制造的灾难。虽然大流士的父亲和祖父都比他更有可能取得王位,但是大流士年轻有为,干练果敢,成为他所在地区的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真正代表。

最终,他们进入米底高玛塔的居住地的城堡,冲破守卫和军官们的阻拦,闯入内宫,杀死穆护和他的左右,结束了假巴尔迪亚的篡权闹剧(公元前 522 年)。

关于以后事态发展的细节,大流士认为没有必要详述。从希罗多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同盟者们并不想仅凭大流士属于王族这点就承认他为王。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实行希腊通行的民治或寡头统治好,

① 帕尔卡萨斯伯是冈比西派去杀死巴尔迪亚的人。

还是继续采取独裁统治？希罗多德肯定地说，他们就这个问题作了一番认真的讨论。最后，除一人为保持自由宣布退出竞争外，其余的人都表示要争取为王。于是，他们商定了一个办法，即到一个约定地点，谁的马第一个嘶叫，他就为王。这种办法在米底是有先例的。据说一个乌拉尔图的国王鲁萨就是这样上台的。

总之大流士有幸中彩。他的马到了集合地首先嘶鸣。有记述说他的马先叫起来，这得归功于一个下人。这种决定王的办法是东方带有神秘色彩的方式。大流士的马就是不先嘶叫，王位也应该是他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是阿契美尼德家族中人，而是因为在铲除高玛塔一事中他表现出的决断。虽然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中其他密谋者也参与了杀死穆护一事，但在比斯通铭文中，大流士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他明确地说："我杀死了他。"

大流士上台（公元前 522 年）后，面临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冈比西 3 年不在国内和高玛塔为期 8 个月的篡权活动而造成的。在波斯米底和其他省份，这些困难像鬼影一样荡来荡去。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巨大的毅力和耐心。他在描述如何最终巩固政权时说：穆护破坏的一切，重新恢复，高玛塔所改动的一切，全部复原。

为了重建居鲁士时期的秩序和制度，甚至有所改善和加强，大流士被迫拿起武器，在两年的时间内（公元前 522 年 9 月—前 520 年 3 月），在所有省份与一系列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动乱进行斗争。比斯通铭文记载了这些战斗的经过，表明他为了重建居鲁士帝国的秩序和安全，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劳。当然，有些困难是在他主政之前，居鲁士和冈比西戎马倥偬之中对大帝国无暇顾及而引起的。他们未能使这样一个大帝国变得井井有条。

居鲁士在攻克的地方建省。他委任的省督这时都拥兵自重，不听指挥。任何一次王权更迭都会刺激地方首领扩展自己势力的欲望。冈比西一死，又有一个人们认为是居鲁士的儿子的人被杀。百姓对这些拥兵自重的省督们的压迫越发感到不满。他们找到了造反的借口。百姓造反把新当政治国经验不足的相对年轻的国王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中央与省督们的联系中断，而他们又各自为政，使他们驯服十分困难。帝国的统一受到威胁。大流士虽然年轻，但他曾随居鲁士东征，到达过锡尔河地区，也曾随冈比西到达埃

及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控制的诸贝。实际上，他比他父亲和祖父更有实战经验，也更见过世面。此外，他与居鲁士的女儿的婚姻、他与巴尔迪亚和冈比西的妃子们的婚姻关系，以及此前他与豪门贵族之女的婚姻从他登基之初起就使他处于一种优越地位。米底波斯上层家族都因与他有姻亲关系或密切交往而对这位新国王表示忠心和爱戴，何况他们还与他结成过同盟共事关系。

大流士登基之初，冈比西时期人们的不满情绪犹在。高玛塔篡权一事虽然为期不长，但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有了这个榜样，在各省，人们动辄就造反夺权。这种形势告诉大流士新夺得的宝座并不稳定。要巩固国家基础，必须排除所有时时表现出来的不稳定因素。大流士在著名的比斯通铭文中叙述他是如何竭力扑灭这些叛乱的。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应该大书特书。但是，国王对事件的冷静而枯燥的论述和毫无感情的文字表明他不了解所记的事多么严重和尖锐。大流士说，他用了 13 个月去平定叛乱，惩罚了 9 个反抗他的国王，对一些省份，他甚至不得不三番五次派兵，讨伐不同的叛乱者。埃兰爆发的叛乱目的是反对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统治。首先发难的人名叫阿萨里纳(Ashrina)，他自称是安善王的后裔。阿契美尼德家族推翻了安善王的统治。在米底，一个名为克里特里台的人说他是胡赫什塔列的后人，他要恢复米底王朝。在波斯，一个名为瓦赫亚兹达塔(Vahyazdata)的人说自己是居鲁士的儿子巴尔迪亚，起兵造反，还把兵力派到很远的地方。显然，要镇压这些叛乱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需要魄力、勇气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些叛乱并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它们互不关联，也没有统一的目标。这给大流士镇压它们提供了方便，因为他刚刚当政，能支配的兵力还相当有限。

发生在苏撒、波斯和米底的叛乱动摇了他的统治地位。虽然有些叛乱持续时间不长，但是仍然令他忧心忡忡。巴比伦的叛乱同样严重地威胁着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基础，也让大流士焦虑不安。有一个挑战者名叫尼丁图贝尔，他自称是被推翻了的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的儿子巴赫特纳斯尔。

希罗多德记述了一个波斯将军祖培尔(玛卡毕兹之子)惊人的自我牺牲的故事。在莫拉维的叙事诗里，在讲述一个犹太大臣的故事时，也叙述了这个情节。但是这都不足为凭。因为围攻巴比伦与扑灭叛乱并不像希罗多德所叙述

的，用了那么长时间，以致发生这类惊人的自我牺牲行为①。

在巴比伦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前，大流士是无暇顾及其他的暴乱的。当时，在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拉赫哲和木鹿都发生了暴乱，这使大流士深感难于应付。甚至在帕提亚也发生了叛乱。这本是他父亲维什塔斯帕掌管的地区。他父亲甚至被夺权，大流士不得不从波斯派兵去支持他父亲。

大流士采取了极其严厉和暴烈的手段镇压暴乱，往往使人忆起古代亚述国王的凶残行径。他把这种残暴手段视为阻止局面蔓延的有效措施。因此，在制服反对者之后，他割掉了一些人的耳朵、鼻子，把一些人用铁索锁起来，或干脆把他们送上绞架。

当时在一些省份暴乱可谓此起彼伏。将军们虽然也奋力作战，但大流士为迅速讨平叛乱，不得不亲自出征。动乱地区恢复秩序以后，大流士意识到要建立一个正规的行政体制。而且，通过平定叛乱他也收获了一些必要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手段。

17. 统一和安定

为了平定叛乱，大流士整整两年都在进行持续不断的战争。在比斯通铭文中，他以一种平和自信的语气描述了帝国经过两年战争获得的和平局面。这时，这位新国王认为必须要为帝国建立一个新首都。不久，他就在苏撒建筑了王宫，定其为第一都城(公元前 521 年)。他的这个基地显示了帝国恢弘的气势和多姿多彩的文明。按一则铭文所述，首都每一个部分的建筑都像帝国本身一样，与其领土有关：雪松是从黎巴嫩运来的，天青石采自花剌子模，黄金是萨尔德和巴尔赫的，象牙运自埃塞俄比亚和印度。首都的功能和巴比伦城

① 按希罗多德所述，祖培尔自伤身体，割下自己的耳鼻，投身到巴比伦造反军中，得到信任，成为军事首脑，后帮助大流士战胜巴比伦造反军。莫拉维(公元 1207—1273 年)是波斯诗人。

的风格融为一体。后又在塔赫特贾姆希德新建了一座宫殿。为建此宫殿用尽了各种材料，调动了苏撒全部的建筑工匠和工人。这座宫殿的遗迹仍在，像大流士的铭文一样，叙说着他多年鞍马劳顿和多次血战创立的大帝国的辽阔的国土的壮丽恢宏的气象。

各省叛乱平定，帝国土地恢复了和平安宁，这时，大流士才有可能顾及帝国西部遥远的省份。这些省份在他四处征战的这两年间没有造反。但是，省督们急骤膨胀的势力使得他们对统治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满，逐渐形成省督家族独立于中央的局面。在大流士登基之初的两年间，各地纷纷发生骚乱，但吕底亚和埃及却平安无事。可是这两省的省督并没有摆脱被怀疑的处境。大流士为了防止他们造反，在国内局势平定之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

18. 吕底亚和埃及

吕底亚省督伍鲁叶台斯(Oroites)从居鲁士时起就驻在萨尔德。他从冈比西时起就打算造反起事。萨姆斯的独裁首领希腊人波利克拉台斯在冈比西征埃及时，曾协同作战。这时，伍鲁叶台斯借口波利克拉台斯对伊朗国王不忠，设计害死了他。

此外，他还杀死了小亚细亚达斯库林(Daskyleion)的省督米特鲁巴台斯(Mitrobates)和他的儿子。米特鲁巴台斯是波斯贵族。他甚至还秘密处死了一个大流士的信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大流士的人从吕底亚到波斯国王宫廷，向大流士报告了对伍鲁叶台斯不利的信息。伍鲁叶台斯因此受到大流士的怀疑。后来他秘密处死了那位告密者。但是，大流士在伍鲁叶台斯还未真正察觉到他已经被怀疑的时候，派了一个官员去萨尔德，让他的波斯卫士把他杀死了。

不久之后，埃及省督阿里扬台斯也受到怀疑。一方面是由于埃及人抱怨

大流士暴虐无道；另一方面，某些迹象表明他有追求独立的倾向。他在埃及铸造了一枚纯银硬币。这表明他有独立的倾向，好像他真的就是埃及法老。这暴露了他的野心。大流士发现埃及有独立的危险，为阻止那里发生动乱，他亲自去埃及处理。

在赴埃及途中，他在巴勒斯坦作短暂停留解决了犹太人由于执行居鲁士修海卡尔神庙的命令而产生的纠纷，之后到达埃及(公元前 517 年)。他曾作为冈比西的随员到过埃及，当时就发现埃及人不满伊朗人的统治。于是他有意安抚他们。在进入孟菲斯之后，他参加了悼念此时死掉的神牛阿庇斯的仪式，而且宣布给找到新神牛的人以重赏。此外，他还修葺了一些埃及神庙，又将客居苏撒处于流放中的大祭司长萨伊斯派了回来，还下令修复了冈比西的军队破坏的建筑。他赢得了埃及人的尊敬。他们像拜法老一样向他行礼。一则埃及人的铭文中说这个安特琉斯(大流士)就是本族的众神之子。这位众神之子就像另一位众神之子纳赫胡一样，开凿了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运河，比费迪南德・德・雷赛普斯(F. de lesseps)早许多世纪把地中海和印度洋连接了起来①。

大流士回伊朗时，在埃及布下重兵，以防敌人进袭。按希罗多德的说法，这些兵士都是埃及人。这体现了大流士巩固统治的工作的成就。大流士抚慰埃及祭司的行动赢得了埃及人的好感。他在尼罗河谷停留了几个月之后，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他曾随冈比西在埃及驻扎过三年。在此期间，他对埃及已足够熟悉，他知道如何在埃及保持平静，使其不致分裂。

尼罗河流域平定以后，大流士匆促返回伊朗。他已经达到此次出行的目的，即平定埃及叛乱，因此，还有什么必要在已经归顺的行省久留呢，何况从伊朗又传来出现动乱的消息。这次动乱的参与者有国王的旧日伙伴温达法尔内，这个人是与他一起杀死高玛塔的人。动乱在大流士回到伊朗前已经平息，所以他没有必要对这位昔日的朋友发难。他只是以某种方式把他从自己身边驱赶开而已。

---

① 纳赫胡是埃及第 26 王朝国王(约于公元前 609—前 593 年在位)。费迪南德・德・雷赛普斯(公元 1805—1894 年)是法国人，于 1859 年开始主持开凿苏伊士运河。

19. 建立秩序和立法

直到登基四五年后，大流士才逐渐克服了最初困扰他的那些问题，得以松一口气。但是管理如此广大的帝国国土，对一个 33 岁的国王来说，的确不是容易的事。5 年前（公元前 522 年）他还不过是波斯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军官，一名卫队指挥。现在，对他来说，耐心、智慧和对纪律的严格要求成了必需的东西。在建立秩序和组织方面，他借鉴了居鲁士的经验。可是他跟随居鲁士时，还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生手。

建立秩序和组织需要公正的作风和严明的法典。好在要制订这样的法典可以利用居鲁士的经验，也可以从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的传统中得到启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管理好波斯这样的大帝国。大流士极其看重法律，所有归顺的行省都必须执行他颁布的法律。在比斯通铭文中，他以欣喜和自豪的口吻提到这件事。他自称是阿胡拉・马兹达所认定和支持的人，这意味着他所建立的安全和正义以及不准压迫任何人的规定实际上也就是阿胡拉・马兹达的意志。

根据现存的巴比伦文献，大流士法典从他平定各地叛乱后开始实施。他为之感到自豪。但是，只靠一部法典统治这么大的帝国，还是十分困难的。据《丹尼亚尔》的记述和《圣经》中的以斯帖的故事，波斯与米底原法典仍然有效（虽然关于这两书是否真实及是否古代著作仍有歧见）[①]。这种对待各地法典的态度对维系大流士帝国的统一发挥了作用。甚至柏拉图也提到大流士法典对统治他的帝国所发挥的作用。

---

① 丹尼亚尔是犹太人四大先知之一，生活于公元前 7 世纪，得到巴比伦国王巴赫特纳斯尔的器重，其著作亦名丹尼亚尔。以斯帖是《圣经》中的人物，为哈沙亚尔沙的王后。哈沙亚尔沙欲杀犹太人，因以斯帖求情而罢手。

大流士的新法使他有可能以和平行政的手段维护他靠矛锋创造的帝国的安全。为了保障帝国安全和严格执行新法，他创造了一系列行政和军事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能就是维护帝国的安全和公正。他并未采取亚述人的做法。亚述人，特别是在提克拉特皮尔萨姆三世时，通过把百姓从一处迁往另一处的做法来保障国家安宁。大流士加强中央集权，使中央直接监督各省省督的活动，从而保证各省的安全和正义。在他成为国王之前就有省督这一职务存在。为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省督手中，从而导致他们产生独立倾向，大流士另外向各省派遣一名军事长官和一名财务长官。省督虽然对本省驻军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但督军才和国王有直接联系。税收事宜也直接由派出的税官负责。这样一来，国王可以密切控制局面，而地方官员也会互相监督。这些省督在他们管辖的地方，作为国王的代表，拥有绝对权威。但实际上，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在国王和他的"耳目"的严密监控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图谋独立，越法而行。

大流士对税收也进行监督。各省税额由他本人确定和收取。吹毛求疵的人讽刺他这种锱铢必较的做法，称他为"大人物"。他们称居鲁士为"慈父"，称冈比西为"主宰"。但他这种严密控制和商人般计较的做法却使百姓免受省督们的压迫和剥削，也避免了省督们增加税收，中饱私囊，壮大实力。

实行监督就需要一个正规的情报系统。他的情报系统是通过他的"耳目"，即国王的情报人员运转的。这些"耳目"构成了迅捷的情报传递网络。对这个情报传递系统大流士极为重视。此外，他还修了从苏撒到萨尔德的"御道"，还有一条从巴比伦到埃及的大道。为便利全国各省之间开展商品交换，他设立了一个货币管理机构和一个度量衡管理机构，以国王的名义铸造金币(大流克)。此外，他还确定了金银与希腊硬币的价值比例，以利通商。他的铭文里提到了各省省督的姓名和他们的人数。希罗多德根据古代文献也列了一份大流士时期的省督的名单，但与大流士铭文所载不同。哪个更正确，已无从考察。大流士改革税法、鼓励通商和调整货币及度量衡的措施肯定促进了各省的商业繁荣。保证商业活动秩序的基本机构就是国家的行政系统。这一系统正常运作的保证就是中央集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埃及的经验。他年轻时曾在埃及居留三年，对埃及的情况有所了解。

由于波斯米底贵族所受的教育崇尚武力，自然对文牍事务不感兴趣，因此，行政文牍事务多交由被征服的民族的人办理，主要是阿拉米人。所以，在阿契美尼德版图内阿拉米语成了宫廷和官方用语。

20. 探寻海上通路

大流士期望通过建立秩序保证社会公正和国家安全。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就要促进经济发展，此外，还要保障兵力的快速运输，除陆路外，还要关注更为快速的海上运兵。他认定与希腊人早晚必有一战。他的这个决心通过他在印度和埃及的活动清楚地反映了出来。他开通了一条连接地中海和波斯海(湾)的运河，把尼罗河与红海凿通。他有关此事的铭文的语气透露出他的自豪。他从埃及归来后出兵印度，也与执行这一计划有关。印度并不是一个归顺的地区。在比斯通铭文和波斯波利斯铭文里提到，在平定各地叛乱后，这片东南方的土地本应被纳入大流士帝国的版图[1]。大流士甚至在公元前513年委任了一名印都什(信德地区)省督，而且从海路的黄金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此期间，大流士雇用了一名希腊航海家斯库拉科斯(Scylax)，委任他去考察印度河入海口，并调查从梅克兰到阿拉伯半岛沿岸的情况[2]。现在这份报告已经见不到了，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提到过它。这说明至少到这位大哲学家的时代，这一报告仍在。

随着帝国的扩张，特别是大流士在帝国建立前所未有的秩序与安全局面，调查波斯湾沿岸海况和印度洋的状况，开通地中海到红海的通道，这些措施除保障帝国统一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繁荣。

---

① 波斯波利斯是大流士的都城所在地，位于设拉子以南60公里处，伊朗人称之为塔赫特贾姆希德。波斯波利斯是希腊人对此地的称谓。

② 梅克兰地区是伊朗东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地区。

21. 波斯人与塞族人的冲突

在和平和发展的年代，大流士曾出兵攻击欧洲的塞族人地区。表面看来，这似乎不可能，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在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寻求满足征服世界的野心么？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不应该出兵那蛮荒之地。他更应该选择希腊。是不是大流士想在出兵希腊之前，先占领欧洲塞族人地区，以解除后顾之忧呢？这只是对他这次出人意料的攻击的一种解释。他既已占领马其顿和塔拉基亚，其实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再去攻击塞族人地区，排除侧后的牵制了。很可能他是怕塞族与希腊人联合起来，甚至在必要时，希腊人为击败伊朗人而把塞族人引入希腊。也许，在他进攻塞族人的过程中，他所惧怕的是希腊人与塞族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当时，他们之间正在进行合作谈判（由于希腊人的顾虑和动摇，谈判没有成功）。除了大流士为防患于未然，向塞族人进攻这种可能，也许他同时想占领塞族人地区，从而控制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如作为食品的小麦和建筑材料木材的贸易。也可能他还想惩罚这个与伊朗有共同边界并具有侵略性的野蛮民族。他们若干世纪以来，一直侵略和骚扰伊朗。

大流士要进攻塞族人地区也许与他计划中的攻击希腊无关。他就是要对塞族人进行惩罚，因为他们曾多次侵扰伊朗。特别是在米底国王胡赫什塔列时期，对伊朗为害最烈。对他们进行惩罚以便一劳永逸地制止此类侵扰发生——希罗多德就是这样记述的。而对大流士来说，有这一个理由也就足够了。

可能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对塞族人的进攻是亚洲首次对欧洲发起的进攻。但是当年塞族人和希腊人并不这样看。“历史之父”在叙述这件事时，以其神话风格的夸张笔法描绘的事件经过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他对此事的叙述过于夸大其词（对其他事件的叙述也是如此）。

在里海以北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塞族人与中亚和锡尔河流域的塞族人（他们被称为尖盔塞族或饮胡摩汁的塞族）不同，他们尚未臣服大流士。对波斯帝国的主宰来说，不把他们征服，不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创造一个安定平静的局面，就谈不上帝国的稳固和安宁。大流士统治着一个国势强盛的大帝国。他不能容忍在帝国的西部边界外，希腊人在埃及和小亚细亚之间的海域保持独立地位，至少是保持海上优势。正是这种考虑促使他进攻欧洲塞族人。他具有一个饱经战阵的战士的审慎和精明。他决定首先调查这些塞族人的状况。卡帕杜基亚（现土耳其东部地区）省督阿里亚尔马内奉命在黑海作战。他俘虏了一个地方首领马尔萨格台斯。此人提供的情况对大流士颇为有益。这些情报，包括以后希罗多德在叙述中加以夸大渲染的情况，都表明，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北的塞族人（实际上，他们是在现在的俄国南部）是半野蛮人。他们的帐篷散落在由多瑙河、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隔开的广大地区。他们本属雅利安族，同时带有神话传说中的土兰人的特色。这些塞族人居住在帐篷里。在众神之中，他们特别敬拜战神，打败敌人后，饮敌人的血，有时以敌人的颅骨盛酒畅饮。他们与一些希腊城邦有来往。但是希腊影响并未驯服他们的野性。现存的关于他们的记述只有希罗多德的材料。把这些资料与阿里亚尔马内从黑海以北取得的情报综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是大流士决定攻击这一地区，并领兵亲征。约在公元前 513 年，他从苏撒出发，架浮桥越过黑海以南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经过多瑙河的一条支流上的桥，进入半开化的塞族的广阔土地。

大流士在塞族人的土地上并未遇到抵抗。塞族人节节后退。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波斯军队在空旷无际的原野上觅敌寻战。敌人后退时，留下的只有烧焦的土地、毁坏的桥梁和填满什物的水井。于是对入侵者来说，筹集粮秣成了一大难题。大流士的军队在这段时期严重减员，许多人感染了疫病。

塞族人的首领处处避免与入侵者正面作战。大流士要求他投降，或出兵迎战。按希罗多德的记述，他却给了大流士一个令人琢磨不透的谜一样的回答。回答中显然透露出威胁的意味①。

① 据希罗多德记述，塞族首领送给大流士一只鸟、一只鼠、一个青蛙和五支箭。大流士的将军卡伯里亚斯解释说，这回答的意思是：你不能像鸟一样飞，不能像鼠一样入地，不能像青蛙一样入水，也无法以箭射人。为什么是五支箭不得而知。

在后撤的同时，塞族人与米尔图斯岛上的希腊人首领谈判，希望他们能相机延缓大流士进军的速度。但是希腊人首领没有同意。他们认为不得罪大流士更为有益。这样一来，大流士得以顺利越过多瑙河。同时，他分兵一部由麦卡比兹率领进驻塔拉科耶地区[①]，迫使这一地区的希腊城邦连同马其顿国王一并降服。大流士征服塞族人的目的并未达到。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此次出征与拿破仑征俄罗斯类似。

希罗多德关于这次大流士出征及其结果的论述是现存的唯一的材料，但是，它并不值得相信。大流士亲自领兵出征表明出动的军队不在少数。希罗多德说大流士出动了 600 艘船，70 到 80 万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出动那么多兵力，在当时条件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充其量，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才是可信的。此外，塞族人也不可能追击大流士。说他们与斯巴达人约定共同攻击伊朗，也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波斯军队倒是可能攻击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周围的希腊城邦，以示惩戒。因为他们对大流士出师不利感到高兴，或者也可能给大流士军队造成了某种损失。

22. 大流士与希腊人

亚洲人对欧洲的第一次远征虽然使大流士遭受了沉重损失，但这种损失对他的大帝国并不是致命的和无法承受的。这次远征的目的也已清楚，就是大流士想告诉海那边的塞族人，不要存有侵略伊朗边界的想法。此外，他还要控制希腊人的小麦和木材贸易，从而使希腊逐渐就范。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希腊人面临这种危局，并未从分裂走向联合。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还在继续。所以雅典与斯巴达相反，向伊朗表示臣服和效忠。雅典有一个暴虐的首领海波亚斯被雅典人驱逐。此人投到吕底亚总督阿尔特法兰处避难。但是阿尔特法兰竟要求雅典派去的联络代表告诉雅典人，把海

① 塔拉科耶地区即希腊北部。

波亚斯接回去，以此表示雅典对伊朗的效忠和顺从。雅典人拒绝了这个要求。雅典人虽然看到伊朗宫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海波亚斯的恶意挑拨的影响，但并未作出反应，反而与对手友好往来。在此期间，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发生了反伊朗的暴乱（公元前 499—前 494 年）。雅典插手暴乱，这样，雅典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再也无法保持。暴乱首先在米尔图斯城暴发①。该城首领阿里斯塔古拉斯的岳父赫斯替耶遭到大流士的怀疑，被秘密监控在苏撒。阿里斯塔古拉斯受岳父的指使，发动叛乱，目的是向大流士表明，不启用赫斯替耶，要统治小亚细亚希腊人居住地区是不可能的，应该让赫斯替耶回到小亚细亚。阿里斯塔古拉斯实际上是赫斯替耶的代理人。他与赫斯替耶商定争取所有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联合起来，在米尔图斯宣布成立平民政权。这个希腊人省份在半个世纪之前已经处于伊朗政权的统辖之下，而且他们自己驱逐了城邦首领。阿里斯塔古拉斯想争取斯巴达参加暴乱，但斯巴达没有采取行动。雅典在他执意要求下派出了 20 艘船。此举招致伊朗的严重不满。雅典的帮助对形势没有什么影响，但振奋了小亚细亚希腊居民的斗志。阿里斯塔古拉斯的武装在雅典人的支持下，突破并焚烧了萨尔德城，但仍无法完全攻下该城。城堡中的人继续抵抗。所以他只好撤军（公元前 498 年）。撤退的军队在阿夫苏斯城附近遭遇了追击报复的伊朗人。雅典人见再战于事无益，夺路而逃②。但是造反者还是在几个地方重创了伊朗军队。但在米尔图斯附近地区，即在拉迪岛对面，伊朗海军击败造反者的海上力量，收复了造反基地米尔图斯城（公元前 495 年）。城中居民被屠杀。米尔图斯人再次表示归顺。后他们被迁移到幼发拉底河的河口地区。

23. 雅典和马拉松

伊朗人严惩造反的城邦之后，又恢复了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居住地区的控

---

① 米尔图斯城是一座古城，是萨姆斯岛附近的港口。

② 阿夫苏斯城是小亚细亚古城，濒临爱琴海。

制。控制小亚细亚沿岸对大流士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岛屿以及对岸希腊本土的居民并不愿看到伊朗控制那里的海域。大流士在这次事件后，已经察觉到了这点。特别是雅典插手暴乱，更令大流士感到愤怒。专制独裁的雅典前首领海波亚斯一直鼓动大流士和重要的省督们进攻雅典。雅典参与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暴乱提醒大流士，海那边的希腊人对亚洲的大帝国总归是个威胁。这排除了他进攻希腊的疑虑。他意识到，只要海外的希腊人不屈服，伊朗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势力总会受到威胁，无法在那里站稳脚跟。因此他下决心惩罚雅典人。传说他指定了一个侍从，要求他每天三次提醒他：不要忘记雅典人。

大流士认为在下一次远征前，要拉拢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于是他下令重新丈量土地，并尽可能减税。还派女婿马尔杜纽斯去视察。马尔杜纽斯根据大流士的旨意，宣布准许所有希腊城邦实行民族自治。大流士的这番举措不仅使这一地区的希腊人欣喜不已，而且也使怀有野心的希腊人首领再无法施展其挑拨离间的伎俩。

马尔杜纽斯还迫使塔拉基亚臣服，并且迫使马其顿国王阿姆恩塔斯之子亚历山大对帝国表示效忠①。他甚至想进攻希腊本土。但在阿托斯(Athos)海角，他的军队遭遇了风暴，半数装备被毁(公元前 492 年)。随后，他被召回了伊朗。他的计划无果而终。

但是，此事一发而不可收拾。次年，大流士派使者到希腊各城邦，要他们献上土和水，即表示臣服。

希罗多德说许多城邦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但是雅典和斯巴达却违反国家交往的惯例，杀了大流士的使节。这样一来，波斯国王派兵出征变得势不可免(公元前 490 年)。

希腊人都意识到，惩罚雅典后，接下来肯定是占领希腊全部领土。带兵的统帅是大流士的侄子阿尔特法兰和一名米底将军丹提斯(达提，公元前 490 年)。波斯军队的进攻从爱琴海开始，经库克拉迪斯岛向前推进，停在纳克索斯岛。因为该岛在阿里斯塔古拉斯叛乱时，在各岛中，为害波斯人最烈。这

---

① 塔拉基亚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城邦。

次，波斯人攻克该岛后，把未能逃走的居民全部俘获。在进军途中，经过迪诺斯岛。该岛因有神庙，所以幸免于难。阿列塔里亚岛像雅典一样，也支持过阿里斯塔古拉斯几只战船，这次惨遭入侵者破坏。雅典人把阿列塔里亚岛视为屏障，因此，开初还派兵支援。但由于该岛居民恐惧，最后不得不弃之不顾。此岛抵抗了数日，最终落入波斯军队手中，遭到抢掠，为他们在萨尔德的暴行付出了代价。

随后，伊朗海军向雅典所在的阿迪卡岛进发。由于丹提斯在狂怒之下，摧毁了阿列塔里亚岛上的城市，并俘获全城居民，使得希腊人感到他们也不免要遭此劫难，这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反抗。雅典和斯巴达摒弃前嫌，为保卫希腊而一致对敌。

雅典首领希皮亚斯都老掉了牙，但是，他还像个年轻人一样，梦想彻底控制雅典。人们期望他抵抗大流士的军队，但是他却摇摆不定。最后，他判定马拉松平原将是波斯和希腊之间开战的合适的战场。因此，雅典人就在那里与占优势的波斯骑兵开始作战。

对波斯军队的恐惧迫使希腊各城邦彼此靠拢。斯巴达虽非出自本意，也准备帮助雅典御敌。但是斯巴达动员兵力过迟。当援军到达雅典时，马拉松之战已经结束。只有小城邦普拉塔亚向雅典派出了数千惊恐无奈的援军，因为这个城邦在反对塔帕斯时曾得到雅典的帮助①。

波斯军队在马拉松与期待斯巴达援军的雅典军队遭遇。两军对峙数日，雅典军队的首领们对于是宣战还是投降举棋不定。只有米尔斯亚迪将军一人主战。他在大流士征讨欧洲塞族人时，力主在大流士撤军的路上，破坏多瑙河上的桥梁。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服了其他将领。他主张主动进攻，认为这是拯救雅典的唯一途径。事实上，拯救雅典的是雅典人的勇敢，是他们奋不顾身的闪电进攻。双方战士身手敏捷的肉搏战使波斯弓箭手无法施展其技能。在一处名为法里根的地方，雅典人被逼入绝境。这反而使他们精神振作，一举获胜（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乘船回撤到小亚细亚。此举让希腊体尝到一次意外的胜利。

斯巴达2 000名援军赶到马拉松时，战斗已经结束。他们只能对自己的

① 塔帕斯是希腊古城，位于斯巴达附近。

迟到表示歉意，并祝贺夙敌雅典的胜利。这场战斗结束得蹊跷。按希罗多德所述，以波斯人投入的兵力，突然撤军绝非正常举动。按希腊人的说法，希腊军队抵抗 6 400 名波斯士兵时，只有 192 人阵亡，这也说不过去。还是德国历史学家尼博尔的话更合理。他说，希腊人对此役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史诗和神话。当然，丹提斯在马拉松没有战胜，这点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关于如何评论这场战争，我们也不能根据雅典人对冲突经过的叙述。与雅典人所大肆渲染的不同，实际上波斯人在马拉松并未遭到失败。因为他们中虽有人阵亡，但无人被俘。此外，按希腊人的材料，波斯兵力是 10 万人。可以肯定波斯兵力不到这个数目。鉴于出征的目的是惩罚雅典及其同盟者，我们似乎应该同意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马耶尔的数据。他说波斯兵力不超过 2 万人。但是，波斯人出人意料地退回亚洲，这意味着希腊人可能即将遭到另一次致命的打击。事实上，希腊人也的确准备迎击另一次进攻。这就说明，他们自己也认为，马拉松之役不是波斯人真正的失败。

24. 大流士的结局

当然，大流士想征服希腊和迫使希腊臣服，这是他的"未实现的梦想"。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这不仅是因为他认为统治希腊是保障帝国西部边境和阻止塞族与其他野蛮民族侵扰伊朗的有效手段，而且还因为如果希腊挣脱他的控制，会给其他地区，如吕底亚、埃及和小亚细亚希腊人居住地区，树立一个榜样。毫无疑问，在大流士看来，马拉松战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惩罚希腊人。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发动另一次进攻时，埃及和巴比伦的暴乱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也正是由于担心这两地出事，他才从希腊撤兵，不再恋战。

埃及接受了大流士，把他视为自己的法老。而且大流士带来的和平安宁使埃及比法老统治时期更加繁荣兴旺。但是，埃及人还是带着一种怀旧和遗憾的心情缅怀他们被废弃的多神时代。有一个名叫卡比沙(Kabbisha)的人带

头要求独立。很快他就成了萨伊斯和孟菲斯的法老。这个造反者的家族世系不详。有材料说他不是埃及人,是阿拉伯人或利比亚人。但是,从他的号召很快被埃及人接受这点来看,可以肯定他的出身应该与过去的法老有某种联系。卡比沙在埃及造反影响的地域多广,不得而知。大流士没有来得及对这场叛乱作出实际反应,就去世了。

他的死标志着古代东方世界一个最强有力的君主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命令制作的墓上的一则铭文中有他的遗嘱。说他的遗愿是阿胡拉·马兹达保佑国家不要受到敌人军队、灾荒和谎言的危害。对他的继承人,他说:年轻人,你要遵循阿胡拉·马兹达的教导行事,不要背弃正道,要力戒犯罪。

25. 哈沙亚尔沙即位初期面临的困难

继承者是他的儿子哈沙亚尔沙(公元前486—前466年在位)①。哈沙亚尔沙的母亲是居鲁士之女。他的大哥阿尔泰巴赞(系将军卡伯里亚斯之女所生)本抱有继位的希望,因此不可能对他继承王位没有不满的想法,哈沙亚尔沙与其父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他统治的时期还不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帝国衰落时期。他身材魁梧,有王者之相,但是脾气相当暴躁,生性好色,怯懦多变。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埃及叛乱。此役中他表现得蛮横强暴(公元前484年)。因为卡比沙领导的暴乱逐渐得势,埃及的形势恶化。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这一伊朗的属地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哈沙亚尔沙任命自己的弟弟赫哈曼内什(阿契美尼德)为埃及总督。在此以后,他就腾出手来处理巴比伦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巴比伦也暴发了多起造反事件。其中一次甚至把巴比伦的征服者老省督祖培尔杀死了。哈沙亚尔沙在镇压巴比伦暴乱的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残暴。甚至有材料说,他重新占领巴比伦后,破坏了马尔杜克神庙,

① 哈沙亚尔沙的希腊文名字是 kserkses。据此,有些译者把他的名字译为薛西斯。

抢掠了该城财物。虽然亵渎马尔杜克神庙的事可能是亚历山大时期的伪造，但哈沙亚尔沙在镇压巴比伦暴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暴虐凶残却并非虚构。他对巴比伦暴乱始终耿耿于怀。他不再称自己是“巴比伦之王”，而自称“波斯米底国王”。实际上，他只把巴比伦视为一个行省。

26. 波斯人与希腊人的纠葛

埃及和巴比伦平定后，年轻的国王可以回过头来处理马拉松和希腊的事务了。马尔杜纽斯坚持出兵征讨希腊。还有一些在波斯宫廷避难的雅典人也进行挑拨，哈沙亚尔沙受到他们的影响。希腊人实际上也在等待波斯人的报复。有些城邦惧怕哈沙亚尔沙报复，表示臣服。据说，甚至斯巴达也为当初杀死大流士的使节而表示歉意，派了两个贵族到哈沙亚尔沙宫廷，让他们接受国王的惩罚。但赫沙亚尔沙却郑重而坚定地回答说，他不愿杀掉来使，破坏通常交往的准则。

雅典等待着波斯人的复仇之旅。军队统帅提米斯图库罗斯在马拉松之战后，把雅典资财大部分都用于加强海军，扩充装备。

哈沙亚尔沙终于下定决心与希腊人一战。无疑，此战动员了人数空前的兵力。希罗多德说，他动员了数百万兵员，一千多艘舰船，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多的兵士和如此数目的装备，补给如何保证？就是他能够动员起来，但发动他们去远征塔拉基亚和马其顿，他怎么能保证供给他们足够的粮秣呢？至于希罗多德所说的队伍中有 48 个种族的战士倒是可能的。因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幅员广阔，人种众多。而且，哈沙亚尔沙之所以没有最终获胜，无疑也是由于他的军队组成人员太杂和管理上层次重叠。此役中，埃及和腓尼基工程人员在达达尼尔海峡以舰只和树干为波斯军队架设了一座桥梁。他率领的队伍光过桥就用了 7 天(显然是夸大之词)。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再看希罗多德的另外一则叙述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说，有一个朴实的当地人看到

哈沙亚尔沙国王的大军威武雄壮地从桥上经过，他心里想，这是天兵下凡吧，转念一想，又感到上帝派兵攻占希腊，何不用雷轰，而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呢。狄翁在自己的书中引叙一些知情者的话否定了一则传说。这则传说提到，哈沙亚尔沙渡海时，想用铁索把海浪锁住，有一次还要用箭射太阳。不过这则传说倒是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天降之神的面目。

波斯大军排山倒海而来，希腊人不知所措。马其顿和塔萨里亚甚至都未作抵抗①。雅典也犹疑于战降之间，但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斯巴达也和另外三个城邦组成了抵抗伊朗军队的联盟。他们来到塔尔姆皮尔这个山海之间的峡谷地带，以 7 000 希腊兵力等待敌人到来。

哈沙亚尔沙的大军要越过海峡是困难的。但波斯军队指挥率队通过一条崎岖小路，绕到希腊人背后。希腊军队见状急撤。只有斯巴达指挥卢尼达斯和一些雅典人坚持浴血死战，最后阵亡，但是保障了己方军队的顺利后撤。波斯人攻克塔尔姆皮尔后，雅典告急。雅典人被迫携带妻儿南撤至萨拉米斯岛。哈沙亚尔沙的军队攻克雅典。波斯人为报萨尔德之仇，焚毁了雅典城内的碉堡。

此后，如果伊朗人不再寻战，实际上战事已经结束。希腊除投降之外，已别无出路。而且再战也毫无必要，因为伊朗海军已经控制了海面。但是，雅典海军指挥提米斯图库罗斯诱使伊朗海军在萨拉米斯岛海峡与希腊军队交战②。伊朗海军在这里不慎与希腊人开战。此地地形狭窄，交通不便。希腊人重创波斯海军(公元前 480 年)。其实，希腊军队并未直接给波斯军队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国王在高处看到自己的海军主力惨败的场面，他的尊严和权威受到打击。他失去了控制，狂怒之下，命令处死舰队的腓尼基人指挥。虽然如此，他并未自认失败，也未像希腊人描绘的那样，感到羞愧。他认为，攻克雅典，烧毁其碉堡，已经大功告成，没有必要把萨拉米斯之役放在心上，于是便取道达达尼尔海峡和小亚细亚回到伊朗。他只留下马尔杜纽斯处理希腊之役的善后事宜。

马尔杜纽斯起初想诱降希腊人，未果。雅典再次遭到伊朗军队攻击，损失惨重。在伯伊斯平原上的帕拉提附近，马尔杜纽斯与斯巴达国王帕乌萨尼亚

---

① 塔萨里亚是希腊北部地区。

② 萨拉米斯岛在雅典以西的萨罗尼克湾内。

斯(Pausanias)展开血战。马尔杜纽斯阵亡(公元前479年)。停泊在小亚细亚西南莫卡莱海角附近的一部分伊朗海军也被希腊人消灭。从此以后,在爱琴海上,希腊人占了上风。而保持爱琴海的军事优势曾经是大流士的美梦。保持这一优势乃是控制尼罗河流域的必要条件。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希腊人此后加入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人联盟。希腊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他们在有关特格伊战争的史诗中所追求的目标现在实现了。

毫无疑问,这次战胜亚洲大帝国的偶然胜利足以让希腊人感到骄傲,甚至陶醉。因此,他们狂热地宣传此次胜利的意义。但是斯巴达国王帕乌萨尼亚斯后来竟与哈沙亚尔沙举行了一次谈判。哈沙亚尔沙的谈判目标是伊朗重新控制希腊政局。消息传出,帕乌萨尼亚斯颜面扫地,不久抑郁而死(公元前474年)。这一事实至少说明,此次失败对哈沙亚尔沙的威信打击不大。

伊朗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伊朗军队强行开战。其实如果不打,不管希腊愿意与否,它都处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巨大兵力的威慑之下(这种形势在大流士二世和阿尔达希尔二世时又自然出现)。所以根本无需进行此战。

甚至此战刚一结束,帕拉特之战的英雄帕乌萨尼亚斯和萨拉米斯之战的英雄提米斯图库罗斯就亲自赴伊朗宫廷出席活动。所谓不作奴隶,使国家摆脱野蛮人的控制等等说词,他们早已忘怀。这证明他们起初宣称的一切不过是战争口号。

除去强行开战之外,伊朗军队人数众多也是失利的原因之一。虽然希腊人所说的数字明显有夸大成份,但是伊朗军队人数之多实无必要。让这支庞大的军队在那么狭小的空间作战,实在有违用兵之道。伊朗兵士的防御性武器在战斗中作用有限。骑兵在希腊山道上也无法像在两河流域和河中地区的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左右逢源。何况还是由被征服民族的人组成的一支不和谐的庞大的军队。他们是在压力下拿起武器,在毫无目标和希望的情况下与人拼搏。反观希腊人,他们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为自由而战。这点对伊朗人失利不会没有影响。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以描写波希战争结束的。波希战争在他的笔下呈现为一首带着夸张气息的壮丽的史诗。对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来说,这场

战争的胜利是史诗般激动人心的大事，但在伊朗，它被视为是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普通战争中的一场战斗，充其量不过是一次领土扩张战争的暂时受挫[1]。某些历史学家充满感情地断言，假如希腊人在马拉松之役、萨拉米斯之役和莫卡列之役都失败了，那就是野蛮人对希腊人的胜利，这是不对的，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希腊的自由和文化的发展也不会受到阻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所居住的地区处于伊朗人的控制之下有几个世纪之久，他们的艺术和文化不也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了吗？事实上，威胁希腊文化和自由的不是波斯人的"野性"，而是哈沙亚尔沙个人的粗暴无情和他反复无常、独霸专横的性格。他不仅在希腊，在埃及和巴比伦也是声名狼藉。他出于傲慢的天性蔑视被征服民族的思想和观念，并以此为乐。这种粗暴残酷的天性使得他在伊朗国内也处处碰壁。在《旧约》里的以斯帖的故事中，他既威严显赫同时又优柔寡断、淫乱好色。这个印象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仍然反映了他对待少数民族的残暴无情。他在塔赫特贾姆希德留下一篇三种文字的铭文。他说此举是奉阿胡拉·马兹达之命，阻止魔鬼崇拜者保持他们的信仰。宫苑生活限制了统治者的视野，哈沙亚尔沙这种专断残暴的性格是自然而然的事。他的这则铭文还反映出他灵魂深处的另外一个特征，即宗教信仰上的偏执。这是与他之前的国王们不同的。当然，冈比西政权衰落时期例外。

27. 专制暴君哈沙亚尔沙的末日

一个统治者过着残暴无情、荒淫无耻的生活，肯定会把帝国引上崩溃解体的道路。哈沙亚尔沙奢华糜烂的宫廷生活在几个世纪以后的《以斯帖记》中有所反映。这种生活对于生活简朴的希腊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当帕乌萨尼亚斯在马尔杜纽斯的一个废弃的帐篷里看到他用的金银器皿时，不禁感到惊奇：

---

①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前 456 年）是希腊著名剧作家，写有剧本《波斯人》。

使用如此豪华器皿的波斯人为什么还要破坏他们贫困的生活，占有他们可怜的财产呢？

出征希腊之后，哈沙亚尔沙这种极度豪华的生活使他丧失了威信。人们看不起他那孩子般的反复无常，特别蔑视他荒淫腐朽的生活。他甚至爱上了他兄弟的妻子。他弟弟马里斯台斯是巴克塔里亚（巴尔赫）总督。哈沙亚尔沙施行了一系列阴谋诡计，无耻地把他杀掉了。他的荒淫好色有时促使他的残酷无情达到可怕的程度。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刚愎自用和残酷无情。据希罗多德叙述，吕底亚人培修斯曾向他献上重金，但他拒不接受。后来培修斯乞求他免除儿子的兵役，他竟下令杀掉培修斯的儿子，以示惩戒。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其实，让一个人的儿子服兵役，只需一道严厉的命令就解决了。他的残暴还导致了一次无果而终的海上考察。原来，一个阿契美尼德族王子斯塔斯帕司强奸了一位公主，被判死刑。王子的母亲是哈沙亚尔沙的姨母，由于她为儿子求情，王子被免除了死刑，但他必须去完成一趟环绕非洲的航行考察，即由地中海往西，入红海返回。王子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虽备加辛劳，但却无功而返。最后，哈沙亚尔沙还是下令把他处死了。他死前报告说，他曾见到过一些矮人，他们以枣树叶遮体，见到航海者就逃。他看到这种人的地方应该是遥远的非洲沿岸某地。这次航行虽然是即兴之举，但也可以看出哈沙亚尔沙时，伊朗还是相当关注对非洲的考察的。

哈沙亚尔沙从希腊回来后，就深居豪华的皇家内苑。塔赫特贾姆希德的铭文里甚至连建造巍峨宫殿的工人的报酬也有记载。工人们日夜辛劳，困苦不堪，其报酬中还有一部分是实物。

他返回后，全部精力都消耗在糜烂无度的生活享受上，甚至引起了贵族们的不满。他也留下了宏伟的宫廷建筑，可是他的建筑没有达到他父亲的建筑的规模。他们父子的宫廷楼宇都利用了各地的建筑材料，投入了各族工人的血汗。这些建筑都是靠征收巨额赋税以及抢掠各处被征服的土地（埃及、印度、巴比伦和叙利亚）的神庙和财产建成的。

哈沙亚尔沙时期的建筑的一个新的特点是明显地体现出亚述的建筑风格。这表明在他当政时，亚述精神在艺术领域占了上风。这种风格不仅表现了哈沙亚尔沙作为一个王者的威严和气魄，而且也体现了他这个国王的艺术

鉴赏能力。他的时代的建筑艺术向古代亚述风格倾斜，但新兴的希腊风格也不无影响。帕里尼有一则记述说，大流士和哈沙亚尔沙宫中有一位希腊艺术家名提列方内斯[①]。也许国王从萨拉米斯的广场遁入伊壁鸠鲁式及时行乐的生活中时，直接把一些希腊雕塑运到了自己的宫苑，装饰环境。当然，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塑艺术还处于发展变化阶段，远未达到以后炉火纯青的程度。按普鲁塔尔克的叙述，有一尊哈沙亚尔沙本人的塑像在塔赫特贾姆希德大火中倒下[②]。这尊塑像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君主的威严和骄傲。马其顿人把它重新树立起来。塑像和楼宇都在他的王宫内苑。这正是《以斯帖画册》中所描绘的哈沙亚尔沙荒淫糜烂生活的写照。当然，这些画图既不精细，也不是当时的作品。在画册中，宏伟宽敞的接见大厅后是宫女们的苑中内室。哈沙亚尔沙淫荡糜烂的生活甚至激起了宫中太监们的不满。一个名叫密特拉的太监与宫廷侍卫长阿尔德旺合谋，在一天夜里把哈沙亚尔沙杀死在宫中(公元前 466 年)。

阿尔德旺杀死国王后，立即找到哈沙亚尔沙的第三个儿子阿尔达希尔。他对阿尔达希尔说，国王长子大流士把国王杀死了，他的处境也很危险。阿尔达希尔在对阿尔德旺的阴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大流士。国王的第二个儿子维什塔斯帕此时在远离都城的巴克塔里亚任总督。阿尔德旺暂时扶阿尔达希尔登基为王，他则与他的几个儿子一起掌控实权，打算伺机再把阿尔达希尔除掉。但阿尔达希尔获知了事变真相，抢先动手，经过一场宫廷内的打斗，把阿尔德旺和他的儿子们杀死了。之后，他正式宣布为王，即阿尔达希尔一世(公元前 466—前 424 年在位)。

---

① 帕里尼(公元 23—79 年)是罗马自然学家。

② 普鲁塔尔克(公元 50—125 年)是希腊历史学家。

第四章　黄金武器

1. 长臂王阿尔达希尔

这位年轻的国王登基后的最初几年，一直忙于镇压内乱。他有一个绰号叫长臂王(Makrocheir)，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指强有力的国王，后来逐渐有了特指含义，指他在处理阿尔德旺和其他觊觎王位者时，果断坚强。据科特兹亚斯记载，他继位后不久，在巴克塔里亚爆发了严重的暴乱。国王的哥哥维什塔斯帕率众起事。在哈沙亚尔沙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在巴克塔里亚，对首都发生的事毫不知情。经过两次较量，暴乱平息(公元前 462 年)。镇压了维什塔斯帕后，阿尔达希尔的兄弟一个也不剩了。

不久，埃及爆发叛乱，引起了伊朗宫廷的担忧(公元前 460 年)。阿尔达希尔一度想亲征。原来是一个利比亚王子伊纳鲁斯把对伊朗的埃及总督阿契美尼德的统治不满的人集合到一起发动了叛乱。此人宣布自己就是埃及的法老。他还向雅典人求援，请求共同对抗伊朗。雅典首领帕里克列斯想控制埃及，他派了 200 艘(或 200 艘以上)船舰赶去支援。阿契美尼德战死，伊朗军队在孟菲斯城陷入重围。阿尔达希尔花费巨额军费，几经苦战，终于击败并俘虏了伊纳鲁斯(公元前 454 年)。此役后，阿尔达希尔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希罗多德此时访问非洲，亲眼看到百姓对阿尔达希尔感到满意。在这次战争中，前来支援伊纳鲁斯的希腊人都战死了，他们的船只在尼罗河入海处被摧毁。

此时，雅典与斯巴达纷争又起。雅典受到斯巴达的威胁。其实，雅典有与斯巴达和解之意(公元前 451 年)。雅典曾派极端仇视伊朗的能干的统帅西蒙到塞浦路斯，想先造成可以威胁伊朗的态势，然后与伊朗进行谈判，从而达成永久和平。然而，西蒙在围困塞浦路斯时去世(公元前 450 年)。雅典仍然想利用对塞浦路斯的围困从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与伊朗的战争中解脱出来，于是便派出以卡里亚斯为首的全权代表团赴苏撒，商谈签订和平协定的事宜(公

元前448年)。希罗多德和图斯迪德都没有提到签订和约的事。只有迪夫杜鲁斯提到此事[①]。但他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发生已有4个世纪。据说卡里亚斯从苏撒回雅典后,曾被罚款。如果确有其事,那就说明他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但是却有一个卡里亚斯协议闻名于世。看来这个协议并不是在谈判决定阶段达成的,而且双方对它的内容都不感兴趣。希腊只在伊朗国王承认希腊小亚细亚地区独立的情况下,才接受波斯对塞浦路斯的占领,而且对爱琴海以东部分地区不提出任何领土要求。伊朗虽然可以不再担心雅典侵略自己的西部边疆,但是却失掉了西方沿海的一个狭窄地段的控制权,因而也不可能感到安全。由于这个原因,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解释,卡里亚斯协议这一明智之举在伊朗阿尔达希尔并未签署,在雅典也未获首肯。数年之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人内部冲突使得他们双方都向伊朗宫廷示好。在阿尔达希尔统治伊朗的最后六七年,伊朗西部边境平安无事。小亚细亚西部的伊朗总督们又像过去一样,干预其控制范围内的希腊人的内政。希腊人忙于内部争斗的年代,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极为理想的机会。以往用战刀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可以轻易达到了。阿尔达希尔在其40年统治的末期,比他当政初期适意得多。他可以优哉游哉度过这段岁月。

2. 希腊人和国王的黄金武器

阿尔达希尔花天酒地度过了当政的40年。在巴克塔里亚和埃及事件之后,只有麦卡比兹造反事件一度打破他的优游生活。麦卡比兹造反有其道德和人情因素。他是帝国的叙利亚总督,是国王的妹夫,曾征服埃及。他曾得到国王的许诺:伊纳鲁斯及其同伙可免一死。他造反是因为国王违背诺言杀死

---

① 图斯迪德(公元前460—前395年)是希腊历史学家。迪夫杜鲁斯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

了伊纳鲁斯和他的同伙。麦卡比兹曾数度打败国王的军队，后终于又表示归顺，因而被赦免，其后虽又一度触怒国王，但总的看来，阿尔达希尔对他还算满意。麦卡比兹的造反平息之后，阿尔达希尔几乎不用再动刀枪。因为凭借他的黄金以及赠予黄金的承诺，甚至在与卡里亚斯谈判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他已经使希腊人不在帝国西部边境挑衅了。他热衷和平生活。和平日子他可以沉湎于宫廷内苑的逸乐嬉戏，为此他毫不顾忌地挥霍手中的黄金。

萨拉米斯之战的雅典胜利者提米斯图库罗斯在被雅典驱逐之后，也来到苏撒避难。他不但不鼓动国王与希腊人作战，反而自己也沉溺于温柔富贵之乡了。他聪明睿智，料事如神，因而颇得国王的器重。他是唯一能讲波斯语的西方人士。虽然国王对他关怀备至，但从不受他的挑拨影响。在这一时期，除他之外，其他许多希腊人由于贪图黄金和权势地位，也纷纷投奔伊朗宫廷或小亚细亚的伊朗的总督府。据说名医苏格拉底曾拒绝为伊朗国王治病。他说自己道义上的责任是为希腊人治病，而不是为他们的敌人治病。如果传言属实，他的态度才体现了当时的希腊人的性格和风骨。

希腊兵士和将官也因贪图黄金而被吸引到伊朗宫廷。为此他们不惜与同胞作战。有些人为了寻求知识也奔赴苏撒和巴比伦这两个阿尔达希尔的都城。据说，提米斯图库罗斯在苏撒不仅学会了波斯语，而且对穆护学说也颇为熟悉。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是从埃及获得资料，从而了解了伊朗的情况（埃及当时是伊朗的一个总督府的辖地）。德谟克里特创立的原子说就源于他访问巴比伦时得到的启示。波斯国王的领地对寻求黄金和知识的希腊人是敞开的。

3. 阿尔达希尔对犹太人的政策和他的末日

阿尔达希尔对犹太人也是关怀的。这是由于他爱过平静安详的生活。阿尔达希尔有两个都城，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苏撒。他更喜欢巴比伦。所以后来有传言说阿尔达希尔有犹太人血统。当时，在巴比伦，犹太人是一支很重要

的少数民族。据传他母亲伊斯塔尔就是《圣经》里的以斯帖。当时，巴比伦是犹太人的活动中心。犹太人的商行具有很高的信用。

当年，居鲁士攻克巴比伦之后，曾下令让42 000名犹太人返回故土，并让他们重修海卡尔神庙。但是工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原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和从巴比伦回去的犹太人相处不谐，矛盾甚多。这一工程直到大流士当政时才告竣工，而且大流士时还未进行修饰工作。后来埃及发生暴乱，随后希腊人也进攻腓尼基。这些都招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不满。

在这段时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位不知名的先知。这位先知写了一本书叫《马拉基》，书中预言救世主即将出世。他号召百姓造反。由于这里与埃及和腓尼基毗邻，因而很使阿尔达希尔不安。

有一个犹太祭司名叫阿兹拉。他是巴比伦犹太人的首领。他在阿尔达希尔的宫廷效力，负责处理有关犹太人的事务。阿兹拉建议国王委派他去耶路撒冷处理宗教纠纷。国王对他十分信任，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在公元前458年率一批巴比伦的犹太人奔赴耶路撒冷。他凭借阿尔达希尔的命令，动员犹太人服从伊朗，从而消除了犹太人的造反情绪，恢复了摩西法典的权威。

在麦卡比兹造反平息以后，耶路撒冷的外墙有一段倒塌了（公元前454年）。《圣经》里先知纳赫米亚曾提到耶路撒冷的墙倾倒，可能就是指这一次。有人报告阿尔达希尔犹太人在修城墙，这可能是在为反对伊朗做准备。有一人名纳哈米亚，他是国王的近臣和司酒官。国王派他去耶路撒冷参与修城墙的事，意在探听犹太人的虚实。

纳哈米亚此去耶路撒冷多年不归。据他本人说，一开始，阿尔达希尔因这位仪表堂堂的近臣的离去而颇感寂寞。但国王只是12年后才又召他回宫。没过多久，他又要求重回耶路撒冷，观察动向，恢复正常法律秩序。国王到了晚年才又把这位亲密的司酒官召回到身边。

纳哈米亚和阿兹拉两人都有著作问世。当然，书是他们去世一段时间以后编成的，但包括他们生前的一些记录。纳哈米亚作过司酒官，对国王有一定的影响，这肯定也是阿尔达希尔对犹太人有好感的原因之一。纳哈米亚可以参加王后后宫的聚会，说明这位仪表不俗的司酒官可能是一个犹太太监。当然，他并不是阿契美尼德王宫唯一具有影响力的太监。但是他与阿尔达希尔

的亲密关系确是促使国王关怀犹太人的原因。国王对其他民族远不及对犹太人那么关照。在伊朗古代民族传说中，阿尔达希尔与巴赫曼被混同为一人①。与巴赫曼一样，阿尔达希尔的母亲和妻子都有犹太人血统。他当政时也处理过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引发的纠纷。而在传说里，此事也正好发生在巴赫曼为王之际。

这位长臂国王在伊朗传说中，也像希腊文献记载的一样，虽然生活豪华享乐，但却公正贤明，慷慨勇敢。这在他一生的活动中有所反映。他身材魁梧伟岸。这点对他的生活不会没有影响，因为一般美男子很少不成为妇人的玩物。阿尔达希尔嫔妃成群(据说她们为他生了 17 个儿子)。这些女人会对他有所影响。此外，他还处于母亲阿姆斯特里斯和姐姐阿米提斯的影响之下。他的王后达玛斯皮亚对他也有很大影响。她的儿子是阿尔达希尔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据科塔兹亚斯的记载，公元前 424 年初，在阿尔达希尔去世的同一天，这个女人也死了。

4. 哈沙亚尔沙二世和大流士二世

阿尔达希尔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哈沙亚尔沙二世是达玛斯皮亚所生，他只在王位上坐了 45 天，就被他兄弟苏格特亚努斯所杀。他的遗体与他父母的遗体被一起运回法尔斯安葬。但杀人者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阿尔达希尔的另一个儿子——古尔冈总督伍胡凯(希腊人称他为阿赫斯)起兵杀死了苏格特亚努斯，终结了他只延续了六七个月的统治，把他抛到一间堆满灰土的房子里。这个伍胡凯的母亲是巴比伦人，也有人说是叙利亚人。他被称为大流士二世(公元前 423 年登基)。他以自己的妹妹帕丽扎台斯为王后。这个女人聪明，有权力欲。她虽然身居内宫，却多年越权，干预政事。

① 在伊朗史诗《列王纪》中有巴赫曼的故事。巴赫曼是伊朗国王古什塔斯帕之子。

大流士二世登基标志着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统治走向衰亡。明显的证据就是内乱为患、自相残杀和宫廷阴谋。帕丽扎台斯和宦官们围绕在国王周围。他们血腥的阴谋手段扰得他不得安宁。他当政时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善举。他为王之初，在对外关系上尚称平安无事，但国内动乱频仍，不得安宁。为平息动乱只能采取阴谋手段，对对手假意承诺，收买贿赂和残酷镇压。

首先挑起动乱的是他的一个兄弟阿尔斯亚特（阿尔什台斯）。阿尔斯亚特在叙利亚发动叛乱。麦卡比之子阿尔图伏斯（Artyphius）起而响应。阿尔图伏斯是幼发拉底河东北方地区的总督。大流士二世派兵镇压，遭到失败。国王的统治陷入危机。最终，他采取阴谋和贿赂手段，摆脱了危机。他用钱收买支持叛乱的希腊雇佣军，让他们退出战斗。阿尔图伏斯和阿尔斯亚特先后投降。国王原本许诺不杀二人，但在帕丽扎台斯的教唆下还是把他们杀掉了，而且杀人不见血迹——把他们抛到一间装满灰土的房子里闷死了。

杀死苏格特亚努斯之后，大流士二世想把参与谋杀哈沙亚尔沙二世的人全部杀掉，因为他力图以一个为兄弟报仇的人的形象示人。他逮捕了这次谋杀的参与者法尔纳格亚斯（Pharnacyas），并以乱石将他砸死。另一人玛努斯坦内斯（Menoatanes）怕遭遇这种不幸，自杀了。这样，大流士二世就成了阿尔达希尔王位合法继承人哈沙亚尔沙二世的复仇者，以及他的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5. 希腊人和大流士二世

这时希腊正忙于他们内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未对伊朗国王造成什么威胁。雅典也无力顾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所以他们再次被迫受制于伊朗。

希腊内部的矛盾冲突给伊朗国王提供了机会，使他有可能以黄金作为主要武器，在希腊人中制造分裂，分化雅典和斯巴达。

这时，萨尔德总督波苏斯内斯(Pissuthnes)起兵造反。此人也属皇族。在阿尔达希尔当政时，他从雅典人手里夺取了萨莫斯岛。他统治吕底亚 20 年，现在起兵造反。雅典人支持他，斯巴达人则反对他，希图以此接近伊朗宫廷。波苏斯内斯雇佣了一批以雅典人鲁库思为首的希腊雇佣军作为造反的力量。大流士二世则派出提萨法兰以贿赂的方法收买雇佣军，使他们脱离造反队伍。面对希腊人这种不光彩的举动，波苏斯内斯无奈之下，只得投降。他投降时，大流士二世对他有承诺，即不加惩罚。但事后他也遭到被灰尘窒息而死的下场。他儿子阿玛尔卡斯随后也在希腊人支持下造反。提萨法兰如法炮制，用黄金买通其助手，这位助手把他交给了伊朗。他也遭到了与其父同样的命运(公元前 412 年)。

伊朗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利用黄金作武器战斗，其效果比一支正规军还好。提萨法兰这位吕底亚总督提出了一个口号：分而治之。他以这种不流血的手段保证伊朗取得战争胜利。在这段时间里，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值高潮。为了消灭强劲对手雅典，斯巴达也乐于接受伊朗的黄金。大流士二世深知黄金作为政治武器的作用。他懂得要消灭雅典就要保持伯罗奔尼撒交战双方力量的平衡。因为这时壮大斯巴达的势力对伊朗更加有利，所以，当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爆发西西里岛之战，雅典处于劣势时，这个提萨法兰再次出现。他一方面与斯巴达签订合作协定，把黄金交给斯巴达；但另一方面，他却让斯巴达把战争延长下去，不要急于分出胜负。这样，伯罗奔尼撒交战双方就都被牵制住了，伊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次控制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在那一地区派驻军队，恢复那里的收税权。为了这个目的，延长战争是必需的。但是，这种所谓外交上的胜利也有其负面影响，这就是伊朗军队无所作为。经验表明，一个大帝国的军队在一段时间内无仗可打，一旦再次需要投入战斗，很难有所作为。不到百年，当亚历山大兴起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军队便尝到了苦果。从大流士二世时起就已入库的战刀到大流士三世时再也无法恢复它的锋芒了。

6. 阴 谋 诡 计

大流士二世解决外部问题用黄金作武器、对内则以粗暴手段镇压。宦官在他的宫廷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实权掌握在帕丽扎台斯[illegible]手中。这个女人亲口对来自希腊的御医和历史学家科特兹亚斯说,她为国王生了12个孩子,但大多数都已夭折。只有小居鲁士和另外两个儿子是大流士二世为王时生的,并存活了下来。她的大儿子名阿尔沙。女儿名阿伯特[illegible]里斯。这两个孩子都是大流士二世登基前出生的。因此,小居鲁士自认为是大流士二世的合法继承人。他母亲也疼爱他。在她的支持下,小居鲁士统领皇家小亚细亚军队,并统治吕底亚、弗里基亚和卡帕杜基亚等地。帕丽扎台斯对她的这个儿子爱护有加还是有道理的。有迹象表明,如果他继位,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帝国的动乱,使帝国免于沉沦。当然,毫无疑问,内宫主政和宦官擅权会给帝国造成巨大的灾难。有帕丽扎台斯这样一位王后,就足以使国家不得安宁。内宫阴谋、生活腐化、手段残暴,这些现象令人痛心。公元前410年,米底发生叛乱。一个帮助大流士二世登基的宦官阴谋篡位,他的阴谋被一个女人发现(这个女人是这个可笑的宦官蓄养的),叛乱立即被镇压了下去。帕丽扎台斯下令把发动叛乱者处死。从另一件血案也可看出帕丽扎台斯的冷酷无情。提萨法兰的兄弟塔里塔赫梅(Terithukhme)是大流士二世与帕丽扎台斯的女儿的丈夫。但他爱上了自己的妹妹鲁卡萨娜。他想和妹妹结婚,并想谋杀公主阿梅斯塔里斯。但阴谋败露了,公主得免一死。帕丽扎台斯暴怒。她把塔里塔赫梅和他妹妹鲁卡萨娜处死并碎尸,还把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统统活埋或杀死。他的兄弟提萨法兰得免一死,因为他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战斗中有功。提萨法兰的妹妹斯塔提拉(Stateira)是王子阿尔沙克之妻,也得以活命。而按帕丽扎台斯的意思,连她也不能幸免。

塔里塔赫梅与鲁克萨娜的爱情颇似一篇小说,但其中肯定隐藏着反对国

王的意图。大流士二世的怯懦和过于屈从内宫阴谋制造者的压力自然会引起贵族和各地首领们的不满。

7. 埃及和希腊

但是，给大流士二世巨大打击的还是埃及事变（公元前411年）。事变的起因是帝国埃及总督对犹太人的袒护。在这一时期，一些犹太人在上埃及阿斯旺和凡廷岛（在尼罗河上，与阿斯旺相对）生活。他们是冈比西时来到埃及的。他们有自己的独特风习和宗教仪礼，因而被埃及人视为异类。在凡廷岛上有一座埃及神庙，神庙的祭司排斥犹太教的神和犹太人的宰牲献祭。他们认为犹太人的做法亵渎了自己民族的神。他们一怒之下竟然捣毁了凡廷岛上的犹太神庙。犹太人向伊朗告状，希望得到伊朗的保护和支持。伊朗人也的确表示支持犹太人，但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埃及人虽然内部并不团结一致，也没有武装力量和作战能力，但他们却能保持自身独立，不受外部干扰达60年之久。

这次处理埃及造反失败，不仅反映出帝国及其军队的虚弱，而且表明黄金武器并不是解决一切难题的万应灵药。该动武的时候，还是要拿起铁制的武器的。但是大流士二世当政晚期，黄金武器还是有一次对希腊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自从来到小亚细亚（公元前408年），小居鲁士就激情满怀而又谨慎持重地竭力联合斯巴达，削弱雅典。因为雅典给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名声造成过损失，他以此进行报复。斯巴达统帅里桑德（Lysander）也想利用小居鲁士的支持，特别是利用伊朗的黄金，达到打击雅典的目的。雅典终于败在了斯巴达手下。雅典著名统帅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列克比亚迪斯被迫到弗里基亚总督府避难，后惨遭杀害。著名的雅典城墙被毁（公元前404年）。这一切都是伊朗黄金的作用。小居鲁士这是假斯巴达人之手对雅典进行报复。

8. 大流士二世的末日

在大流士二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一个名为卡尔杜霍伊(Kardukhoi)的部族造反。国王不得不去亲征。那里是山区。亲征并未成功。国王虚弱多病，被迫无功而返。他在巴比伦，在宫廷阴谋诡计之中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这时，雅典和斯巴达签订协议，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这次内战削弱了希腊的力量。阿契美尼德王朝虽然虚弱不堪，并且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沦，但是反而没有感到任何来自希腊的威胁。大流士二世过世时，帕丽扎台斯还未来得及把自己的爱子小居鲁士立为太子。事实上，小居鲁士已经被召至大流士二世床前。他率300雇佣军来到苏撒。但是大流士二世在下决心改变继承人之前，已经溘然而逝了。有迹象表明国王并不同意帕丽扎台斯的安排。大流士二世死后太子阿尔沙克继位，世称阿尔达希尔二世，时年40岁。

阿尔达希尔二世加冕之日就遭遇弟弟小居鲁士的刺杀。此事发生在帕萨尔卡德江河女神阿娜希塔的神庙里。但刺杀未遂。国王下令对暗杀者处以极刑。但由于帕丽扎台斯的保护，小居鲁士得免于难。由于母亲的坚持，小居鲁士在作出保证，使国王放心后，居然被允许返回小亚细亚自己的辖地。

小居鲁士一回到吕底亚，立即发动叛乱。这时，伯罗奔尼撒战争甫告结束。希腊的训练有素、饱经战阵的军队正无事可做。小居鲁士向他们提供了经费，于是他们倾尽全力为小居鲁士效力。

9. 阿尔达希尔二世和小居鲁士的叛乱

小居鲁士一到吕底亚，就在希腊友人的帮助下召集了一支数目相当可观

的希腊雇佣军，并将其整合到他装备齐全的军队中。他特别得到他的希腊朋友里桑德(Lysander)的帮助。里桑德于小居鲁士离开时，代其执政。现在他在斯巴达主持政务。他动员了强大的武装，甚至有希腊志愿军，特别是还有装备精良的斯巴达士兵。有意思的是，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尔克记载，小居鲁士为了赢得希腊雇佣军的好感，竭力表明自己比哥哥阿尔达希尔优越，甚至强调自己更能饮酒，也更懂哲学。

斯巴达人虽给小居鲁士以有力的支持，但与阿尔达希尔并未断绝来往。对小居鲁士在小亚细亚准备向伊朗进军一事，帕丽扎台斯是完全知情的。这时，有些人因帝国实力衰危而深感忧虑，他们想使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重振雄风，因此他们把小居鲁士的行为视为作乱。双方都在争取民心。这当然会对斗争结局有所影响。帕丽扎台斯在苏撒暗地里动员上层王公大人迎接小居鲁士。而阿尔达希尔的妻子奥斯塔提拉(即帕丽扎台斯的儿媳)则轻车简从，穿街过市，向过往的妇人们示好。

小亚细亚虽在小居鲁士的控制之下，但提萨法兰从大流士二世时起就一直掌握着帝国西部沿海地区。他把小亚细亚即将发动叛乱的情况报告了阿尔达希尔二世。小亚细亚的形势激化了帕丽扎台斯与奥斯塔提拉之间的关系。帕丽扎台斯动了杀机，投毒把儿媳害死。

小居鲁士终于率领着伊朗军队和大约 13 000 名希腊雇佣军出发了。除去希腊指挥官，兵士们并不知道进军的目的，对长途跋涉也没有心理准备。但小居鲁士还是顺利地率领军队穿过小亚细亚，奔赴伊朗。他率队经过阿纳托里，经图鲁斯湾越过吉里基亚，到达叙利亚，然后沿幼发拉底河至巴比伦，接着到达底格里斯河岸边一处名为库纳克萨尔的地方。此地距巴比伦 100 英里。在这里，双方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据希腊兵士所述，此战中，小居鲁士的军队一开始占上风，后战况急转直下。小居鲁士在战场上与阿尔达希尔二世惨烈拼杀，最后与自己的 8 名近卫一同阵亡。阿尔达希尔国王也负伤了，他为解心头之恨，下令砍下他兄弟的头和手臂。

10. 万名士兵返回希腊

小居鲁士阵亡。他的军队溃散。希腊雇佣军遭到阿尔达希尔铁骑兵冲击，立即把大营移至河对岸，为回国做准备。这时，掌握小亚细亚全权的国王的妹夫提萨法兰向希腊人许下诺言，保证他们进入小亚细亚。但在扎卜河边，他请希腊人首领到自己的大营作客，把他们全部逮捕杀害，使希腊人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这时，有一个老兵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站了出来，他率领一万雇佣军取道比特利斯，再进入黑海沿岸特拉布宗，之后回到希腊。他就这次行军有著作行世[①]。书中描写沿途风物和希腊雇佣军的状况。此事反映出波斯帝国已多么虚弱涣散。一支如此规模的外国侵略军队居然能越过波斯帝国国土，大摇大摆地退回国内。当然，从老兵色诺芬此书的某些章节中，可以看到一些夸大之词。这些夸大之处是历史学家很难认同的。

小居鲁士起事失败令帕丽扎台斯痛心疾首。而对奥斯塔提拉和她哥哥提萨法兰来说，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提萨法兰被阿尔达希尔任命为原小居鲁士辖地的总督，作为报答。但奥斯塔提拉却为自己的喜悦付出了代价。她服下了帕丽扎台斯命人下的毒。阿尔达希尔对此悲愤异常，在奥斯塔提拉的葬礼上传下命令，此后再也不愿看到帕丽扎台斯。但此后，在无能为力之际，他还是一再寻求母亲的指导。

提萨法兰回到小亚细亚一事提供给阿尔达希尔一次重新审视波斯与希腊的关系的机会。斯巴达人狡猾地干预伊朗事务，支持小居鲁士造反，伊朗宫廷对他们极为反感。他们的行动被视为对大流士二世忘恩负义。提萨法兰回到小亚细亚后，想重振伊朗在这片希腊人居住地区的雄风。但是，斯巴达人把万

---

① 色诺芬描述这次行军的著作为《长征记》。

人回乡之举视为伊朗衰落和虚弱的标志。他们又开始干预小亚细亚的事务。他们出兵梯伯隆内(Tiberrone)。斯巴达的一些首领在基里达斯(Dercilidas)的军事行动更像是海盗的行为。虽然色诺芬率领的万人军队与他们会合,但他们的行动收效甚微。斯巴达首领阿日斯劳斯(Agesilus)把在亚洲的军事行动视为另一次特洛伊战争,他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公元前 396 年)。希腊人在萨德尔一战而胜(公元前 394 年)。这时,伊朗在小亚细亚西部边境的势力面临实际的威胁。同时,提萨法兰突然被捕,并被处死。表面上是由于他作战不利,甚至被怀疑有背叛行为。实则是由于帕丽扎台斯心怀仇恨,进行鼓动所致。这样一来,吕底亚立即告急。

11. 黄 金 射 手

这时,阿日斯劳斯却撤回了斯巴达,因为希腊各城邦团结一致反对他。伊朗以黄金收买他们,解除了斯巴达进军的威胁。

据色诺芬所述,阿尔达希尔认为这次战争是提萨法兰挑起的,因此罢免并处死了他。这样做是为与希腊和解铺平道路。阿日斯劳斯也接受了贿赂。这笔钱是提萨法兰的继任者向他们提供的。据普鲁塔尔克所述,阿日斯劳斯回到希腊时,曾扫兴地说(也许是故作姿态),我是被一万名波斯弓箭手赶回来的。在他回希腊这个问题上,波斯金币(金币背面有波斯射手像)的作用要大于希腊国内挑拨内乱的人,大于希腊内部矛盾的影响,大于希腊其他城邦对斯巴达军力优势的不满。阿日斯劳斯也像他的同胞一样,实际上也受到内心欲念的驱使,为"黄金射手"所支配。

斯巴达仇视伊朗促使伊朗宫廷注重与雅典联合。把阿日斯劳斯赶出小亚细亚的"黄金射手"也帮助了雅典。被毁的雅典城墙得以修复。黄金还帮助雅典海军统帅康农(Conon)以伊朗领地腓尼基的兵器装备雅典舰只,组成一支海军,从而对斯巴达海军构成威胁,结束了斯巴达过去十年的海上霸权。伊朗

海军在爱琴海，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海峡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形势并不像西方某些崇拜希腊的偏激的人士时时断言的那样，伊朗给希腊文化造成了危害。相反，伊朗人在希腊内部造成了和平局面。

为国王推动这项政治进展的是波斯人法尔纳巴兹。他是提萨法兰在小亚细亚的对手。他多年前就任弗里基亚总督。提萨法兰被处死后，在他的统治区内，没有能继承他的人。法尔纳巴兹为阿尔达希尔国王忠诚效力，在国王的权力机构内取得了左右形势的地位。

12. 为哈沙亚尔沙的失败复仇

法尔纳巴兹对雅典关怀备至。他甚至帮助雅典人修复了被斯巴达在伊朗帮助下毁坏的城墙。他此举促使雅典传统对手斯巴达向伊朗宫廷靠拢。斯巴达人提醒伊朗国王要警惕雅典势力的过度膨胀。斯巴达处于伊朗海军的压力之下，特别担忧雅典海军日益壮大。他们通过吕底亚总督与苏撒宫廷建立联系。他们的使者名安塔尔斯台斯(Antalcides)，他到达吕底亚后，等待了很长时间，两年之后，才得以启程前往伊朗。因为这时雅典有再次违约的迹象，所以伊朗宫廷接受了安塔尔斯台斯的和平倡议。法尔纳巴兹由于处理此事不利，被召回伊朗。吕底亚总督提里巴兹宣布了国王关于此事的指令(希腊人把它称为和平条约)：亚洲的希腊人城邦和塞浦路斯岛仍归伊朗所有。希腊内部城邦，除原属于雅典的以外，其他一律独立。他们之间不能联络第三方，反对另外一方。国王的指令中还说，任何希腊城邦，若反对这个条约，就被视为反对伊朗。这一国王御赐的和平局面实际上意在阻止希腊人的团结，把希腊肢解。但这个政策对斯巴达的领土完整并无影响，而且对雅典也不是完全无益的，只是打击了雅典人的威信。因为根据这个指令，自视高人一头的雅典也只得像其他俯首听命的城邦一样，接受国王的指令了。

安塔尔斯台斯的和平条约使伊朗达到了哈沙亚尔沙时期未能达到的目

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条约都被作为两国交往的基础，直到马其顿·菲利普斯当政，把希腊团结起来。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城邦如果违反这一指令，其他城邦一定会向伊朗请求干预和仲裁。

希腊人把阿尔达希尔二世称为“有超常记忆力的人”。在他当政时，伊朗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阴谋、叛乱和罪行。但是，他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上，还算保持住了伊朗的优势地位。所以，他的统治总的看来，还是成功的。奇怪的是，他个人性格的软弱并没有影响他取得成功。他的这种懦弱寡断的性格是他身上最明显的特点。而各省此起彼伏的叛乱正是他软弱的性格造成的。其中一次叛乱发生在塞浦路斯这个伊朗领地。一个名叫伊瓦格瓦斯(Evagovas)的人在一座城市里发动了暴乱(公元前390年)。此时伊朗正忙于处理埃及叛乱，所以这次暴乱很快得势。暴乱者甚至得到了埃及和苏尔城的支援①。最终，阿尔达希尔认可了此人对该城的统治，条件是他宣布服从帝国指令并交纳税金。

13. 叛 乱 蜂 起

在阿尔达希尔统治晚期，埃及也发动了叛乱，埃及人经常与波斯军队交火。在伊朗控制塞浦路斯之后，伊朗军队又一次进攻埃及。此次行动的指挥官是法尔纳巴兹。但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迈、虚弱的老将了。一个70多岁的指挥官不可能在镇压叛乱中采取快速的和决定性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伊朗海军中的雅典指挥官与法尔纳巴兹协同作战。但他突然退出战斗。他的这一行动使埃及人免于彻底失败(公元前374年)。尼罗河谷地区像是滴血的伤口，成了伊朗的心头之痛。

阿尔达希尔统治末期，各地的叛乱，特别是小亚细亚的叛乱仍此起彼伏。对这些暴乱的记述互相矛盾。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镇压这些暴乱绝非易

---

① 苏尔为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城市，古代属腓尼基，今属黎巴嫩。

事。国王在镇压厄尔布尔士山以北卡杜桑的暴乱的军事行动中,成效甚微。弗里基亚总督阿里欧巴扎(Ariobarzanes)也起而发动叛乱。虽然他暗中得到希腊人的帮助,但此次暴乱还是被镇压下去了。此役中他儿子米斯里达特反水起了很大作用。米斯里达特因此得到阿尔达希尔二世的器重。此后不久,米斯里达特又残忍地杀害了阿里欧巴扎的朋友——起而造反的东卡帕杜基亚地区的总督达塔梅斯(datames),这又为阿尔达希尔立了一功[①]。

当此之际,埃及爆发内乱。篡权者到阿尔达希尔二世宫廷避难。这给阿尔达希尔二世解决埃及问题提供了良机。但是国王并未采取行动。由于阿尔达希尔二世软弱无能,埃及仍然保持独立(公元前 360 年)。他的这种性格在亚历山大东征 30 年前为亚历山大铺平了道路。也是由于他的软弱,他并未从安塔尔斯台斯协定中得到什么好处。他的懦弱性格时而又伴随着残暴无情的行为。这二者通常是互相伴随的。可是有时他又对宫廷人士和身边的朋友表现出一种大方稳重、高尚优雅的气度。根据普鲁塔尔克所述,在波斯人看来,他的这种气度不过是花天酒地、糜烂腐朽的生活的遮羞布而已。所谓他的仁德和慈爱只是相对于他的后继者而言罢了。正是由于他软弱无能,他的宫廷才成为帕丽扎台斯血腥暴虐行径的温床。他本人有时也疏忽不慎,把事情办糟,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往往大发雷霆。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到了晚年,虽然他仍然掌握着权力,不可能不陷入痛苦绝望之中。

14. 阿尔达希尔二世的末日

阿尔达希尔的宫廷充满政治阴谋。人们彼此嫉恨,互相倾轧,进行无穷无尽的拼斗。奥斯塔提拉死后,在帕丽扎台斯的坚持下,他娶了自己的女儿奥托萨为妻。这个女儿对父亲温柔多情,但这并未能阻止阿尔达希尔二世同时与

① 卡帕杜基亚在小亚细亚东部。

另外一个女儿阿姆斯特里斯结婚。如果传言可信，阿尔达希尔二世与 360 名女子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他的 115 个子女中的绝大多数都在父亲生前死去。留下姓名的不过 4 个儿子。其中 3 个儿子是奥斯塔提拉所生，即大流士、阿里亚斯帕和瓦胡斯。另一个儿子阿尔沙姆(有人说他的名字是阿里瓦拉特)是与国王没有婚姻关系的女人所生，但国王特别喜爱他。奥斯塔提拉的 3 个儿子彼此竞争，互相嫉恨。阿尔达希尔立长子大流士为太子。但是，另一个儿子瓦胡斯许诺日后与自己的妹妹奥托萨(也是他父亲的妻子)结婚，争取她与自己合谋，清除大流士和其他竞争者。在瓦胡斯阴谋动手之际，大流士却被国王下令处死，因为他参与了一个仇恨国王的女人杀害国王的阴谋。国王的另一个儿子阿里亚斯帕毫无疑问应该是先于瓦胡斯被立为太子的，而且波斯人也更喜欢他。但是，瓦胡斯在他的长于阴谋诡计的朋友的帮助下，离间阿里亚斯帕与国王的关系，致使阿里亚斯帕对国王产生畏惧情绪，终于发疯自杀。阿里亚斯帕之死使阿尔达希尔二世异常痛苦。他已老迈龙钟，此事加剧了他的绝望情绪。他已无力也不愿再追究事情的原因了。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尔沙姆也被瓦胡斯教唆的人所杀。

这时，阿尔达希尔已经异常虚弱，终于在痛苦折磨中栽倒，在近 90 岁时去世(公元前 358 年)。他死时，波斯帝国已经处于覆亡的边缘。人们希望国王的继承人瓦胡斯能成为帝国的“救星”，但是这个愿望离实际情况太遥远了。

15.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宗教

以阿尔达希尔二世之名存世的一些铭文中叙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宗教信仰情况的文字值得历史学家注意。他不像大流士那样，只提主神阿胡拉·马兹达而不提其他的神。他在几处铭文中首次把密特拉和阿娜希塔与阿胡拉·马兹达并列。他祈求这三位神保佑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国家政务。一些学者认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思想观念的发展中，这无疑是一种新情况。

它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人的宗教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可能是受到巴比伦和阿纳托利的影响[①]。在现有的阿契美尼德铭文中，把这两位神与阿胡拉·马兹达并列显然具有新意，但是否由于巴比伦和阿纳托利文化对波斯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历史学家还很难作出确切判断。

大流士和哈沙亚尔沙在自己的铭文中只提到“其他神明”，但没有提这些神明的名字。所以，不能把阿尔达希尔二世铭文中提到“其他神明”中的两个神的名字视为宗教观念的创新。大流士把阿胡拉·马兹达称为大神，但没有说他是唯一的神。这也说明他没有否认其他神的作用。这种情况，即阿尔达希尔二世铭文中提到这两个神，可能表明他个人与这两个神的关系。他祈求阿娜希塔和密特拉保佑，表明这两个神在保佑他本人、他的统治和他的事业方面的神力。在帕萨尔卡德就建有阿娜希塔神庙。他的兄弟小居鲁士在这里行刺他，但他得以幸免。按照当时流行的观念，他幸免于难是神灵保佑的结果。而小居鲁士行刺失败后，他违背向母亲立下的誓言，一回到小亚细亚立即造反，发兵伊朗，讨伐阿尔达希尔二世，这就触怒了密特拉这位主管契约之神。阿尔达希尔二世把小居鲁士的失败和被杀视为密特拉对自己的佑助。因此，他很自然地把这两个神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在铭文里一再向他们祈求佑助。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也不得不向这两位神求助，像父亲一样，在他们自己的铭文中，也提到这两位神。但是密特拉和阿娜希塔像阿胡拉·马兹达一样，并不只是皇家的神，而是全体波斯人都膜拜的神。

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有一个治国的理念，即对外族的宗教观念采取宽容的政策，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尊重同族即波斯族的宗教观念，也不可能把外族的宗教思想等同于自己祖先传下来的宗教思想。如果这样做，不仅是对同族宗教观念的亵渎，而且也不符合他们对外族宗教思想的宽大政策。因为波斯族人和他们的首领不可能向膜拜异族神的家族低头。

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资料表明阿契美尼德的国王们把自己称为神，而不敬普遍受到膜拜的神。他们膜拜巴比伦、埃及和希腊诸神，就像他们膜拜阿胡拉·马兹达一样。这说明他们的宗教观念与波斯社会普遍的宗教观念是

① 阿纳托利大致和小亚细亚为同一地区。

一致的，也就是说，国王们对百姓们普遍的宗教观念决不是漠然视之的。

还有一种设想，即统治家族的宗教观念虽然与普通民众的宗教观念一致，但是他们仍然赋予这种观念以某种神秘色彩，即他们的宗教观念一方面与普通民众的宗教观念有区别，另一方面与穆护的宗教观念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上述三种人在宗教观念上呈现出三种情况。就信仰的神秘性来说，皇族比民众浓，但比穆护淡。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可以接受这种看法，其实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臆想，并不能说明实质问题。各氏族的百姓和他们的首领若与皇族人具有不同的宗教观念，他们怎么可能接受皇族人的统治呢？而且，把这一时期的阿契美尼德家族中人、波斯各氏族中人，甚至穆护与琐罗亚斯德教联系起来是不可想象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有自己的坟墓，他们也宰牲祭神。大流士在铭文中提到杀死高玛塔后如何修复他破坏的神庙。而且，一些神庙遗迹和其中一些神的塑像也已被考古学者发现。这些遗迹和塑像表明国王们的宗教观念与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并不相符。当然，国王的坟墓可能体现了统治家族的优越性。但是，如果社会各阶层的人的宗教观念与统治家族的宗教观念没有区别，就不能把普通人的宗教信仰说成是琐罗亚斯德教。而且，也没有历史文献能证明这一时期的穆护与琐罗亚斯德教有联系。在《阿维斯塔》里，仅有一处（而且还是在相对后出部分）提到穆护是神职人士。因此，把穆护与琐罗亚斯德教相联系的做法值得商榷，甚至是不可接受的。

特别是在希罗多德有关这一时期的记述中，也没有提到穆护的观念和习俗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希罗多德提到"杀穆护"，这是在假巴尔迪亚篡位事件之后发生的事。说他提到的"杀穆护"是波斯人的一贯做法，只不过是一种主观臆造①。因为大流士如果把杀高玛塔和废除他的一些举措视为与穆护的斗争，他不会在自己的铭文里不提到这一重大事件的。他是不会不对此事，像对他的其他政绩一样，大大地吹嘘一番的。

反对巴尔迪亚的斗争（不管此人是真巴尔迪亚还是假巴尔迪亚）对大流士来说，是波斯统治者在其政治体系内部反对穆护族残余影响的斗争（穆护是米

① 希罗多德所叙述的"杀穆护"事件是指大流士和其他人冲入王宫，杀死篡位者假巴尔迪亚这件事。参见希罗多德的《历史》(上)第2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底的一个族名)。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与宗教无关。高玛塔倒台后,大流士重修他破坏的神庙,也不能说明大流士想以此作为宗教上反穆护的举措。此举很可能表明他是想回到原来的宽容政策,即居鲁士为了保持帝国统一而实行的政策。这并不表明大流士和统治家族的宗教观念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观念是相符的。在这一时期,穆护没有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皇家统治者也没有琐罗亚斯德教信仰。

考虑到穆护在波斯人的宗教仪式上的作用,考虑到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宗教信仰不可能与平民百姓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同,显然,在这一时期,琐罗亚斯德教还没有在波斯人中产生影响。琐罗亚斯德这个名字在希罗多德有关米底和阿契美尼德家族的论述中没有出现,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此时,甚至以前不知道有琐罗亚斯德其人。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铭文中没有提起琐罗亚斯德这个名字。这让我们设想,在阿契美尼德时期,琐罗亚斯德的学说在米底和波斯地界以外传播,也就是说,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疆域以外,即东部各族中传播。而在后来,最早应该是在赛琉古王朝时期才由东方传到米底和波斯地区的。或者说,只是到了这一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才作为这一地区的一些部族的宗教信仰而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说法,即亚历山大在这里把写在成千上万张牛皮上的《阿维斯塔》焚毁,也是不实的传说。这只是波斯人和穆护在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之后,为了证明琐罗亚斯德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而杜撰出来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与波斯普通民众在宗教观念上一致的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宗教仪式,像在普通民众中一样,在这一时期,是由神职人员"穆护"主持的。按希罗多德所述,他们的任何宗教仪式,没有穆护参与,都不会举行。这就证明米底波斯各部族和阿契美尼德皇族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这种信仰中,阿胡拉·马兹达是最大的神。密特拉和阿娜希塔与"其他的神"一道,在波斯米底两族由穆护主持的仪式上也受到膜拜。

在大流士和哈沙亚尔沙之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府机构内流行一种马兹达历法(公元前441年左右)。有些人认定这是琐罗亚斯德教已经传入的证明。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以此为据证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已经皈依琐罗亚斯德教。可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了解了埃及历法,因而他们要

改进并统一帝国历法，想废弃当时实行的带有深厚巴比伦色彩的帝国历法。他们从埃及引入新历法的同时，其月份名称又取自东部。而东部历法则是琐罗亚斯德教历法。这种做法符合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怀柔和宽容政策。但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信仰东方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东部历法更具有宗教色彩，也就更加顺应信仰共同的神的东西方伊朗人的精神和心理的要求。他们共同的神是从伊朗维杰时期流传下来的。新历法的一些月份名称是在东部月份名称的基础上作了些许改变而形成的。历法的变化只能说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在一个由众多民族构成的大帝国中执行的是宗教宽容政策。

希罗多德曾记述阿契美尼德王朝初期的几位国王的宽容政策，比如大流士与东西方人士的交谈内容。交谈涉及如何埋葬死者，还有一些哲学和道德原则。其中就有某些与雅利安习俗不相抵触的埃兰、巴比伦和埃及的习俗。但是，这些国王们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以及从中引出的宽容政策应该都属于他们与穆护和波斯各部族共同的观念范畴。而且，与此相反的证据和文献并不存在。

大流士在波斯波利斯铭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言论，即"愿阿胡拉·马兹达保佑这个国家免遭敌人、灾荒和谎言的危害"。这段铭文表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看来，为免除上述三种危险，伊朗社会的三个阶层应该向阿胡拉·马兹达祈求佑助。还有什么明确的言论比这些话更能证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在伊朗的基本领域（米底波斯）内存在着同一种宗教观念，以及，在当时和将来，存在着威胁这个社会的危险？

所以，在阿尔达希尔二世的铭文中提到密特拉和阿娜希塔这两个神的名字，不能说就反映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们的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他的儿子瓦胡斯继位后，称为阿尔达希尔三世。他也对这两个神表示敬意。这一方面是由于遵循其父之道更能证明他继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其父之前，这两个神已经作为"其他的神"受到波斯人的膜拜[①]。提到他们的神名丝毫不意味着波斯国王在宗教上有什么创新。

---

① "其他的神"指不属于琐罗亚斯德教神系的神。

16. 阿尔达希尔三世

瓦胡斯子继父位，史称阿尔达希尔三世（公元前358—前338年在位）。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残杀近亲，免除后顾之忧。据说他不仅把兄弟姐妹尽行处死，而且把堂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中不满他继位为王的也一律杀掉。当然，对希腊资料中提供的在这场“家族清洗”中受害的人的数目应持审慎态度。据说，他继位之初，在10个月的时间内，对他父亲已死这件事严加保密，只以太子身份执政。当然，对这种传言也应审慎对待，因为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但综合各种资料，可以看到，他为了保持秩序和纪律，比他的前辈更加残酷无情。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动用任何镇压迫害手段。资料表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脾气暴躁的人，是一个铁石心肠和手段残忍的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意志坚强、措施有力的统治者。他继位之初就镇压了卡杜西（吉朗省）人的造反。一个阿契美尼德皇族王子大流士在此役中对他帮助极大，因而获得亚美尼亚总督之职，后来以大流士三世之名继承王位。

新登基的国王从当政之初就采取措施避免各省督利用帝国中央政府势衰之机，发动叛乱，追求独立。他下令小亚细亚各省省督裁减他们治下的军力（公元前356年）。大多数省督依令而行。只有弗里基亚省督阿尔塔巴兹不肯就范，并在雅典支持下起兵造反。但在阿尔达希尔三世的威胁之下，雅典不再支持他。他怕被处死，投奔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亚历山大之父。

埃及的造反已持续多年。而且，埃及造反对小亚细亚及其邻近地区的造反行动有鼓动作用。因此，国王拟对其采取果断行动。但在此之前，国王认为有必要先处理西达城和腓尼基的事务。西达和腓尼基也与埃及结盟，起兵造反[1]。

---

[1] 西达是黎巴嫩境内的一座古城，位于地中海沿岸，其地距贝鲁特45公里。

西达的百姓不满他们的总督的残暴统治，在埃及的挑拨和支持下起兵造反。这种形势蔓延到了腓尼基和塞浦路斯。阿尔达希尔三世从巴比伦派兵镇压。西达人的造反首领特尼斯（Tennes）无力抵抗，宣布投降。国王平定西达后，既没有饶恕特尼斯本人，也没有放过为和平而出城谈判的人。西达人失望之余，放火烧城（公元前 344 年），烧死许多居民。西达造反被扑灭后，腓尼基各城或投降，或遭到镇压。此后，国王又数次进军埃及，但大多都无功而返。最后，靠希腊雇佣军的力量，也是由于埃及法老无能，埃及才得以平定。埃及造反的法老纳克坦布斯（Nektanebus）逃到了埃塞俄比亚（公元前343 年）。

埃及在半个世纪内数次造反，与一切反对伊朗的人合作。因此，胜利者不惜动用空前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捣毁城墙和庙宇，对祭司极尽侮辱之能事。有传说说，国王下令杀掉神牛，用牛肉做菜。这样，埃及在独立了一段时间之后，为造反和阴谋反对伊朗、支持西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变成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当然，埃及人仍与逃跑的法老有联系。当时从埃及赴西达支持造反的希腊军人后又与阿尔达希尔三世的军队合并。其中有一个能干的指挥官，名叫曼图尔。他是罗得岛人，在镇压埃及叛乱中为阿尔达希尔立了大功。由于他忠心耿耿地效力，阿尔达希尔三世很欣赏他。他也颇为宦官和大臣巴格瓦斯器重。巴格瓦斯是埃及人，是很有权势的大臣。曼图尔被任命为总管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官员。他是原弗里基亚总督阿尔塔巴兹的妻弟。他请求国王赦免阿尔塔巴兹。这时，阿尔塔巴兹与另一位妻弟门姆农（Memnon，曼图尔的兄弟）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宫廷避难。国王不想拒绝他的请求，于是允许他把这二人接到自己的治下。曼图尔积极镇压小亚细亚叛乱，惩办敢于挑战伊朗宫廷的人，这对阿尔达希尔三世帮助极大。他平定了阿塔尔纽斯（Atarneus）暴虐的长官亦即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哈尔米亚斯（Hermias）在密西亚的叛乱[①]。哈尔米亚斯可能与马其顿的菲利普有联系。曼图尔在整个小亚细亚境内，即西方各省，创造了可靠的和平环境。当然，这种和平是带有血腥味的。这与阿尔达希尔三世在其国内的作为倒是一致的。

---

① 密西亚在小亚细亚西端。

17.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野心

阿尔达希尔三世在国内以残酷镇压的手段建立秩序，确立和平。这时，希腊，特别是雅典，经过长时间的战乱，又重新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但是，雅典内部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贫富不均，整个城邦陷入了道德和思想危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和阿里斯托芬的著作应运而生。在这种形势下，希腊无奈地接受了马其顿的桎梏。

马其顿新国王菲利普二世(公元前382—前336年在位)差不多与阿尔达希尔三世同时登上王位。菲利普是个粗暴的人。他爱好运动，贪图酒色。他登基后，想依靠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统治整个希腊。他把此前只有雇佣军和民兵武装的希腊武装起来，想要征服亚洲。希腊人爱好独立，倾向自由。菲利普二世为了不使希腊人的这种性格成为他实现自己目的的障碍，利用雅典内部的纷争，在雅典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在亚洲野蛮民族面前重振希腊国威。雅典著名演说家德姆斯台涅斯认为菲利普此举是要奴役雅典，对雅典不利。为了与德姆斯台涅斯抗衡，菲利普贿买他的雅典对手伊索克拉台斯到处为自己宣传①。

在雅典内部争论不休之时，菲利普的势力逐渐向希腊各地扩展。他或用武力，或用黄金，或通过谈判，或动用军队征讨，控制了希腊的基本国土，声威大增。在一次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上，他居然越过一切显要，登上了希腊军事统帅席。

菲利普权势增大实际上对希腊的独立与和平造成了威胁。当时有传言，也许是菲利普有意释放的消息，说伊朗国王要出兵希腊。其实希腊人曾一度想与伊朗联盟，反对菲利普。希腊历史学家迪夫杜鲁斯指出，菲利普的侵略势力向外扩张对亚洲是一种危险。阿尔达希尔三世是了解这点的。他甚至命令

---

① 伊索克拉台斯(公元前436—前338年)是古希腊政治家和教育家。

伊朗在小亚细亚的总督们尽力援助在拜占庭反对马其顿统治的希腊人。

但是，当雅典在德姆斯台涅斯的坚持下为对抗菲利普的煽动寻求与阿尔达希尔三世联盟时，他却未迅速对他们作出肯定的答复。因为这时，国王的密友大臣巴格瓦斯（也是宦官）利用一个不知情的医生给国王服了毒药。国王没能看到赤罗尼之战（公元前 338 年）——这场战斗使菲利普最终登上了希腊盟主的宝座——就去世了。

阿尔达希尔三世是大流士之后第一个亲自率兵出征的国王，而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的死标志着波斯人从一种肆无忌惮的残暴统治中解脱了出来。但他们的国土随即就陷入了菲利普之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野蛮统治之下。

18. 阿尔达希尔三世之死和大流士三世继位

宦官巴格瓦斯杀死了国王，其原因是他怕失宠之后丧失权力。也有一种传言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国王在埃及对他的侮辱。据说，他在近似疯狂的状态下，把国王的尸体剁碎，做了狗食。他甚至把阿尔达希尔年长的儿子（数目不少）尽数杀死，只安排一个幼子阿尔西斯（Arses）继位，作为傀儡，而把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由于阿尔西斯想摆脱这个宦官的控制，他把阿尔西斯也杀了。之后，他把王权交给了阿尔达希尔三世的叔伯兄弟大流士·库杜马努斯（Codomanus）。因为此人是他的老朋友。阿尔西斯执政不过两年（公元前 338—前 336 年）。当时，一个现实的危险是菲利普正在酝酿向亚洲进军。但是，此举还未来得及进行，菲利普突然遇害了。

大流士三世登基时 45 岁。他为王前名声不显，只参加过与卡杜斯人的战斗，作过亚美尼亚总督。但是，在这个年龄，他不可能甘心作一个宦官手上的傀儡。他一上台，就着手对付这个宦官，迫使他饮下致人死命的毒汁。他为王之初恰逢菲利普被害。

菲利普的儿子亚历山大对其父被害似乎并非完全不知情。他继位后，继续推行父亲的计划，把对亚洲的战争视为挽回希腊名声的手段。

大流士三世杀死了埃及人宦官巴格瓦斯，埃及再次爆发动乱。这时，亚历山大刚 20 岁。他正忙于平定马其顿北方的民族骚乱。45 岁的大流士三世企图再次控制埃及。公元前 334 年初，大流士三世平定了埃及暴乱。他从埃及返回波斯，要为自己筹建一座宫殿。此番奔波劳碌之后，他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他甚至还想把因动乱停工的王陵建筑也再次启动。

但这时，从希腊，甚至从小亚细亚的地平线上已经显露出事变的征兆。大流士从埃及返回后，与亚历山大相抗衡的雅典向他提出财政支援的要求。但他却漠然处之。因为他不相信一个 20 岁的不成熟的毛头小伙子能够执行菲利普的计划，从而给希腊甚至给伊朗构成威胁。但是，当他意识到危险，并拨款给雅典时，雅典接受也已经无用了。只有德姆斯台涅斯接受了一部分，斯巴达对此虽不抱希望，也接受了伊朗的援助。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雅典的抵抗已不能阻止亚历山大把整个希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事实上，大流士三世从埃及回到波斯后不久，亚历山大已经率领希腊军队按照古代战争的全套仪式和排场向亚洲大门口逼近了。当这个被德姆斯台涅斯称为“疯狂小子”的人率军来到之时，亚洲的大门口已经没有了守门人。

阿尔达希尔二世和阿尔达希尔三世为了继位和保持权力，不惜使用一切残暴手段。这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普通百姓心目中，已经变成了残酷压迫的机器。再也无人甘心为保卫它而卖命。原先居鲁士的宽容政策变为了对被征服民族的压榨与暴力。特别是在阿尔达希尔二世和三世时期，情况尤为严重。在亚历山大的进军路线上，没有人还愿与波斯帝国保持联系。

波斯的首领们完全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他们在危险袭来时，完全没有抵抗危险的献身精神。而且，指挥系统内部意见分歧，信心动摇。军事长官刚愎自用，阿谀奉承。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拿得出一个明确的对敌方案。

亚历山大在控制了整个希腊和征服了邻近各民族后，于公元前 334 年率领3 000名左右的希腊和马其顿兵士向亚洲进发。他觉得自己像另一个阿喀琉斯，正在进行一场新的特洛伊战争。所以，他在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时，坚持走当年希腊统帅阿伽门农走过的路线，并从那里向特洛伊进发。

19.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军队

在亚洲西大门抗拒亚历山大的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在人数上肯定占有优势。但总体优势并不明显。伊朗的防务，特别是在小亚细亚的防务早已交给“金币射手”（以金币作为武器的射手）。这支军队还保有大流士一世和哈沙亚尔沙时期的声誉。其骨干全是波斯人。他们免于承担赋税，所以战时应该流血献身。这支军队内有一支万人“常胜军”，还有一支特种卫队，以及各省的地方武装。他们服饰华美，装备精良。当他们出现在战场上时，人们还以为那是去参加盛宴的仪仗队。在他们参战时，特别是国王亲征时，预备队和地方民兵也都为壮大声势而参战。地方长官和军队指挥也参加了战斗。就人员数字来说，那是一支令人畏惧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是由许多被征服民族和不同省份的人组成的。他们的行动互不谐调，风俗习惯迥异，又缺乏战斗经验和严格的纪律。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使这支军队涣散无力。

伊朗军队大多防御武器很少，有的只是用树枝编的盾牌和短矛，没有铠甲和头盔。万人常胜军的装备当然好一些，而且机动性也强。但是实战时，他们又怕机动性过大而陷入包围，所以不敢离开大队。如此一来，他们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伊朗军队的主要战斗力是他们的弓箭手。远距离作战，他们的能力能够发挥出来。但是肉搏战时，由于防身武器不足，他们就失去了战斗力。载着手执弯刀的兵士的战车往往让敌人望而生畏。但战车队如果调动不当，不仅不能击败敌人，反而会伤及己方兵士。这些年来，由于伊朗执行“谈判加阴谋”的政策，军队毫无实战经验，面对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马其顿士兵，根本无法施展。

此外，大流士三世的骑兵是由上层贵族和地方指挥官统领的。一般来说，骑兵装备较好，也经过较好训练。步兵则更像是“一群半武装的奴隶”，

既没有战斗力，也不遵守纪律。这样的军队凭借其充足的兵源可以及时为遭受损失的队伍提供兵力补充。在对付造反部族和非正规队伍时，它尚能取得一定战果。但在面对统一指挥的正规军时，则它将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

20. 亚历山大东征

伊朗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对付亚历山大的精悍的正规军。当然，他师出无名。但是，与他作战采用什么战法才能不失老大帝国的颜面呢？也许正是对于战法的考虑使得大流士三世年老的指挥官们对付不了年轻力壮的亚历山大的袭击。

在军事会议上，门姆农（此时，他已接替死去的兄弟曼图尔担任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总督）出于长远考虑，建议伊军撤退，消耗亚历山大的兵力，在亚洲内部把他包围，然后出动伊朗海军向马其顿进攻，迫使侵略者回援。但有一个波斯总督气焰嚣张，他拒绝这个计划，扬言决不允许在他的辖地内百姓的房屋被毁，粮食被焚。其他指挥官也把这个"非伊朗总督"视为希腊人（门姆农是希腊人），反对他的计划。

希腊和伊朗两方的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格拉尼库斯河（流入马尔马拉海）边遭遇。在肉搏战中，亚历山大被大流士三世的女婿斯帕赫尔达德的长矛刺伤，险些丧命。但斯帕赫尔达德倒下了。他兄弟执刀冲向亚历山大。要不是亚历山大的朋友克里图斯挥刀砍断袭击者的手臂，亚历山大必死无疑。之后的战斗更加惨烈。伊朗骑兵动摇，步兵也丧失了战斗力。亚历山大获胜。大流士三世的希腊雇佣军有的被杀，有的被俘。亚历山大看出波斯帝国实际上不过是一尊泥足巨人。宫苑中豪华糜烂的生活已经把居鲁士和大流士一世时代的勇武豪情和战斗精神消磨净尽。此战后，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已经无需再进行大的战斗。小亚细亚的多数希腊城邦把他视为解放者，顺从地向他

打开城门。但亚历山大并没有像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的城邦看作是独立的希腊城邦。但他允许这些城邦内部独立、自由。其中一些城邦的守卫兵力是伊朗的希腊雇佣军，他们进行了一些抵抗，反对亚历山大的占领。萨尔德不战而降，此城居民认为亚历山大是解放者。但是，在米尔图斯和哈里卡尔纳苏斯①，门姆农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与亚历山大军队形成对峙。但是他突然死亡，这为亚历山大进军腾清了道路。这位马其顿的年轻人长驱直入，进占了弗里基亚、卡帕杜基亚、吉里基亚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城市，并迅速向东，逼近叙利亚边界。

21. 亚历山大在腓尼基和叙利亚

亚历山大一路行军，可能也遇到了一些抵抗。或者，如他自己所说，在吉里基亚，山石崩塌给他的军队的前进造成了困难，此外，由于局势一片混乱，他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伊朗总督们真正的抵抗。只是在叙利亚小城伊苏斯，邻近伊斯坎德伦的平原上，他的军队为了进入叙利亚，才打了一仗②。大流士三世在巴比伦准备了一支军队，要与敌人作第二次较量。这支军队可称得上是他的“黄金堡垒”。它足以刺激敌军的胃口。

伊朗军队的军容豪华壮观，如同将要去赴一场皇家盛宴，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谁看了都会想把它攫取到手。有一个年老的雅典政治家，名叫查里德姆斯(Charidemus)，他虽是菲利普的朋友，但是，出于对亚历山大的畏惧，他来到伊朗宫廷避难。他看到大流士三世的军官的黄金马鞍、马镫感到心疼，向国王强烈建议，可以用比这少的钱财招募一支人数较少但由精壮战士组成的队伍，筑起一座打不烂的钢铁堡垒，抵抗亚历山大的军队。但对伊朗而言，

---

① 米尔图斯和哈里卡尔纳苏斯都是小亚细亚西南濒临爱琴海的古城。

② 伊斯坎德伦平原在土耳其(小亚细亚)南方，接近叙利亚边界。

不幸的是大流士三世亲自挂帅出征。他不懂得兵种繁杂、人数众多的队伍在对付一支精悍的正规军时反而碍手碍脚，不能施展。更糟的是，出于无谓的怀疑和暴怒，他竟把这位具有真知灼见的老将军处死了。其实，这位将军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指出了希腊军队的弱点。

大流士由于没有实战经验，缺乏预见，把战场选择在山海之间的狭长地带，致使伊朗骑兵无法施展，军队的人数优势无从发挥。查里德姆斯即使不被大流士所杀，亚历山大也会把他杀死。大流士杀死他是犯了军事上的大忌，对敌人十分有利。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公元前 333 年）。此战全歼伊军 60 万。这是希腊人记述的数字。大流士在激战正酣之际，临阵脱逃，动摇了军心。他的眷属和巨额财产都落入了亚历山大的将军帕尔米纽（Parmenion）之手。大流士三世曾经求和，提出把小亚细亚让给亚历山大，并许诺支付赔款和联姻。这些条件对帕尔米纽颇有吸引力。但年轻的亚历山大拒绝接受。他从这个求和建议及其条件看到了大流士三世宫廷的绝望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还是谨慎从事。他没有急于在叙利亚和巴比伦之间的荒野和伊朗境内追击这位战败的国王。他选择先控制腓尼基沿岸地区，以免大流士三世从海上袭击小亚细亚和希腊，牵制或袭击他的侧后方。被波斯人蹂躏的西达不战而降。但是，伊朗海军和腓尼基海军停泊的苏尔却把亚历山大拒之门外达 7 个月之久。这个城市的反抗激怒了亚历山大。克城后（公元前 333 年），他下令把苏尔兵士 8 000 人屠杀，并把 3 000 人当作奴隶卖掉。苏尔之役后，就轮到埃及了。加沙这座亚洲的门户之城至少抵抗了两个月，推迟了亚历山大进入法老领地的时间。加沙人顽强抵抗。男人全部战死，女人落入希腊兵士之手。此役中，亚历山大负伤。守军指挥阿拉伯人巴梯斯战斗到最后一刻。当他被带到骄傲的胜利者面前时，马其顿的疯子以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这位战败的勇士。耶路撒冷似乎未作抵抗就宣布投降了。有传言说，亚历山大进入城区后，在犹太神庙宰牲献祭。这显然是虚构，意在把他的作为与居鲁士的宽容政策相提并论。

22. 占领埃及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2 年攻克帕鲁泽姆堡，打开了进入埃及的大门[1]。这片神的肥沃的土地刚刚因造反而受到阿尔达希尔三世和大流士三世的镇压，这时还未从伤痛中恢复过来。那几次镇压是血腥的。亚历山大明白，一个战胜者的到来可以把这片土地从波斯人手里解放出来，为埃及人擦净血迹，医治伤痛。伊朗的埃及总督玛扎卡斯(Mazaces)也深知这点。他了解埃及百姓对波斯的不满，所以欣然让位。当然，在埃及，还有些上层人士对波斯人的统治怀有好感。有一个埃及人名叫西姆塔特夫·内克赫特(Cemtantef Nekhet)，他的一块记事板就反映了这种情绪。他是在伊苏斯的伊朗军队中效力的军士。但是普通百姓和神职人员早就对波斯人的统治怨声载道了。所以，整个尼罗河河谷地区都把这个马其顿人视为把他们从不堪忍受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的解放者和天降的福星，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孟菲斯的祭司们把亚历山大作为体现神意的法老来膜拜，把象征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王冠戴到他头上。

亚历山大从孟菲斯北上。在尼罗河口，他建立了一个新港，即亚历山大港。他死后，这里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亚历山大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穿过荒漠，来到锡瓦绿洲中的马蒙神庙。据说，当初冈比西把 5 万名士兵葬送在沙砾下也没有做成此事。马蒙神庙的主持代表神发言，说亚历山大是世界之主。其实，是亚历山大事前收买了他，他才这样说的。亚历山大并不知道，这种把他吹嘘为神灵的空头许诺，在此以前，已经多次向法老发出过。他也完全不必为这个上帝之子的名义到处奔波，去谋求世界霸权。据肯特·库罗斯记述，马蒙神庙的主持对随亚历山大到神庙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说，应该把亚历山大作为神

---

① 帕鲁泽姆堡位于地中海东南角。

来膜拜[1]。按尤斯廷所说，亚历山大因此而骄傲得忘乎所以[2]。他随后与随他出征的希腊人在巴比伦和印度遭遇的困境当与他在马蒙神庙所受的吹捧有关。

亚历山大在埃及建立了新的组织系统。后来，他的继承者贝特尔姆斯将军就把他建立的组织作为行政机构的基础。

亚历山大占领埃及所获得的财富补充了希腊人在战争中损耗的军需。这使他得以执行他进军亚洲的计划。

23. 古卡摩尔——最后的决战[3]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亚历山大从孟菲斯到叙利亚，再到两河流域，用了一年半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大流士三世居然没有为阻挡他进军做任何准备。马其顿人在埃及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大流士三世感到失望和疲惫。他的眷属落入了亚历山大之手。虽然亚历山大对他们待之以礼，未加迫害，但大流士的失望情绪却日甚一日。甚至在苏尔城百姓竭力抵抗之际，他也未对他们提供帮助。在亚历山大从叙利亚到两河流域的途中，他也未予截击，甚至没有想过不让敌人渡过幼发拉底河。他不作任何阻止敌人前进的努力，只是想在两河流域的摩苏尔待敌，在伊朗境内与敌人展开决战。

总之，到了邻近阿尔达希尔城的古卡摩尔，亚历山大的军队才与大流士的军队第三次遭遇(公元前 331 年 10 月)。这一次，伊朗军队人数众多，这使这个马其顿人感到畏惧和犹疑。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若在敌国境内遭到失败，他将损失全部军力，从而前功尽弃。但是，双方一打起来，获胜的竟是亚历山大。此战，大流士仍然亲自挂帅。他的军队不仅人数众多，装备齐全，而且还有象队。军队比在过去几次交锋中表现得更顽强。但是大流士三世受了伤。就在

---

① 肯特·库罗斯是拉丁语历史学家，1 世纪初人，著有《亚历山大传》。

② 尤斯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生卒年不详。

③ 古卡摩尔城在叙利亚北部的古卡摩尔平原上。

他的一个将军马祖斯(Mazeus)几乎把希腊人逼入绝境之际,大流士又逃跑了。于是整个两河流域落入亚历山大之手。其实古卡摩尔城有足够的防御工事。马祖斯见国王逃跑,于是退兵至巴比伦,后见抵抗已毫无意义,就投降了。亚历山大欣然接受了他的投降。随后,巴比伦的宗教人士和平民也都归顺了亚历山大。由于哈沙亚尔沙时波斯人给巴比伦神庙造成的破坏,巴比伦宗教人士和百姓们普遍欢迎亚历山大到来。据传,亚历山大把巴比伦天文台的星相图送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作为礼物。

第五章　宫廷烈焰



1. 亚历山大在苏撒和法尔斯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停留的时间仅够兵士休整。他让他们在这座神话般的城市里尽情享受。他把战利品和财产分发给他们,激发他们征服世界的欲望。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向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进军。他用 20 天时间向帝国冬都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摇篮苏撒推进。一路上发生了一些战斗,苏撒最终落入了征服者手中。他到达苏撒前,他的一个将军菲卢克纽斯(Philoxenus)已经攻下苏撒。苏撒全城的宝藏和巨额财富几乎达到波斯波利斯宝藏的半数。仓库里的财物令人眼花缭乱。所有财产尽归亚历山大所有,其中有金砖金币、精美器皿、地毯、贵重首饰。他还获得了当年哈沙亚尔沙从希腊掠走的塑像和其他财物。这让占据大流士王宫的希腊人激动不已,欣慰满足。许多世纪以来,阿契美尼德皇族富丽堂皇的生活情景早已通过从苏撒宫内到萨尔德的大道上流传的波斯王室金玉满堂的故事传到了希腊。现在,这些以前无从得见的令人羡慕不已的场景真切地展现在了这些异族人面前。

大流士正在寻求一个可靠的基地,准备下一次战斗。他为此逃向了米底。在波斯帝国的摇篮,亚历山大把夺取到手的大流士为保持王权没有挥霍尽的财产分发给他的兵士,甚至惠及远方助他出兵的希腊各城邦。

这座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古都陷落之后,亚历山大立即取道法尔斯去占领大流士的另一座都城波斯波利斯。按历史学家迪夫杜鲁斯所说,在阳光之下,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比波斯波利斯更加富有。在大流士已经逃走,苏撒也已陷落的情况下,再抵抗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但是半开化的胡兹族人还是在希腊军队行军路上的关卡隘口进行了几次伏击。还有一个波斯将军里欧巴尔赞进行了英勇但是徒劳的抵抗。亚历山大成功地通过了所有的山间隘口。希腊人

在波斯地区大肆抢掠。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王朝首要的都城，自然是亚历山大进军的主要目标。关于波斯波利斯豪华富有、令人惊羡的故事早已传到希腊人耳中。如今，占领这座城市大大有助于马其顿王子实现他统一希腊的政治目标，对希腊出征者是一个喜讯，他们毕竟可以结束远征，返回故乡了。波斯波利斯仓库里古老的波斯帝国在长时期的统治期间攫取的大量精美绝伦的东西方器物和巨额财富都作为战利品落入了亚历山大之手。

逃到阿克巴丹(哈马丹)的大流士随身带走了一部分资财。他打算以这些财产备战，对付敌人。比获得波斯财产更令占领者感到欣喜的是，这种占领满足了他复仇的渴望。现在，那个火烧雅典、侮辱整个希腊的帝国的首都，只要他一挥手，顷刻便会化为灰烬。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骄傲和高兴的呢。因此，他不听帕尔米农的劝告，满怀恶意、大张旗鼓地把波斯波利斯付之一炬。据普鲁塔尔克的记述，他之后又对自己的这种复仇行动感到后悔。库尔提欧斯说，马其顿人因如此富丽堂皇的波斯波利斯毁于他们的国王之手而感到羞愧，所以他们委罪于一个雅典妓女塔伊斯①。他们杜撰这段故事可能是出于这种心情，如果焚烧雅典需要哈沙亚尔沙的大军，那么，焚烧波斯波利斯只需一个雅典妓女。人们传说，这个妓女离开亚历山大或他的将军们时，怕城内街巷黑，或者是在一次庆典上要欣赏皇家烟火，于是要求焚烧波斯波利斯。

可能亚历山大的兵士把抢夺仓库资财，焚烧大流士三世的王宫视为他们远征的结束和亚历山大反对野蛮人的使命的完成。他们此举是为了胜利凯旋。半野蛮的马其顿军队的抢掠令人想起千年以后阿拉伯人对泰西封的抢掠。在波斯波利斯，如同在泰西封，抢掠者互不相让，把地毯和衣服撕碎，把塑像和贵重器皿捣烂。他们甚至掠夺女人和儿童的衣服饰物，然后把他们卖作奴隶。数月之内，抢掠达到高潮。百姓们失望愤怒已极，有人焚毁住房和什物。亚历山大从皇库中掠夺的财物，除了无数现金，为驮其他贵重物品用了两万头骡子和五千头骆驼。

乱抢之下，自然有些财物会丢失。后来的考古学家还时时从地下挖掘出一些钱币。只要看一看劫后的废墟，就足以让一个不带偏见的历史学者作出

---

① 库尔提欧斯是公元 1 世纪初的罗马历史学家，著有《亚历山大传》。

判断，究竟谁是十足的野蛮人。

波斯波利斯陷落后，波斯其他城市也相继投降。帕萨尔卡德的守将库巴列斯(Cobares)也投降了。亚历山大从这个城市获得的金银不少于苏撒。但是这次他没有亲自去此城。后来，当他远征印度归来，在他突然死亡之前，某日，他突发奇想，要去看看坐落在一个皇家花园里的居鲁士墓。这时，他才得知墓中珍宝在他不在时已遭抢掠。如果他当初进攻法尔斯时，来到帕萨尔卡德，那很可能就不必责备其他人抢掠居鲁士墓中的财产了。因为，假如他不伪托醉酒而故意轻慢居鲁士墓，他是不会放过这些珍宝的。亚历山大的军队主要是为了抢夺财物而组建的，所以他们在被掠夺的城市不能久留。他立刻从波斯直扑米底(公元前 330 年初春)，去追赶大流士三世。

2. 亚历山大将大流士三世的遗体送回法尔斯

大流士心想他还能在米底组建一支军队，在阿克巴丹再支撑一段时间。但在亚历山大从波斯赶到阿克巴丹时，他的军队还未组建完成。他与巴赫塔尔总督巴苏斯以及一些波斯贵族从雷伊奔赴巴赫塔尔。但在途中，巴苏斯与其同伙劫持了国王。由于后有亚历山大的追兵，他们在达玛冈附近想杀掉国王，但只把国王弄伤了。亚历山大赶到时，国王已死。亚历山大不失礼貌地把他的遗体送回了法尔斯。

巴苏斯与其同伙逃到了巴赫塔尔。他自称为王，号称阿尔达希尔四世。他是大流士三世的亲戚，也是阿契美尼德家族中人。一般来说，巴赫塔尔总督都是由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王子担任。巴苏斯的高层同伙没有对他称王提出异议，由此可以证实他属于皇族。

如果他们劫持和杀害大流士三世意在拯救波斯帝国，那他们并未达到预想的目的。或许，在伊苏斯战斗之后立即废黜大流士三世，利用亚历山大在叙利亚和埃及停留的时间，还可能有所作为。但是现在，为时已晚。能让这位阿

尔达希尔四世保卫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土已经所剩无几。但他毕竟还是在巴赫塔尔和阿姆河以北坚持了一段时间。

亚历山大追击巴苏斯不是要惩罚他杀掉大流士三世，而是担心他在东方重建阿契美尼德王朝复兴的基地，但是名义上却说要惩罚谋杀国王的篡位者。这样就给大流士三世的头上加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设想如果巴苏斯成事，则对大流士三世又是另外一种评价了。那时，人们会说他刚愎自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亚历山大进攻之下，断送在这样一个国王手里。

大流士三世一死，亚历山大又战胜了巴苏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已经无人出来支撑危局和进行有力的抵抗了，因而随之解体。

3.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体制

加速帝国解体的因素除了这个"马其顿人"之外，还在于居鲁士后人主政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建立在百姓和各省总督对国王个人的忠诚之上的。帝国各省各有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仪礼，甚至保有自己独特的制度。除去对国王个人的忠诚，它们之间再无其他共同的基础。

阿契美尼德的行政体制承袭并改进了亚述和巴比伦的行政体系。帝国的文字，即古波斯语（古法尔斯语）的楔形文字也是基于亚述的楔形文字而创造的。这种文字与其他两河流域的古文字一起，作为帝国的行政用语被使用。帝国土地被分为 20 到 31 个行省，省长称萨特拉帕（也称赫沙萨尔帕，Khshathrapa）。萨特拉帕是具有独立权力的国王代表，但他却处于一批国王的"耳目"（即情报人员）的监视之下。在行政机构内部，有独立的法官、督军和总督府行政长官对萨特拉帕进行牵制。实际上，萨特拉帕时时处于国王的直接监督之下。国王通过正规信使和通讯联络系统实施监督，同时地方长官也互相监督。国王的"耳目"影响很大，他们的报告甚至能使省里的高官被免职或处死。

但是萨特拉帕的权力日益扩大。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衰落，在亚历山大

出征前后，大多数萨特拉帕都已把省里的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呈现出明显的独立的趋势。

应该说，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萨特拉帕这种独立趋势是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他们的独立倾向主要表现为在税收上独断专行。按普鲁塔尔克所说，大流士一世时，国王派人到各省去了解按人头计算收税量是否公平。当各省表示将按规定交税时，大流士却下令中央政府只收取一半税额。因为他知道各省交税之后，还要向农民再次征税，加重农民负担。在这个问题上，大流士肯定做得正确。确实，各省省督在交纳了国家税收后，有时还再次征税。当然，情报人员，即国王的“耳目”的报告有时可以防止再次征税。可是，这种依靠密报的方法会腐蚀各级官员，而且，秘密情报系统扩展会助长内部阴谋倾轧，使社会失去信任和安全感。到亚历山大袭来时，这种依靠秘密情报的做法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有效地促使帝国走向倾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后期，高层宦官和内宫干政，加上国王的“耳目”的严密监视，地方官员彼此戒备，形成了一种极为压抑的气氛。令人感到压抑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封建制度，还有奴隶制和家族势力的存在。

在帝国章法得到比较严格的执行的时候，萨特拉帕还要向“大地之主”即国王献礼。礼物放在一起可以开一个国际宝物展览会。埃塞俄比亚的象牙和檀木，阿拉伯乳香，印度的猎犬，吉里基亚的白马和米底与卡帕杜基亚的骡马。此外，格鲁吉亚的克尔希德人每年还献上数百名童男童女。巴比伦人每年还把 500 名去势的仆人的姓名附在礼单上。虽然有一部分礼品算在赋税之内，但大多数礼品是额外征收的。部分礼品的种类和质量可以从大流士关于苏撒宫廷建筑材料的铭文中看到。

皇家的收入是各种各样的税收，包括港口税收、商贸税收和土地税收等等。入皇库的财物数额巨大。阿契美尼德王朝对国土内的非波斯人的庙产也不免税。征税手段有时非常苛刻和残暴。纳税人不得不先把自家的田产果园和不动产抵押，然后再向政府完税。现在看到的希伯莱文、巴比伦文和埃及文的这方面的文书中的描述可能有夸大成分。但是显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把这种税收视为他们保护百姓的报酬。他们在巴比伦和埃及自视为当地国王和法老的继承人，但是，除了很少例外的情况，他们却不像那里的国王和

法老一样，向神庙献礼。

在国王和萨特拉帕的土地上劳作的也有奴隶。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国土上没有像罗马那样的奴隶劳动。被阉割的奴隶和从事劳作的奴隶的劳动报酬并不比自由人少。

在帝国衰落时期，大流士三世的经济章法紊乱，挥霍浪费严重，向农民征收的税收和献礼成倍增加，但入库数额又大为减少。关于现金税额，希罗多德的记述与埃斯特拉普的记述有出入。虽然他们所指的年代不同，但谁的说法也不能肯定是准确可信的。当然，除去入库的现金和实物，有的税金直接用于修筑道路、道路维护、兴修水利工程和农田保养及兴修灌溉系统上。大流士三世在这些事情上很用心，所以那些事事挑剔的人不无讽刺意味地把大流士三世称为商人。

犯了法的人或背弃正义的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大帝国没有法律监督和正义的规范是维持不下去的。有的法律条文十分严酷。比如，如果一个法官受贿，就应把他的皮剥下来，让他的后人在铺着他的皮的座位上判案。国王极其关注法律的执行情况。波斯法律与米底法律一样，是必须严格执行的。在战争和国家建设等问题上，国王认为严格执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国家建设上，如果发现哪省有荒地，不产粮食，该省总督要受到严厉追究。

4.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和建筑

按照色诺芬的记载，国王们十分关注农业生产。对于建设大规模赏心悦目的园林，国王们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花园名帕尔迪斯(天堂之园)，是皇家猎场，也是休憩地。国王们平日喜欢在那里消遣。对园林的热衷促使国王们在首都和各行省大兴土木，修建宏伟的宫殿楼宇。这使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筑名闻天下。亚历山大竭力破坏这些建筑是有他的用意的。他以此宣

布一个时代的结束。

亚历山大一把火烧毁了波斯波利斯的皇家宫殿。或许他本人和陪他观赏这场壮丽焰火的希腊人把这场火视为对哈沙亚尔沙火烧雅典的报复。但是，烧毁波斯波利斯的烈火并未熄灭。在这里的宫殿化为一片废墟和死亡灰烬之后不久，苏撒、帕萨尔卡德、哈马丹的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宫殿园林，这些体现了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壮丽辉煌的建筑，都在熊熊大火中化为废墟。除去一片狼藉的石门石柱和破损的墙壁门窗之外，一切都荡然无存。经过世代风云变幻，这片废墟似乎仍然在嘲笑人类无穷无尽的复仇心和他们满腔的激愤之情。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乃是研究当年建筑成就的丰富材料。

如今，到了这些废墟，仍然可以看到门前的巨石（阿帕达内大厅）、百柱大殿、哈迪什宫、觐见大厅和塔切尔宫等建筑的遗迹。那里的石柱、廊厦和门厅的墙壁及雕画还依稀尚存。大流士、哈沙亚尔沙和阿尔达希尔一世时期令人感兴趣的铭文也依然可见。这些遗迹表明，大流士一世关注建筑的热情和他想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样，都超过他的后人。它们同时也表明，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就是一个不停地大兴土木的时期。有资料表明，在大流士一世和哈沙亚尔沙时期，有一个未竟的工程。阿尔达希尔一世把它建成了苏撒皇宫。在这座皇宫的遗迹中有一则铭文。这则铭文呈现了已被人们忘却的年代的大兴土木的热烈场景。按其所述，建造这座宫殿的参与者有爱奥尼亚来的石匠、埃及金匠、萨尔德镶嵌工和巴比伦的瓷砖工人。他们各显其能，艺术风格高度融合到一起。建筑材料有黎巴嫩的雪松、花剌子模的天青石、埃及的白银、埃塞俄比亚的象牙，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材料。建筑材料从各省源源不断地运来，汇合到一起，为大流士一世建成了一座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大殿。

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建筑工匠和艺术家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艺术才能奉献给强权集团。他们的处境和生活状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他们的人身依附于这些宫殿的主人，这显然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作自由。他们的建筑艺术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每个部分都要有所体现，显然，为了照顾帝国缔造者的要求，又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建筑风格。这些建筑巍峨宏伟，反映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放眼天下的广阔胸怀。

的确，大多数宫殿风格相似，没有独特的色彩。阿契美尼德的世界很少有

剧烈的变化。某一地的政权倾覆，此地被并入波斯国王的势力范围，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的文化的衰亡，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被并入异族文化。所以，我们不能期望上述宫殿比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更多地表现出其他民族的文化色彩。

其实，大流士在波斯波利斯所建的宫殿只不过是苏撒宫殿的翻版。波斯波利斯的宫殿也有宽阔的大厅、宽敞的走廊、高耸的石柱。在宫殿的壁画上也能看到国王狩猎时与巨兽搏斗的情景，看到常胜军的军容和当年宫廷人士的身影。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忆起一个被遗忘了的辉煌壮丽的时代。这一被遗忘了的时代的痕迹在地底尘封许多世纪之后，现在，由于两位不知疲倦的“历史学家”——考古铲和镐的努力，被撩开了面纱。在这些遗迹中，居鲁士和冈比西时期的遗存，除去残破的石柱、几座倒塌的宫殿门前的石座，以及位于帕萨尔卡德的居鲁士的被人遗忘的墓地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了。大流士和哈沙亚尔沙时期的遗存集中在波斯波利斯。那里曾经辉煌一时的百柱大殿、阿帕达内大殿、哈迪什宫和塔切尔宫如今只剩下高耸的石柱、废弃的石阶、倒塌的墙垣和石刻的文字，这一切标志着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返。

有资料表明，哈沙亚尔沙和阿尔达希尔一世为维修和重建大流士一世留下的建筑，又投入了大量财富。而现在，这些建筑就像以破坏闻名的亚历山大在各处兴建的建筑一样，都已变为一抔黄土了。

大流士一世的陵墓隐没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格什鲁斯塔姆的一座倒塌的宫殿的入口处的一堆乱石中。它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个古代世界已经消亡。亚历山大一怒之下焚毁了的波斯波利斯皇宫的廊厦、石阶、石柱提醒着人们，曾经有过一个阿契美尼德世界。看着这一切令人不寒而栗。

那里的石阶宽敞平坦。亚历山大正是站在那石阶上，在那恐怖的大火之夜，检阅他的一队队匆忙而心怀畏惧的骑兵和步兵，命令他们开向田野和战场。如今，那些宏伟的大厦和带有几分神秘的后宫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铭文，带翼的神牛雕画和结实的石柱默默地散落在有几棵椰枣树的田野上。或许只有建筑学家才能透过亚历山大点燃大火后腾起的浓烟看到昔日的宫殿楼宇的辉煌壮丽。亚历山大放火焚宫前皇家宫殿里体现人类最豪华的生活的优美的家俱摆设，现在，除了少数几件收藏在古董博物馆里，其他的已无处寻觅

了。阿契美尼德时期皇宫的金壁辉煌的生活场景在《以斯帖记》和一些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在悬崖峭壁上的记录国王们生平的石刻文字中也有所描述。阿尔达希尔一世和二世与他们的先人大流士的命运相同。他们在苏撒的宫殿也已被人遗忘。在大流士一世的宫殿中，人们发现了一则铭文。在这则铭文中，大流士叙述了帝国各个部分是怎么倾注全力建设这些宫殿的。帝国的各个部分分工协作，构筑出一个和谐的整体，即阿契美尼德的建筑。其中使用了两河流域（亚述和巴比伦）的建筑工艺，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合了埃及的建筑风格，特别是埃及神庙的建筑风格。国王们的陵墓建筑也融合了各地之所长。迪夫杜鲁斯说有埃及的工程人员参加苏撒和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建设。据罗马作家波里尼记述，有一名希腊艺术家塔尔方斯曾为大流士一世和哈沙亚尔沙效力。在苏撒发现的大流士一世的铭文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帝国各个部分的作用。因此，这些建筑的风格的特点是各地风格和谐互补，从而呈现出它所独有的神秘宏大的气魄和豪华雄伟的风姿。

按照普鲁塔尔克的记述，普利克里斯在建伍东宫时就参照和模仿了哈沙亚尔沙的一座宫殿的设计方案。但是，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这种风格表现出一种衰落的趋势。比如从苏撒挖掘出的阿帕达内宫的常胜军射手的壁画，它使人感到这肯定是阿尔达希尔二世时精锐射手的形象，但他们似乎不是在保卫王宫，而是穿着大流士一世时敢死队的服装去参加皇宫歌舞聚会。

5.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

所有宫廷建筑，连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奴隶们的艺术才能的结晶都被亚历山大付之一炬。留下的只有对一个沉寂的伟大时代的记忆。而能令这一沉寂的伟大时代再现它的生命力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在比斯通、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卡德的悬崖峭壁上刻写的文字。

这些石刻文字除去古波斯文，还有巴比伦文和埃兰文。这反映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伊朗西部和南部的文字状况。这些铭文中，除了大流士的祖辈阿尔沙姆和阿里亚尔曼内的铭文（疑为伪作），还有哈沙亚尔沙、长臂王阿尔达希尔一世、阿尔达希尔二世和阿尔达希尔三世的铭文[①]。有的铭文使用的不是波斯语，如居鲁士的巴比伦文铭文、大流士一世的有关修尼罗河运河的埃及文铭文。这些铭文的语言不带感情色彩。特别是大流士一世的比斯通铭文，有一种平实朴素的风格，让人研究它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做作。但是，这种经过推敲的平实而反复强调的文风适用于政治雄辩和宣传鼓动的目的。有些研究者认为这种文风拙笨幼稚，其实不然。这正反映了行政和文化上的优良传统。有些研究者企图从这些文字中寻找韵文，但是，从现存的文献中看不到带有诗意的描述。当然，其中有些是赞扬国王武功的文字。除去这些铭文，目前还未发现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字遗存。但有迹象表明，确曾有过一些文字遗存，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很明显，在波斯波利斯王宫里的珍贵器皿都被焚毁的情况下，是不会留意保护铭文这样的文字资料的。由于存在社会阶层的局限和没有个人的自由，在那种独裁统治的环境中，不大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是，在社会上层有一些文化和文学作品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作品没有流传下来。除去现存的铭文和文告性资料，还有大流士一世给卡达塔总督的一封信的片段的希腊文译文。这些译文以铭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其内容反映了大流士时代对行政纪律的关注和严谨的行事风格。这则资料也应属于政治性资料。有一则居鲁士的铭文，其原文已经不传，但是亚历山大和他的近臣们在帕萨尔卡德看到过。它的内容的要点在文献中被转述过（当然与原文有所出入）。这则铭文的文字流露出某种诗意的激情。它的文字像某些以色列先知的忠告，对亚历山大有一定的影响："喂，年轻的壮士，不论你是什么人，不论你从何处来，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是冈比西之子居鲁士。我为波斯人创立了这个帝国。你不要嫉妒这片埋葬我的土地。"按照普鲁塔尔克的记载，亚历山大似乎受到这段铭文的具有启示意义的和富有诗意的文字的影响。在他心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人生的飞黄腾达不过

---

① 阿尔沙姆和阿里亚尔曼内都是大流士以前伊朗南方地方王朝的统治者。

是转瞬即逝的幻象。

总之,目前没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资料。但是这则富有启示意义的居鲁士铭文显然不是影响亚历山大和希腊人的唯一资料。当时的希腊文献表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有文学作品。公元前 3 世纪的一位希腊作家阿塔内引证哈列斯的米提兰尼的话说,《扎里亚达斯和伍达提斯》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故事。在庙宇和宫廷的墙壁上都有描绘这则故事的壁画。伍达提斯是一位塞族公主。扎里亚达斯是一位伊朗勇士。二人在彼此的梦中相见并相爱,最终在一个节日庆典上结为眷属。这则故事可能是阿什康尼王朝时期的英雄叙事诗《缅怀扎里尔》的素材之一,这表明类似古什塔斯帕和克塔雍这样的东方故事也在伊朗西部流传①。还有材料表明《一千零一夜》的蓝本之一《一千个故事》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形成的。这部古代故事集的结构和框架明显受到印度故事的影响,但是其内容还是反映了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宫廷内苑生活。伊本·纳迪姆说,这部故事集是为巴赫曼的女儿胡玛创作的②。这表明,在伊斯兰初期,人们就认为它是亚历山大之前的故事。这部故事集与《旧约全书》中的以斯帖的故事的情节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带有阿契美尼德时代的特点。以斯帖的故事不是史实,所以,把它说成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故事,还是能够说得通的。目前流传的《一千零一夜》中,波斯故事成分、犹太成分、巴比伦成分和印度成分并存,其中还有希腊成分。可能现在的《一千零一夜》除了故事框架和一些古代情节,并没有保留更多的波斯成分,但其内容的基础,即国王凯德与妇女的关系,却与以斯帖的故事相似(不管是否史实)。它们都反映了阿契美尼德内宫的阴谋和倾轧。伊本·纳迪姆和马苏第都认为《一千个故事》与阿契美尼德时期有关。有鉴于此,甚至可以说,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它的原型故事的希伯来文版。

如果说把以斯帖的故事说成是犹太故事完全没有根据,还有另一个故事也

---

① 古什塔斯帕是伊朗凯扬王朝国王卢赫拉斯帕的儿子。他想早日继位,于是要求父王让位,被拒后不满,出走罗马,后与罗马公主克塔雍结婚,回国为王。扎里尔是古什塔斯帕之弟,在与敌国土兰的战斗中阵亡。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中有这则故事。

② 伊本·纳迪姆(生年不详,殁于公元 988 年)是阿拉伯著名学者,著有《书目》。巴赫曼是伊朗凯扬王朝国王古什塔斯帕的孙子,也是伊朗国王。

有同样的误植现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犹太人，而是亚述大臣阿希卡尔（据托比亚在其书中所说，阿希卡尔与他同宗）①。它的内容涉及亚述历史，与犹太民族无关。故事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阿希卡尔，一个是他的外甥纳赞。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在古代文学中，如叙利亚文学、亚美尼亚文学、埃塞俄比亚文学和阿拉伯文学中都有所反映，尤其在古阿拉米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中影响最大。甚至在《伊索寓言》、《鲁格曼故事》和布扎吉梅赫尔故事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响②。

这个故事有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亚述文化的背景，其内容如下：亚述国王萨纳哈里伯的文书大臣阿希卡尔没有子嗣。他把外甥纳赞抚养成人，并把他推荐到宫廷中，作自己的后继人。但这个纳赞生性顽劣，他竟挑拨国王和阿希卡尔的关系，唆使国王杀掉阿希卡尔。但派去杀阿希卡尔的官员放了阿希卡尔，并把他藏了起来。后亚述国王受到埃及法老的威胁，悔不该杀阿希卡尔。这时，阿希卡尔现身，解了埃及法老的谜，救了亚述。国王为了报答他，把纳赞交他处理。一开始，他把纳赞囚禁了起来。这时，他感慨自己一生的遭遇，这段有许多箴言忠告。最终他还是把纳赞杀掉了。这个故事最早的抄本是住在埃及凡廷岛上的犹太人写在莎草纸上的。这个抄本没有多少注解，其时代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莎草纸版本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这就表明，这个故事创作的时间是在亚述亡国之后，阿契美尼德王朝倾覆之前，成书地点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地域内。除了这个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故事，希罗多德还在其《历史》中记述了另外一些类似小说的故事，如曼达娜故事、祖培尔故事等都应该是属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文学遗产③。这些遗产表明，甚至在亚历山大以前，伊朗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有文学作品。而且穆护的言论和学说已经对希腊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根据希腊的传统说法，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斯这些古希腊哲学家都是穆护学说的追随者。按照亚里士多

---

① 托比亚是犹太国王亚胡·沙法特（公元前 955—前 914 年在位）时的智者，拉维族人。亚胡·沙法特曾派他去启导犹太人。

② 根据伊斯兰传说，鲁格曼是埃塞俄比亚人，是犹太国王达乌德（公元前 1010 —前 970 年在位）时期的智者。布扎吉梅赫尔是伊朗传说中的智者，是萨珊王朝国王阿努希拉旺（公元 532 —579 年在位）的大臣。

③ 曼达娜是米底末代国王阿斯提亚格的女儿，波斯王冈比西的妻子，居鲁士的母亲。

德的说法，狄翁把波斯穆护视为同巴比伦的卡尔丹人和印度的苦行者一样的哲学奠基人①。这至少说明了穆护在琐罗亚斯德教传播的地域以外的名声和影响力。

希腊哲学最早兴起于小亚细亚地区，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区域有关。如果说，塔列斯和毕达哥拉斯没有直接参照伊朗文化，希腊哲学与东方没有关系，那希腊哲学就不可能产生。希腊哲学的概念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基本思想的相似之处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安巴兹卡列斯的“爱”和“憎”的概念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善与恶的概念②。柏拉图的理念说也不能说没有受到穆护的哲学观点的影响。有意思的是，甚至琐罗亚斯德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希腊哲学作品中出现就是在柏拉图的一篇名为《阿尔基比阿得斯》的文章里③。

穆护的思想和哲学对希腊人的思想发生影响基本上是在亚历山大以后，这是对的。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国势强盛时，这种影响也是明显的。穆护文人和军人在小亚细亚的活动肯定是这种影响的基本因素。据一些材料，约在公元前 478 年，一个穆护对塞拉库斯国王库伦(Golon)说，他曾环绕非洲航行④。希罗多德有一则关于哈沙亚尔沙的记载，说有一个伊朗工程师阿尔塔赫伊斯(Artaxais)为了运送国王的用品曾在奥托斯附近修过一条运河⑤。很可能伊朗的自然科学观念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希腊和其他民族的。柏拉图哲学中的“不灭的灵魂”的观念(在《论自然》(即《蒂迈欧篇》，Timaios)中论及)也应该源于琐罗亚斯德教思想。

甚至波斯的统治方式也对某些希腊思想家产生了影响。不仅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台斯(Isocrates)推荐以波斯国王的统治方式来消解希腊人的内部纷争，亚历山大和他的父亲菲利普也对波斯的统治方式不无兴趣。有些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首领也认为这种个人统治是一种明智的制度。上述这些文化艺

---

① 关于卡尔丹人的介绍，参见本书 95 页注①。

② 安巴兹卡列斯(公元前 495—前 435 年)是希腊早期哲学家。

③ 阿尔基比阿得斯是一幅壁画的名字，柏拉图著文讨论这幅画的人性内涵，以画名为其文名。

④ 塞拉库斯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东岸地区。

⑤ 奥托斯是希腊半岛东南端的一座山。

术和政治统治方式都被亚历山大一把火焚毁了。而他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了什么呢？事实上，闪电般的胜利和他短暂的生命使他不可能在被他征服的土地上进行深思熟虑的建设。因此，在他突然死亡之后，伊朗陷入一片混乱。在历史记述中，人们称之为赛琉古王朝。

6.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灭亡

大流士三世被害（公元前 330 年）后，居鲁士和大流士一世的帝国落入亚历山大之手。但是，只经历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这位世界征服者在战败的国王死后第 7 年，即公元前 323 年，就把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土地交给了他的马其顿继承者。之后，在伊朗出现了一个较长的军事占领期。经过一个过渡时期，伊朗这只火凤凰又一次从波斯波利斯的灰烬中腾飞而起。但是，这次占领阿契美尼德王朝领地的人不起自波斯，也不起自米底，而起自伊朗东部的帕提亚。帕提亚人所建的帝国使人联想到史诗中的勇士世界：阿什康尼王朝①。

在亚历山大统治伊朗期间，他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征讨伊朗东部和印度的戎马倥偬中度过的。征讨归来不久，这位世界征服者就去世了。他一生的兴衰起伏的速度令人感到惊异，真好像一道转瞬即逝的闪光。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事业发展速度惊人。直到今天，仍然有些持谨慎态度的人认为对他的进军路线的描绘是夸大其词。他进军的地域和路线大体上相当于把居鲁士、冈比西、大流士一世和哈沙亚尔沙的进军路线反过来。而这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看来是不可能的。当然，他在埃及、拜占庭、伊朗和欧洲的进军经过从古代起就成了历史故事和史诗故事的题材。因此，他的生平事

① 称帕提亚王朝是因为创建这个王朝的民族是帕提亚族，称阿什康尼王朝是因为这个王朝的创建家族是阿什康尼家族。这个家族的首领阿什克（阿尔沙克）是这一王朝的奠基人。我国历史上称帕提亚王朝为安息王朝，安息是其奠基人之名阿什克的汉语音译。

业到现在仍然隐没在一道英雄的光圈之中。他在伊朗短暂的统治正像德国历史学家达尔维赞所指出的那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

7. 亚历山大在波斯

亚历山大统治的时期毫无疑问是一个强盗统治的时期。他进入伊朗之初就火烧了波斯波利斯,以此向急于返乡的士兵们表示,他不想让他们陷于亚洲。但是,为了追赶大流士三世和杀大流士三世的人,他进入了伊朗东部,在东部又被迫与东方各部族和他们的首领作战。古尔冈和塔巴里斯坦的城市和百姓的归顺又把他引向富庶繁华的城市。他在这一地区身穿伊朗服装,仿效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礼节。按照库尔提欧斯的记述,他的兵士都认为他被伊朗礼仪征服了。他甚至模仿伊朗习俗,让宫廷人等实行吻地礼(其实这是亚述人的礼节),而且还给这些礼节添了许多表示庄重肃穆的细节。如果说他崇尚豪华生活和玩弄妇女是沾染了阿契美尼德王宫内苑生活的色彩,他表现出对童男的爱慕则纯属希腊人的传统。甚至他的兵士也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这种豪华享受的生活。所以,这位攫取天下财富的人为了让兵士继续作战,不得不一把火烧掉全部帐篷和所有豪华陈设。

亚历山大在追击巴苏斯的过程中,更加体会到此人可能给他带来的威胁。这时,赫拉特总督与巴苏斯联合。达兰吉拉纳(锡斯坦的疾陵)总督也是与巴苏斯一起谋杀大流士三世的人。因此,尼姆鲁兹(即锡斯坦)也需要派兵征服。但此时,在锡斯坦正酝酿着一场反对他的阴谋。他挫败这场阴谋之后,杀掉了他最信任的将领菲鲁塔斯和他的父亲帕尔米农。此举招致他的朋友们离心离德。他也因为纪律涣散而对自己的士兵们感到不满。

亚历山大从锡斯坦进军拉赫哲和巴赫塔尔。他要去追击巴苏斯,因为巴苏斯自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阿尔达希尔四世,而俘获巴苏斯就意味着他

的最后胜利。他在巴赫塔尔、粟特和阿姆河流域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望无际的荒野、没有尽头的道路、叫不出名字的疫病使他的军队大量减员。虽然巴苏斯因其同伙的背叛为他所获并投降(公元前328年),但在这一地区,随后的战斗并不轻松。粟特和撒马尔罕的不断骚乱困扰着马其顿征服者。这些事折磨着亚历山大,使他愤怒疲劳,失去控制。在撒马尔罕,他由于自己的朋友克里图斯出言无礼,竟杀了他,后又深感悔恨,企图自杀。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一次宴会上,他竟要求马其顿人像波斯人一样,行吻地礼(Proskynesis)。此举触怒了卡里斯汀森(Callisthenes)。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和学生,是作为历史学家随军出征的哲人。卡里斯汀森表示抗议。这期间又发生了一起反对亚历山大的阴谋。后阴谋败露。传言说卡里斯汀森也参与其中,不知是否属实。卡里斯汀森是向亚历山大宣示上帝旨意的人,但亚历山大竟逮捕并杀害了他。这件事使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极感失望和不满。

这件事发生在亚历山大的军队停驻在粟特期间,它使希腊兵士感到十分心寒。这表明亚历山大在希腊人中并不比在外族人中更加安全。的确,他是处在这一地区的敌人中间,但他对同行的伙伴也要像对敌人一样戒备。上述这些地区比波斯米底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抗,这里的雅利安人比波斯人更不愿俯首屈服。亚历山大为镇压他们也表现得更加残暴。他在粟特镇压起义者,一次竟杀了12万人。从帕尔苏维到粟特地区的百姓的反抗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伊朗人对马其顿入侵者的真正的反抗和武装斗争正是从这一地区兴起的。而这也正是阿什康尼家族在帕提亚地区的兴起之地。

亚历山大为追击大流士三世和巴苏斯在巴赫塔尔和粟特与当地各部族转战了两年之久。他在这里与粟特大贵族之女露珊纳(Roxana)结婚,此举巩固了他的社会地位。但马其顿人仍然时时面临与当地人发生战争的危险。有一次,他为了安全起见,甚至强迫当地人宣誓效忠。粟特人在不断反对马其顿人的战斗中屡屡失利之后,便易地而战。

一次,在撒马尔罕,在一个名为努拉的地方,亚历山大的军队因道路崎岖不平而连遭重挫。又有一次,在卡巴泽(Gabaza),由于暴风雪和严寒,兵员损失惨重。在锡尔河畔,在一个后来称为乌拉塔的地方,他竟然到了一座居鲁士

城。他这才明白,他所征服的地域还没有超过居鲁士。

亚历山大并没有什么明智的方案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征服世界的野心把他引向信德和旁遮普这些神话般的富庶之地。献媚的人们向亚历山大描述赫拉克勒斯征印度的神话,诱惑他不要落后于这位神界的兄弟。其实,还是神话中描述的印度的黄金珠宝诱使这位众神之子和他的将军与谄媚者向印度进军。

他的军队在这一时期掠夺了巨额财富,连他们的马鞍马镫都是黄金制成的。四年前,当他追击巴苏斯时,看到大流士三世军中的马鞍马镫,他还讥之为女人的首饰。现在,不仅他的军队热衷于波斯人的这种豪华装饰,在他向印度进军时,还把一部分带有这种豪华装饰的伊朗军队编入自己的军队中。此举不仅补充了兵力,而且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他担心他不在时,这些伊朗军队在巴赫塔尔和粟特造反(他的兵士不愿再战,因而纪律松懈)。后来,他从印度回到苏撒时,吸收波斯青年入伍,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据库尔提伍斯叙述,亚历山大出发征印度之前,又一次被迫重复他不久前在达曼冈所做的事,即下令他的兵士烧掉一切多余的辎重[①]。

8. 出 征 印 度

印度之行并未像亚历山大所期望的那样,打开世界的大门。此行以屠杀全部印度雇工开始,其终结则与拿破仑征俄的结局相似。战利品远比预期的为少,而且也未给他带来什么轰动的名声。他还几次负伤。兵士由于缺水少粮和水土不服而减员。随他从印度回到巴比伦的兵士不及出征时的四分之一。但是,许多世纪之后,当伽兹尼王朝国王玛赫穆德也从喀布尔出发出征印度时,在他的随行人员中仍流传着亚历山大到过什么地方,亚历山大做了什么

---

① 达曼冈是伊朗东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德黑兰和玛什哈德之间。

等等[1]。令人感兴趣的是，玛赫穆德也像亚历山大一样，从喀布尔出发。而其出征后果也像亚历山大一样，除去弄臣和谄媚者的吹嘘奉承，只有一系列罪行记录。

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越过喀布尔和信德地区后，处处遇到当地人的反抗。为了对付这种反抗，他们往往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在与阿斯皮人（Aspians）的战斗中，亚历山大受伤。他的兵士甚至违反惯例，屠杀俘虏。在与阿萨凯尼人（Assacenians）的战斗中，经过激战，这族人投降。亚历山大要把他们编入军队，他们不愿与自己的同胞为敌，亚历山大就把他们集体屠杀了。在与这族人的另一支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的军队俘虏了大批妇女儿童。当妇女儿童被带到兵营时，他怕引起兵士骚乱，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曾答应过一批印度人加入他的军队，但按普鲁塔尔克所说，后来他又反悔，把他们全部杀掉了。他曾把几个不设防的城市及其邻近地区一扫而光。据阿里扬所述，在攻克桑卡拉（Sangala）城时，城内百姓弃城逃走，亚历山大一怒之下竟把 500 名老弱病残统统杀掉了[2]。攻下马里扬（Mahlava）省后，他下令把被追上的所有外逃者杀掉。在战胜希比扬族人（Sibians）之后，因该族人反抗，他下令把该族数百名青年砍头，把数万名俘虏卖掉为奴。

他的兵士面对出生入死的战斗，产生了厌战情绪。渺无人烟的荒山野谷、可怕的大象毒蛇，以及密林洪水使他们胆战心惊。亚历山大不断发表鼓舞士气的演说，煽动他们的战斗情绪。按阿里扬、库尔提伍斯和普鲁塔尔克等人的记载，他的这些演说充满谎言和夸大之词。但是，为了消除希腊兵士们的不满和恐惧，这种空头许诺和演说是需要的。希腊人在攻下波斯和苏撒后，完全没有想到还要进军至波斯米底以外的地方。他们向印度进军其实是力不胜任的。但是，印度的财富吸引着他们向这一地区前进。亚历山大所以攻印度，还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借此一举名扬天下。其实除了印度的巨额财富、象牙珠宝和那片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疆域与亚洲其他部分隔开的大海之外，对于印度的其他情况，亚历山大一无所知。的确，这片大地的基本部

① 玛赫穆德（公元 998—1030 年在位）是伊朗伽兹尼王朝的国王。他曾多次出征印度。

② 阿里扬是公元 2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亚历山大传》。

分曾一度成为大流士一世的国土，但后来便脱离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到了这一时期，伊朗人也和希腊人一样，对印度的了解极其有限，甚至大多数人以为印度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相连。但这毕竟是大流士一世留下的一份遗产。按色诺芬所述，当年居鲁士曾想一直打到大洋彼岸。现在，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遗产的继承人，亚历山大自然想要重新占领这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省。

印度是否与埃及相连，印度究竟面临什么大洋，这些曾一度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探讨的问题。这是否反映了希腊人的好奇心理呢？虽然亚历山大对他的老师的研究不感兴趣，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在从印度返回前曾对大洋表示过关注。甚至在临死前，他还和纳尔霍斯讨论过这个问题[①]。这表明，直到他去世前，在他心目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作为世界尽头的大洋，他还梦想着去占领它。在巴赫塔尔和粟特，他身边的谋士早已提醒过他，接连不断的消耗战会使他的军士疲惫，纪律松弛。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他征服印度的欲望还是诱使他下定决心进入这片未知的世界。他心想，占领了它，就把世界收入了囊中。

亚历山大补充了一批希腊马其顿兵员，又从伊朗东方贵族麾下招募了一批轻骑兵，然后就从巴赫塔尔出发，去征印度了。但在这次远征中，并不像当初征伊朗那样，他的身份是马其顿国王，这次他是作为统领各民族的伊朗国王出征的。他的全部出征人员，包括战斗部队和非战斗人员，约有 12 万人。但战斗部队人员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他人员是兵士的妻儿、商人、雇工等游牧民族中的随军分子。

公元前 237 年的夏初，他率军通过兴都库什山谷，然后在一个先头部队已经占领的地方建立了政权。在这里，喀布尔河附近一些地方的首领前来拜见他，向他献礼，表示降服。塔克锡拉的首领欧姆菲斯(Omphis)刚刚继承王位，他来见亚历山大，把王权拱手相让。他所统治的地区位于印度河与杰鲁姆河之间，这里是旁遮普最重要的地区。由于他的都城名塔克希列斯，人们有时把他的领地也称为塔克希列斯。他与另一个首领普鲁瓦(Pourva)不合，

---

① 纳尔霍斯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个将军。

但普鲁瓦更有实力，塔克希列斯受到威胁。他求助于亚历山大，这引起了亚历山大与普鲁瓦的冲突。普鲁瓦的领土在旁遮普杰鲁姆河与奇纳布河之间。在北方，在他的王国与克什米尔之间还有一国，其国王名阿比萨拉(Abhisara)。

在有关亚历山大的印度之行的记录中，充满夸大的细节和离奇的故事。当然，这场战争与伊朗毫无联系。他在喀布尔河到印度河之间攻城掠地，与各种族作战(其中包括阿斯皮安人和阿萨卡扬人)。其间，他表现得残暴无情。他在攻克巴扎列(Bazara)和奥兰堡(Aorne)之后，其残暴行为令印度人为之心惊胆战。有些城市，如尼萨，在陷入包围后不战而降。在旁遮普，在印度河到杰鲁姆河之间，他受到欧姆菲斯的欢迎。这个国王不仅花言巧语讨好亚历山大，而且献上奇珍异宝。被迫一战的普鲁瓦在杰鲁姆河对岸布置了重兵，包括200头大象，严阵以待。亚历山大久攻不下，他的兵士十分疲惫。终于，在一个雨夜，亚历山大驱军渡过杰鲁姆河，他的军队经过苦战获胜。国王普鲁瓦受伤被俘。亚历山大待之以礼，争取他归顺，而且让他继续为王。普鲁瓦与欧姆菲斯和解了。二人都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权威和统治。

阿比萨拉虽在亚历山大与普鲁瓦开战之前就已表示降服，但在他们双方战斗的过程中采取了观望态度。他得知亚历山大得胜的消息后，立即派出使节重申归顺之意。

亚历山大在与普鲁瓦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但他小心翼翼地隐瞒伤亡数字。因为一旦数字泄露，会引起军心不稳。普鲁瓦的战象给亚历山大和他的士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将军名赛琉古，他与大象战斗过，深刻领教了象军的威力。当他成为亚历山大在亚洲的继承人后，他甚至把占领印度的土地交还给印度的首领们，以换取他们的象军。他还把象的形象定为自己国家的标志。

亚历山大在战胜普鲁瓦之后，在普鲁瓦和塔克希列斯的帮助下继续东进，扩大战果。他想到达东方天尽头的“大洋”彼岸。他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启发，此时，他认为自己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在旁遮普渡过拉维河(Ravi)后，他的军队遭到沿途城市和各部族的顽强抵抗。在卡锡扬的桑格雷堡，亚历山大的军队与旁遮普的勇士们进行了一场恶战，遭到重创，但最终获胜。

亚历山大终于来到了比斯河岸。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足迹所至的最遥远的地方。他得到有关对岸的情报，热情高涨，激动不已。他突发奇想，认为占领这片土地就可能实现埃及阿蒙神庙的主持向他所预言的征服世界的宏愿。但是，兵士们在这里止步不前，不愿再前进了。兵营里出现了反对派，一些人公然宣称不愿再向前进军。亚历山大在全体士兵大会上演说，告诉他们半途而废会面临危险，应该到达太阳升起的地方，他还说关于敌人装备精良、前途凶险的传言是没有根据的，他本人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折磨一点也不比他们少。这时，一个老兵回答说，兵士们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回家。实际上，7 年转战，军队已经大为减员，这让他们非常痛心。他们的武器和服装都已破旧不堪。马匹也已失去战斗力。由于无法在当地为兵士们补充服装，他们只好勉强穿一件外衣度日。由于受到疲劳和疾病的折磨，大多数兵士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而前方等待他们的只有与大象军的苦斗，只有高山险谷和不断的暴雨雷击。

9. 亚历山大在克尔曼

亚历山大暴怒咆哮，想胁迫士兵们继续前进。他甚至对他们说，你们走吧，去告诉希腊人，我们抛弃了亚历山大。他也设法笼络人心。他允许兵士们抢掠沿途城市。但最终，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决定撤军。撤退途中，他留下了自己攻城的标志，作为对这次可怕的远征的纪念。

在回程中，他到过信德地区的帕塔烈。一路上，他的军队不断地与当地部族发生冲突，在跋涉的过程中苦战。他们在途中曾与巴里扬族遭遇。此前，为攻克他们的领地，亚历山大的军队曾经历了一场苦战。在这次战斗中，甚至亚历山大本人也受伤了，他死去的传言都传到了巴赫塔尔。

由于与皮桑族的战斗惨烈无比，他的兵士们再次提出抗议。他们提出，避开在海法兹的战斗，改变行军路线，在信德地区开辟一个新战场。在这次战斗

中，亚历山大又一次暴躁难耐。他荡平了姆泽卡诺斯族的首府，以煽动叛乱罪严惩许多婆罗门。最终，他于公元前 325 年的 7 月初到达帕塔列。此地是印度河的两个支流在入海前造成的一个岛形地区。他在此地稍作停留，整顿军队纪律，准备撤军的最后一段行程。他虽然放弃了在印度东进的企图，但对渡海到达世界尽头的梦想仍未忘情。他在附近海面上乘船游弋。在印度河入海口，他看到了海，心满意足。在这里，他向阿蒙和纳普顿海神献祭，面向大海建了一座祭坛[①]。为了表示他最后在神灵的保护之下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到达了大地尽头，如今回希腊则是威武雄壮的凯旋，他命令克拉特鲁斯率部分兵士和象队辎重穿过莫拉山口，向西前进，命令纳尔霍斯从海路率 150 艘舰船及 5 000 名左右的士兵和雇工从现在的卡拉奇经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口。他本人则率大部队从卡德鲁赞（今莫克兰 Gedrosia）向克尔曼进发。他选择这条危险的路线时并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其目的是策应走海路的队伍，随时为其供应给养，帮助他们顺利地通过波斯湾。他们这部共有 15 000 名骑兵和数倍于此数的步兵，此外还有随军雇工和妇女儿童。一路上，他们不断与沿途未归顺的部族展开战斗。由于给养不济，他下令兵士抢掠沿途的农田农家。有时，缺粮的兵士们不得不以椰枣树根充饥，甚至宰马为食。由于有些地方极难行进，他们不得不改变沿海行进的路线，逐渐走向荒漠中布满流沙的内陆地区。正当此时，向导也迷了路。越往前走，越凶险可怕。队伍中有些人因天热口渴丧命。甚至有一批妇女、儿童和辎重被洪流卷走。马匹也一部分累死，一部分用来充饥，已经没有马匹驮运物资。兵士们也无力运输战利品，这是他们异想天开，苦战七年的成果，只好一把火烧掉。死者盈路，病人和干渴无力者都被抛下，无人照管。经过两个月疲惫不堪的行军，死去者达数万之众。亚历山大本人也因旅途艰难，暴躁失眠，理智丧失近半。终于来到了普兰（菲赫拉杰）[②]。在这里，亚历山大和他疲劳不堪的随行者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利用各省省督运来的给养暂作休整，以备下一步行军。亚历山大渡过班达尔河和哈利尔河，到达克尔曼。在这里，他为自己和军队的顺利到达及

---

① 纳普顿是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海神。

② 普兰为伊朗中部耶兹德省的一处地名。

身体健康向神献祭。随后，他举行了一个祈拜酒神的典礼，组织体育表演、音乐演奏会，巡行联欢。典礼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亚历山大喜爱的年轻宦官巴格瓦斯在这个隆重的典礼上当众向这位战神献吻。他在这个年轻的侍者的陪伴下，在东方皇宫神话般富丽堂皇的气氛中，觥筹交错，洗净一路征尘。

亚历山大在这次庆典上嗜酒放纵、倾心男色的表现使得这位战神在非希腊人的眼中从权威的宝座上跌落了下来。在阿尔达希尔三世的宫廷，有一个年老的巴格瓦斯，但他没有陷入后宫秽闻。这个年轻的巴格瓦斯不久之后还在帕萨尔卡德参与了杀害一个波斯贵族的阴谋。亚历山大与他公然调情，把自己贬低到希腊宫廷小丑的地步。

在克尔曼，克拉特鲁斯穿过坎大哈与他会合。锡斯坦、帕提亚、古尔冈和一部分波斯米底的省督们也来到军队在克尔曼的驻地。这些会面显示出他的回师多么及时。他在克尔曼惩罚了一些不驯服的总督。在他远征印度的时候，这些总督独断专行，各自为政。受到惩罚的总督中，有很多是马其顿人。他们和手下的将军们一起在苏撒、米底和其他省份抢掠庙宇，致使百姓十分痛恨亚历山大。克里安杜尔(Cleander)和其他几个马其顿将领被亚历山大处死。克里安杜尔在帕尔米农被杀一事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处死这类人可以平复随行者的积怨。有些波斯总督，包括克尔曼总督坎斯帕斯特也因谋反和独断专行而受到严惩。这些情况表明，亚历山大越过比斯河继续远征，使他在回程中面临多么大的困难。

举行了奉祭酒神的典礼，克拉特鲁斯所率的队伍顺利到达，各地总督给他运来礼品，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暂得一时安宁，把行军的疲惫抛于脑后。但是，在撤军途中军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亚历山大本人精神上和体力上所受的重创是无法恢复了。他心里还惦记着海上的队伍，因为很久没有纳尔霍斯的消息了。其实，这以后不久，纳尔霍斯的船队就满载辎重到达阿纳米斯河岸，即距今阿拔斯港不远处。海上风浪只摧毁了他四艘船。

10. 回到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

这时，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亚历山大和他的剩余兵力、辎重重又回到了伊朗。他一回来，就把一切辛苦置诸脑后。他命令纳尔霍斯率船队沿海岸赴波斯湾考查情况，又令挚友哈夫斯通沿海岸与海军并行(公元前 324 年)。他让他们取道幼发拉底河去巴比伦，在苏撒与他会合。而他则从克尔曼直接去法尔斯。

亚历山大回到克尔曼和法尔斯，使这两地的安全状况和秩序有所好转。关于他已不在人间的谣言也不攻自破。他在处死民怨甚重的卡尔纳迪尔等人时表示，他们最严重的罪行是以为亚历山大从印度回不来了，因此可以放手胡作非为。实际上，他以残暴手段建立的大帝国在他出征印度期间已经濒于崩溃。西方各省的省督们各自为政。他们自建民兵，抢掠庙宇和陵墓，百般虐待百姓。居鲁士的陵墓和庙宇都遭到抢掠。米底的皇家马匹和仓库大部分被抢。本来，亚历山大任命了一个波斯人菲利什阿尔台为法尔斯总督，可是，他回来时，却是一个名为阿尔斯纳斯的人在执政。因为他任命的总督已死，阿尔斯纳斯代其执政。阿尔斯纳斯是居鲁士家族中人。亚历山大来到法尔斯，他隆重接待，献礼丰厚。但他却轻慢了亚历山大的宠儿巴格瓦斯。巴格瓦斯对亚历山大说，阿尔斯纳斯参与了抢掠居鲁士墓一事。巴格瓦斯还阴谋串通一些帕萨尔卡德的人证明确有其事。亚历山大在巴格瓦斯的挑拨下把阿尔斯纳斯处以绞刑。其实他与抢掠居鲁士墓一案全然无涉。

亚历山大到达法尔斯后，伊朗人米底总督阿特鲁帕坦押着一个造反者来见他。此人在亚历山大不在这里时造反，自称法尔斯和米底国王。亚历山大对阿特鲁帕坦这一行动极为满意，感到米底局势稳定，于是派他回米底继续作总督。

但亚历山大不在时，设拉子局势不稳。如果他不采取强制果断的措施，不足以维持秩序。这时，在马其顿本土，他母亲奥林比亚斯和他姐姐克鲁帕特拉

听到传言说亚历山大已死，都想瓜分他在欧洲的土地。巴比伦总督是他信任的朋友哈尔帕鲁斯(Harpalus)。他不在时，哈尔帕鲁斯自立为王，挥霍了仓库中的大部分财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此人甚至组建了一支雇佣军。当他得知亚历山大回到了法尔斯，便携带库中剩余的财产，逃回了希腊。他想在希腊造反，这样亚历山大很难捉到他。埃及克里奥门斯(Cleomnes)也自行其是，不断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横行霸道。

最危险的事件发生在粟特和巴赫塔尔。那里的希腊人听说亚历山大已死，就造反反对马其顿人。他们在当地人的配合下，攻下总督府，势力日益壮大。但是如果处死他们的首领，就会严重破坏亚历山大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与马其顿人的关系，所以只好暂不处理。毫无疑问，要克服他不在时产生的混乱，是需要铁腕钢拳的。他迅速采取了行动。但同时，从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和脾气的变化。长途征战使他疲劳不堪，烦躁失眠，暴躁无情。他为了些许小事就把克尔曼、法尔斯和苏撒的波斯族总督杀掉，以马其顿人代替。他认为马其顿人虽然经验不足，性格暴躁，但还是比波斯人更值得信任。但他任命普凯斯塔斯(Peucestas)为法尔斯和苏撒总督，表明他还是注意笼络波斯人的。这个勇敢的马其顿人在印度救过亚历山大的性命，因此亚历山大对他特别关照。普凯斯塔斯当了法尔斯总督以后，为讨好波斯人，穿波斯服装，学习波斯语，和普通百姓建立良好的关系。亚历山大在苏撒也使用这个笼络人心的办法。实际上，这是他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亚历山大在从法尔斯去苏撒途中，在军营里目睹了卡拉努斯勇敢而高傲的自杀情景。卡拉努斯是一位从印度随亚历山大军队来到此地的年老的婆罗门。他在火中自焚。此情此景使亚历山大像站在帕萨尔卡德的居鲁士墓前那次一样，又一次认识到自己终将消亡，以及神赋予的生命的价值。

在苏撒的新春庆典上，他又想出了新的办法来加强波斯人和马其顿人的友谊。他认为这种友谊可以巩固他新建立的帝国的基础。在一次特意安排的宴会上，他和 80 名将军一起与波斯女子举行婚礼。他本人和他的挚友哈夫斯通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其他将军则与阿契美尼德家族和其他大贵族家庭的女子结婚。他还鼓励马其顿军人娶伊朗女子。据说，有一万名军人都娶了伊朗妇女为妻。他又吸收两万名伊朗青年入伍，作为后备役军人，让他们接受马其顿式的军事训练。此举激起了马其顿人的妒忌。他这是利用伊朗人补充兵

员，同时，也向不满的马其顿人表示，他不仅是马其顿国王，而且是亚洲之主。

这位亚洲之主现在正在做着征服欧洲和非洲的美梦。他利用从亚洲获得的情报，在苏撒，经过一条连结卡隆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运河，率少量军队进至底格里斯河口，然后，从两河流域北上，进至阿庇斯(在巴格达附近)，在那里与按他的命令率大军走陆路的亲密助手哈夫斯通会合。

他在阿庇斯宣布，把年老体弱、丧失战斗力的士兵遣送回乡，当然，给他们重金作为报酬。因他吸收伊朗青年作为后备役军人而不满的马其顿人表示要回乡，亚历山大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说(显然，现有的演说稿是伪作)，勉强平复了士兵们的情绪。据说，他在演说中表示，他要创造一个各族人民亲如手足的环境，为了创造“亚洲帝国”，他组建了有各民族参加的军队。总之，他的演说使马其顿人的情绪安定了下来。然后，他将他们安抚一番，发给他们高额酬报，命令他最信任的将军克拉特鲁斯率一万老弱病残回乡。同时，他立安提帕特尔(Antipater)为摄政王，但他母亲奥林比亚斯坚决反对，于是他改立克拉特鲁斯。他还交给克拉特鲁斯一个任务，让他去筹备征讨非洲和西欧的军需物资，以备他到时应用。后由于他去了阿克巴丹(哈巴丹)，就把此事耽搁了。亚历山大和他的将军们在阿克巴丹极尽享乐之能事。他们举行了运动会和赛马会。

在此期间，亚历山大遭受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他的战友和助手哈夫斯通狂饮过量，不幸身亡。亚历山大对此事的反应有失国王的尊严。好像哈夫斯通一死，也带走了他的半条生命。他长时间伏在死者遗体上痛哭，还处死了医生(其实是病人不遵医嘱)。他数日不进食，为死者举行国葬。他本人则断发以示哀悼。他拨巨资为死者建立纪念碑，把死者作为神来膜拜。不久以后，为了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去打猎和作战。在去巴比伦的路上，有一个库西扬族的居住地，这个居住地大体上在现在的巴赫提亚尔山区。这族人不服亚历山大的统治，向他收取过路费。原来亚历山大答应不干扰他们的生活，但后来他违反诺言，荡平了他们的居住地，而且，为了慰藉哈夫斯通的在天之灵，屠杀了全部族人。这时，他的心态恰如神话中的阿基琉斯，在帕特罗克罗斯死后，他预感到自己也来日无多了①。

① 阿基琉斯是荷马史诗《伊里昂记》中的主要勇士之一。帕特罗克罗斯是他的好友。

公元前323年春，亚历山大到达巴比伦。他想把巴比伦定为首都。这时，他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哈夫斯通的突然死亡加重了他的危机感。但他仍然梦想征服阿拉伯半岛，因为半岛居民不愿臣服于他，而且，他还想控制海上贸易路线和攫取半岛神话般的财富。此外，他还想调查里海周边到西欧直布罗陀海峡中间的广大地区。这时，有些北非和西欧部族的代表到巴比伦朝见他。这更加助长了他实现梦想的野心。他调查阿拉伯半岛的情况，主要目的是控制半岛与希腊和印度的商路。在巴比伦，他重建海军，补充了来自法尔斯、吕底亚、卡利亚及其他各地的兵员①。这时，从马其顿有一批人前来向他致意。其中有一人名卡桑达尔(Cassander)，他是安提帕特尔的儿子。亚历山大见到他们父子并不高兴。而这时卡桑达尔的兄弟普拉伍斯还是亚历山大的侍酒官和亲信。

11.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去世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为哈夫斯通举行葬礼。他的遗体被从阿克巴丹运到巴比伦。葬礼特别隆重，敬拜死者如同拜神。为点缀葬礼，他下令进行摔跤角力比赛。他请了三千摔跤手前来表演。巧合的是这些人在几天之后也出席了他本人的葬礼。葬礼办完之后，亚历山大感到不快，因为葬礼的规模与哈夫斯通的人间之神的地位不相称。而关于这点连马蒙神庙出席葬礼的代表也持此看法。他为了排解忧愁，整天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在一个朋友马迪犹斯坚持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饮酒过量，一病不起，高烧不退。他卧床未超过十天。在一个黄昏，他怀着征服阿拉伯半岛的梦想在纳布卡德纳斯尔的王宫与世长辞(公元前323年6月13日)。此时他还不到33岁，只当了12年零8个月国王。

亚历山大死后，曾经有一个传言，说安提帕特尔感到亚历山大见到他时不

---

① 卡利亚位于小亚细亚西南沿爱琴海地区。

悦，因而起疑，感到恐惧，所以让他的儿子普拉伍斯把亚历山大毒死。亚里士多德还帮助他们配了毒药，目的是为卡里斯汀森复仇。

亚历山大的死纯粹是多年征战造成的身心疲惫、放纵狂饮、焦躁失眠和荒淫无度造成的。他死得正当其时。否则，他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常胜将军名垂青史了。如果他再活下去，就会证明一个战争中的胜利者不一定是和平年代的成功者。所以，他的过早死亡实际上是成全了他，使他的英名不致毁于一旦。

12. 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

亚历山大闪电般的征伐和短暂的生命使他没有可能筹划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他在占领巴赫塔尔和粟特以后，就不再痴迷于亚里士多德的"超人"政治理念了。他在行动上也不再遵守亚里士多德的提示。亚里士多德告诉他，把希腊人视为自由民，把其他民族的人视为奴隶。他在一次针对波斯士兵的演说中明确表示，他亲眼看到的波斯士兵的价值与他以前听到的说法有很大区别。毫无疑问，这种现实与概念之间的矛盾使他在进军东方时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对他的影响。或许，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充满野性的学生的"天才的"头脑的影响在于加强了他的反民主倾向。亚里士多德和他哲学上的学生对于公民政治的憎恶可能是由于看到了它偏激的一面。他们在一个世纪前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看到了公民政治的弱点。

在希腊时，亚历山大喜欢公民政治是出于政治需要，其实他的天性和他老师的教导都与民主思想格格不入。但还是有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出于英雄崇拜的心理，说亚历山大想在亚洲传播民主思想，这无异于有人说拿破伦出兵是因为想传播革命思想。

其实，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思想的影响至少在他进驻伊朗和印度时已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了。比如，亚里士多德要激起亚历山大对伊朗的憎恶，

就没有达到目的。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哈尔米亚斯被杀使亚里士多德非常伤心[①]。人们甚至责备亚里士多德的悼文用语亵渎了神灵。仇恨伊朗是当时一些希腊人的倾向。这些人在亚历山大当政之前就与他父亲菲利普一起为希腊团结而进行活动。

人们努力灌输给他的希腊文化高于波斯文化的思想导致亚历山大焚毁了波斯波利斯。这种思想是希腊团结的必要基础。伊索克拉台斯和菲利普在亚历山大之前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其实,亚历山大进攻伊朗以及火焚波斯波利斯是在完成其父的未竟之业,与传言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所激发出的狂热和激情毫无关系。

但是,亚历山大的一部分"邪恶的精神"肯定与卡列斯坦内斯把他说成是上帝之子有关。卡里斯汀森是想让亚历山大继续处于自己的舅父和导师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下令处死卡里斯汀森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不良教导的一种意外的惩罚。因此,也就可以看到,这位"第一导师"的教育对于亚历山大的影响距离理智的道德标准多么遥远。这种影响违反道德的性质在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都离开人世之后,变得十分明显。因为在亚历山大身上培养他个人的专断的思想,实际上是把所有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借以团结一致反对哈沙亚尔沙和阿尔达希尔一世的思想基础一笔勾销了。

亚历山大身上的上帝之子的思想使他的专制思想急骤膨胀,终于走向了希腊世界的理想的反面。王权统治这种东方方式战胜了公民统治的方式。根据希腊人的说法,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这种情况已经成为现实。亚里士多德和卡里斯汀森要亚历山大把野蛮人视为奴隶,而只把希腊人视为自由民,这种思想倾向显然对亚历山大热衷专制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亚历山大死后,雅典成立了一个以德谟斯坦斯为首的雅典民族党。他们把哲学学说视为窒息雅典的基本因素。这表明,亚历山大的反对者把他的一部分粗暴行径归咎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亚历山大在早期,仅仅在早期,对这位义父怀有好感。按普鲁塔尔克的说法,由于亚里士多德教导他如何生活,他把亚里士多德视为自己的父亲。但在

---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 16 节。

雅典，对亚历山大的导师的责备是对亚历山大热爱这位导师的嘲讽。

总的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念是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则是公民政治的基础。他认为贵族统治是有“拳头和手掌”的，而公民统治则没有“拳头和手掌”①。这在民族党人看来是反动的和不能接受的。甚至亚里士多德有些言论在大体上是与东方的统治方式相近的，但那些主张在雅典各小城邦之外，在广阔的东方世界也是行不通的。亚历山大曾按亚里士多德的提议，出巨资派人去考察尼罗河的源头。但把此举说成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念，与统治和支配民众联系起来，也是说不通的。按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就是平民本性所决定的御民之术，但是，亚洲平民的本性与亚里士多德认识的希腊平民的本性并不是一回事。

特别是在伊朗东部，亚历山大懂得了他应该彻底忘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念。这样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完人一样，具有统帅权威，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高歌猛进的远征中去。起初，他以一个希腊人反对伊朗的联盟的领导人的身份出现，为了把希腊人从亚洲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依靠希腊人推翻了已经江河日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但他越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土上向东前进，就越倾向于东方人的统治方式，最终完全实行了这种方式。

一般来说，倾向个人专断是一个成功的领袖的第二天性。它促使亚历山大去追求军事上辉煌的胜利。因而在他与将军们之间就产生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把将军们视为一群驯顺的、没有独立思想的奴隶，而自己则是发号施令的领袖。这种状态十分符合他的专断和粗暴的天性。而按集体统治的原则，他只是一个自由人集体中的第一人。处死帕尔米农和卡里斯汀森、给哈夫斯通举办特别隆重的葬礼、为自己设计神庙般的陵墓、为父亲菲利普建立巨型纪念碑、让人实行吻地礼、自称是上帝之子，这一切都是他辉煌的军事胜利的后果。这一切表明，个人统治的吸引力能把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变成一个野蛮人，为害人世。这个亚洲征服者把西方世界的命运置诸脑后。希腊由于在战场上丧失了众多人力，农业衰退。亚历山大虽然在粟特、巴赫塔尔和印度从胜利走向胜利，攀上了毫无意义的荣誉的顶峰，还是不得不把一船一船的粮食运送给希腊饥民。

---

① “拳头和手掌”意为统治者的强权。

13. 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马其顿移民

当亚历山大沉醉于自己的胜利中时，为了保证胜利，他要源源不断地从希腊和马其顿补充新的兵源。人力外调、生产力下降导致饥荒蔓延。为了巩固胜利，在占领地区，要建立军事基地。在东方各省的偏远地区，军队需要通过盐碱地区的荒无人烟的旷野和凶险的道路。因此，到一处要尽可能建立新的城市网络，一方面保证调动希腊兵士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控制周边不肯顺服的部族。按普鲁塔尔克的说法，他一共修建了 70 座新的城市，其中半数在帕提亚与印度之间。有些城市，在亚历山大之后，成了希腊文化的基地或希腊人的居住地。但这些亚历山大城就其声誉和命运来说，远不能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希腊人显然夸大了城市的数目。由于亚历山大军队的快速推进和他短暂的生命，他不可能兴建如此众多的城市。显然，这些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修缮和扩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驻军点而建成的。现在，考古发掘，特别是苏联考古队在伊朗高原东部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与某些欧洲学者的说法相反，在亚历山大之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了城市。所以，这一地区的亚历山大城并不是最早出现的城市。

总之，这些城市首先是希腊和马其顿的移民点，同时也是保证他的兵源的基地。亚历山大利用这些据点作为与马其顿联系的可靠桥梁。大部分这些城市中的希腊人在亚历山大暴死之后都离开了。一小部分仍然停留了一个时期，目的在于镇压地方上反对马其顿人的起义。

亚历山大死得其时。他的死使他没有看到他兴建的帝国的解体。其实，东方被征服民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叛行动。这倒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由于亚历山大控制局面的能力强大，而是由于亚历山大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组织结构只进行了某些次要和表面的改变，实际上是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在亚历山大以前，虽然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势力呈现出衰微之势，但是，

它的行政制度和执政职能却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亚历山大所做的只是枝节上的、次要的改变，并未触动其基础。但是后来，随着帝国的分裂，各地政权的继承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土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了。

其实，建立亚历山大城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这些城市在亚历山大死后成了希腊和东方社会文明的交汇点。在粟特和巴赫塔尔，亚历山大城的数目最多，东西文明交汇也最持久和明显。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疆域西部，特别是在巴比伦，这种文明交汇高度发达。在一段时期之内，巴比伦成了近东的希腊文化基地。这一基地特别是到了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建立赛琉古王朝时，更加繁荣发达。巴比伦接触希腊文化应该是从亚历山大时开始的。亚历山大虽然选择巴比伦作为自己在东方的新首都，但他并没有在这里住多少时间。亚历山大城毕竟是连结亚历山大的东西领土的桥梁。到他的继承人统治的时期，巴比伦成了名符其实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

14. 民族融合政策和兄弟情谊

亚历山大把促进东西文明交汇作为实施他的独特的大帝国的统治的唯一途径。但是，这不能视为他在思考和设计融合了人性发展和理性的社会构想。他从印度返回后，特别对种族融合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肯定是为了安抚马其顿人的不满情绪。马其顿人反对他吸收伊朗士兵和军官参加希腊军队。亚历山大在其著名的埃皮斯演说的结尾部分，祈求神保佑伊朗人和希腊人通力合作，也是为了加强其政治和军事统治。他提倡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也是出于这种目的。有些历史学家把他的这种做法说成是一种人性启蒙的体现和他的教育目标。其实，这只反映了这些历史学家身上的浪漫主义的激情。亚历山大对所谓的团结一致的世界这一幻想的某些原则是表示怀疑的。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其帝国的发展。很自然地，他要使大帝国的各个部分之间加强联系。他认为，希腊的语言和文化比波斯和埃拉米的语言和文化更适用于这

一目的。但不应夸大他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地域内推广希腊文化的做法的价值。

其实，在亚历山大以前，亚洲对希腊文化已经有所认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合过程至少在亚历山大以前25年左右就已开始。至于他本人，曾在其著名的埃皮斯演说的结尾提出波希两族融合，促进了东西民族间的情谊。

据说，由于他讲了这句话，某些历史学家把他视为在历史上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和种族融合的第一人。

但是，他的这种提法无论如何不能视为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不能视为"精诚同志社"的哲学思想的体现[①]。如果确有这篇演说，亚历山大所谓的兄弟情谊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军事口号。它如同人道、正义、信仰和自由等口号一样，从布尔战争到越南战争，是一切殖民主义者进行侵略的口实[②]。这种所谓的兄弟情谊只是一种在奴隶状态下带着锁链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在他心目中的价值就是，在他发表演说几个星期之后，为了抚慰他的战友哈夫斯通的在天之灵，对东方兄弟库西扬人屠杀灭族。

按他的安排，在苏撒的一些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为表示东西方民族融合，举行典礼，与伊朗女人结婚。但在他死后，这些东方女人都被迫离婚。作为军事行动的口号，亚历山大的设想也随他而逝了。因为，在他死后，不仅伊朗人没有从与希腊人的兄弟情谊中获益，马其顿人也不再愿意接受这种为保持亚历山大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戴着镣铐的兄弟情谊了。

综合一些资料判断，亚历山大提倡的希腊、伊朗民族融合的思想肤浅而粗糙，是当时的时代文化的产物。他从来没有真正推行过，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在他本人心目中，提倡东西方融合只是为了缓解他的士兵与伊朗人的关

---

①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他的哲学持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主张世界是神创造的。他的政治理念是以严格的等级划分为基础的贵族统治，统治者应该是懂哲学的国王。新柏拉图主义是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公元3—6世纪）的一种神秘主义哲学，继承了柏拉图的现实世界是超感觉的理念世界的影子这一唯心主义学说。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物质世界是从精神的始源中神秘地流出来的。按照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说法，哲学的最高阶段不是通过经验和理性，而是通过神秘的人神状态达到的。精诚同志社是伊斯兰世界一个带有哲学色彩的思想派别。他们基本上承袭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认为安拉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世界源于安拉，万物俱由安拉流出。

② 布尔战争是英国与南非的荷兰殖民者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过两次布尔战争，最终以英国的胜利告终。

系。历史学家阿里扬就说过,吸收波斯人加入马其顿的军队和他穿波斯服装是为了向波斯人显示他不是外族人。与波斯妇女结婚也不外是出于这个用意。

15. 亚历山大的一生

不带偏见地、正确地对亚历山大和他的事业进行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许多事迹淹没在连篇累牍的神话传说之中。东西方的偏见和曲解更使他的本来面目模糊不清。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众说纷纭。除去他骁勇无畏的特点,对于他的其他一切特征,历史学家们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甚至为拿破仑所首肯的他的超凡的军事才能,在某些历史学家眼里,也值得怀疑。但是,在战争中,他身先士卒,迎难而上,尽管有严格的军纪,他对待士卒表现出一种真挚的人情等等,都使他作为可亲的、明智的将军名列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将军之列。他对待被征服民族和城市的确粗暴得近乎野蛮残忍。但是,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军队中成为榜样。他的兵士们十分欣赏他的残暴野蛮。他是一个杰出的将军和一个空前的战胜者。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领袖,他却没有表现出多少才能,也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各族融合的设想在他看来不过是政治军事口号,而且,在他生前并没有超出话语阶段。当然,这给他带来了新婚的愉悦。但是,残酷屠杀百姓却对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赢得民心毫无帮助。

亚历山大的错误可能是由于他年轻和没有经验。但是,如果他活得更长些,除了为自己因年轻而犯的错误付出代价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向伊朗进军,特别是向伊朗东部进军,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政治学说的影响,更加认识到生活的现实。但是,他的短暂的寿命和粗暴的性格又妨碍了他对现实形成正确的理解。

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可能如普鲁塔尔克所说,早期对导师确实

满怀尊敬热爱之情。但是，顺应时代的要求，他更加关注实际问题，逐渐远离了抽象哲学。他的时代的哲学，如迪夫贾内斯、柱廊派芝诺和伊壁鸠鲁倾向于关注实际问题，皮隆的哲学学说反对对事物作出绝对的结论[①]。在亚历山大及其后人的时代，哲学的风尚逐渐从归纳推理向实证的注重实际的学说演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历山大抛弃了哲学导师在"政治学"中所历数的哲学基础，因应时代的需要，在东方不采取亚里士多德传授给他的方法，在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中，宣传一种狼和羊共处的生活方式。他这样做，会令人感到意外吗？

他宣传的这种兄弟情谊和共存共处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与语言所表达的有距离。因为波斯人和希腊人一开始彼此就充满敌意，互相憎恶。他进军东方和小亚细亚就是在进行一场反对伊朗的圣战。只是在战争进行中，由于接触到从未料到的现实，希腊人反伊朗的圣战激情才有所减退。他本人与大多数将官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在波斯文明面前屈服了。亚历山大虽然进行了反对伊朗的圣战，火烧了波斯波利斯和伊朗许多城市，残酷地屠杀百姓，但是人们都感到，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征服者不仅没有完全征服东方，自己却被东方完全征服了。按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所说，亚历山大在进行反对伊朗的圣战之初，就怀有征服整个世界的梦想。可以说，在与粟特和印度的战争中遭遇了种种困难之后，他的这一梦想已经不再吸引他了。也许，在自己短暂的一生的最后岁月，他感到，就是征服欧洲和非洲，他也不可能得到在东方没有得到的东西。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他肯定明白了创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和成功地治理这个大帝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所以，他对居鲁士的执政方法产生了兴趣。他有时把居鲁士视为榜样或

---

① 迪夫贾内斯（公元前 412—前 323 年），希腊哲学家，主张归返自然，自给自足，认为除了维持最低生活所需，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必要。芝诺（公元前 336—前 264 年）是希腊哲学家，柱廊派的代表人物。也有人认为此派不是哲学派别，而是宗教。其主要主张是认为宇宙之源是火，由火产生气、水和土，再产生万物。人为小宇宙，自然为大宇宙。人生应符合自然规律，人应排除违反自然规律的欲念。幸福就是得到自身与自然规律的平衡，达到内心的完全平静。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 年），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幸福就是摆脱偏见，生活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皮隆（公元前 360—前 270 年）是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哲学家。其主要主张是认识是不可靠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同，认识也不一样。所以，人不可专断，应对一切抱有存疑的态度。

竞争对手。他的民族融合和建立兄弟情谊的设想当然是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权宜之计，但却似乎是居鲁士的宽容政策的翻版。亚历山大的埃皮斯演讲和苏撒的宴会就是他执行这一设想的安排。这一切都表明他在效法居鲁士的政策。

亚历山大的过早死亡使他不必面对他的血腥征伐和无序占领的恶果。在巴比伦的短暂时日也不可能让他深入思考居鲁士的政策。在花天酒地一生之后，在他于33岁死亡之时，他以血腥手段征服的这个世界，按英国作家威尔士的话说，就像从一个小孩手中滑落的漂亮的花瓶，摔得粉碎[①]。直到他死后80年，伊朗还是这个破碎花瓶的一部分。但是，亚历山大所据以发动圣战的希腊精神并没有征服伊朗文化。它的影响仅限于文化表层，而且为时短暂。

在许多亚历山大传记中，亚历山大被描绘成哲人、先知和大帝。但在前伊斯兰的伊朗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最邪恶的暴君。与埃及人把他当作神来膜拜不同，在伊朗传说中，在伊朗上层或皇族的传说中，以及在大多数伊朗人的心目中，他都是一个破坏者，一个十足的恶魔。

后世的穆护和希尔巴当为了把他的魔鬼形象长久地留在百姓心中，就宣扬他焚毁了一部《阿维斯塔》。他们把亚历山大说成是佐哈克和阿夫拉西亚伯一类的人物，是魔鬼首领阿赫里曼所创造的不死的恶魔，是来破坏阿胡拉创造的世界的。但是天神阿胡拉剥夺了他们永恒的生命。亚历山大寻求生命之泉，但无果而终，是否与他未能获得阿赫里曼企图赋予他的不死的生命有关？

亚历山大的短暂统治给马其顿和罗马留下两份遗产。这两份遗产对人类的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它们是统治世界的野心和统治者自诩为上帝之子的妄想。

在亚历山大的思想里，统治世界的欲望可能早就消失了。但是，在他以后，罗马的一些世界征服者继承了他的遗产，把世界拖入灾难之中。特别是尤利乌斯，他一心一意地追求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在他原定的出发去实现这个梦想的日子之前三天，他被对手杀害了[②]。另一个凯撒图拉真60岁时，在叙

---

① 赫伯特·乔治·威尔士（公元1866—1946年）是英国作家，其作品以历史小说最为有名。

② 尤利乌斯全名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100—前44年），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

利亚和巴比伦又重温了马其顿征服者的旧梦，梦想征服世界，在巴比伦，在亚历山大去世的宫殿以某种神秘的形式祭奠了这位世界征服者的阴魂。

把统治者奉为上帝之子起初只是在他们死后的溢美之词，后来对活人也如此称呼，特别是亚历山大的后继人，如在埃及的别特里赛家族、在巴比伦的赛琉古家族，都是这样。这种做法始自希腊，本与埃及法老的神圣地位和伊朗的灵光传说无关。但是后来，阿什康尼家族的统治者为了宣扬自己在希腊的统治的合法性，也不得不像赛琉古和别特里赛家族一样，自称是上帝之子。甚至希腊基督信徒也像树立希腊国王的权威一样，把他们说成是上帝之子。正是因为罗马人承袭了亚历山大的这两项遗产，他们才把亚历山大称为大帝(Magnus)。

毫无疑问，所有写亚历山大生平的《亚历山大传》都可以溯源到别特里赛时代的一个编造者卡里斯塔内斯[①]。亚历山大的大帝称号就是卡里斯塔内斯给他加上去的。欧洲历史学家德鲁伊森、塔兰、阿尔泽耶姆、威尔坎及其他人对亚历山大的赞誉都受到《亚历山大传》的影响[②]。

最有意思的是多部《亚历山大传》所反映的后人对他的评价。据说，亚历山大死前留下遗嘱：为他举葬时，要把他的手放在棺外。按《亚历山大传》的说法，马其顿的征服者想告诉人们，他奔波劳碌一生，当离开人世时，依然两手空空。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他的故事的创造者把他描绘为长着两只长耳朵(他还徒劳地掩盖他的长耳朵，不想让人看见)和两只吓人的犄角的人。这倒真成了双角王了[③]。可能别特里赛和赛琉古时代的柱廊派和伊壁鸠鲁派所创造的这个故事是想告诉人们，一个人为追求建立世界性的大帝国、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而奔波劳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当他离开世界时，依然两手空空。那不正像长着两只犄角的牛和长着长耳朵的驴吗？

---

① 别特里赛时代是指亚历山大死后统治埃及的希腊家族别特里赛家族统治的时代。卡里斯塔内斯(公元前360—前328年)，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随亚历山大东征，著有《希腊史》，反对亚历山大推崇东方文明。

② 德鲁伊森(公元1808—1884年)是德国历史学家。

③ 双角王是一种头上长着两只角的人物形象。在两河流域，阿卡德国王等就被描绘成这种形象。后在埃及的硬币上，亚历山大也被描绘成双角王。

第六章　遗产争夺

1. 亚历山大的遗产引发的纠纷

如果库尔提伍斯和尤斯廷的记述可信，亚历山大在弥留时，把自己的戒指交给了帕尔迪卡斯。但当时，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阿里杜斯(Arrhidaeus)还活着，而且以后还以菲利普三世之名执掌了一段时间的政权。他还有一个儿子哈拉克罗斯，他是阿尔特巴兹之女巴尔斯内(Barsine)所生。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妻子露珊纳还怀着他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人问他：把国家交给谁？他回答说：交给最有资格接受的人。他的这个回答表明，他意识到，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独裁者和征服者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同时也表明，直到那时，他还未对他死后的帝国权力作出安排，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在埃皮斯和苏撒演说中提出的民族融合政策和兄弟情谊设想，他不相信露珊纳腹内的孩子和另一个妻子的年龄尚幼的孩子能够成为他的合法继承人，把他多年来喋喋不休地宣扬的民族融合政策和兄弟情谊政策继续下去。

他在弥留之际的昏迷状态下，感觉到事情会很快发生变化，尤斯廷引证他本人的话说："在马其顿将血流成河。"他是一个极端骄傲的人，甚至不愿把一个儿子或一个兄弟选作接班人，也不愿自找麻烦，为自己死后的世界秩序作出安排。因为这种安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伊朗人的心目中，亚历山大弥留之际的社会状况混乱无序，帝国由不同民族的诸侯统治。

这种混乱状态事实上在亚历山大即将辞世时已经开始呈现。他死后几天，将军们就开始斗争。他的尸体在巴比伦灼热的土地里尚未腐烂，就传出了他被毒死的谣言，但立即又被否定了。将军们还是竭力化解分歧，对帝国各省作出了临时性的分割。正如帕尔迪卡斯所说，他们这是为了保住在各个被征服民族的土地上的战利品。

亚历山大的将军们都自视甚高，互不服气。甚至在军队中，在步兵和骑兵

中，任何一支队伍都自认为比别人强。他们之间纷争不息。

亚历山大刚一下葬，在埃及纷争即起。他的遗产继承人立即被卷入了一场无止无休的恶斗之中。这场纷争的后果是亚历山大家族中的人和王权的觊觎者全部被杀。如果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那就只有历数那些层出不穷的令人恶心的屠杀和阴谋了。

亚历山大一死，他所建立的帝国立即被他的将军们瓜分了。上米底归阿特鲁帕坦（Atruptan），下米底归培通（Python）[①]。法尔斯归皮欧克斯塔斯（Peuceste），巴比伦归阿尔洪（Archon），叙利亚归拉奥梅东（Laomedon），埃及归别特尔莫斯（Batlemyus），马其顿归安提帕特尔（Antipater）。其他各省则完全由马其顿籍的将军们掌管。西部各省的希腊人和本土的希腊人纷纷造反，想通过分裂活动摆脱马其顿人的统治。因此，在雅典的塔巴斯的流放者是欢迎亚历山大之死的[②]。在马其顿人中，特别是在军人中，对于如何治国，意见也不一致。属于贵族阶层的骑兵想保持亚历山大帝国的完整，而大多数来自下层的步兵则想按照马其顿人的传统，把帝国瓜分。因此，在第一次瓜分帝国疆土之后，在将军们中间，分歧和阴谋仍在继续。在露珊纳生产之前（她生下的儿子也叫亚历山大），阿里杜斯一度以菲利普之名为王。但他只是将军们手中的傀儡。这个孩子出生后，立即成为将军们手中的砝码。此子称为亚历山大四世。

2. 亚历山大统治集团的分裂

接受了亚历山大戒指的真正的摄政王帕尔迪卡斯在巴比伦掌了权。但他也陷入了将军们的纷争之中。他在一次出征埃及的行军路上被造反的兵士们杀害（公元前 321 年）。他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将军们的纷争之中，权力

---

① 上米底即阿塞拜疆，下米底为伊朗境内从扎格罗斯山到伊朗中部的地区。

② 塔巴斯是希腊的一座古城。

落入安提帕特尔手中。他主管马其顿。在他的势头上升之际，亚洲籍的省督们逐渐摆脱了马其顿的直接影响。这时，在马其顿籍的省督中也出现了独立倾向。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各省，将军们的纷争表明，马其顿人已经不想保持帝国的完整统一了。纷争不已，只好再一次进行瓜分。而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瓜分。经过这次瓜分，亚历山大的大帝国彻底解体了。

在第二次瓜分中，东方各省仍然保留在第一次瓜分时确定的人手中。埃及和叙利亚归别特尔莫斯和劳姆顿。巴比伦归骑兵统帅赛琉古。独眼将军安提公(Antigonos, Monophtalmos)除了在弗里基亚掌政，还任马其顿军队统帅(公元前 319 年)。安提帕特尔之子安提公在亚历山大去世 6 年后，在亚洲发动了夺权战争。安提帕特尔的另一个儿子卡桑德尔则在欧洲部分竭力争取成为马其顿国王。数年之后，他为了夺取马其顿王位，杀害了露珊纳和亚历山大的儿子小亚历山大(公元前 311 年)，以及巴尔斯内所生的 17 岁的儿子哈拉克罗斯。此外，他还杀了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比亚斯和他的姐姐克鲁帕特拉。

这时，埃及仍在别特尔莫斯的控制之下。别人无力动摇他在埃及的势力。但是亚洲却成了将军们的角力场。在马其顿局势动荡之际，下米底总督培通摄取了帝国东部各省的实权，并成了马其顿籍亚洲总督的首领。安提帕特尔则把帝国军权交到了安提公手上。在与马其顿籍的亚洲总督的斗争中，安提公杀死了他的两个对手，即尤孟斯(公元前 317—前 316 年)和培通(公元前 315 年)。他还罢免了受人欢迎的波斯籍总督皮欧克斯塔斯，并掠夺了苏撒和米底的巨额财产。但是，巴比伦总督阿斯鲁库斯认为自己的辖地是为亚历山大效力的报酬和遗产，因此不愿向安提公屈服(这时安提公早已自认为是马其顿的摄政王了)。阿斯鲁库斯只好离开巴比伦去埃及，挑拨别特尔莫斯反对安提公，他甚至还挑拨卡桑达尔和利兹玛霍斯(Lysimachus)反对安提公。这时，在加沙爆发了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安提公不敌别特尔莫斯和赛琉古，他儿子迪米特里乌斯被迫逃走(公元前 312 年)。赛琉古又重新控制了巴比伦。但是，米底支持安提公的将军尼卡努尔仍(Nicanor)与赛琉古作对。赛琉古打败了尼卡努尔，从此米底和苏撒就处于赛琉古的掌控之下。

3. 赛琉古王朝的建立

赛琉古建立了一个国家(公元前 312 年),这个国家在几代人的时间内统辖着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西部疆域。但是安提公和他的儿子迪米特琉斯仍然竭力保持他们家族的势力,甚至又一次占领巴比伦,还抢掠了叙利亚。这时,觊觎王位的将军们又一次达成协议:欧洲和希腊归卡桑达尔;埃及归别特尔莫斯;特拉基亚归利兹玛霍斯;亚洲归安提公(公元前 311 年)[①]。这次分配虽然赛琉古未得一地,但他趁机巩固了自己在伊朗高原的地位。当其他将军在伊朗以外争战不休的时候,他以 9 年的时间把伊朗东部各省直到印度河和锡尔河之地控制在了自己手里。他还把自己的总督府从巴比伦移到亚历山大发表著名演说提倡民族和解的埃皮斯,以此迫使对手承认他势力扩张的现实。这些将军们在彼此恶斗之际,忽略了赛琉古。他们彼此嫉妒猜疑,忙于扩张自己的势力。到这时,安提公还自以为是摄政王,自称为王(公元前 309 年)。其他人也不甘落后,各自把王的称号加到自己头上。这时,亚历山大家族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人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卡桑达尔杀掉了。帝国统一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基础了。亚历山大死后不过 20 年,他的家族统治已经完全消亡。这时,马其顿人已经准备回到菲利普国王执政以前的状态。亚历山大的帝国在他死后慢慢解体,经过 20 年的时间,完全崩溃。王权觊觎者的争斗愈演愈烈。

安提公想威胁别特尔莫斯,但成效不大(公元前 308 年)。卡桑达尔拉拢利兹玛霍斯和赛琉古对抗安提公。卡桑达尔在小亚细亚的伊伯苏斯,在利兹玛霍斯的帮助下,打败了安提公。可能是这次失败导致安提公自杀(或去世,公元前 301 年)。

在纷争不绝之际,在亚历山大的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将军们建立

---

① 特拉基亚是希腊北部地区,包括今保加利亚的一部分。

的国家。他们在菲利普家族的统治彻底解体后，自称国王。如利兹玛霍斯自称塔拉基和小亚细亚国王，卡桑达尔自称马其顿和希腊国王，赛琉古自称亚洲国王。其实，赛琉古的统治是从加沙之战开始的。加沙之战是赛琉古王朝，也可称之为希腊王朝的开始(公元前 312 年)。赛琉古自称为征服者。

征服者赛琉古所创建的王朝直到公元前 65 年，依然在他作为遗产留下的部分土地上行使权力。当然，那时这一王朝的基本国土已经落入入侵的伊朗或非伊朗人之手。这个王朝的存在在伊朗历史上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阿什康尼王朝之间的过渡。这是一个伊朗乃至整个近东希腊化的时期。

毫无疑问，在亚历山大短暂的动荡不定的统治之后，伊朗和整个近东都渴望一种平静有序的生活。赛琉古王朝的统治在这段时间保证了这点。但它的统治是建筑在马其顿人的民族优越感和统治的基础上的，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当政者都吹嘘自已是天神之子。如埃及的统治者别特尔莫斯就把这种观念作为掌政的基础。但这种做法不可能让非希腊人对他们永久效忠。按照尤斯廷的记述，人们把赛琉古说成是阿波罗的儿子，把亚历山大说成是另一个神宙斯的儿子。但是，赛琉古的父亲阿波罗也像亚历山大的父亲宙斯一样，并未能使伊朗希腊化。伊朗希腊化的进程虽然在阿什康尼王朝初期，在一段时间内仍在继续，但总的看来，没有深度，而且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王朝的奠基人赛琉古(公元前 312—前 281 年在位)在未满 23 岁时就加入了亚历山大的军队。他父亲安图霍斯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利普的将军。赛琉古在随亚历山大出征印度的战斗中，表现出众。3 年后，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将军们瓜分帝国土地时，赛琉古被任命为摄政王帕尔迪卡斯的助手和顾问(公元前 323 年)，从而获得相当大的权力。在帕尔迪卡斯出兵埃及时，他在挑动兵士反对帕尔迪卡斯一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引起安提帕特尔的注意。后他获得了巴比伦的统辖权，把顾问一职让给了安提帕特尔的儿子卡桑达尔。

赛琉古在巴比伦巩固了阵地。他帮助安提公击败了觊觎王位的将军们。安提公想直接控制他的辖地巴比伦，他起而反抗，挑动别特尔莫斯、卡桑达尔和利兹玛霍斯反对安提公。后爆发了加沙之战。他战胜后，重新控制了巴比伦，建立了更加坚固的基地(公元前 312 年)。这以后，他就利用将军们互相争

斗之机，把辖地向东扩展。几年后，他也像亚历山大的其他继承人一样，自称国王。而且，重新统治巴比伦后，他更把势力扩展到了米底和苏撒，随后又把伊朗高原各省一个个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甚至再次出兵巴赫塔尔和印度的信德地区。有历史学家说，他打到了恒河边，但是放弃了所占领的土地，要求印度献出 500 头大象作为交换。但此说有夸大成分。因为，他此时已经做到了亚历山大没有做到的事，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声不响地把占领的土地交还给印度国王钱达尔·拉古帕塔。情况很可能是，他前进到信德地区，随后签订了和平协定，交还了为自己所占领但不可能去管治的土地，以此换得战象，加强了战斗力。他通过这笔"买卖"换得战胜的信心，准备与安提公决战。因为如果安提公的势力伸展到亚洲，会威胁到他的安全。

与安提公之战发生在小亚细亚弗里基亚的伊帕苏斯。赛琉古在同盟者卡桑达尔、利兹玛霍斯和别特尔莫斯的协同下，特别是投入了印度战象，终于战胜并杀死了安提公(公元前 301 年)。此役后，他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也并入了自己治下。占领了叙利亚，他便把国土扩展到了地中海沿岸。他在伍龙台斯河(即今阿西河)畔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安塔基亚，企图使其父安图霍斯之名永垂不朽①。他又在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右岸建立了一座城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赛琉基亚。此城成为赛琉古王朝的东都。他希望赛琉古王朝在他的后人手上在众多的王位觊觎者的威胁下仍然能保持稳固的地位。

赛琉基亚从公元前 293 年起成了赛琉古王朝的太子的都城。从这以后，赛琉古就把儿子安提伍霍斯派到该城驻守。

赛琉古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势力，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亚历山大的部将们的反对。伊帕苏斯胜利之后，他获得的亚历山大的遗产远比其他人为多。利兹玛霍斯和别特尔莫斯因此结成了反对赛琉古的联盟。安提公之子迪米特琉斯与赛琉古关系很好，而且他们之间有姻亲关系。可是，在他宣布为王(公元前 293 年)之后，赛琉古就与利兹玛霍斯联合反对他。在叙利亚一战中，迪米特琉斯被赛琉古俘虏。别特尔莫斯在埃及退位后，让位给儿子菲拉杜尔夫。别特尔莫斯的另一个儿子克拉乌努斯因为参加了一场阴谋而受到利兹玛霍斯的

① 安塔基亚即安条克。

侮辱,他怀恨在心,挑拨赛琉古发兵进攻利兹玛霍斯。双方激战中,利兹玛霍斯阵亡(公元前 281 年),他的领地也归赛琉古统辖了。至此,除了埃及,几乎全部亚历山大留下的领地悉数落入赛琉古的控制之下。在一片广阔的地域,在将军们分歧严重和互相仇视的情况下,要他们保持团结一致是不可能的。各省省督都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和领地。在这种情况下,兴建移民城市和宣扬统治者是天神之子作为统治和维系被征服民族的纽带不足以扼制分裂的势头。赛琉古也逐渐老朽。他把亚洲的统治权交给儿子。自己只想作马其顿的国王。但在回希腊的路上,在达达尼尔海峡,他被克拉乌努斯(卡桑达尔的外甥)所杀,因为克拉乌努斯也觊觎马其顿王位(公元前 281 年)。

4. 安提伍霍斯一世

赛琉古的儿子安提伍霍斯在继承父亲的王位之前,先娶了父亲的妻子为妻。赛琉古的妻子是迪米特琉斯之女。安提伍霍斯深爱这个女人,甚至为此要寻短见。这个女人还为赛琉古生了一个女儿。赛琉古把此女让给儿子,避免了一场爱情悲剧。而这个女人所生的女儿又嫁给了迪米特琉斯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

安提伍霍斯在其父被杀后,继承了王位。他的母亲是伊朗人,名阿帕梅,是阿斯帕塔梅斯(Spitamnes)将军之女。由于他有一半伊朗血统,历史学家有时把赛琉古王朝称为马其顿—伊朗王朝。安提伍霍斯一世(公元前 281—前 261 年在位)被称为拯救者。他为了保住王权,不得不与杀害他父亲的人讲和,放弃对马其顿的统治权。他为了维持国土的完整,镇压威胁他的统治的动乱,付出了很大精力。他刚一执政,在叙利亚就爆发了动乱。这次动乱大大地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正是由于镇压了这次叛乱,他获得了"拯救者"的称号。为维护从赛琉古手中继承下来的国家,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分裂的势头仍未被扼制住。分裂从始至终都伴随着赛琉古王朝。

这时,法尔斯实际上已经独立。阿塞拜疆(小米底)从一开始就不处于赛

琉古王朝的统治之下，它享有独立的地位。统治阿塞拜疆的是原总督阿扎尔巴赞。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抵制赛琉古时期日益强劲的希腊文化影响的波斯文化和马兹达教思想的基地。

安提霍伍斯所以被誉为“拯救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继位之初，在小亚细亚击败了野蛮的卡拉提人①。卡拉提人曾进袭马其顿和希腊。他们大肆烧杀抢掠。打败他们使希腊摆脱了他们的威胁和骚扰。

安提伍霍斯在与对手作战时，像他的父亲一样，利用印度象军作为克敌制胜的主要武器。在位的19年间，他不停地进行战斗，否则他不可能维护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广袤的国土。比如，他在埃及与别特里赛家族作战。在迪米特琉斯之子安提公（也是他的妻弟和女婿）的帮助下，他战胜了别特里赛家族（公元前274年）②。在他晚年，太子赛琉古起兵造反，兵败被杀（公元前268年）。

如果某些资料可信，太子造反是由于安提伍霍斯娶了自己的一个妹妹为妻。太子为保护自己的母亲而造反。这个名为赛琉古的太子被杀后，安提伍霍斯另立了一个太子，也叫作安提伍霍斯，即安提伍霍斯二世。他的名字于公元前226年出现在安提伍霍斯一世的金币上。安提伍霍斯在晚年为制止帕尔冈姆独立，迫使其服从自己的统治，出兵征讨③。他在萨拉迪斯战败，不久去世。他的继承人安提伍霍斯二世继位。

5. 安提伍霍斯二世

安提伍霍斯二世（公元前261—前246年在位）16岁继位，被称为上帝。这个称号是一个希腊城市马尔提耶赠给他的④。因为他把此城从一个暴虐的

---

① 卡拉提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但开化较晚。

② 这里的安提公是迪米特琉斯之子，与其祖父同名。

③ 帕尔冈姆在小亚细亚西端密西耶地区。

④ 马尔提耶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

统治者手中解救了出来。他本人也是一个暴君，把国事完全推给不中用的大臣管理，因此他的统治严重不稳。他也像他父亲一样，娶了自己的一个妹妹为妻。他这个妹妹名劳迪基亚（Laodicea）。后来，他在与埃及统治者菲拉杜尔夫作战后签约，又娶了他的女儿巴列基亚（Bereikea），此后与其妹离异（公元前 250 年）。再后来，他又与妹妹重拾旧情，就把巴列基亚和她的儿子留在安塔基亚，自己则在小亚细亚与劳迪基亚破镜重圆。不久，劳迪基亚把安提伍霍斯二世毒死，安排自己的儿子赛琉古继位（公元前 246 年）。

安提伍霍斯二世死后，家族中人内斗，进一步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他在世时，曾出兵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他耽于酒色享乐，荒淫无度，使赛琉古王朝对其领地的统治严重削弱。在小亚细亚东部卡帕杜基亚，闹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说自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的父亲冈比西的后裔。这群人的势力日益壮大。安提伍霍斯二世为安抚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中的一个王子阿里亚拉特。在亚洲，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籍总督迪伍杜图斯发动叛乱（公元前 255 年）。巴克特里亚地处巴尔赫山区，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在亚历山大死后，此地属赛琉古王朝版图，这时已经成为一个东方希腊文化中心。因为时局动乱，安提伍霍斯二世无暇顾及这一地区，所以这里不时受到四周未开化的野蛮氏族的侵扰。迪伍杜图斯认为这是他宣布独立的最佳时机。他宣布独立后，安提伍霍斯二世对恢复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并未表示出热情，也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这样，按古希腊历史学家尤斯廷所述，“一个希腊人的千城之国”出现了。

虽然这个政权持续时间不长，但毕竟还是在伊朗东部把亚历山大的遗产维持了一段时日，使它不致分裂。因此，迪伍杜图斯也在发行的钱币上给自己冠以“救星”之名。在这一地区出现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独立的王朝会大大限制周边野蛮民族的骚扰，因为这个地区的帕提亚人和塞族人的首领互相勾结，劫道掠财。这一王朝的建立打消了他们侵扰巴克塔里亚的念头，把他们驱赶到帕提亚和古尔冈以西。据阿里扬的记述，这时发生了一桩刺杀帕提亚总督希腊人菲尔克里斯（Pherecles）的事件。据说刺客是一个漂亮的帕提亚族年轻人提尔达德，他利用和哥哥阿尔沙克到菲尔克里斯处作客之机行刺。此事给这个游牧民族的某些首领提供了借口，他们占领了这个王朝的一部分土地，即

古昌和埃什格阿巴德，建立了帕提亚族的政权[①]。

历史学家对阿里扬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可能阿尔沙家族叛乱另有原因。但是我们注意到，从亚历山大时起，甚至从柏拉图时或更早时候起，在希腊人中就流行男色。希波克拉底有一篇论文提到，在塞族人中，有一种人行为显出病态，举手投足酷似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其顿籍总督玩弄一个面目姣好的塞族青年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如果阿里扬所说的不足为信，那又当别论。

但安提伍霍斯二世生活奢华淫乱，专断暴虐，也足以引发事端。他放荡奢华的生活是帝国分裂的基本原因。他的死成了家族恶斗的因由。

上文提到，他有两个妃子，一个是劳迪基亚，一个是巴列基亚。安提伍霍斯二世死后，两个妃子之间发生了争斗。她们都想使自己的儿子继位。在这场斗争中，财产、实力和计谋都发挥了作用。两个妃子各有优势。劳迪基亚的儿子已经成年，足以继位。巴列基亚的儿子年龄尚小。但巴列基亚是菲拉杜尔夫(埃及总督)的女儿，必要时可以得到埃及的支持。后劳迪基亚的支持者绑架了巴列基亚的儿子。但巴列基亚仍掌握着一定的宫廷势力，她利用这些势力与对手对抗。最后还是劳迪基亚用计结束了这场斗争。两个妃子讲和。但随后，巴列基亚轻信了劳迪基亚的誓言，最终与儿子一起被杀。劳迪基亚此计得逞，立她的儿子赛琉古为王，称赛琉古二世。

6. 赛琉古二世

赛琉古二世(公元前246—前226年在位)执政时间较其父为长。他在与对手的不断斗争中，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果，可是，他却自诩为光辉的胜利者。由于杀害巴列基亚和她儿子一事，他在为王之初就面临埃及的菲拉杜尔夫进攻的威胁。菲拉杜尔夫(别特尔莫斯)三世是巴列基亚的弟弟。他继位后，率

---

① 埃什格阿巴德即今内沙浦尔地区，古昌在内沙浦尔以北。

兵进攻叙利亚，为姐姐复仇，从一开始就给赛琉古二世的统治造成困难。

这时，狡诈成性的劳迪基亚又培养和挑拨另一个儿子，只有 14 岁的安提伍霍斯（希拉卡斯），反对她自己立的赛琉古二世。所以，赛琉古二世在为谋害巴列基亚和她儿子受到别特尔莫斯三世攻击的时候，还要应付劳迪基亚挑起的兄弟之争。与埃及在叙利亚的战争和与安提伍霍斯（希拉卡斯）在小亚细亚的战争大大削弱了赛琉古二世的统治地位。

在叙利亚与埃及的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公元前 242—前 240 年），赛琉古二世最终失败。别特尔莫斯三世甚至攻到了幼发拉底河右岸。据说此役中他从赛琉古王朝的皇库获得的战利品中有埃及的圣画。这是 3 个世纪以前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冈比西从埃及神庙中掠走的。别特尔莫斯把圣画送回了埃及神庙，埃及祭司赠他“善人”称号。此役别特尔莫斯三世重挫赛琉古二世的军力，把叙利亚的一部并入埃及领土。但赛琉古二世利用别特尔莫斯回埃及处理内乱之机，继续作战，最后稳住了阵脚，双方讲和。

在小亚细亚，劳迪基亚争取蓬杜斯国王米提里达斯和卡拉提人支持安提伍霍斯，在安卡拉附近，兄弟二人展开一场激战①。此战中，赛琉古二世受到重创（公元前 235 年）。兄弟二人激战数年之后，达成和平协议，土鲁斯山脉附近的地域归安提伍霍斯（希拉卡斯）②。这样，赛琉古二世就可以腾出手来应付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发生的事。为了镇压迪伍杜图斯和阿尔沙克的暴乱，他出兵东征。但这次出兵他无功而返。两位造反的总督把他赶回了叙利亚。

赛琉古的弟弟安提伍霍斯（希尔卡斯）几经周折在小亚细亚取得的独立也不稳固。他不仅在两河流域受到赛琉古的攻击，遭到失败，而且受到帕尔冈姆野心勃勃的国王阿塔鲁斯的攻击，也遭到失败。最后，他在逃走的路上被杀。他在小亚细亚的领土被并入帕尔冈姆的版图（公元前 229 年）。

在这种情况下，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从赛琉古家族的统治下分裂了出去。叙利亚的一部分并入埃及。小亚细亚也被夺走。此时，赛琉古王朝的版图只剩下叙利亚的一部分、两河流域和米底。赛琉古一世留下的国家领域除上述

---

① 蓬杜斯是位于小亚细亚靠近黑海的地区的一座古城。

② 土鲁斯山脉位于地中海东北岸。

地区外就一无所有了。

赛琉古王朝的国王们在他们统治的地域内也宣扬国王是神灵之子的观念。他们把这一观念强加在百姓头上。

7. 赛琉古三世和安提伍霍斯三世

赛琉古二世为王 20 年后，堕马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称赛琉古三世，也有救星称号。赛琉古三世（公元前 226—前 223 年在位）统治时间不长，而且全部时间都在与帕尔冈姆国王阿塔鲁斯作战。他最后由于臣下背叛被害。阿塔鲁斯可能参与了此事。赛琉古三世死后，由他弟弟安提伍霍斯继位，称安提伍霍斯三世（公元前 223—前 187 年在位）。

安提伍霍斯三世 17 岁继位，在位 36 年，史称安提伍霍斯大帝。他是靠叔伯兄弟小亚细亚的执政者阿查尤斯（Achaeus）的支持和帮助继位的。继位之初，他就力图依靠阿查尤斯之力，把在小亚细亚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最终他把阿塔鲁斯赶出了萨尔德城，收复了小亚细亚的部分希腊城市。

但是，赛琉古王朝内部固有的独立倾向仍然促使首领们像巴克特里亚的首领一样，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辖地从王朝国土中分离出去。国王有两个弟弟，姆隆（Molon）和亚历山大。姆隆是上米底总督，亚历山大是驻波斯的军队的统帅。他们二人居然起兵造反。安提伍霍斯三世此时还很年轻，不过是大臣哈尔米亚斯手上的傀儡。他按哈尔米亚斯的安排，不但没有去征讨两个造反的兄弟，反而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作战。他率军与一个埃及将军苦战，但一无所获。哈尔米亚斯派去镇压姆隆和亚历山大的将军也未获成功。姆隆甚至进军至幼发拉底河畔，包围了赛琉古王朝的东都赛琉基亚。安提伍霍斯三世这时才明白与埃及纠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于是，他从埃及撤兵，直奔巴比伦，去平息姆隆的叛乱。结果叛乱军队战败，姆隆畏罪自杀。他虽然死了，安提伍霍斯也没有放过他。为了惩戒效尤，他命人把他的身体截为两段示众（公元前 221 年）。

平息姆隆和亚历山大叛乱之后，安提伍霍斯三世把他的势力扩展到了上米底，并迫使其他地方的首领表示效忠。

上米底从亚历山大时起就一直处在独立的阿特鲁帕坦的后人的掌握之中。

安提伍霍斯三世出兵米底时，心术不正、残忍成性的大臣哈尔米亚斯擅权专断，排挤异己，甚至逼得安提伍霍斯三世的近亲和支持者阿查尤斯在小亚细亚起而造反，宣布独立。安提伍霍斯三世最终处死了哈尔米亚斯，从而摆脱了尴尬的局面(公元前 220 年)。他回到安条克(安塔基亚)，在镇压阿查尤斯之前，先要把在巴勒斯坦境内与埃及的战争进行到底。起初几年，他击败埃及军队，进展到埃及边界，后来败在埃及国王别特尔莫斯手下，失掉了叙利亚南部的全部领地(公元前 217 年)。

阿查尤斯本来是保安提伍霍斯三世继位的人。甚至在赛琉古三世死后，有人建议他为王，他都没有接受。可是这时，安提伍霍斯三世居然与他开战。安提伍霍斯三世获胜，俘虏了阿查尤斯，并把他刑讯至死(公元前 214 年)。最后，安提伍霍斯三世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处理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的问题了。这两地的独立使赛琉古王朝在东方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安提伍霍斯三世从卡帕杜基亚回到亚美尼亚，迫使那里的国王哈沙亚尔沙屈服。他又从亚美尼亚奔赴米底和埃兰。在阿克巴丹，他劫掠了阿娜希塔神庙里的一部分财产用作军需。之后，他穿过卡维尔沙漠，经古姆斯和希卡图姆皮尔斯(即今达玛冈)到达古尔冈。这时的帕提亚国王已经是在该地区保持独立的阿尔沙克三世。开初，在赛琉古王朝的军队袭来时，阿尔沙克三世见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与其为敌，便令军队后撤，口头表示降服，并送上礼品贡金，以图保持国土完整。安提伍霍斯三世从帕提亚奔赴巴克特里亚。这时的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已不是迪夫杜图斯，而是自称独立的尤图迪莫斯(Euthydemus)。尤图迪莫斯在巴尔赫陷入重围，顽强抵抗后失败，于是向安提伍霍斯三世投降。之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对安提伍霍斯三世来说，继续让巴克特里亚保持这种独立状态也是可以接受的。此役胜利后，安提伍霍斯三世把自己视为伟大的征服者。他保持了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统一，并因此从东西方贸易中获得收益。

不仅如此，他还追随亚历山大的脚步，越过兴都库什山，穿过喀布尔谷地，

到达印度莫拉瓦，在那里与印度国王苏法卡斯努斯（sophagasenus）会面。双方互示友好。安提伍霍斯三世收到大批象军作为赠礼，加强了军力，壮大了声势。之后，他经拉赫哲、疾陵（锡斯坦），取道克尔曼回到法尔斯（公元前206年）。在这段时间，他在波斯湾西岸惩罚了时常引起骚乱的贝都因人，也视察了采珠和香料贸易中心卡提夫和巴林，最后回到底格里斯河岸上的赛琉基亚。安提伍霍斯三世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巩固了已经摇摇欲坠的赛琉古帝国。他在王朝的支持者眼里，可以称得上是"大帝"了。的确，他这次出征使已经奄奄一息的赛琉古王朝又暂时焕发了生机。起兵造反的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但表面上还是正式宣布归顺。这毕竟是承认了赛琉古王朝的最高权威。

这次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的赛琉古王朝在小亚细亚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但是，接着便是与埃及作战，随后又干预希腊内政。对手为解除安提伍霍斯三世对他的威胁，向罗马求援。这使安提伍霍斯三世面临一个新的敌人。这个敌人对他的威胁超过以前的一切对手。

这一时期，罗马在与汉尼拔的战争中获胜[①]。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获胜后，其势力已经发展到地中海沿岸。但是，罗马人的胃口比这更大。他们想占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罗马与安提伍霍斯三世的冲突不可避免。汉尼拔是罗马的死敌。他遭到失败后，到安提伍霍斯三世的宫廷避难。他想鼓动安提伍霍斯三世反对罗马。后安提伍霍斯三世在进军希腊的过程中（公元前192年），在一处名为塔尔姆皮尔的地方与罗马军队交锋，遭到失败，被迫退回小亚细亚（公元前191年）。这时，汉尼拔开拓了另一处战场，想牵制罗马军，不让他们攻击安提伍霍斯三世，但徒劳无功。过了一段时间，安提伍霍斯三世在马格纳斯亚（在今土耳其西部爱琴海沿岸的伊兹米尔港附近）与罗马人又交战一次，也遭到失败（公元前189年）。此战之后，双方在阿帕米扬（Apamea）签订和约（公元前188年）。这对安提伍霍斯三世这位"大帝"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堪的事。按照和约，小亚细亚托罗斯山以北的地区不再属于赛琉古王朝，而由罗马的支持者瓜分。此外，赛琉古王朝还要向罗

---

① 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或前182年）是迦太基（非洲北部古国，位于今突尼斯）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与罗马为敌。

马交纳巨额战争赔偿和贡金。

安提伍霍斯三世与罗马的冲突使暂得喘息之机的赛琉古王朝元气大伤。安提伍霍斯三世想获得新的资财，以便组成新的军队，对付这个新的对手，其出路只有向亚洲进攻。

为了这个目的，安提伍霍斯三世任命儿子赛琉古为摄政王，留守叙利亚。他自己经赛琉基亚到底格里斯河地区。他想在埃兰和卢利基坦，像以前在阿克巴丹那样，掠夺埃兰神庙内的资财，供军需之用。但是这一次，他在愤怒的保尔神的信徒的抗议冲击下丧生，随行的小股人马也未能幸免（公元前 187 年）[①]。留在叙利亚的他的儿子赛琉古继位，称赛琉古四世（公元前 187—前 176 年在位）。

8. 赛琉古四世和安提伍霍斯四世

安提伍霍斯三世留给他儿子的国土除了叙利亚，还有巴比伦和赛琉基亚。米底和法尔斯虽然仍在行省之列，但是已经准备彻底独立了。人称赛琉古四世为“爱父者”(Philopater)。他亲爱的父亲留给他的只是一笔数目不菲的应向罗马交纳的赔款。这使他的统治基础异常虚弱，而且毫无挽救的余地。赛琉古四世最终被他的大臣哈里杜鲁斯杀害（公元前 176 年）。这时，太子迪米特琉斯正作为人质滞留罗马。赛琉古四世的弟弟安提伍霍斯继位，称安提伍霍斯四世（公元前 175—前 163 年在位）。他被认为是赛琉古家族最后一位重要的国王，是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自诩是上帝的化身(Epiphanes)。但他也无法挽回罗马给他的家族的声誉造成的伤害。安提伍霍斯四世也曾在罗马为人质。他身上有一种狂热且不寻常的特征。他欣赏罗马人的人文风习，竭力在自己的治地推广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他也在雅典生活过，对希腊文化也

① 保尔神信仰是这一地区的一种古代信仰。

颇感兴趣，因此同时也推广希腊文化。他把安条克建成当时的文化中心，大兴土木，传播文化艺术。由于他喜欢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他在安条克运动场举行罗马式的角斗表演。

他曾由于巴勒斯坦问题，在皮琉苏姆边界地带与埃及开战。此战他的军队虽然取胜，并俘虏了别特尔莫斯·菲鲁兹帕特尔（公元前169年），但却遭到罗马人的威胁（此时，他还在偿还他父亲遗留的应向罗马交纳的战争赔款）。罗马也有吞并埃及的野心，所以对菲鲁兹帕特尔表示支持。安提伍霍斯四世这时在埃及。罗马人向他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外交文书，要他立即撤出埃及。据说，安提伍霍斯四世接过信正在迟疑之际，罗马信使围着他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告诉他，走出圈子之前，必须回答。安提伍霍斯四世委屈求全，未从胜利中获得丝毫利益，就从埃及撤兵了。虽然罗马给了他这样的打击，但他对罗马生活方式和希腊文化的热衷依然故我。此外，他还把自己称为上帝的化身。他宣扬国王是神的化身这一观念，希望以此代替东方的宗教信仰。他宣扬说自己是巴尔神的化身，是宙斯的化身，是上帝的体现①。当然，像叙利亚和马其顿不笃信一神教的人对他这种宣传还可以接受。但要坚信一神教的犹太人接受这种宣扬，那是不可能的。他想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建一个拜宙斯的圣龛，玛卡比人就以造反来抵制②。这次造反一直持续到安提伍霍斯四世之后。它削弱了赛琉古王朝的基础，导致了王朝的颠覆和帕提亚人的胜利。虽然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似乎与伊朗无关，但这次造反对伊朗历史的发展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从亚历山大时起，希腊和马其顿的统治者，如别特尔莫斯家族和赛琉古家族，就代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巴勒斯坦。他们从未触动过犹太人的思想信念和宗教信仰。但是，在热衷推行希腊化的安提伍霍斯四世时，由于巴勒斯坦的某些宗教领袖和有影响的阶层也欣赏希腊文化，他就选了一个热衷希腊文化的人(Philhellenes)作为祭司长（公元前172年）。实际上，此人根本不是祭司。一些保守派人士对此表示抗议。他的反应又极其强烈粗暴（公元前

① 巴尔神是闪族的神，在古叙利亚和巴基斯坦一带受到崇拜。
② 玛卡比扬是犹太著名家族的名字。

170 年)。此后不久,由于犹太人对此事不满,他的军队洗劫了耶路撒冷,在城中进行破坏,烧杀抢掠。他甚至宣布犹太教非法,禁止割礼和安息日活动,还在犹太教圣殿建宰牲堂,用丹尼尔的话说,这是亵渎神灵。在耶路撒冷,犹太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宗教原因被取缔。他的这一行动,特别是他的粗暴蛮横的态度,导致一个犹太祭司家族反对赛琉古王朝(公元前 168 年)。这个家族的一个名为亚霍达的人率众占领了耶路撒冷。他在与安提伍霍斯四世的军队的战斗中,勇敢顽强,人称"锤头"。不久之后,安提伍霍斯四世去世(公元前 163 年)。亚霍达清除了异教神的污染。后来,赛琉古王朝又撤消了安提伍霍斯四世关于取缔犹太教的禁令。但造反并未就此结束。甚至在亚霍达被害(公元前 161 年)之后,他的兄弟尤纳唐和沙蒙仍继续进行反赛琉古王朝的战斗,并建立了玛卡巴扬王朝(又称哈斯姆尼王朝)。这实际上是祭司们的王朝。他们与罗马人联手,促使赛琉古王朝崩溃。

安提伍霍斯四世死后,他的继承人放弃了迫害犹太人的政策,改变了犹太教受威胁的状况。反对希腊倾向的思想保守的哈斯迪人和法里西扬人见安提伍霍斯四世对犹太教的威胁解除,便不再与玛卡比人合作。玛卡比人反对安提伍霍斯四世的行动是祭司们针对他反犹太人的政策的反抗。这种反抗削弱了赛琉古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促使其崩溃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它也给罗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势力伸延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还有一点,这种反抗促使赛琉古王朝内部产生分化,从而有利于新崛起的帕提亚王朝的国王们把势力范围逐渐伸延到西方,直到巴比伦和赛琉基亚。

安提伍霍斯四世也曾在亚美尼亚作战。虽然他在与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赫希尔的战斗中获胜,但他暴虐无道,在亚美尼亚也遭到强烈反对。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曾想抢掠令人垂涎的埃兰神庙的财产。这正是他父亲安提伍霍斯三世被打死的原因。他觊觎埃兰神庙财产的行动遭到了严重抗议,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他在耶路撒冷所遭到的反对。民众的暴动制止了他的这一行动。这使他很难堪,在打击了那里的氏族之后,他退兵到亚卡贝(在伊斯法罕附近)。安提伍霍斯四世在那里患了不治之症。百姓传说这是神对他的惩罚,实际是肺结核。他于公元前 163 年去世。实际上,在此以前,埃兰已经不处于赛琉古王朝的控制之下了。

9. 赛琉古王朝的衰落和瓦解

安提伍霍斯四世去世之后，诸多促使赛琉古王朝衰落和分裂的因素中，家族内部矛盾是主要因素。此外，各省的马其顿族的总督的分裂活动也给觊觎王朝权力的力量以发展自己势力的机会，其中包括势力已经壮大的帕提亚的阿什康尼家族。赛琉古王朝的国王们虽然想扑灭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的独立势力，但最终，他们还是建立了相当强大的独立政权。这两地的政权的出现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在赛琉古王朝各地的总督们在夺权斗争中，把注意力倾注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派系的纠缠上的时候，他们得以维护自己刚刚取得的独立地位。他们的政权的出现无疑促使各省野心勃勃的总督们，利用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赛琉古家族的内部矛盾，维护自己新取得的独立地位。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赛琉古王朝缺乏统一和集中的强力政权所致。这些总督们的行为有时非常奇怪。比如，他们有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又与赛琉古王朝的国王合作。因为帕提亚王朝势力强盛又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独立。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争取独立而与赛琉古王朝国王斗争的总督们甚至在背后得到罗马的支持。类似情况也可以在下米底、亚美尼亚、埃兰、法尔斯和密西安等地看到。这时的赛琉古家族本已被内部斗争折磨得虚弱不堪。这些总督们争取独立的行动等于火上浇油，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形势更加危险。比如埃兰（伊利玛尤斯），在安提伍霍斯三世和四世统治时，民众反对国王们掠夺他们神庙里的财产和装饰品。在安提伍霍斯三世统治末期，为了保护庙产，在总督挑动之下，民众造反，导致安提伍霍斯三世被杀。安提伍霍斯四世重复其父的做法。这表明，这时，赛琉古王朝的国王仍然不关注这一地区的要求，未体会到民众和省督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安提伍霍斯四世企图掠夺埃兰神庙的财产未能如愿，肯定更加坚定了各地总督们争取独立的决心。在帕提亚

人占领埃兰以后，人们还看到这批庙产。

这时，有一个因素促使下米底独立。米底总督提马尔霍斯·马拉提起而造反。他的兄弟是安提伍霍斯三世的司库。他本人也受到安提伍霍斯三世的信任，能接近国王。可能他得到了罗马元老院的支持。因为他出使过罗马一次，可能与罗马人有密约。他在亚美尼亚的迪米特琉斯·苏特尔（公元前162—前150年在位）的支持下，使自己的辖地脱离了赛琉古王朝的控制，从而危及巴比伦。提马尔霍斯还以自己的名义铸币，并自称"大帝"。百姓不满他的阴谋，转而向赛琉古国王求助。他最终遭到失败，他的辖地重又归入赛琉古王朝的版图（公元前160年）。但王朝在那里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米底实际上已经是成熟的果实，路人无需费力，唾手可得。

这个路人就是帕提亚国王。其实，在安提伍霍斯三世前，米底东部的一些地区，如古姆斯和哈里，早已属于帕提亚，成了帕提亚的西面边境[①]。虽然提马尔霍斯争取独立失败，但他的家族在米底的势力并未受到什么损害。他的儿子迪欧尼尔莫斯有一次还起而表示支持赛琉古王朝。但是，这个家族争取独立的活动并未持续下去。因为此时，帕提亚王朝向西扩展的势头使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企图。

在南方，虽然安提伍霍斯三世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界处的巴比伦和密西安省（包括巴士剌和阿贝勒）建立了一座安条克城，在他死后，这里也已独立。这一地区的首领都是伊朗人，这从他们的姓名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辖区（包括哈尔散地区）从赛琉古王朝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了。事实上，安提伍霍斯三世以后，由于赛琉古王朝式微，密西安地区的独立使得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赛琉基亚与波斯地区隔离，赛琉古王朝的实力在心脏地带受到巨大打击。

法尔斯地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摇篮。在姆隆与亚历山大事件后，又有一股外地地方势力菲尔特达尔家族起来造反（他们是巴克特里亚人）。由于赛琉古王朝的势力衰落，他们的势力足以保护法尔斯的神庙免遭贪婪霸道的国王们的掠夺。这里的国王的名字都是伊朗人的名字，如大流士、阿尔塔赫希尔等。他们发行的钱币上也不是按惯例用的希腊文，而是依阿契美尼德王朝惯

---

① 古姆斯在德黑兰与内沙浦尔之间，哈里在德黑兰东南。

例，使用埃拉米文。他们厌恶当时流行的希腊化，热衷亚历山大以前的伊朗传统。他们的这种倾向也延续到以后的王朝，如巴扎兰吉王朝和萨珊王朝①。这时，上米底（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又一次摆脱了赛琉古王朝的控制，取得独立。到安提伍霍斯四世统治末期，不仅巴克特里亚和法尔斯，其他东方各省也与赛琉古王朝脱离了关系或准备脱离关系。

10. 赛琉古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

安提伍霍斯四世死后，他 9 岁的儿子图发努斯继位，称安提伍霍斯五世（公元前 163—前 162 年在位）。但是，他继位的问题又引发了争执。政权实际上落入了一些邪恶庸碌的人手中。这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又发动暴乱。在对付这次暴乱的过程中，这个政权又一次暴露了它的软弱和残暴。其实，摄政王利兹亚斯已经把犹太人镇压下去了。但当他得知赛琉古四世之子迪米特琉斯起兵造反时，匆忙与犹太人议和，允许犹太人恢复自己的宗教信仰。犹太人从而摆脱了迫害。此事的经过暴露了赛琉古王朝的虚弱。

9 岁的新君图发努斯登基不到一年，就面临他的叔伯兄弟——赛琉古四世之子迪米特琉斯造反。他因此丧失了王位并断送了性命。赛琉古四世去世时，迪米特琉斯在罗马为质。所以，当时违反成例，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由国王之弟继位，称安提伍霍斯四世。

迪米特琉斯在安提伍霍斯五世继位初年，在家族忙于内部纷争之际，逃出罗马，回到安条克，在同情者的支持下，设法夺取王位。由于人数众多的同情者把他视为有权登基的真正的国王，所以他顺利地登上了王位。他杀掉了年幼的安提伍霍斯五世。他执政 12 年，是一位推行强力政策的干练的国王。

---

① 巴扎兰吉王朝是在萨珊王朝建立以前存在于伊朗南方波斯地区的一个地方性政权，其势力中心在埃斯塔赫尔。

迪米特琉斯一世(公元前 162—前 150 年在位)无疑是赛琉古王朝最具才能和最有作为的国王之一。他上台之初,就面临罗马挑拨赛琉古王朝内部纷争。上文提到的米底总督提马尔霍斯·马拉提效法姆隆,起而造反。虽然罗马许诺支持他的行动,但他最终也像姆隆一样因造反而丧命(公元前 160 年)。在巴勒斯坦,玛卡比人不愿屈服于希腊化的当权者和祭司们的意旨。造反的首领亚霍达·玛卡贝在战斗中阵亡(公元前 181 年),他弟弟尤纳唐仍对赛琉古家族的统治怀有憎恶情绪,但是,迪米特琉斯一世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巴勒斯坦的局势,再次迫使犹太人屈服。

迪米特琉斯一世克服了上述困难,特别是解决了提马尔霍斯·马拉提的问题。他的支持者称他为"救星"。但他在安条克却未能赢得百姓的爱戴。因此,他在处理阴谋事件,特别是罗马人挑起的事件上,仍然孤立无援。

埃及、帕尔冈姆和卡帕杜基亚的国王们受罗马的挑动,结盟反对迪米特琉斯一世。提马尔霍斯·马拉提的兄弟哈拉克里杜斯在他哥哥被杀后,转而为罗马人效力。他千方百计推出一人,与迪米特琉斯一世争夺王位。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 Balas),他自称是安提伍霍斯四世之子。他得到埃及国王别特尔莫斯六世(公元前 181—前 146 年在位)的支持。他发动的暴乱使迪米特琉斯一世再次陷入家族斗争之中,并遭到失败,因而丧命。

新君亚历山大·巴拉斯自称乌尔盖台斯(Eurgetes,善人,公元前 150—前 145 年在位)。他没有表现出什么才能。由于他庸碌无能,哈拉克里杜斯获得机会,又把上米底纳入了提马尔霍斯家族的控制之下。

在巴勒斯坦,亚霍达·玛卡比的弟弟尤纳唐又得以巩固自己的势力,重组军队,并准备称王。亚历山大·巴拉斯其实就是罗马人手中的傀儡。他对身边的女人也言听计从。他不给支持者提供可靠的保障。因此,甚至支持他上台并许诺把自己的女儿克鲁帕特拉嫁给他的别特尔莫斯六世也不再支持他,转而支持被杀害的迪米特琉斯一世的儿子迪米特琉斯二世(公元前 147 年),而且把女儿克鲁帕特拉嫁给迪米特琉斯二世。亚历山大·巴拉斯最终在一次血战中身负重伤,逃跑时被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杀死。

迪米特琉斯二世继位为王。臣下称他为"战胜者"(Nicator)。其实,此时他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 19 岁的年轻人。登基伊始,他的克里亚提士兵的暴行

就引起了百姓的憎恶①。于是，一个贵族阿帕梅内的迪夫图斯就推出亚历山大·巴拉斯的儿子(称安提伍霍斯六世)，助其夺取王位(公元前 145 年)。后他又把安提伍霍斯六世杀掉(公元前 143 年)，自己以特鲁丰(Tryphon)之名造反，争夺王位。迪米特琉斯二世与特鲁丰的斗争给犹太的玛卡比人提供了机会。他们依靠罗马的帮助，迫使迪米特琉斯二世正式承认犹太人独立(公元前 142 年)。这样，亚霍达·玛卡比的兄弟沙蒙就创立了玛卡比人的哈斯姆尼王朝，而且不顾赛琉古王朝的反对，与罗马结盟。

安提伍霍斯六世和特鲁丰的暴乱持续了 5 年，最后，迪米特琉斯二世被赶出安条克，来到赛琉古王朝的领地叙利亚的赛琉基亚(不是两河流域的赛琉基亚)。他把妻子(克鲁帕特拉)和孩子们留在叙利亚，表示仍要继续与特鲁丰斗争。他自己则抱着创造新的机遇的希望，去了帕提亚地区。他可能企图从帕提亚国王手里夺回巴比伦和伊朗各省，因此，应这一地区不满帕提亚人势力扩张的希腊人的邀请，前往东部。

帕提亚的势力不断扩张，使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感受到了威胁。同时，独立的埃兰和米底的马其顿籍总督也感受到了压力。于是，这些人便联手请迪米特琉斯二世到赛琉古王朝东部各省去。有了他们的帮助，迪米特琉斯二世以为这一地区的百姓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赛琉古王朝的统治，在与帕提亚的斗争中，肯定会站在自己这边。但是，他的盘算落空了。虽然在战争开始，形势对他有利。但在最后决战时，他中了对手的计策，在米底被帕提亚国王梅赫尔达德俘虏。他的同盟者也遭到镇压。

帕提亚国王对他礼遇有加，把他当作一个国王看待，甚至让自己的女儿鲁达古内(Rodgune)与他订婚，并答应释放和帮助他(当然，由于后来他被害致死，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其实，迪米特琉斯二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再回到自己的都城，利用叙利亚国王的力量，再进行一次家族内部斗争，从而加强自己的王位。

这时，他的妻子克鲁帕特拉正受到特鲁丰的严重威胁，而且看来迪米特琉斯二世已没有希望回来，她不得不向她丈夫的弟弟(名安提伍霍斯)求助。安

① 克里亚提为伊朗东部霍拉桑省菲尔多西城附近的一个地方。

提伍霍斯娶了哥哥的妻子，自己称王。这个安提伍霍斯(公元前 138—前 129 年在位)是赛琉古家族的一位强有力的国王。他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重振了赛琉古王朝的雄风。他又一次征服巴勒斯坦，迫使已经独立的犹太玛卡比家族屈服于他的统治。他也打败了特鲁丰。他重建强有力的军队，准备与帕提亚一战。

安提伍霍斯重建军队及与帕提亚作战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他想通过此战把四分五裂的赛琉古王朝的东部国土重新整合。另一方面，这也是防备帕提亚突然把他哥哥迪米特琉斯放回，帮助他哥哥夺回叙利亚的王位。

安提伍霍斯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队伍中除了人数众多的兵士，还有成千上万的仆役、厨子、艺人及其他随行人员。兵士装备气派豪华，光彩夺目，让人想起大流士三世与亚历山大最后决战时的情景，甚至马靴的纽扣和钉子都是金制的。

各省总督和地方政权的国王们也都对帕提亚新政权的统治者的高傲粗暴不满。他们希望赛琉古王朝重新占领他们的辖地，保证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也都参加了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使巴比伦重又回到赛琉古王朝的统治之下。在攻克巴比伦的战役中，犹太哈斯姆尼政权国王叶海亚·希尔卡伍斯派出援军帮助安提伍霍斯[①]。帕提亚统帅因达台斯(Indates)在扎布河流域与安提伍霍斯作战，遭到重创(公元前 130 年)[②]。帕提亚国王求和。安提伍霍斯提出的条件很苛刻，帕提亚国王于是准备再战。帕提亚国王派迪米特琉斯率一支军队奔袭叙利亚，夺取王位。此举使安提伍霍斯极为恐惧，信心动摇。此外，他为了与帕提亚重新开战，要在巴比伦、埃兰和米底延长驻军时间。但他的兵士骄横扰民，激起百姓的不满。米底一战，安提伍霍斯陷入重围，他的军队伤亡惨重，他本人也阵亡或自杀(公元前 129 年)。他一死，他的军队更溃不成军。据说，他失利的消息传到安条克，在叙利亚，几乎家家致哀。

此役以后，帕提亚在伊朗高原所向无敌。帕提亚国王法尔哈德再也不把

---

① 哈斯姆尼是从巴勒斯坦到伊拉克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② 扎布河发源于库尔德斯坦，流入伊拉克。

赛琉古王朝放在眼里了。

安提伍霍斯死后，帕提亚国王对利用迪米特琉斯已不感兴趣，而且对释放他与安提伍霍斯作战似有悔意。他在叙利亚也无所作为。他一回到叙利亚，便与埃及别特尔莫斯支持的一位阿利克斯·扎比纳斯(Alex Zabinas)发生冲突，纠缠不休，因为此人也想夺取王位。后来，他妻子克鲁帕特拉设计害死了他(公元前126年)。

11. 赛琉古王朝的崩溃

迪米特琉斯死后，赛琉古王朝在家族内斗和永无休止的冲突倾轧中逐渐分裂。实际上它的历史已经终结了。迪米特琉斯和安提伍霍斯都有克鲁帕特拉生的儿子。这一情况使得沉沦中的赛琉古王朝面临同时有两个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的严重危机。当然，它还是又苟延残喘了60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它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彻底崩溃。它面临的是罗马的"离弦之箭"，所以离末日不远了。

此时的帕提亚国王已经把米底、埃兰和巴比伦永久收入了自己囊中。他现在再也不会心怀恐惧地看待这个无足轻重的叙利亚政权了。这以后，叙利亚的赛琉古王朝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是一部家族阴谋、腐败和冲突的历史。

巴勒斯坦的犹太统治者赫尔卡乌斯(公元前135—前105年在位)正处于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的宗教冲突之中[①]。但他仍能在摇摇欲坠但仍有其侵略性的赛琉古王朝的政策下保持独立。后来，罗马人在叙利亚的势力日益壮大。希腊化也日益蔓延。在罗马统帅庞培的压力下，这个犹太人政权丧失了其独立地位，向罗马臣服(公元前60年)。

阿拉伯纳巴提王朝国王哈列斯三世(公元前85—前60年在位)与罗马结

---

① 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是犹太教的两个对立的派别。撒都该派主要由祭司和贵族组成，尊奉《律法书》，与另一派法利赛人不同，不相信口传律法，也不信灵魂永生和肉身复活。

盟,把自己的疆域从约旦的培特拉扩展到了胡兰和大马士革。他利用赛琉古政权的软弱,已经把势力延伸到了叙利亚。对伊朗来说,在其生命的最后 50 年分裂为两部分的赛琉古王朝已经无足轻重。公元前 64 年,罗马统帅庞培把叙利亚并入罗马版图,设行省。赛琉古王朝进一步衰微。此前亚美尼亚国王提克兰对叙利亚的进攻(公元前 83—前 69 年)和安提伍霍斯十三世(公元前 69—前 65 年在位)与菲利普二世(公元前 65—前 64 年在位)的夺权斗争使赛琉古王朝日益衰微解体,最后把它推向了罗马的狮子大口。存在了两个半世纪的赛琉古王朝尚在苟延残喘地支撑着。它的大部分领土已经并入罗马领地。在伊朗方面,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土现已属于帕提亚王朝。

12. 赛琉古王朝崩溃的原因

赛琉古王朝与埃及别特尔莫斯政权在建立之初就互相争锋,致使两败俱伤。这是赛琉古王朝削弱和灭亡的基本原因。这种形势给了新建的罗马政权在地中海东岸扩大影响的机会。罗马不愿看到在亚洲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存在,所以,它竭力加强亚洲的不满赛琉古王朝统治的较小的地方政权,挑拨它们与赛琉古王朝的关系。于是,在赛琉古王朝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脱离赛琉古王朝统治的同时,西方的小亚细亚也逐渐摆脱赛琉古王朝的统治,走向独立。还有一个因素也对削弱赛琉古王朝发挥了作用,即它在叙利亚、巴比伦强调希腊化,这引起了上述地区的本地人的不满。另外,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在自己与被统治的民族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宣扬自己是上帝之子,这不仅没有密切他与当地百姓的联系,反而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这种做法激起了巴勒斯坦的哈斯姆尼的犹太人的起义。他们的斗争长期持续,削弱了赛琉古王朝的统治。大多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顽强反对赛琉古王朝的希腊化,这无疑打击了它的威信。虽然犹太人为了维护独立,反对帕提亚人,不得不帮助赛琉古国王,但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对帕提亚进入该地区似乎不无好感,因为帕提亚

人的宽容政策对他们的观念并不构成威胁。

当然，家族内部斗争严重扩大，致使同时出现两个合法的王权继承人，不可避免地使冲突愈演愈烈，这是王朝削弱和崩溃的根本原因。如果这时罗马在东方没有一个像庞培这样的统帅，赛琉古王朝的内斗也许会使它在叙利亚的剩余国土落入帕提亚人之手，或者由犹太哈斯姆尼人和阿拉伯的纳巴提人瓜分。无论如何，这一王朝的灭亡是无可挽回的，因为与各民族和各方政权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把它的实力消耗殆尽了。

赛琉古王朝的统治者们与各东方民族的女人的婚姻并未能使伊朗人不把他们的后人视为异族人。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当地居民也把他们的政权视为侵略者或占领者的政权。他们的傲慢自大引起了各被征服民族的不满。他们家族的内部斗争使赛琉古王朝无法摆脱分崩离析的结局，当受到决定性的一击时，便轰然倒地。

随着赛琉古王朝覆亡，亚历山大帝国在巴比伦和伊朗的国土全部被帕提亚族的阿什康尼王朝占领。他的遗产继承人也全部归顺阿什康尼王朝。阿什康尼王朝还从希腊人手中收复了巴克特里亚，并统治了一段时间。亚历山大帝国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剩余国土则最终归了罗马。没过多久，罗马把埃及、马其顿和希腊也悉数并入自己的疆域。

在亚洲，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后，有一些或多或少独立的政权与赛琉古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些政权或早或晚都落入了罗马的控制之下。这些政权中，在小亚细亚西部有比苏尼亚和帕尔冈姆，在小亚细亚东部有卡帕杜基亚和蓬杜斯。亚历山大之后，这些地区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伊朗人和希腊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斗争的继续。

13. 比 苏 尼 亚

比苏尼亚(Bithynia)在黑海西南岸。它东面是帕夫拉古尼亚，西面和西南面是密西亚和弗里基亚。比苏尼亚境内基本都是山林。它靠海濒湾，又多河

流，所以土地肥沃，产业繁荣。它的原居民大多是塔拉基亚人、伊朗人和其他雅利安人的混血。在公元前8至前6世纪时，希腊人登陆比苏尼亚。于是，沿海地区成了卡尔斯东和希拉克林的移民点[①]。原居民把希腊移民视为侵略者，时常与他们发生冲突。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势力未到达这里之前，这一地区被吕底亚国王卡尔祖斯合并到自己治下。后居鲁士进军，萨尔德陷落，这里被并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图。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前，这里一度由一个地方首领巴斯（公元前377—前327年在位）统治，脱离了阿契美尼德王朝。

亚历山大进军时，在著名的格拉尼库斯之战后，这里是亚历山大没有占领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比苏尼亚首领泽浦台斯（Zipoites，公元前327—前278年在位）在亚历山大之后，在利兹玛霍斯和安提公的不断侵扰下，维护了这一地区的安全。他在公元前297年称王。他儿子尼库马台斯一世（公元前278—前248年在位）继续保持独立。尼库马台斯一世之子泽拉斯（公元前248—前228年在位）一度未能直接继位，但在战胜他的兄弟后，他统治这一地区到公元前228年。在他之后，他儿子普鲁斯亚斯一世（公元前228—前182年在位）执政。普鲁斯亚斯由于与汉尼拔的关系在历史上占有一席特殊地位。赛琉古王朝国王安提伍霍斯三世在巴格纳西亚与罗马及其同盟军交战惨败（公元前188年）后，罗马要求他交出其死敌汉尼拔。汉尼拔已不可能留在赛琉古王朝宫廷。这位迦太基统帅离开安提伍霍斯三世的宫廷，投奔当时尚未屈服于罗马的比苏尼亚国王普鲁斯亚斯的宫廷，并受到热烈欢迎。汉尼拔得到普鲁斯亚斯的信任，成了他的顾问。据说，连普鲁斯亚斯城的选址都是按汉尼拔的建议确定的（此城现名普鲁塞）。在普鲁斯亚斯与帕尔冈姆国王尤曼斯的战斗中，汉尼拔大败尤曼斯。后经罗马从中调停，双方息战。此后，迫于罗马的压力，普鲁斯亚斯交出了汉尼拔。这位迦太基统帅被迫自杀。普鲁斯亚斯的版图也被迫归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在普鲁斯亚斯以后，他的儿子普鲁斯亚斯二世（公元前182—前149年在位）是一个胆怯无能的暴君。他不信任自己的儿子尼库马台斯，终于被尼库马台斯所杀。尼库马台斯（公元前149—前95年在位）继位为王。尼库马台斯死后，王族内部爆发了夺权斗争，招致罗马

① 卡尔斯东是小亚细亚西部古城。希拉克林是希腊克里特岛上最大的城市。

和蓬杜斯的干预。蓬杜斯国王米特里达台斯支持尼库马台斯的小儿子苏克拉台斯。尼库马台斯的另一个儿子尼库马台斯三世(公元前95—前74年在位)由于被百姓罢黜逃到罗马避难。罗马人帮助他恢复了王位。他在临终遗嘱里把治地赠予罗马(公元前74年)。罗马因此增加了一个亚洲行省。随后,在罗马与梅赫尔达德(Mithridatica,公元前74—前65年在位)之间爆发了一场恶战。正是在此期间,比苏尼亚的一位著名的医生埃斯克尔皮亚迪斯把希腊医术带到了罗马。这样,一向把战争和死亡带给罗马的比苏尼亚在其末年通过埃斯克尔皮亚迪斯把生命和知识作为礼物赠送给罗马,从而给罗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虽然蓬杜斯坚决反对,但比苏尼亚仍被作为礼物赠给了罗马。这一行为结束了这个国家在小亚细亚的存在。大约在这一事件往前60年,帕尔冈姆已并入罗马。

14. 帕尔冈姆

帕尔冈姆位于比苏尼亚南方和东南方。它是密西亚地区的一部分,原本是希腊的领地,早在叙利亚的安条克之前,就具有希腊化的倾向。其希腊化的程度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不相上下。对帕尔冈姆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在公元前420年,在那里已经出现了铸币,这说明它经济繁荣。后来,帕尔冈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有一个领袖名菲利台鲁斯(Philetairos),他是利兹马霍斯的宦官。利兹马霍斯被杀后,他侵吞了委托他保管的巨额财产,自己称王(公元前280年)。他父亲名阿托鲁斯,他的一些后人也以此为名。菲利台鲁斯在帕尔冈姆开创的王朝名为阿塔里扬(Attalians)王朝。面对赛琉古王朝、比苏尼亚和其他想争夺这一地区的人,阿塔里扬王朝的统治者竭力维护帕尔冈姆的独立达几代人之久。菲利台鲁斯死后(公元前263年),赛琉古国王安提伍霍斯想把帕尔冈姆并入自己的版图。但是,菲利台鲁斯的继承人和侄

子尤曼内斯(Eumenes,公元前263—前241年在位)大败安提伍霍斯于吕底亚的萨尔迪斯。尤曼内斯的继承人奥塔鲁斯一世(公元前241—前197年在位)把吕底亚、弗里基亚的一部分和哈里斯河沿岸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1]。他凭借和罗马的友好关系,在小亚细亚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击退了古尔族的一支卡拉提人,迫使他们后撤。他还应比苏尼亚国王之邀,把势力伸展到安古列(安卡拉)。他迫使小亚细亚惧怕他势力扩张的希腊人归顺。他在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战斗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称王(公元前230年)。为纪念这些胜利,他以宙斯的名义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下一个濒死的卡拉提武士的形象被石雕艺术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进程中,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座纪念碑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他获得的胜利的意义。

奥塔鲁斯一世在其执政的比较长的时间内一直与赛琉古王朝有冲突。他曾在4次战争中接连打败赛琉古二世的兄弟和王位的争夺者安提伍霍斯(希拉卡斯,公元前229年),后来又击败来小亚细亚寻战的赛琉古三世。据传,他还参与了杀害赛琉古王朝国王的阴谋。但是,奥塔鲁斯一世却败于安提伍霍斯三世(大帝)和他的战将阿胡斯之手,并因此失掉了吕底亚的萨尔德(公元前222年)。

15. 罗马和小亚细亚东部政权

这时正是罗马势力在地中海东岸扩张的时期。罗马在占领意大利全部和西西里岛一部分之后,借口打击巴尔干半岛和希腊海域的海盗,扩张其势力范围。精明的奥塔鲁斯一世投靠了罗马。他从罗马势力的快速进展中,捞到了许多好处。作为他与罗马友好关系的体现,他送给罗马一方据称是象征弗里基亚人心目中的圣母西伯里女神(Cybele)的石头。罗马人此时刚刚结束与汉尼拔的布匿战争,处于极度恐惧之中,他们想借这位女神之助,克服恐惧情绪,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他们为这位东方女神——伟大的圣母——修建了一座庄严的神

[1] 哈里斯河即克泽尔河的古称,在帕尔冈姆。

庙(公元前 204 年 4 月)。这一事件引发了日后开始信基督教的罗马人的圣母崇拜(Nodtra Domina)。这时,罗马人还崇拜阿梯斯神(司人死后复活的神)。他们把阿梯斯神的某些职司移植到犹太人的王和具有神性的耶稣身上,把阿梯斯神视为与耶稣一样的神。对密特拉的崇拜这时也在小亚细亚作为一种神秘信仰开始流行。在罗马,对密特拉的崇拜在基督教传播之前,伴随着对西伯里和阿梯斯的崇拜开始传播,并在以后在整个罗马境内与对基督的信仰相竞争。

奥塔鲁斯一世由于战胜卡拉提人而自称"救星"。他把帕尔冈姆变为一个希腊化中心和罗马的可靠的政治基地。因为这两个因素,帕尔冈姆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的继承者尤曼内斯二世(公元前 197—前 159 年在位)承袭了父亲的治国思路。但是,他为抗击安提伍霍斯三世(大帝)而向友邦罗马求援,这使帕尔冈姆的希腊人感到惊异和恐惧。

安提伍霍斯三世在马格纳西亚失败之后,罗马人几乎把小亚细亚全境,包括整个密西亚、弗里基亚、吕底亚和卡里耶都送给了帕尔冈姆国王。但是,为了使他的势力扩张不致破坏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力量平衡,在尤曼内斯二世与蓬杜斯国王法尔纳尔一世(公元前 190—前 169 年在位)爆发战争时,罗马议会竟让他把军队撤出蓬杜斯国境。

尤曼内斯二世统治时期留下的一个光辉的纪念是一座堂皇的宰牲献祭大堂,这是为纪念战胜卡拉提人以宙斯的名义建造的(公元前 180 年)。这座建筑的拼接起来的遗物几年前还是柏林博物馆的珍品。它们显示了阿塔里扬时期的帕尔冈姆的繁荣和辉煌。尤曼内斯还在帕尔冈姆建了一座图书馆,内藏图书 20 万册。这座图书馆的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是当时的一个学术文化中心。后来它被合并到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中。

阿塔里扬家族是希腊人家族。他们也像赛琉古王朝和别特尔莫斯王朝一样,宣扬统治者是上帝之子,但是他们的首都帕尔冈姆又弥漫着无神论和世俗享乐的气氛。在《启示录》里,帕尔冈姆被恰如其分地称为"魔鬼的殿堂"[1]。这座魔鬼的殿堂因它的图书馆、剧院、广场和运动场闻名于世。它还有地毯厂、镀金作坊、制陶作坊以及香料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促使它的贸易繁荣发

---

① 《启示录》为《圣经新约》最后一章。

达。此外,它还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海军。这支海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着它在小亚细亚的政权的稳固,支撑着这个亲希腊文化的强大基地。

尤曼内斯二世和他父亲奥塔鲁斯一世统治时期实际上是希腊文化恢复生机的时期。这种情况正像别特尔莫斯一世统治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和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况一样。

当时,埃及的别特尔莫斯王朝禁止亚历山大城的纸莎草出口。帕尔冈姆居然研制出一种皮纸(Diphterai),这种纸在拉丁语里就称作帕尔冈姆。

尤曼内斯二世后,阿塔鲁斯为王(公元前 159—前 138 年在位)。他是尤曼内斯的弟弟。他出于对哥哥的热爱,自称"爱兄者"(Philadelphus)。他与尤曼内斯二世一样,奉行亲罗马政策,倡导希腊化。有一次,他甚至为了保护罗马人而与比苏尼亚开战。还有一次,为了保证罗马的计划顺利进行,维护亚历山大·巴拉斯,他与赛琉古王朝国王迪米特琉斯发生冲突(公元前 153 年)。

帕尔冈姆最后一位国王是阿塔鲁斯三世(公元前 138—前 133 年在位)。他是尤曼内斯的次子。他在叔叔之后执政。但他神经有病,对维护王权不感兴趣,更热衷研究动植物和各种毒药的特征。他在遗嘱中表示愿将国家疆土赠予罗马人(公元前 133 年,Populus Romanus),这份遗嘱尚在。但也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当时就有人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并表示抗议。最终合并没有实现,帕尔冈姆没有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但这也算开了一个先例。60 年后,比苏尼亚的最后一位国王——不知是否出于自愿,在正式遗嘱中把自己的国土赠送给罗马。也就是说,当赛琉古王朝在小亚细亚为保卫它在叙利亚和巴比伦的剩余地盘而艰苦斗争的时候,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剩余地盘已经由罗马人继承了。小亚细亚东部,在为维护自身独立而长期挣扎之后,终于被迫在一个从西向东扩展并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新兴对手面前屈服,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些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包括卡巴杜基亚和蓬杜斯。他们的国王认为自己是波斯七大贵族家族的后人。具体讲,卡巴杜基亚的国王们说自己是居鲁士的后人。蓬杜斯的国王们说自己是大流士的后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在小亚细亚,希腊文明已经影响到了社会上层。在当时,就小亚细亚的这两个王朝的情况看,希腊文化已经占了上风。但是,他们的王权又都是世袭的。从这点看,可以把它们视为亚历山大之后在小亚细亚坚持阿契

美尼德王朝传统的范例。

16. 卡帕杜基亚

希腊人把卡帕杜基亚称为白叙利亚(Leucosyria)。这里是山区,在土鲁斯山脉和黑海之间,东起伊朗高原西界,西至克泽尔河。过去,赫梯人中的一些氏族曾栖居此地,后被帕特里亚人占据。但由于它荒凉贫瘠,除去高原边缘地带和黑海沿岸的一些平原,其他地段并未被真正开发过。赫梯人栖居此地时,封建的经济活动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米底人统治后期,卡帕杜基亚被卡尔祖斯合并到吕底亚。居鲁士攻克萨尔德后,此地开始属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的行政体系中,这里归属他的第三行省。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这里的地方封建贵族仍然保有优势的社会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行政权由当地贵族或伊朗古代上层家族行使。他们服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指令,并交纳贡赋。

据一些历史学家所述,在居鲁士时期,卡帕杜基亚的总督名阿尔塔邦斯;大流士一世时,名阿里亚曼内斯;哈沙亚尔沙时,名卡别里亚斯;大流士三世时,名阿里亚拉台斯。

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卡帕杜基亚被划分为两个行省。内陆部分仍用原名。靠里海地区称蓬杜斯卡帕杜基亚,即滨海卡帕杜基亚(有时只称蓬杜斯)。这次划分应该早于色诺芬的年代,后来一直延续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以后。

在省督中,有一个光辉的名字值得关注,就是达塔姆。他是波斯名将。在阿尔达希尔二世时,他在一系列长途行军作战后,起而反对阿尔达希尔,在帕菲拉古尼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①]。但他的造反被一场阴谋断送了。蓬杜斯总督阿里欧巴尔赞之子米特拉达台斯策划了这场阴谋(公元前 362 年)。

---

① 帕菲拉古尼亚位于卡帕杜基亚以北。

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亚历山大进军亚洲时，并未进入卡帕杜基亚。这里的总督阿里亚拉台斯宣布归顺。他像给阿契美尼德王朝交纳贡金一样，也向亚历山大交纳贡金。亚历山大对此感到满意。

亚历山大死后，在他的继承人的权力斗争中，阿里亚拉台斯一世被帕尔迪卡斯下令处以绞刑（公元前 322 年）[1]。这以后的 20 年里，卡帕杜基亚先后由三位马其顿国王统治，他们是尤曼内斯、尼卡努尔和阿蒙台斯。一个达塔姆的后人，被处死的阿里亚拉台斯之子阿里亚拉台斯二世（公元前 301—前 280 年在位），在亚美尼亚王子阿尔杜瓦台斯的帮助下，驱逐了阿蒙台斯，收回了家族的治地。他在自己当政的 20 年里恢复了国力。他自称是居鲁士的后人，这增加了他在小亚细亚的威望。他的继承人名阿里亚曼内斯（公元前 280—前 230 年在位）。阿里亚曼内斯在位时间很长，在他的统治期内，国家的实力壮大，独立地位得到巩固。

赛琉古王朝国王安提伍霍斯二世无力与卡帕杜基亚国王再进行一场决战，所以把女儿斯特拉杜尼克（Stratonike）嫁给卡帕杜基亚国王之子阿里亚拉台斯，即后来的阿里亚拉台斯三世（公元前 230—前 220 年在位），以此与卡帕杜基亚王族结好。阿里亚拉台斯三世在他父亲晚年参与执政，由于有这层姻亲关系，自然被赛琉古王朝承认为独立的卡帕杜基亚国王。他的儿子阿里亚拉台斯四世（公元前 220—前 163 年在位）幼年继位。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把卡帕杜基亚变为马其顿和伊朗文化的结合体的梦想。他是安提伍霍斯二世的外孙，又娶了安提伍霍斯三世之女为妻，与赛琉古家族是亲上加亲。因此，在巴格纳西亚之战中，他支持安提伍霍斯三世与罗马人作战。安提伍霍斯三世失败后，他还承担了部分战争赔款。但后来，他却成了罗马的忠实盟友，在罗马与马其顿国王帕尔萨乌斯的战争中，支持罗马。在他之后，他儿子继位，称阿里亚拉台斯五世（公元前 163—前 130 年在位）。阿里亚拉台斯五世是安提伍霍斯三世的外孙，亲罗马，但同时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Philhelene）。他上台后，有一个人与他争夺王权。罗马支持他，使他摆脱了困扰。他在罗马与帕尔冈姆的一个部落首领的战斗中阵亡。阿里亚拉台斯五世死后，他儿子

---

① 关于帕尔迪卡斯其人，参见本章第 1 节，亚历山大死时，把象征权力的戒指交给了他。

继位，称阿里亚拉台斯六世（公元前 130—前 112 年在位）。六世娶了蓬杜斯国王米特里达台斯六世的妹妹为妻。此女阴谋杀害了阿里亚拉台斯六世。蓬杜斯国王的外甥继位，称阿里亚拉台斯七世（公元前 112—前 100 年在位）。七世执政时间不长即遇害。他以后，蓬杜斯国王梅赫尔达德六世干预卡帕杜基亚的内政。在庞培战胜梅赫尔达德之后，卡帕杜基亚被并入了罗马版图。在赛琉古王朝的威胁下保持独立的卡帕杜基亚在罗马面前屈服了。但它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在罗马，而在蓬杜斯，也就是蓬杜斯卡帕杜基亚的国王们的作用。

17. 蓬 杜 斯

蓬杜斯也称蓬杜斯卡帕杜基亚，或称滨海卡帕杜基亚，是卡帕杜基亚濒临黑海的地区。它西面占有帕夫拉古尼耶一部分土地，东面占有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一部分土地。有时它的东方边界推进至库尔希斯，西方边界推进至比苏尼亚。它以出产木材和矿石闻名。此地居民像卡帕杜基亚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是印欧人各种族的混合体，如塔拉基亚人、伊朗人、希腊人。希腊人最晚在公元前 7 世纪时，在黑海沿岸西努伯、阿米祖斯（萨姆松）和塔拉布赞建立了移民点。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这里是王朝的一个行省。省督除这一地区外，还辖有弗里基亚、塔拉基亚的亚洲部分和白叙利亚等地。这一地区按序列属大流士的第三行省。其北部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独立，称滨海卡帕杜基亚。事实上，蓬杜斯地区成了小亚细亚的重要的政治实体。有一个波斯古代贵族家族（这个家族是卡帕杜基亚和帕夫拉古尼耶前总督的后代）利用赛琉古时期亚历山大的将军们争夺遗产的斗争，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其首都在伊里斯河的阿马西耶。至今，他们的第四代国王的陵墓还在这座城市的石墓群中。后首都迁至西努伯。他们的多位国王都名为米特里达台斯（梅赫尔达德），或许可以把他们的王朝称为梅赫尔达德王朝。他们自认为是阿契美尼

德王朝国王大流士的后人。但是这些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的后人们却热爱和传播希腊文化。据东方历史学家的观点，这表明，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之役中，虽然战争结局对伊朗有利，但希腊文明和文化并未受到任何损失，甚至连伊朗人也维护和传播希腊文化。这个波斯人后裔的王朝的国王们认为他们的母系与大流士有关系。有一个国王德米特里达台斯（梅赫尔达德），他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的崇拜者，但又热衷于希腊文化。他出资铸造了一尊柏拉图塑像，赠予雅典科学院。他儿子阿里欧巴尔赞（公元前 387—前 362 年在位）是弗里基亚总督。他也热爱希腊文化，雅典和斯巴达都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他在公元前 368 年，取得雅典和斯巴达的支持，起而反对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阿尔达希尔二世。他这次造反正值形势对他有利，很快发展成为整个小亚细亚反对阿尔达希尔二世的运动。上文提到，达塔姆也参与其中。但是，由于小亚细亚参与造反的总督们的内部矛盾，这次造反无果而终。阿里欧巴尔赞的儿子背叛了父亲，把父亲交给敌人（公元前 362 年），同时设计杀害了达塔姆。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另外一个梅赫尔达德，史称梅赫尔达德一世（公元前 336—前 302 年在位），在开俄斯岛及其附近地区又延续了这一王朝的寿命。他在亚历山大进军至此地时，表示归顺，因此未受任何损失。亚历山大之后，在其遗产继承人纷争不息时，蓬杜斯王朝的创始人梅赫尔达德表示支持安提公（公元前 308 年）。在安提公与卡桑达尔的斗争中，他又因支持卡桑达尔而获咎。他向东方逃跑，安提公下令把他处死（公元前 302 年）。他儿子梅赫尔达德二世（公元前 302—前 266 年在位）自己称王，在这一地区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并把帕夫拉古尼耶和卡帕杜基亚的一部分土地并入自己的版图。他最为精彩的一战是在卡拉提人的支持下，反对埃及国王别特尔莫斯对小亚细亚的侵略。此战使小亚细亚摆脱了埃及的控制。这对赛琉古王朝也是一大贡献。但是，帮助他对抗过别特尔莫斯的卡拉提人又给蓬杜斯制造了麻烦。梅赫尔达德二世的儿子阿里欧巴尔赞（公元前 266—前 255 年在位）为了维护国家的地位，不得不依靠赛琉古王朝。阿里欧巴尔赞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梅赫尔达德三世（公元前 255—前 185 年在位）。与其父一样，他在继位之初就与卡拉提人发生了冲突。他娶了赛琉古二世的妹妹为妻。在赛琉古二世与他的兄弟安提伍霍斯（希拉卡斯）的战斗中，他帮助了安提伍霍斯（公元前 235 年）。后来，他利用

卡拉提雇佣军之力，战胜了赛琉古二世。在安提伍霍斯三世（大帝）时，他与安提伍霍斯三世结盟，并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在马格纳西亚之战中，他没有出兵帮助安提伍霍斯三世，从而避免了那次失败。

梅赫尔达德三世之后，他儿子法尔纳克一世（公元前 185—前 169 年在位）继位。他在与卡帕杜基亚和帕尔冈姆的战争中败北。但是，罗马元老院主张必须保持小亚细亚地区的平衡，防止帕尔冈姆的势力过度膨胀，于是插手救了蓬杜斯。

法尔纳克一世一度与其兄弟梅赫尔达德四世共同执政。法尔纳克死后，梅赫尔达德四世作为摄政王代其侄子执政（公元前 169—前 150 年在位）。梅赫尔达德四世死后，他的侄子梅赫尔达德五世（公元前 150—前 121 年在位）继位。他娶了安提伍霍斯四世之女劳伍迪基亚为妻。他自称“善人”（Evergetes），但没有什么作为。如果非说他做了什么，那就是利用和亲与贿赂手段合并了一些国土。他于公元前 121 年在西努伯的一次宴会上被刺身亡。这时，他儿子梅赫尔达德六世（大帝）才 11 岁。梅赫尔达德六世是安提伍霍斯四世的外孙。他未成年时，王国由他母亲摄政。他不满母亲的统治，在流浪了 7 年之后才摆脱了母亲的势力。由于这段经历，他的性格变得暴躁多疑。

梅赫尔达德六世摆脱了母亲和兄弟（也名梅赫尔达德）的控制后，急欲发展国家。他是一个具有英雄主义精神和扩张野心的人，自然不会满足于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小片国土。7 年的流浪生活把他磨练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和果敢无畏的人。一些人把他视为另一个亚历山大。他残暴无情，饕餮无度，荒淫无耻，爱好运动和狩猎。在这些方面，无人可与他相比。同时，他还对各种艺术、文学、希腊哲学，甚至对市井流行的迷信感兴趣。他能讲 22 种语言，与国内各界人士谈话，从不用翻译。当时，他简直就是一个闻名遐迩的语言大师。出于对母亲和她身边的人的憎恶，他从幼年起，就研究各种毒药，慢慢熟悉了各种毒药的药性，以避免中毒。他通过试验，得到有益的医学知识。他后来甚至引起了占领他的国土的罗马征服者庞培的注意。他是一个精神上和体质上都高度发展的人。像他这样的品质只有在亚历山大身上才有所体现。自然，他的威名引起了罗马人的不快和恐惧，刺激他们一定要征服他。

罗马随后的行动反而给梅赫尔达德六世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征服小亚

细亚各地，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希腊人城邦和乌克兰附近地区，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把他的先人大流士未能征服的希腊并入自己的版图，后来又占领了他幼年时脱离蓬杜斯的帕夫拉古尼耶，最后还占领了卡帕杜基亚和亚美尼亚。此外，在北方，在亚速海沿岸，他还反击未开化的塞族人和萨尔马提人，把势力扩展到第聂伯河和乌克兰。

罗马对梅赫尔达德六世势力的扩张和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同盟者和代理人的软弱失败感到极为不满。罗马派出大将苏拉去面见梅赫尔达德六世，要求他停止扩张。谈判未能取得结果，双方开战。这场战争被称为梅赫尔达德之战，分三阶段，前后持续了 40 年之久。梅赫尔达德简直就是汉尼拔第二。这场战争也相当于布匿之战。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待续不断的屠杀流血和抢掠财物的过程。在埃弗苏斯（Ephesus），梅赫尔达德六世屠杀了 15 万罗马人。还有一次，在卡尔苏东，他陷入罗马人的包围，断送了 20 万士兵的性命。希腊、马其顿、亚美尼亚和卡拉提的许多城市都多次被包围，被屠城和焚烧。罗马统治者为了保障对梅赫尔达德六世的战争的经费，甚至抢了本国的庙产。罗马名将苏拉、卢库鲁斯和庞培在长年与梅赫尔达德六世的血战中，感到十分困惑和无奈。从爱琴海到亚速海，从马其顿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这些地域都成了双方苦战较量的战场。梅赫尔达德每失败一次，必定展开另一次更加顽强的战斗。他甚至在晚年，不顾年老体弱，还以一个年轻勇士的豪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地区发动了一场针对罗马的新的战争，从第聂伯河方向威胁罗马。梅赫尔达德六世进行的长期血战不仅使罗马陷入困境，而且也大大削弱了蓬杜斯的力量。他的兵士造反反对他。可能他通敌的儿子参与了此事，从中挑拨。最后，他极端失望。为了不落入罗马人手里，他决心以一杯毒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一生试尝毒药，所以毒汁在他身上没有发作。他只好要求一个兵士为了他们的国王不落入敌手，把他杀死。对罗马人来说，他的死亡不啻是民族庆典。他儿子把他的遗体交给庞培，庞培下令厚葬。

梅赫尔达德六世的儿子法尔纳克出卖父亲，获得了罗马的支持。但他只保住了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一小片地区。他也曾力图依靠蓬杜斯和卡帕杜基亚，鼓动小亚细亚反抗罗马，但在泽拉（Zela）被凯撒挫败。凯撒所拟的最短的捷报，即“我来了，我看到了，我战胜了”，就是这场最后战胜法尔纳克的战争

的捷报。实际上，蓬杜斯这个政权在这次罗马人胜利之前，随着梅赫尔达德六世之死，已经灭亡。梅赫尔达德六世的悲惨结局使这位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在小亚细亚的后人的形象笼罩在希腊式的浪漫主义英雄的壮丽的光圈中。在传说中，甚至他的降生也像耶稣降生一样有特殊的吉星之兆。罗马的神话创造者有意夸大他的体力和智力的能量，把他说成是如同亚历山大一样的人物，意在通过这样的描绘，解释多年来，罗马人在与他的战争中的恐惧，并以之论证战胜他的胜利的辉煌。

罗马通过与梅赫尔达德六世的战争使整个小亚细亚屈服，同时也给亚美尼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得以控制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小亚细亚，形成了一个缓冲区。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朗(公元前 95—公元 56 年在位)与蓬杜斯国王梅赫尔达德(大帝)结盟，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与罗马及其同盟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在两河流域的阿尔达比尔和尼尼微与帕提亚也有摩擦。其实他原来是受到帕提亚保护的。在亚历山大之后，亚美尼亚成了赛琉古王朝的国土，后又逐渐摆脱赛琉古王朝的控制变成小亚细亚在希腊世界和帕提亚世界中间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亚美尼亚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在这里对它在赛琉古时期以及以前的情况作一些描述。

18. 亚 美 尼 亚

亚美尼亚又称哈亚斯坦(Hayastan)。这里是山区，位于蓬杜斯东方，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地带，更确切地说，位于今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在整个东方古代史上，它几乎在不断地反抗外来侵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亚美尼亚人属印欧人种，也可以算是伊朗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的雅利安先祖在公元前 7 世纪才占领后来被称为亚美尼亚的这片土地。这支雅利安人到来之前，至迟到公元前 9 世纪时，这片土地被称为乌拉尔图(Alarodii，希

伯来语称可拉拉特，希腊语称阿拉鲁迪），其居民属哈尔迪人（Haldi, Khaldi）。哈尔迪也是此族人所崇拜的神的名字。哈尔迪人在凡湖沿岸建立了政权。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哈尔迪人的势力壮大，但仍不时受到亚述人的侵扰。公元前6世纪初，塞族人和吉美尔人入侵，亚述国王们也不断进攻，哈尔迪人的国家陷入混乱，势力衰落。有一支雅利安人即哈耶克人（阿尔美尼族）从卡帕杜基亚和弗里基亚方向进入此地，占据了全境。新来的哈耶克人为了长久居于此地，必须与原居民哈尔迪人通婚。当然，这种民族融合是渐进的。到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还能分辨出两族的区别。后来，两族融合逐渐产生了新的人种，即亚美尼亚人。他们身上具有哈尔迪人和雅利安人相结合的特征。

亚美尼亚之名最早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铭文中。事实上，从米底王朝以后，在哈沙亚尔沙与吕底亚人争战时，亚美尼亚已经归顺了伊朗。居鲁士战胜米底和攻克萨尔德城后，亚美尼亚进入阿契美尼德王朝疆域。

在人种上和文化上，亚美尼亚人与伊朗雅利安人并不完全相同。但可能是由于他们与米底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有密切来往，耳濡目染，马兹达教信仰也在他们中间传播。具体表现如崇拜阿胡拉·马兹达、阿娜希塔和密特拉，承认有阿赫里曼、阿日达哈克和耶兹特（天使），以及援用一种伊朗历法等。他们具有这种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流行的思想观念，反映了马兹达崇拜在亚美尼亚人中的传播。这与琐罗亚斯德的学说和教义并没有联系①。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上的认同，在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亚美尼亚人一心依靠伊朗。在大流士统治初期，亚美尼亚也像其他省份一样起而造反，除此之外，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亚美尼亚未曾表现出对伊朗统治的不满。地方统治者总能保持对其领地的行政权，这是这一地区能够保持和平安宁的基本原因。但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并未能使亚美尼亚实现统一，其东部与西部长期处于分治状态。在阿尔达希尔二世时（公元前404—前358年在位），在一万希腊雇佣军回国时，西亚美尼亚属大流士的第13行省，其省督名提里巴祖斯（Tilibazos）。色诺芬曾记述他与希腊人冲突的经过。东亚美尼亚属大流士的第17行省。

---

① 从这段论述可知，作者认为，所谓马兹达崇拜是指琐罗亚斯德独尊阿胡拉·马兹达为唯一神之前在伊朗雅利安人中已经存在的对于作为一般的神的马兹达的崇拜。

其总督名伍龙台斯,他娶了伊朗公主鲁达贡为妻。亚美尼亚的这两个部分后来称为小亚美尼亚和大亚美尼亚。两个亚美尼亚始终由它们的统治家族掌控。但是,总督家族中的人有时在小亚细亚也担任其他地方官职。比如提里巴祖斯后来任大流士的第 14 行省吉里基亚的总督。伍龙台斯改任大流士的第二行省密西亚的省督,后来他还与阿尔达希尔二世、三世(阿胡斯)发生冲突。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亚美尼亚内部各自分治,但它们都是波斯王朝的附属领地,向王朝纳贡。

虽然亚历山大进军时未到这一地区,但在亚历山大之后,这里落入尤孟斯之手,改由赛琉古王朝占据。到公元前 190 年,安提伍霍斯三世(大帝)在马格纳西亚败于罗马人时,此地仍然属于赛琉古王朝。但在此役中,亚美尼亚的总督们反对安提伍霍斯三世,战后各自宣布独立。东部的大亚美尼亚归阿尔塔舍斯,西部的小亚美尼亚属蓬杜斯国王扎尔亚台斯(扎里尔)。这种状况在马格纳西亚之战后持续了百年之久。虽然安提伍霍斯四世进行了收复亚美尼亚的战争,但亚美尼亚仍然保持了它的独立和分治状态。

百年后,亚美尼亚一度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国王是提克兰一世大帝(公元前 96—前 56 年在位)。提克兰一世是蓬杜斯国王梅赫尔达德六世的女婿和同盟者。他们二人不仅共同控制着亚美尼亚,而且向外扩张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一地区重振了古国乌拉尔图帝国的声威。

提克兰一世年轻时,曾在新兴的帕提亚王朝的宫廷作人质。为王之后,他在蓬杜斯国王梅赫尔达德六世的帮助下,收复了父辈当政时被帕提亚王朝占据的国土,取得独立。他娶了梅赫尔达德六世的女儿克鲁帕特拉为妻。提克兰与蓬杜斯国王合作,特别是他支持蓬杜斯国王入侵卡帕杜基亚,使得罗马也与帕提亚一样对他的势力扩张产生戒心。因此,帕提亚国王梅赫尔达德二世才企图争取罗马和罗马大将苏拉反对他,这时苏拉已经进至卡帕杜基亚。但是,梅赫尔达德二世在这件事上并未获得任何利益。总之,提克兰虽然受到帕提亚王朝的庇护,他还是与这一王朝发生武装冲突。有一次,他甚至率兵进至阿尔比尔和尼尼微地区。他也与赛琉古王朝较量。他曾在叙利亚打败赛琉古王朝的军队,甚至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都城。新都城名为提克兰克拉特(Tigrankarta),从公元前 83 到前 69 年,他就在那里执政。

帕提亚国王和犹太国王为反对他而举行谈判。提克兰因此也征服了巴勒斯坦,迫使巴勒斯坦纳贡(公元前 83 年),并把一些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迁移至提克兰克拉特。

由于担心提克兰与蓬杜斯国王梅赫尔达德的联盟以及提克兰的势力在叙利亚的急剧扩张,罗马于公元前 69 年派大将罗库鲁斯进攻亚美尼亚。公元前 66 年,庞培进攻亚美尼亚。提克兰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最终表示归顺,并交纳巨额贡赋,从而保住了大亚美尼亚的独立地位,但小亚美尼亚则被分割出去,成了罗马的一个省。

提克兰以后,亚美尼亚已经没有了他当政时的实力和独立地位,只是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19. 罗马与帕提亚对峙

当时,在高原,库曼杰也是一个独立地区。罗马对它也采取了类似对亚美尼亚的政策。罗马大将罗库鲁斯攻陷提克兰克拉特后,随即北上攻打库曼杰。在亚历山大进军前,库曼杰原属吉里基亚省,由一个热衷希腊文化的伊朗家族统治。这个家族的首领名梅赫尔达德·卡里尼库斯,他自认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后人。他娶了安提伍霍斯六世的女儿劳迪基亚为妻,与赛琉古王族直接联姻。他定都于萨姆扎塔(今叙利亚的萨姆萨特)。他以自己的一个先人萨姆斯(Sames)之名为此城命名。也许此城是由于产生过叙利亚著名的讽刺作家鲁西扬而闻名。此城之所以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由于一件事。梅赫尔达德·卡里尼库斯在此与罗库鲁斯进行了一场战争。他以燃油火炮射向敌营,从而突破重围。这位梅赫尔达德以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安提伍霍斯一世(公元前 69—前 34 年在位)。他因在纳姆鲁德达葛山坡上建了一座纪念碑而闻名。罗库鲁斯征服库曼杰之后,接受了安提伍霍斯一世的酋长领袖地位。因为罗马人认为在他们国家的边境地区保持这样一个附属国对他们有利。也

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除了亚美尼亚和库曼杰，他们还在一定时间内，在自己与亚洲大国帕提亚之间保留了一些独立的小国，包括犹太人政权。当然，这些小国处于罗马人的控制之下，并交纳一定的贡赋。这些小的附庸政权存在的时间不短。但是，由于小亚细亚的独立的大国解体，尤其是赛琉古王朝覆灭，罗马完全控制了地中海以东的世界。因此，几乎全部原阿契美尼德王朝西部各省完全落入罗马囊中。而阿契美尼德王朝东部各省，在赛琉古王朝灭亡后，则归于帕提亚。也就是说，在亚历山大死后 250 年，他的遗产由罗马和帕提亚瓜分了。

在上述广大地区，亚历山大的身影仍然作为希腊化的象征而留存在人们心目中。可是，大流士三世的身影却迅速从人们眼前消逝了。但是，极为有意思的是，至少西方世界还有人记得他，记得他在伊苏斯之战中愁眉苦脸的形象。那是一幅比较古老的画面上的形象。这幅画在一个希腊风格的博物馆的瓦砾堆中的一块方砖上被发现。公元 79 年，在被火山爆发破坏的城市庞培的废墟上，人们看到了这幅画。画中，大流士三世目光忧郁，神情低沉，他面前的亚历山大则咄咄逼人，刚毅果敢。正像萨迪所描写的一位国王：他在忧虑他的国家会落入他人之手①。的确，他的国家从亚历山大手上落入赛琉古的继承人手上，又落到罗马人和帕提亚人手上。

20. 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希腊化

赛琉古王朝末期，在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地内，在卡帕杜基亚、蓬杜斯、埃兰和帕提亚的上层封建贵族中，流行着一种希腊化倾向，有时甚至是一种浮浅的希腊化倾向，而他们则把这视为一种高尚优雅的教养。的确，小亚细亚的这种希腊化倾向早在亚历山大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赛琉古王朝时的政策对推进这种倾向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不仅蓬杜斯国王梅赫尔达德们和卡帕杜

---

① 萨迪（公元 1208—1292 年）是伊朗诗人。

基亚国王们是这样，连帕提亚国王的宫廷也注重希腊文化。对他们来说，希腊化就是争取他们治下的希腊移民的手段，同时也是具有宣传效果的口号。这种希腊化虽然空洞无形，但仍有其影响力。它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上，至少在一些东方民族的宗教仪式上体现了出来。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当时的铭文上的祈祷词和祈神赐福的祈求语。在其中，东方的神，如阿胡拉·马兹达、伯尔、伊泽斯、希比尔和密特拉，与希腊的神，如宙斯、得墨忒耳和阿波罗，彼此如同密不可分的合作者一样一起出现①。宙斯与马兹达相对应，阿波罗与密特拉相对应，希比尔与得墨忒耳相对应。当然，赛琉古王朝在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地内所执行的政策对这种希腊化倾向也不无影响。反过来，东方的神明和宗教仪式也对希腊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比如，希腊人逐渐习惯了东方的环境和礼仪，也熟悉了东方的迷信占卜和观察天象等活动。因此，并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所想象的，希腊化的过程仅仅是希腊哲学融入东方观念的过程。希腊人的思维和仪礼影响了东方人的思想，东方的仪礼也影响了希腊人的思想。这是东方和西方的“联姻”。而据说，这曾经是亚历山大的美梦。这一时期东西方的融合甚至包括神的融合。一方面，东方民族对自己的神的关注和他们拜神的狂热激情激发了希腊和马其顿的士兵及商人的兴趣。东西方神灵在他们的某种联想中结合在了一起，并且，这种结合逐渐演变为现实。这使得一个希腊人也可能崇拜东方的神，在陷入困境时，祈求东方神灵的赐福。另一方面，小亚细亚城市有许多亚历山大进军时和赛琉古王朝设立的移民点。这些近东城市的希腊居民如果不拜所居住的城市的神，就无法取得真正的市民资格。而由于种种原因，居住在这些城市中的东方人，不管愿意与否，也得祈拜新的神。当然，他们会把西方的神与本族传统的东方的神进行对比，使这些东西方的神产生某种联系。其实早在亚历山大之前，小亚细亚的东方人已经习惯这样做了。也就是说，在这里，东方的神与希腊的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和平共处的局面。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伊朗人移居到小亚细亚，从卡帕杜基亚到弗里基亚和吕底亚，肯定是促成这种“睦邻”关系的基本因素。从亚历山大得势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这种情况已经从小亚细亚发展到了东方的法尔斯地区。

① 伊泽斯是埃及的神。希比尔原为希腊、罗马、巴比伦和埃及的神话传说中的一些预言未来的女巫的统称，可能后人把她们作为神来崇拜。得墨忒耳是希腊的农业女神。

21. 密特拉和密特拉崇拜

在法尔斯，在一处宗教建筑的废墟上（应该是亚历山大入侵前后的建筑），人们发现了一块希腊文铭文，其中把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和阿娜希塔称为宙斯、阿波罗和安泰①。在纳姆鲁德达葛山坡发现的铭文中，库曼杰国王安提伍霍斯一世在提到自己的祖国库曼杰时，也提到了伊朗诸神。他把伊朗诸神与上述希腊诸神并列，如把霍尔莫兹德与宙斯，密特拉与阿波罗和海尔梅斯，巴赫拉姆与赫拉克勒斯和阿列斯相提并论②。当然，希腊文化也不可能不受到穆护和他们的学说的影响。小亚细亚的"希腊化的穆护"实际上是希腊人。他们由于伊朗文化在小亚细亚的崇高声誉，努力把自己的关于幻术、天文和炼金术等的思想观念与琐罗亚斯德及他的弟子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东方观念为了在希腊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发挥作用，就得使自己涂上一层希腊文化的色彩。这种东方观念和仪礼与希腊文化结合的重要结果就是太阳神崇拜（梅赫尔崇拜）。太阳神崇拜这时从小亚细亚逐渐传到了罗马，在一定程度上，与基督教形成对抗。事实上，密特拉作为一个雅利安人的神在小亚细亚（卡帕杜基亚）受到崇拜由来已久。在赫梯和米坦尼两个国王公元前 14 世纪的誓词里，密特拉就作为米坦尼的一个神而被提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阿尔达希尔二世时的铭文中出现的一些人的名字中就含有密特拉的字样，如密特鲁帕特和密特鲁巴赞等。这说明当时密特拉已经是被崇拜的神。特别是在《阿维斯塔》中的众神（其实都是《阿维斯塔》问世前的雅利安人的神）之中，密特拉就有专章赞颂。这表明，这位神从印度雅利安人与伊朗雅利安人分离时，就作为

---

① 安泰是希腊宗教故事中的人物，是战无不胜的巨人。

② 霍尔莫兹德即阿胡拉·马兹达。海尔梅斯是希腊神话中商贾和旅行者的守护神。巴赫拉姆是伊朗神话中的战神。阿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战无不胜的神”而存在，并且不比其他任何神的地位低。密特拉崇拜在赛琉古王朝时期进入小亚细亚，后随着庞培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在罗马也传播开来。在这一过程中，这位雅利安人古代的神的形象，除了在《阿维斯塔》中和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作品中所描绘的样子，又增加了新的因素。这显然是由于小亚细亚宗教观念的影响，其中甚至有巴比伦和希腊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密特拉崇拜是伊朗的、巴比伦的、犹太的和希腊的诸种因素融合的结果。在赛琉古王朝灭亡一二百年之后，在罗马全境建起了密特拉神庙和这位神的崇拜者的活动场所。这些建筑反映了各民族的特色和密特拉崇拜传播的状况。这种东西方观念的结合并未影响密特拉崇拜的统一性，也没有使得这位契约之神和战神与他过去在《吠陀》和《阿维斯塔》里的形象完全脱离。这正像摩尼教一样，摩尼教是在公元2世纪时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密特拉崇拜也是融入多种新的因素之后，仍然没有丧失其原有的特性。正是由于它保持了原有的特性，它才可能对基督教的产生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伊朗治下的希腊人地区，从蓬杜斯、库曼杰到帕提亚和古尔冈，由于密特拉崇拜，梅赫尔达德这个名字被希腊化了的信徒广泛使用。

在赛琉古王朝时期，密特拉在巴比伦、小亚细亚与巴比伦的神、犹太人的神和希腊人的神同时存在，并互相联系。当然，在希腊人的世界里，密特拉的形象不可能不受到奥林卑斯山诸神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密特拉也作为一位主神在希腊和罗马站稳了脚跟。就这样，在东西方文化融汇结合的过程中，密特拉崇拜在西方也流传开了。这件事也反映了希腊化对东方观念和仪礼的贡献。

22. 犹太化和希腊化

赛琉古王朝灭亡之后，巴勒斯坦的哈斯姆尼王朝还维持了一段时间。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一向以反抗希腊化为己任。可是，受形势影响，连犹太国王有时也自称是“希腊派”。哈斯姆尼政权是独立政权。虽有安提伍霍斯四世的压力，

但他们在罗马人的帮助下，还是维持了自己的独立。这一王朝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最高宗教领袖。在罗马将军马尔克·安特旺把犹太最后一位国王安古努斯的王位赠予一个罗马傀儡哈鲁迪伍斯时，在其王族玛卡巴扬家族中已出现明显的希腊化倾向。在安条克，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犹太文化已经处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可以说，犹太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希腊化倾向。《旧约》里的一些章节就是在这一希腊化盛行的时期形成的。它们最初的文本是希腊文，而不是希伯来文。一些其他的作品则在希腊文译文上加上希伯来原文，成为双语书。

在同类著作中，如《律法书》和《所罗门智训》等，其中的希腊化因素是显而易见的[①]。

如《丹尼亚尔》、《以斯帖》和《奥兹拉》等也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②]。这些作品中对过去年代的描述基本上都是出自作者们的想象，而不是史实的反映。现在还能看到的最早的希腊文《旧约全书》比最早的希伯来文的版本要早。别特尔莫斯时期(统治埃及的希腊家族，公元前 309—前 30 年)的《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对阐释和探讨希伯来文《旧约》是一部重要的资料。很多城市，如安条克、大马士革、亚历山大，甚至赛琉基亚，都是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的。其中绝大多数居民都不能不以希腊语作为他们的交际工具。有些地区，比如小亚细亚，侨居的犹太人有时还起希腊人的名字，接受希腊人特有的仪礼，到神庙里祈祷也用希腊语。在耶路撒冷，希腊化的程度也很高。年轻人对祈拜希腊的神也表现出兴趣，对施行割礼和犹太人传统的禁忌也持否定和嘲笑的态度。另一方面，犹太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和伊朗文化反过来也影响了希腊文化。有些犹太学者和中世纪基督教学者，甚至还有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说毕达格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受到《旧约》中的天启思想的影响。研究证实此说不确。如果说希腊哲人借助东方思想，那应该是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以及伊朗穆护的思想，而不是《旧约》。当然，在东西方文化融合时期，各种文

---

① 《律法书》是基督教《旧约》的一部分，即《圣经》的前五卷，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所罗门智训》又名《智慧篇》，因借智慧王(所罗门)的口吻故名，其实不是所罗门而是一犹太人所著。此篇文字约于公元前 150 至前 120 年出现在埃及，内容为安慰劝勉侨居异乡的同胞恪守法律，切勿崇拜邪神偶像，原文为希腊文。

② 丹尼亚尔是犹太教四大先知之一。《丹尼亚尔》是描述这位先知生平事迹的传记。《奥兹拉》是犹太教宗教著作。

化互相影响是必然的，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属于这一时期。

23. 东方的胜利

这种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融合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给希腊文化造成了危害。赛琉古王朝国王安提伍霍斯四世顽固且迫不及待地想排除犹太人对希腊文化的反抗，摧毁他们反对希腊文化的基地。他力图在所有他统治的地方把希腊文化强加给东方。这表明他敏锐地觉察到东方世界可能给希腊文化造成危害。但是，他的近于疯狂的行动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在他之后，还有一些聪明人看到希腊思想观念已经不可能在东方恢复声誉了。甚至希腊精神的最后体现，如皮隆的学说、芝诺的学说、伊壁鸠鲁的学说，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东方的影响。希腊的多神教在几个世纪之后，在小亚细亚和罗马，也受到东方宗教的影响，即伊朗的密特拉崇拜和犹太人中的耶稣崇拜的影响。

实际上，赛琉古王朝和罗马虽然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战胜了东方民族，但他们却在宗教上被东方观念和东方的神所征服。因此，毫不奇怪，在梅赫尔达迪战争之后，罗马人明显地关注东方文化。罗马人到特洛伊即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去寻找他们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所描写的自己民族的史诗传统的源头，而不是到希腊去寻找，这难道令人感到奇怪吗[①]？

在这一希腊文化的衰落时期，不仅布鲁斯·卡尔丹尼、伊姆里霍斯·苏里和鲁西扬努斯·萨姆萨提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了当时的东方精神，甚至这一时期兴起的希腊哲学，如芝诺的柱廊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其中所反映的东方精神也比希腊精神多。

因此，希腊的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所进行的反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圣战的结果是，阿契美尼德世界在希腊化的进程中，以隐而不露的方式把本民族的神

① 《埃涅阿斯纪》是罗马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史诗，作者是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

密特拉掩在半东方半希腊的装束下，带到罗马。

这种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结合生成的文化在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经营的一些作为战略要地的城市中，也就是说，从巴尔马拉海到阿姆河的广大地域，表现得更为显著希腊文化既已出现在这一地区，就会与当地文化有所融合。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在上述地区出现了一种复合文化。这种文化的半焊接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与经济的发展进程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社会发展的延续。在确，希腊和罗马在这一时期吸收了伊朗和印度文化的因素。但是，伊朗文化也不是没有受到希腊文化因素的影响。东西方在贸易、城市建设、农业和工业上都在进行交流。本来就在进行的交流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发展。在希腊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中，伊朗与希腊的民族融合渐渐形成趋势。社会上层往往易于吸收外来文化。在一些部族首领中间，希腊化倾向作为一种高尚教养的体现明显地受到追捧。但这种希腊化并未深入人心。

第七章　兵荒马乱

1. 阿什康尼家族的起源——帕提亚人

东西方因素这种不稳定的结合在赛琉古王朝时期仍在继续。但西方文化最终并没有如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所竭力追求的那样，使东方文化带上西方色彩，反而使其更加东方化了。实际上，东西方文化还是彼此分离，各走各路。赛琉古的希腊世界为影响东方推行其政策时，表现出粗暴的态度和急不可待的心情，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还催生了一个中和的新的文化结构。

阿尔沙克家族的崛起是产生上述相反效果的根本因素。在帕提亚这个伊朗东方传统的基地，希腊化进程慢慢受到扼制，从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希腊化与东方化之间新的平衡。竭力保持这两种因素的平衡是阿尔沙克家族政权即阿什康尼政权的特征。

这一家族的原始的兼容并蓄的精神给伊朗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伊朗能够造就一种复合型文化和艺术。这种平衡状态在这一王朝晚期，由于琐罗亚斯德教的盛行而被打破。从此，伊朗文明和文化逐渐完全摆脱希腊因素。在阿什康尼王朝灭亡后，萨珊王朝执行了东方的和反希腊的文化政策。但到萨珊王朝末期，阿努希拉旺国王执政时，伊朗人的文化生活中又重新出现了希腊文化的因素，甚至是新一轮空前的希腊化。

由于它的原始的生活方式，阿什康尼王朝并未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它的兼容并蓄的精神为一种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创造了光明的前景。

建立新王朝的家族阿什克家族（即阿尔沙克家族）是帕尔尼（阿帕尔尼）氏族中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属于游牧善战的达赫族。这族人与邻近的其他雅利安部族一起，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甚至在此以前，对从粟特到巴克特里亚和古昌的许多城市进行侵扰，构成威胁。阿姆河沿岸各城自古就进行反抗北方原始部落的斗争。长久以来，他们都把与这些部落的首领联姻

作为保卫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这些时而侵扰繁荣城市的部族，有时又成为抵御更远的部族的侵扰的坚固的屏障。更远的部族从东方和北方袭来。有时，他们一波接一波到来，所带来的压力甚至会打破整个中亚的社会安宁。可能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也与大流士和他的后人一样，都是这样对待这些伊朗部族的。

但是，这些部族不断地在邻近地区游走，特别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的政权空白时期，他们与非伊朗部族结成同盟关系，不断与附近的希腊城市发生冲突。安提伍霍斯一世在与其父共同执政时，就为在这一地区建立秩序而遭遇了许多困难。帕尔尼氏族与伊朗人的各氏族及中亚雅利安塞族人的联盟是基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共处需要的。他们之间的经济的和共处的因素都或多或少与伊朗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这些部族和它们的首领的名字可以看出，在帕提亚人起而反对赛琉古王朝时，这些部族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上都与东部伊朗人的传统有密切联系。这种传统应该是凯扬王朝和伊朗维杰时期的遗产，它比米底和波斯传统更古老。

帕提亚人利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遗产在伊朗东部建立新的政权，靠的是他们的军力和与其他部族建立的防御性的联盟关系。他们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个政权则是帕尔苏维人的城市居民与他们同心协力的结果。因此，这一以阿尔沙克家族的力量为核心的政权名为帕尔苏维(帕尔特，帕尔提亚)，也就是帕提亚王朝。在西部伊朗人心目中，甚至在伊朗东部城市居民心目中，这一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野蛮战胜了文明。但是鉴于存在着一个赛琉古王朝，所以，它的建立又被看作是伊朗的生命力对希腊人的统治和希腊化的反驳。帕提亚人即达赫人和塞族人的联合是这种反驳的动力。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原始的方式，这自然会冲击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但是奥斯托瓦、帕尔苏维和古尔冈各地的居民素与上述各部族有贸易和联姻关系①。他们虽已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但在东部和北部广阔的田野上的居民尚未完全脱离游牧生活方式。所以在《阿维斯塔》中未提到帕尔苏维地区。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

---

① 帕尔苏维即帕尔提(帕提亚)，其地大体相当于现在的霍拉桑。奥斯托瓦在帕尔苏维东北。古尔冈是伊朗北部的一个省，位于黑海东南岸。

大流士的铭文里。这表明,帕尔苏维人是在大流士时期才居住在那里的,而不是更早。而帕提亚人(达赫人)的生活是靠弓箭支撑的。他们离不开狩猎和战争。据希腊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阿波罗杜尔(Apollodore)所说,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在马上,如战斗、宴饮、交易和友人聚会等[①]。帕提亚人的生活像他们的同盟者一样,离不开马和兵器。正是在马上,他们谱写了战斗的传奇。使他们战无不胜的保证就是强弓利箭和彪悍灵活的战马。但是,巴克特里亚、奥斯托瓦、古尔冈和帕尔苏维的城市生活时时影响着上述游牧部族的首领们。他们不断与富豪、商人和当权者交往,通过各种渠道友好接触,彼此逐渐接近。当然,我们在大流士的铭文里没有看到有关帕尔苏维居民与塞族人接触的具体描述。

帕尔苏维是阿尔沙克王族兴起之地,是帕提亚王朝的摇篮。奥斯托瓦在帕尔苏维东北。除了奥斯托瓦,帕尔苏维地区应该是为帕提亚王族崛起提供最好机会和可能的地区。正是因为这点,阿尔沙克王族才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跟,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帕尔苏维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有时属古尔冈,有时属花剌子模。到亚历山大时,此地一度设总督府,由希腊总督统治,有时也由巴克特里亚总督管理。帕尔苏维人与邻近部族,如伊朗帕提亚人、达赫人和塞族人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他们在希腊人入侵后,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在邻近地区放牧狩猎。邻近地区遭遇战事或被强盗团伙骚扰时,他们不惧危险,出面干预,被视为地区安全卫士。在战事频仍、强盗横行时,他们的这种品质和坚定维护邻近地区和平安宁的行动使得邻近各部族把他们称为英雄和武士。他们的好武精神和急公好义的慷慨品质在影响平民百姓的道德情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民族史诗中也留下了记录。他们的首领与本地区贵族和商人的接触,除了使他们接触到伊朗文化之外,还使他们接触到希腊文化。在赛琉古王朝时期,帕提亚的首领们在迁徙过程中在莫尔干和哈里维抢掠了几个希腊人的城市[②]。这使得这一地区的总督对他们持一种谨慎怀疑的态度,但不愿与他们发生冲突。

---

① 阿波罗杜尔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

② 莫尔干即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地区,哈里维即今阿富汗赫拉特地区。

在帕提亚地区，虽然有希腊总督坐镇，但希腊人的城市毕竟不多，希腊总督为保卫城市，不得不依靠当地的武装力量。这使本来就想反抗帕提亚人的部族首领们从巴克特里亚进入这一地区。

帕提亚人的首领们从登上历史舞台之初，他们的名字就显示出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神有关，如提尔达德、梅赫尔达德和阿尔德旺等①。他们拜火，所以建筑火坛。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阿扎尔巴尔金火坛的基础。

帕提亚人是伊朗人。说他们是非伊朗的塞族人是误解，没有任何证据。但说他们与凯扬王朝诸王或波斯王朝诸王有关也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说法只是波斯王朝末年的杜撰。他们世代生活在里海与咸海之间的旷野上，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和迁徙的地域是伊朗维杰。这说明他们与东部伊朗人在历史和文化上是相联系的。但是，在《阿维斯塔》和神话里并没有有关他们的描述。这可能说明，在伊朗东部各个部族中，在那些神话形成时，他们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即还没有独立的部族名字。帕提亚的源起淹没在关于原始生活、狩猎，乃至抢劫的传说之中。这些都是一个部族维护自身生存的必要的活动。此外，阿尔沙克家族政权是如何形成的，在伊朗传说中，也是模糊不清，掩盖在神话传说之中。关于这一点，希腊文、古叙利亚文、亚美尼亚文和埃及文的记载也都含混不确，有时还互相矛盾。

2. 反对赛琉古王朝的暴乱

在五花八门的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帕提亚王朝奠基人阿尔沙克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后人，在赛琉古王朝时，曾在巴克特里亚执政。这种说法也不过是一种神话，是这一王朝建立多年之后，为证明王朝建立者的权威而杜

---

① 提尔是伊朗古代信仰中的雨神，梅赫尔是光明与誓约之神，阿尔德是财富和幸福女神。这些名字中包含神名，主要是为了得神佑助。

撰出来的谱系。另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即帕提亚人原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游牧，后离开达赫族和其他部族，徙至奥斯托瓦、帕尔苏维和古尔冈的旷野上，因为他们习惯于游牧生活。还有一种说法，即这个王朝的第二任国王提尔达德是被人追到这片旷野避难的。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可信。其实，这一王朝的国王们总是率领着他们的族人和扈从在从东方尼萨和赫卡图姆皮鲁斯到西方阿克巴丹和泰西封的伊朗领土上游牧和迁徙[①]。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源头应该就是在上述地域内过着游牧生活的部族，而不是城市中的王族或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事实上，帕提亚族在公元前 3 世纪中期已经在瓦赫什河下游捷詹地区设帐游牧[②]。这个地方是赛琉古王朝一个总督府的辖区。可能他们还得向总督府交纳贡赋和放牧费。这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开化的游牧生活。大多数伊朗本地人厌恶希腊总督的统治，所以希腊总督只能依靠他们辖区内新建的大小城市内的希腊人，而强行统治当地人。他们的粗暴行为和两族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差异往往引起本地居民的强烈不满。

赛琉古王朝的国王们在家族内部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国家事务方面，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遭到失败。这种形势促使王朝在伊朗东部的总督们萌发了争取独立的想法。在几年之内，巴克特里亚的迪乌图杜斯和帕尔苏维的安德拉古拉斯就先后有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部族首领们起而造反，拒交总督们强加给他们的贡赋。

帕提亚族的一支的首领的儿子阿尔沙克也找到了造反的借口。据一则有名的记述（不知是否属实）说，奥斯托瓦的希腊总督（一说是帕尔苏维的总督）为了不受本地区部落的侵扰，就设法拉拢他们的首领。在交往中，这位总督对阿尔沙克的弟弟提尔达德表示出好感。由于总督有一种希腊特有的病态，他竟想与提尔达德结亲。阿尔沙克对他的不良用心极其反感。他在提尔达德和其他 5 支帕提亚人的首领的协助下，设下一个圈套，杀了这个希腊人，从而在帕尔苏维以北的奥斯托瓦，包括古昌、尼萨、阿什克阿巴德和阿比尔瓦尔德，确立了帕提亚族的统治地位（约在公元前 250 年）[③]。这一过程以及设计杀害希

---

① 尼萨遗迹在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附近。赫卡图姆皮鲁斯即今达玛冈地区，在从德黑兰到玛什哈德的铁路线中段北侧。

② 捷詹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

③ 阿什克阿巴德即今土库曼斯坦之阿什哈巴德。

腊总督的详情可能有演绎之嫌。但可以确定的是，阿尔沙克用了一个计策，通过发动事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帕尔苏维以北的奥斯托瓦地区。

这一地区的民众早已对希腊人的统治不满，希腊人对他们的侮辱性的行为更加重了他们心中的愤怒和憎恶之情，再加上同族间特有的亲近之情，帕尔苏维和塔巴里斯坦的民众都支持帕提亚人。当时，赛琉古王朝的国王腾不出手来镇压造反的帕提亚人。帕提亚地区的总督自己也抱有独立的企图，所以，他也推延对阿尔沙克的征伐，乐得在这种形势下，巩固自己的实力和独立地位。而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籍总督迪夫杜图斯为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巴不得在赛琉古王朝国王的治地与自己的治地之间出现一个混乱的帕尔苏维和一个造反的帕提亚政权。帕尔苏维的居民把帕提亚政权看作是自己摆脱外国人统治枷锁的希望。帕尔苏维人在赛琉古国王还没来得及镇压它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土地与阿尔沙克的小块领土合并在了一起。希腊统治者的徒然反对并不能阻止阿尔沙克占领他们家族的人和支持者所居住的地方。虽然事变的细节不清楚，但显然，巴克特里亚总督迪夫杜图斯宣布独立是在阿尔沙克在奥斯托瓦起义成功之后。而帕尔苏维总督安德拉古拉斯宣布独立的目的是要抢在阿尔沙克控制帕尔苏维之前。他要利用奥斯托瓦内部还不稳定的混乱局面，阻止帕尔苏维境内的反希腊运动的发展。阿尔沙克控制奥斯托瓦和帕尔苏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们与他的家族有血缘关系。此外，邻近部族也与帕提亚族有贸易往来。

上述帕提亚族 7 位首领设计共谋，应该是帕提亚族的首领们后来编造的故事。他们想以此表明他们七大古老家族在阿什康尼王朝实际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或者是在模仿大流士时的 7 个波斯人反对篡位者高玛塔的故事[①]。那个故事表明了几个波斯大家族的行动的正义性。

总之，关于阿尔沙克和他的家族的记述众说纷纭。有的学者对是否实有阿尔沙克其人也表示怀疑。另外一些人对提尔达德是否存在有疑问，认为他的身影更加模糊不清。但是，怀疑这两个人的存在，需要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有些材料把阿尔沙克创立阿什康尼王朝与居鲁士创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相

① 高玛塔的故事见本书第三章第 15 节。

比较。这证明主张历史上并无其人的看法是荒谬的，而且，说他只执政 3 年时间，也值得怀疑。如果他没有在巩固和发展阿什康尼王朝的政权上发挥长时间的关键作用，人们就把他誉为伟大的王朝奠基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说，帕提亚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是由他完成的。他的兄弟提尔达德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负责处理与赛琉古王朝的关系和阿什康尼家族内部的事务，即与他共治。提尔达德和阿尔沙克的后人把他的名字视为家族中神圣的名字，称他为王朝的大帝，不是没有原因的。提尔达德这个名字，除少数例外，不出现在钱币上。事实上，是阿尔沙克控制了帕尔苏维以北地区，在希腊人的总督府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地区的城市如尼萨、阿比瓦尔德和达拉在伊朗东部所发挥的作用，恰如此前三百年左右，伊朗西部城市如苏撒、安善和帕萨尔卡德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时所发挥的作用。这样，阿尔沙克在帕尔苏维（帕提亚）所创立的王朝渐渐把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土控制在了自己的权力之下。人们称这个王朝为阿尔沙克王朝，亦即阿什康尼王朝。这一王朝存在了近 500 年时间，先后有近 30 个阿尔沙克家族的国王在这片土地上行使统治权，统治者都把阿尔沙克这个名字放在本名之前。

3. 阿什康尼王朝最初的两个国王

虽经多次考古发掘，阿什康尼王朝的历史还是相当模糊。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王朝的统治者都名阿尔沙克。他们在文书和钱币上都用这个名字，不重视历史事件的精确性。这种做法显然是源于他们部族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坚持以阿尔沙克为名的做法是否与图腾崇拜有关呢？这只是一种根据词汇发音而来的设想（因为阿尔师意为熊）。是否如此，还要进一步研究。就是肯定这点，也不能说明帕提亚部族还保有图腾崇拜的残余。与阿什康尼王朝这种情况类似的情况在希腊裔的别特尔莫尔斯家族也存在，甚至在凯扬王朝的故事里也有所反映。这种做法更像是他们部族存在着祖先崇拜。帕提亚族

有一个惯用的名字法里亚帕特，意为"爱父者"(这个词与一个希腊人名菲鲁帕特尔相近)，这表明祖先崇拜在这一部族里由来已久。因此，在帕尔苏维人心目中，阿尔沙克这个名字也就成为王朝之名了。阿尔沙克在帕提亚人(他们认为在战斗中牺牲是人生最理想的归宿)的首领们的支持下，在对异族统治心怀不满的奥斯托瓦百姓的援助下，把他的部族的栖居地和邻近的城市控制在了自己的势力之下。后来，他在一个叫阿尔沙克阿巴德(阿什克阿巴德)的地方登基为王(公元前 256 年)。过了几年，他打败赛琉古王朝派出的官员安德拉古拉斯及其他人，把帕尔苏维的基本部分变为其家族政权的基地，在当地地方势力和各部族联盟的基础上，努力巩固自己的实力。他控制帕尔苏维的时间有多长，他执政时帕尔苏维的地域有多大，目前尚无法确定。从他的继承人对他的爱戴可以看出，他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创建并发展了帕提亚王朝。他与希腊统治者和赛琉古王朝官员所进行的战争使他得以壮大实力和扩展疆域。很可能他就是在这种战争中阵亡的。有一种说法，说他被自己的矛兵刺伤，因而致命。继位的是他的兄弟提尔达德。

阿尔沙克之死并没有影响他在帕提亚人中间的威望。提尔达德为表示对他的尊敬，把阿尔沙克这个名字(也是他们先人的名字)置于自己的名字之前。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在帕提亚王朝的国土上，壮大自己的实力。

赛琉古王朝的统治者深陷在其国土西部的矛盾之中。后又有巴克特里亚希腊籍总督宣布独立。这给第二位阿什康尼王朝国王提供了机会，把帕尔苏维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后来，他又进一步占领了古尔冈及其首府埃斯特拉巴德(Zdrakarda)。这次占领的地域直达库米斯南(库姆斯)。库姆斯以"百门之城"闻名，即帕提亚王朝的东都。

提尔达德与巴克特里亚国王迪夫图杜斯结盟，从而摈除了赛琉古王朝对新兴的帕尔苏维政权的威胁。这样，在亚历山大入侵伊朗 80 余年之后，在伊朗高原又一次出现了一个伊朗人的王朝。后来，阿尔沙克家族的人把自己的世系上溯到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阿尔达希尔二世。但在提尔达德时，亚历山大的影响还很大，在帕尔苏维建立一个政权并不会被人理解为整个伊朗的复兴。甚至在这个政权的末期，期望伊朗复兴的人们还是把目光投向波斯，因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实力是被亚历山大和他的情妇塔伊斯一把火焚毁的。

提尔达德统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一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有可能巩固和发展阿尔沙克家族的实力。祖先崇拜和古代伊朗的传统观念当时在帕提亚族还盛行。因此，提尔达德及其后继者逐渐把阿尔沙克一世视为半神式的人物。他的形象也出现在帕提亚钱币上。提尔达德在今阿比尔瓦尔德地区，即他的部族的栖居地附近，建立了一座类似都城的城堡，其中有坚固的堡垒和殿堂。城堡名达列卡兹（达拉卡尔特?），这个名称至今仍在沿用。将城堡名与达拉（大流士）联系起来，也许想以此表明他们想回到亚历山大以前，即大流士三世的时代去。当时，虽然“百门之城”在阿什康尼王朝手上，但他们还是又建了一座城堡[①]。他们似乎想建一座与希腊的统治中心赫卡图姆皮鲁斯相对峙的伊朗人的都城。

除达拉城外，阿尔沙克家族的国王们还建了几座新的中心城市。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仍保留着游牧生活的习惯所致。在这几座中心城市中，尼萨（位于今阿什哈巴德附近）是阿什康尼王朝的第一个统治中心，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尼萨的考古发掘表明：帕提亚族与古代伊朗东部的思想观念有联系，这就排除了所有关于他们是否属于伊朗民族的怀疑。提尔达德的重要都城，除军事堡垒达拉之外，就是百门之城。百门之城位于库米西纳地区，即今达玛冈和沙赫鲁德地区。从百门之城进至达拉城反映出阿尔沙克家族的势力向西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提尔达德对西方威胁他的政权的赛琉古王朝有所警惕。有的学者认为阿帕尔沙赫尔·内沙浦尔与阿帕尔尼（帕尔尼，帕提亚）有关。这一设想是否符合实际呢？从词根上看，两者的发音没有太大距离，说内沙浦尔与帕提亚有关，似乎不是毫无根据。因为帕提亚族正是这时在帕尔苏维崛起的。总之，提尔达德为王之初，帕提亚的基地是帕尔苏维和古尔冈地区。

阿尔沙克家族的势力在西面与赛琉古王朝的势力相抗衡，引起了赛琉古王朝的忧虑。赛琉古二世为了镇压阿尔沙克家族率兵东征（公元前 237 年）。而且，他还与巴克特里亚国王迪夫杜图斯约定，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帕提亚施加

---

① 关于百门之城位于何处尚有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在达玛冈西南（达玛冈在德黑兰东部，塞姆南东北）。此地已经接近希腊人当时的一个统治中心赫卡图姆皮鲁斯（在达玛冈）。达拉城应该位于百门之城与赫卡图姆皮鲁斯之间。

压力。提尔达德面临困难。不知提尔达德是迫于形势放弃了领地，向塞族人靠拢，还是出于游牧民族惯用的野战战术，有意后撤，事实上是想诱敌深入荒野。这种战术类似于塞族人对付大流士的战术，让敌军陷于缺乏给养和没有防御的境地，相机歼灭。

迪夫杜图斯二世认为，比起与赛琉古王朝合谋，存在一个独立的帕提亚政权对巴克特里亚的独立地位更为有利。他从这场角逐中撤出，此举给提尔达德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战胜赛琉古二世，迫使其撤兵。帕尔苏维的百姓欢庆这场胜利，把这场胜利视为阿尔沙克家族政权的真正开端。如果普西杜纽斯所说的赛琉古二世在与提尔达德交战时被俘属实，那可能是，他回叙利亚后再次兴兵东征阿尔沙克，再次失败，在与提尔达德议和之前的一段时间，他被提尔达德拘禁①。

但是，阻碍赛琉古二世讨伐不服从其统治的帕提亚人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在叙利亚的赛琉古家族的内部纠纷。而此时，提尔达德的胜利足以树立阿尔沙克政权的威信，使新兴的帕提亚王朝的势力得到巩固和加强。所以，毫不奇怪，人们由于提尔达德此役的胜利，把这位阿尔沙克(阿什克)家族的第二位国王的政权视为阿什康尼王朝的真正开端(公元前 247 年)。

这最初的两个阿尔沙克是有作为的统治者。他们周旋于西方的赛琉古王朝和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之间，从容应对，保持力量平衡，使其政权得以维持和延续。后提尔达德年老，在长期执政后去世。他的儿子阿尔德旺继位。阿尔德旺称阿尔沙克大帝。他是阿什康尼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公元前211—前191 年在位)。

4. 阿什康尼王朝的第四和第五位国王

有些学者把这第三位国王称为阿尔沙克，而不称为阿尔德旺。阿尔沙克

---

① 普西杜纽斯(公元前 135—前 80 年)是柱廊派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生活在叙利亚。

在即位之初就乘安提伍霍斯三世忙于处理家族内部矛盾之机向米底进军。他不仅占领了赫尔、雷伊和阿克巴丹，而且进至扎格罗斯山下①。巴比伦和两河流域也受到威胁。这时，安提伍霍斯三世从内乱中暂得一息，于是带领一支军队，前来征讨阿尔沙克。阿克巴丹对赛琉古三世进军虽未反抗，但他的军队还是抢掠了该城，进而追击逃敌。阿尔沙克三世采取游击战术，诱敌深入，沿途销毁一切可用的给养，甚至在井中放毒。赛琉古三世一路东进，甚至占领了帕提亚的西都赫卡图姆皮鲁斯，一直追到古尔冈西界。虽然此战的细节和具体结果无法确知，但据尤斯廷记载，阿尔沙克在这场游击战中的表现相当勇敢，而且，他的军队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最后双方讲和。可能赛琉古三世想惩戒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执政者，因此与帕提亚议和，这样可以保存实力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国王尤提迪姆斯一战（公元前 208 年）。在此战中，他虽进军至喀布尔和印度边界，但最终除了与敌议和之外一无所获。阿尔沙克与赛琉古三世达成和解，使赛琉古三世正式承认了帕提亚国王的地位。

第四位阿什康尼王朝国王是阿尔德旺之子法里亚伯特（公元前 191—前 176 年在位）。他统治期间的状况和他父亲统治的晚期一样，资料甚少。阿什康尼王朝历史上的这 30 多年情况不明。但此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的政权的势力有扩张之势。从这点可以看出，此时的阿什康尼王朝受到来自东方的压力。有些材料记载，巴克特里亚政权甚至一度把阿什康尼王朝的摇篮——奥斯托瓦和阿比尔瓦尔德——从他们手中夺走。

第四位阿什康尼王朝的国王首次在王朝的硬币上给自己冠以“爱希腊人的王”的称号。其目的主要是想争取自己的统治区域内的希腊城市居民的好感。他父亲阿尔德旺一世与安提伍霍斯三世交战后撤时，屠杀了古尔冈一个希腊人城市中的全部居民，因而招致这一地区的希腊人不信任阿尔沙克家族的政权。他给自己冠以“爱希腊人的王”这一称号是明智之举。因为此时，赛琉古王朝在高原的势力虽已衰危，但仍然存在。他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希腊人的不满和仇恨。

据说这位阿什康尼王朝的第四位国王颇得帕尔苏维百姓的爱戴。他死

---

① 雷伊即今德黑兰附近，赫尔位于今德黑兰东南。

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可能是由于他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的势力向西猛烈扩张和他治下的希腊人心怀不满的形势下，尽可能地保持了帕提亚王朝的独立。

阿什康尼王朝的第五位国王是四世的儿子法尔哈德，即法尔哈德一世(公元前 176—前 171 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对付厄尔布尔士山麓和里海沿岸的造反部落，如玛尔德族就起而造反，要求独立。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从阿什康尼王朝的统治下分离出去。这对阿什康尼王朝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玛尔德族是一个贫困的部族，但据说极其骁勇善战。双方交战数年，法尔哈德终于征服了居住在库姆斯与米底之间的玛尔德人。法尔哈德所铸的硬币上有"爱兄弟者"的字样。这表明兄弟的地位在他统治时有所上升。因此，他虽有几个儿子，但在死后却还是由他的兄弟梅赫尔达德继位，史称梅赫尔达德一世(公元前 171—前 137 年在位)。

5. 阿什康尼王朝的第六位国王

梅赫尔达德一世的统治标志着阿尔沙克家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从充满悬念和疑云的模糊状态中走出来。在他当政时期，他把阿尔沙克家族政权的领地扩展为一个大帝国。他被视为阿什康尼王朝的第二位奠基人。他在某些方面颇似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据有些历史学家，包括迪夫杜鲁斯的描绘，他的道德操守也使人联想到居鲁士。据说，他对敌作战十分勇敢，对朋友又极其宽厚。他的骁勇善战和公正贤明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他既开拓了疆土，又为民立法。他接过来的是一个独立的但比较小的政权，而传下去的却是一个大帝国。他得以壮大势力，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登基之际巴克特里亚和赛琉古王朝的领域内所出现的动荡不安的形势。

由迪夫杜图斯建立的独立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政权把势力扩展到了信德和旁遮普地区。但在巴克特里亚内部，有一个名叫尤克拉提杜斯(Eucratides)

的人宣称要独立。他在旁遮普发动战争，反对迪夫杜图斯的孙子迪米特琉斯。梅赫尔达德一世从继位之初就对巴克特里亚内部的斗争采取静观的态度。但在尤克拉提杜斯率兵去旁遮普征讨迪米特琉斯之际，他乘机把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国土并入自己治下(约在公元前165年)。他通过此举解除了来自巴克特里亚的威胁。此外，他还迫使土兰部族(中国人称他们为塞族人)屈服。这时，巴克特里亚的尤克拉提杜斯与迪米特琉斯仍然纠缠不休。在西方，赛琉古王朝的国王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安提伍霍斯五世。而他要对付一个名为乌帕提尔的人的阴谋篡位。在这种情况下，梅赫尔达德一世产生了侵占米底的念头(公元前164年)。经过一场激战，他占领了西至扎格罗斯山麓的米底全境，随后派出了自己的地方官员。此后，古尔冈发生叛乱。他平定叛乱后，立即兵发苏撒和埃兰，与控制这一地区的希腊赛琉古王朝国王作战。他占领这两地后，法尔斯不战而降，从而得以维持其地方控制权。这以后，梅赫尔达德一世就看到了向自己敞开的巴比伦的大门，并准备在那里与赛琉古王朝的势力一战，夺取巴比伦。但是，为了排除巴克特里亚援助赛琉古王朝的可能性，为了保证与赛琉古王朝的战斗顺利进行，他认为有必要先进军巴克特里亚。恰好这时，尤克拉提杜斯从旁遮普回程，被其子赫里欧克罗斯残忍地杀害了(公元前147年)。他乘机为好友尤克拉提杜斯复仇，进军赫里欧克罗斯的领地，并在信德与喀布尔之间安排了一些塞族部落栖居，以保证控制这一地区。

这时的赛琉古王朝虽陷于内部纷争，但对帕提亚侵占它的领地仍极感忧虑，因此，在迪米特琉斯二世的主持下，动员备战，准备与梅赫尔达德一战。梅赫尔达德一世的目标是巴比伦。虽然迪米特琉斯为挽救赛琉古王朝，在米底几次挫败帕提亚的军队，但帕提亚国王仍然从侧后方进攻巴比伦。巴比伦是赛琉古王朝在伊朗高原最后一个根据地。其间，迪米特琉斯还从叙利亚派了一名将军率兵赴两河流域驰援，但也未能阻止梅赫尔达德一世的进军。后赛琉基亚也被攻克，或通过和谈落入敌手。

亚述地区的居民见赛琉古王朝的军队再也不可能重新控制这一地区，就派出代表谒见帕提亚国王，表示顺服。在公元前141年7月初，这位帕提亚王朝的第六位国王恢复了伊朗在巴比伦的统治。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公元前140年的一则巴比伦文书中记载着他把自己称为“王中之王”，这是阿契

美尼德王朝国王的称号。他成为从信德和巴克特里亚向西至底格里斯河和亚述的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主要疆域上的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

但在这时,巴克特里亚又爆发了暴乱。他不得不回师向古尔冈和帕提亚进发。赛琉古国王迪米特琉斯仍然抱有重新占领巴比伦的希望,而且他在埃兰和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中仍有许多支持者,在埃兰还有人为他和王后的健康祈祷。在巴克特里亚,在他挑动下,居然爆发了反对梅赫尔达德一世的暴乱。巴比伦的希腊人中,也有不少人不满帕提亚的统治,盼望迪米特琉斯回来。埃兰也爆发了支持他的造反,造反者在一些地区抢掠财产。帕提亚军队中的大批埃兰人、法尔斯人,还有巴克特里亚人纷纷投奔迪米特琉斯,一度使得本已处于下风的希腊一方士气大振。但在一次战斗中,赛琉古国王与其卫队失散,被梅赫尔达德一世所俘。三军无帅,四散奔逃。梅赫尔达德一世下令把迪米特琉斯作为战俘带到支持他的居民聚居的城市中游街示众,让那些反对帕提亚王朝的人看到他被俘的惨状,丧失信心。另一方面,梅赫尔达德一世还想利用迪米特琉斯作为人质,要挟赛琉基亚的赛琉古朝廷。当人们把迪米特琉斯带到古尔冈去见他时,他对这位被俘的国王以礼相待,还把女儿鲁达古内许配给他。他对在这次战争中失信助敌的城市则加以严惩。可能就在这时,他抢掠了埃兰的希腊人城市,抢夺了大批安泰庙产。

这次胜利是梅赫尔达德一世的最后一次大胜。因为不久之后,他就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他最后一次铸币的时间是公元前 138 年初。他可能死于同年晚些时候或次年初。他把帕尔苏维这一地方政权扩展为一个大帝国,显然有其过人的品质。有些希腊古代学者把他比作亚历山大。梅赫尔达德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安邦治国上也是一位不凡的人物。他在攻克巴比伦后,自称是"爱希腊者",这一举动就表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这一地区的伊朗人的理所当然的反希腊情绪,而且向两河流域的希腊人表明,归顺帕提亚王朝并不是归顺一个反希腊政权。这样,国家可以在经济上赢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据说,他在自己帝国的整个版图内,从各民族中吸取最好的法律仪礼。这表明他竭力维护新兴帝国的统一,同时也表明他对归顺的民族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设法争取他们的信任和同情。要治理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不在宽容的前提下广征博采,集众法之长,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一

部分法律是从各归顺民族中吸取的。此外还有一个协商会议，即元老会议，其作用是在主政者空缺的情况下，决定帝国事务。这可能是承袭了帕提亚族游牧战斗生活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梅赫尔达德一世前，在决定是否进行战争和任免军事首领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如果说阿什克一世是阿什康尼王朝的奠基者，这第六位阿什克则是阿什康尼帝国的创始人。阿什康尼王朝的人把他与阿什克一世相提并论是毫不奇怪的。

6. 法尔哈德二世和他的叔叔阿尔德旺

继位者是梅赫尔达德一世的儿子法尔哈德二世（公元前 137—前 128 年在位）。他短暂的当政期充满了战争和血腥屠杀。父亲死时，他还不足以单独当政，由他母亲协助执政。他整个不寻常的青年时代都是在战争和动乱中度过的。他对迪米特琉斯十分关照。迪米特琉斯多次想挣脱与帕提亚公主的婚姻，但法尔哈德二世都没让他达到目的，只是对他进行委婉的责备。对此不满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人道关怀，而把它看作是软弱可欺的表现。迪米特琉斯之弟安提伍霍斯·斯达台司也认为帕提亚国王这种软弱的态度是可乘之机。他以解救其兄为名向帕提亚进军，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想恢复赛琉古王朝的失地。随后，巴比伦和米底被安提伍霍斯占领。法尔哈德二世无力抵抗赛琉古王朝的大军，只好释放迪米特琉斯，以便他回到叙利亚与他的兄弟们为争夺王位进行斗争。但是没有想到，叙利亚人和米底人不满希腊统治者，起而造反。这使法尔哈德摆脱了困境。安提伍霍斯在与法尔哈德二世的战斗中阵亡，或者是为了不落入敌人之手而跳崖自尽。他的军队随后也四散奔逃。

法尔哈德二世的妇人之仁又一次给他的政权带来了危险。他不仅下令厚葬敌人，而且释放了被俘的安提伍霍斯之子赛琉库斯并将其派回叙利亚继位，同时下令后者把已被释放正在回归叙利亚的迪米特琉斯截住，绑来见他。此举

使迪米特琉斯对他失去信心。而且，他最终也没有截获迪米特琉斯。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从对安提伍霍斯的胜利中获得利益。赛琉库斯并没有成事，而迪米特琉斯在逃脱了法尔哈德二世的追捕之后，到达叙利亚，也无所作为，最后被杀。

这次战争被视为赛琉古王朝对伊朗的最后一战，以惨败告终。此后赛琉古王朝再也没有从帕提亚王朝手中收复失地的行动，而且也没有这种机会了。法尔哈德二世的胜利只招致百姓们对占领者的不满，这与他年轻和缺乏经验有关。他在战后名声扫地，深受挫折。比如，他曾经要求一支原始塞族部落协助他对安提伍霍斯作战，但当他们赶来时战争已经结束，法尔哈德二世不愿付已经许诺的酬金，致使塞族人在边境一带闹事。法尔哈德二世此时正为占领叙利亚而进军至两河流域，只好手忙脚乱地从巴比伦赶去镇压。此外，由于经验不足，他还做了两件轻率的蠢事，这两件事都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声誉。一件事是他把巴比伦交给一个年轻的声名狼藉的将军（古尔冈人）管辖。此人名叫希姆鲁斯，早年与国王关系暧昧。为了控制局势，他严厉镇压反对者，在赛琉基亚城激起民变。这位法尔哈德国王的密友的震怒把全部巴比伦百姓推向了敌人一方。法尔哈德二世的另一件蠢事就是让被俘的安提伍霍斯的兵士随军行动，而不对他们进行任何考验。他认为这些人为保全性命会帮他与敌人作战的，在镇压塞族人时，居然依靠这支被俘的心怀不满的队伍。但他们认为镇压塞族人对自己不利，于是与塞族人合流。为此，法尔哈德二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公元前 128 年）。

法尔哈德二世缺乏经验，性格粗暴，把他父亲经营的新兴的大帝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但元老会议此时发挥了作用，他们选择了法尔哈德的继承人。据尤斯廷记述，他们选择阿尔德旺为王，称阿尔德旺二世（公元前 128—前 124 年在位）。法尔哈德二世去世时，年纪尚轻，就是有子嗣，也不足以继位和控制纷乱的局势。这个阿尔德旺是法尔哈德二世的叔叔。他登基时应该已是晚年。他执政之初，梅赫尔达德打下的阿什康尼王朝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

在巴比伦，希姆鲁斯的暴政激起了普遍的反抗。两河流域南部哈拉卡斯的首领率军向巴比伦进攻。在百姓造反中，希姆鲁斯被扣押，受到刑讯，后被杀死。他一死，阿什康尼王朝在巴比伦的统治也随之崩溃。

据一些巴比伦文资料所述，米底王是国王的兄弟。此时，实际上米底的控

制权已经不在他的手上，而落到一个埃兰夺权者手中。吐火罗人把邻近的塞族人压迫到高原腹地。但吐火罗人在撒马尔罕和粟特也受到匈奴人的压迫（公元前 128 年）。这时，吐火罗人扫荡了巴克特里亚，并把势力伸展到了帕尔苏维，在伊朗边缘地带栖息。塞族人也进攻帕尔苏维（法尔哈德二世就是在与他们作战时被杀的）。一部分塞族人占据了库姆斯和古尔冈。一支进展到了底格里斯河流域和亚美尼亚。还有另外一些塞族人早已进占赫拉特和希尔曼德，他们把这一地区称为萨基斯坦（锡斯坦），在这里建立了新的政权。

阿尔德旺二世从一开始就阻止塞族人与希腊人结成联盟。他向塞族首领交纳了一笔资财，并承诺日后还将定期交纳，以此稳住他们不再进犯。虽然巴比伦人在希姆鲁斯事件后表示道歉，但阿尔德旺二世仍然企图对他们进行清算。他想在征讨西方诸省之前，即对付埃兰人和巴比伦人之前，先惩罚在帝国东部制造骚乱的吐火罗人。但他在与吐火罗人的战斗中负伤，随即身亡。他短暂的统治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梅赫尔达德二世（公元前 124—前 87 年在位）。他重振了梅赫尔达德一世伟大的事业。

7. 阿什康尼王朝和匈奴人

4 年之中，阿什康尼王朝的两任国王在与侵犯帕尔苏维地区的塞族人和吐火罗人的战斗中丧生。在高原内部，从古尔冈到米底地区始终受到野蛮民族的侵扰。这些野蛮民族在高原烧杀抢掠一阵之后，就回到他们的新的栖息地费尔干纳和粟特去。当他们受到更加强悍的民族的挤压，或者发现帕尔苏维边境疏于防范时，就再一次前来侵扰。这说明，在这一时期，阿什康尼王朝已经与这些原始民族建立了经常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伴随着彼此间的武装冲突。这种状况甚至延续到阿什康尼王朝以后的世代。

这些民族实际上是从中国的长城以北向伊朗发动进攻的。要击退他们的进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对付他们不能光凭武力。自从中国于公元前

3世纪为保障西北安定而修建著名的长城之后，与蒙古族有关的各未开化民族如匈奴、月支等就不再向中国西部进攻。匈奴更靠近东方，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公元前206年)。他们向自己以西的民族月支施加压力，把月支人往西赶向中亚和锡尔河流域，这一地区原本是塞族人的发祥地。因此，中国与西方经巴克特里亚的商路处于匈奴人和月支人的威胁之下，并且一度被截断。公元前129年，一支月支人进至费尔干纳和巴克特里亚。在他们的压力下，这一地区的塞族人向伊朗附近的小亚细亚移动。于是，从伊朗边境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到花剌子模和帕尔苏维就涌动着一股移民潮。从公元前3世纪末就宣布独立的巴克特里亚和帕尔苏维政权首当其冲，感受到这股移民潮的无形的压力。据说，在这一地区有上千座城市(应该说是市镇)都无法抗拒这股潮流。被月支人挤压的塞族人扫荡了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后又向喀布尔进发，在疾陵地区，即锡斯坦，建立了根据地。吐火罗人进至巴克特里亚，势力壮大之后，又前进到帕尔苏维边境地带。这些邻近伊朗的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朗雅利安人的语言和宗教的影响，但是他们终归属于未开化的原始部族，所以时常对帕尔苏维的农民的安全与平静构成威胁。法尔哈德二世在与塞族人作战中丧命。他叔叔阿尔德旺二世在与吐火罗人的战争中阵亡。帕提亚王朝与这些部族的战争就是在重复伊朗维杰时期凯扬王朝与土兰人的战争。这赋予帕提亚王朝的这些战争一层史诗传奇色彩。这也可能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故事传说。

8. 梅赫尔达德二世与亚美尼亚和罗马

梅赫尔达德二世的统治是以与东西方威胁帕提亚王朝的势力的斗争开始的。这位阿什康尼王朝的第九位国王面临的任务就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保障安全。外族侵略使王朝的两位国王丧生。他在克服上述困难中所取得的成果相当可观。但是，尤斯廷所说的，由于他取得的巨大成就，人们把他称为“大

帝”,可能是歌功颂德者的夸大之词。因为,我们如果从统治者所取得的成果去评价他的作为,考虑到在他之后,阿什康尼王朝出现的衰落和混乱状况,就不能把他的作为视作杰出的成就。我们既不能怀疑他的能力和魅力,否定他在梅赫尔达德一世之后在克服困难、提高国家威望方面的成就,也不能对这些成就加以夸大。

梅赫尔达德二世考虑到他父亲在王朝疆域东部边界的遭遇,不可能在把吐火罗人和塞族人稳定住之前,就西进去处理巴比伦的麻烦事。尤斯廷说,他挫败了塞族人,为家族雪了耻。这件事说明他对付这些部族不只靠迎合的办法。因此,据埃斯特拉普和伊泽杜尔所述,他迫使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和锡斯坦表示归顺一事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①]。这是对付这些部族必需的手段。这些部族中的一部分到了粟特和布哈拉,另外一部分奔向印度。按照一位打通商路来到他的宫廷谈判的中国使节所述,梅赫尔达德二世执政 8 年以后,他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了阿姆河和咸海。根据一些史料可以设想,梅赫尔达德二世继位之初面临东西两方作战的困扰,在东方疆域扩展的形势下,他命自己的一个儿子在东方与他共治,这个儿子可能名为阿尔德旺。有的钱币上也铸有他这个儿子的名字,从这一情况可以推断此事不虚。当然,要找到确证并非易事。

在巴比伦和埃兰,梅赫尔达德二世也采取措施对付塞族人入侵和希姆鲁斯事件引起的麻烦。他把巴比伦甚至哈拉克斯重又并入阿什康尼王朝的疆域(公元前 120 年)[②]。

在亚美尼亚方向,他也进行了战争。那里的国王是一位阿什康尼家族的王子。后双方议和,国王之子提克兰被带回帕提亚作人质。在两河流域,他的势力也有壮大之势。阿迪亚本和卡尔杜希两地的地方政权在赛琉古王朝衰落时,宣布独立,此时也向他表示臣服。霍斯鲁旺(Osroen)的地方政权作为赛琉古王朝的一个省,是在公元前 132 年前后由一个伊朗人霍斯鲁所建,到公元前 127 年被阿拉伯人所控制,这时也表示归顺梅赫尔达德二世。梅赫尔达德二世从公元前 108 年起称“王中之王”。此前,除去梅赫尔达德一世,阿什康尼王

---

① 伊泽杜尔(公元 570—636 年)是西班牙神父和历史学家。

② 哈拉克斯即今伊朗南方阿巴丹地区。

朝的其他国王都不具备这一称号。

在此以后，亚美尼亚便成了罗马与伊朗冲突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作人质的提克兰回到亚美尼亚后，立即出兵进攻伊朗。梅赫尔达德二世在晚年怀着十分痛苦和忧虑的心情看着这个昔日的质子的势力急剧扩张。但另一方面，阿什康尼王朝释放这个人质回国为王（公元前 94 年），从中也有所收获。作为释放他的回报，提克兰把位于亚美尼亚和伊朗边境的“七十谷地”赠给伊朗国王。这对伊朗巩固西部和西北边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时正是伊朗和罗马正式接触的开始。虽然只不过是一场间接的谈判，但这毕竟预示了两个对手在将来要彼此尊重，谨慎处理相互间的关系。

提克兰与蓬杜斯国王米特里达台斯（他是罗马的对头）结盟。他们联手把卡帕杜基亚的独立的首领逐出了其领地小亚细亚东部。这个首领是伊朗人，名阿琉巴尔赞，是罗马的傀儡。这给罗马在这一地区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罗马将军苏拉以吉里基亚总督的身份来到卡帕杜基亚（公元前 92 年），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提克兰与米特里达台斯的势力扩张。苏拉重新把阿琉巴尔赞扶上了王位。梅赫尔达德二世此时正在叙利亚忙于对付赛琉古王朝的军队。为了深入了解新对手在这一地区的目的，他派出自己的使者乌鲁巴兹去访问阿琉巴尔赞，目的是与苏拉签订一项友好协定。协定是否签订，不得而知。但苏拉蔑视帕提亚王朝的实力，对其使臣没有以礼相待，致使梅赫尔达德二世以有辱王威之罪处死了使臣，而且与反对罗马的提克兰和他的盟友蓬杜斯的米特里达台斯接近。他娶了提克兰的女儿为妻，与蓬杜斯国王订立了友好协定。帕提亚王朝此时的版图已经达到高原边缘。而赛琉古王朝则控制着叙利亚北部。两大势力已经面对面。这时的赛琉古王朝正蜷缩在叙利亚北部，在内外交困中经历它的最后时光。

当时，统治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的是一位女王，名劳迪基亚。他是赛琉古王朝国王安提伍霍斯十世的叔伯姐妹。梅赫尔达德二世与这位女王的冲突给安提伍霍斯十世提供了借口，他不顾自家政权内部激烈的矛盾冲突，起兵与梅赫尔达德二世作战。在战斗中，安提伍霍斯十世阵亡。他的竞争对手迪米特琉斯三世与自己的兄弟菲里普斯在阿勒颇发生冲突。菲里普斯向梅赫尔达德二世在赛琉古王朝中的支持者求援。迪米特琉斯被押解至梅赫尔达德二世的

宫廷。这时，梅赫尔达德二世已经老朽不堪，濒临末日。他对迪米特琉斯以礼相待，实际上是想把他作为人质收留。此人是第三个在阿什康尼王朝作人质的国王。这表明赛琉古王朝的寿命在东方已经濒临尽头。赛琉古王朝终结之时，梅赫尔达德二世已撒手人寰。

梅赫尔达德二世把一个幅员广阔、濒于分裂的大帝国重又整合起来，留给他的继承人。他的继承人在他强有力的统治之后，又陷入了内部纠纷。混乱局面再度出现。

这时，罗马和亚美尼亚发生严重冲突。他们的冲突也威胁到了阿什康尼王朝。但是，真正威胁阿什康尼王朝的还是它的疆域过分广阔，而权力又极其分散。由于疆域急剧扩张，王朝统治者不得不赋予东部和西部各地的总督越来越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在梅赫尔达德二世去世后，这些总督纷纷谋求独立。

9. 古达尔兹和夺权者

梅赫尔达德二世的弟弟古达尔兹控制着巴比伦。在国王晚年，他在巴比伦像国王一样行使权力，自制钱币。他在地方文书上把自己称为国王，把妻子称为王后(公元前 91 年)。梅赫尔达德二世死后，他与王位继承人阿尔德旺发生冲突。其实，阿尔德旺在他父亲生前就统治着王朝东方。

亚美尼亚的提克兰认为自己对古达尔兹没有什么义务，所以这时他把“七十谷地”收回，并向帕提亚王朝的领地阿塞拜疆和阿克巴丹进攻。而且，他还以一个阿什康尼家族王子的名义，要求承认他也有权冠以阿什康尼称号，而这个称号是只授予这个家族的国王的。古达尔兹约活到公元前 81 年。他去世前一直与提克兰冲突不断。古达尔兹以总督之首的名义，联合其他几个人，在比斯通按照阿什康尼家族的传统，举行过一个对梅赫尔达德效忠的仪式。在梅赫尔达德二世去世前，他已把自己的称号从第一总督改为国王。梅赫尔达德二世死后，他更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阿什康尼称号，自称“王中之王”。有些

文献中把他称为篡位者,可能是因为他上台没有经过正式程序,也没有经过元老会议的推举。有人设想他不是阿什康尼家族中人,这恐怕与事实不符。因为他若不是阿什康尼家族中人,就不会在名字前冠以这个称号,也不会在王位争夺中作为新一届君主上台。从尼萨出土的资料表明,他的这个阿什康尼称号在帕提亚王朝东部是得到承认的。而此时,当古达尔兹在伊朗东部为登基为王而苦战时,在伊朗西部,阿什康尼家族中人亚美尼亚国王提克兰也在进击帝国领土。

古达尔兹在登上王位之初就遭到一个名为阿尔德的人的挑战。阿尔德也是梅赫尔达德二世一去世就宣布为王的。梅赫尔达德二世在晚年立此人为东部的摄政王,或让他参与决策。古达尔兹的下场隐藏在一些编造的故事之中。阿尔德(公元前 80—前 76 年)一度独揽大权。但也有其他互相矛盾的记载,说他们二人都是不成功的王位争夺者。还有人把这个古达尔兹与另一个古达尔兹(即古达尔兹・普尔古)相混。总之,梅赫尔达德二世去世后,出现了多个王位争夺者,他们互相倾轧。也许是由于元老们意见不一,才引起这些纷争。

10. 森特鲁克和法尔哈德三世

最后,在一支塞族人的支持下,一个名为森特鲁克的人登基为王(公元前 76 年),帕提亚王朝境内的纷争才在一定程度上平息。此人年届 80 才登上王位。他并不具备与元老们抗衡的力量,他能依靠的只是把他保上台的未开化的塞族人。元老们也乐得这么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执政,所以他们并未提出新的人选。这使他在王位上坐了近 10 年。

亚美尼亚国王提克兰是在梅赫尔达德二世的宫廷中长大的。他的叔祖瓦尔阿尔沙克是梅赫尔达德一世的兄弟。虽然老森特鲁克是他祖父的叔叔,但他还是与森特鲁克冲突不断。他还自称"王中之王"。虽然明知帕提亚的元老们

把他视为外国国王，他仍不放弃争夺伊朗王位，不断率兵侵占邻近地区。

蓬杜斯国王米特里达台斯是提克兰的岳父，并与提克兰结盟。他在公元前72年，以他与梅赫尔达德二世有友好协定为由，要求森特鲁克帮助他与罗马作战，同时作出了许多诱人的许诺。但老森特鲁克认为，米特里达台斯与罗马人的战争持续下去对他的女婿提克兰不利。虽然他认为罗马人东进对他也未必有益，还是没有为他们与罗马人开战。在此以后，在米特里达台斯的指使下，提克兰也要求帕提亚国王协同自己与罗马人作战，并许诺建立和平，交还侵占的土地，但仍未获得什么成果（公元前69年）。帕提亚国王（有人说是米特里达台斯，不确）与到亚洲的罗马将军卢库鲁斯签约，承诺不出兵帮助亚美尼亚和蓬杜斯，在罗马战胜后，帕提亚可收回被提克兰占领的失地。森特鲁克在王朝内部受到元老们的控制，不能依靠塞族支持者保证他平安无虞。为了对抗提克兰的进攻，他只得冒险投靠罗马。而这又可能导致罗马人干预帕提亚内政。他周旋于上述两种压力之间，总算勉强保住了王座，直到老死。

他死后，他儿子法尔哈德（人称主宰）作为阿什康尼王朝的新君继位，即法尔哈德三世（公元前68—前57年在位）。

法尔哈德三世登基时，提克兰和米特里达台斯在与罗马的战争中处于下风。有关各方都在频繁交涉，都想争取与帕提亚王朝合作。卢库鲁斯仍维持与国王的父亲森特鲁克的协定。提克兰和米特里达台斯为争取法尔哈德的合作，与他展开秘密交涉。法尔哈德三世对时局掌握不准，对双方都作出了有利于他们的许诺。但当他获悉卢库鲁斯派出的代表萨克斯提琉斯（Sextilius）将军到他处谈判的目的主要是搜集情报时，便中断了与罗马的谈判。但对罗马的对手他也并未示好。卢库鲁斯见帕提亚王朝式微，也了解到提克兰在协同米特里达台斯作战中的困难处境，他在提克兰卡尔特城附近的米阿马尔根与亚美尼亚国王提克兰发生冲突，并占领了一部分土地。他进而向卡尔杜温进发，又占领了帕提亚王朝边境地带的一些领土。他因此在罗马名声大振。只是由于罗马士兵不愿再战，才出现了一个停战的空隙，使帕提亚王朝免于战火。

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将军庞培来到亚洲，接替卢库鲁斯。庞培答应归还法尔哈德失去的领土，以此争取他参加反蓬杜斯和亚美尼亚的联盟。这时，亚美尼亚国王老提克兰之子小提克兰到法尔哈德三世的宫廷避难，动员法尔哈

德三世反对其父老提克兰。法尔哈德三世把女儿嫁给小提克兰，帮助他反对老提克兰。在这场父子之战中，老提克兰向庞培求援。此举实际上表明了庞培对米特里达台斯的胜利。于是，庞培借口支援老提克兰，拘捕了他的儿子，并从高加索方向向米特里达台斯进攻(公元前 65—前 64 年)。他甚至命令卡皮罗斯将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两河流域进发。庞培这时感到已经无需信守对帕提亚王朝的承诺，于是仍然控制着答应归还的领土。他的理由是，亚美尼亚势力壮大同时也给帕提亚造成威胁。

法尔哈德三世这时也不受什么承诺的约束，重又把卡尔杜温并入自己的版图。这又给庞培提供了借口，他以支持老提克兰为名，对帕提亚王朝开战，把帕提亚的军队赶出了卡尔杜温。虽然如此，由于米特里达台斯的阴影存在，庞培并没有在支持老提克兰方面走得更远。在公元前 64 年，法尔哈德三世进攻提克兰国土之际，庞培明智地在双方之间斡旋。法尔哈德三世虽然没能把女婿强加给亚美尼亚，但毕竟看到了老提克兰势力削弱，而且也保住了自己“王中之王”的称号。最后，他在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不安的统治(公元前68—前57 年)之后，被自己的儿子梅赫尔达德和欧罗德毒死。

11. 欧罗德和梅赫尔达德三世的斗争

两个弑父者在父亲的尸骨旁展开权力争夺。这二人都在所铸的钱币上给自己冠以“爱父者”的称号。这是不是畏罪而企图把罪行加到对方头上呢?

最终，梅赫尔达德三世(公元前 57—前 55 年在位)继承了父位。他从继位时起就面临元老们的反对。他的暴虐是元老们反对他的原因，或至少是他们反对他的借口。他是第一个只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阿什克称号铸币的国王。这表明，从一开始他就面临王权争夺者欧罗德及其支持者的挑战。由于有王权争夺者存在，他不可能用阿什克这个称号。欧罗德的夺权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元老们挑起，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的。有一个著名首领名苏林，他们家族掌握着王

朝的大片领土，而且从来就对确立国王和加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利用自己的军力把元老们欣赏的欧罗德扶上了王位，并宣布罢黜梅赫尔达德。梅赫尔达德通过亲信乌鲁桑内斯（Orosanes）与罗马派驻叙利亚的官员卡比纽斯（Gabinius）取得联系，前去避难。卡比纽斯是代表罗马元老院与帕提亚王朝联系的人。他自认有权帮助梅赫尔达德复位。而且他认为，如果在帕提亚王朝有一个国王作傀儡，对罗马是十分有利的，何况梅赫尔达德还答应复位成功后给他巨额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卡比纽斯为帮助梅赫尔达德夺回王位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两河流域进发。但此时，卡比纽斯接到庞培命令，让他回师叙利亚，帮助埃及一个失掉王位的国王别特尔莫斯十一世恢复王位。可能控制埃及对罗马更为重要。庞培这样做是有巨大利益的，别特尔莫斯给他献上了厚礼。此外，他还许诺恢复王位后赠给卡比纽斯一万塔兰黄金①。这个埃及国王在公元前 58 年失掉塞浦路斯后，便被赶出了埃及，来到罗马避难。他希望得到庞培的帮助，恢复王位。卡比纽斯这项军事行动并未得到罗马元老院的授权。但有庞培的命令，而且有黄金诱惑，他于是出兵埃及。帮助别特尔莫斯恢复统治后，他便回到叙利亚（公元前 55 年）。罗马元老院后对此事进行追究（在卡比纽斯之后罗马还发生过类似的受贿事件），把别特尔莫斯给他的黄金作为罚金没收。

梅赫尔达德三世对罗马人感到失望。他凭借身边的少量兵力奋力拼搏，从欧罗德手中夺回了王位。他在与欧罗德的战斗中攻下了赛琉基亚，并铸币纪念，币上铸希腊幸运之神托赫的神像。但是神并没有保佑他好运长久。苏林率兵包围了他，后在赛琉基亚饥民的支持下，迫使他投降。欧罗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苏林帐下避难。这时，苏林把梅赫尔达德三世带来见欧罗德。欧罗德因其兄弟投敌，把他视为叛徒。他毫不留情地下令，将梅赫尔达德三世当着自己的面处死（公元前 55 年）。在为纪念这一胜利而铸的钱币上，一个忏悔者（象征赛琉基亚城）跪在欧罗德面前，这位胜利者，阿什康尼王朝的国王，伸手示意忏悔者站起来。就这样，欧罗德的统治开始了。他立即向罗马开战，把已经摆脱了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的桎梏的帕提亚王朝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① 塔兰是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重量单位。希腊的 1 塔兰约为今日的 26 公斤，罗马的 1 塔兰约为希腊塔兰的 1.25 倍。

12. 帕提亚王朝的军队和元老会议

保证阿什康尼王朝在摆脱赛琉古王朝统治桎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因素就是帕提亚族的首领执政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权力不高度集中的首领共同负责制，即在统治区域内，各个氏族在宽松的气氛中平等共处以及首领和元老共同决定战和大事的传统。帕提亚社会的生活形态和它的特点对历史学家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帕提亚族的游牧生活传统对阿什康尼家族政权的统治方式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帕提亚带有原始生活色彩的首领们是如何变成阿什康尼王朝社会的上层贵族的，却不能只用七大家族联合反对帕尔苏维总督的神话来说明。占有大量耕地和占据重要军职是形成上层贵族阶层的决定性因素。

帕提亚政权基本上是一个武装集团，它不进行战争就无以发挥自己的能量。战争是帕提亚贵族和军事首领显示自己力量的最好的机会。他们重视好战的国王，卑视要求和平的君主。骁勇善战乃是帕提亚人心目中最优秀的品质。他们认为英勇果敢又不暴虐凶残是他们最高的道德典范。帕提亚王朝除去驻地卫戍部队、国王卫队、战略要地和军事基地的保卫部队之外，不设常规武装力量。到战时，国王从全国各省及各附属国征集作战力量，首领们和贵族也都率自己的弓箭手和骑兵参战。他们一次出动的武装力量很少超过四五万人。但是，由于平日的军事训练和长年的东西线实战，这支武装力量被锻练得战术精湛，耐力持久。军队的核心是国王直接指挥的精锐骑兵。后来，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中的居民也组成小分队参战。必要时，他们也会组织步兵突击队，有时这种突击兵力能达到二万人。但是，他们从实战中体会到，战斗中主要还是靠骑兵。骑兵一般都是贵族带来入伍的，听贵族指挥。在战斗中，其作用超过其他兵种。精锐的轻骑兵利用一种退却战法与敌人周旋。他们在战斗正酣

时突然退却，当敌人因为追击而队伍分散时，他们又猛然回头，甚至在退却途中，乱箭齐发，致敌死命。其战法机动灵活。一般战斗开始时，他们猛击带铃的大鼓，人喊马嘶，蜂拥而至，使敌人心生恐惧。有时他们采取塞族人的作战方法，即诱敌深入，沿途破坏道路、桥梁和水井，使敌人进入荒无人烟的旷野，缺乏给养粮秣，不知所向，然后，他们的骑兵蜂拥而至，乱箭致敌死命。这种战法可以有无穷的变化。帕提亚王朝的重骑兵战士装备精良，在战场上犹如机动的钢铁堡垒。有些材料记载，他们在与敌人搏斗时，表现出一种帕提亚勇士特有的威风，有时一矛刺去，能把两个敌兵穿透。他们的长矛也如利箭一样，令敌人胆寒。虽然帕提亚勇士在与罗马人作战时，往往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战法，但当他们进攻时，也会迫使敌人无计可施，只有败北。米底纳萨的良马对帕提亚人在战争中克敌制胜有很大帮助。战士们经常进行骑术训练，以提高作战能力。有些骑兵勇士来自被征服地区，他们大多属于自由民阶层。他们与自己氏族长官的关系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因此，帕尔苏维骑兵的基干部分是贵族阶层中人和与他们有关的农夫。这些人经过训练组成军队，他们是战争的主力。这种军队结构继承了帕提亚族的战争传统，在早期战争中，扩充了辖地，保证了他们的兵源。帕提亚军队的马队就是在和平时期，也按照原始游牧生活的习惯，在冬夏两季，往来于帕尔苏维和泰西封之间，以适应气候的变化。贵族和他们的子女也随队有规律地迁徙。由于这种迁徙流动的习惯，帕提亚王朝的都城从帕尔苏维的尼萨和达拉到米底的赫卡图姆皮鲁斯和阿克巴丹，不断轮换。随着它的疆域的扩张，两河流域的泰西封、巴比伦和哈兹拉也都成了它的都城①。

和平时期，贵族和他们的子女随时待命，准备执行交派下来的任务。这无疑会大大加强他们的影响和实力。战时，由于大家族的首领掌握着大量财产和众多骑兵，他们的影响更大。他们出任各军种的指挥官。这使他们更加容易巩固自己的地位，攫取财富，大发战争财。当财富集中到几户占有土地的贵族手中时，他们为了解释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就编造出类似大流士和波斯七大

---

① 哈兹拉在摩苏尔西南。

家族的故事。当然，贵族大家族的数目不止七个。特别是在帕提亚王朝势力扩张的时期，大家族数目更多，有资料表明，参加战斗的贵族多达 400 户。这表明，随着实力的发展壮大，大家族的数目也在增加。有的大家族统治的地域很广，像雷伊的梅赫兰家族、内哈温德的卡兰家族、锡斯坦的苏林家族、雷伊的埃斯潘德亚兹家族、米底阿塞拜疆的泽克家族、古尔冈的埃斯帕赫巴德家族等等。但这样的大家族在全国不多。

大家族的势力过分强大有时会让朝廷感到担忧。比如，苏林家族就握有国家的军事指挥权，而且主持加冕礼。国王显然对他们家族势力的壮大感到不安。穆护的势力也让皇家忧虑。到王朝后期，大家族的势力就变得更具威胁性。但是，各大家族之间的竞争又使阿什康尼家族得以保持王位。比如，卡兰家族为了王权不落入苏林家族之手，反而竭力维护阿什康尼家族的地位。苏林家族也担心埃斯潘德亚兹家族或埃斯帕赫巴德家族取得政权，于是竭力对皇族表示效忠。虽然这些地主大家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又成为阿什康尼家族保持王权的稳定因素。这种由来已久的竞争有时也会达成某种妥协。多个大家族势力的存在虽然不足以从根本上威胁阿什康尼家族的统治地位，可是往往会在众王子之间制造分裂，形成派系，致使皇家成员彼此猜忌，从而酿成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悲剧。

帕提亚王朝的元老会议是原始游牧生活时期的产物，由各族的军事首领袖组成。随着王朝疆域不断扩大，也可能是受了希腊城邦议事会和亚历山大军事统帅会议的议事规程的影响，元老会议逐渐在决定战和及确定王位继承人等重大问题上获得相当大的权力。元老会议除王族中人和大贵族家族中人之外，还有军事领袖和行政长官这两种人参加。元老会议在决定战争与和平这类大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参加元老会议的除去帕提亚贵族，还包括阿什康尼王朝所征服的或和平归顺的各地大地主。有时王朝统治者与这种大地主的关系还相当密切。这种大地主在元老会议中也有相当影响。

据埃斯特拉普所述，元老会议称为马格斯坦。元老会议在国王登基时就与国王有某些约定，这些约定对国王的权力构成限制。有时这种约定也会导致危机。比如，元老会议的某些派别可能支持某个夺权者。帕提亚王朝的国

王人选实行推举制。大家族的首领通常在自己的控制区内有完全独立的权威。除了国王，他们不服从任何人。我们注意到，帕提亚王朝在其疆域内建立起了一种和平安全的环境。这表明，在各大家族势力范围内，像各归顺地区和属国一样，各民族的法律和礼仪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这种宽容的态度源于帕提亚王族的原始的生活习惯和教养，与他们对相邻的其他民族的风习仪礼的宽容态度有关。正是由于这点，帕提亚疆域内的希腊人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政权。

帕提亚国王们在铸币时在自己的名字上冠以“希腊之友”的称号。这表明，在反希腊的阿什康尼王朝的统治下，在希腊人聚居的城市，除了希腊总督被撤换之外，一切原封不动。帕提亚王朝的这种政策对居住在埃兰、巴比伦、法尔斯和米底的各族人也一律施行。这种宽容政策对于促进王朝疆域内的和平和安定具有明显作用。由于达赫族和帕尔尼族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在帕提亚建立起某种特定的政权组织和行政制度。因此，王朝各省还是承袭赛琉古王朝时的行政体系，甚至还或多或少承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行政体系。在帕尔苏维时期，它的行政体系是赛琉古王朝行政体系的继续。后赛琉古王朝的总督们纷纷独立，总督们手中仍保有实权。所以，阿什康尼王朝时的诸侯制统治形式完全是从亚历山大时期传承下来的，以后一直沿用到萨珊时期。阿什康尼王朝承袭了赛琉古王朝的广阔领土。在这片土地上，除了作为行省的地域，还有归顺王朝的地区，如埃兰、米底、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地。它们在阿什康尼王朝的控制之下，除去交纳岁贡或赠礼，必要时，得提供军事支援。这些地方的国王和贵族按帕提亚王朝的模式联合行使权力。

希腊人的城市有 60 个之多。它们散落在行军路线和商路上。他们在城市内部仍遵循自己的法律和仪礼，只是在行政上受帕提亚王朝有关行政长官的节制。王朝国王和行政长官对它们除去安全与和平之类的大事，一般对其内政不加干涉。所以我们注意到，在王朝内部，各民族仍然保持着其固有的礼仪风习。王朝的国土恰似一个各民族文化的展览会。在王朝的地方诸侯制的统一协调下，各种因素交汇融合。这种权力分散的状况特别是在王权空白期极易引起纷争。在阿什康尼王朝末期，就出现了持续不断的造反与骚乱。

帕提亚王朝的社会经济是基于农业和牲畜业之上的。帝国内各地区间互通有无，以调节生活所需，保持一种经济平衡。农业的基本问题是灌溉农田。在缺水地区，开凿坎儿井是一大困难。比如，在马尔基扬地区开凿坎儿井的情况表明，在高原东部，在这一时期，凿井作业仍如过去一样。要发展农业生产需付出相当艰巨的努力。在埃兰地区的苏撒，在当地总督扎马斯帕的塑像下发现的一段创作于公元前37至前7年的诗反映出改善灌溉状况在当地具有重要意义。在幼发拉底河畔的乌拉曼和杜拉伍浦斯出土的文书反映了耕田人与土地的关系。文书表明，在贵族地主广阔的土地上，一部分农牧活是由奴隶完成的。奴隶大多是战俘。庙产和皇家矿井中的工作也由奴隶完成。大家族中的各种工作也由奴隶承担。这些奴隶有的是世代农奴，有的是买来的。富有的债主有时也逼贫困的债户为奴。有资料记载，希姆鲁斯在巴比伦的恶行就包括把巴比伦人强卖为奴。

在大家族土地上干活的农夫的待遇也不比奴隶好。土地兼并是农业凋敝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战争持续不断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很难经营。身为半农奴的农夫也被召上战场。当然，有战利品。中国与罗马之间各种商品的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业减产造成的损失，增加了税收和国库收入。

13. 帕提亚王朝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在贸易方面，帕提亚王朝的主要作用是承担东西方货物的运输。从罗马输入伊朗的物品有金属和手工艺品，还有一种扁平的甜饼。罗马人以这些物品交换伊朗的地毯类织品、香料和药品。有多条运输通道把地中海沿岸——通过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和伊朗东方——与喀布尔、巴克特里亚、马里和粟特等地联接起来。从埃斯特拉普和伊泽耶杜尔关于这条商路的有趣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地理知识的发展水平。虽然货物运输并非易事，有时会遭到抢劫，还有途中损耗，但还是有利可图的。有时收益能达到一成。所以值得克服困难

和冒风险。

后来，在帕提亚王朝与罗马关系顺畅的时候，不必担心帕提亚王朝出于政治原因而截断商路，东西方商人们还把帕提亚与中国联结起来。在此以后，由于都想控制这条商路，罗马与帕提亚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及两河流域进行了两个半世纪的战争。在高原内部，这种商业往来助长了富裕阶层的豪华生活，逐渐冲淡了武士史诗般的勇武气概和战斗豪情。在伊朗社会，只有富裕阶层才买得起价格昂贵的外国货。对外贸易发达并未促进国内生产。矿业资源被皇家占有，他们以此发财致富。当时国内有制陶业、纺织业和地毯业等。在东西贸易中，中介人掌握着经济命脉。人们除了外贸产品，不关注其他产品的质量。此外，国家西部地区，如哈马丹、苏撒和巴比伦，由于邻近罗马，希腊商人、巴比伦商人及犹太商人在这一带活动较多。日久天长，西部贸易就超过了东部贸易。东部地区的贸易有衰退之势。加上有某些未开化民族给过境贸易带来干扰，所以东部日渐贫困和衰落。

中国与罗马间经帕提亚的贸易对两方都有重要意义。为了发展这种贸易，中国和罗马进行了双向的努力。这一时期，中国使臣张骞正活动于中亚至伊朗东部。他欣喜地记述了上述地区百姓对贸易活动的兴趣。他以赞赏的语气说，帕提亚商人利用车船到几千里以外的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梅赫尔达德二世时及以后，这种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丝绸和棉织品以及优质铁被运到伊朗。中国货通过帕尔苏维、古尔冈被运到埃及和罗马。罗马和叙利亚的纺织品也通过巴比伦和阿克巴丹被运到蒙古。中国运到伊朗的优质铁可能是在木鹿批发，因此被称为木鹿铁。张骞把苜蓿和葡萄的种子从伊朗带回中国，在中国发展了这两种作物的种植。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杏和桃传到了伊朗，安息果、石榴也从伊朗进入中国。中国把单峰驼称为天马，单峰驼从费尔干纳传入中国。中国把鸵鸟称为安息鸟，这种鸟从泰西封传入中国皇帝的地域。中国的铁和丝绢通过帕提亚和巴比伦运往罗马。帕提亚人对发展过境贸易相当热衷，因此时常向中国皇帝送上赠礼，以巩固关系。赠礼中包括有鸵鸟以及舞蹈和杂技艺人。在后来的中国和罗马的资料中能够看到他们埋怨帕提亚人阻碍东西方贸易的记载。这说明他们很重视帕提亚人在这种贸易中的作用。有时由于政治原因，贸易陷于停顿，或受到限制。帕提亚人竭力

把这种贸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愿让中国和罗马直接贸易，从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当一个中国商人甘英到了巴比伦，想探求从海路与罗马通商的可能性时，帕提亚政府便阻吓他说，红海和亚喀巴湾不易通过，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①。

有一个马其顿商人马埃司·提塔努斯(Maes Tithanus)在罗马授意下，向中国派出过一个代表团，但并无明显的成果。代表团所获得的地理资料在托勒密的书中可以看到。这说明罗马人为建立东西方直接贸易联系进行过可贵的探讨。

这一时期，对印度的贸易也经由法尔斯、克尔曼和锡斯坦进行，一度也颇为繁荣，但毕竟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

帕提亚与罗马的交通除去一条从巴比伦的赛琉基亚到哈兹拉，至纳西宾，再到亚美尼亚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从杜拉乌鲁普斯(Dura Europos)经希拉到帕尔米拉的线，与地中海东岸相连。帕提亚西部城市，如苏撒、阿克巴丹和雷伊，从这种过境贸易中获取了巨额收益。帕提亚犹如一座桥梁。王朝领域内的各族百姓，如伊朗人、希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从这条黄金通道中受益。他们不仅保卫这条通道的安全可靠，而且尽可能地利用这条通道控制东西方贸易。菲鲁斯特拉台斯说，有收税关卡和护路机构设在帕提亚边境，检查输入的货物，甚至检查入境的外来人员②。帕提亚政府如此尽心经营，他们从东西方贸易中所获得的收入一定不菲。

所以，保证这条商路畅通就像保障国家大动脉畅通一样重要。从希腊人聚居的城市杜拉乌普斯得到的资料表明，为保障商人生命安全和货物运输畅通无阻，帕提亚王朝采取了认真的措施。

边境关卡收入像其他税收一样并不直接进入国库。由于地方行政机构处于诸侯们的控制之下，他们的行政运作往往远离国王的直接控制，每年只是根据自己省份的土地和人口数目，从总税收中拨给中央财政一定的额度。而中央政府也对各省操作细目不加干预。各省税收收入并不由中央政府直接掌

---

① 甘英是张骞的副使。

② 菲鲁斯特拉台斯(公元175—245年)是希腊作家，服务于罗马宫廷。

握。中央政府所得只是一定的税额。帕提亚王朝政府并没有规定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收政策。贵族们的财源主要包括自己的巨额土地收入,特别是战争赔款及行经叙利亚、两河流域、米底和帕尔苏维的商队所交纳的关税。各省总督和大家族的家长作为国王在各地的代理人除了完税之外,往往还要向国库提供价值不菲的赠礼。迟交和拒交就被认为是造反的先兆。

一般来说,国库从各省所得的税额还是相当可观的。这笔巨额收入提供给居于各地的帕提亚王朝的王子们,因此,他们有一种优越性,高踞于他们领地内的贵族之上。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像一个独立的王朝的国王一样,把当地贵族视为自己的附庸,迫使贵族们服从和尊敬自己。帕提亚王朝国王的"王中之王"称号是承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先例。他们所以坚持这一称号是因为各省都有诸侯王。此外,他们自称"宙斯",或像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样自称"天父"及"日月的兄弟"。据菲鲁斯特拉台斯记述,在帕提亚国王的王宫,有一个以红宝石和其他珠宝装饰起来的吊在天花板上的神秘的转轮。这个转轮好像是在提醒国王,他也不过是一个凡人。如果此说不是蓄意制造,那么说明国王们也并不十分在意上述那些称号。但是"王中之王"这个称号使他们在同一阶层的统治者中地位突出。坚持这个称号虽然有时让人觉得好笑,但阿什康尼家族保持这个称号是为了保证他们不受其他势力较小的家族的威胁。而这些势力较小的王的互相竞争又保证了阿什康尼家族的优越地位。当然,帕提亚王朝的国王们不像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的国王们那样受到女眷和宦官的影响,但他们却受到家族会议、元老会议、宗教首领和各省省督的辖制。帕提亚的家族势力有时受到国王的限制,因为它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障碍。中央集权一旦形成,就会干预一切事务,从而导致对农夫利益的极大损害。地方贵族集团与中央政府协调一致时,地方家族势力是支持中央政府的。因为一旦发生危险,他们的利益与国王的利益同样受到威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家族势力是诚心诚意地支持阿什康尼家族的。地方贵族集团往往控制着重要省份,他们实际上是一方诸侯。有时,他们的实力和行政机构的完备程度与阿什康尼家族不相上下。苏林家族的首领就是帕提亚王朝的军事统帅。据普鲁塔尔克记述,苏林家族的首领率兵与克拉苏斯作战,其辎重仪仗之多,浩浩荡荡,俨然是一位独立国家的君主。在这场战争中,帕提亚王朝派出

兵力四五万人，其中苏林家族派出的兵力就达一万人。当然，像阿尔德国王时期的苏林家族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大家族不一定能够拥有。如果他们都拥有这种地位，国王一定不能容忍。大家族都拥有大量地产。他们的首领的权力都是世袭的，这保证了他们的实力不断壮大。他们的意见甚至在元老会议决定国王人选时，都有影响力。所以，国王对他们都谨慎尊重。各大家族联手，连国王都可以罢黜。但是，由于巩固王权也等于巩固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又千方百计地维护王权。在矛盾不激化的情况下，贵族们的力量将阿尔沙克家族的王权维持了 5 个世纪之久。贵族们的大片田产是地方大家族的实力的基础，因而他们有时甚至造反反对国王和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与地方统治者合作的。他们整日花天酒地，游猎嬉戏，花费的是农夫们的劳作果实。这些贵族在他们的居住地，过着与国王毫无二致的生活。也许《维斯与朗明》中所描写的生活场景（可能带有以后年代的生活的色彩）可以向我们提供他们的生活的生动写照①。从墙壁上的雕画、塑像、钱币和纪念章上的画面，我们看到，帕提亚贵族们把他们的头发和胡须修饰得十分得体，他们穿着短衫和宽腿裤，外披一件宽大罩衫，妇女们则身着精致的钩绣衣裳，用五颜六色的绢花装饰头发。当然，与罗马贵族相比，他们的生活还算朴素的。但他们对手下人作威作福的程度一点也不比罗马人逊色。据罗马和希腊学者的记述，他们对罪人和反对者的残暴无情丝毫不亚于罗马贵族。

他们的无限的权力和巨额财富使他们逐渐远离了原来的游牧生活，而讲究吃穿。大量财产和奢靡的生活消磨了他们的壮志和体力。他们中流行近亲婚姻。这种风习在希腊人和其他民族中也可以看到。近亲婚姻并不基于某种信念，而更可能是为了保持种族纯洁。这时，虽然还能够看到达赫人和帕提亚人的原始生活的某些痕迹，但赛琉古时期的希腊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欧罗德国王与罗马国王克拉苏斯冲突的时期是一个新的时期。帕提亚这时力图摆脱已经过时的希腊化的影响，基于民族传统，逐渐集聚力量，准备与新对手一战。

---

① 《维斯与朗明》是波斯诗人古尔冈尼（生年不详，殁于公元 1073 年以后）以波斯文所著的爱情叙事诗，其蓝本为巴列维文。

第八章　勇士利箭



1. 欧罗德与罗马人的冲突

欧罗德执政时期(公元前 56—前 37 年),赛琉古王朝正在逐渐解体。但这并未解除他对西方世界的威胁的担心。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失势以后,在西方,在乌拉尔图、埃及、亚述和马其顿这些曾经威胁过伊朗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它有更大的胃口,企图吞并东方,这个敌人就是罗马。

欧罗德在高原内部的政绩并不显赫。但是,他取得的军事胜利却在一时之间使人认为他重振了伊朗古代帝国的雄风。欧罗德执政时期,阿什康尼家族以亚洲勇士的形象起而捍卫东方传统的声誉。因为罗马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扩张威胁着整个亚洲,东西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甚至帕提亚王朝解体和罗马帝国分裂都没能使这场战争停止。

欧罗德上台之际,罗马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已经取得巨大的优势。罗马不仅占领了帕尔冈姆、比苏尼亚、吉里基亚,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亚洲行省,而且把小亚细亚的一些小的地方政权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随着赛琉古王朝的残余势力的解体(公元前 63 年),叙利亚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犹太人的哈斯姆尼政权也丧失了它的独立地位。在米特里达台斯与蓬杜斯国王梅赫尔达德冲突之后,亚美尼亚和卡帕杜基亚也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

统治罗马的三巨头(Tiriumvir)庞培、凯撒和马尔库斯(克拉苏)进行谈判,瓜分罗马版图。他们之间互相竞争,各不相让。因此,对他们来说,扩大亚洲领地就成了迫切的问题。马尔库斯是罗马元老院授权的叙利亚和罗马亚洲领地的总督。他怀着沽名钓誉的幻想来到这片东方的土地上。他没有两个对手的名望,不像他们那样受到人们的爱戴。他希望在东方完成新的勋业,借以在罗马人中扬名。他怀着这样的幻想来到东方时(公元前 55 年),欧罗德登基还不到一年。他被扬名的幻想所驱使,于是与帕提亚王朝

一战变得势不可免。

马尔库斯过去由于镇压阿帕尔塔库斯叛乱和奴隶起义而出名，官至总督（公元前70年）。他是一个势力强大的贵族。他曾多次表示，只有建立和拥有自己的军队的人才能称为强有力的人物。他在公元前55年再次出任总督时，便打算建立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时至老年，他仍想要一试身手，希望拥有更强的实力和更高的名声，超越凯撒和庞培两个对手。

普鲁塔尔克详细地描述了马尔库斯所进行的战争的经过。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关欧鲁德时的帕提亚王朝的有趣的信息。按照他的描述，马尔库斯虽然极富有，但却极为吝啬。他仍想攫取巨额财富。他没有得到元老院授权。从离开罗马之始，他就不自量力地自吹自擂，不顾自己已经60岁高龄，毫无自知之明地自诩为东方征服者。而且，他还扬言要拿下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凯撒在信中鼓励他完成此项勋业。他居然忘乎所以，孤军越过高原西界，进入叙利亚，达到两河流域。在两河流域北部，几个希腊城市的居民表示愿意归顺罗马。马尔库斯便感到满足了。他借口梅赫尔达德三世已经加强了巴比伦和赛琉基亚的防务，没有进攻巴比伦和赛琉基亚。随后他折返叙利亚。两河流域的一个小城扎努杜提反抗他的军队。他攻克该城，军队抢掠了居民财产。他自认这次小捷是一次辉煌的胜利，竟让兵士称他为王。

从这时开始，他在叙利亚大肆抢掠庙产，镇压百姓，对居民苛以重赋。欧罗德国王派出使臣，要求他撤出两河流域城市。他傲慢地回答说，等他占领了巴比伦和赛琉基亚，再作答复。使臣讥讽他的答复，并表明帕提亚会阻止他进军。他竟让一个阿拉伯人谢赫作向导，率军队主力在两河流域的旷野上行进。为寻找近路，反而使兵士疲劳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军队与帕提亚军队遭遇了。在这次进军中，他根本没有要求亚美尼亚国王阿尔特巴兹协同作战。本来阿尔特巴兹归顺了他，并竭力怂恿他进攻帕提亚。

帕提亚方面，欧罗德派出苏林为统帅，迎击马尔库斯。苏林所率的帕提亚骑兵在野战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威力。欧罗德国王本人则率领陆军进驻亚美尼亚，阻止亚美尼亚国王出兵援助马尔库斯，而且计划凭借长于山地战斗的帕提亚陆军迫使亚美尼亚脱离罗马控制。

帕提亚军队统帅苏林率军在两河流域北部阻截马尔库斯。虽然苏林年龄

比马尔库斯小一半，但却在许多方面优于他的对手。平日，他在国王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在战场上，他膂力强劲，武艺高强。在哈兰，双方对阵时，他斗志昂扬，发出震天动地的大吼，马尔库斯和他所率领的罗马人为之心惊胆战。马尔库斯之子普培鲁斯阵亡，摧毁了马尔库斯和士兵们的斗志。马尔库斯一方损失惨重。他率一部分兵士撤退，逃入碉堡内，陷入重围。苏林军队对该城的包围严重威胁罗马人和城中居民。马尔库斯弃城而逃。在逃跑的路上，他的军队与追兵遭遇。最终，这只老狐狸落入了他的年轻对手的陷阱。他在两军面对面相持时，在一阵鼓噪声中被杀。他手下的兵士一部分逃回叙利亚，一部分作了俘虏。此役罗马人损失了两万人之众。马尔库斯一死(公元前53年)，征服帕提亚这一目标只能停留在他以后的罗马将军们的幻想之中了。

苏林把马尔库斯的头和双手砍下，派人送到亚美尼亚欧罗德的帐中，作为得胜的证据。这次失败之后，罗马人失掉了亚美尼亚和他们在两河流域的立足点。

普鲁塔尔克对此役中马尔库斯的经历的描述充满恐怖色彩和不祥的预兆，并指出了他的严重失误，从而令人感到他的失败并不是罗马对帕提亚的失败。但是，苏林导演的在赛琉基亚战胜罗马人的一番表演和他在亚美尼亚宫廷展出马尔库斯的首级的行为表明了帕提亚人对罗马的看法，以及他们仍然坚持继续执行希腊化政策。

苏林让一个长得像马尔库斯的士兵扮演这位首领，在一群丑态百出的侍卫的簇拥下进入赛琉基亚城。据说他们这是在模仿罗马将军的胜利。这番表演极尽嘲讽讥笑之能事。普鲁塔尔克说，当马尔库斯的头和双手被运到亚美尼亚时，那里正在举行萨尔德年轻的王子帕库尔与亚美尼亚国王的妹妹的婚礼。在宫廷举行的仪式上，上演了欧里庇得斯的剧作《酒神的伴侣》。演员朗诵诗歌时，通常要展示一个小猪的头，象征坦马斯国王的头，但这次展示的却是马尔库斯的头[①]。这则传说不一定属实。如果确有其事，这就是帕提亚人希腊化倾向的又一个证明。联系到在赛琉基亚入城仪式上表演的战胜罗马人的场景，可以看出，在罗马势力扩展之际，帕提亚人这时的希腊化政策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他们想在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把希腊人争取过

---

① 坦马斯是埃及古城。

去，以对抗罗马势力扩张的趋势。他们在希腊化的外衣下鼓动希腊人反对罗马。他们散布对罗马的不满情绪。他们宣扬罗马的风俗仪礼不近人情，低级粗野。可能帕提亚人认为，挑动希腊人对罗马的不满可以阻止他们向地中海东岸扩张，并进而把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希腊化的宣传正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帕提亚对希腊人的宽容政策，更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地在希腊人中推行这一观念。有迹象表明，鼓吹希腊化的帕提亚人的确对希腊文化有确实的了解。苏林和欧罗德都熟悉希腊文化。苏林见到马尔库斯的兵士们的行囊里的低级庸俗的文字，极表厌恶。正是由于他们推崇希腊文化，所以他们才鄙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面貌。因此，蓬杜斯国王米特里达台斯才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帕提亚人中煽动反罗马的情绪。而现在，苏林企图再次挑起这种情绪，利用它作为反对罗马的武器。当然，在帕提亚的版图内，也只有苏林这样的人才能够像米特里达台斯那样，挑起这种情绪，对抗罗马势力的扩张。欧罗德国王做不到这点，但他也不能容忍苏林因此而日益增长的威望。所以，他不顾哈兰大捷和大败马尔库斯之功，把扶他上台的苏林置于死地，从而除掉了一个危险的王位竞争者。

但他的日子也并不平安顺遂。他儿子帕库尔按他的指示，与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率一支精兵进军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意欲扩大此前苏林所取得的战果（公元前 57 年）。这时，他们的对手，把马尔库斯的剩余兵力带至叙利亚的将军，是卡苏斯。卡苏斯的兵力不多。但他把帕提亚军队引到了一处绝境，居然守住了叙利亚。这时，在小亚细亚的吉里基亚主政的是著名演说家西塞罗。他手下的兵力也不多，而且民众也不支持罗马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欧罗德的军队仍未获得什么战果。罗马人挑拨欧罗德与帕库尔所率领的军队之间的关系。欧罗德召回了派赴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军队（公元前 50 年）。在此后的 40 年，罗马人忙于内讧。但欧罗德并未能乘哈兰的胜利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扩大战果。

罗马的两位将军庞培和凯撒互斗，导致了著名的法萨卢之战。此战庞培战败（公元前 48 年）。欧罗德支持庞培。因此，他不但未从中获利，反而招致凯撒对他的反感。凯撒战胜庞培之后，马上就要报马尔库斯失败之仇。但由于罗马内乱仍未完全平息，所以他无法东进，与帕提亚开战。4 年后，当他准

备东进时，却被阴谋家害死了(公元前44年)。

在此期间，欧罗德挑拨叙利亚人反对罗马，而且还向罗马的夺权者许诺给予帮助。但是，在对罗马的政策上，他并没有制定出一个战胜者的决定性的方案。罗马人陷于内讧，给欧罗德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许历史学家会问，这十年欧罗德做了什么呢？答案出人意外。在此期间，他完全沉溺于后宫享乐之中。他的长子帕库尔已然参政。他又生了3个儿子，可能还有几个女儿。在他执政末期，他心爱的儿子法尔哈德(法尔哈德四世)把他的其他子女全部杀害了。帕提亚王朝由于这个不成材的王子的上台而陷入饥荒。有谁能设想，被"日月的兄弟"统治时期的阿谀奉承者誉为不死者的国王的30个子女竟然都如此短命。法尔哈德的母亲是一个希腊歌女。欧罗德在众子女中，除了长子帕库尔，只喜欢这个法尔哈德。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帕提亚王朝的希腊化已经影响到了深宫内苑。他耽于王宫内的逸乐生活，竟然没有利用罗马将军安东尼(当时罗马的第二号人物)与克莱奥帕特拉陷入一段不幸的恋情这个机会为自己的政权谋利[①]。后来，欧罗德在一个避难者罗马将军拉庇纽斯的怂恿下，派帕库尔率兵随这位将军进攻叙利亚。帕提亚与罗马重启战端。帕库尔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方向，拉庇纽斯从小亚细亚方向，两支军队长驱直入。从腓尼基、巴勒斯坦到吉里基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罗马全线告急。

拉庇纽斯离开帕提亚后自封为王，而且以此名义铸币。罗马的安托纽斯决定坚决抵抗(公元前39年)。安托纽斯的副帅温托斯(Ventius)战胜并处死了拉庇纽斯。此后不久，帕库尔也在一次战斗中阵亡。温托斯没有像莎士比亚在《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中所描述的那样以帕提亚人的血洗自己的战刀。他也没有追击敌人。他击毙帕库尔，打败了帕提亚人，为马尔库斯报了仇，也巩固了罗马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地位。

对老欧罗德来说，丧子比战争失败更让他伤心。这个打击十分沉重。他甚至因此而神经错乱，胡言乱语。他不相信这些是事实。他痛苦不堪，无法解脱。他对王权感到厌倦，于是把王位让给了另一个儿子法尔哈德，即法尔哈德

---

① 克莱奥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年)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法老，有埃及艳后之称，与罗马将军安东尼有一段恋情。莎士比亚曾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创作戏剧。

四世。欧罗德曾谴责过法尔哈德杀害自己的兄弟。最终，他本人也被法尔哈德残忍地杀死了。

2. 法尔哈德四世——家族阴谋的牺牲品

法尔哈德为王之初(公元前 37 年)，他的王座就淹没在兄弟和父亲的血泊中。这是他的卑劣的天性使然。他怀疑元老会议中的贵族人物。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被他杀死，还有一些被迫流亡。有一个贵族莫尼祖斯是帕库尔的好友。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法尔哈德的怀疑。莫尼祖斯投奔安东尼，安东尼收留了他。安东尼想争取亚美尼亚国王的支持，利用百姓的不满，罢黜或杀死法尔哈德四世，把帕提亚变为罗马的附庸。他率领一支重兵进攻帕提亚。据普鲁塔尔克说，他的这次行动使整个亚洲为之震动。消息传开，连巴克特里亚以南的印度都感到惊恐。

这位热恋着风情万种的埃及王后的罗马将军走上了战场。他很快占领了米底的阿塞拜疆。但帕提亚王朝机动灵活的战术重创了罗马军队。此时又正值寒冬，而且这一年罗马粮食歉收。在遥远的阿塞拜疆，大批罗马军队给养供应困难。这使他不可能继续停留在敌国国土上。这位心中充满恋情的将军本想在埃及令人心情舒畅的国土上，在克莱奥帕特拉热情似火的怀抱里度过寒冬的。两鬓灰白的他头脑中充满了幻想。正如剧作家所说，他的幻想甚至让神灵都感到好笑。他居然把战争完全置诸脑后。他慌忙撤军，连当初帕提亚人掠去的马尔库斯军队的军旗和俘虏也没有夺回。他的这场灾难性的撤退，按普鲁塔尔克的说法，使人想起色诺芬率领的万人大撤退，而且连路线也颇为相似。在撤退过程中，罗马军队被机动灵活的帕提亚军队袭击，遭受重大伤亡。安东尼仍想保持军纪，但是兵士中出现了赤痢和一种心理疾病。这两种病在军中蔓延。他对此无能为力。全军减员四分之一。安东尼率军从亚美尼亚撤到叙利亚。在腓尼基，在希达与贝鲁特之间的一个地方，他与情人克莱奥

帕特拉相会了。他并不愿把此次失败视为决定性的失败。

伊朗人在此战中获得大量战利品。阿塞拜疆国王对分给他的战利品的数额不满，因而鼓动安东尼与帕提亚再战[①]。安东尼得到他支持的保证后，再次出兵(公元前 34 年)。但这次出兵的结果是使亚美尼亚丧失了独立。安东尼用计制服了亚美尼亚国王阿尔特瓦扎德。对法尔哈德来说，这倒是求之不得的事。

随后，为了与凯撒伍克塔维斯斗争，安东尼又回到了小亚细亚。这样一来，他轻率地把一半天下让给了对手，而另一半也岌岌可危。亚美尼亚国王实际上处于法尔哈德的势力的威胁之下。安东尼本人并没有从这次出兵中获得任何好处。随后，亚美尼亚又一次与帕提亚联合。帕提亚加强了亚美尼亚新国王阿尔塔沙斯的军力，并鼓动他反对罗马。他因此被亚美尼亚人视为民族英雄。

安东尼两次出兵都是受了不满法尔哈德的帕提亚贵族的挑拨。但结果并未给法尔哈德四世造成什么损失。法尔哈德凶狠残暴的行为也并未稍减，终于逼得百姓造反。上台前就杀死了父亲和兄弟的法尔哈德这时又杀死了长子，其目的是不让反对者推出一个争夺王位的人。见百姓造反，王位恐不保，为了不让后妃落入他人之手，他把后妃也全部杀掉了。造反的首领是一个名为提尔达德的人。法尔哈德的一个小儿子落入了提尔达德之手。提尔达德把他扣作人质，自立为王，并以“阿什康尼家族的善人”之名铸币(公元前 27 年)。

法尔哈德四世去萨格斯坦塞族人领地搬兵，想回来镇压叛乱。但提尔达德不战而退，他带上法尔哈德之子和众多的反对者投奔了罗马的凯撒伍克塔维斯。法尔哈德重又执政(公元前 26 年)。他写信给凯撒伍克塔维斯，要求归还儿子和提尔达德。伍克塔维斯决定派回他的儿子，但未交出提尔达德，也未对提尔达德提供什么保护。

帕提亚国内百姓对法尔哈德四世不满，他的政治基础不稳。但是罗马人并未乘此机会进攻。凯撒伍克塔维斯只利用这一形势要求法尔哈德四世归还马尔库斯失去的军旗。军旗是帕提亚人胜利的象征，也是罗马人耻辱

① 这里的阿塞拜疆国王即亚美尼亚国王。

的标记。帕提亚人不想归还这一过去胜利的纪念品，他们对罗马人的这种要求只是虚与委蛇。后来，法尔哈德四世感到凯撒伍克塔维斯的压力，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意大利王妃姆扎（musa）从中斡旋（伍克塔维斯给她送了礼），这才同意归还军旗（公元前 20 年）。罗马人认为这是一个胜利，于是铸币纪念。著名诗人霍拉斯还写诗歌颂伍克塔维斯。军旗置于战神马尔斯庙内保存，作为纪念。罗马百姓把收回军旗视为三次败在帕提亚人手下的一种安慰，视为法尔哈德四世和帕提亚人给他们带来的耻辱的一种解脱，并认为这是对他们所卑视的法尔哈德四世和帕提亚人的一次胜利，所以大肆庆祝。

此后，罗马与帕提亚的关系有所缓和。双方把高原内部的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作为两国的边界。罗马人一直把帕提亚的“王中之王”视为附属国的当政者。他们虽不表露，但实际上他们是把帕提亚作为属国看待的。

从公元前 12 年到公元前 10 年，又有一个叫梅赫尔达德的人起而争夺法尔哈德四世的王权。此人在其短暂的执政期内争取到两个犹太国王的支持，反对罗马。虽然这次新的夺权的细节尚不明朗，但是，此人反对罗马可能是法尔哈德四世再次执政（公元前 10 年）的原因，因为罗马人宁愿看到法尔哈德四世执政。虽然罗马人不大可能在这次事件中对法尔哈德四世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但他还是认为有必要把四个儿子（其中有一个也叫法尔哈德）派到伍克塔维斯处，为他的意大利王妃姆扎所生的小儿子法尔哈达克上台作准备。他此举是王妃姆扎的阴谋。但是，在罗马人看来，法尔哈德这是派出人质，是效忠的表示。虽然如此，在法尔哈德四世执政的最后几年，他与伍克塔维斯的关系还是因亚美尼亚问题而蒙上了阴影。约在公元前 6 年，亚美尼亚的局势动荡不安。法尔哈德四世支持亚美尼亚反对罗马的势力。伍克塔维斯因准备不足，无法进行军事干涉。此事导致双方不和。正在这时，法尔哈德四世身亡。据说是他的意大利妃子在法尔哈达克授意下把他毒死的。法尔哈德死后，罗马与帕提亚的不快随即解除。不知罗马人是否参与了法尔哈达克弑父的阴谋。法尔哈德四世几次挫败外国的阴谋，但最终却成了自家人的阴谋的牺牲品。

3. 处于罗马和元老会议之间的阿什康尼家族

法尔哈达克与他的母亲姆扎共谋，最终登上王位（公元前 2 年—公元 4 年在位）。有传言说他还与姆扎结婚。这则传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也有人把这视为阿什克家族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证明。但这类特殊的婚姻习俗与琐罗亚斯德教教义无关，而且也没有材料证明法尔哈达克和他母亲信仰琐罗亚斯德教。

法尔哈达克继位之初，向罗马凯撒伍克塔维斯提出放他的兄弟们回国。罗马的答复表明，伍克塔维斯想以控制他的兄弟们作为威胁帕提亚的手段。伍克塔维斯还表示，只有帕提亚不再干涉亚美尼亚事务，罗马才可能与其交好。其实，法尔达哈克要他的兄弟们回国是想把他们杀掉。但是伍克塔维斯执意不放人。法尔哈达克一再提出要求，伍克塔维斯置之不理，甚至准备在亚美尼亚问题上动武，排除帕提亚的干预。最后法尔哈达克只得妥协。他甚至为罗马使臣举行宴会。此举招致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起而反对国王，结束了他短暂的统治。不知法尔哈达克是逃到罗马去了，还是在造反中被杀。贵族们罢黜了法尔哈达克后，将一个阿什康尼家族的不知名的王子欧罗德扶上王位，即欧罗德二世（公元 4—8 年在位）。

虽然欧罗德二世是由贵族们扶上台的，但他却对贵族们异常凶狠。最后，元老会议只得也把他罢免并处死。他究竟在哪些方面残暴无情，不得而知。似乎他也像法尔哈德四世一样与贵族们对抗。

欧罗德二世被杀后，帕提亚元老会议要求伍克塔维斯放法尔哈德四世的儿子伍努斯（Vonons）回国登基为王。伍努斯长年居住在罗马，与帕提亚的生活习惯和风习仪礼已经格格不入。元老会议不能容忍他的统治（公元 8—18 年）。伍努斯性情澹泊，处事平和。他不理会东方统治者所惯有的傲慢粗暴，装腔作势，这使贵族们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他又对罗马抱有好感，这

也使贵族们对他放心不下，认为他可能威胁到帕提亚的独立。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斯记述，贵族们后悔将一个亲罗马的王子扶上台。伍努斯想争取贵族们的支持，但无济于事。最后，在贵族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另一个阿什康尼家族的王子阿尔德旺起而夺取王位。他被称为阿尔德旺三世。此人是古尔冈的达赫族人，在阿塞拜疆为王，自称是阿什康尼家族中人。本来在争夺王位的斗争开始时，伍努斯占上风，他还为此铸币纪念。这个阿尔德旺是伍努斯的一个威胁。元老会议支持阿尔德旺，罢免了伍努斯。于是，这场纷争以阿尔德旺的胜利告终。伍努斯外逃至亚美尼亚。但已经登基为王的阿尔德旺不能容忍对手居住在邻国，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伍努斯被送到了叙利亚。

阿尔德旺三世（公元 18—40 年在位）执政后，帕提亚境内展开了一场清洗，其目的是清除罗马的影响和痕迹。罗马的影响在法尔哈德四世的意大利妃子和他的继承人的推动下，已深入帕提亚王庭。而法尔哈达克和伍努斯的政策更把帕提亚的独立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帕提亚贵族对法尔哈德四世的家族怀有强烈的憎恶之情，他们连伍努斯居留在亚美尼亚也不能容忍。在他们和阿尔德旺三世的抗议下，伍克塔维斯的继承人提伯里斯只好把伍努斯从亚美尼亚转移到叙利亚。阿尔德旺三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要阻止罗马从法尔哈德四世统治末期已经开始的势力扩张，为自己执行法尔哈德四世以前习以为常的干涉亚美尼亚内政的政策留下伏笔。因此，他一见机会出现，就想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亚美尼亚的王座。但是，罗马皇帝的侄子日尔玛尼库斯受叔叔提伯里斯的任命，成为罗马亚洲领地的总督。他抢先一步赶赴亚美尼亚，趁亚美尼亚王位空虚之时，安排一个人登上了亚美尼亚国王的宝座。他还对阿尔德旺三世的抗议作出妥协的姿态，把伍努斯从叙利亚派到吉里基亚。不久，伍努斯出逃，被处死。

阿尔德旺三世并未放弃夺取亚美尼亚王位的想法。几年后，他利用一个机会出兵亚美尼亚，把儿子阿尔沙克推上了王位。他甚至要求提伯里斯交还伍努斯带走的财产。在这项文书中，他自称是波斯历代王朝国王们的真正的继承人。他还给一个儿子取名为达拉，表明他幻想回到阿契美尼德时代去①。

---

① 达拉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的名字。

罗马老王提伯里斯不准备与帕提亚正面冲突，想以阴谋手段给阿尔德旺三世制造困难。他派一个名为法尔哈德的王子（法尔哈德四世之子，从他父亲在位时就居住在罗马）率军从叙利亚进攻伊朗。但法尔哈德还没有到达伊朗，就突然死亡。罗马的计划破产。

阿尔德旺三世给罗马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出言不逊，强烈谴责他的阴谋。但提伯里斯不为所动，仍继续策划反对帕提亚的阴谋。他迫使格鲁吉亚国王法尔斯曼同意把他的兄弟梅赫尔达德安排当亚美尼亚国王。随后，格鲁吉亚人进攻亚美尼亚，此战中，阿尔德旺三世的儿子阿尔沙克和欧罗德被杀。提伯里斯还鼓动另一个帕提亚王子提尔达德夺取阿尔德旺三世的王位，并指示罗马的总督维特里伍斯保护提尔达德。

一些贵族对阿尔德旺三世独断专行的统治不满，这使得形势对提尔达德有利。阿尔德旺三世陷入孤立。他逃到古尔冈。提尔达德有罗马人支持，又有苏林家族辅佐，最终登上了王位。但他无所作为。贵族人士也并不一致支持他。阿尔德旺三世则靠反对提尔达德的人士的协助，率领从达赫地区募集的兵力，占领了赛琉基亚，把夺权者赶出了伊朗（公元 36 年）。提伯里斯的挑拨和阴谋破产，他又与阿尔德旺三世握手言和。双方在阿尔德旺三世与罗马的叙利亚总督维特里伍斯的谈判中达成谅解。罗马不再支持帕提亚的夺权者。帕提亚也不再对亚美尼亚的王权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不知何故，阿尔德旺三世却把自己的大儿子大流士派去罗马。难道是去作人质？据说不久之后，在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登基时（公元 37 年），阿尔德旺对他谄媚有加。这个罗马暴君又把由谁当亚美尼亚国王的决定权交给了阿尔德旺。

这些情节可能都源自于罗马人为吹捧卡利古拉而编造出来的故事。看来，阿尔德旺三世把儿子大流士派赴罗马宫廷一事使得一些贵族对他不满，甚至怀有敌意。另外，阿尔德旺三世性格暴躁，行事专断。反对者借口他与罗马人讲和，向他提出抗议。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王位篡夺者王子基纳姆斯。于是贵族们想把阿尔德旺三世罢黜。但是，伊朗属地阿底亚本信仰犹太教的国王伊扎台斯二世从中斡旋，这个夺位者退出了[1]。阿尔德旺三世感谢伊扎台斯

① 阿底亚本是亚述的一座古城。

的帮助，对他酬以重礼，把从亚美尼亚分割出来的纳赛宾赠送给他。基纳姆斯夺权事件反映了帕提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稳定和贵族们与国王的分歧。此事在社会各阶层中引发了骚动和不满。赛琉基亚的希腊人见泰西封人地位上升，自己地位下降，而且阿尔德旺三世在处理基纳姆斯事件中表现无能，于是要求独立。阿尔德旺三世竭尽全力，终于使他们对政府表示服从。犹太历史学家菲拉伍尤斯记述了一对犹太人兄弟造反的事件[①]。这二人，一个名叫阿尼鲁斯，一个名叫阿希纽斯。这则传说是菲拉伍尤斯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上又大加渲染而成的。这两兄弟开始时剪径劫道，后在巴比伦北部自立为王。阿尔德旺三世承认了他们的地位。如果这件事不是说书人的杜撰，那应该是发生在阿尔德旺三世忙于处理基纳姆斯夺权和伊扎台斯斡旋时的事。但菲拉伍尤斯所说的战胜这二人所用的时间之长和死亡人数之多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他的记述又是孤证，再没有其他材料提及此事。这就令人更加不敢相信。如果确有此事，那就说明帕提亚人还保有原始游牧生活时代对待某些小部落的独立要求的宽容做法。但是，阿尔德旺三世不是这样的人。他有一封当时有名的致苏撒希腊居民的信。这封信表明，他对这个内政独立的城市的事务还是或明或暗关注和监视着的。当然，由于罗马人的阴谋挑动，有时帕提亚国内爆发某些内乱还是可能的。但是，菲拉伍尤斯这种叙述却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

阿尔德旺三世重新摄政之后不久即亡故。据有些材料记述，他公元 39 年尚在人世。所以，他可能大约于公元 40 年去世。

阿尔德旺三世因贵族和罗马的阴谋而几起几伏的经历表明，元老会议虽内部矛盾重重，时而陷入危机，但在决定王位归属的问题上还是有实权的。因此毫不奇怪，在阿尔德旺三世晚年，像在梅赫尔达德二世晚年一样，频繁出现王位争夺者。在贵族人士看来，亲罗马的法尔哈德三世的行动与阿什康尼政权的真正独立是不相容的。阿尔德旺三世以后可能是一个贵族内部纷争的短暂的动荡时期。有资料表明，在这一时期，两个阿什康尼家族王子古达尔兹和巴尔丹轮流执政。古达尔兹的父亲名格伍，所以古达尔兹自称普尔格伍[②]。

① 菲拉伍尤斯生于公元 307 年，卒年不详。

② 普尔格伍意为格伍之子。

他虽是贵族们选中为王的，但与贵族们关系不睦。据塔西佗说，他因暴躁凶残遭到罢黜[①]。贵族们把巴尔丹扶上台。巴尔丹匆促上台执政。古达尔兹逃到古尔冈，以图东山再起，他在那里有领地，他的部落就在那里。据菲鲁斯特拉台斯所述，巴尔丹为王之后，古达尔兹被冷落。巴尔丹认为自己更有资格继承阿尔德旺三世的王位，即在家族谱系上与阿尔德旺更近。他为王被视为阿尔德旺三世家族的复兴。

但是，贵族间的矛盾和阿什康尼家族内部的分歧依然存在。赛琉基亚在阿尔德旺三世执政时就帮助提尔达德向阿尔德旺夺权，这时仍然不归阿什康尼王朝统辖。巴尔丹排挤掉古达尔兹之后，发兵包围赛琉基亚城，但终未攻克，后又撤兵去东方对付古达尔兹。此时，贵族们正在酝酿一场阴谋，反对这两个人。此事促成二人和解。古达尔兹仍然在古尔冈为王。这使巴尔丹可以腾出手来，挫败贵族们的阴谋。此后他长期围困赛琉基亚，终于迫使其归顺（公元 43 年）。赛琉基亚的长期反抗使帕提亚王朝对该城抱有戒心。而且，帕提亚境内的希腊人对罗马又抱有好感，因为这一时期阿什康尼家族的希腊情结已然淡化。在帕提亚贵族的生活中，希腊文化的影响已经逐渐为民族文化所取代。在米底和法尔斯社会，琐罗亚斯德教的色彩已经日渐浓厚。这种倾向的一个表现就是亚美尼亚问题重又引起关注。因为阿底亚本国王伊扎台斯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维护罗马利益，巴尔丹有意对他加以惩罚。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对罗马和伊扎台斯采取行动，古达尔兹在贵族们的挑拨下又起而与他作对。在冲突中，巴尔丹得胜。在东部地区，如帕尔苏维和古尔冈，一些从来没有臣服过某位国王的部族这时都表示归顺。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帕提亚还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但是，终因性情过于粗暴，再加上贵族们的挑拨，巴尔丹在古尔冈打猎时，被手下人杀死。他最后所铸之币标明是公元 45 年。他应该就死于这年或次年初。他死后，古达尔兹再次登基（公元 46 年）。经历过失败，他独断专行的秉性并未稍有收敛。他的傲慢粗暴重又招致贵族们的不满。他进行的战争也没有什么结果，且引起了百姓们的反对。贵族们因握有推荐王位继位人的实权，所以对他也不再服从。可能他们中还有人与居留罗马的皇家

---

① 塔西佗（公元 55—120 年）是罗马拉丁语历史学家。

后人有联系。他们借此机会派出代表，去见罗马皇帝克鲁迪尤斯，要求他放梅赫尔达德三世的孙子梅赫尔达德回伊朗为王。

克鲁迪尤斯同意放人。梅赫尔达德取道叙利亚，由罗马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总督护送返回。古达尔兹沿途设置种种障碍，秘密派出人员阻截，拖延他回国的时间，以便组织力量反击。在米底和两河流域之间的战斗中，古达尔兹获胜。当人们把梅赫尔达德用铁索锁住，带到古达尔兹面前时，他并未处死梅赫尔达德，只斥责其为外国人效力。为了证明自己比暗地里说他粗暴无情的罗马人高明，古达尔兹只下令割掉梅赫尔达德一只耳朵，就把他放了。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古达尔兹命人制作了一幅浮雕画。在这次胜利后古达尔兹没活多久就病故了。一说是被人谋杀。因为他残暴多疑，近亲多已被杀，因此立了他的一位远亲伍努诺斯为王。伍努诺斯是阿尔德旺三世的兄弟，据说因此古达尔兹才没有把他视为对手，而让他留任，统治米底的阿塞拜疆地区。伍努诺斯执政时间很短暂(公元 51—52 年在位)。他几乎没有任何作为。他在阿什康尼历史上的业绩就是留下了自己的儿子瓦拉什一世。瓦拉什一世又一次利用帕提亚的“神箭手”与人较量。

4. 瓦拉什一世执政

虽然瓦拉什一世(公元 52—78 年在位)的母亲是希腊马尔提耶人，而且他也拥有“希腊之友”的称号，但他却是当时反对希腊文化和热爱伊朗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元老会议支持阿尔德旺三世的这个侄子。这表明帕提亚贵族对受过罗马教育的法尔哈德四世的后人还是怀有戒心的。以罗马提出的方案解决亚美尼亚问题使法尔哈德四世和他的后人屈从于罗马的势力。虽然后来双方还有分歧争执，但直到瓦拉什一世时，这个问题才终于以帕提亚正式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

瓦拉什一世不像阿什康尼王朝的其他王子，他继位之初，没有遇到兄弟们

的反对。他把米底的阿塞拜疆地区交由一个兄弟帕库尔掌管。他打算派另一个兄弟提尔达德去陷于混乱的亚美尼亚。帕提亚军队未遇到任何反抗就占领了亚美尼亚，后由于那里爆发了流行病而退出。不久之后，瓦拉什一世又派兵进驻(公元 54 年)。他对亚美尼亚的关注引起罗马的焦虑。由于罗马的鼓动，帕提亚西部起而反对瓦拉什一世。后在瓦拉什一世与阿底亚本国王伊扎台斯之间也爆发了战争，原因是伊扎台斯不逊，但其中可能也有罗马支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瓦拉什一世来说，此战势在必行。但此时，塞族的一个部落劫掠了帝国的帕尔苏维，瓦拉什一世遂挥师东向。他镇压了这些原始部落后，伊扎台斯已经去世，他也没有必要与阿底亚本开战了。

瓦拉什一世没有与罗马协商，就派兄弟提尔达德去作亚美尼亚国王。在罗马人看来，此举是对他们的侮辱和对他们的权力的侵犯。此时罗马新帝半癫狂的纳隆才只有 17 岁。摄政的是他的母亲。他本人更关注嬉戏逸乐，而不是政事。但他的臣下和左右认为对侵犯罗马权力的事不能视而不见。于是，罗马把著名的并深受爱戴的将军库尔伯罗(Corbulo)从日耳曼召回，命他去对付帕提亚。元老院责成他在罗马的叙利亚总督的支持下采取措施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公元 55 年)。双方开始谈判。由于罗马军队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而瓦拉什也忙于处理儿子巴尔丹起兵造反之事，所以双方都愿意展开谈判，而非诉诸武力。

巴尔丹想罢黜其父，而且他还以自己的名义铸币。但他这次造反最终被镇压下去了(公元 58 年)。瓦拉什一世接着又平息了一场罗马人支持的发生在古尔冈地区的暴乱。随后他派兵去支援与罗马及其同盟者相持的兄弟提尔达德。罗马人与提尔达德的战争旷日持久。亚美尼亚陷入了分裂之中。提尔达德一度丧失了政权。但罗马傀儡提克兰也没有站住脚。亚美尼亚贵族其实是倾向于帕提亚的，这是因为他们与伊朗有联系。他们是提尔达德巩固其地位的可靠保障。而罗马在干涉亚美尼亚事务上又很难安插一个亚美尼亚百姓欢迎的人物。瓦拉什一从古尔冈的麻烦中腾出手来(公元 61 年)，就在元老会议中对贵族们宣布，他要使亚美尼亚摆脱罗马的控制，让提尔达德重新掌权。这样一场战争势在必然。双方的冲突发生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其间曾停战数月谈判，但毫无结果。这时，罗马将军库尔伯罗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庞图

斯(Paetus)被任命为亚美尼亚总督,以便协助库尔伯罗。庞图斯的军队在亚美尼亚陷入了帕提亚军队的包围之中。虽然他们几次企图突围,但都未能成功,最后投降。罗马只得与帕提亚重开谈判(公元 63 年)。罗马人表示同意提尔达德统治亚美尼亚。瓦拉什一世接受了罗马人的保证。双方还商定提尔达德去罗马,从罗马皇帝手中接受王冠。几经周折,在双方签定协议 3 年之后,再次在亚美尼亚执政的提尔达德才去了罗马。

在罗马皇帝纳隆的宫廷举行了传统的隆重仪式。罗马皇帝正式授予提尔达德亚美尼亚国王称号(公元 66 年)。在这件事情上,提尔达德对罗马皇帝屈尊迁就,但也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足以抵消他的这种卑谦的态度。可是,在这场仪式中,罗马皇帝纳隆的表现却有些出格。他自己演奏三弦琴,自己赶皇家马车。这在帕提亚王子看来,有失皇帝的尊严。他甚至不能不表示惊异。他还责备特意赶来出席典礼的库尔伯罗将军对此漠然处之,容忍这样的人执政。虽然这一仪式使自以为是的皇帝开心,但这场庆典中真正的赢家还是阿什康尼家族。他们从愚蠢的罗马皇帝手中接过的是亚美尼亚的王位,给罗马人留下的只是亚美尼亚宗主国的空名。亚美尼亚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罗马保住了面子,阿什康尼家族获得了实际统治权。

此后,伊朗与罗马的关系趋于好转。当维斯帕扎努斯继承纳隆的帝位时,瓦拉什一世向他表示祝贺。当维斯帕扎努斯的儿子提努斯奉他之命,在巴勒斯坦破坏耶路撒冷城,镇压犹太人时,瓦拉什一世也对他们的胜利表示祝贺。此后一年,幼发拉底河畔的库曼杰城的王子们在瓦拉什一世的支持下与罗马发生冲突,后他们投奔瓦拉什一世,请求避难,他竟背信弃义,把他们交给了罗马使者(公元 72 年)。罗马人在遭受了帕提亚战士的打击之后,也体验到了帕提亚人的友情的温暖。罗马与帕提亚在 50 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种安定和谅解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脆弱的和平。

此后,塞族人的西支埃拉尼人进攻米底,格鲁吉亚人从高加索的达尔班德方向进攻和骚扰伊朗,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烧杀抢掠(公元 77—78 年),瓦拉什请求罗马的帮助。但维斯帕扎努斯没有答应。此事虽引起双方龃龉,但并未破坏和平局面。后瓦拉什一世在一封致罗马的正式文书中没有把维斯帕扎努斯称为大帝,而且还称自己为“王中之王”。罗马在复信中把他嘲讽

了一番。这件事也没有造成双方长时间的不快。罗马与帕提亚之间持续的和平局面表明,伊朗在瓦拉什一世时期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埃拉尼人的袭扰和古尔冈地区的叛乱所造成的动荡局面表明,在瓦拉什统治末期,伊朗的实力已经开始下降。但这时瓦拉什一世仍然与罗马时战时和,这说明即使伊朗的实力已开始衰落,它仍足以把罗马拒于幼发拉底河以西,阻止罗马势力伸延到河东岸。随着瓦拉什之死(可能在公元77—78年之间),阿什康尼家族的政权逐渐衰落。这种趋势是所有幅员广大又虚弱式微的大帝国命中注定的结局。

5. 阿什康尼王朝时的宗教

在巴列维文的《丁·卡尔特》一书中提到的重编《阿维斯塔》的那位瓦拉什·瓦拉尚是否就是这个瓦拉什呢?虽然重编《阿维斯塔》表明了一个帕提亚国王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兴趣,但这并不说明他就会把琐罗亚斯德教作为国教推行,也不意味着阿什康尼家族的正式信仰是琐罗亚斯德教。瓦拉什一世表现出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热衷,在他统治时期,帕提亚王朝首次在铸币上使用巴列维文,这表明他对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和文化怀有兴趣。那个瓦拉什·瓦拉尚或许是以后的几个瓦拉什之一,很可能是瓦拉什四世。他所铸的币面上有火坛的图像。但在这几个瓦拉什统治时期,国家分裂,战火四起,恐怕他们无暇顾及重编《阿维斯塔》这样的事。从瓦拉什一世统治时期到《丁·卡尔特》成书之际,其间经过了漫长的年代,因此不能仅凭《丁·卡尔特》中的资料确定重编《阿维斯塔》的情况。但是这则史料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萨珊王朝向来对帕提亚王朝评价不高,如果这则传说不广为人知,他们没有必要加以引述。摩尼在其著作《克弗来亚》中说,琐罗亚斯德本人并无著作[1]。我们所读到的他

[1] 《克弗来亚》是摩尼死后他的弟子们搜集成书的他的语录。

的著作是他的弟子在他死后根据回忆整理的。可见，到摩尼时，已经有了整理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书卷。虽然这是在萨珊王朝初年流行的著作，但肯定是帕提亚王朝时编写的。希腊旅行家和作家普扎尼亚斯(Pausanias)①在提及希腊城市时说，小亚细亚的穆护祭神时会看着一本书唱一种歌。这说明约在公元150年时，在小亚细亚已经有一种书(可能是埃拉米文的)载有穆护的宗教歌曲。如果这些歌不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伽萨》，那就应该是琐罗亚斯德以前的伊朗宗教歌曲。这类歌词的存在说明，帕提亚国王们确实有搜集和编纂《阿维斯塔》的举措，琐罗亚斯德以前的歌曲也像《伽萨》一样包括在其中。下令编纂《阿维斯塔》或其中的某些章节可能表明瓦拉什一世本人对琐罗亚斯德教教义有兴趣，但这绝不是帕提亚王朝的政策。帕提亚人像东部其他部族一样，保持着凯扬王朝和伊朗维杰时期的伊朗人的信仰。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一定会受到邻近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影响。米底和波斯的宗教信仰也受到了邻近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有所变化。虽然如此，伊朗东部的各个雅利安人部族的诸神和祭祀仪礼基本保持了原貌。从他们的名字，如提尔达德、梅赫尔达德和阿尔德旺的构成上，可以看出他们与伊朗维杰时期的古代诸神的联系②。

从米底和阿契美尼德时期开始，东西部宗教仪式上的圣歌和祭祀都是由穆护主持的。礼仪和保护圣物洁净等禁忌在东西部也大体一致。加冕礼、婚礼、祭祖典礼和颂词、咒语也都或多或少遵循古代模式。在死者遗体处理方面，他们埋葬或火化遗体，这与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有所区别，但在悼念仪礼的其他方面则与琐罗亚斯德信徒颇为相似。帕提亚人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习惯。他们的地方诸侯的生活方式，表现在宗教信仰上，是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他们遵循本族古代的传统仪礼，但是绝不把自己的传统仪礼和观念强加给其他民族。他们虽然信仰伊朗古代诸神和保有传统观念，但在钱币和文书上又表现出对希腊诸神的尊重和对非伊朗宗教的宽容。他们的这种带有原始生活色彩的宽容态度与他们的个人信仰并不矛盾。但是，忠于琐罗

---

① 普扎尼亚斯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者。

② 关于提尔、梅赫尔和阿尔德这几个名字的解释，见本书第266页注①。

亚斯德教义的穆护对这种宽容开放的态度并不认可，他们对并不完全恪守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帕提亚国王们也不持赞成的态度。因此，虽然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在伊朗不断发展，但在其信徒眼里，帕提亚国王们不啻是异教徒。而赞成琐罗亚斯德教的国王也并未将其立为国教和强加给伊朗农民。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情况：一方面，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或扎尔旺神崇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教以前的信仰，如密特拉神崇拜以及其他伊朗人的信仰，仍然继续存在①。在东方某些地区，塞族人的观念风习和佛教仍在传播。有的地方还崇拜耶稣或巴比伦的神。因此，说帕提亚时期的宗教信仰情况不明是不对的。学者们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们期望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

从希腊罗马的资料看，帕提亚境内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与观念是多样的。埃斯特拉普记述说，在卡帕杜基亚有许多穆护和火坛与祭坛。普扎尼亚斯提到在吕底亚有穆护和他们的点火、拜火仪式。伊泽杜尔记述了在坎格瓦尔和哈马丹拜祭阿娜希塔（纳希德）的情况②。尽管这种祭拜仪式在各处并不完全一致，但它明显是阿什康尼王朝末期的一种祭拜仪式。毫无疑问这是帕提亚从原始时期继承下来的。它证明了这一王朝对各种信仰和宗教仪式的宽容开放的心态。

最晚从米底（即阿克巴丹和雷伊）成为阿什康尼王朝的一个省时起，穆护在帕提亚人举行的宗教仪式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这一时期，像以前一样，穆护族是宗教仪式的主持人。帕提亚的各大家族，像米底和波斯人一样，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请他们主持。瓦拉什一世的兄弟提尔达德曾为拜访一名穆护去罗马皇帝纳隆的宫廷。这表明在阿什克家族举行宗教仪式时穆护的重要作用。米底阿塞拜疆的希兹城（甘扎克，塔赫特苏来曼）在萨珊时期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传统圣地③。它的这一地位始于帕提亚时期。在穆护的著作中，还把琐罗亚斯德说成是这里的人，说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与他的学说及卡尔丹族的天文学有关④。这反映了帕提亚时期米底和泰西封希腊化的特点，也

---

① 扎尔旺神崇拜是琐罗亚斯德教内部衍生出的一种信仰。起初，信徒们都尊崇天神阿胡拉·马兹达，与其对立的是恶元阿赫里曼。后又有一种说法，即这二者都是一个更高的神扎尔旺的儿子，由此产生了扎尔旺崇拜。

② 阿娜希塔是伊朗古代信仰中的江河女神。

③ 希兹城在阿塞拜疆雷扎耶湖东南。

④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497年）是希腊著名哲学家和医学家。

表明穆护在阿什康尼家族的宗教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扎尔旺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朗西部和米底穆护的观念有关,并得到发展。当然,在伊朗东部,扎尔旺信仰的发展轨迹也很明显。其实很古的时候扎尔旺就作为最高天神而受到崇拜了。但是有些人认为扎尔旺信仰始于米底王朝以前,这就值得考虑了。

可能赛琉古和帕提亚的希腊化的社会气氛逐渐吸收了巴比伦和希腊因素。而这种因素甚至在阿契美尼德时期就已经通过小亚细亚的穆护开始发挥作用。这一时期扎尔旺崇拜已经很流行。普鲁塔尔克在《伊泽斯和伍兹利斯》中提到了伊朗的二元神信仰①。这种信仰就是扎尔旺崇拜。摩尼教中也有扎尔旺崇拜的色彩。萨珊王朝初期,祭司卡尔蒂尔还把扎尔旺崇拜作为异端来反对。这就可以证明帕提亚王朝时扎尔旺崇拜已经开始流行这一事实。

帕提亚王朝的希腊化的社会气氛,以及阿什克家族在宗教上的开放态度,就像对待扎尔旺崇拜一样,使得伊朗的神与非伊朗的神逐渐产生了某种联系。比如,在小亚细亚的穆护中,阿娜希塔崇拜有时与希腊司贞洁美德的神阿尔特米斯相联系,有时又与司美和情欲的神阿夫鲁迪亚特相联系。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人们有时会把希腊人拜阿夫鲁迪亚特的仪式与拜伊朗江河女神阿娜希塔的仪式相混淆。在这一地区,崇拜阿夫鲁迪亚特时甚至有一种神圣的性行为。这当然与崇拜阿娜希塔的精神格格不入。实际上,阿娜希塔崇拜在卡帕杜基亚、吕底亚和亚美尼亚的民众中早已开始流行。据普鲁塔尔克所述,他见过膜拜一个女战神的神殿。他认为这个神与希腊的雅典娜女神相似。他所说的可能就是阿娜希塔。在伊朗,阿娜希塔崇拜最迟在阿契美尼德国王阿尔达希尔二世时已开始流行,并持续到帕提亚王朝时。有人认为哈马丹的阿娜希塔神庙建于米底王朝时期,此说并无确证。但在苏撒和库伽瓦尔,帕提亚时的阿娜希塔神庙已经是重要的圣地。苏撒的阿娜希塔神庙曾被安提伍霍斯四世抢掠过。罗马将军还掠走了一尊阿娜希塔的纯金塑像。从库伽瓦尔的阿娜希塔神庙废墟可以想见当年此庙的规模。废墟中开垦出一片耕地。从耕地面积可知当年此庙占地相当广。

---

① 伊泽斯和伍兹利斯都是古埃及的神。伊泽斯主管医事、婚姻和种植小麦,是伍兹利斯的妹妹和妻子。

密特拉崇拜的情况也大致相似。罗马的密特拉崇拜的流行先于基督教的流行。罗马的密特拉崇拜实际上是伊朗的密特拉崇拜观念与巴比伦、希腊和犹太因素的结合。在探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密特拉崇拜在伊朗西部，即从两河流域到小亚细亚一带，传播发展的进程。

有一种看法认为罗马的密特拉崇拜与伊朗的密特拉崇拜不同。这是站不住脚的。这二者之间联系之紧密足以驳斥这种说法。密特拉崇拜对基督教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种信念在罗马东部和帕提亚西部影响时间之久。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圣诞节①。密特拉崇拜者认为一年中最长的一夜是冬至夜。冬至夜后，白日逐渐加长。因此他们要进行庆祝。后来基督徒把这夜定为圣诞加以庆祝。还有一些有关密特拉的神话。其中有关圣诞的叙述也能证明这个基督教节日受到密特拉崇拜的影响。基督教是闪族人的宗教与希腊人的宗教和伊朗人的宗教结合的重要成果。它产生于东方希腊化时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有些神秘主义者主张精神和物质相矛盾。他们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二元论色彩。在这些神秘主义者看来，穆护信仰的先知琐罗亚斯德是异教集团的首领。在曼达人的宗教神话中，提到他们氏族的起源时说，有一个他们族的国王名叫阿尔德旺，也提到米底和帕尔旺山麓是他们民族的发祥地②。这里涉及的乃是帕提亚的社会氛围。

二元神信仰的流行是在萨珊王朝时期。这是伊朗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宗教信仰互相影响的证明。基督教在此前对帕提亚王朝领地的影响还不突出。但摩尼在帕提亚末期对基督教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并不深刻)说明那时基督教已开始在帕提亚帝国传播。新约《马太福音》中提到有琐罗亚斯德教徒到耶稣诞生地去探访，在提到朝圣者时，也说有从帕提亚、埃兰和半岛地区去耶稣诞生地的基督教信徒，还提到有一个使徒托马斯途经帕提亚赴印度。

犹太人的传说中提到一位阿尔比尔主教沙姆逊在公元 123 年遇难的事③。其中也提到在公元 196 年吉朗和巴克特里亚有一些女基督徒，但是却没

---

① 圣诞节在神学学者中有多种解读，这里所说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看法。

② 曼达人是生活于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及两河流域交叉地带的一个古代少数民族，有其独立的语言和宗教信仰。

③ 阿尔比尔是亚述城市，其地在今摩苏尔附近。

有关于《圣经》在帕提亚境内传播的确切情况的记叙。很明显，在这一时期，基督教还不足以与伊朗宗教相抗衡。甚至在亚美尼亚，在提尔达德三世和卡尔卡瓦尔主教之前，基督教并未作为对抗阿娜希塔崇拜的一支力量而受到歧视[①]。

这一时期对伊朗宗教，特别是对琐罗亚斯德教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佛教。尤其在伊朗东部，在坎大哈、喀布尔、巴尔赫和布哈拉，佛教都已开始流行。巴尔赫（巴克特里亚）的佛寺（名为初春庙）到伊斯兰时期仍然存在。佛教可能是在帕提亚王朝中期传入伊朗的。希腊作家亚历山大·普里赫斯土尔在公元前80至前60年间提到这一地区有相信轮回转世的人。在这以前，阿育王（公元前274—前232年在位）还受赛琉古国王所托在伊朗东部传播佛教[②]。巴尔赫和阿姆河地区有佛教传播，这种情形在伊朗史诗中有所反映，这就是卢赫拉斯帕在初春庙隐居的故事[③]。这个故事反映了伊朗东部帕提亚王朝的人的佛教信仰倾向。当时，伊朗东部佛教盛行。中国从公元67年以后的佛教传播也有从帕提亚东去的和尚和访客的功劳。在传播佛教的人中，有一个人的中国名字叫安世高。据说他是帕提亚王子。父王死后，他不愿继位，把王位让给了叔叔，自己作为游方僧四海云游，到了中国，于公元148至170年在中国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另一位王子安玄在中国也很出名。他在这一时期（公元181年）把几部佛经译为中文[④]。萨珊初年也有些伊朗东部人士去中国，他们被称为安息僧人。他们实际上是帕提亚王朝宽容开放的社会气氛培养的人。帕提亚王朝的宽容开放政策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当时，不仅在巴比伦和米底犹太教可以自由传播，甚至在耶路撒冷，帕提亚骑士也都遵循本民族的和谐和宽容政策。

虽然帕提亚社会的宗教信仰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是，其皇族的仪礼和信仰还是伊朗的，而且逐渐向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倾斜。帕提亚统治者作为多民族的世界性大帝国的主人，对于各民族的信仰，他的政策是开放性的。正是统治者的这种心态引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偏激分子的反对。

---

① 本章第四节提到公元66年罗马正式授予提尔达德三世亚美尼亚国王称号。

② 阿育王是印度国王。

③ 事载伊朗史诗《列王纪》。卢赫拉斯帕是伊朗凯扬王朝国王，后让位于儿子，自己隐居。

④ 《高僧传》称安玄为婆塞（优婆塞指在家信佛的男信徒），未提他是王子。

6. 帕提亚的文化及其希腊化

虽然在帕提亚王朝时期，宗教信仰呈现多样性，思想观念方面的氛围也比较宽容开明，但是这一时期并未产生重要的文学作品。这一事实表明，文化与文学在没有精神上的安全与自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帕提亚时期所遗留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一个延续了 5 个世纪的大帝国来说是很少的。但从这少数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希腊文化与帝国文化相混合的特色。希腊化并不像通常所说的只停留在表面上，至少在贵族中它的影响还是较深刻的。比如，这一王朝的钱币上就有希腊文。这表明希腊化在帕提亚上层具有深刻影响。其钱币上的希腊文，除了"希腊之友"这个称号，也有一些赛琉古王朝国王的名字和希腊神名，如巴泽鲁斯·玛卡利（大帝）、乌尔卡特（善人）、迪卡伊（公正之主）、培法内斯（名人）、阿波罗（太阳神）、尼科（胜利之神）、哈拉克来斯（天界武士）、帕拉斯（战神）和阿尔特米斯（猎神）等。当然，钱币质量不高，留下了帕提亚人原始生活粗疏草率的印记。这种粗疏的印记特别在亚洲的希腊影响被罗马影响所取代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

帕提亚统治者力图挑拨高原内城市里的希腊居民反对罗马，但结果令他们感到失望。于是帕提亚王朝的统治者终于觉悟到应该恢复民族传统，但是为时已晚。

帕提亚希腊化的特点是模仿走向没落的希腊文化艺术。这点在阿什克阿巴德附近的尼萨出土的文物上可以看到。这些文物反映了帕提亚贵族文化的特点。平民文化中没有这种浮浅的模仿和外来因素，也看不到那种没落的文化趋势。民族大众的文化也表现贵族和国王的形象，他们都有一头卷发。这类作品不能与模仿希腊神像的作品混为一谈。鉴于这种风格影响到亚洲帕米尔地区和伊朗东部，所以它对亚洲文化也不无影响。这种民族风格的影响的

例证就是这一时期的建筑艺术对敞式前廊的重视和爱好。这种建筑样式到萨珊王朝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它很可能是在模仿原始生活时期的帐篷的样式。帐篷的前帘要支起来。帕提亚贵族人士怀念原始游牧生活和随着寒暑转换住地的习惯。在城市定居后,他们还保留了瞭望领地的景色和接触大自然的习惯,所以形成了敞式前廊这种建筑形式。

帕提亚时期的雕塑和绘画也和民族传统有密切关系。比如,生活于萨珊王朝时的帕提亚族人的先知摩尼就是一位享誉四方的画家。法尔哈德这位萨珊时期的建筑艺术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就带有帕提亚时期的特色。伊朗帕提亚时期的艺术作品遗存不多。少数保存下来的作品表明它们在伊朗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一下杜拉伍鲁普斯、帕尔米拉和哈特列的壁画和雕刻的人物像可以发现,这些艺术品不可能仅仅是按希腊和亚述的传统风格创作的,至少其中一部分是伊朗艺术家才能的结晶①。在高原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中,有一幅浮雕画,画面表现的是帕提亚国王在希琳堡从农民手中接过一束花。画家对农夫的形象着笔不精细。这毫无疑问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也反映了这幅画的民间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画。比如,有一幅国王古达尔兹在希琳堡的画像,还配有希腊文解说。有一幅画描绘的是在索鲁克巴赫蒂亚尔山口,一个面临危险的皇家猎人露出惊恐的神情。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画作都遭受过风雨剥蚀,但画面上的民族风格仍显而易见。毫无疑问,帕提亚时期的艺术像这时的统治方式及其文明特色一样,受到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宽容开明做法的影响,反映出这一王朝版图内各民族的风格特色。

7. 帕提亚时期的学术和文学

帕提亚的这种宽容开放政策在学术与文学领域也表现为各种文化的综合。

---

① 杜拉伍鲁普斯在幼发拉底河畔,摩苏尔附近。帕尔米拉在叙利亚。哈特列即阿尔哈兹拉,位于伊拉克摩苏尔西南。

王公贵族们看重希腊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希腊化相一致。欧罗德和他同时代的亚美尼亚国王通希腊语。这点普鲁塔尔克曾经提到过。他说欧罗德曾观看希腊悲剧欧斯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这点是不容置疑的。在尼萨和杜拉伍鲁普斯出土的文物都证明在帕提亚境内曾演出过戏剧。在库尔德斯坦的乌拉曼搜集到的一则文书证明，希腊文甚至在日常贸易中也流行。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希腊语相对普及的情况。在帕提亚境内，赛琉基亚、苏撒和其他地区的希腊居民仍然保持着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竭力推动希腊文化的发展。有个苏撒人赫鲁杜图斯还创作了模仿希腊诗作的诗歌。与此同时，当时的伊朗文化也具有影响力。在希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非伊朗人也模仿伊朗作品或提到伊朗作品。在小亚细亚，由于热衷希腊文化的穆护的影响，波斯人的名字如琐罗亚斯德、古什塔斯帕和乌斯塔内斯等与玄学联系在了一起。幻术、天文学、炼金术、卜算等也为神秘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一本书名《希斯塔斯帕预言》，描绘了未来世界的状况。这本书很可能是蓬杜斯国王米特里达台斯为反对罗马而写的，或者是由他鼓励传播的。这是当时伊朗文化的影响力的证明。伊朗文化影响的另一个例证是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寓言《珍珠》。这则寓言说的是精神珍珠陷入肮脏的物质泥沼，珍珠要挣出泥沼需要有拯救者和它自身的觉醒。这则寓言很可能是受到一则巴列维语故事的启迪而写成的。当时，在尼萨，公文使用的是埃拉米文。埃拉米文是帕提亚王朝的文化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文字。犹太历史学家菲拉维伍斯写了一本犹太战史，此书先以埃拉米文写成，然后再译为希腊文。这样他的书才会在犹太人中拥有更多的读者。帕提亚官方文书和税单都用埃拉米文。米底和巴比伦的穆护的学问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在西方各族的宗教人士中得到了发展。巴比伦的坦格鲁沙在公元初年就论述过帕提亚和巴比伦的天文学成就。

关于这一时期的伊朗的文学成就，材料有限。但是我们知道，帕提亚时期的文学曾经影响同时代的亚美尼亚的文学。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传到萨珊王朝时的情况看，民间文学和口头创作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如《维斯与朗明》和《信德巴德故事集》，都是帕提亚时期传下来的。哈姆杜勒·穆斯塔发和其他一些人认为《维斯与朗明》是帕提亚时的作品[1]。这种判断并不

---

① 哈姆杜勒·穆斯塔发(生年不详，殁于公元1340年)是伊朗著名历史学家。

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这个故事的内容在萨珊王朝时期有所更动,但是情节中还有帕提亚时期以前的非伊朗文化的因素。哈姆泽·伊斯法罕尼认为《信德巴德故事集》(即《七大臣故事集》)是帕提亚时期的作品[①]。的确,其中有些关于帕提亚社会环境的描写。《布达赛夫与布鲁赫尔》的故事也产生于萨珊王朝以前[②]。当时,一些帕提亚王子热衷于传播佛教。开始时,上述故事中的某些是在帝国版图内以民间口头叙述的方式传播的。史诗文学作品在开始阶段也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普鲁塔尔克记述了一则著名的事例,说的是在克拉苏(马尔库斯)失败后,曾有一场讲述战胜罗马人这一事件的演出。这表明民间创作也涉及当代政治事件和塑造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形象。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还有一则爱情故事也可证明存在这类民间创作,即《扎里亚达斯和伍达提斯》[③]。哈列斯·米提兰尼说这则故事在亚历山大入侵初期在伊朗广泛流传。这个故事可能是帕提亚时产生的巴列维文的《缅怀扎里尔》的素材之一。篇幅不长的叙事诗《椰枣树和山羊》也应属于这类民间创作。在《史实与故事》中有一种人被称为"古萨"[④]。从这个词的古亚美尼亚词根分析,它对应的应该是帕提亚时期(即产生《维斯与朗明》的时期)的诗人、歌曲作者或喜剧演员一类的人。

帕提亚贵族充满战斗、狩猎和优游嬉戏的生活在上述故事中得到反映。其中一些情节成了史诗的素材。一些帕提亚王朝的国王和王子如梅赫尔达德、巴拉尚、阿尔沙克、古达尔兹和格乌等在民族史诗中都以民族英雄的面貌出现。史诗中的某些场景其实就是帕提亚时期的社会环境。有关古达尔兹的故事就反映了他的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锡斯坦勇士鲁斯塔姆这个形象不管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是苏林家族统帅贡都法尔的某些事迹的艺术反映,有关他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诸侯家族间的斗争。在巴列维文的叙事诗《椰枣树和山

---

① 哈姆泽·伊斯法罕尼(生年不详,殁于公元960—970年之间)是伊朗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② 《布达赛夫与布鲁赫尔》是一个佛教哲理和道德训诫故事,写一个佛教人士对印度王子布达赛夫的教导。

③ 扎里亚达斯和伍达提斯的故事见本书第五章第5节。

④ 《史实与故事》是公元1126年以前的世界简史,其中包括很多故事。作者是一个哈马丹人,可能是赛尔柱王朝的宫廷文书大臣。

羊》里就提到过鲁斯塔姆的名字,这表明他是帕提亚社会中的人物。在上述故事里,这些英雄人物之间的争斗以一种并不十分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反映了诸侯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把阿什康尼家族引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8. 阿什康尼家族的内部矛盾

在瓦拉什一世与罗马人的一系列战争后,出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局面。在和平条件下,阿什康尼家族的几代人都陷入了惨烈的家族内部斗争之中。如果说罗马人发挥了挑拨纷争的作用,其结果就是瓦拉什一世的后人已经放弃了再次与罗马一争高下的想法。

罗马文献对这一时期的伊朗的记载是一片空白。由于罗马材料的空白,我们不知道瓦拉什一世的继承人是什么人,或至少情况一片模糊。事实上,在瓦拉什一世死后的30年间(公元78—108年),帕提亚爆发了数个王位争夺者的斗争。在公元79到80年间,一个名为阿尔德旺的王子(阿尔德旺四世)以阿什克之名铸币。公元107年,另一个王子梅赫尔达德(梅赫尔达德四世)起而争夺王位。这两个王位争夺者大概各有一批贵族支持和帮助。他们肯定把瓦拉什一世之后的王位之争变成了一场血腥厮杀。由于罗马资料缺失,他们的斗争的细节仅凭现有资料无法得知。从铸币情况推断,二者相斗多年。现在存世的有阿尔德旺于公元81年7月所铸之币。他曾以阿什康尼的名义与瓦拉什一世的正式继承人帕库尔并立,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88年。他还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支持罗马造反者假纳隆(此人自称纳隆)反对罗马皇帝,并想帮助此人登上王位。

帕库尔(公元78—108年在位)可能是瓦拉什一世的儿子。从片段的罗马资料看不出他执政时的情况。根据一则资料,假纳隆大约在公元89年,在结束与阿尔德旺的交往之后,投靠帕库尔,请求帕库尔的支持。后在罗马皇帝的

坚持下，帕库尔把他交给了罗马人。还有一则资料，达基耶(大致相当于今罗马尼亚)人在入侵罗马时，在战斗中俘获了一个希腊奴隶，他们把他引渡给了帕提亚国王帕库尔。这表明，虽然伊朗与罗马之间有和平协定，但帕提亚王朝并未断绝与反罗马的势力的交往。在罗马皇帝进攻伊朗时，其军队中有一批帕提亚骑兵，这批骑兵是伊朗在帕库尔时秘密派出支援达基耶人反对罗马的。据一个罗马历史学家记述，帕库尔把奥斯隆(奥斯鲁旺，即今敖德萨地区)卖给了阿伯卡尔①。他很可能将这笔钱用来装修和扩大泰西封的王宫了。根据这些资料，还不能清楚地描绘出帕库尔的面貌。但他所铸的钱币上有他的像，年轻无须。也许是由于他年轻，没有经验，贵族们才支持反对他的阴谋，帮助一个个夺权者。据迪伍卡苏斯记载，图拉真于公元 114 年进军巴比伦时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因为帕提亚人正忙于内战②。这表明内战在帕库尔死后，仍在继续。帕库尔有二子，但继位的是他的兄弟霍斯鲁。因为贵族元老会议认为年纪幼小的王子执政不利于抵御东征的图拉真。

9. 霍斯鲁、图拉真和瓦拉什三世

霍斯鲁(公元 108—130 年在位)的统治一开始就像帕库尔一样，遭遇了不止一个夺权者。而且他们的造反行动都是从帕库尔时就已开始的。两个挑战者是他的兄弟。一个是瓦拉什二世。他在帕库尔时就想夺权，后与帕库尔妥协，现在，即 30 年后，又觊觎霍斯鲁的王位。另一个夺权者是梅赫尔达德，应该就是梅赫尔达德四世。他在帕库尔统治后期起而造反。霍斯鲁执政初期，为了对付他们，把帕提亚国土变为内战战场。这种形势自然会影响帕提亚与罗马的关系。这些家族内斗在亚美尼亚这一时期的历史上都有所反

① 阿伯卡尔是一个亚美尼亚贵族。

② 迪伍卡苏斯(公元 155—235 年)是罗马历史学家。图拉真是罗马皇帝(公元 98—117 年在位)。

映。有关瓦拉什一世的兄弟提尔达德在亚美尼亚的王位继承问题的分歧就是帕提亚内部矛盾的证明。原来有一个名为阿赫什达尔的王子，帕库尔征得罗马的同意（这是罗马皇帝纳隆时的事），派他去作亚美尼亚的国王。这个阿赫什达尔是帕库尔的儿子。可是后来，霍斯鲁把帕库尔的另一个儿子即阿赫什达尔的弟弟帕尔提马兹列斯派去作亚美尼亚的国王，取代了阿赫什达尔。他的这种罢黜和选派国王的做法令同意阿赫什达尔为王的罗马皇帝图拉真感到不快。惯于独断专行的皇帝的自尊心被刺伤了。他下定决心出兵帕提亚。虽然图拉真东征的具体起因并不清楚，但是，帕提亚家族在瓦拉什死后 30 年间的内斗（虽然有一个短时间的停顿）把帕提亚全境变为厮杀的舞台，这应该是罗马元老院和骄傲不可一世的图拉真敢于出兵的根本原因。

此外，阿尔德旺四世和帕库尔支持假纳隆造反也可能被罗马人认为是干涉内政。这也是图拉真耿耿于怀的事。他出兵帕提亚意在复仇。另一个原因是帕提亚与达基耶反罗马势力有联系。这也激起了图拉真的愤怒与仇恨，促使他反对帕提亚。图拉真是在帕库尔执政末期登上罗马王位的（公元 98 年）。一开始他镇压了达基耶的叛乱。当他得知叛乱分子与帕提亚有联系，考虑到帕提亚的内部矛盾和亚美尼亚的状况，他认为这是他实施征服世界的计划的良机，于是就择日取道雅典东征。

这位马上皇帝在 60 岁时还梦想作亚历山大第二。他按当时的风习，也像亚历山大一样酗酒痛饮，热衷于同性恋。在法律方面，他主张宁肯放纵罪犯，也不能冤枉好人。在亚美尼亚问题上，他放弃了纳隆的和平政策，想用武力迫使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就范，把它们变为罗马的附庸国。当他到达希腊时，霍斯鲁派出使节向他献上礼物，希望他在帕尔提马兹列斯为王的问题上，按纳隆的先例，表示同意，并要求他不要进军。但是他拒绝了霍斯鲁的礼物，也没有答应给帕尔提马兹列斯举行加冕礼的建议。作为回答，他说帝王之间的友谊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他的回答不符合正常仪礼，充满威胁意味。他表示自己一定要进入叙利亚。他取道安塔基亚前往叙利亚。

图拉真从叙利亚进军亚美尼亚，进至埃雷吉亚（Elegeia）。亚美尼亚国王见无法抵抗，就修书一封，其中充满阿谀奉承之词，表示投降，但并无结果。于

是他便去罗马大营面见皇帝，伏身把王冠放在图拉真脚下。这次图拉真没有拒绝。他把亚美尼亚称为罗马的一个省，但是却密令在帕提亚王子回程的路上把他杀掉。

图拉真解决了亚美尼亚问题后，进军至两河流域，迫使阿斯隆、阿尔东和阿迪亚本降服。由于这次大捷，罗马元老院授予他“战胜帕提亚者”称号。

罗马军队匆忙推进时，霍斯鲁并未认真抵抗。罗马军队进至巴比伦时，暴露了他们从叙利亚到巴比伦的运输线。后霍斯鲁又把敌人引到埃兰地区，任其沿途大肆抢掠，意在激起百姓的反抗情绪。被占领地区的百姓的不满与愤怒很快演变为起义和造反。到处叛乱的消息传到了身在泰西封的图拉真耳中。图拉真在这次进军中不断被誉为所向无敌的大帝。他在波斯湾正沉缅于征服波斯、印度和巴克特里亚的美梦之中，突然意识到所有占领区都反对他，到叙利亚的通道被截断威胁到他军队的安全。这时，他才明白霍斯鲁已经把他引入了纵深地带。他这时想撤兵。在撤兵前，他在泰西封立了一个帕提亚阿什康尼家族的反霍斯鲁的王子帕尔塞玛斯帕特为王。在回程途中，军队经过巴比伦亚历山大死去的地方。图拉真在疲惫蒙眬之中想起了这个马其顿人，于是下令宰牲祭奠亚历山大的亡灵。这时，哈兹拉城起兵反抗，他只好后撤。

图拉真这次撤军损失惨重，这完全粉碎了他征服世界的梦想。惨败的苦果震撼了他的心灵。他疲惫不堪，在一个名为萨里努斯的地方病逝，时年 64 岁。霍斯鲁在图拉真回师巴比伦时，立即从傀儡王子手中把泰西封夺回。他从泰西封撤军时，女儿被罗马人俘虏。黄金宝座也落入了罗马人之手。

图拉真死后，继位者是哈德里扬。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图拉真东征。图拉真东进时，他就表示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去进行这次军事行动。当他看到占领区的人们都起而反对罗马人，看到这次进军的后果时，他决定与霍斯鲁议和，把军队从帕提亚完全撤出。一些图拉真的将军认为此举是出于胆怯。据一个宫廷弄臣说，哈德里扬身边经常保持三个军的兵力，足以封住挑剔者的嘴。图拉真的短暂胜利只留下战胜帕提亚的庆典。罗马人把这当作忘掉战争不利结局的麻醉剂。

经过这一系列徒劳无益的血战，帕提亚与罗马的关系大体上又回到了

瓦拉什一世时的状态。高原边缘成了两国的边界。图拉真一度宣布为罗马一省的亚美尼亚重又由一个帕提亚的王子统治，但他却要由罗马国王授予王冠。霍斯鲁和哈德里扬在伊朗和罗马边界举行谈判（公元 122 年）。罗马交还了霍斯鲁的女儿。泰西封的黄金宝座虽几经交涉，并未交还，虽然罗马答应归还。后来，为了这个宝座，双方又起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亚美尼亚的形势也回到瓦拉什一世时的状态。但一有机会，双方都竭力破坏对方利益，导致新的冲突。帕提亚内部的斗争依然在进行。这种斗争日渐把它引向末日。霍斯鲁最后的钱币是公元 128 年铸的。有材料表明，他晚年仍面临家族内部斗争。霍斯鲁死后，由一个王子瓦拉什继位。不知这个瓦拉什是霍斯鲁之子，还是那个王位争夺者。如果是那个王位争夺者，他到这时应该有 70 岁或更老了。但钱币上他的面貌似乎还是他与霍斯鲁争权时的样子。也许他想以此表明当年他争夺王位之举是正当的。无论如何，他也是瓦拉什二世。但他登基后也面临王位争夺者的挑战。从铸币情况可知，一个自称梅赫尔达德（四世）的王子一直到瓦拉什统治后期，仍以自己的名义铸币称王。虽然如此，这件事并未影响瓦拉什二世把从高加索进至阿塞拜疆的阿兰人赶出国境。阿兰人在伊朗、亚美尼亚和罗马边境一带肆虐抢掠。瓦拉什二世可能是以赠礼或贿赂的方式把他们请出去的。

阿兰人入侵是受了格鲁吉亚的伊伯利国王法尔斯曼的教唆[①]。他是罗马的傀儡。老瓦拉什为了此事与罗马皇帝哈德里扬交涉。哈德里扬也因另外的原因对法尔斯曼不满，于是就召见他。但法尔斯曼拒不前往。哈德里扬死（公元 138 年）后，他去了罗马。罗马皇帝安东尼行事谨慎，对他未加惩罚。

瓦拉什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罗马，祝贺新君继位。代表团带去示好的赠礼和贺信，但仍未能说服安东尼归还黄金宝座。从瓦拉什二世向阿兰人和安东尼赠礼的举动看，他一味求和，软弱无力。终于，他的统治走到了尽头。

---

① 伊伯利是南高加索的一个地区。

10. 瓦拉什三世和瓦拉什四世

继位者是瓦拉什三世(公元148—190年在位)。他可能是二世之子。他统治的时间很长。在这段时间内，在图拉真东征后，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短暂的脆弱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战争发生在马尔库斯·伍利琉斯之时。他是罗马皇帝中最懂得哲学的人，但是柱廊派哲学所倡导的和平与安宁并未能抑制住他的战争狂热。当然，战争是瓦拉什三世挑起的。他的借口是泰西封的黄金宝座还在罗马人手里。虽然这时帕提亚已经日渐式微，但对王朝的战士们而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宝座之事也是不能容忍的。

瓦拉什三世进攻亚美尼亚，并委派了一个阿什康尼家族的王子去作亚美尼亚国王。在罗马人看来，此举是背叛了与哈德里扬的约定。罗马令其卡帕杜基亚总督赛达图斯·赛瓦尔亚努斯出兵亚美尼亚。但是，罗马统帅所率的军队在亚美尼亚北部的阿列基亚，在幼发拉底河附近陷入帕提亚军队的重围，全军覆灭。

这次失败后，罗马东部国土到处爆发起义和暴乱。罗马军队出兵征讨势在必行。这场战争定名为"亚美尼亚和帕提亚之战"。此战中罗马主力为鲁修斯伍鲁斯统领的从莱茵河和顿河地区动员的军队。这支军队进至安条克(公元162年)。鲁修斯伍鲁斯的地位仅次于皇帝马尔库斯·伍利琉斯。开战前，双方先进行和平谈判。但瓦拉什三世寸步不让。谈判破裂。罗马将军帕里斯库斯攻克亚美尼亚。另一位将军卡修斯进军两河流域，沿幼发拉底河进至杜拉伍鲁普斯附近，在这一地区遭到帕提亚军队的顽强反抗。双方激烈血战。但伊朗军队终未能阻止罗马军队推进。随后，罗马军队进至巴比伦的赛琉基亚这座希腊居民的富有而美丽的城市。其居民祈求和平，开门迎敌，罗马人不战而克。但罗马军队入城第一天，城市即遭大难。那些以承袭希腊文明自居的罗马英雄们制造借口，在这座巨型城市里大肆抢掠，放火焚烧。虽然后来的发掘无法证

明罗马军队肆虐的程度,但战胜者的大肆抢掠对此城的确是一场灾难。

可能赛琉基亚的陷落极大地刺激了罗马征服者的狂热心理,卡修斯随后又攻克了邻近的泰西封,把瓦拉什三世的王宫夷为平地,甚至追击瓦拉什直到米底。其实瓦拉什用的是塞族人诱敌深入的战术即打败安提伍霍斯的打了就跑的战术。此外,罗马人在两河流域还遭遇了另外一个敌人——天花或瘟疫。这种可怕的不知原因的疾病使罗马军队大量减员。这一无形的敌人甚至在罗马人被迫撤军时,也一直与惊恐万状的战胜者纠缠不休,直到他们撤到罗马和意大利北部,以及莱茵河和卡利亚一带。罗马军队的撤退极其狼狈。军需辎重和战利品全部抛弃,半死不活的、疲惫的兵士大多死在途中。其占领地区悉数被帕提亚人收回。罗马和它的哲学家国王从这次进军中所得到的只是一场传染病、饥荒和全国性的人心惶惶。的确,罗马人很难接受这次鬼使神差的失败。他们也的确还有几次进军两河流域,如公元 166 年那次。公元 168 年,罗马人进军亚美尼亚,企图挽回败局,但所获甚微。后罗马爆发内乱,有一个夺权者起而反对马尔库斯·伍利琉斯(公元 175 年),罗马人才没有再进行这种徒劳的军事行动。

总的看来,战争结局对罗马人还是有利的。因为两河流域北部还是落入了他们的掌握之中。这一地区的小国的国王们在铸币时,都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罗马之友”(Philoromeus)称号。瓦拉什三世继位之初,虽然扬言要与罗马斗争,但由于罗马爆发了瘟疫和内乱,也只好与其共处了。他并未收复在他以前失去的土地,相反,他还把一部分未丢失的领土送给了罗马。最后,来不及再开战,他就与世长辞了。

继位的是另一个瓦拉什,即瓦拉什四世(公元 191—208 年在位)。他可能是瓦拉什三世的儿子。他继位时,正值罗马内部斗争激烈和兵士造反。当时的罗马皇帝赛帕提姆斯·赛维鲁斯(Septimus Severus)与其叙利亚总督帕赛纽斯·尼卡尔(Pescennius Niger)产生了分歧。两河流域北部的居民反对罗马的统治,包围了纳赛宾[①]。纳赛宾在罗马击败瓦拉什三世后,成为罗马的军事基地和移民点。瓦拉什四世似乎也秘密支持帕赛纽斯·尼卡尔。但尼卡尔最终被罗马皇帝击败(公元 194 年)。罗马解除纳赛宾之围后,立即找借口东

① 纳赛宾城在摩苏尔到叙利亚的大路旁。

征(公元 195 年),迫使两河流域阿拉伯移民地区的许多小国的国王屈服。这时,罗马内部又爆发了起义。罗马被迫撤军(公元 196)。这给瓦拉什四世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从罗马手中收回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纳赛宾又陷人了帕提亚人的包围之中。但该城守卫者顽强抵抗,没让帕提亚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这时,瓦拉什四世也像赛帕提姆斯·赛维鲁斯一样,遭遇了国内的严重事件。他不得不从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北部撤兵。对他来说,镇压东部叛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完成得比预想的时间提前。他得以重回两河流域,再一次挑战罗马的附庸国。赛维鲁斯也战胜了内部对手,回师东向(公元 196 年)。他首选进袭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只得降服。霍斯鲁旺地区的国王阿伯卡尔也表示归顺。帕提亚人未与罗马人作战,就从纳赛宾撤退了。罗马皇帝随军带着瓦拉什四世的一个兄弟提尔达德,意在把他安排在泰西封为王。罗马军队顺幼发拉底河岸进至巴比伦。这是一场残酷而野蛮的扫荡。罗马皇帝不像一个战胜的将军。他到了帕提亚都城,完全像一个冒险抢掠财产的暴徒。罗马人的突袭令瓦拉什四世猝不及防。帕提亚军队与罗马军队交锋一次,但未获成功,就让出了通向泰西封的大路。在泰西封发生的抢掠和屠杀使人联想到古代亚述人。罗马军队是由亡命徒组成的,他们是为了在战争中捞取战利品才聚集到罗马皇帝麾下的。当他们在泰西封得到屠杀和掠夺的许可,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抑制他们的嗜血屠杀和疯狂掠夺了。

被攻陷的泰西封面临一场野蛮的扫荡。皇帝实际上是以金钱从兵士们的手中买得他的皇帝称号的。他甚至无法以纪律约束自己的兵士,从他们手中分得自己的一份战利品。抢夺和焚烧之后,全城男子悉数被杀,约十万妇女和儿童遭到拘禁。皇帝对士兵们的放纵源于他残暴野蛮的天性。这与他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后来,他临终时对儿女们说:要照顾士兵们的利益,对别人则可以不必在意。

但是,由于士兵们大肆抢掠,发不义之财,泰西封及其周围地区陷于饥馑。甚至兵士们也不得不以草根充饥,还染上了各种危险的疾病。

回程的路上,他用数周时间攻打设防坚固的哈兹拉城。此城在这以前曾顽强抵抗过图拉真的进攻,在罗马的内部冲突中,又支持赛维鲁斯的对手尼卡尔。虽然这里的太阳神庙中的财产强烈地刺激着掠夺成性的皇帝和士兵们的胃口,但勇敢的城市守卫者,阿拉伯人和帕提亚人,仍重挫罗马军队,让他们付

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这又一次证明此城是坚不可摧的。赛维鲁斯抢掠泰西封后，在叙利亚一直停留到公元201年。这说明他虽获胜，但对保有胜利果实信心不足。

瓦拉什四世虽然恢复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罗马人抢掠泰西封后第十年仍然在世，但已无力复仇。他的晚年都花在修复战争留下的废墟和对付贵族人士与夺权者上了。

他死后(公元208年)，他的两个儿子瓦拉什和阿尔德旺争夺王位。帕提亚王朝就是在这种内部的争权夺利中逐渐削弱和衰亡的。

11. 瓦拉什五世和阿尔德旺五世

瓦拉什五世和他的兄弟阿尔德旺五世在他们的父王死后立即开始争夺王位。这使因遭受致命打击而衰弱不堪的帝国陷入危险的境地。鉴于这一状况，罗马新帝安东尼·瓦尔利伍斯(又名卡瑞卡拉，Caracalla)向罗马议会报喜。他曾多次因其父王长寿而表示不满。最后，他还没来得及伙同医生向其父王下手，他的年迈的父王已经一命归西了。瓦尔利伍斯随即把盖塔(Geta)，他的兄弟和可能的王位竞争者，杀死在他母亲的怀抱中，以此排除心头之患(公元212年)。元老院献媚者赞扬他是唯一的王，因为不会再有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力了。

这时，帕提亚王朝内部的斗争就像一种慢性顽症，蔓延开来。上层贵族的各个家族都深陷其中，不自觉地为国内外反对势力提供条件和为自身崩溃创造前提。

瓦拉什五世(公元208—223年在位)执政首先得到罗马的承认。但他同意两个罗马的反对者避难。这两人一个是帕提亚王子，一个是卡比尔派哲学家[1]。这给了瓦尔利伍斯借口对帕提亚进行威胁。瓦拉什五世由于国内有贵

---

① 卡比尔派是一个希腊哲学派别，主张放弃一切人世享乐。

族作对和他兄弟阿尔德旺夺权，所以把这两个避难者交给了罗马，从而避免了与罗马正面冲突。他在与其兄弟的斗争中未占上风。虽然这场夺权斗争的细节尚不清楚，但有材料表明，在他当政之初的三四年，伊朗西部是由阿尔德旺控制的。瓦拉什五世虽然在赛琉基亚铸币，但他的控制区基本在东部。阿尔德旺五世(公元 208—224 年在位)与瓦拉什不同，在对外问题上，他更为坚强有力。帕提亚的外部问题首先是来自罗马的威胁，其次是贪婪的妄想得到东方财富的海盗。

瓦尔利伍斯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又消灭了兄弟的二万支持者。他几乎把他父王库中的财产全部分发给了支持他的人，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做着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美梦。在出兵亚洲之前，他先拘禁了埃斯鲁温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从而扫清了进军帕提亚的道路①。但是，征服帕提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就设计了一场阴谋，其行径类似海盗。他先向阿尔德旺的女儿求婚，说这桩婚事是两国联合的纽带。由于他把自己视为亚历山大，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这桩婚事看作是对伊朗王位和王权提出要求，幻想达到目的后，就可以像亚历山大一样，成为东西方霸主。阿尔德旺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他并未放弃。据有些资料记载，他未立刻发作，而是再次提出要求。后阿尔德旺终于同意了，双方约定由罗马皇帝到伊朗迎亲。

但瓦尔利伍斯却把婚礼变成了一场强盗的劫掠暴行。未带武器前来参加婚礼的帕提亚权贵政要大多数被杀，阿尔德旺奋力逃出了虎口。

瓦尔利伍斯把这一背信弃义的暴行作为一场胜利报告给元老院，并为此铸币纪念。他自称是“战胜帕提亚者”(Vector particus)。随后，他携带掠夺来的巨额财产和大批俘虏撤退，沿途允许士兵掠夺财产和放火烧城。路过阿迪亚本城时，他下令毁掉城内的首领墓②。连死人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他本人则在欧得赛城休息，嬉戏狩猎，并准备再次进攻帕提亚③。但在此城，他被卫士所杀(公元 217 年)。

瓦尔利伍斯的继承人名玛克里努斯。这时，阿尔德旺正在加强军备，准备

---

① 埃斯鲁温为两河流域地区，在卡帕杜基亚西北。

② 阿迪亚本城是亚述古城，其地在今摩苏尔附近。

③ 欧得赛城即今土耳其之乌尔法。

复仇。玛克里努斯则意欲讲和。和平谈判还未取得结果，双方就在纳赛宾发生了冲突。三天里罗马军队遭受重创，尸体堆积如山。玛克里努斯再次提出议和。罗马同意交还夺取的财产和俘虏，此外还将支付巨额赔款。这表明帕提亚在冲突中占了上风，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虽然如此，对极度衰弱和面临内战的帕提亚，这种胜利是微不足道的。这对垂死的病夫而言只不过是回光返照。

12. 阿尔达希尔造反和阿什康尼王朝的覆亡

持续多年的阿什康尼家族的内部斗争甚至令帕提亚贵族都对这个家族感到失望，并对它采取反对的态度。贵族人士并不欢迎阿尔德旺对罗马的这次胜利。因为如果他战胜，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会追究他们挑拨内讧和制造分裂的责任。所以，在对待造反事件上，贵族们并不认真帮助阿尔德旺，反而暗中帮助他的对手。

造反者名阿尔达希尔，是巴伯康之子。开始时，他在法尔斯地区反对地方政权的国王，后发展到反对帕提亚国王（公元 220 年）。阿尔达希尔·巴伯康的父亲属萨珊家族，曾任埃斯塔赫尔的阿娜希塔神庙的主管。母亲属埃斯塔赫尔巴扎兰吉皇族。他父亲从阿尔德旺与瓦拉什开始争夺权力时起就不明确表示支持任何一方。但他们父子很可能是支持瓦拉什的。他们还与瓦拉什有亲属关系。

阿尔达希尔逐渐把法尔斯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国王们一个个地除掉了。在他父亲和叔父沙普尔死后，埃斯塔赫尔地区的王座虚位以待，于是他就自称法尔斯国王。阿尔德旺似乎知道他与瓦拉什的关系。他不顾自己处境已然不妙，拒不承认阿尔达希尔的法尔斯国王的地位。后阿尔达希尔推翻了瓦拉什的统治（公元 222 年）。他的势力大有蔓延之势。克尔曼、伊斯法罕和卡善等地逐渐落入他的控制之下。阿尔德旺命令埃兰国王尼鲁法尔（nerofarr）把阿

尔达希尔绑去见他，但是尼鲁法尔无法完成任务。阿尔德旺本人出兵征讨阿尔达希尔，也在一场战斗中被杀，他骄傲的头颅滚落在阿尔达希尔脚下（公元224年）。

战胜者怀有一种偏激的宗教感情，竭力想恢复被忘却的古代传统。阿尔德旺死后，阿尔达希尔自行宣布为王。阿尔德旺的兄弟瓦拉什和他的儿子阿尔特瓦扎德（Artavazd）虽然力图反抗，但终未成事。显然，贵族世家并未帮助阿什康尼家族恢复他们的政权。据亚美尼亚历史学家阿卡塔日鲁斯和穆萨·胡兰记述，帕提亚的各大家族不愿看到某一家族出人头地，于是纷纷归顺了阿尔达希尔。这使阿尔德旺死后意欲坚决反对阿尔达希尔的帕提亚族亚美尼亚国王霍斯鲁丧失了最好的反抗时机。

大家族的归顺使得阿尔达希尔逐渐把统治地域扩大到古梅什、古尔冈、莫尔冈和锡斯坦①。

阿什康尼家族中人除了有的逃到罗马和亚美尼亚，可能还有人逃到了中国，其余悉数被杀。随着阿什康尼家族内部的血腥残杀，帕提亚族的政权让位于从法尔斯崛起的新政权，即萨珊王朝。

按照迪伍卡苏斯的记述，这一王朝的国王自视为亚历山大入侵前的历代国王的疆域的继承人。即使我们不相信他们与阿契美尼德家族有密切联系，但在两件事情上，他们的确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真正继承者。其一是阿尔达希尔崛起的地域的确是阿契美尼德家族兴起之地法尔斯地区；其二是这一新的王朝也建立了集中统一的政权机构，这与帕提亚王朝实行的诸侯统治体制截然不同。新国王逐渐成为一个在宗教基础上实行统治的国王。这点既不同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也不同于帕提亚王朝。因为这两个王朝在宗教问题上，除开少数例外情况，在思想观念和道德操守方面，一直采取开明宽容的政策。

① 古梅什是伊朗霍拉桑以西、雷伊以东地区。莫尔冈即马里，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

第九章　萨珊风云

1. 阿尔达希尔·巴伯康——新王朝的奠基者

家族内斗和诸侯贵族的兴风作浪使得阿什康尼家族的统治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状态，终致灭亡。在帕提亚王朝废墟上建立新王朝的阿尔达希尔领悟到了这一点：为了维持平衡和站稳脚跟，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政权体制。而专制政权要面对的就是在权力集中和分散混乱之间保持平衡。帕提亚实行了长达 5 个世纪的诸侯制政治体制。阿尔达希尔认为这种统治方式不稳定，缺乏安全感。在普通民众看来，所以需要统一集中的体制与亚历山大时的独裁和他的继承人的分散倾向有关。被人淡忘的亚历山大以前的统一集中体制的稳定性让人感到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阿尔达希尔决心在将来的施政方式上恢复亚历山大以前的可靠的体制。

他出身于法尔斯埃斯塔赫尔的宗教人士家族。这一家族历来主管阿娜希塔神庙的事务，并以此闻名于世。对他们家族的人来说，宗教传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集中权力则需要统一全国。这点只有把宗教和政治相结合才有可能。有资料表明，这种结合一直是阿尔达希尔所一心追求的。但是，帕提亚时期的诸侯制松散的权力结构导致宗教差异和政治权力分散。这推迟了他集中权力的愿望的实现。

法尔斯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易于实现统一集中。在这里，甚至帕提亚诸侯制的统治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统色彩。这种情况使阿尔达希尔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权力集中。阿尔德旺被杀和阿什康尼家族与帕提亚各大家族间的冲突与矛盾也有助于阿尔达希尔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权。

帕提亚贵族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他们一向彼此竞争，互不相让。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宁可让一个非帕提亚族人上台，也不愿看到任何一个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人出头。亚美尼亚古代历史学家穆萨·胡兰说，没有一个举足轻重且担当军事领袖的家族，即苏林家族的归顺，一个非帕提亚家族最后要战胜统

治了5个世纪的帕提亚王朝是不可想象的。卡兰家族虽然进行了反抗，但根据一幅纳格什鲁斯塔姆的琐罗亚斯德教圣地岩画，在萨珊王朝第二任国王时，这个家族中的人已在近卫军之列。显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激烈[①]。毫无疑问，各大家族所以归顺阿尔达希尔是由于他们之间长期纷争不和，特别是后期，他们挑拨阿尔德旺和瓦拉什恶斗不休。除了帕提亚贵族之间不和，两河流域民众的不满也加速了帕提亚王朝崩溃的进程。

在古代民间传说中，阿尔达希尔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像阿契美尼德王朝奠基人居鲁士的出现一样，具有史诗色彩。甚至居鲁士登上历史舞台的某些情节也改头换面出现在阿尔达希尔的故事中。这是因为，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需要这类如梦如幻的被人遗忘的萨珊的离奇出身的情节来解释阿什康尼家族统治的突然崩溃。

在传说中，出现了萨珊其人，后来他成了巴伯康的牧人。传说还指明他是亚历山大以前伊朗末代国王达拉的后人。后来还生发出他与儿子"心灵感应"的情节，而儿子沙普尔则是帕提亚国王阿尔德旺之女所生，后来继承了他的王位[②]。这个情节把这个新王朝与帕提亚王朝联系起来了。但这些事并非史实。虽然在皇家族谱上有巴伯康和萨珊这两个名字，但有关他们身世的传说显系捏造。关于沙普尔出世的故事，即把他说成是阿尔德旺的女儿所生，也属类似情况。有资料表明，沙普尔参加了阿尔达希尔与阿尔德旺的最后一战。当时他是个小伙子。此战中，阿尔德旺的文书官达兹班达兹就是他杀死的。在菲鲁兹阿巴德以及拉贾布的浮雕画面上，他出席了阿尔达希尔的加冕典礼，这些画面足以证明上述故事与史实不符[③]。可能史诗情节的创作者竭力想把

① 纳格什鲁斯塔姆岩画是伊朗法尔斯地区著名的古迹，记载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国王们的事迹。

② 传说中的阿尔达希尔故事是这样的：被亚历山大推翻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末代国王达拉有一个后人名萨珊。萨珊逃到印度，历经四代，每一代儿子都名萨珊。第四代萨珊回到伊朗，做了法尔斯地区地方王朝国王巴伯康的牧人，后被召至帕提亚国王阿尔德旺的宫廷服务。后因与王子发生矛盾，他被迫出逃，起兵造反，成事后娶阿尔德旺之女为妻。此女在他的食物中下毒。阿尔达希尔下令一大臣斩此女。因此女怀有身孕，大臣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而是把此女留下了。后此女生子沙普尔。阿尔达希尔忧虑年老无子，这时大臣才吐露实情。后大臣安排了一场马球赛。赛场上阿尔达希尔对一个男孩特别欣赏，这个孩子就是沙普尔。最终，阿尔达希尔认子，并传位给他。伊朗史诗《列王纪》中有这段故事。

③ 菲鲁兹阿巴德是伊朗法尔斯地区的一个县。拉贾布浮雕在伊斯法罕到设拉子的公路旁。

萨珊家族，甚至阿什康尼家族，表现为伊朗王朝的继续，因此才把古老的故事情节移植到阿尔达希尔的身世故事中。他们甚至将某些神话情节也加以利用，如哈夫特旺的故事①。一个新王朝的缔造者被描绘成了伟大的屠龙英雄和一位与古代王朝有联系的人物。在《塔巴利历史》和其他一些著作中有关于阿尔达希尔起事和他的出身世系的叙述②。这些叙述也被萨珊初期的钱币上的画面和一些铭文所证实。综合这些材料可知，阿尔达希尔及其父巴伯康出身贵族阶层，而且他们的确与亚历山大入侵前的一些古代传统和某些古代家族有传承关系。

2. 法尔斯地方王朝的统治者

在帕提亚王朝的统治延续的5个世纪中，法尔斯地区一直由各地方王朝统治着。处在塔赫特贾姆希德和阿娜希塔神庙（这座神庙也许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阿尔达希尔二世的遗产）的废墟上，这里的人们仍然保持着对亚历山大入侵前的阿契美尼德时期的鲜活的记忆。这里的地方王朝自然要比其他地方王朝更加竭力保护古代波斯传统。阿尔达希尔和他父亲巴伯康在帕提亚王朝晚期，作为这些残存的地方王朝的继承人在法尔斯全境独立称王。这一时期的地方王朝的情况在历史上只有零星记载。从他们所铸的钱币上也可得到某些信息。此外就一无所知了。我们只知道，这些地方的首领们在赛琉古时期为小政权首领，到帕提亚时期就纷纷称王了。在他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钱币上，有时有火坛和穆护的形象，或巴赫拉姆的形象，有时又有希腊神祇的形象，但神又穿着帕提亚人的衣服。这些形象至少说明，当时的法尔斯正经历着

① 哈夫特旺在故事中是一个怪物，类似蛇或蟒。阿尔达希尔打天下时，把它斩杀了。《列王纪》中有这个故事。

② 《塔巴利历史》原著为阿拉伯文，作者为穆罕默德·本·贾利尔·塔巴利（公元838—923年）。此书后由阿布·阿里·巴尔密翻译成波斯文。

一个变化无常、人心惶惶的时代。在这些钱币上出现的地方王朝国王的名字，如达里亚伍(Dariav)、达拉伯(Darab)和阿尔塔斯塔尔(Atastr,阿尔达希尔)，说明他们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古代传统有密切联系。而钱币上的玛努切赫尔、纳尔西和维兹德卡尔特这样的名字又说明他们与《阿维斯塔》的传统和凯扬王朝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尔达希尔想在帕提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要维护和加强《阿维斯塔》中所阐发的教义，希望恢复亚历山大入侵以前的时代，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根据为数不多的钱币和书面资料，还不能对这些小王朝的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借助其他实物和信息可知，在帕提亚王朝末期，法尔斯地区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地方王朝的国王们是独立的统治者。除去较大的地方政权，在法尔斯境内的每个小地区，都有一个小朝廷和国王。每个小地区的国王就是一个诸侯，统治一方。他们都隶属于阿什康尼家族的中央政权。虽然这些诸侯统治的细节无法确知，但有资料表明，埃斯塔赫尔的阿娜希塔神庙主管萨珊应该就属于这一时期的法尔斯贵族阶层。巴扎兰吉(法尔斯地区的一个小朝廷)国王把女儿迪娜克嫁给萨珊，这说明他是贵族阶层中人。阿娜希塔神庙主管这一名义也很重要。后来沙普尔一世在琐罗亚斯德神塔的铭文中把他称为"王"，这说明这个家族的地位非比寻常。这时的巴扎兰吉国王是高切特拉(Gaochitra)。他在纳萨的一个名为白堡的地方统治着法尔斯地区。这个小朝廷也像帕提亚王朝一样日渐衰落。他所统治的小朝廷内日益响起反抗之声。反抗者中就有巴伯康·萨珊。他是宗教人士，即穆护，也就是民众首领，而且母亲又属巴扎兰吉王族，所以他顺理成章起而夺权。此外，他还在一个小城赫尔(位于巴赫特冈湖边，在索鲁斯坦通往尼里兹的大道上)任神庙主管，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自立为王了。

在巴伯康的儿子中，阿尔达希尔年龄最小。他约于公元 180 年诞生在赫尔城外的一个名为提鲁的小村子里。他骑术高超，能征善战。因此，他夺权的野心也最强烈。他十六七岁时，巴伯康就要求巴扎兰吉国王任命他为达拉伯卡尔德小城的要塞的统领。也是由于他父亲的活动，很快他就在达拉伯卡尔德城称王(公元 200 年)。

当初在阿尔德旺与瓦拉什进行夺权斗争时，巴伯康是支持瓦拉什的。此

事可能造成了他与巴扎兰吉国王高切特拉的不和。巴伯康迫于形势，也可能是由于儿子阿尔达希尔的鼓励，起兵反对高切特拉，并把他杀死（公元 220 年）。他的家族随即成了整个法尔斯的统治家族。他曾要求当时在雷伊的阿尔德旺允许他儿子阿尔达希尔替代高切特拉作法尔斯国王，遭到阿尔德旺的拒绝。阿尔德旺忙于东征西讨，还要应对与他的兄弟瓦拉什的战争，所以无暇镇压巴伯康的叛乱。

巴伯康家族的势力在法尔斯日益壮大。巴伯康死后，法尔斯地区的王位未得帕提亚王朝批准，就由他儿子沙普尔继承了。阿尔德旺不承认巴伯康和沙普尔的王位。因为他们与自己的兄弟瓦拉什关系密切。

总之，巴伯康死后，他的长子沙普尔在埃斯塔赫尔自立为法尔斯国王。但是志怀高远的阿尔达希尔不服，向他夺权。于是一场兄弟之战势不可免。但是还未等双方在达拉伯卡尔德展开战斗，沙普尔就在一场原因不明的事故中丧生了（公元 222 年）。据说他是被倒塌的房子砸死的。很可能是巴伯康的其他儿子在阿尔达希尔的授意下进行了有利于他的秘密安排。传说是一座地下建筑胡玛大厅倒塌帮助阿尔达希尔避免了与哥哥的一场战争。

3. 阿尔达希尔与阿什康尼家族

沙普尔已死，巴伯康和高切特拉也不在了。这对阿尔达希尔来说是称王的最好时机。阿尔德旺拒绝承认他的王位，但他根本不予理会。

反对他称王的开始是法尔斯的一些小朝廷的国王们和邻近地区的诸侯，特别是克尔曼、伊斯法罕和米尚等地反对尤为激烈。但是，这些国王和诸侯一个个都被征服了。阿尔德旺在那几年间忙于内外斗争，无暇顾及这个造反者。他解决了瓦拉什夺权问题之后，才得以腾出手来处理阿尔达希尔所造成的麻烦。他命令胡泽斯坦国王内鲁法尔出兵埃斯塔赫尔，把造反者阿尔达希尔绑来见他。但内鲁法尔出师不利，遭到失败。阿尔德旺只得率兵亲征。

据迪夫卡修斯叙述，双方至少进行了三次战斗。阿尔达希尔连续三次获胜。最后决战前，阿尔达希尔派一名使者去见阿尔德旺，约定决战时间。王中之王接受了下属的这一挑战。此举不是出于谨慎的权衡，而是出于维护一国之主的尊严的考虑。如果上述记载属实，阿尔德旺给阿尔达希尔的回信中，既表示出轻蔑，也充满了威胁。他把阿尔达希尔称为库尔德人，说他是"在库尔德人的帐篷里长大的"。他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他身上有一种原始社会中的勇士的自负和偏见。

总之，决战时间约定后，阿尔达希尔抢先动手。在阿尔姆兹德甘平原一战中，阿尔德旺战死[①]。阿尔达希尔成了整个帝国的国王(公元 224 年)。

虽然阿尔德旺之死并不意味着权力之争的结束，但他的死造成了举国无君的局面，而阿尔达希尔意志坚强，残酷无情，所以，从此实际上他已经大权在握。上述记述还说，阿尔达希尔在战场上践踏阿尔德旺的头颅。这似乎言过其实。但阿尔达希尔在消灭维护阿什康尼家族王权的对手时手段凶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在制止内乱时是必要的。有一种传言说他把对手们的头颅置于阿娜希塔神庙中展示。在他致阿尔德旺的信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他的暴虐和凶残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是可以理解的。据古叙利亚文《阿尔贝拉史录》记载，他毫不留情地杀死了阿尔德旺的儿子，并以各种手段消灭阿什康尼家族遗留的其他人员[②]。否则他是不可能夺得阿尔德旺留下的王位的。

他认为这个王位是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给他的赠礼。在拉贾布和纳格什鲁斯塔姆的岩画上有他加冕的画面，把他接受天神赠礼的情景永远地保留了下来，呈现给世世代代的人们。加冕礼在何地举行不得而知。也许是在法尔斯的埃斯塔赫尔，也许是在泰西封。在这些画面上，阿尔达希尔从阿胡拉·马兹达手中接过一个象征统治权力的环形物。这似乎是在说他并不是继承了亚历山大以前的统治者(在近似神话的世系表上，他是他们的后人)的遗产，而是接受了天神的赠礼。在纳格什鲁斯塔姆的岩画上，阿尔达希尔和阿胡拉·马

---

① 阿尔姆兹德甘平原在伊朗南方胡泽斯坦省东南。

② 阿尔贝拉是亚述古城。

兹达都骑在马上。阿尔德旺的头颅在阿尔达希尔的马蹄下。阿赫里曼的头则在天神的马蹄下[①]。这可能象征着阿尔达希尔战胜阿尔德旺如同天神战胜恶魔。他想以此证明他的王权是神赐之权(法尔,即灵光),如同凯扬王朝的王权一样。从而很自然地,在民间故事中形成了灵光护卫阿尔达希尔的说法。在阿尔达希尔·巴伯康传里,他的家族有法尔斯宗教上层和主管阿娜希塔神庙的背景。这也有助于他的王权来自神助的说法的传扬。

虽然阿尔达希尔重视和依靠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而且还设法重编《阿维斯塔》(在琐罗亚斯德教文献中是这样记述的),但他并未断然把琐罗亚斯德教宣布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和刁难其他宗教的信徒。但他本人对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帕提亚王朝的统治表示不满,或至少是在民众面前做一个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帕提亚的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态度。而阿尔达希尔本人当政时,甚至在他儿子沙普尔当政时,国家的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还不足以树立统一的宗教。把琐罗亚斯德教定为国教是阿尔达希尔留给后人的一项任务。战胜阿尔德旺以后,为了能够攻克泰西封及正式加冕,成为王中之王,他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他要战胜阿什康尼家族的残余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要对付向帕提亚王朝交纳贡税的各地方王朝国王和首领,要用武力或金钱使他们就范。他至少用了两年或更长时间才进入泰西封,并在那里举行了加冕典礼(可能是公元 226 年 9 月)。

这以后的任务就是巩固实力和对付反对者。为此他花了 15 年时间。他的主要困难一方面是来自罗马和亚美尼亚的阴谋挑拨,他们怂恿阿什康尼家族东山再起;另一方面是要尽快迫使反对建立集中统一政权的高原内各地方王朝的国王们放弃反对立场,表示归顺。他在这一时期的作为和努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坦萨尔信》中。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他以后的时代的事。但是,从一些历史事件判断,这完全可能是阿尔达希尔时代的事情。

阿尔达希尔时的大祭司长坦萨尔写信给塔巴利斯坦的王子,劝他归顺阿尔达希尔,协助他恢复伊朗古代文化和宗教传统。塔巴利在《历史》中说阿尔达希尔曾致信各地诸侯,号召他们归顺。另有文献表明,这位新王朝的奠基者

① 在伊朗古代史诗里,阿赫里曼是恶魔的首领,与天神对立。

曾致信各地方王朝的国王，与他们联络沟通。他不会贸然与他们开战，徒然招致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从而威胁到他的新的政治规划，即建立集中统一的政权。

4. 亚美尼亚和罗马

攻克泰西封和举行加冕典礼(其场面在法尔斯的岩画上永远保存下来)后，阿尔达希尔意识到要在帕提亚王朝这一传统都城长久待下去，必须出兵两河流域北部及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

他师出告捷，攻克摩苏尔地区，把摩苏尔更名为阿尔达希尔城(Budh Ardahir)。然后，他将这一地区的地方王朝的堡垒一一攻破，迫使这些地方政权的国王们归顺。但是初期他在两处受挫。一处是从来就难于攻下的哈兹拉。这时哈兹拉正与罗马联手。另一处是与亚美尼亚有联系的阿塞拜疆。局势促使他向罗马摊牌，因为在多次边境战争中都能发现罗马的影子。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亚美尼亚。阿尔达希尔是把它作为国内问题处理的。他不能容忍帕提亚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那里。实际上，当时的帕提亚残余势力和某些支持他们的贵族已经在亚美尼亚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反阿尔达希尔联盟。罗马虽然表面上不介入纠纷，但由于罗马在亚美尼亚有其利益，所以它仍在加强反阿尔达希尔的势力。

亚美尼亚聚集着帕提亚的王子们，其中包括米底阿塞拜疆国王阿尔台瓦扎德。他在其父阿尔德旺死后，是唯一有资格继承帕提亚王位的人。这些王子们搁置家族内部纠纷，想在亚美尼亚国王霍斯鲁(根据一个不能证实的说法，他是阿尔德旺的远房兄弟)的帮助下，重新夺回失去的王位。这支人中除了帕提亚骑兵，还有从高加索和阿兰南下的武装力量。罗马也看出伊朗爆发内战于己有利，所以秘密支持并加强这支反对阿尔达希尔的力量。

阿尔达希尔作为帕提亚王朝最后的混乱局面的最终继承者，从为王之初

就在两河流域、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地区的国境线上与罗马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他要收回伊朗失去的国土，这就是他进军罗马的借口。他一反帕提亚王朝所采取的守势，转而采取攻势。他在兵士中进行宣传，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他表示要重振亚历山大入侵前伊朗的国威，以此作为采取行动的精神支柱。他预见到亚美尼亚，甚至哈特列，会受罗马的挑拨，抗拒他进军。他不仅在卡帕杜基亚和叙利亚与罗马较量，而且围攻早已成为罗马军火库的纳赛宾要塞（公元 230 年）。

罗马皇帝是刚成年的亚历山大・西伍鲁斯。他在其母指导下执政。西伍鲁斯率重兵进至安条克（公元 231 年）。他打算修书一封吓阻阿尔达希尔。但阿尔达希尔进军罗马的决心已定，誓不更改，不愿作任何妥协。他派出一个由伊朗高官名流组成的声势浩大的代表团，铺排张扬地去见罗马皇帝。他要求亚历山大・西伍鲁斯归还罗马侵占的伊朗领土。形势急迫，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罗马皇帝虽无心打仗，也只好应战（公元 232 年）。

开战后，罗马军队既无法在阿塞拜疆向前推进，也不能从叙利亚进入高原。当罗马皇帝得知阿尔达希尔此时又遇到其他麻烦，无法从叙利亚方向突破时，居然也停止军事行动，不再进攻，连个条约也没有签，就回罗马了（公元 233 年）。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马元老院居然把西伍鲁斯称为“战胜波斯者”（Persicus Maximus），认为他能完成撤军就是一大胜利。此后一段时间，阿尔达希尔没有打算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边境一带向罗马军队进攻。这是因为东方出了问题，而不是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说，是由于他在与罗马的交锋中受挫。

阿尔达希尔与亚历山大・西伍鲁斯交手后，东方出事。这给亚美尼亚国王霍斯鲁和帕提亚的支持者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在西方蠢蠢欲动。据阿卡塔日鲁斯说，他们向阿尔达希尔控制的西部边境进攻。这显然是夸大其词。阿卡塔日鲁斯还说，亚美尼亚国王向惯于抢掠的部族开放了高加索山口，这些部族从沿途各城一路抢来，直达泰西封。虽然这种抢掠在此后的 10 年间一再发生，但是这些部族并没有像亚美尼亚的材料所说的那样，给阿尔达希尔造成重大损失。

阿尔达希尔认为亚美尼亚问题只能在东部的秩序建立以后再加以解决。

因为当时对他的王朝造成威胁的是东方。当时，在帕提亚王朝的诞生地和摇篮奥斯托瓦，大月氏已经收留了一部分帕提亚残余势力和他们的首领。此外，他们还与亚美尼亚的帕提亚残余势力保持联系，遥相呼应。因此，阿尔达希尔认为不把这种势力排除，与罗马和亚美尼亚发生任何冲突都是轻率和危险的。

在帕提亚王朝末期，大月氏人占领了高原东部的一部分，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干线。在这条通道的西方出现了强大的政权，他们自然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威胁。

阿尔达希尔在东方用兵数年（公元 233—237 年）。从塔巴利的记述中可知，他回法尔斯后，大月氏、土兰和莫克兰都派遣使臣到他的宫廷。可见，他出兵东部后，已经迫使东部各地方王朝归顺。有一个材料说，此次出兵之后，他把一个儿子派去作了东方国王。此事有待证实。

这几年他在东方征战效果显著。所以，此时阿尔达希尔可以把更多兵力用于西方战线。

这时的罗马皇帝是马克西米努斯·泽拉克斯（Maximinus Thrax）。上次西伍鲁斯出兵时，他是罗马在两河流域的军事统帅。战后，他在日尔曼一线深受士兵们的爱戴。但他的兵力陷在西方，无法东顾。阿尔达希尔抓住机会，继续执行上次的策略，进击罗马在两河流域的阵地，相继占领纳赛宾、哈兰和杜拉伍鲁普斯（公元 238 年）。此时，罗马被内乱困扰。一个个皇帝不是被罢黜，就是被杀。马克西米努斯被反对者阴谋杀害。普培努斯（Pupienus）继位。他还没来得及对付阿尔达希尔，也被杀害（公元 238 年）。直到古尔迪亚努斯三世时，罗马才得以进军叙利亚和两河流域。这时，他们的对手已经是阿尔达希尔的儿子沙普尔了。

阿尔达希尔生前就着意培养沙普尔，他们父子共治。他还在位时，沙普尔已经在亚美尼亚前线取得胜利。虽然这次胜利远非决定性的，但他的形象还是因此在沙普尔城（索里玛斯）与他父亲的形象一起被永久地留在了一幅著名的优美的浮雕画上。他的形象还与他父亲的形象一起出现在钱币上。

阿尔达希尔在一次进攻时，被从不屈服的城市哈兹拉拒于城墙之外，空手而归。根据一则新发现的摩尼的话，此城于阿尔达希尔与沙普尔共治时归顺。年轻的沙普尔仪表堂堂，他与哈兹拉国王之女有过一段不幸的爱情，此城因此

归顺。

不久之后(公元241年),年逾70的阿尔达希尔把王位交给沙普尔,自己在孤寂中死去。

其父在世时就已登基的沙普尔在其父死后举行了加冕典礼。在一些记述伊朗民族传统的资料中提到阿尔达希尔在火坛中的孤寂生活,说他对琐罗亚斯德教有好感。但这仅是一种好感而已,并不能证明他曾把它定为国教。他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好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他以之鼓励高原内各小朝廷对他表示归顺。

5. 政教结合及宽容政策

阿尔达希尔坚持不懈地奋斗,在法尔斯已被人遗忘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在他死后,这个帝国的集中统一的统治在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加强。虽然这个帝国的都城还像帕提亚王朝一样设在泰西封,但是其实际的政治中心则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尔斯的埃斯塔赫尔。此城附近的波斯波利斯则是亚历山大入侵前波斯帝国的都城。新城附近的波斯波利斯城的废墟仍令人忆起那悠远的年代。但阿尔达希尔本人则时常居住在风景宜人的古尔城。古尔在菲鲁兹阿巴德,后更名为阿尔达希尔城。他年轻时建造的宫殿现在仍然可以看到。新王族在古城埃斯塔赫尔有一座专门的拜火坛。他们的王权是与诸侯王统治时期的宗教首领的权威相结合的。他们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一方面把自己与亚历山大入侵以前的古代国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政权与宗教结合在一起。这二者互为条件,彼此支持。阿尔达希尔的形象出现在拉贾布和纳格什鲁斯塔姆的岩画上。这两处就在古代帝王的陵墓附近。画面上,他被阿胡拉·马兹达授予王权。上述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地表明,他既是宗教首领,又是古代国王王权的继承人。

按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所说,《阿维斯塔》的残篇是阿尔达希尔下令,由大祭

司长坦萨尔搜集整理的。然而也有传言说《坦萨尔信》是霍斯鲁·阿努希拉旺时或更迟才形成目前人们所见到的样子的。但是，说阿尔达希尔竭力收集和编辑《阿维斯塔》残篇似乎并非毫无根据。摩尼在其著作《克弗来亚》中说，琐罗亚斯德本人并未写书。人们所读到的他的书是他的弟子在他死后编写的。这说明，到摩尼时代，所谓的琐罗亚斯德的著作已经行世。据此，一些叙利亚学者所说的到萨珊王朝末期《阿维斯塔》才编成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着力此项工作的帕提亚王朝国王瓦拉什已经开始了这项任务。这对阿尔达希尔争取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是十分重要的。按照古叙利亚文《阿尔贝拉史录》的记述，阿尔达希尔除向他所统领的东方各省派出一名省督之外，还派一名祭司，用以主持宗教仪式。这还不能说他已经把琐罗亚斯德教定为国教，只能表明他作为国王个人对传播琐罗亚斯德教的热衷。也许正是由于从法尔斯向各省派出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以后，在整个萨珊王朝时期，法尔斯的祭司在宣传和维护琐罗亚斯德教方面超过米底祭司。实际上，米底祭司原来才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就这样，阿尔达希尔向全国派出埃斯塔赫尔和阿尔达希尔城的祭司，把法尔斯变成了一个传播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从而逐渐为政教合一的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他的真正目的。一些早期伊斯兰历史学家就指出，政教合一的政策是从阿尔达希尔开始的。其目的除了争取琐罗亚斯德教下层教徒对新政权的支持，还包括吸收某些琐罗亚斯德教主管拜火坛的祭司参政。萨珊家族把他们的家族世系与亚历山大入侵前的国王相联系是要表明这个王朝的统治的正当性，同时也取得维护琐罗亚斯德教的权力。这一世系联系是否符合史实非常值得怀疑。有传言说，这一家族的先人在达拉三世（大流士三世）倒台后逃到印度，其后人在 200 年后回到伊朗。这种说法显然值得怀疑，而且是孤证。有些萨珊文献说，沙普尔和阿尔达希尔“有神灵之像”，被认为是神的传世后代（对于帕提亚王朝和赛琉古王朝的统治者，也有类似说法）。这说明这个家族的名声和重要性。在一些铭文中，巴伯康还被称为穆护。这些材料表明，在阿尔达希尔兴兵起事时，这个法尔斯贵族中的“王族”把自己说成是过去王族的后人（不管是否属实）。即使怀疑这种世系关系，也不能否认萨珊家族在宗教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们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所有否定这一事实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定其为国教，也不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统治地域内限制其他宗教信仰。要发展和壮大政权不可能不在宗教政策上采取宽容开放态度。特别是在政权建立初期，鉴于帕提亚末期的情况，更需要执行这种政策。沙普尔对摩尼和他的教义所表现的宽容态度表明他知道把琐罗亚斯德教定为国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这种对其他宗教所表现出的宽容还意在防止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对政务干涉过多。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保护和肯定琐罗亚斯德教只不过是表现了他们个人的信仰倾向。他们提倡政教合一是为了争取普通百姓。据阿卡斯亚斯说，阿尔达希尔参加一些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仪式①。《阿尔贝拉史录》说他迫害反琐罗亚斯德教的人士。这些行动如同他主张政教合一一样，是一种政治措施，他肯定不赞成像以后年代那样，大祭司们干预一切政务。

6. 阿尔达希尔的遗产

阿尔达希尔·巴伯康作为伊朗第二个大帝国的奠基者，一直为后人所景仰和爱戴。他所得到的荣誉如同阿契美尼德君主居鲁士大帝一样。甚至有关居鲁士的某些故事情节也改头换面出现在有关他的传说中。但他真正的面貌也如同居鲁士真正的面貌一样，被掩盖在一层迷雾之中。他所开拓的地域也被夸大了，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他儿子沙普尔开拓的，在神话传说中，也记在他的名下。

但是他毕竟创建了一个新的大帝国。他的功绩堪与居鲁士相比。他不仅废除了导致帕提亚王朝衰落和崩溃的诸侯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家族的兵力，即削弱了军事领袖们的兵力，还创建了一支正规军，从而在军中建立了秩序，在军外保持了各方力量的平衡。这一切保障了新创建的帝国的统一和

① 阿卡斯亚斯(公元 536—582 年)是拜占庭历史学家。

行政运作。阿尔达希尔所创建的安全有序的局面与帕提亚末期混乱不堪的形势相比,弥足珍贵,也使人认为他是明智和理智的化身。他的《阿尔达希尔语录》成为后世人们的实用哲理课本。他所建设的城市直到伊斯兰时期仍然使用他的名字。这表明他是一个成就显赫的创业人和建设者。他用心建设城市、宫殿、广场和民居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帕提亚王朝时的封建习性。阿尔达希尔在晚年,靠了沙普尔的堂堂仪表和哈兹拉城公主对沙普尔的爱慕,取得此城。这之后,他把王冠让给沙普尔,自己则远离了开疆拓土的事业。此举使人忽略了他杀了兄弟而登上王位的经历和他残酷地把敌人的头颅踏在马蹄下及把敌人的头颅在阿娜希塔神庙展出这些行为,而把他视为一个典型的明君,理想的王者和智者。

这个典型的明君留给儿子的是一个新建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要发展壮大,在东方面临贵霜王朝,在西方面临罗马势力的掣肘。这种形势摆在一心想超过其父成为"伊朗和非伊朗之王"的沙普尔面前,唯一的出路只有与外国一战。

7. 沙普尔一世的统治

沙普尔是从其父在世时开始执政的。其父在攻克哈兹拉后就把王位让给了他。沙普尔约于公元200年出生。他开始执政时约40岁。虽然他也拥有"王中之王"的称号,但因其父尚在,为表示尊重其权威,并未举行加冕礼。他的加冕礼在其父去世和他打完与罗马的第一仗后才举行(公元244年),也就是说,在此前3年,他虽然为王,但未戴王冠。

他父亲在世时,沙普尔就指挥了与罗马皇帝古尔迪亚努斯的战役。此战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他。他在拜火坛的铭文里写道:"我们建国后,古尔迪亚努斯在罗马人、哥特人和日耳曼人中纠集了一支军队进攻伊朗,进至阿苏里斯坦(叙利亚)。在阿苏里斯坦的玛什赫(Mesikh),双方交锋。皇帝古尔迪亚努斯

被杀。罗马军队溃败。罗马人立菲利普为王。凯撒菲利普来见，交付了50万金币，作为其战友的赎金，并答应向我们纳贡。我们把玛什赫城更名为沙普尔大捷城。”这则最早的有关沙普尔—罗马之战的铭文朴实平易，无过多的细节描述和渲染，但胜利的豪情显而易见，足以使历史学家信服。铭文中没有提到古尔迪亚努斯有一次在拉斯因打败了沙普尔的军队（公元243年）。但后来在与沙普尔作战时，他的新卫队队长菲利普造反，杀死了他（公元244年）。

菲利普立即自立为王，并向沙普尔求和，甚至交付了战争赔款。显然，沙普尔把这项赔款视为罗马的纳贡。罗马新帝则赢得了巩固国内政权的时间。所以，对他来说，交付赔款也并不能算是奇耻大辱。但他却同时作出一项承诺，即不干涉亚美尼亚内政，这对罗马是不利的。几年后，沙普尔借口亚美尼亚国王霍斯鲁被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亚美尼亚问题。此时罗马又加以干涉。沙普尔认为罗马人说谎和背约，又以此作为与罗马开战的借口。

据沙普尔所说，古尔迪亚努斯东征是紧接着他登基为王发生的。这表明此事就发生在他执政的最初一两年，也就是说，罗马人进军之初，阿尔达希尔尚在人间。

菲利普回国后的最初几年，罗马仍深陷于内部困扰之中。因此，沙普尔得以对付西北的格鲁吉亚人和东北的贵霜王朝。他父亲阿尔达希尔曾一度解除了这一长年存在的威胁。这次沙普尔出兵，由于贵霜王朝已经十分虚弱，所以他顺利迫使这一王朝归顺，把它的地域并入自己的版图。据一则材料说，他甚至进军至白沙瓦、喀什噶尔、粟特和恰奇一带。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弟弟皮鲁兹在自己的霍拉桑总督头衔上，又加上了贵霜国王这一称号。

在西北，沙普尔也战胜了入侵的民族。据卡尔蒂尔铭文（在拜火坛）记载，沙普尔派出骑兵和步兵横扫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大肆破坏抢掠。这说明占领上述地区肯定经过一番激战。据一些格鲁吉亚文献记载，沙普尔派儿子梅赫兰为格鲁吉亚总督。以后格鲁吉亚的历代国王都是梅赫兰的后人。

这时，沙普尔在亚美尼亚问题上再次与罗马人发生冲突。因为罗马虽然承诺不干涉亚美尼亚内政，但决不会坐视其并入对手版图。原亚美尼亚国王霍斯鲁在古尔迪亚努斯东征时曾与罗马人联手，后在国内一次反对他的阴谋

中(可能沙普尔也参与其中)被杀(公元 252 年)。他被杀后,亚美尼亚的王公贵人都愿归顺沙普尔。沙普尔派儿子霍尔莫兹德去当亚美尼亚国王(公元 253 年),让他争取和笼络反对者,扩大疆域。

但是,罗马这时却接纳霍斯鲁之子年幼的提尔达德去避难。这引起了沙普尔的不满。这时的罗马皇帝是卡鲁斯。他不愿交付菲利普承诺的赔款余额(实际上是一种贡赋)。这就给沙普尔以借口,动用武力惩罚不可饶恕的和背信弃义说谎的皇帝。

沙普尔只字未提霍斯鲁被害和他占领亚美尼亚。他把亚美尼亚作为与罗马开战的主要因由。他在一则铭文中只说:"凯撒又一次说谎,在亚美尼亚图谋不轨",因此他开始进攻罗马。在高原中部一个名为巴尔巴里苏斯的地方,他消灭了 60 000 名罗马兵士,并抢掠和焚烧了卡帕杜基亚的许多城市。此战发生在卡鲁斯执政时期。罗马由于其内部矛盾,并未坚决抵抗。战事持续到卡鲁斯以后数年。沙普尔攻克并抢掠了 37 个叙利亚和卡帕杜基亚城市(即罗马占领的亚美尼亚土地),其中著名的有杜拉伍鲁普斯、阿勒颇、哈玛赫和安条克等地。

沙普尔在罗马的领地内长时间进军,大大提高了他的军事声望,使他真的成了"伊朗与非伊朗之王"。他甚至想永远排除罗马的威胁。他企图利用罗马内部矛盾,插手罗马内政,把自己"伊朗与非伊朗之王"的梦想强加给这个传统的强大对手。

有一个安条克来的叙利亚人,名库里亚达斯(Cyriades),在沙普尔的宫廷避难。沙普尔许诺保他作罗马皇帝。他则答应作向导把沙普尔的军队引导到安条克。沙普尔想占领安条克作为进攻罗马的基地。

形势迫使罗马年迈的皇帝瓦里亚努斯起而反抗这种持续不断的进攻。他要力挽安条克的危局,解除沙普尔对该城的威胁。瓦里亚努斯像他的连襟达吉亚龙斯一样,竭力迫害基督徒。当他的军队在卡帕杜基亚被恶魔攻击时,他被星相术士说成是一位受难的英雄。他从沙普尔手中夺回了安条克,在那以后,他又在东方驻留了 4 年。但在那段时间内,由于军心动摇,也由于他本人优柔寡断,他一事无成。后他在乌尔法附近被沙普尔的军队包围。这时兵士造反。他在逃跑的路上,与随身的主力部队一起,被沙普尔俘虏了(公元 260

年9月)。据沙普尔所述,瓦里亚努斯是他亲自捕获的。有可能如某些古代历史学家所述,瓦里亚努斯是中计被俘。据沙普尔所说,与瓦里亚努斯一起被俘的还有许多人,都是罗马高官、议员和将军等。叙利亚、吉里基亚和卡帕杜基亚都遭受了焚烧和抢掠。约有36个城市和要塞落入沙普尔手中。大批罗马兵士和平民被俘。后他们被安置在法尔斯、胡泽斯坦、亚述和帕提亚定居。罗马流传着许多有关瓦里亚努斯被俘的故事,绘声绘色。基督教徒把这视为对迫害他们的暴君的天降的惩罚。还有传说描绘沙普尔是如何俘虏瓦里亚努斯的。这恐怕是夸大其词,也可能是基督教徒有意渲染,让反基督教的人们从中吸取教训。但传说中提到的把罗马人强迁到伊朗各省,利用罗马工程人员筑城和建卡隆河大坝,却是事实。沙普尔本人也提到了这点。

沙普尔战胜瓦里亚努斯后,在小亚细亚被一个罗马将军巴里斯塔(Balista)把眼睛刺伤了。在从叙利亚回程的路上,他又被阿拉伯王塔德莫尔拦击(因沙普尔对他的求和信的回答傲慢无礼)。这都使他的军队受到重创。但这些挫折都不能掩盖他战胜瓦里亚努斯的意义。他把战利品和俘虏运回了伊朗,这一事实表明传言所说的阿拉伯人在阿泽内对的攻击如何沉重显然是夸大其词。

罗马和伊朗双方的同盟者都把罗马皇帝被俘当作是一件空前的大事,而且也感到它会带来重大的后果。首先,此事又一次打破了罗马不可战胜的神话。沙普尔对这次天神所赐的胜利极感兴奋,至少在法尔斯境内5处无声的峭壁上留下了他关于此事的记录和感想。至于瓦里亚努斯在拘禁中是何时及如何去世的,则不得而知。有些记述值得怀疑。但确实有几位邻国国王数度致信沙普尔,要求他释放瓦里亚努斯,但均无结果。瓦里亚努斯的儿子也曾设法营救其父,但并未成功。我们只知道瓦里亚努斯在拘禁中并未活多久。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年老体衰,另一方面可能是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他不久即与世长辞。

沙普尔连续战胜罗马皇帝,从父亲手里接过的帝国疆域真的扩展成了伊朗与非伊朗的领土。他的疆域堪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疆域相比。他也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一样,骄傲地历数自己的胜利,宣布这些土地为他所有,永世不变。沙普尔所控制的国土除萨珊家族的核心地域法尔斯以外,包括埃兰、米尚、阿曼、阿迪亚本、阿苏里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高加索、阿兰、克尔曼、萨基斯坦、莫克兰、信德、贵霜、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粟特和喀什噶尔等

地。所以，把他自己统领的广阔的疆域与其父留下的国土相比，他足以称得上是“伊朗与非伊朗之王”。当然，这片疆土的基本部分是原来阿什康尼家族治下的地区。他在行政上维持了帕提亚王朝的框架，但又加强了中央集权体制。在他看来，没有中央集权，王朝一定会衰落崩溃。萨珊王朝的国王们承认各省地方上的古老家族的首领为他们治下的地方的国王，也允许他们保持本族的风习和仪礼，但是却要求他们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承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但这独立以不妨害中央集权为度。

有些地方王朝疆域广阔，自以为是独立王国。有些只是地方小朝廷。他们在帕提亚时期都享有独立的权力，但到萨珊王朝时，则被统一于中央集权的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沙普尔为了在帝国内部统一宗教信仰，把宗教宽容政策视为先人明智的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他给摩尼宣传其教义的机会，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有一则亚美尼亚文资料显示，他曾下令让穆护、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宗教的教徒在他的治下安心各信其教。在穆护和祭司们看来，这道命令等于让他们重编《阿维斯塔》和传播琐罗亚斯德教。可能沙普尔起初认定推广摩尼教是在他的广阔的大帝国内建立集中统一的体制的合适的手段。摩尼教教义吸取了各种宗教的成分，所以易于为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们所接受。他这样做反映了他对摩尼教帮助他达到伊朗与非伊朗疆域的统一的期待与希望。但他对这种新的信仰并未真正领悟。

不管是出于这种考虑还是出于建立新帝国的需要而执行宗教上的宽容政策，或至少是为了防止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对国务的干扰，沙普尔在一段时期内曾对摩尼传教表示认可。

虽然沙普尔本人对新教感兴趣，但是他很快注意到普通民众强烈反对摩尼教。据他的一个兄弟梅赫尔沙赫说，沙普尔与倾向于摩尼教的兄弟菲鲁兹不同，他对摩尼教的宽容没有达到把它视为国家信仰的程度。而他的继承人虽然也要抑制祭司们对政务的日益增长的干扰，但没有再继续采取这种宽容态度。摩尼在其著作《克弗来亚》中说，他在霍拉桑和莫克兰之行以后，经国王的兄弟菲鲁兹引见，出席了沙普尔的登基典礼。他自我介绍是一个巴比伦的医生，能够驱邪除妖。虽然有传言说他未能治好皇家一个生病的儿童，也没有

创造奇迹,但国王还是准许他在帝国全境宣传自己的学说,即其弟子所说的"生命箴言",可能还允许他随驾巡游全国各地。有一次摩尼还参加了沙普尔与罗马的战斗。如果像一些材料所述,这次战斗的对手是罗马皇帝古尔迪亚努斯的话,那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因为那时新柏拉图学派的大师伏鲁廷也在罗马军中①。摩尼所以随军出征是想在西方宣传自己的学说。伏鲁廷随军则是想了解东方哲理。一个是东方哲理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西方神秘主义大师,两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处于对垒的两军军营之中。

8. 摩尼与沙普尔

在阿尔德旺五世时,摩尼约于公元216年或217年诞生于巴比伦。他的准确出生日期经多方测算仍不能确定。在家族世系上,他母亲属阿什康尼家族似乎不是无端妄说。他父亲名叫帕蒂克,是苏撒或哈马丹人。帕蒂克的父亲名阿伯尔萨姆,也出身于阿什康尼家族。摩尼受过巴比伦语和曼达语教育,在沙普尔的宫廷担任翻译②。他不否认自己与阿什康尼家族的联系。如果说他是由于这种联系而受到沙普尔无谓的怀疑,那是解释不通的。在某些摩尼教祷词和颂词中,有时摩尼被称为国王之后,这种说法是为了增加其演说的神秘性和权威性。有材料表明,摩尼与阿什康尼家族的联系并不说明他出自这个家族的直接世系。

摩尼在《克弗来亚》中提到,他到沙普尔宫廷传教之前,曾经走海路到印度旅行。这次旅行花费的时间不到两年(公元242—243年)。他受过巴比伦语和曼达语教育,是帕提亚家族的后人,从这些背景材料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他的学说的特色。他从印度回来之后,就在萨珊宫廷宣传他的学说。

① 伏鲁廷(公元204—270年)是罗马哲学家。

② 曼达语为西阿拉米语。

从琐罗亚斯德教拜火坛的铭文中可知，沙普尔到死都是马兹达的信徒。他以自己和儿子们的名义建设了多处拜火坛。他可能不愿让琐罗亚斯德教祭司长的势力过分膨胀，因此才对摩尼的宣传持宽容态度，甚至让他随驾出行。他允许摩尼在法尔斯、帕提亚和阿迪亚本与罗马的边境地区宣传教义，同时也在埃及直到亚历山大城，在霍拉桑直到阿姆河流域旅行和传播自己的学说。有传言说沙普尔由于祭司们的坚持，被迫不让摩尼再随驾出行。显然，沙普尔此举不应被视为他向祭司们妥协，而很可能是由于摩尼的学说广泛传播，招致基督教、佛教和犹太教信徒的不满。沙普尔要维持各种信仰的和谐和安定，才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摩尼的宣传活动。他的这个举措绝不应该被理解为他向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低头。

祭司卡尔蒂尔是在沙普尔的后人为王时向摩尼发起挑战的主要人物。在沙普尔执政时，他虽然在宗教上也有较高的地位，但在宫廷中并不算是重要人物，只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官员，属于狱监或宫廷禁卫之类的角色。在沙普尔之后，特别是在沙普尔之子霍尔莫兹德一世之后，卡尔蒂尔才逐步掌控了政务。在只有国王才能留下的铭文旁居然有他自我吹嘘的铭文。软弱的国王允许一个无名的祭司干预只有国王才能决断的政务，赐给他只有贵族显要才能获得的“冠带”，让他分得信徒献给拜火坛的捐赠和善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迫害和审判反琐罗亚斯德教的人士，王朝统治者日益屈从拜火坛祭司们的势力，就不足为奇了。

9. 沙普尔的后人

沙普尔死（约在公元 273 年 4 月）后，他儿子霍尔莫兹德一世继位。其父在世时，霍尔莫兹德在对罗马和亚美尼亚作战中英勇顽强，获得勇士称号。沙普尔一度派他统辖帕提亚，也派他去治理亚美尼亚，并授予他“亚美尼亚大帝”称号。他不是沙普尔的长子。他至少有两个兄弟，即瓦赫拉姆·吉朗沙赫和沙普尔·米尚沙赫，比他年长。他父亲选他作接班人看重的是他的战斗精神，

而不是他的聪明才智。塔巴利说他只有一只手。如果属实，则这可能是心怀不满的王公们很快罢黜他的一个借口。有一则传言说，他弄断自己的手臂是出于政治上的远见。传言还说他与法尔斯祭司们不喜欢的梅赫拉克家族有血缘关系。摩尼教材料说他赞成摩尼学说。他让摩尼在巴比伦达斯特卡尔德他自己的王宫中避难，逃避反对派的迫害。这反映了他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态度。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同时欣赏卡尔蒂尔，提升他的地位，赠给他"冠带"，把这个偏激的祭司提升到当时的名人之列。

关于霍尔莫兹德此后的情况，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不知他是否自然死亡，也不知他是否被罢黜。他的继承人是巴赫拉姆一世。他统治的时间也很短(公元 274—277 年)，大概比霍尔莫兹德多两年。有些伊朗材料说，他是霍尔莫兹德的儿子，其实他是他的兄弟。巴赫拉姆时的钱币证明了这点。巴赫拉姆优柔寡断，是卡尔蒂尔和他的同伙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傀儡。这点在他对扎努比亚请求帮助一事的处理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扎努比亚是塔德玛尔国王的王后[①]。在沙普尔当政末期，她丈夫去世。之后她上台执政。为了摆脱罗马的影响，她向伊朗求助。但巴赫拉姆软弱无能，没有全力支持。因此扎努比亚(塔德玛尔)落入了罗马的控制之下。而且，这件事还招来了罗马皇帝伍利扬的不满。他说伊朗干涉塔德玛尔内政。巴赫拉姆居然还愚蠢地讨好伍利扬，给他送去了重礼，从而使伍利扬更加了解了伊朗的软弱可欺。后这位罗马皇帝挑动高加索的部族进占伊朗边境。他本人则去了拜占庭。他在拜占庭的兵士造反中被杀(公元 275 年)。他给伊朗带来的灾难也因他被杀而烟消云散。

耽于逸乐、软弱无能的巴赫拉姆一世不理朝政，完全依靠卡尔蒂尔处理政务。国王大权旁落。摩尼感到危险日益逼近。他为了自救而逃离了巴比伦。据摩尼信徒所述，他在路上被拦截住，并被押回了巴比伦。如果直到摩尼生命的最后时刻都陪伴着他的翻译努哈扎迪所述属实，国王召见了摩尼，痛加申斥，下令拘押。这则传言还说，国王见摩尼时，卡尔蒂尔也在场。这说明卡尔蒂尔可以出席国王会见宾客的场合。怯懦的国王把摩尼交给反对他的人处理。反对摩尼的人说摩尼教是邪教，这个罪名按琐罗亚斯德教教义是要处

① 塔德玛尔是叙利亚著名古城。

死刑的。他们认为摩尼的存在对他们的宗教和朝廷都构成了威胁。祭司们对摩尼恨之入骨。据说，他们除宣布摩尼的一系列罪状外，还骂他是瘸子，把他描绘成一个跛足的魔鬼。

10. 卡尔蒂尔在摩尼被害一事中的作用

亚古伯说对摩尼的审判是公开的，这一点并不符合事实[①]。据努赫扎塔克说，对摩尼的审判是他被召去面见国王。国王对他严词申斥，说他活在世上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对医道也没有好处。国王不屑地问：为什么天启降临到你头上，而不降临到我们为王者的头上？摩尼平静地回答：这是主的意愿。显然，促使迫害和拘禁摩尼的主要人物是卡尔蒂尔。卡尔蒂尔认为摩尼的学说对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构成威胁。他迫害摩尼可能还有政治原因。当时巴赫拉姆一世与东方各地方王朝的国王们正在发生冲突。卡尔蒂尔谴责摩尼挑拨东方国王们造反和独立。摩尼在被秘密地草草审讯之后，被投入狱，旋即被害。

据摩尼教徒所述，摩尼在狱中备受折磨，曾被加上重镣重铐。还有多种传说。有的说他被害后，头被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并遭毁尸。内脏被掏出后，在尸体里填以干草，然后将尸体悬挂在另一座城门上。摩尼被害的准确时间不详。多种说法均不甚可靠。只知道约在公元 274 至 277 年之间。

摩尼被害和迫害摩尼教徒不仅增强了卡尔蒂尔的权势，而且也标志着琐罗亚斯德教和拜火坛势力的日益膨胀，以及相应的王权的明显衰落。不知卡尔蒂尔势力加强是否还有另一层原因。霍尔莫兹德死后，纳尔西（巴赫拉姆一世的兄弟）与巴赫拉姆争夺王位。卡尔蒂尔支持巴赫拉姆。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后纳尔西上台，卡尔蒂尔在宗教上的影响力也消失了，甚至他的支持者也被纳尔西视为敌人。这可能是支持巴赫拉姆一世的结果。

---

① 亚古伯（生年不详，殁于公元 871 年）是阿拉伯学者。

11. 摩尼教教义

卡尔蒂尔这个争权夺利的偏执狂热的祭司把摩尼教教义看作是具有破坏力的异端邪说。其实,摩尼教教义具有一种综合性,有帕提亚时期的希腊化的哲学色彩。在萨珊王朝初期,又出现了希腊化倾向。而在卡尔蒂尔这派人眼中,有希腊化的哲学色彩的学说都属异端邪说,因而他们要对这种新出现的学说加以追究和迫害。摩尼在自己综合各种教义的学说中把琐罗亚斯德与佛祖和耶稣同列为先知。他把自己宣传为最后的先知。但他所描绘的神更像扎尔旺派的神,而不像是霍尔莫兹德①。摩尼认为祭司们所宣传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迷误。他的这个主张和他提倡的避世苦修及他对物质世界、物质生活的悲观看法显然与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互相抵触。因此,在卡尔蒂尔和其他祭司看来,对他应予严惩。

沙普尔一度允许摩尼传教,很可能意在把他的教义作为对帝国而言适用的教理。但是,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材料中,以及古叙利亚文和希腊文的基督教教士的材料中,充满了对摩尼教教义的诬蔑不实和夸大渲染之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摩尼教教义曾广泛传播,虽然在摩尼被害后,在中国、埃及和罗马,其教义都曾广泛流行,到了蒙古时期,甚至更后,在东西方都能看到摩尼教文献,但我们对摩尼教的了解却仅限于上述偏激而夸大的说词。

本世纪,在中国西藏北部和埃及菲尤姆地区等地发现的一些文献中,虽然没有摩尼教的主要经书,但至少有相当多的零散的祈祷词和有关摩尼及其教义的资料②。这些资料肯定是出自摩尼教徒之手,而不是反对者之手。目前

① 关于扎尔旺神崇拜的介绍,参见本书 317 页注①。

② 菲尤姆地区在上埃及尼罗河以西。

这些资料已经提供给有关学者。

虽然目前这些资料的内容还未经全面研究,但根据已知情况也可对摩尼教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这些资料中,《克弗来亚》(有一部包括其基本内容的古埃及文的翻译本)里有摩尼的学说和传说故事,这是摩尼的弟子在他死后整理的。还有大量他写给各地信徒的书信。这些信徒分别在泰西封、米尚、阿德萨、亚美尼亚和苏撒等地。这说明在他生前其教义传播地域之广。在众多的祈祷词中,有一段是忏悔词。这段忏悔词对摩尼教的基本理念有清楚的叙述,对摩尼教徒的种种禁忌也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可知,这种新宗教的理念是一种综合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当时的上层人物看来,它适合作帝国的国教。摩尼教教义的综合性正像摩尼本人在《克弗来亚》中所说,使得它像一条大河,其他宗教则像许多支流注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条新的河流。这里所谓支流实际上就是卡尔蒂尔在其铭文中所提到的各种信仰,如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婆罗门教等等。这位祭司长对这些宗教在伊朗的传播一概反对。此外,在摩尼教发源地巴比伦仍存留有塔姆兹神崇拜①。这不可能不对摩尼的学说产生影响。摩尼在巴比伦生活在诺斯提派人士之中②。他在旅行时,在印度和埃及又接触到各种思潮。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观念仅仅是各种宗教理念的简单混合。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各种思潮的统一的基础上的,或多或少包含了各种思潮的原理。如果说摩尼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相似,那它更接近巴戴桑(Bardiasn)和玛尔昆(Marcion)派③。而在基督教早期人士看来,它们属于新思潮。在与琐罗亚斯德教的联系方面,它们更接近扎尔旺派。

摩尼希望相信琐罗亚斯德教的国王沙普尔接受和传播他的教义。这表明

---

① 塔姆兹神是巴比伦神,一说即太阳神。

② 诺斯提派是基督教早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这派把基督教神学与新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相结合,认为一切精神都是从神体中流出的。

③ 巴戴桑是基督教诺斯提派教主。他认为世界是由 5 种实体或基本分子,即火、风、水、光明和黑暗构成的。纯洁的实体要求神把它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玛尔昆是罗马哲学家(公元 85—165 年),生于小亚细亚黑海岸边。他认为耶稣不是母亲所生,无成长过程。他不承认全部《圣经》,独赞成《路加福音》。他主张有两个上帝,一个造天地,一个为爱和善的体现。

他首先认为自己的教义是一种伊朗的信仰，而不是各种宗教和理念的简单的混合。摩尼教信众包括两种人：选民和听众。它的真正积极的信徒是选民。它并不要求听众修行和斋戒。摩尼教的反对者认为这两种人区别不大，都是邪教徒。当然，这两种人平日都不食荤。但选民还不得饮酒，不得与女人同床，不得拥有任何财产。后来，马兹达克教的反对者由于这后两点，即对待女人和财产的态度，把马兹达克教徒也与摩尼教联系起来。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误解。

选民宣传教义，不停地东奔西走，像虔诚苦修的佛教徒到处奔波一样。他们除了一日之食和一年之衣，一无所有。听众有一项宗教义务，即为选民备办简单的饭食。选民在声明饭食是由听众备办的，自己并未参与制作食品后才进食。选民这种过分的苦修和他们与所谓的走上邪路的社会的隔绝肯定是富有阶层厌恶摩尼教的原因。

但摩尼教在贫困阶层中的广泛传播及其他宗教人士对它的反应说明它的传播过程一定伴随着某种阶级冲突。

摩尼教教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点，即它主要是靠文字传播，而不是靠口头传播的。在《克弗来亚》和其他训诫中，引用摩尼的话说，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基督教教义被歪曲是由于它们的教义宣传靠口头宣讲。摩尼有 7 部著作阐述其教义，其中有一部《沙普尔甘》是用巴列维文为他的伊朗信徒写的。他的其余著作有：

一、《彻尽万法根源智经》；二、《净命宝藏经》；三、《律藏经》或《药藏经》；四、《秘密法藏经》；五、《证明过去藏经》；六、《大力士经》[1]。

这些著作都是用阿拉米语写的。他的《克弗来亚》和训诫祈祷词更大大丰富了摩尼教的文献。他的著作被译为各种文字，包括汉文、维吾尔文、巴列维文和古埃及文等，其覆盖范围从印度洋延伸到大西洋沿岸。

摩尼教教义首先是一种神秘主义理念。它建筑在救赎和感悟的基础上。摩尼认为：人世是肮脏的，充满物欲与邪恶。灵魂与人世格格不入。纯善的神

---

[1] 摩尼著作的名称参照了林悟殊先生在《摩尼教及其东渐》中的译法，见该书第 193—19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也不喜欢人世。物质世界和其他一切邪恶的事物都处于神的对立面。人的灵魂被困于物质的和黑暗的人世。为了摆脱恶，要努力把存在于人体、人世并与黑暗混合在一起的光明从物质和黑暗中解放出来。而摩尼教教义则可以给人以帮助，是探知秘密的钥匙和感悟的启迪。

一切建筑在神秘主义基础上的宗教都主张有对立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认为人为了摆脱黑暗，争取救赎，就需要感悟。感悟是身体力行的起点。感悟的过程往往以一种神话的形式表现。如先叙述人如何堕落，他在物质世界如何挣扎，最后得到彻底解脱，从而返回光明境界。

摩尼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契合点在于它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相似之处。也许曼达人的宗教也属于这一派别①。这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摩尼教肯定更多是受了巴戴桑和玛尔昆派言论的影响。

摩尼教教义启迪世人顿悟的神话往往写最初的人的顿悟和解脱的过程，其故事情节往往带有某种诗意。摩尼教教义中包含着启迪世人省悟的奥秘。它主张存在着光明和黑暗二元，还主张有三际，即初际、中际和后际。初际，善恶是分离的，中际善恶相混，后际善恶又分离，这时人得到永远的解脱，真正清明的人世得以呈现。这就是摩尼教所谓的二宗三际说。在一则汉文资料中也是这样解析的，说摩尼提出了二宗三际。这些在其著作《忏悔书》中有所论述。他说一个教徒感悟到真正的主的时候，也就洞悟到了二宗三际的奥秘。

不同于琐罗亚斯德认为物质世界是善元创造的，摩尼认为世界是恶元创造的。他认为最终的赎救是"毁灭"。按伊斯兰历史学家所说，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认为，这是摩尼教教义中必不可少的一点。可能正是这一点，让卡尔蒂尔认为它与佛教的涅槃一样，是应该反对的。

由于摩尼教的综合性和它的包容性，以及它本身的非伊朗成分，一些研究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摩尼教是伊朗宗教吗？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

---

① 曼达人是一个有其特殊宗教的氏族，生活于伊拉克南部、伊朗西南部和两河流域。他们现在的名称为萨巴人。他们的信仰属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个派别。他们反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但不反对琐罗亚斯德教。曼达人对水非常重视，他们的庙建筑在河边。他们喜素食，对丧食非常看重，认为这是对死人的一种功德。他们认为不婚是罪恶，有妻子儿女是宗教义务。他们重视洗浴，认为活水可以清除身体和精神的污秽。

伊朗人，而且他还用巴列维文写过一部著作《沙普尔冈》，他的教义中包含着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因素等等。摩尼教是伊朗宗教这点是不容置疑的。尤其还有一点，即他想通过一个伊朗统治者传播他的教义。如果他本人都认为自己的教义是非伊朗理念，就不可能期望沙普尔、霍尔莫兹德、菲鲁兹沙赫和梅赫尔沙赫这样的人保护它的传播。不管摩尼教教义中有多少非伊朗因素，都不能据此怀疑它是伊朗宗教。

12. 巴赫拉姆二世及卡尔蒂尔的失势

巴赫拉姆一世死后，他儿子巴赫拉姆二世继位。在他统治的时期，卡尔蒂尔的势力更加膨胀。国王甚至授予他"巴赫拉姆的宗教救星"(Boxtruwan Varahran)称号，更允许他放手镇压拜火坛的反对者和迫害其他宗教的信徒。他不仅成了埃斯塔赫尔阿娜希塔神庙的主管，而且跻身于国家显要之列，成了最高法庭的大法官。

卡尔蒂尔的真正身世尚不清楚。有人认为他足以与阿尔达希尔时的坦萨尔相比。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足信，现代学者很难接受。在巴赫拉姆一世和巴赫拉姆二世时，他的权势一度可与17世纪欧洲的卡尔迪纳尔・里什琉相提并论[①]。但他在开始时并不是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沙普尔时，他虽有穆护称号，但地位并不重要。霍尔莫兹德虽大大提高了他的地位，但并未重视他对摩尼的不切实际的评价。后他见无法使沙普尔和霍尔莫兹德迫害其他宗教的信徒，就利用这两位国王的支持加强琐罗亚斯德教教团，并以教团代表的身份活跃在宫廷中。他在巴赫拉姆一世和二世当政时取得干政大权，成为宗教首领。特别是在巴赫拉姆二世时，他攫取了令人生畏的权力。他在琐罗亚斯德教拜火坛的铭文中竭力表白说，他之所以参与迫害其他宗教的信徒是

---

① 卡尔迪纳尔・里什琉是法王路易十三时的首相，宗教人士。

为了巩固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和在伊朗与伊朗以外多建拜火坛。他这番表白可能是由于有人对他的做法有不满的言论。巴赫拉姆二世屈从于卡尔蒂尔的权势，把萨珊王朝的教权变为偏执的、残酷的迫害的工具。他只统治了16年。他的统治使不满卡尔蒂尔和宗教团体干涉政务的人们心怀愤懑。因此，他的兄弟霍尔莫兹德·萨康沙赫得以争取到反对他的塞族人、吉兰人和库尚人的支持，对他的王权提出挑战。摩尼教在摩尼之后的先知是锡斯农(Sisinnios)，国王巴赫拉姆下令把锡斯农处以绞刑(公元286年)。这时，摩尼教徒也支持霍尔莫兹德·萨康沙赫。这反而促使巴赫拉姆二世更加依靠教团势力。

巴赫拉姆二世的叔叔纳尔西此时是亚美尼亚国王。他在巴赫拉姆一世时就觊觎王位。他逐渐把不满卡尔蒂尔和巴赫拉姆二世的人们聚集到了自己周围。

这种形势让罗马皇帝乌里伍斯·卡鲁斯看到了进攻两河流域的机会(公元283年)。巴赫拉姆二世此时正全力对付霍尔莫兹德·萨康沙赫的造反。他派出一名使者到叙利亚面见卡鲁斯，要求举行和谈。卡鲁斯是一个饱经战阵的老兵，但却是个没有经验的国王。他想迫使巴赫拉姆二世交付巨款，其数目甚至超过巴赫拉姆的祖父沙普尔当初从罗马所获得的赔款金额。他拒绝和谈，扬言要让伊朗像他的头顶一样(他是秃顶)，寸草不生。巴赫拉姆二世未能阻止卡鲁斯进军。罗马军队长驱直入，攻克赛琉基亚和泰西封。卡鲁斯自诩为伟大的"帕提亚征服者"(Particus Maximus)。这时罗马人还把东方对手称为帕提亚，就像过去希腊人在米底灭亡后还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军队称为米底军队一样。这位伟大的帕提亚征服者在攻克泰西封后，在萨珊王宫不远处，不明不白地被杀了。关于他的死因，一说是暴发恶疾，一说是由于雷击。但他很可能是死于一场阴谋。他一死，战争便立即结束。虽然巴赫拉姆二世给罗马军队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两河流域仍然在罗马人手上。罗马人此时的撤军给了巴赫拉姆二世一个借口，使他可以宣称自己为胜利者。他在纳格什鲁斯塔姆把"无往不胜者"的战绩刻在山石上作为纪念。

卡鲁斯死后，罗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斗争，最终迪夫克里西扬登基为帝。他利用巴赫拉姆二世陷于内部矛盾之机与伊朗签订和平协议，迫使巴赫拉姆二世同意提尔达德去作亚美尼亚国王(公元288年)。提尔达德是帕提亚的亚美尼亚国王霍斯鲁之子。霍斯鲁被害后，他逃到罗马避难。但在这次谈判中，伊朗只同意把亚美尼亚的一小部分领土交给提尔达德，而且，巴赫拉姆二世接

受这一结果的条件是提尔达德的亚美尼亚只能作为伊朗的附属国。

促使巴赫拉姆二世与迪夫克里西扬达成和平协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宗教限制的原因是伊朗发生了动乱。王子霍尔莫兹德动员和挑拨对国王不满的人起事,领导他们发动政变。此事的经过的细节不详。巴赫拉姆二世把反对者争取了过来,度过了危机,并把儿子巴赫拉姆三世派到东部为王。但巴赫拉姆二世的叔叔纳尔西在一批不愿受巴赫拉姆二世和卡尔蒂尔迫害的权贵的支持下以自己的名义铸币,把争夺王权的行动公开化。正当此时,巴赫拉姆二世去世了(公元 294 年)。

卡尔蒂尔把巴赫拉姆二世的儿子巴赫拉姆·萨康沙赫(即巴赫拉姆三世)扶上了王位。但他没有保住王位,甚至没来得及发行加冕时所铸的钱币,就被纳尔西取代了。因为一批反对者不满其父的统治,对他执政表示不服,而支持亚美尼亚国王纳尔西。纳尔西早就认为王位应该属于自己。

纳尔西上台后,巴赫拉姆三世并未遭遇生命危险。可能他又重回东部去作地方王朝的国王了。

13. 纳尔西的成功和失败

纳尔西为王意味着卡尔蒂尔和他的镇压政策的终结。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拜火坛的阴影便离王宫王座渐行渐远了。此后,卡尔蒂尔完全被人遗忘。在伊斯兰初期,在琐罗亚斯德教徒写的巴列维文著作《丁·卡尔特》中甚至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在一个由宗教宽容政策而辉煌鼎盛的时代,一个偏执人群的代表,除了迫害和折磨反对者之外,对琐罗亚斯德教教义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因此,他并未被列入过去年代的大祭司长之列。

纳尔西成功夺权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他下令在帕伊库里(今伊拉克苏来曼城附近)刻下一段著名的铭文,宣示国家从此走上新兴之路。令人奇怪的是,一个附属伊朗的阿拉伯政权的国王居然把一个名为依纳(Innay)的摩尼弟子(也是先知)在典礼上介绍给伊朗国王。这种对摩尼教的关注是对巴

赫拉姆二世时卡尔蒂尔对摩尼教的迫害政策的最后一击。此事意味着偏执的祭司们的恶劣影响的终结。伊朗在宗教政策上又回到了纳尔西的父亲沙普尔为王的时代，也就是说，赞成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但也让摩尼教教义传播。纳尔西想以此笼络摩尼教徒。他想争取在与罗马作战的后方皈依了摩尼教的人们支持和忠于他的政权。

有迹象表明，纳尔西在清除了祭司势力以后，又撼动了大家族的霸权。他恢复了王权的权威，一方面使宗教人士安于本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威胁王权的封建大家族的势力。这些大家族可能是因为他是沙普尔的儿子，希望他执行沙普尔的政策，所以也支持他加强国王的权威。他们派了一批人去亚美尼亚面见纳尔西，请他到泰西封，继承他父王的王冠和王座。纳尔西及其随行人员从阿塞拜疆的埃扎克向泰西封进发。行至帕伊库里时，大家族的首领们赶去迎接。从那里到首都，他们加入纳尔西的随行队伍，去参加加冕典礼。

一些地方政权的国王和行省的省督也参加了典礼。这表明国家的权贵在纳尔西继位一事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巴赫拉姆三世视为僭越者。

巴赫拉姆二世和他父亲依靠卡尔蒂尔和祭司们执政是一个错误。对纳尔西来说，为了避免这类错误，自然就应当控制权贵，使他们在自己定下的轨道上活动，不能让他们的势力膨胀到妨碍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的地步。这正是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所执行的政策。

帕伊库里的铭文给人的印象是纳尔西及其支持者把他执政看作是回归沙普尔时期的理想的新时期。有资料显示，纳尔西在执政之初，可能是为了巩固内部的统治基础，故意向罗马示好。因此，罗马皇帝也因他登基而感到欣慰。可是，纳尔西在其内部的统治基础巩固之后，为了表明自己是沙普尔之子，便开始威胁罗马。他把亚美尼亚作为发难的借口。

纳尔西起初趁迪伍克里西扬陷于与埃及和非洲的冲突把提尔达德三世逐出了亚美尼亚。提尔达德三世是帕提亚王朝的亚美尼亚国王，是罗马在巴赫拉姆二世时强行安插到亚美尼亚的，他统治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国土。在这次事件中，纳尔西还击败了罗马将军卡列尔琉斯(Galeriu)。卡列尔琉斯是遵照罗马皇帝的命令率领军队从多瑙河地区赶来保护提尔达德的(公元 297 年)。但是一年以后，纳尔西率全副皇家仪仗去亚美尼亚时，由于亚美尼亚权贵的两面讨好

和动摇，他在一个名为伍萨哈的地方（即今土耳其北部城市阿尔兹鲁姆附近）被这个卡列尔琉斯击败。他的多名亲属，包括他的妻子阿尔桑内（Arsane）在内，还有大批皇家财宝，都落入敌手。纳尔西被迫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他派出的议和和请求释放被俘人员的代表团到卡列尔琉斯的军营交涉时，受尽侮辱，不得不向罗马将军行叩头礼。在萨罗纳的一幅画上，记下了这个场面①。据说，卡列尔琉斯愤愤不平地向使者提到纳尔西的父亲沙普尔当初是如何对待罗马皇帝瓦里亚努斯的。最后，伍迪克里西扬还是同意释放俘虏。稍后双方在纳赛宾签订了和约。当然，为求得罗马释放国王亲属，伊朗付出了巨额代价。

此次签订的协议使罗马在东方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所以罗马在以后的40年内都信守协议，以底格里斯河为双方边界。伊朗则被剥夺了干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事务的权力。而且，这个协议的签订还把阿塞拜疆及泰西封暴露在罗马势力的眼皮底下，这两地此后不断受到罗马的威胁。签订纳赛宾协议是迪伍克里西扬在政治上的胜利。但对纳尔西这位梦想重振沙普尔时代的声威的国王，却是一枚耻辱的苦果。签约之后，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统治，不久就退位了，可能是忧郁而死。

14. 霍尔莫兹德二世和阿扎尔纳尔西

继位者是他的儿子霍尔莫兹德二世（公元303—309年在位）。他被描绘为一位有道明君，心怀仁爱。在东方，他与贵霜人发生了冲突，但他生性怯懦，自以为实力不敌对方，于是求和，并与一位贵霜公主结亲（据东方材料，女方是喀布尔国王之女），目的在于维持和平局面。后阿拉伯人从阿赫萨向波斯湾沿岸进攻，他在一次与阿拉伯人的战斗中阵亡②。

---

① 萨罗纳是一座古城，位于今南斯拉夫临亚得里亚海的多岛地区。

② 阿赫萨位于波斯湾以西，阿拉伯半岛东部。

纳尔西和他的儿子霍尔莫兹德一事无成，使能左右局势的大家族首领和省督们大失所望。几年前，他们为了摆脱卡尔蒂尔和巴赫拉姆二世造成的混乱局面而支持纳尔西为王，促成国王的绝对权威，此举鼓励他们直接干政。

霍尔莫兹德二世死后，他儿子阿扎尔纳尔西继位。因凶狠残暴，他登基只几个月，上层权贵就找借口把他除掉了。他们认为国王的一个兄弟的能力也不足以继位，于是把他的眼睛弄瞎了。国王的另一个兄弟与其父一样名为霍尔莫兹德，他逃往罗马避难。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血腥的公元 310 年。实权在握的权贵们看到纳尔西家族已无人有能力为王，他们想平平安安地统治一段时间，就把霍尔莫兹德二世的一个新近出世的儿子立为国王。这孩子是霍尔莫兹德二世的遗腹子，在上面提到的动荡的年份出生。霍尔莫兹德二世的儿子阿扎尔纳尔西的母亲是王后。这个新生儿名沙普尔，即沙普尔二世（公元 310—379 年在位），他的母亲不是王后，而且也不是出身上层，所以贵族们认为可以把这母子二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傀儡。

这个小国王的童年肯定是在权贵们的互相倾轧中度过的。特别是因为他母亲在先王在世时并不是王后，因此，权贵们在这个权力真空时期并没有遵循臣子对国王应有的礼貌和尊敬。民间资料显示，有一个名叫沙赫尔维的祭司干预国政。而权贵们也利用祭司的影响控制宫廷。这点从琐罗亚斯德教文献对沙普尔二世的叙述中得到了证实。

15. 沙普尔二世

从沙普尔二世长达 70 年的统治时期到耶兹德卡尔德一世时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宗教人士和贵族的联盟一直维持着。而在势弱无能的国王统治的时期，他们往往是行使绝对王权的严重障碍。

年幼的沙普尔成长得很快，表现出杰出的才智。他很快掌握了王权（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他 16 岁就把王权控制在了自己手上，消除了贵族们制造的乱象，使惯于干预朝政的贵族们各归其所。这时，他心中的首要任务是惩罚巴林的阿拉伯

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父王死于与他们的战争，而且特别是由于在他年幼时的权力真空期，这些阿拉伯人屡次进攻波斯湾沿岸，破坏了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

年轻的国王从波斯湾派出许多战船对阿赫萨的阿拉伯人进行扫荡，从而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安全。当然，对这次阿拉伯人的入侵及沙普尔二世对他们的惩罚的描绘，在伊斯兰时期的具有舒毕思想的作者笔下，难免有所夸大[①]。

在关于这场战争的描述中，他被称为有坚强臂膀的沙普尔二世。有一则记述说他下令把被俘的阿拉伯人的肩刺穿，用绳把他们穿起来。这是否属实，有待考查。

解决了国内问题和惩罚了阿拉伯人之后，沙普尔二世开始关注罗马和亚美尼亚问题，关注他祖父纳尔西与迪伍克里西扬皇帝签订的纳赛宾协议。他的家族多年来为此忧心忡忡，认为这是他们耻辱的印记。但他看出对付西方之前应先解决东方贵霜王朝的问题。如果贵霜王朝掣肘，会妨碍他对付罗马。这次真是天助他成功，因为贵霜王朝已经十分虚弱，早在他父亲霍尔莫兹德在世时，就已降顺。此时其国土已经归沙普尔二世统辖。从此以后，贵霜直到巴赫拉姆·古尔时都是伊朗的一省。巴赫拉姆·古尔时，嚈哒在那一带得势。这时贵霜已归顺，沙普尔可以放手对付罗马了。

沙普尔二世年幼时，罗马国内发生了变化。这时，罗马皇帝在伊朗境内也有了支持者。原因是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正式皈依基督教（公元 313 年），他自然成了伊朗的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所以，当沙普尔二世发动对罗马的战争时（公元 337 年），伊朗日益增多的基督教徒对罗马表示同情。沙普尔二世本人曾说，他们生活在他的领土上，但是却同情他的敌人罗马皇帝。这种形势使得以前未被禁的基督教变为敌对宗教，而国王和权贵所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则变成他们对抗敌人和敌对宗教的堡垒。

沙普尔二世从小就在祭司和权贵们的指导下执政。他在思想上已经习惯于接受宗教人士偏执的观点。特别是伊朗的基督教徒对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表示同情，很自然地促使他把琐罗亚斯德教视为伊朗的国教。因此，已被遗忘的卡尔蒂尔的宗教迫害政策在伊朗又死灰复燃。这使当时的大祭司长阿扎

---

① "舒毕"是阿拉伯语，意为"部族"。舒毕思想提倡反抗外族统治，复兴民族精神，对伊朗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尔帕德·梅赫尔埃斯潘德变为另一个卡尔蒂尔。当然，他没有卡尔蒂尔那么强的权势欲，也不具有卡尔蒂尔那么大的影响力。

随着再次与罗马开战，迫害伊朗境内心向罗马的基督徒对伊朗国王来说，成了势在必行的政策。叙述亚美尼亚基督教烈士被迫害的材料往往夸大其词。但迫害行动也的确粗暴无情。纵然如此，如果相信材料的全部细节，也是过于轻信。沙普尔二世本人和与他同时代的祭司们不同。他更倾向于把基督徒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所以他对宗教信仰并不过于苛刻。比如，祭司们与对待基督教徒一样，十分敌视犹太人。但犹太人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所以沙普尔二世对他们仍相当宽容。沙普尔二世确实有过破坏教堂和迫害基督徒及神职人员的行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在进行战争，犹如摧毁敌人盘踞的堡垒。在沙普尔二世与罗马作对，反对基督徒，为了雪纳尔西之耻而进军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之时，康斯坦丁撒手人寰。他的继位者是康斯坦苏司。康斯坦苏司亲自率兵迎战沙普尔。沙普尔想首先收复罗马从纳尔西手中夺去的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原伊朗领土，从而消除罗马对泰西封的威胁。因此，他认为控制规模宏大的纳赛宾要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伊朗国土的一部分。其时，亚美尼亚在其国王提尔达德皈依基督教后，特别是在他死后，陷入了宗教和政治纷争之中。

沙普尔二世在 12 年内三次包围纳赛宾，但始终未能攻克。罗马人甚至在桑伽尔得胜[①]。但他们在此次胜利后便连连受挫。沙普尔二世也遇到了困难，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的兵士在各条战线的行动都受挫，而且不愿在两河流域驻留。第二次围攻纳赛宾，在即将攻克之际，伊朗东方又出了事。他只好停止两河流域的军事行动，同意罗马的提议，签订了临时停战协议。

所谓东方事变就是匈奴部落从东北方向伊朗逼近。为对付他们，沙普尔二世在东方停留了近 7 年。他与这支入侵者边战边谈。最终，双方商定匈奴人作为伊朗的同盟者驻在贵霜境内，并帮助沙普尔二世对罗马作战。

沙普尔靠新同盟者的支持，携带从东方取得的辎重，考虑重新与罗马开战。

他写了一封信，宣布废止停战协议。信的语气友好，内容则坚定明确。他派一个使者带着书信和礼品去见罗马皇帝康斯坦苏司。此信及其复信在罗马

---

① 桑伽尔是叙利亚东北的山区。

历史学家阿玛努斯·玛尔希里努斯所著的历史著作中有所转述，复信经过一定的加工。两位互相敌视的国王实际上是在宣布开战。于是一场激烈的战争开始了。战争开始之初，沙普尔二世从罗马人手中夺取了数座两河流域坚固的要塞。其中一座即阿玛德要塞。这座要塞的居民由于顽强反抗而遭到屠杀（公元 359 年）。虽然其居民更愿受罗马统辖，但沙普尔二世在此地仍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两年以后，康斯坦苏司去世，罗马新任皇帝尤里扬努斯不再信仰基督教，因此被称为“叛徒”。尤里扬努斯怀着图拉真和卡鲁斯的史诗般的激情，率重兵向泰西封进发。他的将军多为古特族人。其中一人为伊朗王子霍尔莫兹德。他是伊朗国王的哥哥，在沙普尔二世年幼时，从贵族们的囚禁中逃脱，到罗马避难。此外，在尤里扬努斯军中，还有一个亚美尼亚到罗马寻求保护的亚美尼亚王子阿尔沙克。

叛教的皇帝受到希腊多神观念和新柏拉图学派的影响，虽然他也曾宣称执行宗教宽容政策，但对基督教徒并无多少好感，因而两河流域的基督徒并不支持他的军队。

他率军从安条克到哈兰（公元 363 年），从哈兰沿幼发拉底河直扑泰西封[①]。在他装备了重型武器的大军中，既有狂暴的多神教信徒，也有残暴的古特族人。他们一路上摧毁了无数的军事堡垒。他们屠杀城市居民和居民豢养的牲畜，把建筑物弄得肮脏不堪。他们在攻克麦达因地区的一个城市后，进至赛琉基亚[②]。

这时他才明白，要渡过底格里斯河到达泰西封并非易事。沙普尔二世有意步步诱敌深入伊朗国土，以切断其与罗马的联系。尤里扬努斯想使预备军队通过亚美尼亚和亚述进至米底和阿塞拜疆，与他率领的军队会合。但形势严峻，任何援军都无济于事。这时他想撤军，但沙普尔二世发兵来袭。皇帝认识到要从敌国撤军十分困难。一天，他想发表演说激励心怀不满和被打得一蹶不振的兵士们的士气，却被一个伊朗兵士的标枪击中丧命（公元 363 年 6 月

---

① 安条克在今土耳其南部，地中海东北岸。哈兰在土耳其境内乌尔法以南。

② 赛琉基亚城遗址在底格里斯河西岸，距离巴格达 32 公里。

26 日)。失去统帅的军队把一个将军尤亚努斯(Joianus)推举为皇帝。此人面对困难束手无策。此时又有沙普尔二世的军队持续不断的强攻,他不得不接受沙普尔二世的讲和条件。这些条件与迪伍克里西扬在纳赛宾强加给纳尔西的条件一样。当时纳赛宾和桑伽尔地区划归罗马,此时又重归伊朗。有争议的亚美尼亚各州又重新划归伊朗。罗马承诺不再保护阿尔沙克,同意高加索和埃兰地区由伊朗监护。沙普尔二世以此为他祖父败在罗马人手下一事报了仇。

对此战有一则有意思的记述。一个名为阿米亚努斯·玛尔斯里努司的罗马士兵描述的沙普尔的形象严肃高傲,鲜明有趣。这则记述对人们认识当时伊朗的情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警惕不要把一个士兵的夸大其词与真实的历史情况相混淆。

与期望的相反,和平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在尤亚努斯之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皇帝支持阿尔沙克之子帕帕(Papa),仍对亚美尼亚内政进行干预。正在此时,在高加索和阿兰,罗马与伊朗两国的支持者之间纷争又起。因此,公元 371 年,沙普尔不得不在亚美尼亚再次与罗马开战。双方在此战中都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虽然双方都表示不再干预亚美尼亚和阿兰的政务,但时机一到,又都在那一地区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只是由于双方都面临内部纠纷,这才没有进一步爆发战争。

沙普尔二世在统治伊朗 70 年后去世(公元 379 年)。后人对他的印象恰如沙普尔一世。甚至有人把他比作萨珊帝国的奠基人阿尔达希尔·巴伯康。无怪乎人们在他去世后明显感到不成才的继任者阿尔达希尔二世、沙普尔三世和巴赫拉姆四世统治的时期在伊朗历史上实际是一片空白。

16. 阿尔达希尔二世和沙普尔三世

在沙普尔二世去世后的 20 年间,有几任国王相继上台,每个人都只统治了短短数年。他们都软弱无能,沙普尔从权贵手中夺取的权力又重新落到权

贵们手上。国王实际上成了权贵们手中的傀儡，甚至于由谁为王也都得由他们决定。沙普尔二世的继承人是阿尔达希尔二世（公元 379—383 年在位），他是沙普尔二世的哥哥。他继位时已经过了 70 岁。权贵们所以拥护他继位是因他年事已高，不会影响他们干政。他在沙普尔二世为王和自己统治阿迪亚本时，粗暴地迫害基督徒。但他自己为王以后，与祭司们的期望相反，却相当温和。他在宗教信仰上执行宽容政策，后来甚至竭力限制上层贵族的权力，惩处了几个干预政事的贵族人士。但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不可能在与结成联盟的权贵们的较量中占得上风，他最终被他们罢黜了。继位者是沙普尔二世之子，沙普尔三世（公元 383—388 年在位），他是沙普尔二世的次子，实际上是权贵们的傀儡。他由于不顾祭司们反对基督教的偏执情绪，想与罗马皇帝修好，招致权贵们的反对，在权贵们的策动下被杀。

沙普尔三世的后继人是巴赫拉姆四世（公元 388—399 年在位）。由于他曾经统治克尔曼，所以称为克尔曼沙赫。他在执政之初（大约是公元 390 年）与罗马就解决亚美尼亚问题达成了协议。因此，在权贵们眼中，他是一个尚可接受的人物。解决的办法是瓜分亚美尼亚，其东部归伊朗，西部归罗马。东部比西部大。其实两部分都是由帕提亚王子统治，他们分别是伊朗和罗马的傀儡。

这以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拜占庭）和西罗马（罗马）（公元 395 年）。罗马分裂后，伊朗与东罗马在亚美尼亚仍有斗争。但伊朗与罗马在亚美尼亚的势力格局直到萨珊王朝末期仍大体维持着。双方的斗争并未改变大局。伊朗与罗马的协议妨碍祭司们迫害基督徒，因而招致他们的不满。其结果是巴赫拉姆四世突然被“邪恶分子”杀害。

17. 耶兹德卡尔德一世和回归宽容政策

耶兹德卡尔德一世继位（公元 399—420 年在位）。他也许是沙普尔二世的儿子。他是作为权贵们的傀儡上台的。但是，他在执政期间却几次成功地

制约了权贵人士的活动,阻止了他们扩大势力的企图。他倾向维持和平的政策激起权贵们中间的好战派的不满。他的宽容的宗教政策又使祭司们心怀愤恨。因此,在祭司们的文献中他被称为"罪人"。但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库皮伍斯却把他描绘为公正贤明的君主,说他为王前就受到百姓们的爱戴。权贵们不喜欢他的原因可能就是他对伊朗的基督徒的宽容政策。他给基督徒以完全的自由,想以此争取拜占庭皇帝阿尔卡迪伍斯的好感和信任。阿尔卡迪伍斯也遇到内部困难,所以也有意与他讲和。

耶兹德卡尔德一世的目的是腾出手来,用更多的时间对付权贵们日益壮大的势力,以免他们干预国政。他与阿尔卡迪伍斯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阿尔卡迪伍斯临终立下遗嘱,把年幼的儿子图杜修斯二世交给他保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耶兹德卡尔德居然长时间尽心履行对这位年幼的罗马皇权的继承人的保护义务。

耶兹德卡尔德一世对基督徒的宽容政策也屡次遭到他自己的破坏。因为他越宽容,基督徒反而越加不逊。所以,他虽然天性宽厚,执行一种保持平衡的政策,但又不得不破坏教堂,迫害基督教的首领。综合看来,他对基督教的政策是恩威并施。有的基督教的材料因他粗暴对待基督徒而谴责他。但也有些材料说他是一位仁君,是信基督教的君主,是伟大的君主。其实,他对基督教的作为也好,对祭司们的作为也好,其目的都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有时对两方都非常坚决和严厉。他拒绝任何一方干预他的王权和统治。

在某些伊朗资料中,记述者对他颇有微词。这主要是由于他不屈服于祭司们的要求。他的死颇值得寻味。据说他是在萨伍泉附近的一处猎场被一匹野马踩踏而死[①]。这很可能与权贵们的不满有关。他到偏远的地方驻留,这是权贵们求之不得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他的控制。而被马踏死很可能是贵族们为掩饰真相而编造的故事。

如果说耶兹德卡尔德一世此时出现在东方是为了对付匈奴人和契丹人,那么,在他去世时,他应该已与这些部族达成了和解,否则贵族们便可以顺水

① 萨伍泉在古尔冈或图斯附近。

推舟，把他的死亡委罪于这些部族。此外，如果未与这些部族达成某种和解，在他突然去世后，伊朗要维护东方安定并非易事。

耶兹德卡尔德一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沙普尔立刻从亚美尼亚赶回，要求继位，但被权贵们杀害了。权贵们也不同意他的另一个儿子巴赫拉姆继位，而是推举出一个王位继承人王子霍斯鲁。这说明权贵们对耶兹德卡尔德家族多么不满。

权贵们干预朝政，拥护一个萨珊家族的王子霍斯鲁继位。但巴赫拉姆靠伊朗属国希拉的国王曼扎尔·本·纳曼的帮助(巴赫拉姆在希拉宫廷长大)，排除霍斯鲁，登上了王位[①]。关于他是如何登上王位的，同值得怀疑的耶兹德卡尔德之死一样，也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故事。据说他是从两个狮子中间把王冠夺到手的。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是要掩盖这一不光彩的事实，即一群无足轻重的阿拉伯人居然击败伊朗权贵们的阴谋，把巴赫拉姆扶上了国王的宝座。

18. 巴赫拉姆五世——巴赫拉姆·古尔

这位巴赫拉姆五世(公元 420—438 年在位)的上台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反而更符合企图干预朝政的权贵们的要求。

巴赫拉姆性情风流，情趣高雅，贪图逸乐，追求享受。他在他整个统治时期的生活恰如著名诗人内扎米·甘哲维在其描述天仙般的美人的诗作《七美人》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诗人笔下，巴赫拉姆五世在古代伊朗是一位典型的为人称颂的、追求豪华享乐和具有勇士豪情的人物。他在希拉宫廷，在纳曼国王和他儿子曼扎尔处居留多年。耶兹德卡尔德把纳曼称为"辅弼"和"屏障"。这实际上是某种流放。与流传的说法相反，他的国外生活并不是从他幼年开始的。他在希拉生活在一个名为森马尔的罗马建筑师(巴比伦人)为他建筑的胡

① 希拉位于今伊拉克中部，幼发拉底河在此分为两支。

尔内宫中。那里的氛围是一种独立的原始的生活状态，既有酒宴逸乐，也不乏勇士豪情，但对安邦治国之术却关注甚少。

巴赫拉姆五世一登上王位，迅即惩罚匈奴部落。其行动速度之快体现出他既重酒宴逸乐，也颇具勇士的英武果敢。这在勇士阶层看来是完美的战斗性格。

匈奴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巴赫拉姆五世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有资料表明，耶兹德卡尔德在东方只是与匈奴暂时达成协议。一代人之后，匈奴人在罗马人称之为"天降之灾"的阿提拉的率领下，直到阿努希拉旺时，始终是伊朗边境地带的威胁。这种形势迫使伊朗国王与他们进行谈判，或兵戎相见，击退他们的侵略。

在巴赫拉姆五世继位之初，一些匈奴人越过阿姆河，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巴尔赫），再一次威胁伊朗东部边境。巴赫拉姆五世意识到与罗马终将一战，所以，恢复动荡不安的东部边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决定先对付匈奴。他向匈奴发起攻击。据一些材料显示，敌人不知他来袭，未来得及逃脱。因为他先兵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然后秘密转向，直指东方，敌人猝不及防。他们的队伍逼近敌方营帐。拂晓时分，在木鹿附近，他率少量精锐兵力进袭，一举攻克敌人大营。巴赫拉姆亲自手刃匈奴大汗，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他把匈奴大汗的王冠作为此次胜利的象征，置于阿塞拜疆的阿扎尔古沙斯帕火坛展出。匈奴人遭此重创后，在一段时间内，再也未在伊朗边境出现。

伊朗的一些资料添枝加叶地记述了这次与匈奴的战役的细节，有些文字近似神话。当然，历史学家不会相信这些记述。

在此后，巴赫拉姆只做了三件事，即与拜占庭作战，迫害基督徒，迷恋女色和纵情狩猎逸乐。与拜占庭作战和迫害基督徒是互相关联的。这些又都与迷恋女色有密切的联系。他沉醉于宫廷的淫荡生活，一反其父的做法，屈从权贵的势力。而权贵们则热衷于宗教迫害与挑起宗教和政治纠纷。

只是迫害基督徒或许还不足以挑起伊朗与罗马的战争。但是，蓄意进行迫害，而且持续不断地折磨和迫害就会激起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的愤恨。这种做法反映了伊朗权贵对拜占庭的看法。其影响在两国或战或和的关系中体现了出来。持续不断的迫害和折磨迫使两河流域的基督徒逃向拜占庭辖区内的城市。

有一个阿拉伯酋长（在现有的资料中找不到他的名字）在伊朗与罗马的边

境地带起着缓冲作用。他因协助伊朗有功，伊朗还授予他将军称号。但他后来改信基督教，并到拜占庭避难。罗马对他加以保护。伊朗向罗马提出引渡他的要求，遭到罗马的拒绝。伊朗强烈报复，下令逮捕在伊朗金矿效力的罗马人。一场战争因此爆发(公元 421 年)。

伊朗军队统帅是著名的埃斯潘迪亚兹家族的梅赫尔纳尔西。但他并没有取得多少战果。罗马虽长时间围困纳赛宾，也未攻克。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加上又都受到内部纠纷的困扰，于是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签订了百年和约(公元 422 年)。和约规定双方在自己境内不对信仰对方教派的人士进行迫害。拜占庭承诺以后不再给两国边境地带的阿拉伯人以避难权。这些阿拉伯人不想再承担对伊朗的承诺，而转向罗马要求庇护。此外，拜占庭皇帝图杜修斯还答应，在伊朗保证高加索通道安全的情况下，每年向伊朗交付一笔资金，以作维修通道之用。这笔钱实际上是为执行一项共同防御计划而支付的一笔经济援助。同时，双方都意识到这是某种贡赋。所以，拜占庭在以后，只要有实力，就不愿支付这笔款项。在以后伊朗与拜占庭的多次谈判和签约中，要求支付这笔款项都是谈判的内容之一。在伊朗与拜占庭反复纠缠斗争期间，伊朗占领的亚美尼亚要求独立，以期摆脱伊朗的控制。这次与拜占庭的战争给了巴赫拉姆五世一个机会，恢复伊朗在亚美尼亚的权力，把亚美尼亚变为伊朗的附属国(公元 429 年)。罗马此前在他们控制的亚美尼亚实行类似政策。但是，伊朗派赴亚美尼亚的执政者仍然需要时常面对要求独立的人们，看来事情并不简单。

随着伊朗与拜占庭的争端的解决，一个名为达迪舒的伊朗景教教长努力活动，促成在阿拉伯地区召开传教会议，会上通过决议，支持伊朗教会和拜占庭教会脱离关系[①]。这一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在宗教问题和教义上的分歧。这样一来，伊朗基督徒的地位就更加稳定，在伊朗与拜占庭发生冲突时，不致被怀疑为敌方间谍或资敌分子。

在一些东方资料中，有些关于巴赫拉姆五世的统治和他个人身世的描述。其中大部分是在他去世后，后人创造的历史故事，而不是真正的史实。如据有

①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

些历史学家记述，他在杀死匈奴大汗之后，曾对印度进行过一次秘密的私人访问。但这项记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还有故事说他曾邀请印度吉卜赛歌女到伊朗宫廷，或他曾出兵苏丹也门，都属此类杜撰。还有资料说，他会吟诗，热衷于狩猎，也有不少爱情传说，还说他能讲几种语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小说中对他的描绘，而以后，又成了内扎米的《七美人》的素材。根据《列王纪》，他是让出王位后自然死亡的。但在大多数相关资料中，他的死都带有神话色彩。据记述，他是在驱马追一头野驴时落井（或池塘）而死的（公元 438 年）。这个情节也许是从后来的皮鲁兹的死亡衍生出来的，因为皮鲁兹是落入一个泥潭毙命的。

关于他的名字巴赫拉姆·古尔也有些传言。甚至在一首伪托他写的诗中也提到这点，说他喜欢猎野驴，因而得名。而这种兴趣最终把他送入了坟墓①。事实上，他以巴赫拉姆·古尔闻名表明他在性格上与野驴有相似之处：身手敏捷，热爱大自然。

19. 耶兹德卡尔德二世和霍尔莫兹德三世

巴赫拉姆五世死后，他儿子耶兹德卡尔德二世（公元 438—457 年在位）继位。他不像其父那样勇敢热情，性格温和。塔巴利说他在当政之初废除了萨珊王朝接见子民的传统。一开始，他对基督徒还是宽容的，甚至还有兴趣读他们的经书。但在研究了各种宗教信仰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又恢复到琐罗亚斯德教徒传统的偏激立场。特别在亚美尼亚出现麻烦之后，他不仅又开始执行迫害基督教徒的政策，而且对犹太人也加紧控制。他刚开始执政时，伊朗与罗马发生冲突。但双方都想避免冲突扩大。在达成的协议中，双方商定各自在边境地带都不建工事。

---

① 在波斯语中，野驴和坟墓的发音相同，都为古尔（gur）。

耶兹德卡尔德二世在东方面临基达尔人和匈奴人的入侵。他被迫驻留古尔冈和霍拉桑一段时间，以应付这种形势。对于这些部族，他虽然没有取得如同他父王那样的成就，但毕竟有效地阻止了他们深入伊朗国土。他的主要困难是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宗教纠葛，又有军事冲突。他在国内祭司与权贵的压力下，在亚美尼亚极力推行琐罗亚斯德教，想以此对抗亚美尼亚的独立倾向，但遭到那时的基督教徒的激烈反对。据亚美尼亚材料，这一时期，信仰扎尔旺神的年迈的统帅梅赫尔纳尔西向亚美尼亚贵族发布了一则文告，阐述琐罗亚斯德教教义，批驳基督教思想。此举与耶兹德卡尔德二世探讨各种宗教教义的愿望并不矛盾。当然，是否真有亚美尼亚材料记载的这则文告，还需进一步证实。从文告的基本内容围绕扎尔旺神信仰这点看，耶兹德卡尔德二世和他的大臣梅赫尔纳尔西是在探讨宗教教义。有资料表明，耶兹德卡尔德二世一反他为王之初的宗教宽容政策，把迫害基督徒作为反对亚美尼亚独立的手段。

耶兹德卡尔德二世的这种做法激起亚美尼亚基督徒的浴血奋战，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不得不采取极其残酷的手段，血腥镇压。一个名为马斯路帕的亚美尼亚贵族和宗教人士在这次事件往前 50 年已经创造了亚美尼亚文字，并推行这种文字。这是要求独立的表现。这时基督教尚未普及到民众中去。在这种形势下，基督教要自由传教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重建琐罗亚斯德教也十分困难。

根据亚美尼亚的材料，耶兹德卡尔德二世娶自己的女儿为妻，后又把她处死。他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但此事并无其他权威材料证实，可能是宗教人士为诋毁他而捏造出来的诬陷之词。耶兹德卡尔德二世的妻子名迪娜克，在他死后仍然在世。在儿子们的夺权斗争中，她曾以皇太后的身份在泰西封摄政一个时期。

耶兹德卡尔德二世死后，他的儿子霍尔莫兹德三世（公元 457—459 年在位）继位。但耶兹德卡尔德二世的另一个儿子皮鲁兹在权贵们的支持下夺取了王位。皮鲁兹在梅赫兰家族的一个贵族勒哈姆的协助下造反。在战斗中，霍尔莫兹德战败被俘。勒哈姆把他杀死，扶皮鲁兹上台。

20. 皮鲁兹与基达尔人和嚈哒人

皮鲁兹为王25年,全部时间都是在无休止的困扰中度过的。除去他兄弟霍尔莫兹德,新登基的国王还不得不处死三个近亲。有传言说,皮鲁兹为打败霍尔莫兹德曾求助于嚈哒人。这可能是把他儿子哥巴德的事说成他的事了。皮鲁兹为王初年,处于伊朗东部边界附近的是基达尔人。基达尔人是匈奴人的一支。嚈哒人此时尚未到土火罗。皮鲁兹似不可能为战胜兄弟而向远方部族求助。

皮鲁兹当政时,拜占庭也和伊朗一样,受到边境地区半开化部族的威胁。因此,伊朗西部边界反倒相对安全。只是拜占庭时而挑拨其东部边境的半开化部族反对伊朗,使得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他们的骚扰。伊朗有时也支持和维护拜占庭的异端诺斯提派,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诺斯提派是由于信仰上的差异和基督教内部的阴谋斗争而从拜占庭基督教势力中分化出来的派别。

皮鲁兹为王初期,阿尔巴尼亚人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阿塞拜疆地区的阿兰,即卡尔河与里海之间的地区。皮鲁兹与霍尔莫兹德争夺王位,给他们提供了实现独立的机会。皮鲁兹在战胜霍尔莫兹德后,才把他们制服。

皮鲁兹为王初期的另一个困难是百姓中反犹太人的情绪增长。当时盛传伊斯法罕的犹太人把两个祭司活剥了皮。这则传言激起了伊朗人的仇恨情绪。在一段时间内,伊朗的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

除战争创伤和兄弟厮杀,皮鲁兹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面临混乱的局面,而且频频出现不祥之兆。当时,伊朗境内一连七年大旱,百姓长期饥馑。为缓解百姓的情绪,克服灾害,皮鲁兹被迫分出一部分贡赋,甚至在百姓中放粮。根据资料记载,当时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名"阿卜里兹冈",可能就是为了庆祝多年干旱后的一场透雨。

这时，伊朗在其东部边境地带要对付的主要敌人是活动于土火罗的基达尔人。但这些基达尔人在与伊朗长期较量后转移至拉赫哲和俾路支地区[1]。另一支与他们有关的部族取代他们，占据了土火罗斯坦，与伊朗对峙。这支人是嚈哒人。嚈哒人虽然与月氏其他部族的人不同，但都是在长城西段受到中国持续不断的压力，于是波浪式向西侵扰，进至中亚和西亚的。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分别于不同时段向西侵扰。如嚈哒人在沙普尔二世时就出现在伊朗东部边界，从此以后，就有一波一波的部族向伊朗边境拥来。基达尔人在皮鲁兹为王之初还盘踞在大月氏。但到皮鲁兹末期，他们与嚈哒部族会合，这以后，他们成了嚈哒人的一支。他们早在进至新驻地之前，就已经学习了沿途有关民族的风习仪礼。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库皮伍斯记述，他们并不属于原始的未开化的民族。塔巴利指出，他们中流行同性恋，这也许是受了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的疾病”的传染，也可能与他们中流行的反婚姻的禁欲的宗教信仰有关。总之，这表明他们并不处于文明尚未开化的原始社会阶段。

这些新闯入伊朗国境的部族一出现就大肆烧杀抢掠。皮鲁兹为对付他们只好诉诸武力，几经较量，终于把他们击败了。但他们的侵略行为是时起时伏的，所以双方的斗争也时断时续。一次，皮鲁兹到东部边境指挥作战，中计陷入重围，被嚈哒王阿赫什努瓦兹俘虏，答应交付赎金后，才被释放。但他的儿子哥巴德被留作人质，以保障赎金交纳。皮鲁兹要交纳赎金，只有增税和请求拜占庭的援助。关于这次战争的细节，现存资料中的记述互相矛盾，而且具有神话色彩。据说，赎金虽已交付，但哥巴德仍滞留未归，因为赎金数目不足。

皮鲁兹动员大军和象队，携带大量辎重，甚至带了标界的石柱，出兵向阿赫什努瓦兹寻战。阿赫什努瓦兹采取“焦土策略”引敌深入，陷敌于绝境。皮鲁兹行军途中落入嚈哒人隐蔽得很好的陷阱，几乎全军覆灭。许多伊朗人被俘，其中有大祭司长和皇家女眷。皮鲁兹的一个女儿皮鲁兹杜赫特也在其中。阿赫什努瓦兹把她纳为妃子。嚈哒人占据了霍拉桑的玛鲁奥尔鲁德和赫拉特[2]。他们所到之处，给百姓带来严重祸害。

---

① 拉赫哲为坎大哈的古称。

② 玛鲁奥尔鲁德在达姆甘附近，后者在德黑兰以东，从德黑兰到玛什哈德的铁路旁。

21. 巴拉什及嚈哒人造成的危机

伊朗群龙无首，陷于内乱，国库被瓜分，军队精锐丧失殆尽。建新军队需要巨额资金。这时，出身大贵族卡兰家族的扎尔梅赫尔在其他贵族的支持下，恢复了泰西封的秩序。他在向亚美尼亚进军途中获悉皮鲁兹已死、嚈哒人得胜的消息，立即回师泰西封，在另一个显贵梅赫兰家族的沙赫普尔拉齐的支持下，将皮鲁兹的兄弟巴拉什扶上王位，从而结束了国中无君的局面，使伊朗得以从容对付嚈哒人。

据古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和亚美尼亚的资料，巴拉什（公元 484—488 年在位）是一位仁君。他秉性温和，主持正义，但仁慈软弱。在竭力扩大权势的权贵和祭司们看来，这后一点对统治有害无益。巴拉什完全不是一个能结束国家极端混乱局面的人物。但他维护正义和安抚百姓的做法对医治破坏留下的伤痕和缓解普遍的不满发挥了适当的作用。他在扎尔梅赫尔的支持下消除了他兄弟扎里尔可能把国家前途断送掉的夺权干扰，拯救了国家。但国库空空，对势力迅速扩张、引起国家混乱的嚈哒人，他也一筹莫展。他想鼓励和维护农业生产，振兴经济。他发布文告说，凡见荒地，应究问地主为什么不阻止农民放荒。但发展农业需要持久的安定环境。而在嚈哒人入侵的动荡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亚美尼亚将军瓦汗曾帮助巴拉什镇压扎里尔叛乱。他促使巴拉什承认基督教在亚美尼亚的正统地位。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对伊朗的敌对情绪。

这一时期，嚈哒的势力迅速增长。他们甚至有能力参与伊朗宫廷的阴谋活动和干预王位继承权的归属。扎尔梅赫尔和巴拉什通过战争和谈判迫使他们退出伊朗的领土。扎尔梅赫尔最终设法收回了阿赫什纳瓦兹掠去的皮鲁兹军队的财产，接回了被俘的女眷和祭司。有一则伊朗资料记述说，嚈哒大汗曾

帮助王子哥巴德登上王位。这说明哥巴德在阿赫什纳瓦兹处居留时，得到了他的信任。扎尔梅赫尔也暗中同意哥巴德为王。这似乎是嚈哒签订和平协定的一个条件。因此，哥巴德从嚈哒一起程，伊朗权贵们就在泰西封拘禁巴拉什并把他弄瞎了。其实权贵们反对巴拉什并不表明他们对他不满。有一则传说说他建造浴室，祭司们认为这是对水和火的不敬，但这并非事实。而且另有传说说建浴室是哥巴德时候的事。其实这都是编造出来的借口。一些伊朗资料把巴拉什描绘为一个仁君，说他主持正义，振兴国家经济，还把建造泰西封长廊作为他的功绩之一。从这些资料可知，拘禁和罢黜巴拉什应该是外力对泰西封权贵施加压力的结果。或许权贵们认为哥巴德在嚈哒生活数年，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某种默契，他当政为王可以减轻嚈哒对伊朗的压力，有利于让他们撤出伊朗国土。

还有一层原因，即有些宗教人士因巴拉什迫害基督徒不力而对他不满。但他遭到罢黜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外部压力，即有些人认为屈从这种外部压力可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所以就罢黜并拘禁了他（公元 488 年或 489 年）。随后皮鲁兹之子哥巴德登基为王。

22. 处于嚈哒人和拜占庭之间的哥巴德

哥巴德在嚈哒人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扎尔梅赫尔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他从执政之初，就像马基雅维利赞成的那样，不想报答恩人的好意关怀[①]。而在扎尔梅赫尔看来，新王不过是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傀儡。但哥巴德却不能容忍被如此对待。他暗中与扎尔梅赫尔的对头沙赫普尔联手，把扎尔梅赫尔除掉了。沙赫普尔是梅赫兰家族的首领，此后成为“伊朗统帅”，而且也是哥巴德的岳父，因此享有父辈权威，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像扎尔梅赫尔一样

① 马基雅维利（公元 1469—1527 年），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信条。

不可一世，有诗云："扎尔梅赫尔威风消散，梅赫兰当道擅权。"

哥巴德逐渐察觉到权贵家族势力的日益膨胀。他为了压制权贵势力而求助于平民百姓和马兹达克教义。哥巴德上台前，因嚈哒人占据伊朗国土，烧杀抢掠，局势混乱，物价飞涨，贵族势力膨胀，普通百姓早已心怀不满。国王本人对贵族的骄横跋扈和对抗王权也心存警惕。在这种情况下，正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一种平均占有的思想逐渐生根。特别是国王对权贵们不满，而对平均占有运动的创始人马兹达克表示支持，更助长了这一运动的势头。哥巴德不愿对把他扶上台的人们唯命是从，他想利用新兴起的马兹达克运动，所以他压制对马兹达克的崛起不满的势力。国王的这种赞许态度赋予马兹达克和他的追随者一种权力，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强分财产，按他们的设想组建家庭。

贵族们看到运动的蔓延和发展严重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和家族势力。突然兴起的运动引起社会混乱，但并未如想象的那样造成大规模的流血惨剧。受到哥巴德打击的祭司和宗教人士联手罢黜了哥巴德，把他囚禁在迪兹富尔地区古尔卡尔德的一座偏僻无人的碉堡里。王位由他兄弟贾玛斯帕继承（公元496年）。在罢黜哥巴德的贵族中，有一人名古什纳斯帕达德，他是扎尔梅赫尔的同伙，还有一人名西亚沃什，此人同情马兹达克。过了一段时间，哥巴德被从囚禁中解救出来。这样一来，大家族就分裂为支持马兹达克和反对马兹达克两派。根据普鲁库皮伍斯的记载，西亚沃什在哥巴德的妻子和妹妹的帮助下，瞒过看守，让哥巴德换装，把他救了出来。哥巴德投奔嚈哒王求助。嚈哒王支援他一部分兵力。他率兵回伊朗夺权。并未得到权贵们有力支持的贾玛斯帕立即屈服，让位自保（公元499年）。哥巴德得嚈哒王之助重掌王权，承诺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贡赋。同时，他还与嚈哒王之女（系嚈哒王与皮鲁兹之女皮鲁兹杜赫特所生）成婚，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与嚈哒王的关系。

哥巴德在嚈哒王的帮助下恢复了王位，但并未承诺不再支持马兹达克。而权贵们不管是否愿意，只能尊从王命。他的强烈的反对者，如古什纳斯帕达德，自然逃不过被严惩的命运。对其他权贵，他虽没有过于苛刻，但也未向他们示好。西亚沃什被任命为全军统帅。马兹达克则仍不声不响地处于国王的庇护之下。此时，哥巴德最大的难题是筹措应允给嚈哒人的贡赋。他像皮鲁兹一样也想到了拜占庭。从耶兹德卡尔德一世时起，双方就商定共同保护高

加索达尔班德，因此拜占庭承诺向伊朗交付一笔款项。但是，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不愿履约，因为交付这笔款项就会使自己的夙敌伊朗免去一场与嚈哒人的战争，而真打起来则对拜占庭有利。哥巴德以此为由向拜占庭宣战。双方停战多年之后，这时又启战端。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萨珊王朝末期，把两国都拖得精疲力尽。开初，哥巴德攻克罗马的亚美尼亚都城阿尔扎鲁姆(又名图杜祖普利斯，公元502年8月)，巴克尔(阿玛德)也在长时间围困之后被攻克(公元503年1月)。此城因长时间抵抗而遭到严惩，大量百姓被屠杀。之后，在这一地区，双方又继续较量，城市反复易手。

后拜占庭又许诺交纳贡赋，并交出一部分，用以收回阿玛德(公元506年)。这时，哥巴德获悉匈奴的一部分从黑海和高加索方向骚扰伊朗，所以欣然接受了拜占庭的议和要求。哥巴德要对付国内麻烦，拜占庭仍然愿为保护高加索达尔班德通道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资金，所以直到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结束，哥巴德也未再发动战争。

阿纳斯塔修斯利用双方讲和的机会，在纳赛宾对面，把一个小型达拉观察所扩建为一座坚固的堡垒，甚至在幼发拉底河两岸修复了几座防御工事。

阿纳斯塔修斯的继承人尤斯廷(Justin，公元518—527年在位)在当政后期拒不交纳向伊朗许诺的贡赋，这又给了哥巴德重启战端的借口。

在和平时期，哥巴德调整了马兹达克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抵挡住了嚈哒人的骚扰，并战胜了他们。

哥巴德重新开战是由于拜占庭的扩张政策，特别是拜占庭在高加索的推进破坏了那一地区的势力平衡。拜占庭不顾伊朗的屡次警告，在达拉和幼发拉底河两岸修筑军事工事。哥巴德挑动拜占庭控制的叙利亚边境的阿拉伯人进击拜占庭。在高加索，拜占庭则策动格鲁吉亚西部黑海沿岸的拉译斯坦人举行暴动，反对伊朗国王。

在哥巴德去拉译斯坦镇压暴乱时，尤斯廷出兵攻打伊朗控制的亚美尼亚部分。在达拉和纳赛宾，双方反复争夺。拜占庭甚至挑动伊朗边境地区未开化的部族进攻伊朗，但未得逞。战争旷日持久。双方都需要停火喘息。于是，双方于公元525年(也许是次年)在纳赛宾举行和平谈判。

这时，哥巴德可能感到自己已经老迈年高，也可能是由于宫廷斗争对他的

影响，他想立一个喜欢的儿子霍斯鲁（不是长子）为继承人。他力图在与拜占庭的和平谈判中附加一项与此相关的条件。当他提出要拜占庭皇帝承认拉译斯坦属伊朗领土，并把霍斯鲁视为自己的儿子时，谈判遇到困难。出现这种局面也不能完全责怪拜占庭没有接受伊朗的条件。当然，哥巴德想给霍斯鲁赢得一个"凯撒之子"的称号，以提高他在兄弟中的地位，同时他还希望在自己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拜占庭不会入侵伊朗。但是，支持马兹达克的贵族们不满他把霍斯鲁立为太子。当时具体进行和平谈判的官员，一个是军队统帅西亚沃什，另一个是苏林家族的首领玛赫伯德。西亚沃什也不支持哥巴德的这项提议。实际上，贵族们对立太子的问题早就有权干预。西亚沃什更属意于哥巴德的另一个儿子卡乌斯。卡乌斯的另一个名字是帕特什哈尔卡尔沙，他是受马兹达克派的教育长大的，他本人亦倾向于马兹达克派。总之，由于双方在所提的条件上未能达成一致，谈判破裂。

谈判破裂后，西亚沃什被同僚和对手玛赫伯德指责破坏和谈，继而被秘密审讯处死（公元 528 年）。西亚沃什在哥巴德当初夺权时曾帮助过他，是有功之人，这时却被处死。立霍斯鲁为太子之事最终由玛赫伯德一手包办。这表明西亚沃什失势，迫害和屠杀马兹达克派以及与拜占庭再次开战都与立霍斯鲁为太子一事有关。西亚沃什在贾玛斯帕当政时，把哥巴德从反马兹达克的贵族的囚禁中解救出来，并与哥巴德一起投奔嚈哒王。据说这一切都是听取了马兹达克的指点，所以审讯时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叛教。西亚沃什同马兹达克派的渊源与他的失势很有关联。所以他失势后，权贵们对马兹达克派严加追究。而支持马兹达克派的贵族们在他失势被杀后，还企图为他复仇。

在谈判破裂，处死西亚沃什和迫害马兹达克派的同时，与拜占庭的战争也爆发了。哥巴德在这几件事上的作用说明一个年老体衰的首脑对一个年轻的野心勃勃的太子的作为的无奈和屈从。权贵集团这时也起而报复老哥巴德过去对他们的轻蔑和侮辱。他们力图加强太子的地位，利用年轻太子的力量成就一番事业，从而证明老国王年轻时的抱负，如限制贵族势力、表现亲民倾向和宗教宽容政策，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加强王权的手段。哥巴德此时已经老朽不堪。在反对他的贵族的压力下，他虽有心但却无力拯救给了他那么大帮助的西亚沃什，也无力拯救他限制贵族特权的助手马

兹达克。当然，此时哥巴德可能已经把西亚沃什的友谊和对马兹达克的支持视为一种负担。他觉得可以凭借王子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排除一切妨碍他立心爱的霍斯鲁为太子的因素。西亚沃什的罪名之一是破坏和平谈判，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影响他掌控军权的。他在太子人选的问题上与国王意思相左。在选定继承人的问题上，权贵是不应反对国王的决定的。屠杀马兹达克派是因为在哥巴德晚年，利用他们来平衡权贵们的权力已不是很必要了。所以，迫害行动在霍斯鲁及其党羽的精心操作下迅即展开。因为贵族们急于与拜占庭开战，并取得有利于自己的战果。他们一刻也不能容忍马兹达克派的存在了。

哥巴德的人生在这场战争中走到了尽头。他的逝世实际上标志着伊朗又退回到反对宽容政策的时代。这也是马兹达克派影响的终结。

这场战争把拜占庭皇帝儒斯坦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扰得不得安生。儒斯坦早于老哥巴德去世。哥巴德本想让他保护和支持霍斯鲁的。儒斯坦死后，他的继承人尤斯提尼亚努斯(Justinianus)接替他指挥作战。

有一个阿拉伯人蒙扎尔是希拉政权的头目，是伊朗的傀儡。由于他反对马兹达克思想，也由于他的势力过度扩张，与他的傀儡地位不符，他被伊朗国王抛弃，由另一头目哈利斯·本·欧姆鲁坎迪取代。这时，由于反动保守的伊朗权贵的斡旋，他重又回到希拉。哥巴德授意他在幼发拉底河地区向拜占庭发动进攻，并残酷屠杀叙利亚和阿拉伯人中支持拜占庭的基督徒。此举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气氛。

伊朗与拜占庭的军队在纳赛宾和达拉地区展开激战。尤斯提尼亚努斯的著名的统帅伯利扎里尤斯的军队在纳赛宾遭到伊朗军队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数年后，在达拉，他们利用玛萨卡特人的游击武装击退了伊朗军队(公元530年)[1]。后来，他们又在卡利尼库斯(今腊卡)遭到重创(公元531年4月)[2]。拜占庭的另一个将军西塔斯(Sittas)为解米亚法尔根城之围，放出消息说，野蛮部族玛萨卡特人从高加索进入伊朗[3]。消息传开后，又值哥

---

① 玛萨卡特人是伊朗人的一支。史前时期，他们生活在黑海和咸海间，即伊朗神话中的土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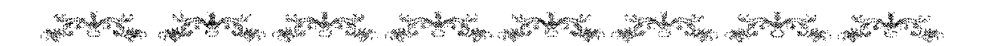
② 腊卡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座城市。

③ 米亚法尔根是两河流域的一座古城。

巴德去世，伊朗人就从米亚法尔根撤军。这次撤军使伊朗人在腊卡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

哥巴德长期卧病，在 82 岁时去世。霍斯鲁凭借他的遗嘱，通过一系列阴谋手段，终于以太子的身份继承了王位。但他随即陷入了国内的矛盾之中，无暇享受伊朗军队在叙利亚的胜利成果。尤斯提尼亚努斯也受到西方和非洲战事的牵制，无法把主力投向亚洲。因此，在霍斯鲁登基之际，双方议和(公元 532 年)。这次和平虽然短暂，但却使霍斯鲁可以从容应对国内的麻烦。

霍斯鲁最大的麻烦就是镇压他的兄弟卡乌斯的叛乱。粉碎这次叛乱就等于消除了马兹达克派残余势力对王权最后的威胁。但这并不等于把马兹达克派的思想根本铲除，而且也不可能根本铲除。



第十章　告别古代世界

1. 哥巴德的遗产和霍斯鲁一世

马兹达克运动虽然由于与萨珊王朝时期的一个祭司的学说有关而带有宗教色彩，其实它表明萨珊王朝已经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可能与过分看重亚历山大入侵前的社会传统、忽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有关。霍斯鲁·阿努希拉旺虽然竭力想消除这次运动带来的危机，但在解决新问题上成效不大[①]。他面对的是新的问题，但解决问题所用的还是传统方法。也就是说，在他的时代，基督教势力已经占据上风，阶级冲突日益加剧，社会生活已经与古代世界拉开了距离，而他却想恢复过时的传统和重振旧有的秩序，回到古代的时光。历史的脚步比他的改革要快。

凯撒和十字架从外部对他构成威胁，贫困和不满从内部阻止他回到古代去。各种因素互相矛盾和排斥，他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这只是把告别古代这一趋势略为推迟了，使得事态的进程更加惊心动魄。在他统治近半个世纪后，对外战争和国内各种势力的恶斗表明恢复古代传统不可能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实际上，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那些已经具备了产生前提的一切事物，那些在镇压马兹达克运动中否定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在他的后人那里，又复活了，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已。阿努希拉旺对马兹达克的镇压是徒劳的。这一事实表明，历史多么冷静而顽强地跨越非理性的激情和狂热向前发展。

曾经震撼萨珊社会的马兹达克学说的影响从古代世界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时代的伊朗。现在让我们审视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据现有的否定它的材料，马兹达克思想无疑是一种偏激的思想，是与当时

---

① 霍斯鲁·阿努希拉旺即哥巴德之子霍斯鲁。阿努希拉旺是他的称号，意为不死的灵魂。

的正统思想相抵触的观念。但是，如果确实如此，马兹达克就不会赢得国王的保护，并允许他在下层民众中传播他的信念。因为下层民众一般更囿于传统观念。

据比仑尼记述，马兹达克原本是一位祭司长[①]。他的学说乃是对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新的阐述。人们对他的学说有过激的阐述，我们对此应持谨慎态度。毫无疑问，大多数现有的有关马兹达克学说的文献，不管是所谓的马兹达克派的材料，还是国家正史，也不论是叙利亚文的还是拜占庭的材料，都对它怀有恶意。历史学家如果连其中的细节也都接受，就可能误入陷阱，对一个被迫害和被法办的人形成与事实不符的印象。总之，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长中，亦即在高层宗教人士中，出现这样的社会学说表明，它的出现肯定有其深层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当年萨珊王朝不能不面对的社会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形成的条件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具备了。有材料说，马兹达克学说的核心源自此前一个名为扎尔图什特·哈尔冈的人。马兹达克具有这种思想，这说明他的学说在琐罗亚斯德教学者中早有基础。马兹达克本人对他的信徒说，他的学说就其对神的阐述来说，是对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新的解释。他的学说也可能受到了摩尼教的影响。他的学说不同于赫尔巴当所宣传的教义，是"正教"。摩尼教徒也把流行的正统信仰视为邪教。在马兹达克以前，也出现过"正教"信徒，而且他们所宣传的教义也与主流信仰相悖。希尔巴当有时就把这种人称为摩尼教徒。所谓的"正教"信徒并不像主流神学家所说的那样都是摩尼教徒。在马兹达克以前，有一人名蓬台斯，据说，他在纳尔西和迪夫克里西扬时在罗马生活过一段时日，他也传播自己的"正教"，人们把他视为摩尼教徒。在马兹达克的学说中，不可否认有摩尼教的影响，但它却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而不是像其反对者所说的那样，与摩尼教完全相同。

考虑到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对摩尼教义和摩尼这个名字的厌恶，一个摩尼教徒怎么可能在哥巴德时在宗教上具有影响力呢。而且，据一些资料称，马兹达克还具有大祭司长称号。凭这个称号，再看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就可知道，毫无疑问他是伊朗人。不管他的故乡是在底格里斯河边的玛扎里耶，还是在法尔斯的埃斯塔赫尔。据现有的资料，把他说成是埃拉米人而不是伊朗

---

① 比仑尼(公元973—1048年)是伊朗杰出的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哲学家。

人，这很难令人接受。

有人说，从他的父亲名巴姆达德这点可以确定他与摩尼教的关系①。或者说从他的出生地莫扎里耶与摩尼的出生地相近这点可以断定他与摩尼有关。这些说法都不足为凭。特别是他的反对者竭力把他说成是与摩尼有关的人，这是想引起琐罗亚斯德教徒对他的反感。

有些反对者不把他与摩尼教联系，而把他称为叛教者。这可能是由于他脱离《阿维斯塔》的表层含义，对其内在的含义作出一种特殊的解释。因为他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劝他的信众斋戒自律，如不过多接近和占有财产，通过这种自律修养达到善最终战胜恶的目的。这也是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基本原则。而这种解释在因皮鲁兹和哥巴德的连年战争而饥馑遍地的年代，不啻是解决难题的可行之策。这种主张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之口（他在说出这些之前，从未被视为有排琐罗亚斯德教倾向），是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后来人们说他的学说来自扎尔图什特·哈尔冈，其用意就是说这学说并非源自琐罗亚斯德教教义。

现有的有关马兹达克的材料中充满了对马兹达克的成见与偏见。但我们根据这些材料可以了解到马兹达克的学说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因为它提倡斋戒自律、不食畜禽肉、不杀生，这些都带有刻苦修行的色彩。因此，历史学家在阐述马兹达克思想观念和他的身世生平的时候应当小心谨慎。实际上，总的看来，关于马兹达克现有的材料并不能提供可信的和没有矛盾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应该相信经过鉴别的结论，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传言。有一种说法，在饥荒年代，马兹达克见到哥巴德，劝他发表文告，开仓济民，从而导致穷人哄抢富人和囤积商人的仓库。此说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他提倡斋戒可能是想让富人分一部分日常食物给穷人。提倡斋戒，特别是改革婚姻法律，在皮鲁兹和哥巴德连年征战、国家陷入饥荒的形势下，是社会的必然需要。因此，马兹达克必须对《阿维斯塔》作出新的解释。他在讲述神学时，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带有新意的话，比如他虽然也像摩尼一样，主张世上有二元，即善和恶，但又援引琐罗亚斯德的学说，提出恶与善不同，是盲目的，它的产生出于

① 巴姆在波斯语中意为黎明，可能与摩尼教崇尚光明有关。

偶然，而不是注定的，因此战胜恶并不困难，要战胜恶就需要平等和正义，没有平等和正义，恶就会占上风。

他指出，人人生而平等，就人的本性来说，任何人在世上都不应比别人占有更多的财产，占有权是人创造的，它使人走入歧途，如欺诈和说谎。他认为战争和流血影响人的真诚正直和人与人的和睦相处，而这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认为当时的这种不平等还表现在对妇女和财产的占有的不同上，所以他主张某种共同占有或至少是取消一些限制。他的学说除提倡斋戒修行以外，就其实质，如祈祷和拜神等与琐罗亚斯德教并无区别。但祭司们认为它对他们的阶级特权有害，认为他提倡斋戒是邪恶的，会把人引入歧途。他们在评论他的社会观点时说，如果要反对不平等，那么盗窃和通奸岂不自然也成了反对不平等的正当行为了吗？

马兹达克学说实际上是对那个时代的普遍要求的回答。嚈哒的入侵和长年战争与饥荒已经把国家的实力损耗殆尽。上层势力彼此斗争，社会下层受到严格控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限制必须解除。马兹达克所建议的解除限制和实行均衡的个人占有究竟建立在什么原则之上，据现有资料还不得而知。

关于共同占有女人，考虑到马兹达克的学说提倡节欲自律，他似乎不大可能主张荒淫好色，而更可能是主张对萨珊王朝时的一项法律进行修改或补充，这项法律授权男人在一定条件下可把自己的妻子提供给另一个男人。也有可能他是意在废除某些婚姻限制。如有的人家在闺房内室养着数目众多的妇女，有的还是近亲女眷，这样就剥夺了她们享受家庭幸福的权利。废除类似限制，不仅在平民百姓中会引起超越常规的过火行为，就是在贵族阶层中也有一部分人赞成这一新出现的学说，比如西亚沃什。废除上述限制可能与接受嚈哒的某些风习同时发生。嚈哒人兄弟间就存在某种共妻现象。因为贵族往往乐于效仿征服民族的风习，而且还时常学得过火。

嚈哒人势力强盛，他们在皮鲁兹和巴拉什时期以及哥巴德统治初期一直干预伊朗内政。除了吸引权贵阶层效法他们的风习礼仪，他们的入侵还造成农业和牧畜业凋敝。此外，连年战争，社会动荡，导致伊朗境内长年灾荒饥馑。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兹达克学说的出现和传播是极其自然的事。从皮鲁兹时开始的连年饥馑成为马兹达克运动兴起的前提条件。饥民与贫民的联合引起

祭司和武士阶层的强烈反对。

2. 马兹达克、哥巴德和阿努希拉旺

创立新学说的马兹达克是巴姆达德之子，是一个祭司。因此，善恶斗争的观念一直萦绕在他脑际。他很自然地把当时的非正义和不平等现象看作是善恶斗争的表现，即把饥馑贫困视为恶的体现。于是他试图在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框架内解释这类社会问题。虽然马兹达克和哥巴德的反对者竭力证明他的学说明显与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对立。但可以说，他的学说如果不是在琐罗亚斯德教《阿维斯塔》的框架内发展，就不可能使哥巴德和很多贵族以及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相信它符合传统的正统观念，因而去维护它。马兹达克学说在普通民众中受到欢迎是很自然的。但是，肯定他本人也会对此感到奇怪，居然有那么多贵族，甚至连哥巴德本人也站在他这边。相当数量的贵族倾向于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大家族间不断互相倾轧的结果。促使哥巴德执政之初接受他的学说的原因，除去一时需要和他个人的宽容性格与追求正义的倾向，主要还在于他想凭借这一新兴的学说制止日益膨胀的贵族特权，因为这种特权已经影响到了王权的实施。有些学者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样说与哥巴德的人品不符；据现有材料，他并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其实这是不正确的看法。任何处在哥巴德的地位的统治者，在刚刚上台时，为取得执政成效，不可能不采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在现有的材料中，虽没有他使用这种手段的记载，但他确实是利用这种手段才恢复了已经失去的王位[①]。而为了保持王权，他又把两个忠心耿耿的朋友扎尔梅赫尔和西亚沃什断送了（这二人都对他作出过可贵的贡献）。历史学家若了解了哥巴德的这种性格，就不难理解当他不信任和不需要马兹达克和他的信徒时，为了把霍斯鲁立为太子，他就把马兹

① 此句逻辑上似有矛盾。

达克奉献出去了。有材料说哥巴德热爱和平，不愿看到流血。但与拜占庭的战争和与嚈哒人打仗，特别是包围并攻克阿玛德这些事实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如果说他行事公正，正如说他性情宽容一样，不管他内心深处是否意识到，他都是把这二者作为巩固王权的手段的。他保护马兹达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很自然，上层贵族的特权废除得越彻底，对扩大和发展王权越有利，他施政时会遭遇到的贵族的阻力越小。马兹达克运动的兴起乃是奴隶们和城市的"原自由居民"对仍在催生奴隶现象的封建主义的反抗。这与哥巴德的政治意图是相符的，所以马兹达克学说才得到短时间的传播，并在某些方面付诸实施。这肯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如掠夺贵族财产，甚至掠夺他们的妻女。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有关这些现象的细节的描述，绝对不可全盘接受。比如对马兹达克的下场的记载说有一次辩论（看来是从摩尼的故事中衍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场"辩论剧"，它的出处是那本已经失传的小说《马兹达克传》。

总的来说，马兹达克学说之所以能在一小段时间内得到有限制的传播，完全与哥巴德当政初期，权贵们过于飞扬跋扈，干预朝政，造成混乱局面有关。扎尔梅赫尔的势力膨胀就是一个例子。哥巴德对此深感忧虑，他暗中与沙普尔联手，才摆脱了扎尔梅赫尔的控制。这一事件表明，在皮鲁兹战败死亡之后，贵族干政造成的混乱是年轻的哥巴德的多么严重的一块心病。因此，当他听到贵族集团议论纷纷反对他，甚至私下对他进行威胁时，他就对马兹达克学说表示赞许，以此作为限制贵族权力的手段。当然，哥巴德此举起初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他们无法阻止马兹达克学说在平民百姓中传播，但他们罢黜和囚禁了哥巴德，把他的兄弟贾玛斯帕扶上了王位。

哥巴德在支持马兹达克的贵族西亚沃什的帮助下，投奔自己的靠山嚈哒，后夺回王位。这时，他在不排斥马兹达克的情况下，又靠近了被马兹达克运动限制了权力的贵族集团。而在立霍斯鲁为太子时，支持马兹达克的贵族表示反对，于是他就抛弃了这批贵族，审讯并处死了西亚沃什，迫害其支持者。最后，到了哥巴德执政晚期，先是一场阴谋，紧接着马兹达克派遭到屠杀，霍斯鲁上台。据在拜占庭发现的一则伊朗文献，虽然杀死马兹达克和迫害其信徒发生在哥巴德执政晚期，其主要发动者却是霍斯鲁，因为马兹达克派反对定他为王位继承人。他在自己执政之初以更加激烈和坚决的手段把这场镇压行动继续了下去。

但是，在杀死马兹达克和迫害其追随者之后，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并未随之得到解决。霍斯鲁在其当政初期不得不采取一些改革手段以医治其父在位时马兹达克运动给伊朗社会造成的创伤。甚至哥巴德在其晚年也意识到伊朗需要改革。但他已没有时间把这一认识付诸实施，改革之事只能由他的继承人来完成了。

3. 依靠祭司的力量镇压马兹达克运动

镇压马兹达克运动大大提升了琐罗亚斯德教及其神学人士的地位。当然，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提高在萨珊王朝建立初期已经开始。沙普尔一世和耶兹德卡尔德一世的宗教宽容政策没有阻止其成为国教的发展进程。到沙普尔二世当政时，它的地位已经显著提高。而其发展的最高峰则是霍斯鲁·阿努希拉旺当政之始。

这时，为了对抗拜占庭和基督教的挑衅，阻止国内邪教动摇国家基础，伊朗需要一个国教。因此，霍斯鲁在镇压马兹达克及其信徒后，就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其新的可信赖的靠山。

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很久以前就竭力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徒。在沙普尔二世时，琐罗亚斯德教几乎成为国教。在卡尔蒂尔势盛时，非伊朗的宗教观念在伊朗受到严重迫害。但只是到了霍斯鲁·阿努希拉旺时，琐罗亚斯德教才在伊朗全国成为一家独尊的国教。沙普尔二世时，伊朗的基督教徒受到迫害，当时的大祭司长阿扎尔帕德·梅赫尔埃斯潘德就是迫害政策的执行者。人们从《阿尔达维拉夫故事》中得知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也有许多值得怀疑和不尽完善之处①。这一时期，基督教教义吸引了一些探求者的注意。沙

---

① 《阿尔达维拉夫故事》讲的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下地狱的故事。他在地狱里见到许多罪犯和前世作奸犯科的人。

普尔二世本人也对阿娜希塔神崇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想把琐罗亚斯德教立为国教一事也没有获得进展。实际上，当琐罗亚斯德教对非伊朗人丧失了吸引力的时候，也就是伊朗开始加紧迫害异教徒的时候。基督教、摩尼教和诺斯提派对人们的精神需求能够作出更为切实的回答。从拜占庭基督教教会分裂时起，伊朗对基督教徒的迫害逐渐缓和。这表明，伊朗统治者在亚美尼亚强制推行琐罗亚斯德教是出于政治原因，即对罗马宗教影响的抵制，而不是要强行把一种宗教作为国教来推行。因为，大力加强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会给萨珊王朝统治者造成困难，即王权会受到制约，导致贵族和宗教人士干政。但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加强可以消除宗教混乱的局面。这种混乱局面由于马兹达克传教而达到顶峰。消除这种混乱局面在萨珊王朝统治者看来是必须进行的。

为了加强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首先要进行《阿维斯塔》的定稿工作，而在阿努希拉旺时期，还要在祭司们的回忆的基础上编定《阿维斯塔》。这表明在此以前，在沙普尔二世、沙普尔一世、阿尔达希尔和帕提亚的瓦拉什时，甚至在更早以前，此项工作并未完成。那时，祈祷词、颂歌和仪礼、仪式的程序并未搜集齐全，不少还遗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有待收集整理。霍斯鲁以前的国王所做的工作在巴列维文的《丁·卡尔特》一书中有所说明。离阿努希拉旺时期越远，此书所述的事实越模糊不清和夸大失真。书中说达拉·达拉扬也编纂过《阿维斯塔》①。这无疑是毫无根据和不足凭信的。但是，霍斯鲁以前的国王们也曾编纂过《阿维斯塔》一事表明，搜集材料及确定编纂体例，同实际编书一样，用去了几代人的时间。

在帕提亚和赛琉古时期，伊朗存在着各种宗教信仰。这些宗教思想自然也会影响琐罗亚斯德教流行的地区。帕提亚人至少在伊朗西部被视为外国人。而萨珊王朝统治者一开始就以本民族人的面貌出现，从一开始就竭力恢复古老的传统。他们在宗教观念和思想信仰上对恢复本民族大多数人的信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他们统治的地域超过亚历山大入侵前伊朗的疆土时，他们自然就要控制反帕提亚王朝时内心深处强烈的民族情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帝国疆域内允许各种信仰存在。沙普尔一世特别意识到这点：不在宗

---

① 达拉·达拉扬即神话中的伊朗凯扬王朝最后的国王达拉布。

教问题上实行宽容政策，就不可能统治幅员如此广大的帝国。但是，在沙普尔以后，各种宗教并存的局面、摩尼教的迅速传播，以及基督教在伊朗的日益发展动摇和威胁到了帝国的统一。当时在摩尼教徒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情绪，即蔑视统治者的权威。这种情绪影响到他们与政府的合作，也使政府面临危险。因此，一些统治者认为加强和传播瑣罗亚斯德教是巩固帝国政治基础的手段。萨珊帝国的历史直到霍斯鲁一世，都是时而加强民族宗教，对抗制造分裂的外国宗教，时而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以对付利用民族宗教干政的特殊阶层的势力。

在执行宽容政策以对付上层人士即祭司们的势力的国王中，有耶兹德卡尔德一世和哥巴德。这两个人在拜火坛中的人们看来是有罪的。而沙普尔和霍斯鲁一世以保证国家统一为名，打击反对势力，大力发展瑣罗亚斯德教之举则受到祭司们的表彰。

萨珊王朝在霍斯鲁一世后，急剧衰落。甚至短暂而血腥的霍斯鲁二世即霍斯鲁·帕尔维兹的统治也无法制止其衰落的趋势。这使得霍斯鲁一世加强传播瑣罗亚斯德教之举得到肯定。他之后，处于弱势的国王们已经身不由己，对祭司们的势力与影响已束手无策。霍斯鲁一世被肯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支持搜集和编定《阿维斯塔》，反对瑣罗亚斯德教内部出现的偏离教义的倾向。他认为对他和他的家族最危险的邪说之一就是马兹达克思想，特别是赞迪格观念，这是他严格加以排斥的[①]。但是，他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反对的另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信仰瑣罗亚斯德教的人士中广泛传播）就是扎尔旺思想。

4. 扎尔旺思想

扎尔旺思想并不是与瑣罗亚斯德教信仰对立的新思想，而只是对于善和恶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瑣罗亚斯德本人也曾提到善恶二元同生（《亚斯纳》30：3）。

---

① 赞迪格观念指脱离正教的异端邪说。

这就意味着善恶二元要有一个父亲。这解释了为什么扎尔旺派认为自己是琐罗亚斯德教最正统的派别。普鲁塔尔克著名的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论述实际上就是扎尔旺派的思想。

这表明扎尔旺派始终被认为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支。在萨珊王朝初期，他们所说的"无尽时空之神"扎尔旺与道德上的二元善恶并无抵触之处。他们也不反对善恶和长期斗争。扎尔旺派与卡尔蒂尔和阿扎尔帕德的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必然和自由问题。卡尔蒂尔和阿扎尔帕德的理论建筑在人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上。他们认为恶不是由于人本性是恶的，而是由于人选择了恶。但是扎尔旺派认为扎尔旺神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善元与恶元都是扎尔旺的儿子，扎尔旺是超越善恶的神。这自然会导致某种宿命论的产生。

总之，随着萨珊王朝诸王执政，特别是在伊朗西部，扎尔旺崇拜逐渐占了上风。其实这种观念早在帕提亚时的琐罗亚斯德教内部就已出现。它的出现甚至可以追溯到帕提亚时代以前。是否正是这种受到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一世保护的信仰派别促成他们编辑《阿维斯塔》呢？其实，这两位国王保护此派，其用意并不是要在伊朗全境树立一个国教。有些学者对上述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说是整个伊朗都重视扎尔旺信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摩尼教徒的最高的神不是阿胡拉·马兹达，而更接近扎尔旺信仰中的最高的神。这点表明，在摩尼教出现的时候，扎尔旺信仰已经在伊朗西部占据上风。不管怎么说，不能否认扎尔旺信仰对一些萨珊国王和祭司们的影响。卡尔蒂尔在沙普尔一世去世后，阿扎尔帕德·梅赫尔阿斯潘德在沙普尔二世时，都把扎尔旺信仰视为异端，对其加以排斥。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信仰既没有赋予人选择的自由，也不主张善恶因果报应，而这两点都是琐罗亚斯德教所坚守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中的扎尔旺信仰可以追溯到萨珊王朝以前。所以，要彻底清除它需要时间。霍斯鲁以前不具备这种条件。甚至他以前的一些国王也有明显的扎尔旺信仰倾向，或者就是扎尔旺的信徒。有一个例子。耶兹德卡尔德二世曾为限制祭司们的势力而执行宗教宽容政策。后来，他想抵制基督教在亚美尼亚传播，于是在那里推广琐罗亚斯德教。他派一个神职人员去传教。据一些亚美尼亚的资料，此人就属扎尔旺派。国王的大臣梅赫尔纳尔西热衷扎尔旺信仰，给自己的一个儿子起名"扎尔旺恩赐"。后来，他在琐罗亚斯

德教巴列维语文学著作中被当作典型的异教徒。

有一个事实，即在霍斯鲁以后的巴列维语文献中，对扎尔旺的论述没剩下多少。这表明，霍斯鲁在保护和传播多数祭司们的信仰的同时，对扎尔旺信仰也像对马兹达克派和摩尼教一样，曾严厉地加以迫害。就这样，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王朝末期成了国教。其教徒极端厌恶所谓的摩尼教和马兹达克运动的陈腐观念。扎尔旺信仰同样被视为腐朽过时的思想。卡尔蒂尔曾竭力宣传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特别是由于坦萨尔和阿扎尔帕德的努力，琐罗亚斯德教受到更多人的欢迎。

5. 琐罗亚斯德教复兴及其宗教仪式

但是，在阿努希拉旺时，祭司们在编辑文献资料和阐述教法教义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更有成效。经他们之手确定的教义内容就是建立在二元基础上的信仰。这在《万迪达德》里叙述得十分清楚。其中着重提到的是宗教仪式、风习仪礼和宗教团体等。

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以拜火坛为中心。从大祭司长卡尔蒂尔时起，甚至从萨珊王朝建立初期，建立和发展拜火坛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活动的根本目的。在这一时期有祭司的拜火坛，称阿扎尔兰巴格，在法尔斯的卡里扬，有国王的拜火坛，名阿扎尔古什纳斯帕，在阿塞拜疆的甘扎克（希兹），也有农夫的拜火坛，称阿扎尔伯尔金·梅赫尔，在内沙浦尔的里万德。这 3 处是主要的祈拜场所，都装饰得豪华典雅，内部还保有大量财物。在各城都设有大型拜火坛和供举行仪式和祈拜用的小型拜火坛。拜火坛遗迹至今仍遍布全国。火被认为是万物中最神圣的。拜火可能与天神的本质光明有关。也有一些类似火的东西是不能被污染的，如土地决不能被尸体污染。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认为，人一死立即处于阿赫里曼的控制之下，埋葬遗体会污染土地，所以严禁掩埋遗体。关于水也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如何用水洗澡等，以免把水污染。对于如何保持身体清洁也有一定的要求。关于污染圣物后的赎罪方式也

有规定。对怎样利用牛尿等在《万迪达德》中都有详细规定。在伊斯兰化初期,《丁·卡尔特》的作者阿扎尔·法兰巴格还针对卡斯塔克·阿巴里什的攻击进行辩护,其中就有关于洁身赎罪的内容,如在举行拜神宰牲献祭时要保持洁净礼仪,需要传播有关规定的神职人员作仪式的主持者等。

自从琐罗亚斯德教成为国教,举行宗教仪式就由专门的神职人员主持。这样就需要有层次分明的严格的组织形式。祈祷词和咒语是凭记忆诵读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祈祷词和咒语没有编写成文。各阶层人的善款捐赠及礼品要造册登记,这也需要专门的宗教组织。

在萨珊王朝末期,宗教人士与政府结成联盟,其势力达到顶点。他们分成两个部分,即莫巴当与赫尔巴当。莫巴当与政府和百姓保持经常联系。赫尔巴当则专司教义传播和教育活动。莫巴当因其职司的关系,地位高于赫尔巴当。当阿拉伯人在萨珊王朝末年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法尔斯的时候,他们看到祭司的势力很大。其实,萨珊王朝初期他们在法尔斯的势力也不小。祭司们在希兹、甘扎克和阿塞拜疆的势力根深蒂固。在萨珊王朝创建时,两种祭司都拥有很大权力。专司宣教的赫尔巴当文化程度高于其他神职人员。他们有势力和财产,又掌握着更高的文化,所以比其他人更容易成为官员的候选人。虽然如此,委任一个法尔斯的赫尔巴当卡尔蒂尔为"霍尔莫兹德莫巴当"仍然被视为是相当破格的提升。这是因为此前主持宗教仪式的都是外地祭司,即琐罗亚斯德教主要基地阿塞拜疆和甘扎克的祭司。有些学者认为,法尔斯的赫尔巴当掌握着更多的传统的口头祈祷词(《阿维斯塔》中的祈祷词),而阿塞拜疆的莫巴当则掌握着更多的书面经文,口头祈祷词比书面经文更具有权威性。这一设想,以及赫尔巴当与莫巴当文化程度的差异和搜集《阿维斯塔》材料的经过等等都很难加以证实。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即赫尔巴当是宗教教师,而莫巴当是仪式主持人。这种说法与某些资料的记载相符。在萨珊王朝创立很久以后,阿塞拜疆的莫巴当还是宗教仪式主持人,并且被认为是他们这个阶层的世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也是宗教教师,能背诵祈祷词和颂词。但是,如果不是出自穆护族就没有资格主持宗教仪式。

莫巴当们对卡尔蒂尔的破格提升表示不满,所以对他的活动有意避而不述。因此,他的提升并未对提高赫尔巴当在祭司中的地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耶兹德卡尔德时的著名大臣梅赫尔纳尔西给自己的儿子赫尔巴当称号，而不是莫巴当称号。这表明，在卡尔蒂尔以后的年代，一个大臣的孩子获得宗教教师的称号比获得宗教仪式主持人的称号容易。直到萨珊王朝末期，莫巴当仍然保持对赫尔巴当的地位优势。宗教组织也在祭司首领即大祭司长的控制之下。

宗教人士莫巴当除去在一般宗教仪式，如宰牲献祭拜神敬天，在订婚结婚、丧事葬仪和民族节庆场合，也发挥重要作用。所谓节日多为农民节日。也有节日与神话相联系，即带有宗教性质。这种节日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比如法尔瓦尔德冈节是向死者献上食品和饮料的日子。有一个节日蒂尔冈，人们在这天彼此泼水，他们并不认为这会污染水。圣火节即萨德节，在诺鲁兹节（新年）前50天，这是为庆祝发现火而拜火的节日。诺鲁兹节和梅赫尔冈节，一个是春天开始，一个是秋天开始，标志着农牧生活的关键时节，对社会各界都至关重要。

法尔瓦尔德月（1月）和梅赫尔月（7月）各被分成6段，每段5天，各属于一定的社会人群，他们在这段时间举行庆祝仪式。按照教历，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大节，叫做加罕巴尔。每个加罕巴尔为5天，到时宰牲献祭和祈拜祷告。一年中每日每月都以一个神的名字命名。到了日的名字与月的名字重叠时，也要庆祝，如蒂尔冈节在蒂尔月（4月）第13日，梅赫尔冈节在梅赫尔月（7月）第16日。

萨珊王朝时，由于历法体系紊乱，有些节日已经与时令不合。但大多数节日就其原始规定来说，都与自然的气候变化有关，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的一种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按照阿卡斯亚斯的记载，甚至消灭害虫也与宗教节日有关。消灭害虫是善举，人们以此向祭司表示自己尽到了宗教义务。在瓦哈尔节（春节），即古历阿扎尔月（太阳历9月）第1日，有一种庆祝仪式：找一个无胡须的人坐在地上，用水从他头上浇下去，形成热闹有趣的气氛。

节日歌舞是农村居民难得的娱乐节目，这对他们是一种少有的消遣和享受。在节日里，社会上层总要打马球，进行射箭、象棋或纳尔德棋比赛①。在巴列维语著作《霍斯鲁与里达克对话录》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节日歌舞和其他一些娱乐节目的叙述，其中多为霍斯鲁时期及以后上层人士的娱乐项目②。至于

① 纳尔德棋是伊朗的一种棋，以掷骰子决定棋子的走法。

② 《霍斯鲁与里达克对话录》是霍斯鲁·阿努希拉旺与一童子关于国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如酒、花草和饭食等的问答。

普通百姓的生活，则以《列王纪》和一些巴列维语著作中的描写最为生动有趣。

在这些著作中，不仅皇族人的战争、狩猎和悠游逸乐写得诗意盎然，而且像犹太人巴拉汗姆与卖水人拉班克的故事、鞋匠之子的故事等也写得风趣传神[①]。书中充满欢乐气氛的生动场景表明，普通人在苛捐杂税和迫害的重压下并未丧失生活情趣。霍斯鲁时期是回光返照时期。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萨珊王朝秩序井然的波斯帝国[②]。

6. 霍斯鲁与罗马人和嚈哒人

儒斯提尼昂（儒斯提尼亚努斯）以相当沉重的代价从"兄弟"手中买到"持久和平"，使双方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事变。拜占庭爆发了著名的尼卡起义。这是由社会上层发动的下层民众造反（公元 532 年），其猛烈程度不下于霍斯鲁执政之初面对的马兹达克信徒夺权者联盟所带来的冲击。虽然两国都制定了新法，进行了社会改革，但两国都面临阶级冲突。一个世纪之后，两大帝国都不得不把近东拱手让给阿拉伯人。只是拜占庭还保有自己的一部分国土，而伊朗则全部陷落。

虽然如此，在萨珊王朝寿终正寝之前一百年时，霍斯鲁凭借他的满怀激情进行了某些短暂的改革，抵消了他本人和他父王进行的战争给伊朗带来的损害，因此也把帝国必然到来的灭亡多少推迟了一些时日。

霍斯鲁的上台伴随着血腥杀戮。他的兄弟卡乌斯和贾姆一度威胁他的王位，他不得不把兄弟、侄子甚至外祖父统统杀掉。不杀掉他们，他的王位就面临

---

① 犹太人与卖水人的故事是史诗《列王纪》中的故事。国王巴赫拉姆出行受到卖水人的慷慨招待，也受到一个犹太商人的虐待。回宫后，他下令把犹太商人的财产没收，赠给卖水人。鞋匠之子的故事也与巴赫拉姆国王有关。他因见一大臣饮酒误事，下令禁酒。后一鞋匠之子结婚，房事无力，其母拿出多年老酒让他饮下，他顿时精神振奋，此后他又制服了一头挣脱铁索的狮子。巴赫拉姆见酒也有积极作用，又下令开禁。

② 恩格斯原话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 7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

威胁。但是他却被人认为行事比较公正。当然，这种公正并不是出于心地善良。后人看到他对待对手的做法，还把他称为“明君”，把他的统治说成是理想政治。当然，他的政策满足了莫巴当们的需要才是他赢得“明君”称号的原因。据塔巴利所述，霍斯鲁在执政之初，在一封写给阿塞拜疆总督纳胡里格·扎德维耶的信里说，理想的国王应该是这样的：没有他的统治，坏人就会作乱，好人就会遭难。在他以后发生的事证明，从莫巴当们特殊的视角看，给他一个“灵魂不死者”（阿努希拉旺）的称号的确是实至名归。他所进行的社会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对巩固他的统治有利。他不像他父亲那样限制和压抑贵族的权力，而是利用他们的权力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他不想动摇他们的权力结构。

他的税制改革受了罗马税制的影响。这一改革充实了国库，使社会保持相对公正，加强了军力。这乃是改革的基本目的，保证了伊朗与拜占庭的“持久和平”。

为了抵御野蛮民族的侵扰，他加强边境防务，构筑了防御工事，甚至根据需要把一些野蛮民族迁移到另外的地方。

他加强国家实力的政策引起了拜占庭的忧虑。儒斯提尼昂在卡尔塔什和非洲与旺达尔人作战获胜（公元533年），在意大利与东哥特人（Ostrogoth）作战也告捷[①]。这种进展对伊朗构成威胁。

儒斯提尼昂在卡尔塔什获胜，缴获大量战利品。霍斯鲁从其正式通报上获悉此事。他回复时以开玩笑的口吻要求分得一份战利品。他说，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平协定，皇帝不会获得这一战果。据普鲁库皮伍斯记载，凯撒在回复时的确附了一些礼品给他。

霍斯鲁从哥特人口中获悉儒斯提尼昂实力扩张的实情。他感到应该在拜占庭利用“持久和平”把势力扩张到一定限度之前，先下手打破和平局面。他找到一个借口。原来，儒斯提尼昂没有和他商量就出面调解阿拉伯人的内部纠纷，即卡桑人哈列斯·本·贾伯里与拉赫米的曼扎尔·本·纳曼之间的矛盾[②]。此外，他也要回应拜占庭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挑拨动作。他率重兵越过底格里斯

① 卡尔塔什是北非城市，在今突尼斯境内。旺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

② 卡桑人是公元5世纪从麦加与赫贾兹移民到叙利亚、约旦、腓尼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河和幼发拉底河(公元 539 年)进入叙利亚地区。一些向国王献礼表示归顺的城市免于被抢掠。但是安条克坚决反抗。此城被攻克后,市民遭到屠杀和抢掠(公元 540 年)。霍斯鲁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未遇到真正的抵抗。凯旋班师,回到泰西封后,他在泰西封附近建了一座城市,安顿从安条克城俘虏来的民众。他把此城命名为"优于安条克的霍斯鲁城",后更名为"罗马城"。

儒斯提尼昂在非洲和欧洲作战,还一度在高加索和拉泽斯坦用兵。他与伊朗也打了几年仗,双方各有胜负,最后达成一项临时停战协议(公元 545 年),后又签订了 5 年和平协定,从而结束了这场战争。打了 20 年,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双方都允诺给百姓一定的宗教和贸易自由。这次新的和平协定使霍斯鲁保存了实力,并解决了与拜占庭为敌的心头之患。这也使他得到处理东方边境问题的机会。

在伊朗与拜占庭就 5 年和平协定进行谈判之际,在霍斯鲁执政之初与其关系尚好的嚈哒人在他们的东部边境与一个新兴民族突厥人遭遇了。突厥人此时在锡尔河以北建立了政权。从这时起,在西方文献中出现了突厥这个名字。突厥大汗室点密(他的家族名昭武)把粟特、布哈拉和阿姆河以东地区从嚈哒人手中夺了过去。与突厥已经结成联盟的霍斯鲁乘势夺取了阿姆河以西地区(公元 557 年)。而且,他还进一步把巴克特里亚并入了自己的领地。这一地区在嚈哒人占领时给伊朗带来很大麻烦。他似乎是以此来为皮鲁兹的失败和被害雪耻。

此后,阿姆河成了突厥与伊朗的边界。土兰和突厥变成了同义词。凯扬王朝时的土兰在人们心目中只留下一些神话。土兰的名人如阿夫拉西亚伯、阿尔贾斯帕和皮兰等,在许多世代以后,在人们的意识中,也变成突厥人物了。

虽然霍斯鲁为巩固与突厥的关系与突厥联姻,但伊朗与突厥的联合并没有持续多久。突厥在以后与伊朗的冲突中的确扮演了土兰人的角色。这种状况甚至在伊朗伊斯兰化以后仍在继续。

有些资料说,霍斯鲁这一时期还进攻过印度,或者从嚈哒人手里夺取了旁遮普和信德。但此说不大可信。他的确采取了一个冒险的行动,发兵从埃塞俄比亚人手中夺取也门。这表明他不惜代价与拜占庭竞争,限制拜占庭的政治活动空间对他多么重要。他此举成功地让伊朗的势力进至阿拉伯半岛南部

和埃及边境的河流附近。他出兵也门的经历在《赛夫·泽伊·亚兹伊德故事》里有反映[1]。但故事内容并非基于事实，所以并不可信。

霍斯鲁把埃塞俄比亚人从也门赶出去（公元570年）的主要目的是使那里脱离拜占庭的控制。因为拜占庭是保护埃塞俄比亚人的。虽然控制也门对伊朗不见得有利，也并不总能胜任，但是控制也门就像掌握了一把魔鬼碉堡的钥匙。直到伊斯兰势力兴起，也门仍然掌握在伊朗手里。

由于罗马的丝绸贸易经陆路困难，于是海路对罗马就显得重要了。海路是从锡兰经印度洋到也门和阿拉伯半岛南部港口，所以控制也门对拜占庭至关重要。伊朗占领也门是对不久前拜占庭与突厥汗针对伊朗的挑衅式的谈判作出的回答。

公元565年，儒斯廷二世取代姨父儒斯提尼昂成了拜占庭皇帝。他将霍斯鲁把埃塞俄比亚人赶出也门一事视为对拜占庭势力范围的侵略。他不但拒交以前承诺的款项，而且还策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反对伊朗。经也门的海上贸易通道被关闭也促使拜占庭为重启陆上贸易通道与突厥进行谈判。但拉泽斯坦在霍斯鲁手上[2]。这里是从粟特到拜占庭的必经之地。伊朗对这里的控制给重启当时的陆上商路构成威胁。因此，拜占庭与伊朗必有一战。在此战中突厥应该站在拜占庭一方。

经过长时间与突厥汗室点密的谈判，突厥终于答应拜占庭，在拜占庭与伊朗开战后，协同拜占庭作战。于是战争爆发。儒斯廷二世派兵包围了纳赛宾。但出乎敌人意料，霍斯鲁不顾年老体衰，亲自领兵渡过底格里斯河，破了纳赛宾之围，而且还放火烧了安条克并攻克达拉堡垒。

这一行动使儒斯廷二世受到巨大打击。他不堪其辱，以致神经错乱，不得不主动退位（公元574年）。

儒斯廷的继位者是他的助手提伯琉斯。提伯琉斯这时只有向伊朗乞和。双方签订了脆弱的停战协定。但并未保障和平。在亚美尼亚，战争实际上还在继续。

---

① 赛夫·泽伊·亚兹伊德是也门王子。

② 拉泽斯坦是高加索的一个地区，东濒黑海。

这次霍斯鲁直进至卡帕杜基亚。拜占廷军队力图阻挡他西进，但未能如愿。他放火烧了锡瓦斯和马尔提耶①。但霍斯鲁在亚美尼亚方向受到拜占庭的塞族雇佣军的重创，甚至国王大营及其巨额财产都落入了罗马人手中。可是霍斯鲁居然骑着骆驼渡过幼发拉底河，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安然回到泰西封。此举使敌人极为震惊。但他毕竟是百病缠身的老人，遭此一击，日后的失败已可预料。虽然他在别的战场仍占上风，他还是接受了拜占庭和谈的提议，但他认为这是有损他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尊严的。康斯坦丁准备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划归伊朗，以此作为代价，收回达拉要塞。因为失去达拉要塞使拜占庭皇帝神经错乱，被迫退位。就在双方将要达成协议之际，霍斯鲁突然去世（公元 579 年 2 月）。和平谈判中断。

7. 霍斯鲁时代和他的性格

霍斯鲁的死亡标志着萨珊王朝统治史上智慧和力量相结合的统治的终结。虽然在他之后，他的孙子霍斯鲁二世（霍斯鲁·帕尔维兹）在统治时也充分体现了统治者的实力，但是他的这种实力变成了破坏力量，最终把萨珊家族引向了灭亡。他执政不是凭借智慧，而是随心所欲。

阿努希拉旺实行的是智慧与力量相结合的统治。虽然有时也不免残酷严厉，但那是必要的。那样既可以保障社会秩序，也可以巩固其统治基础。这就是阿努希拉旺的正义。他的这种统治被文学作品错误地赞扬为理想的政治统治。其实，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都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秩序和进行改革。他残酷严厉的统治是与他冷酷的正义完全相符的，同时也更突显出其中的马基雅维利色彩。正是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做法让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忠实的军事统帅玛赫伯德处死了。他的儿子阿努什克扎德受了与自己信仰一致的基

① 锡瓦斯在土耳其境内克泽尔河畔，马尔提耶在土耳其境内阿罗颇以北。

督徒的哄惑，一时兴起，扬言造反，被他弄瞎致残。一个文书大臣胆敢对他的税法发表意见，于是他对他加以残酷的迫害。还有一个总督免除了自己的侄子(贾姆之子哥巴德)的死罪，他也对他加以残酷的迫害。所有这些暴行都表明一个为所欲为的冷酷公正的独裁者能做出多么违反道德的事来。当然，阿努希拉旺正是靠着这种将冷酷的正义与严厉的手段相结合的做法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百姓的利益，使之不受强权人物的大肆侵害，也才能使强权人物服从他的新法，不致铤而走险，闹事造反。

霍斯鲁的新法的主要部分是税法。税法是在他父王执政晚年镇压了马兹达克运动后，由他主持制定的。除税法外，其他法律是有关婚姻和家庭的规定，其目的是要消除马兹达克运动在这方面导致的困难。历史学家把财政改革说成是完全是由霍斯鲁一人完成的。这个说法应该理解为，在他父王哥巴德执政晚期进行的这场改革是由他主持完成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一人处理。他的改革实际上只是要清除马兹达克运动带来的后果，其实他对产生这次运动的原因和社会的不满的症结并不了解。因此，这种不满情绪在以后的年代仍然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甚至在萨珊王朝灭亡以后还导致了胡尔玛迪运动的爆发①。

霍斯鲁根本不想让祭司的势力加强，因为那会限制他的王权。镇压了马兹达克运动后，他自然要对加强传播主流信仰的教义给予极大的关注。这样，他一方面可以促使祭司们支持他加强国家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举措，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平民百姓摆脱马兹达克学说的影响。

霍斯鲁有时表现出某种宽容的姿态。这是为了在非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人群中树立自己宽厚仁慈的形象。他也暗示祭司们不要过于加强自己的势力。但是，对于像巴尔祖耶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医生，把《克里来与迪木乃》译为巴列维文，还附了一篇有名的序言)来说，霍斯鲁时代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②。在雅典柏拉图学园关闭后(公元 529 年)来到伊朗的罗马哲学家们可能发现伊朗并不是发展哲学的理想国土③。当然，霍斯鲁还是在与拜占庭

---

① 胡尔玛迪运动是在伊斯兰时期爆发的，其表现类似马兹达克运动。

② 《克里来与迪木乃》原文为梵文，是印度宫廷教育读本，名《五卷书》。伊朗医生巴尔祖耶将此书从印度携回，译为巴列维语，后又有人将它从巴列维语译为阿拉伯语，更名为《克里来与迪木乃》。

③ 公元 529 年，东罗马以不信基督教基本教义、散布异端邪说为由，驱逐了 7 名哲学家。阿努希拉旺接待了他们，把他们请到伊朗宫廷授课。

签订的条约(公元549年)中加上了重要的一款,让这些哲学家回拜占庭生活,拜占庭政府保证不对他们加以迫害。阿卡斯亚斯说霍斯鲁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感兴趣。虽然有人不同意这位历史学家的话,但是从布列斯·帕尔西给霍斯鲁写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纲要看,这点可以肯定。在印度文化方面,除了《克里来与迪木乃》,伊朗还引进了象棋。这也可能是他当政时的事。

虽然知识分子对霍斯鲁时代怀有诸多不满,但总的看来,那时是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发展的光辉时代。据说《克里来与迪木乃》的序言是巴尔祖耶写的。如果这篇序言不是反映这部书的阿拉伯译者伊本·穆格发的不满情绪的话,那么它反映了时代的觉醒,同时也反映了希腊思想、印度思想和古叙利亚思想对这一时期的伊朗文化的影响,而对这一情况进行研究就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工作了①。

8. 萨珊王朝时的军政系统

霍斯鲁·阿努希拉旺时期是古代伊朗国家和军队发展的顶峰时期,是萨珊王朝政权体系和秩序的黄金时代。因此,在伊斯兰化初期,伍麦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文化界都认为这是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萨珊王朝政权组织的基础实际上是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一世奠定的。其中的一部分承袭了帕提亚王朝时的行政体系。随着元老会议的解散和集中统一的政权的确立,国王的权力不再像帕提亚阿什克家族的国王的权力那样受到约束,于是形成了国王的绝对权力。贵族们只有在信徒和祭司们的支持下才能与之抗衡。

为体现这种绝对的权力,国王们承袭了赛琉古时期的惯例,自称是神的家族的人,是霍尔莫兹德的化身和日月的兄弟。在各种仪式和集会上,国王避免

① 伊本·穆格发(公元724—759年),伊朗人,阿拉伯散文奠基人,把《克里来与迪木乃》译为阿拉伯文,服务于阿拉伯伍麦耶王朝,后因有反阿拉伯思想被以伪信罪处死。

与平民百姓接触，甚至在正式场合接见大贵族时，都在一层帷幕后发言。这种可怕的权力如果落到强势的国王手中，那就真会变为无法控制的绝对霸权，任何人也无法对抗它。如果它落到弱势国王手中，不但不能维护平民百姓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且还会面临贵族和夺权者的挑战，导致阴谋残杀。虽然元老会议随着阿什克家族的解体而解散，但是帕提亚时代的一些传统的大家族的势力仍然存在。至于地方各省长官、朝中官员大臣（主要是与宫廷供应有关的官员）和地方名流，他们的家族都有殷实的财力和办事机构。这些人或与皇族沾亲带故，或表示支持朝廷，所以他们遇事不会受到任何追究。这些人由于与朝廷关系密切，往往得以随王伴驾。在沙普尔的哈吉阿巴德的石刻上，国王在他们的簇拥下射箭的场面显示了在萨珊王朝建立之初他们在贵族社会中的显要地位。他们彼此结成联盟，特别是他们与祭司们结成联盟，对无经验的弱势国王往往构成威胁，从而导致政局混乱。能制止混乱局面的只有军队的监控和内阁维持秩序的行政权力。

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具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他们自建军时起就锻造出一支经验丰富的劲旅。伊朗军队由于与罗马和拜占庭交战所取得的胜利在当时的世界上赢得了相当高的声誉。罗马历史学家，如普鲁库皮伍斯、阿米亚努斯和马尔斯里努斯，对伊朗军队都有所论述。阿拉伯人也有有关的记载和材料。在一些石刻上也有表现这一时期伊朗军队的军服和战术的画面。综合上述资料可知，这支军队作战主要依靠其骑兵的灵活机动的战术。

披甲的兵士选自自由民和贵族阶层，因此有较为严格的纪律，也更值得信赖。步兵主要来自农民，他们大多没有正规兵器。正像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所说，敌军还未接近，他们就弃械而逃了。步兵参战既无报酬，也得不到升迁。国家还有一支专门组建的正规军。正规军比步兵地位略为优越，但组织纪律和装备也不如骑兵。此外，贵霜、匈奴、亚美尼亚、锡斯坦、高加索、迪尔姆和卡杜斯的勇士们也是战斗中的中坚力量①。

军队中还有一支"常胜军"，像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一样，由一万人组成。这支武装又称"敢死队"，其地位优于骑兵。这是国王的卫队。在霍斯鲁以前，军

① 迪尔姆人居于伊朗的吉朗地区，卡杜斯人居于伊朗的吉朗地区与阿塞拜疆北部。

队由出身大贵族的将军指挥。将军称为伊朗统帅或军队统帅。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一职务也可能由非军职人员担任。主持全军事务的职位是最高监军，由皇家人担任。骑兵指挥官称克纳兰格，这一职务由来自大家族的人担任，采用世袭制。这一统领骑兵的世袭职务自然限制了伊朗军事统帅的权力。霍斯鲁·阿努希拉旺废除了伊朗统帅这一军衔。他在全国设立了4个军区，即东（霍拉桑）、西（霍尔巴朗）、南（尼姆鲁兹）、北（阿帕赫塔尔）军区，4个军区的军队各由一位统帅指挥。

萨珊王朝的国王们依靠这支军队不仅挫败了东方野蛮民族的进攻，而且击退了罗马和拜占庭对伊朗的侵略，同时也挫败了国内贵族和祭司以及夺权者对国王的挑战，制约了贵族和祭司们的权力，从而使自己处于绝对权力的顶峰。还有另一个组织保障国王的绝对权力，那就是行政机构，也就是内阁（迪万）。内阁机构庞大，组织严密。其任务是收税和保障国家集中统一，保障社会公正和安全，在全国巩固和发展国王的绝对权力。内阁与文官对保障和巩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点从日后的阿拔斯王朝的行政运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一时期的文官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决定王位继承人和推选最高文官长官、全国的大祭司长及军队的指挥官上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庞大的行政体系的运作以及对全国行政的监管需要为数众多的官员（达毕尔）和广泛的行政系统分支机构。文官属于统治阶层，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这一时期的行政职务在伊斯兰资料里有所记载。当然，由于不断进行行政改革，职务和官衔也时时变动，但那些资料还是能够反映当时的行政职务的概况的。行政职务有城市行政官员、宫廷官员、司法官员、牧业官员、拜火坛主管官员和善款主管官员。前两类官员主管国家财政收入和宫廷财政收入。后两类官员主管拜火坛事务和慈善事务。这所有机构之首是宫廷总管，称达兰达尔兹帕德，统领各部门。这一职务有时称为瓦兹拉克，也称赫扎尔帕德。如阿尔达希尔一世时的阿巴尔萨姆、耶兹德卡尔德一世时的霍斯鲁·耶兹德卡尔德、耶兹德卡尔德二世时的梅赫尔纳西尔都是总管。在《列王纪》和其他一些资料里提到阿努希拉旺有一个大臣名布扎尔吉梅赫尔，但在比较古的文献中没有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不大可能是纯神职人员，也许他的事迹与巴尔

祖耶的故事混到一起了。

到了哥巴德和霍斯鲁的时代，宫廷总管这个职务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虽然这一职务直到萨珊王朝灭亡都存在，但从霍斯鲁以后，这一职务所管的事情已经由别的官员处理了。

以总管为首的内阁的基本任务就是编制收支计划、收税以及监督和维持社会公正。当然，后一项任务与宗教人士有关，但仍需要一个内阁司法官员对实施社会公正进行监督。官员需尽心尽职完成任务。他们是国王与社会各阶层中间的桥梁。所谓社会上层，除官员本身以外，主要指圆锥形社会顶端的两个阶层，即宗教人士和武士。他们共同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这往往使他们成为有势力的和互相联系的社会阶层。此外还有两个阶层，即农夫和手工业者。他们处于圆锥形社会的下层。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重压使他们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维护社会公正事宜主要由希尔巴当（宗教首领）们负责，他们熟悉教法和一般政令。但国王也发挥监督作用，设国王接见日，一般是每月的前 7 天允许受害人向国王倾诉冤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正。

判案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氏族习惯及宗教和道德准则。部分法律包括在一本巴列维语书《马提康一千案例》里。有以火或饮硫磺水来考验被告是否老实的做法。在日常举行的庭审中，一般不对犯人施以重刑。政治犯由宗教法庭或国家法庭审理。除战争赔款和新年献礼（归皇库）外，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无土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需缴纳人头税。手工业者也需缴纳人头税。手工业者没有地产，在城乡从事特定的手工业，他们的行会首领负责收税。土地税由德赫甘收取[①]。收税人虽然对农业生产状况和作物收获情况了解得清楚确切，但往往会超额强征现金或实物。其中当然免不了有官员贪污作弊的情况发生。政府遇到财政进项减少或有计划外的开销时，就会找借口重征或提前征税。遇到荒年或因其他缘故作物减收时，纳税人无力交税，难免引起纠纷。

现金税每年由负责农业的大臣报告和呈交国王。国王用玺后，收归皇库。

---

① 德赫甘是伊朗古代的土地所有者，即地主。

国王对每一个行政系统都有一方专用印玺。据历史学家考证，阿努希拉旺有4方印玺，霍斯鲁·帕尔维兹有9方。每个国王死后，皇家文书由新君用玺后发出。据亚美尼亚资料，每位新君加冕后都要重新铸币，币上铸有新君头像。也许这就是萨珊金币难以搜集齐全的原因。银币称迪尔哈姆，制作精美。萨珊银币和铜币后来都成了哈里发效法的标本。

军队和内阁保证了萨珊王朝政权的集中统一和空前的稳固与安全，从而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繁荣。

萨珊王朝的国王们效法古代亚述人的做法，把一些部族和战俘迁入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国内安全和繁荣贸易。沙普尔一世和沙普尔二世把罗马战俘迁移到胡泽斯坦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的力量发展农业和工业。萨珊王朝国王不顾梅赫兰家族在雷伊地区的势力，把帕尔苏维族的一些氏族迁到雷伊、伊斯法罕和杰巴尔地区，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保障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商路。当时这条商路从霍拉桑帕尔苏维地区通过。泰西封的经济繁荣有赖于这条商路的贯通和贸易的发展。这也是霍斯鲁·阿努希拉旺与拜占庭人、突厥人、也门人和埃及人发生纠纷的原因之一。

泰西封从帕提亚时起就是首都，到霍斯鲁一世时达到繁荣的顶峰。这座城市和阿尔达希尔城（赛琉基亚旧城）同属麦达因地区的重镇。泰西封坐落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与河西岸的赛琉基亚有桥相连通。它的东面是鲁姆冈城，此城是霍斯鲁所建，又名霍斯鲁城。在底格里斯河东岸还有一个小城名阿斯邦巴尔。底格里斯河西岸还有两个城市，一个名为达尔兹尼丹，另一个名为维拉什阿巴德。这样一共7城。后阿拉伯人统称之为霍斯鲁麦达因或麦达因。

有些关于这7座城市的资料保存了下来。这里是伊朗两大王朝的首都所在。有关资料对这一地区的描述不免有夸大之词。当年的国王接见大厅、皇家的巨额财富和巍峨的建筑，在霍斯鲁去世百年之后，除去皇宫建筑的断壁残垣，其余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这些废墟表明，一个梦想独霸世界的大帝国由于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注定要告别古代。

9. 霍尔莫兹德四世和霍斯鲁的遗产

霍斯鲁热衷于希腊和印度文化。这是为了显示他在文化上的开明态度。但这并未影响他加强琐罗亚斯德教的宣传。到了晚年，他所依靠的莫巴当和贵族势力已经羽翼丰满，超过他所能允许的限度。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继承人霍尔莫兹德四世(公元 579—590 年在位)从开始执政时起就不得不面对贵族的威胁，以贵族为对手。塔巴里说他杀了 13 000 名上层人士。如果这不是夸大其词，那就表明他父王的政策最终导致了贵族势力的膨胀。根据同一则资料，他为了获得平民百姓的好感，以空前严厉的手段把势力膨胀的贵族淹没在血泊之中。

霍尔莫兹德的母亲是突厥汗的侄女，所以人们称他是"突厥之子"。对手们送给他这样一个称号是想否定他出身伊朗上层，同时，这一称号也表明他残暴无情。不仅上层贵族的资料里对此有所记录，而且拜占庭的一些资料也提到了这点。如埃菲苏斯(Ephesus)的尤哈内斯就说他骄傲自大，狂虐非常。他竟然把罗马皇帝派来的和平谈判使者囚禁了起来，最后在大祭司长的坚持之下，才释放了使者。

霍尔莫兹德登基时，从他父亲晚年开始的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但他认为解决纷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战争。他急于找一个借口中断谈判。他的另一个粗暴失礼的举动就是，他违反两国间的惯例，没有把自己正式为王的消息通报给君士坦丁堡。从他上台到被赶下台，伊朗一直在与拜占庭争战。战争中双方各有胜负，因此双方都不愿缔造新的和平。公元 581 年，双方又一次举行和平谈判，但这次谈判仍旧无果而终。

此时，突厥汗(伊朗资料里称其为沙贝沙赫)除了想与拜占庭通商，心里还做着占领伊朗和拜占庭的美梦。他虽然与霍尔莫兹德有姻亲关系，但见霍尔

莫兹德内外交困，他便借机进攻。这时，突厥的势力已然进至赫拉特和巴德吉斯。阿拉伯人在幼发拉底河两岸与伊朗交界处也有所动作。可萨人在达尔班德也准备进袭。霍尔莫兹德为抵御沙贝沙赫，派将军巴赫拉姆・楚宾出战。楚宾是梅赫兰家族的巴赫拉姆・古什纳斯帕之子，属于帕提亚贵族。巴赫拉姆・楚宾是一位勇敢的将军，但他异常骄傲。他率少数精兵在伊朗东部边境重挫突厥汗的军队，并且杀死了沙贝沙赫。除缴获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利品外，他还迫使突厥纳贡。

霍尔莫兹德并未因巴赫拉姆・楚宾获胜而感到高兴。他立即把他派到亚美尼亚和南高加索去和拜占庭作战。由于统帅骄傲轻敌，伊朗军队遭到惨败。其实，霍尔莫兹德就是想杀一杀巴赫拉姆・楚宾的傲气。见他遭到惨败，国王内心窃喜。他派人给巴赫拉姆・楚宾送去一个线柜和一套女人的服装，以此羞辱这位败将，并把他撤职。但是巴赫拉姆・楚宾反而利用霍尔莫兹德对他的羞辱机智地作了一番表演，争取手下兵将的同情，鼓动他们共同举起造反的大旗，反对霍尔莫兹德的统治(公元 589 年)。这样一来，霍尔莫兹德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因为除了巴赫拉姆・楚宾造反以外，还有一支军队响应他的号召。这支军队在纳赛宾与拜占庭作战，遭到失败，惧怕国王发怒和惩罚，所以起而声援巴赫拉姆・楚宾。在泰西封也有一支造反力量，而且颇具影响。这就是心怀不满的贵族，特别是祭司阶层。

霍尔莫兹德一反其父的政策，企图以严厉手段保障社会公正。但他操之过急，反而破坏了各种势力间的平衡，得罪了贵族阶层，激起他们极大的不满。霍尔莫兹德在意识形态上也推行宽容政策。但他的宽容政策与其父不同。后者的宽容政策更多的是在哲学领域，而且更具宣传色彩。霍尔莫兹德的宽容政策也引起祭司们的不满。祭司们要求他严厉对待基督徒。据学者们的记述，他对祭司们的回答是，王座只靠祭司是不稳的，善待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对保持王座的稳定是必要的。他的这个回答虽然透露出利益权衡的动机，但却与耶稣的登山训词相符①。

这时，霍尔莫兹德的王座的四柱已经开始动摇了。巴赫拉姆・楚宾从其

---

① 登山训词参见《新旧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一章。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 年。

造反之始就指望贵族们的支持。他看到了祭司们的不满。他也深知霍尔莫兹德与其子霍斯鲁关系不谐，霍斯鲁对其父心怀疑惧。这种父子关系使霍尔莫兹德下决心对付儿子。据塔巴里的一项资料，巴赫拉姆·楚宾曾插手国王父子间的关系。他甚至进行活动怂恿畏惧其父的霍斯鲁离开泰西封。出乎他的预料，贵族们对支持他造反没有表示出多大兴趣。但是巴赫拉姆·楚宾仍然自行称王。霍尔莫兹德由于儿子及其支持者的态度，感到形势不妙。他认为自己留在泰西封不安全，于是去了塞琉基亚附近的维耶哥巴德。

当巴赫拉姆·楚宾从扎布河上游即摩苏尔附近进军至泰西封时，有一支军队从首都赶来迎战。但这支军队也造了反。他们拥立因惧怕父王而逃出泰西封的霍斯鲁为王。在泰西封城里，霍尔莫兹德的妻弟，也就是霍斯鲁的舅舅巴斯塔姆，把因霍尔莫兹德生疑而被下狱的兄弟班达维放了出来。这两兄弟纠集了一些不愿看到巴赫拉姆·楚宾造反得逞的贵族人士举行大规模的骚乱，霍尔莫兹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从行宫赶回。

但以巴斯塔姆和班达维为首的造反者逮捕了霍尔莫兹德，并罢黜了他，立其子霍斯鲁为王。这时，惧怕其父的霍斯鲁早已逃到了阿塞拜疆。他迅速赶回泰西封，以霍斯鲁二世之名登基(公元 590 年)。已被罢黜的霍尔莫兹德很快被霍斯鲁二世的支持者弄瞎，后又被处死。霍斯鲁对其父被害是否高兴或知情，没有资料提供答案。至于有一种说法说他曾向杀人者复仇，也没有书面资料证实。还有一则资料说，霍尔莫兹德曾为自己辩护，这可能反映了同时代的拜占庭人对一个被罢黜的国王的看法。至于霍斯鲁没有采取措施对其父遭难一事加以制止，可能是由于事出意外，而情况又过于突然，他对暴怒的贵族无能为力。

10. 霍斯鲁二世——霍斯鲁·帕尔维兹

霍斯鲁二世(公元 590—628 年在位)即霍斯鲁·帕尔维兹。他执政于多事之秋，是伊朗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他进行了多

次耗尽国力的战争，又征收高额赋税。他的作为注定会把祖辈经营的大帝国送上绝路。

巴赫拉姆·楚宾造反，想自己登基或立一个他监护下的小王子为王。他出奇地固执和傲慢。这使执政之初的霍斯鲁面临挑战。霍斯鲁想对巴赫拉姆·楚宾许以高位招降，但未获成功，后又在讨伐中失利，在巴赫拉姆·楚宾的大军的威胁下，率家人和少数追随者到拜占庭避难。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仓皇奔逃的日子，他还对反对自己的人严厉惩治。由于希拉国王拉赫米家族的纳曼三世对他不敬，他就把纳曼囚禁起来，并推翻了他的统治。他把希拉交给另一个阿拉伯人阿亚斯台伊治统治，自己却向拜占庭要求避难。拜占庭皇帝姆利库斯(Maurikios)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视为自己的后代，对他加以保护。霍斯鲁向姆利库斯承诺把达拉堡垒和米亚法尔根城划归拜占庭，姆利库斯则答应帮助霍斯鲁重新夺回王位。

巴赫拉姆·楚宾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泰西封，囚禁了霍斯鲁的舅父班达维。经过长时间犹疑不定之后，他最终自立为王，而且以自己的名义铸币。但一部分贵族不屑于支持这样一个人。在萨珊王朝建立之初，百姓们认为萨珊家族的人用强力夺取了帕提亚王朝的神圣的灵光。现在，他们又认为这个帕提亚家族的人在掠夺萨珊王朝神圣的权力。于是，在泰西封爆发了反对巴赫拉姆·楚宾的暴乱。在暴乱中，班达维获释。暴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巴赫拉姆·楚宾已然感到自己地位不稳。

这时，霍斯鲁正随拜占庭的军队向泰西封进发。这是拜占庭首次以帮助失势的国王恢复王位为名干涉伊朗内政。拜占庭统帅名纳尔西斯(Narses)。沿途不断有泰西封和亚美尼亚的贵族势力与他们汇合。甚至有一支在巴赫拉姆·楚宾开始造反时反霍尔莫兹德的军队这时也在纳西宾与霍斯鲁汇合。逃出巴赫拉姆·楚宾监狱的班达维到了阿塞拜疆。这里是他兄弟巴斯塔姆统治的地方。这时，巴斯塔姆也已经与霍斯鲁兵合一处。

霍斯鲁到纳姆鲁德附近的巴尔丁和达拉贝，即扎布河两岸时，附近各城居民和伊朗两河流域的驻军纷纷前来投奔。双方在乌鲁米耶湖地区展开决战，巴赫拉姆·楚宾失败(公元 591 年)。他去投奔突厥。突厥开始时欢迎他，但随后在霍斯鲁的挑拨和要求下杀死了他。这位蛮勇的夺权者的造反就此落下

了帷幕。有的历史学家把他列入萨珊王朝世系，称他为巴赫拉姆六世，但在《帝王纪》中，他被称为巴赫拉姆①。

姆利库斯把霍斯鲁视为儿子，向他提供帮助。这也许并不符合他的利益。但此后一段时间，伊朗与拜占庭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局面，原先谈妥的承诺和贡赋也不再提起。达拉堡垒归了拜占庭，但纳赛宾仍在伊朗人手上。双方都感到可能把关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霍斯鲁对拜占庭极其信任。他甚至让罗马人充当他的卫队。姆利库斯按他的要求提供了 1 000 名罗马兵士。有这批罗马兵士在他身边总是不方便的，但对他却又是必要的。

因为这位年轻的国王对贵族势力怀有戒心。他特别畏惧那批罢黜他父亲，把他扶上王位的人，其中包括班达维和巴斯塔姆，他们把他视为傀儡。

霍斯鲁继位之初，把霍拉桑交由巴斯塔姆治理。班达维则任国库总监。后霍斯鲁终于找到机会，以杀害霍尔莫兹德的罪名把班达维(他与国王的另一位舅父巴斯塔姆杀死了霍尔莫兹德)处死了。国王这样做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他未能除掉巴斯塔姆。巴斯塔姆与迪尔姆族联合造反，甚至以胜利者巴斯塔姆的名义铸币。他的造反持续了 6 年，也许更久。在一些资料中，他的造反被与巴赫拉姆·楚宾的造反相混淆。巴斯塔姆最后被杀。据传杀死他的是巴赫拉姆·楚宾的妹妹古尔杜亚。古尔杜亚在其兄长失败后嫁给了他(公元596 年)。后古尔杜亚又嫁给霍斯鲁·帕尔维兹。可能杀死巴斯塔姆是霍斯鲁的计谋。霍斯鲁的这两个亲戚把他扶上王位，对他有恩。杀死巴斯塔姆后，他就再也不必在心理上有任何情感负担了。

国家在经历了那么多暴乱和动荡之后，急需安定和休整。但霍斯鲁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和魄力。他无法顶着贵族们要与拜占庭一战的压力，与拜占庭建立和平。而建立与拜占庭的和平对伊朗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但在一场内乱中，姆利库斯被罢黜，并被处死(公元 602 年 11 月 27 日)。一个名叫夫卡(夫卡斯)的人被扶上拜占庭的帝位(公元 602—610 年在位)。这迫使霍斯鲁与拜占庭展开一场战争。有一个人，或许是姆利库斯的儿子，或许不是，而只是霍斯鲁"找来作借口的人"，在霍斯鲁的宫廷劝说霍斯鲁为被处

---

① 《帝王纪》是萨珊王朝时由皇家主持编写的伊朗历史。

死的皇帝复仇。纳尔西将军(他是在征讨巴赫拉姆·楚宾时被姆利库斯派去帮助霍斯鲁的)此时也捐信力促霍斯鲁反对夫卡。于是,在一度保持和平的伊朗与罗马之间,长年不解的纠纷再次爆发了。

拜占庭新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采取冒险行动。为了能够以全部兵力对付霍斯鲁,承诺每年向威胁拜占庭的柔然人(Avars)交纳贡金。他对与霍斯鲁暗通消息反对他的纳尔西则利用亲信进行欺骗,然后逮捕杀害。但他并未如愿克服国内危机。面对霍斯鲁的大军,他也只有退败和逃跑。霍斯鲁于公元604年发动战争。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伊朗军队史无前例地横扫拜占庭全境。霍斯鲁攻克了达拉堡垒(公元604年)。此后他不再参加战斗。他的将军继续对拜占庭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他的将军中,沙恒和法尔杭最为著名。拜占庭在两河流域的堡垒一个个被霍斯鲁的将军们轻而易举地攻克。在亚美尼亚战线,伊军也捷报频传。公元604年,霍斯鲁的一支军队与阿拉伯人贝克尔·本·瓦伊尔的军队在离泰西封不远的兹卡尔发生了冲突。结果阿拉伯人获胜。贝克尔·本·瓦伊尔是在霍斯鲁处死纳曼·本·蒙扎尔和推翻希拉的傀儡政权之后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势力的。后来,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旗帜的引导下向外进军时,特别把这次胜利当成他们民族的史诗般的胜利大加渲染。

在拜占庭前线,罗马人接连失利。夫卡虽然千方百计挣扎,仍无法控制局势。他最后在一次阴谋中被杀(公元610年)。他的继任者哈尔克琉斯也陷入国内的纠纷和危机之中,完全无力对付入侵者。他几次求和。但霍斯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无意言和。伊朗将军沙赫尔伯拉兹又攻克了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公元613年),接下来,他的军队怀着如同在圣战中获胜的豪情向耶路撒冷进发。此时有26 000名犹太人加入军队。伊朗人依靠这些犹太人的力量夺取了圣城。紧接着是抢掠财产和屠杀民众(公元614年6月)。城市的教堂、庙宇和圣陵被夷为平地。保存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的耶稣十字架的一部分被作为极为珍贵的战利品运到泰西封。

霍斯鲁的另一位将军沙恒进军小亚细亚。他的军队占领了吉里基亚、卡斯里亚与卡尔斯东(公元618年),这里与康斯坦丁仅隔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①。哈尔

① 卡斯里亚在土耳其中部。康斯坦丁即今伊斯坦布尔。

克琉斯按伊朗将军的要求，派出使节向霍斯鲁求和。但霍斯鲁囚禁了使节。他以其特有的傲慢谴责使节为什么不把哈尔克琉斯用铁索锁好，带到他的宫殿前。此时，霍斯鲁又无端怀疑沙恒，下令把他逮捕并处死。卡尔斯东由沙赫尔伯拉兹将军占领。这时，如果伊朗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攻取康斯坦丁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康斯坦丁并未被攻下。可是，从阿契美尼德的大流士时起伊朗对其已经失去控制的法老的土地却被沙赫尔伯拉兹将军攻克（公元 616—617 年）。伊军把亚历山大城门的钥匙献给霍斯鲁作为胜利的纪念。伊朗军队长驱直入，直到埃塞俄比亚。这使人忆起阿契美尼德王朝在非洲的胜利进军。

伊朗人为了支持这场战争，负担税款，遭受了人员伤亡。税款及伤亡的代价远远超过了战利品和掠夺来的财富。但是，人们还是为胜利而欢欣鼓舞，心中的怨气和不满消散了，不再出声谴责。一旦遇到伊朗与罗马发生战争，高原东部就麻烦丛生，但在这时竟也平安无事。

在这段时间，伊朗在亚美尼亚方向的将军松巴特（Sombat）重挫一个嚈哒首领的进袭。这次进袭是受了突厥汗的挑动。这一时期，印度西北部也像阿契美尼德时期一样，对伊朗表示臣服。

伊朗对拜占庭的战争所以连连取胜，除了拜占庭军事上的虚弱，还由于拜占庭国内陷入了宗教冲突，特别是主流基督教信仰与叙利亚的聂斯脱利派和埃及的卡伯特人的信仰之间的冲突。这些地方教派不满麦勒卡派的欺压①。此外，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对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心存疑虑。

霍斯鲁对拜占庭的胜利是古代伊朗对希腊继承者的最后一次胜利。伊朗军队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是对亚历山大的进军作出的回应，也是对霍斯鲁早已忘记的马拉松、萨拉米斯和帕拉提之耻的清洗。

对拜占庭作战的胜利使霍斯鲁忘乎所以。据说，他在攻下耶路撒冷后，在一封致哈尔克琉斯的信里以嘲笑的口吻说，你既然崇信你的上帝，那为什么你的上帝不保佑你从我手中夺回耶路撒冷？霍斯鲁的胜利和拜占庭的虚弱使得拜占庭的皇帝惶恐失望，甚至打算迁都到北非的卡尔塔契（公元 618 年）。但经过 20 年的失败和坚持，拜占庭终于慢慢地缓过一口气来。基督徒和普通百

① 麦勒卡派是拜占庭基督教信仰的主流派别。

姓在耶路撒冷陷落后，意识到基督教有灭亡的危险，深感忧虑，于是与哈尔克琉斯合力抗敌。他们把宝贵的教会财富从库中取出，投入到军队建设事业中。哈尔克琉斯又和柔然人讲和，解除了他们进袭的危险。公元 622 年，即姆利库斯被杀 20 年后，拜占庭终于恢复了对抗伊朗的军力和勇气。

此时的霍斯鲁沉醉于自己接连不断的光辉胜利之中。他完全丧失了理智，整天在豪华的皇宫中享乐嬉戏。他有一所舒适宜人的行宫。在他的心目中，行宫超过泰西封。他长年在行宫生活，搜集宝物，修建楼宇，纵情逸乐。4 个世纪以后，一个阿拉伯旅游者莫斯阿林·本·阿尔莫海赫尔参观了这座行宫的废墟，无限感慨，也极为惊异。

这座行宫位于泰西封至海尔旺的路上，距泰西封有 3 天的路程，约 20 法尔散格[①]。这里建有要塞和碉堡。这一地区的要塞和希琳堡的遗迹使人忆起霍斯鲁和希琳相爱的岁月[②]。破损的画面和倒塌的墙壁，伴随着伊斯兰时期文史典籍中的故事，呈现出一幅逝去年代的飘忽不定的碎影，使历史学家仿佛看到已经一去不返的荒淫逸乐、豪华排场的生活景象。轻柔的旋律，沁人心脾的幽香，醉人的酒浆和皇家的佳肴美味，这一切都像神话中描绘的那样，极尽精致豪华之能事。所有这些享受给霍斯鲁营造了一个“永恒的天堂”。这座天堂沉重的基座就压在农夫、雇工和纳税人的双肩上[③]。

关于那些精美的食品和酒类，在《霍斯鲁与里达克对话录》和萨里比的《皇家生活写照》里充满幻想的故事中都有所反映[④]。但那些描写还只是他的皇家天堂生活的一角。

在这天堂般的生活中，最让霍斯鲁神住的还是音乐。特别是关于巴尔巴德、纳基萨和萨尔克什的故事颇似神话传说。而乐曲《一月三十天》、《一年三百六十日》和《霍斯鲁之歌》这些被写入诗歌和散文的旋律表明霍斯鲁多么热衷音乐。文史书籍中有关他的奇闻逸事仅仅是他行宫中终日花天酒地、安逸享乐生活的片断。有关他宫中的 12 件逸事的传说中提到了宫中乐师的姓名。

---

① 1 法尔散格约相当于 6 公里。

② 希琳是霍斯鲁的情人和妃子。他们的爱情故事在中东地区广为流传。

③ 这里的纳税人主要指大地主。

④ 萨里比(生年不详，殁于公元 1037 年)是伊朗文人。

这表明这些艺术家应该都是百年不遇的杰出人物。

《列王纪》中提到他的7座宝宫和宫中的奇珍异宝。当人们看到关于那些宝物的描述，好像看到术士炼金一样惊奇，它们就像凤凰展翅一样美丽。如塔格迪斯楼阁①。其穹顶酷似天宇，呈现了太阳的运行和四时的变化。其精巧而独具匠心的设计表现了岁月无情的流逝和霍斯鲁这个异想天开的统治者梦想岁月永驻、富贵长存的痴心。他宫中有4块神奇的地毯，每块都在金丝编织的背景上饰以各种珠宝，呈现一年四季的景象。其中的"霍斯鲁之春"描绘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在这样富丽堂皇的环境中，自然少不了姬妃们的软玉温香。霍斯鲁的后苑有三千妃子，还有数千美貌的宫女，而且还不断从各地选美，扩充这支队伍。文史典藏中描写的他行宫中的黄金制作的纳尔德棋和象棋棋盘与玉石的棋子、成百上千的名贵饰物家具仅仅是他富丽堂皇的生活的一个侧影。每天都有名贵礼品送来，这使他的行宫成为一座宝物充盈的殿堂。

霍斯鲁与希琳的爱情故事仅仅是他无数风流韵事中的一桩（希琳是一个亚美尼亚或埃拉米美女）。可以设想一下沉湎于这种生活的统治者的心态。他的将军们在各处为他攻城略地。农夫们虽然受到官员的盘剥，仍交纳巨额赋税填充他的国库。这样的统治者不可能不自视为神，不可能不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他举行的节日庆典、狩猎游乐和宫廷宴会等活动不可能不伴随着与天仙般的美女的爱情故事。正像图非拉库图斯所说，这种生活不可能不在世人身上形成错觉，使他把自己视为"不死之神"和世人之中的"万能之神"。他像蛮荒时代的神一样，一时兴起，就把3 600名囚徒送上绝路，在另外一个"激情满怀的时刻"，把一支败军的兵将处死。要保持这位"永恒超人"的权力和地位，就需要在那些普通世人对他产生怀疑时，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为此不惜把他们全部送上绝路。班达维和巴斯塔姆为他效命，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他还是以为父报仇作借口，杀掉了他们。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清白。还有一个镇守尼姆鲁兹的将军玛尔丹沙，霍斯鲁只是因为听了一个星相术士的话，就对这位将军起了疑心，把他杀掉了。希拉国王纳曼也是因为冒犯了他，他便心生疑窦和仇恨，下令把纳曼送到大象脚下。大贵族和拥有巨额财富的祭司们也都

---

① 塔格迪斯楼阁是波斯史诗《列王纪》里描写的霍斯鲁建造的一座楼。

对他心怀畏惧，他们小心翼翼地模仿他的豪华生活和骄横作风。于是，在武士阶层中也滋生了一种贪图逸乐的、柔弱的女性作风。他们对事物持一种固执的怀疑态度，再加上贪求钱财和专注琐事等弱点，使得公众对他们极其厌恶。公众在生活中也倾向于重财腐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下层民众普遍关心基督教的传播。国王的内室，特别是希琳和玛丽亚这两个国王的爱妃也对基督教的传播感兴趣。国王本人不断要求祭司写出对《阿维斯塔》的新的阐释，也乐于举行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仪式，建立火坛。但这种活动只是他借以炫耀传统排场的机会。

他心里对基督教并无好感，还讥讽哈尔克琉斯的宗教信仰。但他有时会为了迎合心爱的女人而把自己说成是基督徒，表现得好像是一个真诚的信徒。有时，为了讨信基督教的女人的欢心，他也不反对建教堂。他还保护反对拜占庭基督教会的反对派首领，对他们委以重任。他对基督教的这种热心不是出于内心对基督教的宽容，而是由于他不重视祭司们的宗教传统，也由于他屈从和痴迷女色。

这时，哈尔克琉斯展开反攻。霍斯鲁对基督徒极端反感，从心里感到憎恶。有一位信仰景教的将军，因为名字中有耶兹丁一词，就莫明其妙地被他逮捕并杀害了①。此事导致这位将军的儿子沙塔姆·耶兹丁在几年之后成了霍斯鲁反对者的首领。当霍斯鲁在他的天堂般的行宫里，在女人、乐师和谄媚者的包围中，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时，他的将军们在对拜占庭 20 年所向无敌的进军之后发现哈尔克琉斯的军队有重振雄风的气象。哈尔克琉斯居然消除了内部矛盾，成为一个富有战斗意志的英雄。拜占庭已经开始准备对伊朗军队实施反攻。在持续了 6 年的反攻(公元 622—628 年)中，哈尔克琉斯每战都能投入更大的热情和兵力，最后把 20 年间失去的领土又重新从霍斯鲁和他的将军们手中夺回。虽然据现有资料还无法明确事件经过和哈尔克琉斯进军的细节，但总的看来，他的军队是在不停顿地向前推进。在开始阶段，他避免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不愿在卡尔斯东与伊朗军队正面冲突②。因为这样会削弱

---

① 耶兹丁意为真主的。

② 卡尔斯东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侧，与伊斯坦布尔相对。

自己的兵力。他由里海向东航行，经亚美尼亚，在小亚细亚前线后方，在阿塞拜疆和两河流域开始进攻。

据当时的祭司们所说，阿塞拜疆是琐罗亚斯德的故乡。这里是国王们的拜火坛阿扎尔古什纳斯帕拜火坛所在地。萨珊王朝国王们举行加冕仪式后，要从泰西封去位于两条河之间的希兹甘扎克拜圣火。此时，哈尔克琉斯怀着报复的心态进攻，目的是亵渎圣火，因为在耶路撒冷圣陵和耶稣十字架曾受到侮辱。但这时希兹甘扎克的圣物宝库和古什纳斯帕的圣火都已不在原地。据巴斯乌迪和伊本·法吉赫说，多年前霍斯鲁·阿努希拉旺已经把圣火迁至别处，不久前霍斯鲁·帕尔维兹也把宝库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虽然如此，据当时的基督教资料，如亚美尼亚的萨布伍斯的记载，哈尔克琉斯还是摧毁了古什纳斯帕的圣火和庙宇。

毫无疑问，教会为哈尔克琉斯建军提供了帮助，而哈尔克琉斯也把自己进军的经过按教会首领的期望以报告的形式知会他们。这些报告证实了有关他取得巨大胜利的传闻，也满足了偏执地反伊朗的基督徒们复仇的愿望。霍斯鲁为了阻止哈尔克琉斯在自己的国土上长驱直入，命令将军沙赫尔巴拉兹经卡尔斯东威胁拜占庭都城，并争取柔然人帮助进攻君士坦丁堡。柔然人起初准备参与此事。但伊朗的资助没有及时支付，所以他们拒不参与。这时伊朗人失掉了卡尔斯东(公元 626 年)。哈尔克琉斯此时反而挑拨可萨人在高加索方向向伊朗发起进攻。他们自己在两河流域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最后，在尼尼微，伊朗军队主将阵亡。但军队仍然坚持与敌战斗，顽强抵抗。这时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霍斯鲁胆怯逃跑。此举成就了哈尔克琉斯的一次大胜。

霍斯鲁的行宫落入敌手。他本人只带了一部分财产仓惶逃向泰西封。哈尔克琉斯得意忘形，在霍斯鲁人去楼空的行宫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庆祝这次胜利(公元 627 年)。

拜占庭人在行宫里找到了 300 面罗马军旗，都是以前历次战争中作为罗马失败的标志落入伊朗人手中的。此外，他们还缴获了巨额财产。但是，由于拜占庭军队不具备夺取泰西封的装备和实力，他们决定在伊朗反攻前绕过扎格罗斯山，在希兹和甘扎克过冬。

这时，霍斯鲁已经没有了反攻的实力与可能，但他仍极其顽固和骄傲地拒

绝了哈尔克琉斯的议和提议。

此时，在两河流域和霍斯鲁宫的废墟附近突然爆发内乱。这种形势不允许他仍然留在泰西封。大坝决口，附近农田变为一片泽国，到处是泥沼和苇塘。霍斯鲁已经无力医治这种创伤。百姓已经看出这是萨珊王朝覆亡的征兆。霍斯鲁老年奢靡荒淫，又突然遭此军事重创，这时还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自然变得暴躁多疑。

在哈尔克琉斯的军队迅速推进的形势下，所有在政府中为官的基督徒都遭到国王的鄙视和怀疑。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日子里，霍斯鲁带着心爱的信仰基督教的妃子希琳和两个儿子（玛尔丹沙和沙赫里亚尔）渡过底格里斯河，奔向河西岸的阿尔达希尔城。这时，他仍然骄傲而顽固地表示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将军们则认为再战无益。他们遭到国王的痛责和威胁，甚至沙赫尔巴拉兹将军都面临被处死的危险。

霍斯鲁不顾颜面，在哈尔克琉斯的军队的攻击下仓惶逃跑。这使他在百姓中名声扫地。但他却竭力诬蔑将军们作战不力，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这时希琳虽然人老珠黄，但仍能控制国王。由于她的授意，国王决定不立长子希鲁耶（即哥巴德，是玛丽亚所生），而立希琳所生的儿子玛尔丹沙为太子。这时玛尔丹沙还只是个年幼的孩子。

立太子时，国王已然重病缠身。此事不可能不受到权贵们的干预。霍斯鲁末年失势，权贵势力加强。权贵们不满立玛尔丹沙为太子。希鲁耶也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所动作。这使霍斯鲁面临一场家庭内部的血腥阴谋。因反对霍斯鲁而与希鲁耶联手的有耶兹丁之子沙玛塔和尼姆鲁兹守将之子尼伍霍尔莫兹德。他们的父亲都无辜枉死在霍斯鲁手下。反对者中还有伊朗军队统帅古什纳斯帕·埃斯帕德，他是希鲁耶的奶兄弟。霍斯鲁在政治上怀疑许多强有力的人物，下令把他们投入监狱。其中一部分人也支持希鲁耶。这时他们被释放，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一天清晨，皇宫卫士撤离。一阵“哥巴德国王”的欢呼声把霍斯鲁惊醒。此时他方知自己已经被罢黜。造反者控制了局势，逮捕了霍斯鲁。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被囚入一座皇家仓库中。希鲁耶以哥巴德二世之名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公元 628 年）。霍斯鲁·帕尔维兹的统治从此终结。

11. 两个霍斯鲁时代的文化和艺术

霍斯鲁统治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重视音乐和哲学学术的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是从他的祖父阿努希拉旺时开始的。萨珊王朝末期的这个伊朗文化复兴的时代是短暂的,但却有值得注意之处。就其结构,在这种文化中,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古叙利亚文化和伊朗文化的因素以一种奇妙的形式互相结合。而且这种结合曾一度取得宝贵的成果。

霍斯鲁二世造就了一个关注音乐、雕塑和工艺美术的奢靡豪华的时代,令人感到好像在节日里昏暗的暮色中看儿童玩火游戏一样。他的这种关注更多地是崇尚奢华排场,而鲜有对艺术的真正的关注。所以,这种作为对民族文化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在霍斯鲁一世的文化复兴年代,伊朗所取得的最丰硕的文化成果就是编定了《阿维斯塔》。《阿维斯塔》是伊朗民族史诗和神话最古老的源头。霍斯鲁一世以前的几代伊朗人,从嚈哒人出现时起,就开始关注民族史诗了。霍斯鲁的父亲名哥巴德,他的两个兄弟名贾姆和卡乌斯。从他们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萨珊家族对民族传统故事的重视①。社会其他阶层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编《阿维斯塔》一事已经进行多年,在霍斯鲁一世时定稿。几代莫巴当和希尔巴当持续不断地为此事投入精力。

萨珊王朝初期,一部分《阿维斯塔》的文字已经编定。摩尼的《克弗来亚》提到这点。巴列维语的《阿尔达维拉夫故事》中对此也有记载。当时,阿尔达希尔·巴伯康下令让祭司们根据回忆编写成书。据普扎尼亚斯的一则记录,在公元前二世纪,在吕底亚,穆护们就按照一本书举行宗教仪式。但这种书可

① 哥巴德、贾姆和卡乌斯都是伊朗民族传说中的国王。

能是个人整理的不完整的材料，流传不广。所以，在很多地方穆护们都是背诵颂词和祈祷词。有一个传统说法，即亚历山大进入伊朗时，《阿维斯塔》已经成书。这种说法如果成立，则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当时已有阿维斯塔语或类似语言存在。此外，还得要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对《阿维斯塔》和琐罗亚斯德教感兴趣。但是，要肯定这两点并不是容易的事。倒是有更多迹象是否定这两点的。在《丁·卡尔特》第四卷中提到霍斯鲁·阿努希拉旺下令编辑《阿维斯塔》。这表明在他以前，即使有《阿维斯塔》，那也不是全文。如果此前在沙普尔二世、沙普尔一世、阿尔达希尔一世，甚至帕提亚国王巴拉什时期曾编过《阿维斯塔》，那么，它的某些散篇还应保存在纳格什鲁斯塔姆地区的仓库里。而在阿努希拉旺时，莫巴当和希尔巴当要编《阿维斯塔》主要还是靠口传材料。而这些口传材料是不包括在已编定的篇章中的。

在这一时期，除了《阿维斯塔》，在民族古代经典中，还出现了由穆护编写的"赞德"，即《阿维斯塔》的巴列维文注解。在亚历山大入侵伊朗以前，印度和希腊文化的一些成果就已被译为巴列维文。这些成果已经与伊朗的宗教和文化融为一体。编辑《阿维斯塔》提供了一个机会，使莫巴当和希尔巴当关注这些文化成果。他们认为掌握这些成果就是重新掌握外人从《阿维斯塔》中窃取的知识。这对他们是责无旁贷的事。他们甚至说亚历山大把有关这些知识的内容译为希腊文以后，把《阿维斯塔》烧了。霍斯鲁一世时搜集与编写《阿维斯塔》是对伊朗文化传统的官方阐述和解读。它赋予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一种特定涵义。有力地阻止各种异端邪说的传播。

霍斯鲁一世对希腊和印度哲学文化的兴趣和关注是那个时代要求变革的反映。据传他曾经说过，有些人虽然不以《阿维斯塔》为本，但仍然表达出明智的见解。正是这种见解促使他支持翻译希腊和印度学术文化著作。他本人对哲学感兴趣，特别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身边有一批熟知这两位哲人的学者。这说明他有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倾向。有一位名叫保罗斯的伊朗人懂得古叙利亚文，他为阿努希拉旺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还有一个吕底亚人名帕里西亚努斯，他是科学院的学者。此人与其他一些学者到霍斯鲁的宫廷避难。霍斯鲁要求他写一本有关睡眠和心理学的著作，此书的拉丁文译本仍在。这一时期，有些希腊哲学、天文学和医学著作被译为巴列维

文。到伊斯兰初期，这些著作又被从巴列维文译为阿拉伯文。这反映了霍斯鲁一世时宽松的气氛和学术活动的蓬勃发展。

伊斯兰初期，巴列维语作者写出了一批作品，如《丁·卡尔特》、《班答赫什》和《玛努切赫尔书信》[①]。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柏拉图、托勒密和希波克拉底的世界观的因素应该也是从这一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吸收的营养。

关注和探讨上述问题并不始自伊斯兰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人士。在坎迪沙普尔医学院，埃德萨的聂斯托利派学者已经开始把希腊学术著作译为古叙利亚文和巴列维文[②]。到霍斯鲁一世时，他们的学术活动达到高潮。

据阿卡斯亚斯记述，霍斯鲁虽然对当时的学术和哲学感兴趣，但因国务繁忙，他无暇对这类思想意识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但他对学术问题还是有好奇心的。他甚至从印度文化中汲取了某些成果。他不仅引进了《克里来与迪木乃》和象棋，而且他还熟悉当时在伊朗东部传播的佛教故事，如《布达赛夫与布鲁赫尔》。这一佛教故事的情节可能在帕提亚王朝时已经在伊朗境内流传，到这时已经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社会中的道德训诫故事，到后来它又染上了伊朗苏菲主义和苦修弃世的色彩。

阿努希拉旺时期的伊朗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一直持续到霍斯鲁·帕尔维兹当政末期。在有些领域甚至延续到更晚。但是霍斯鲁·帕尔维兹不像他祖父那样关注思想。他为了迎合自己的信仰基督教的妃子，有时表示对基督教感兴趣，有人因此以为他是基督徒。他的好色还导致了迷信，他热衷于占卜与天文。他的时代至少是音乐的黄金时代。现在，当时的皇家音乐，除去一些曲调和乐器，已不剩什么了。在我们的时代以前，在伊朗社会没有受到西方的污染时，在伊朗仍能感受到当时音乐的某些因素。巴格达流行的阿拉伯音乐，甚至希贾兹和安德鲁斯的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萨珊音乐的影响[③]。当然，在霍斯鲁·帕尔维兹之前，阿努希拉旺、巴赫拉姆·古尔，甚至阿尔达希尔一世也都对音乐有特殊的好感。在《阿尔达希尔·巴伯康行传》中就提到他喜

① 《班答赫什》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创世纪》。《玛努切赫尔书信》是大祭司长玛努切赫尔与琐罗亚斯德教改革派人士扎德斯帕拉姆（阿拔斯王朝时候的人）就宗教改革问题的通信。

② 埃德萨是土耳其境内的古城，在土耳其南部，两河流域中部。聂斯托利派即中国所谓的景教徒。

③ 安德鲁斯在西班牙南部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

欢音乐和他邀请印度行吟艺人到伊朗的故事。这表明他对音乐和舞蹈的关心。在一些传说中提到当时的歌唱艺人，表明帕提亚时期的诗歌和民间戏剧的即兴表演在民间和宫廷中延续了下来。

巴列维文的《霍斯鲁与里达克对话录》中提到霍斯鲁的诸多爱好。其一就是音乐。但伊朗音乐发展的高峰当数霍斯鲁·帕尔维兹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音乐家有巴尔巴德、萨尔克什、萨尔卡伯和纳基萨。他们都作为伊朗的古典音乐大师而名留后世。如果传说所说霍斯鲁·帕尔维兹的宫廷乐师巴尔巴德击败萨尔克什实有其事，那么这个竞争的故事说明这是一场伊朗音乐与希腊音乐之争。结果自然是伊朗音乐占了上风。巴尔巴德这位霍斯鲁二世宫中无尽无休的庆典聚会上的首席乐师以一曲《霍斯拉旺尼颂》闻名于世。据说在霍斯鲁一年中的每次庆典上都要演奏他的乐曲。而他的乐曲又往往与古代史诗故事相关联，如伊拉治被害、法里东的仓皇和夏沃什遇难等等①。对这类史诗故事的关注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倾向。有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史诗故事都是这时编写的。阿卡斯亚斯说这一时期有一部“皇家之书”。这表明这一时期对古代史和民族史诗的重视。有一则传说说霍尔莫兹德四世在狱中要求给他读古代国王的事迹。这表明，在霍斯鲁·阿努希拉旺末年，伊朗古代诸王的事迹和故事已经编订成书。巴列维文诗歌《缅怀扎里尔》和《阿尔达希尔·巴伯康行传》等作品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帝王纪》中，记述霍斯鲁·帕尔维兹的事迹时用的是肯定和赞扬的语调。这表明此书所依据的是霍斯鲁·帕尔维兹时的材料。可能此书到耶兹德卡尔德三世时还在编写之中。在这一革新运动时期，伊朗人还编写了劝诫警世类的著作、宗教故事书、历史故事书和皇家故事书。现在存世的只是这些书在后世的改写本。有一部著作名《阿尔达维拉夫故事》。此书是但丁的《神曲》的具有琐罗亚斯德教思想色彩的先声。《霍斯鲁与里达克对话录》是当时伊朗上层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的反映。《坦萨尔信》是一篇马兹达克运动以后的社会政治论文②。其他书籍如《学者伍什纳尔德忠告》、《阿扎尔梅赫尔·拉斯潘德忠告》和《霍斯鲁与里达克对话录》都反映了

---

① 伊拉治是伊朗传说中的国王法里东的儿子。他的两个哥哥因怨父王分封不公，偏袒伊拉治，于是设计杀害了他。夏沃什是伊朗国王卡乌斯的儿子。他率军抵抗入侵的土兰军队，获胜后停战。卡乌斯下令再战，夏沃什不从，到土兰避难，后被土兰人杀害。

② 《坦萨尔信》是萨珊王朝奠基人阿尔达希尔时的大祭司长坦萨尔写给塔巴里斯坦（伊朗北部）国王的劝降信。此信的写作时间早于马兹达克生活的时代。作者这里可能意指后世人对此信有所修改。

这一时期的理想的道德原则。还有一些作品，如《历法》和《塔吉纳梅》等，都是后来阿拔斯王朝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材料[①]。现在只有这些书的阿拉伯文译本。而《马兹达克传》和《巴赫拉姆·楚宾传》只有伊斯兰时期文史著作中的转述。

这一由国王发动的革新运动是萨珊王朝哲学、文学和音乐发展的最后的辉煌。

位于提兹夫尔和舒什特尔之间的坎迪沙普尔和泰西封附近的霍斯鲁城体现了这一时期城市建筑的发展状况。其伊朗风格较帕提亚时期远为明显。萨珊王朝时的建筑的主要部分在其灭亡几个世纪以后仍然巍然耸立。这些建筑体现了霍斯鲁一世和二世时伊朗建筑的宏伟壮观。阿尔达希尔·巴伯康所经营的古尔城(菲鲁兹阿巴德城)的建筑体现了萨珊王朝时伊朗的建筑风格。这些建筑的拱顶和带拱顶的月台(Ewan)是当时建筑的特色(这种形式在帕提亚时期已经出现)。巴赫拉姆的七宝宫和麦达因宫殿在萨珊王朝灭亡许多世纪以后，在伊朗文学作品中，仍被反复描绘。这表明萨珊建筑的这两个特点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霍斯鲁宫从建筑角度看，可能是沙普尔一世时所建，但从名称，特别是体现时代特征的壮丽宏伟的风格看，应该是霍斯鲁一世时的建筑。在这座古代建筑中，它的石膏壁上的绘画，它的金丝地毯图案《霍斯鲁之春》，以及著名的塔格迪斯宝座，在这文化学术复兴的时代，把霍斯鲁·阿努希拉旺的接见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

虽然萨尔维斯坦宫殿的废墟可能令人联想到巴赫拉姆·古尔时期。但那里并没有传说中的七宝宫的遗迹。至于霍斯鲁宫，我们可以从伯赫塔里和哈冈尼的诗中清楚地了解它的面貌[②]。诗人们的描写远比旅游者参观其废墟时的所见更具苍凉之感。各处山崖上的浮雕画表现的是萨珊国王出行、狩猎及授勋的情景，有时还附有简短的或长篇的文字解说。这一切都是当时在艺术上高度成熟的完美的作品。有一幅拉贾伯的浮雕，表现的是沙普尔一世的马的形象，相信除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如吉培尔提(Ghiberti)、伍鲁古

---

① 《塔吉纳梅》是一篇阐述伊朗神秘主义思想的文章。

② 伯赫塔里(公元 821—897 年)是阿拉伯诗人。哈冈尼(公元 1126—1198 年)是波斯诗人。

(Verrochio)、本维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所创造的作品,没有任何艺术作品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位于克尔曼沙东北6公里处的著名的布斯坦姆石窟(此地被称为亚洲大门的门槛)中的浮雕画是一座展览馆,表现了萨珊王朝末期伊朗艺术的光辉发展。其中有一幅画表现的是霍斯鲁·帕尔维兹和他的乌锥马,堪称艺术杰作。希琳堡坐落在赫内金和哈尔旺之间。这座宫殿可能毁于后人的不可救药的愚昧。霍斯鲁的行宫(达斯特卡尔德堡)的确是因哈尔克琉斯的暴怒和复仇心理而被毁。这两处的遗迹仍在。它们表明发狂的暴怒和毁灭一切的愚昧同样是摧毁艺术和文明的邪恶力量。

12. 哥巴德二世弑父上台

希鲁耶(即哥巴德二世)登基标志着萨珊王朝最后一位重要的国王的统治时期的结束。沙玛塔和尼伍霍尔莫兹德为报父仇而刺杀了霍斯鲁·帕尔维兹(实际杀死他的不是这两人)。霍斯鲁被害前,曾受到书面质讯,要他交待他的刚愎自用和荒淫堕落的生活。他作出回答后,没过多久即被害。这其实是一次带有革命性的审判。《塔吉纳梅》里提到了这次审判。这一事件后来还被许多传说引用。这是一次严厉的审讯。霍斯鲁·帕尔维兹在回答质讯时,对压迫农民,收取高额赋税和无端进行战争等给予傲慢、坚决的回答,同时还巧妙地为自己辩护。尽管他的自我辩护信心十足,理直气壮,但是此时威胁王朝的明显的衰亡之象已经完全否定了他的话。

霍斯鲁·帕尔维兹在其执政的较长时间内,充实了已经空虚的国库。他征收巨额赋税。但是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又把国家折磨得荒芜贫穷,人口锐减。此外,他暴虐无道,生性多疑,不仅使国家丧失了危急之际的救国之才,也使萨珊家族失去了干练有为的王子。令人吃惊的是,在他被害死于狱中(公元628年1月29日)之后,他的儿子哥巴德继续执行他的暴虐政策。他的17

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在哈姆泽·伊斯法罕尼的著作中可以找到)都被哥哥下令杀死了[①]。据说他们是在狱中被害的,而且他们的儿子也当着他们的面被杀。

有材料说,哥巴德获悉其父被害可能心中窃喜。但他仍然表现得悲痛难过。他把霍斯鲁的遗体厚葬入萨珊家族墓地。不久之后,他借口沙玛塔·亚兹丁触犯刑律,惩治了此人。

哥巴德上台,萨珊家族的人全部被淹没在霍斯鲁的儿子们的血泊之中。这个有400年历史的大家族,除了几个妇女和未成年的儿童,已经没有任何幸存者了。这时,如果遇到风吹草动,再也无人能够挺身而出,挽救这个古老的家族和伊朗。而萨珊家族的命运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与伊朗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3. 贵族手中的王子们的争斗

哥巴德虽然把父亲兄弟悉数杀害,他随后的统治并不一帆风顺。他要求与哈尔克琉斯议和,但只达成一纸停战协议。因为哈尔克琉斯深知伊朗国内的状况对自己有利。据传新国王想要娶他父亲的妃子。这可能是他们家族固有的传统。至于故事中所说的他对父王的爱妃希琳表示好感,似乎缺乏根据。因为这时希琳已经不小于50岁,她对年轻的王子已不再具有吸引力。

这时在泰西封爆发了瘟疫。哥巴德也死于此次瘟疫。这个弑父者的统治只持续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哥巴德死后,贵族们把一个7岁的孩子阿尔达希尔扶上王位,即阿尔达希尔二世。这个年幼的王子刚刚上台,可萨人就入侵,抢掠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②]。在哥巴德二世执政时,大将沙赫尔巴尔就未表示臣服。他不顾哥巴德与哈尔克琉斯的停战协议,继续占据自己所辖地区。

① 哈姆泽·伊斯法罕尼(公元883—970年)是伊朗文人和作家。

② 可萨人是突厥人的一支。他们居住的地区东起里海东北角,西至多瑙河,在高加索以北。

这时，他又与哈尔克琉斯暗中约定，占据泰西封，把自己原先占据的土地交给拜占庭。他还把圣十字架交还拜占庭。拜占庭为之欢欣鼓舞，特别举行宗教仪式庆祝（公元 629 年 11 月）。后他又与哈尔克琉斯达成谅解，废掉年幼的阿尔达希尔（公元 630 年 4 月），自立为王。但是，一个萨珊家族的王子霍斯鲁（他似乎是哥巴德一世的孙子）起而争夺王位，反对沙赫尔巴尔。泰西封贵族也起而响应。后沙赫尔巴尔被贵族支持的帕斯法拉赫和他的两个兄弟所杀，而且尸首被置于街市示众（公元 630 年 6 月）。在霍拉桑争夺王位的霍斯鲁随后也被杀。这以后，霍斯鲁・帕尔维兹之子贾旺希尔曾执政很短一段时间。他是巴赫拉姆・楚宾的妹妹古尔杜亚所生。贾旺希尔很快死去。他死以后，由霍斯鲁・帕尔维兹之女布朗执政。布朗执政时间也不长。她任命帕斯法拉赫为首相，实际上就是任命他为军事统帅。她的这项任命并未能挽救乱局。她可能执政一年零几个月就退位了。有传说说她退位后仍然在世。也有一说是她退位后遭人谋害，窒息而死（公元 631 年 11 月）。有些资料说她明智博学，似与实际情况不符。这可能是一种杜撰。目的是为了掩盖事实，怕邻国讥笑伊朗贵族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国王。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实权已经落到祭司和贵族们手上。他们把女人和孩童扶上台，就是为了在幕后操纵一切。

有关这段时间的记载凌乱不堪。这表明每个贵族集团在认为有必要时就推出一个新的王位争夺者。可能同一时期有几个国王执政。国王执政的顺序的矛盾便由此产生。

在布朗后，一个名为皮鲁兹的王子一度执政。但他在王位上只坐了几个月。在同一时期似乎还有一个布朗的妹妹阿扎尔米杜赫特也在执政。但她既无权力也无魄力。在阿扎尔米杜赫特登基之际，过去沙赫尔巴尔的部下在纳赛宾拥立霍斯鲁二世之孙为王，称霍尔莫兹德五世（公元 631 年）。这时阿扎尔米杜赫特的军队统帅法拉赫・霍尔莫兹德要娶她为妻。她设计杀死了这位统帅。但其子鲁斯塔姆・法拉赫・霍尔莫兹德起而为父报仇。阿扎尔米杜赫特被罢黜。从那以后，虽有几个软弱的王子在名义上为王，但实权却在鲁斯塔姆手上①。从霍斯鲁・帕尔维兹离世到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上台

① 鲁斯塔姆是当时的伊朗主将。

的4年间(公元628—632年),伊朗换了10个国王。这种混乱的局面反映了贵族之间的矛盾和萨珊家族的失势。

14. 萨珊王朝的亡国之君——耶兹德卡尔德三世

这个耶兹德卡尔德是沙赫里亚尔之子,霍斯鲁·帕尔维兹之孙,但他母亲却是桑给巴尔人。在希鲁耶大肆杀戮的时候,他不在必杀之列。在其他人为王的时候,他也幸免于难。他在埃斯塔赫尔隐姓埋名生活。贵族们最终达成协议,把他扶上王位(公元632年)。于是泰西封的城门和王宫的大门向他敞开。他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像萨珊王朝开国之君一样,他也起自埃斯塔赫尔这个萨珊王朝的摇篮。这在那惊恐动乱的年代被视为吉兆和希望。那个罢黜阿扎尔米杜赫特的鲁斯塔姆·法拉赫也在他的支持者之列。他上台后,那些弱势王子们仍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所以都被处死。但贵族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仍然导致从全国各个角落传出反抗的声音。绝大多数省督拒不向国库交税。特别是远离首都的东部各省,以受到突厥人和塞族人侵扰威胁为由,各行其是,只是名义上服从泰西封的指令。在泰西封,耶兹德卡尔德虽然名为国王,但实权仍然掌握在贵族和祭司们手中。鲁斯塔姆·法拉赫是实际上的国王。

像阿尔达希尔一世一样,耶兹德卡尔德的登基典礼在埃斯塔赫尔的阿娜希塔神庙中举行。这似乎给了重振萨珊家族的雄风一丝希望。但就在此时,一个新的敌人已然逼近国门。这个敌人虽然没有尤斯廷和哈尔克琉斯的军队那么装备精良,战术高超和有那么强的战斗力,但对萨珊王朝这个久病初愈的患者,却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处于混乱中的泰西封到此时似乎仍未清楚地察觉到在阿拉伯人中已经出现了一股新兴的宗教势力。而且也门已经被阿拉伯人从伊朗控制下夺走。居于阿伊边境地带的阿拉伯贝都因人,特别是瓦伊勒族的伯克尔人,利用兹卡尔与伊朗的冲突作借口,乘伊朗内部混乱之机,在

双方边境地带不断进行攻击骚扰。他们这时把希拉的拉玛希族政权视为伊朗与阿拉伯荒原之间的缓冲地带，而把不设防的法尔斯视为一块肥肉。

这股从事抢掠的势力的首领之一莫萨纳·本·哈利赛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了新兴的阿拉伯宗教势力中的一员。阿拉伯人以传教为借口，鼓励他侵略伊朗。

15. 阿拉伯和伊斯兰教

汉志地区麦加和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把伊斯兰思想奉为真主对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公元 570—632 年）的天启。先知以真主所授予的《古兰经》和伊斯兰思想在阿拉伯人中鼓舞起一股激情。穆斯林不惜冒生命危险去传播伊斯兰教。

先知的哈里发（继承人）是阿卜·贝克尔。他是一个满怀激情和辩才无碍的传教者和首领。他几乎与耶兹德卡尔德同时登基，成为哈里发。为了把多神信仰和其他异端信仰从唯一的主的世界清除出去，他把饥饿和无所事事的阿拉伯人投入了一场圣战。虽然他对与“法尔斯”即伊朗人作战感到没有信心，但他仍鼓动穆斯林奋起作战，打出半岛。

贝克尔的将军名哈立德·本·瓦里德。为了镇压阿拉伯人中的叛逆者，这位将军来到幼发拉底河地区，在巴林和巴士剌地区与一支伊朗骑兵遭遇。阿拉伯人称此战为扎图萨拉斯之战。在此战中，他们打败了伊朗骑兵。此后不久，在玛扎尔即安巴尔附近的阿基斯，他们又挫败了一支伊朗军队[①]。后他们包围了纳杰夫附近的希拉，在守军首领阿扎德阵亡后，不战而拿下希拉。这时，哈里发调瓦里德将军去叙利亚前线。阿拉伯军队与哈尔克琉斯的军队在那里作战（公元 634 年 1 月）。另一位将军阿布·阿比德·萨格非在这一地区

---

① 安巴尔是一座伊拉克古城，其废墟位于巴格达以西 62 公里处。

指挥阿拉伯军队继续进攻。但他的军队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贾斯尔之战)遭到伊朗军队重创(公元 634 年 11 月)。不久之后,第二任哈里发欧玛尔经过一段时间的犹疑,又动员阿拉伯人向伊朗进攻,而且许诺把伊朗皇家宝库的财产赏给战胜的勇士,并让阵亡的烈士享受天堂的欢乐。

在库法附近一个名为布耶伯的地方,伊朗主将梅赫尔阵亡。阿拉伯人掠走了巨额财产(公元 635 年 10 月)。到此时,泰西封才意识到致命的危险已经逼近。

这时,阿拉伯人在叶尔姆克河附近大败拜占庭军队(公元 636 年 8 月)[①]。伊朗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才真正感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威胁。先知的亲属和战友萨德·本·瓦葛斯率重兵前进,意在夺取泰西封。这时,伊朗统帅鲁斯塔姆才意识到,这次需要他高举卡维军旗率军出战。

双方在库法附近的卡德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使节频繁往来。但最终还是开战了。伊朗军队虽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但由于鲁斯塔姆阵亡(公元 637 年),伊朗军队溃败,卡维军旗及大批辎重落入敌手。随后的事态急转直下,像耶兹德卡尔德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国王是无法应对的。通向麦达因的大门已对胜利者敞开。首都立即成了萨德军队的目标。当阿拉伯人进至底格里斯河西岸的阿尔达希尔城(赛琉基亚)时,耶兹德卡尔德仓皇撤离了河东岸的泰西封。萨德·本·瓦葛斯率军渡河,登上对岸。他们开往只有居民而不设防的城市。他们首先祈祷,感谢安拉保佑他们取得胜利。当唯一永恒的真主之光在伊朗的地平线上升起时,人间主宰如耶兹德卡尔德之流在麦达因居民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古兰经》第 6 章第 76 节所描绘的星宿没落的景象恰似耶兹德卡尔德等人短命的政权没落的情景[②]。他们虚弱的权力也随着掠夺来的财富消失净尽。

麦达因皇库被抢掠一空。财产和人去楼空的宫殿及园囿中的财物悉数落入占领者手中。对占领者来说,这简直是神话,是一场美梦。据说每一个阿拉

① 叶尔姆克河在叙利亚南部。

② 《古兰经》第 6 章第 76 节中相应的文字是:当黑夜笼罩着他的时候,他看见一颗星宿,就说:"这是我的主。"当那颗星宿没落的时候,他说:"我不爱没落的。"参见《古兰经》第 100 页,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伯战士都分得一笔数目不菲的财产。耶兹德卡尔德携巨额财产和随从与家属逃向扎格罗斯山后的米底和贾巴尔[1]。这一行多达数千人,一个十足的养尊处优的集团。

胜利者阿拉伯人虽然占领了两河流域,但仍不能确信已经取得最后胜利,于是继续进军。在杰鲁拉双方又进行了一场血战。此战中鲁斯塔姆的弟弟霍利扎德阵亡。阿拉伯军队这时已经可以从扎格罗斯山以东的大路长驱直入。不久之后,在从泰西封到阿克巴丹的大道上的内哈温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战斗。阿拉伯人称此役为"决胜之役"。这次战斗后,在阿拉伯人节节进逼的形势下,伊朗高原已无险可守。

正当库法的阿拉伯军队追赶伊朗国王之际,另一支穆斯林军队在埃兰(胡泽斯坦)也展开了攻势。萨珊王朝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虽然有些地方武装和城市居民进行了长期的抵抗,但支撑萨珊王朝的集中统一的政府军队已然不复存在。哈马丹、雷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相继落入敌手。耶兹德卡尔德曾一度据守的伊斯法罕和埃斯塔赫尔也已陷落。国王无力救国,也不想冒险,于是就孤立无援地在全国流窜。据说守塔巴里斯坦的将军曾邀他到自己的守地。但他由于胆怯,也可能是希望得到突厥汗的帮助,居然向东逃去。他率领的数千人员中有文臣、乐班、嫔妃儿童等众多非战斗人员。为保证这些人的衣食供应,他需要催促迟交的税款,甚至征收高额新税,因此地方官员并不欢迎这一行人。最后,图斯总督向他们献礼,并把他们引到木鹿地区。但是木鹿守军首领马胡依·苏里(苏林家族中人)认为皇家大队的到来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到什么地方,就把战争饥馑和阿拉伯人引到什么地方。马胡依·苏里唆使土火罗人首领尼扎克扣押耶兹德卡尔德。国王这时很可能想争取中国人的帮助。此事如果成功,则会导致这一地区的嚈哒人与中国的冲突。这可能就是促使尼扎克参与马胡依阴谋的原因。但他们陷害耶兹德卡尔德的阴谋未能得逞,他居然成功地逃过了这一劫。但在他逃跑的过程中,马胡依和尼扎克的军队到处追捕他。他最终在木鹿城外一个偏远的磨房里被磨房主杀害了。磨房主并不知道他是国王,但看上了他华贵的衣裳(公元 651 年)。

---

① 贾巴尔是古代伊朗西部和北部的统称。

耶兹德卡尔德之死标志着人间主宰们的权力在一个新的世界的血色早霞中沉沦了。在地球上这座古老的万神殿中，国王们称自己为日月的兄弟。佐哈克、阿夫拉西亚伯、亚历山大和安提伍霍斯都曾一度高踞于王座之上。但是，这王座原来是靠不住的。如今，一个新的主在世界的地平线上升起。这个主的出现使那些人间主宰们的权威永远沉沦。从此以后，那些“王中之王”们的权威，就像硬币上他们的图像，在世人的交手传递中被磨损得面目全非。

耶兹德卡尔德的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大流士三世的下场类似。两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居然如此相似地结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失去统一领导的地方长官和军队将领各自为战，抵抗阿拉伯人，也有人表示臣服。只有卡兰家族在塔巴里斯坦延续了古代伊朗的传统，使其免于阿拉伯人的侵扰。

耶兹德卡尔德的儿子皮鲁兹和孙子纳尔西虽一度得到中国皇帝的保护，但已经不能恢复政权①。这两位王子在中国皇帝的庇护之下一度在土火罗以名义上的君主的身份执政，后死于中国②。人们对这位古代世界的最后一位国王的记忆只剩下一个年份，即耶兹德卡尔德年(公元 632 年)。这个年份接近他登基加冕的年份(公元 633 年)。波斯人和仍在活动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举行传统仪式时还会提到这一年份。

16. 萨珊世界的末日

耶兹德卡尔德的统治解体，伊朗告别了古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与其传统文化断绝了关系。人们有挣脱阶级限制的愿望，有不愿再交纳苛刻土地税的要求。新的简单朴实的宗教仪式对人们的吸引力逐渐把古代伊朗人改造成了穆斯林。但是，这种穆斯林化倾向并没有妨碍伊朗穆斯林保持其民族语

---

① 《旧唐书》中称皮鲁兹为卑路斯，称纳尔西为泥涅师。

② 伊朗王子死于中国者为皮鲁兹。其子纳尔西后由裴行俭送还，客居土火罗 20 年。

言和绝大部分民族文化和仪礼风习。甚至他们的具有生命力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还逐渐影响到非伊朗穆斯林。萨珊王朝政权曾把琐罗亚斯德教与政权称为双胞胎兄弟。毫无疑问,在政权灭亡以后,琐罗亚斯德教对新教的反抗还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穆斯林的胜利使得一些贵族、德赫甘和文职官员为保护已有的社会特权或捞取新的特权对伊斯兰教表示欢迎,而且他们还鼓励贫困阶层改宗新教,谋一条自救之路。但总的看来,琐罗亚斯德教对阿拉伯人的信仰的抵制直到阿拔斯王朝初期仍未停止。有一些反对阿拉伯人的运动仍带有宗教色彩。巴列维文著作《丁·卡尔特》的部分章节就是为了劝一位迪尔姆的王子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而写的[①]。其他一些琐罗亚斯德教著作如《班答赫什》和《驳异端邪说》也都是伊朗伊斯兰化以后第三个世纪写成的[②]。据伊斯塔赫里说,萨珊王朝灭亡3个世纪后,在法尔斯省,仍然没有一个城市和乡村不设拜火坛[③]。

综上所述,伊朗人大批加入新教是很晚的事,而且并不多见。有的人是由于《古兰经》的感召和吸引而自愿成为穆斯林的。也有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进入山区或边远地区躲避,甚至远走印度。另一方面,在古代信仰和新宗教之间也有相似之处。有时一个人从被废除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过渡到新的信仰并不需要放弃很多原有的思想和传统的观念。如伊比利斯(伊斯兰教的魔鬼)代替了安格列米诺(琐罗亚斯德教的魔鬼),相信有复活日、总清算,以及绥拉特桥(琐罗亚斯德教称之为切诺德桥)等观念在两种信仰中几乎是一致的[④]。某些琐罗亚斯德教观念甚至对伊斯兰文学艺术和苏菲哲学(如照明派学说)都产生了影响[⑤]。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成分在伊斯兰文化和伊朗文化中继续存在。这一事实说明,旧政权虽然灭亡,但伊朗古代宗教生活的一些成分仍然作为本民族的传统存在于伊朗民族的现实生活之中。

---

① 迪尔姆即伊朗里海西南岸的吉兰省的古称。

② 《驳异端邪说》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巴列维文著作。其内容是驳斥除琐罗亚斯德教之外的各种宗教,特别是摩尼教的学说。作者是马祖尔·法拉·乌尔马兹德。

③ 伊斯塔赫里(生年不详,殁于公元957年)是伊朗学者。

④ 绥拉特桥是伊斯兰教传说中人死后其灵魂要经过的一座桥,在桥上分出生前善恶,决定上天堂或入地狱。

⑤ 照明派属伊斯兰教苏菲主义哲学学派,由波斯苏菲学者希哈布丁·苏哈拉瓦迪(公元1153—1191年)所创建。此派主张光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安拉之光主宰整个宇宙。

17. 波斯帝国灭亡的原因

一个有完整行政体系的延续了400年的大帝国被一个出现不过20年的没有行政传统但坚强有力的集团推翻。对胜利者来说，这一事件出乎意料地迅速且确定无疑。而对战败者来说，这是不可想象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战胜者认为这是敬爱的先知昭示于人们的奇迹。据说，在壕沟之战中，从掘壕者镐头下迸发出的闪光就预示了霍斯鲁的萨珊大帝国的灭亡[①]。可是战败者是无法接受这种奇迹的预示的。但是他们却从帝国的骤然倾覆中看到了另一种不幸的奇迹。这就是，在几代人以前，国王们已经逐渐把一个屹立了400年的大帝国折腾得四分五裂，虚弱不堪。这是除他们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实际上，导致萨珊王朝解体和令人震惊地骤然倾覆的因素早在几代人以前，也就是说，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许多年，已经动摇了泰西封王权的基座。

哥巴德执政之初的马兹达克运动表达了人们对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政权的不满。随后进行的税制和地权改革抑制了某些不满因素的发展。但后来他又恢复了旧制。这使得瑣罗亚斯德教社会内部再一次陷入不满和憎恶之中，阶级差距比以前更为严重和无法弥合。

霍斯鲁一世所进行的改革更多地是恢复过去的东西，而不是着眼于未来。皮鲁兹和哥巴德时，阶级对立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满。霍斯鲁一世时对敢于反抗的人的镇压更使这种不满因无从表达而转入地下。这使避免可怕的后果变得更加困难。霍斯鲁一世时开始的与拜占庭的战争一直持续到霍斯鲁·帕尔维兹晚年。战争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人力和财力。人力和财力对于发展工业

① 壕沟之战是发生于公元622年的一场战斗。麦加古莱什贵族反对穆罕默德传教，进攻麦地那，麦地那的穆斯林军队掘壕据守，因此得名。

和农业是必不可少的。由于道路不安全和战争的影响，商路贸易衰落。饥馑和疾病又使人口日见减少。强迫增加税收致使农田撂荒。特别是在霍斯鲁一世以后，国库财力严重削弱。水坝失修，许多地区农业减产，物资匮乏，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小商人破产。为支持持续不断的战争，政府需要不断增加税收，扩大政府机构，这使纳税者的负担更加沉重。下层民众怨声载道。百姓不愿承担义务，逃避交税和服兵役，不愿支持没完没了的战争。百姓与政府之间逐渐产生了一道鸿沟。在百姓心目中，政府是不能依靠的。它已然被挖空，摇摇欲坠。

贪得无厌的宗教人士和趾高气扬的贵族集团每天还在制造混乱，每天都在加深政府和百姓之间的鸿沟。政府软弱，祭司们就嚣张。他们的贪婪和腐化伤透了百姓们的心。在宗教人士不可一世之际，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诺斯提派的宣传和号召严重地动摇了琐罗亚斯德教社会中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的统一。特别是从霍斯鲁·帕尔维兹统治末期加剧的贵族间的争斗使得政府需时时面对夺权者的阴谋。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稳定局面根本无法确立。

扎尔旺派所提倡的宿命论和相信一切皆由天定的思想像剧毒一样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这种思想使人在困难和事变面前坐以待毙。

国家扩军致使大批部落民和农夫涌入军队。军队中充塞着没有战斗经验也不关心守土平乱和保卫中央政权的人。而且这些人纪律观念薄弱。

城市的逐渐发展不可避免地使土地所有者的数目慢慢减少。战争频仍，城市不时被敌人包围，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城市居民生活动荡不定，心生反抗之意。耶兹德卡尔德执政距马兹达克运动时已有百年之久。这时，萨珊社会在外来威胁到来之前，内部已经形成了促成政权崩溃的条件。

18. 伊朗古代的遗产

萨珊王朝崩溃了，但它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种遗产惠及以后的整个世

界。这表明萨珊王朝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它的历史直到今天对全人类还都是有教益的。古代伊朗在伊斯兰以前经历了动荡起伏的行程。我们从中能够汲取许多教益。公元前 540 年前后，伊朗战胜巴比伦，达到辉煌的顶峰。但以后的事实表明，如果不能在施政上保持宽容和平衡，政权不可能长时期立于顶峰之上，施政者最终会忘乎所以，导致政权崩溃覆亡。公元前 320 年前后，伊朗面临一个有吸引力的文明。但是，汲取这一文明给伊朗造成了一种困局。这一经验教育她只靠模仿照抄不可能把外来文明植入自己的肌体。公元 500 年前后，一种正义的宗教运动充满激情地告诉她要达到社会的正义与和平，没有事先的准备和操练是不可能的。

但在动荡起伏的道路上，伊朗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甚至到最后一刻，伊朗仍在奋斗和创造。古代伊朗人从风云变幻的历史中收获了经验。这种经验促使他们维护过去文化中富有人性的内容，帮助他们保持过去的风习传统中的真正的经验和远离错误的东西，使他们不再关注和追求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物。如果说这全部经验中有些成分能够对伊朗穆斯林世界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是以追求正义来抵制个人崇拜，以真正的信念来抵制迷信，以宽容的心态来抵制偏激的情绪。

这些历史赋予的经验教育伊朗人在古代结束许多世纪之后仍然怀念那些为伊朗的生存而奋斗的真正的英雄，憎恶那些背弃正义和人性的人们，尊敬那些丰富了伊朗充满人性的文化的人们。难道不正是这种心灵上的联系使我们仍然与古代伊朗人连结在一起吗？这种联系体现了经历了漫长的动荡起伏的历史的伊朗精神的真正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鲜明地体现在为寻求失去的天堂和实现社会正义而进行的奋斗中，而不是体现在刚愎自用的世界霸主的穷兵黩武和嗜血好战的行径中。

伊朗历代王朝世系(译者整理)

(括号中的年份为王朝存在或国王执政的起止年份)

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 550—前 330 年)	
1	居鲁士大帝(居鲁士二世,公元前 550—前 529 年)
2	冈比西(公元前 529—前 522 年,子继父位)
3	大流士(公元前 522—前 486 年,贵族)
4	哈沙亚尔沙(薛西斯,公元前 486—前 466 年,子继父位)
5	阿尔达希尔(公元前 466—前 424 年,子继父位)
6	哈沙亚尔沙二世(为王 45 天,子继父位)
7	苏格特亚努斯(为王六七个月,哈沙亚尔沙二世的兄弟)
8	大流士二世(公元前 423—前 404 年,哈沙亚尔沙二世的兄弟)
9	阿尔达希尔二世(公元前 404—前 358 年,子继父位)
10	阿尔达希尔三世(公元前 358—前 338 年,子继父位)
11	阿尔西斯(公元前 338—前 336 年,子继父位)
12	大流士三世(公元前 336—前 330 年,阿尔达希尔三世的叔伯兄弟)
公元前 330 年,亚历山大推翻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伊朗。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亡。公元前 312 年,将军赛琉古建立赛琉古王朝,伊朗土地被纳入赛琉古王朝的版图。公元前 256 年,帕提亚王朝建立。	

帕提亚王朝(公元前 256—公元 224 年)	
1	阿尔沙克(公元前 256—前 247 年)
2	提尔达德(公元前 247—前 211 年,弟继兄位)
3	阿尔德旺(公元前 211—前 191 年,子继父位)
4	法里亚伯特(公元前 191—前 176 年,子继父位)
5	法尔哈德一世(公元前 176—前 171 年,子继父位)
6	梅赫尔达德一世(公元前 171—前 137 年,弟继兄位)
7	法尔哈德二世(公元前 137—前 128 年,子继父位)
8	阿尔德旺二世(公元前 128—前 124 年,叔继侄位)
9	梅赫尔达德二世(公元前 124—前 87 年,子继父位)
10	梅赫尔达德二世去世后,出现了多个王位争夺者。其弟古达尔兹自封为王(公元前 87—前 81 年在位)。一个名叫阿尔德的人曾于梅赫尔达德二世晚年任东部摄政王,一度独揽大权(公元前 80—前 76 年)。也有记载说他们二人都是不成功的王位争夺者。
11	森特鲁克(公元前 76—前 68 年,皇族中人)
12	法尔哈德三世(公元前 68—前 57 年,子继父位)
13	梅赫尔达德三世(公元前 57—前 55 年,子继父位)

（续表）

帕提亚王朝（公元前 256—公元 224 年）	
14	欧罗德（公元前 56—前 37 年，欧罗德的皇位系从其兄弟梅赫尔达德三世手中夺取，中间梅赫尔达德三世曾短暂复位，故二人的在位时间有重叠。）
15	法尔哈德四世（公元前 37—前 2 年，子继父位）
16	法尔哈达克（公元前 2—公元 4 年，子继父位）
17	欧罗德二世（公元 4—8 年，皇族中一位不知名的王子）
18	伍努斯（公元 8—18 年，法尔哈德四世之子）
19	阿尔德旺三世（公元 18—40 年，阿什康尼家族王子）
20	动荡时期，两个阿什康尼家族的王子古达尔兹和巴尔丹轮流执政。公元 46 年，巴尔丹被杀，古达尔兹重新执政。
21	伍努诺斯（公元 51—52 年，阿尔德旺三世的兄弟，古达尔兹的远系后人）
22	瓦拉什一世（公元 52—78 年，子继父位）
23	瓦拉什一世死后的 30 年，帕提亚爆发了数个王位争夺者的斗争。其中，正式的王位继承人帕库尔（公元 78—108 年在位）可能是瓦拉什一世的儿子。有记录的王位争夺者包括一位阿尔德旺四世和一位梅赫尔达德四世。
24	霍斯鲁（公元 108—130 年，帕库尔的兄弟）
25	瓦拉什二世（公元 130—148 年，不能确定是霍斯鲁之子，还是早年与霍斯鲁争夺王位的他的兄弟）
26	瓦拉什三世（公元 148—190 年，可能是二世之子）
27	瓦拉什四世（公元 191—208 年，可能是三世之子）
28	瓦拉什五世（公元 208—223 年，子继父位）；阿尔德旺五世（公元 208—224 年，瓦拉什五世的兄弟，控制着王朝西部领土）
公元 224 年，阿尔德旺五世在征讨法尔斯地区的造反者阿尔达希尔时被后者所杀。阿尔达希尔随后自封为王，正式开启了萨珊王朝的历史。	

萨珊王朝（公元 224—651 年）	
1	阿尔达希尔·巴伯康（公元 224—241 年）
2	沙普尔（公元 241—273 年，子继父位）
3	霍尔莫兹德（公元 273—274 年，子继父位）
4	巴赫拉姆一世（公元 274—277 年，弟继兄位）
5	巴赫拉姆二世（公元 277—294 年，子继父位）

（续表）

萨珊王朝（公元 224—651 年）	
6	巴赫拉姆三世（执政时间极短，子继父位）
7	纳尔西（公元 294—303 年，沙普尔之子）
8	霍尔莫兹德二世（公元 303—309 年，子继父位）
9	阿扎尔纳尔西（公元 309—310 年，子继父位）
10	沙普尔二世（公元 310—379 年，弟继兄位）
11	阿尔达希尔二世（公元 379—383 年，兄继弟位）
12	沙普尔三世（公元 383—388 年，沙普尔二世之子）
13	巴赫拉姆四世（公元 388—399 年，原为克尔曼王）
14	耶兹德卡尔德一世（公元 399—420 年，或许是沙普尔二世之子）
15	霍斯鲁（执政时间极短，萨珊家族王子）
16	巴赫拉姆五世（公元 420—438 年，耶兹德卡尔德一世之子）
17	耶兹德卡尔德二世（公元 438—457 年，子继父位）
18	霍尔莫兹德三世（公元 457—459 年，子继父位）
19	皮鲁兹（公元 459—484 年，霍尔莫兹德三世的兄弟）
20	巴拉什（公元 484—488 年，弟继兄位）
21	哥巴德（公元 488—532 年，皮鲁兹之子）
22	霍斯鲁·阿努希拉旺（公元 532—579 年，子继父位）
23	霍尔莫兹德四世（公元 579—590 年，子继父位）
24	霍斯鲁·帕尔维兹（公元 590—628 年，子继父位）
25	哥巴德二世（希鲁耶，在位六七个月，子继父位）
26	阿尔达希尔二世（公元 628—630 年，子继父位）
27	贾旺希尔（执政时间极短，霍斯鲁·帕尔维兹之子）
28	布朗（公元 630—631 年，霍斯鲁·帕尔维兹之女）
29	布朗之后，一个名为皮鲁兹的王子曾执政几个月。在同一时期似乎还有布朗的妹妹阿扎尔米杜赫特在执政。阿扎尔米杜赫特登基之际，有军队在纳赛宾拥立霍斯鲁二世之孙为王，称霍尔莫兹德五世（公元 631 年）。从公元 628 到 632 年，伊朗换了 10 个国王。
30	耶兹德卡尔德三世（公元 632—651 年，霍斯鲁·帕尔维兹之孙）
公元 651 年，耶兹德卡尔德三世于仓皇出逃途中在木鹿城外被一位磨房主所杀。萨珊王朝解体。	

参考书目

الاخبارالطوال، تألیف، ابوحنیفه احمدبن دواد الدینوری، طبع مصربنفقة المکتبة-العربية ببغداد. بدون تاریخ، طبع لیدن ۱۸۸۸
اخبار تاریخی در آثار مانوی، دکتربهمن سرکاراتی، نشریهٔ دانشکدهٔ ادبیات تبریز، ۱۳۵۳ش.
ادبیات مزدیسنا، یشت‌ها قسمتی ازکتاب مقدس اوستا، تألیف و گزارش ابراهیم پورداود جلد اول و جلد دوم، بمبئی ۱۹۲۸ و ۱۹۳۱
اشکانیان، تألیف م. م دیاکونوف، ترجمهٔ کریم کشاورز، چاپ دوم، تهران، ۱۳۵۱
ایران از آغاز تا اسلام، تألیف د. گیرشمن، ترجمهٔ دکتر محمد معین، انتشارات بنگاه ترجمه و نشرکتاب، طهران ۱۳۳۰
ایران باستان، تألیف حسن پیرنیا (مشیرالدوله) چاپ اول، تهران، ۳ جلد ۱۳۱۳ - ۱۳۱۰
ایران باستانی، تألیف حسن پیرنیا (مشیرالدوله)، چاپ اول، تهران، ۱۳۰۶
ایران در زمان ساسانیان، تألیف آرتورکریستن‌سن، ترجمهٔ رشید یاسمی، چاپ دوم با تجدیدنظر و اهتمام منوچهر امیرمکری، طهران ۱۳۳۲
ایران قدیم، تألیف حسن پیرنیا (مشیرالدوله) چاپ اول، طهران ۱۳۰۸
باستانشناسی ایران باستان، تألیف لویی‌واندنبرگ، ترجمهٔ دکترعیسی بهنام، انتشارات

* تعدادی کتابهای فارسی هم‌که ترجمهٔ آثار شرقشناسان درباب تاریخ ایران است همراه با ذکر اصل یا بدون آن، در این‌کتابنامهٔ گزیده آمده است.

دانشگاه تهران ۱۳٤٥
البدء والتاریخ، تألیف المطهربن‌طاهرالمقدسی، ٦ جلد، طبع پاریس ۱۸۹۹-۱۹۱۹
بیست مقالهٔ تقی‌زاده، انتشارات بنگاه ترجمه و نشر کتاب، طهران ۱۳٤۱
پارتیان، نویسنده مالکوم کالج، ترجمهٔ مسعود رجب‌نیا، طهران ۱۳٥٥ ش
پارتیها یا پهلویان قدیم، تاریخ سیاسی، تألیف دکتر محمد جواد مشکور، انتشارات دانشسرای عالی ۱۳٥۰
پژوهشهای هخامنشی شامل هشت مقاله در باب تاریخ و باستانشناسی هخامنشی به‌قلم دانشوران غربی. ترجمهٔ ع. شاپور شهبازی، با افزوده‌هایی از مترجم، طهران ۱۳٥٤
تاریخ الامم والملوك، تألیف ابوجعفر محمدبن‌جریر طبری باهتمام دخویه، طبع لیدن ۱۸۷٦-۱۹۰۱
تاریخ ایران و ممالك همجوار آن از زمان اسکندر تا انقراض اشکانیان، تألیف آلفردفن گوتشمید، ترجمه با حواشی ازکیکاوس جهانداری، طهران، چاپ دوم، ۱۳٥٦ ش
تاریخ ایرانیان وعربها در زمان ساسانیان تألیف تئودور نولدکه، ترجمهٔ دکتر عباس زریاب، انتشارات انجمن آثار ملی، ۱۳٥۸
تاریخ بلعمی به‌تصحیح ملك‌الشعراء بهار و پروین گنابادی، طهران ۱۳٤۱
تاریخ تمدن ایران ساسانی، تألیف سعید نفیسی انتشارات دانشگاه تهران ۱۳۳۱
تاریخ مختصرالدول، تألیف ابن‌العبری، طبع بیروت ۱۸۹۰، ایضاً ۱۹٥۸
تاریخ ماد تألیف ایگورمیخائیلویچ دیاکونوف، ترجمهٔ کریم کشاورز، انتشارات بنگاه ترجمه، طهران ۱۳٤٥ ش
تاریخ الیعقوبی، تألیف احمدبن‌واضح الیعقوبی، طبع نجف ۱۳٥۸، ه.ق
تمدن ایران ساسانی، ایران در سده‌های سوم تا پنجم میلادی، تألیف و. ك. لوکونین، ترجمهٔ دکتر عنایت‌الله رضا، طهران ۱۳٥۰
داستان جم، متن اوستا و زند با لغات و ترجمه، از دکتر محمد مقدم - دکتر صادق کیا، انتشارات ایران‌کوده، ۱۳۲٤
داستانهای ایران قدیم، تألیف حسن پیرنیا (مشیرالدوله) طهران، ۱۳۰۷
دین ایرانی، بر پایهٔ متن‌های کهن یونانی، تألیف: امیل بنونیست، ترجمهٔ دکتر بهمن سرکاراتی، تبریز ۱۳٥۰

زبان وادبیات پهلوی، فارسی میانه، از ج. تاواریا، ترجمهٔ سیف‌الدین نجم‌آبادی، انتشارات دانشگاه تهران ۱۳٤۸
سلطنت قباد و ظهور مزدک، تألیف آرتور کریستن سن، ترجمهٔ نصرالله فلسفی و احمد بیرشک، طهران ۱۳۲۰ شمسی
سنگنبشتهٔ بغستان، ترجمهٔ متن کتیبهٔ بیستون، با مقدمه و حواشی از دکتر یحیی ماهیار نوابی، مجلهٔ سخن، سال سوم، و مجموعه مقالات ماهیار نوابی، انتشارات مؤسسهٔ آسیایی شیراز ۱۹۷٦
غرراخبار ملوک‌الفرس، تألیف ابومنصور عبدالملک‌بن‌محمد بن‌اسمعیل الثعالبی النیشابوری، طبع پاریس ۱۹۰۰
فرهنگ ایران باستان، نگارش ابراهیم پورداود، بخش نخست، طهران ۱۳۲٦
کارنامهٔ اردشیر پاپکان، ترجمهٔ صادق‌هدایت، ضمیمهٔ زند وهومن یسن، طهران ۱۳۳۲
کتاب الآثار الباقیه عن‌القرون‌الخالیه تألیف ابوریحان بیرونی، طبع لایپزیگ ۱۹۲۳
کیانیان، تألیف آرتور کریس تنسن، ترجمهٔ دکتر ذبیح الله صفا، طهران ۱۳۳٦
گاتها، سرودهای مقدس قدیمترین قسمتی از نامهٔ مینوی اوستا، تألیف و ترجمهٔ پورداود، بمبئی ۱۹۲۷
گاه شماری درایران قدیم، تألیف سیدحسن تقی‌زاده، طهران، ۱۳۱۷ ش
مانی و دین او دو خطابه از سید حسن تقی‌زاده، به‌انضمام متون عربی و فارسی دربارهٔ مانی و مانویت و آنچه بدین موضوع مربوط است، فراهم‌آوردهٔ احمد افشار شیرازی، انجمن ایرانشناسی ۱۳۳۵
مجمل التواریخ و القصص، طبع و تصحیح ملک‌الشعرای بهار، طهران ۱۳۱۸ ش
مروج‌الذهب، تألیف ابوالحسن مسعودی، طبع پاریس ۷۷ - ۱۸٦۱، طبع مصر، در دو جلد ۱۳٤٦ ق.
مزدیسنا و تأثیر آن در ادب پارسی، تألیف دکترمحمدمعین، چاپ اول، ۱۳۲٦، چاپ دوم با تجدیدنظر، انتشارات دانشگاه تهران ۱۳۳۸
مطالعاتی در بارهٔ ساسانیان، تألیف کنستانتین اینوسترانتسف، ترجمهٔ کاظم کاظم‌زاده، طهران ۱۳٤۸
میراث باستانی ایران، اثر ریچارد فرای، ترجمهٔ مسعود رجب‌نیا، طهران ۱۳٤٤
نامهٔ تنسر به گشنسب، به‌تصحیح مجتبی مینوی و همکاری محمداسمعیل رضوانی،طبع

دوم ۱۳۰٤
هرمزدنامه، نگارش ابراهیم پورداود، از نشریات انجمن ایرانشناسی، طهران ۱۳۳۱
یسنا، جزوی از نامهٔ مینوی اوستا، تفسیر و تألیف ابراهیم پورداود،

Altheim, F., *Alexandre et l,Asie, trad. de l'allem.* 1954
————*Zaratustra und Alexander* 1960
Badi, A.M., *Les Grecs et les Barbares,* 3 vol, Lausanne 1963-6
Benveniste, E., *l'Iran-Vēz et l'origine legendaire des iraniens, in BSOAS,* 1934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a Tradition avestique, J.A.* 1932
Boyce,M.,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in H.O, Leiden, Brill,* 1975
————*Zariadres and Zarer, BSOAS* 1955
Cameron, G., *History of Early Iran, Chicago* 1936
Cumont, F., *Die Mysterien des Mithra, Leipzig-Berlin,* 1928
————, *Oriental Religion in Roman Paganism.* 1956
Chaumont, M._L., *L'inscription de Karter à la kaba de zoroastre,* J.A., 1960
Christensen,A., *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2 ème ed. 1944
————, *Les Kayanides, Copenhagues* 1932
————*Le Premier Chapitre de Vendidad,* Copenhagues 1943
Dandamaev,M, *Persien unter den ersten Achämeniden* (6 Jahrhundert V. Chr.), Wiesbaden 1976
Debevoise,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Chicago 1938
De Menasce, J._P., *Une Encyclopedie Mazdeenne: Le Denkart,* 1958
Duchesn_Guillemin *La Religion de l' Iran Ancien,* 1962
————*Ormazd et Ahriman,*-PUF, 1953
Dumezil,G., *L'Ideologic Tripartite des Indo-Europeens,* Bruxelle, 1958
————*Naissance d,Archanges, Paris* 1945
Dyakonov, I.M., *Istorya Medii,* Moskva 1956
Ehtecham, M., *L,Iran sous les Achemenides, Freibusg, St- Paul* 1940
Frye,R.N., *Sasanian Remains from Qasr-i Abu Nasr: Seals Sealings and Coi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ess,1973
Göbl,R., *Sasanidische Numismatik (Handbuch des Mittelasiatischen Numismatik, Bd. 1,4),* 1968_1978
Guircheman, R., *L, Iran des Origines à l'Islam, Payot-* Paris 1951

Henning, W.B., *Mani's last Journey,* BSOAS,X,1942

————*Zoroaster, Politician or Witch- Doctor?,* Oxford' 1951

Hinz, W.,*Karders Felsbildisse, in Altiranische Funde und Forschungen* 1969

Huart, Cl., *La Perse antigue, Paris* 1925

Jackson, W., *Zoroastrian Studies, New York* 1928

Justi, Ferd., *Geschichte Irans, Von Den Altesten Zeiten Bis Zum Ausgang der Sasaniden, in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II. Band* 1896-1904

Klima, O., *Mazdak, Geschichte eines sozialen Bewegung im Sasanidischen Persien,* Praha 1957

————*War Mani Wirklich Lahm? A.O,* 1957

Labourt, J., *Le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Perse sous la Dynastie Sassanide,* 1904

Maenchen-Helfen, *the yüechi problem reexamined, in JAOS,* 1945

Molé,M., *La Legende de Zoroastre selon les textes Pehlevi,* 1967

————, *La Structure du premier chapitre de videvdat J.A.,* 1951

Neussner, J.,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Balylonia, I, Parthian Period,* 1965

————*A. Hist. of the Jews in Balylonia, II, Early Sasanian Period* 1966

Noeldeke, Th., *Aufsätze zur Persischen Geschichte, Leipzig* 1887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Leiden* 1879

Nyberg, H.S., *Die Religionen des Alten Iran, Leipzig* 1938

Olmstead, A.T,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1948

Polotzky, H. J., *Abrisz der Manichäische System, in Pauly-Wissova, supp., VI,* 1935

Prasrek, J.V., *Geschichte der Meder and perser,* 1906

Puech, H.-Ch., *Le Manicheisme, som Fondateur, sa Doctrine. Paris* 1940

Rogers, R.W., *A History of Ancient Persia,* 1929

Sachau, Ed., *Vom der rechtlichen Verhältnessen der Christen im sassanidischen Reich, MSOS, X* 12,1907

Schaeder, *Urform und Fortbildungen des manichaischen system* 1927

————*Der lranisehe zeitgott, in ZDMG,* 1941

Shahpur shahbazi, A., *The lrano Lycian Monuments, Tehran* 1975

Sprengling, M., *Third Century Iran, Sapor and kartir, Chicago* 1953

Widengren, G., *Iranisch-Semitische kulturbegegnung in parthischer Zeit,*

Köln 1960
————*Die Religionen Irans,* 1965
Wlkander, Stig, *Der Arische Männerbund, Lund* 1938
Zaehner, R., C., *Zurwan, A Zoroastrian Dilemma, Oxford* 1955